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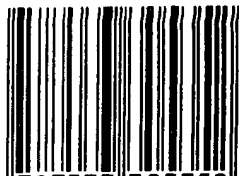
史部  
第一二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ZB90/07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 史部第一二三冊目次

## 史部·傳記類

雒閩源流錄十九卷

〔清〕張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一年黃昌衡彝敬堂刻本

..... 一

吳越順存集三卷附一卷

〔清〕吳允嘉輯  
南京圖書館藏稿本

..... 三〇六

聖宗集要八卷

〔清〕費緯綯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九年依庸堂刻本

..... 三五〇

卓行錄四卷

〔清〕黃容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吳江黃氏圭庵刻本

..... 七一二

雒閩源流錄十九卷

〔清〕張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一年黃

昌衢彝敘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雒閩源流

錄十九卷》提要

雒閩源流錄序

壬戌冬孟予始得登東林  
講堂瞻拜道南諸先賢神  
位若啓若翌如在如承徘徊  
不能去旣解維猶畢思  
高望惘然其有失也不踰  
月秋紹張先生不我遐棄  
惠示以手纂雒閩源流錄  
反覆玩味至臘底始卒業  
充然有得不覺喟然歎興



日嗟乎前代人物之盛萃  
於斯千古理學之傳辨於  
斯矣予弱冠卽喜觀雜聞  
諸書然未定所宗中更爲  
陸楊陳王諸說所淆亂故

彭澤

二

歷壯強以至艾耆浸淫老  
釋沉溺文詞與流俗人無  
異近始返我彝好專主紫  
陽寔繇幸獲高子遺書沉  
潛紬繹復綜考幾亭少墟

涇陽整菴諸先生辨論鑿  
鑿然別黑白而定一尊因  
縱觀近儒所輯或正閏兼  
收或真偽相雜名爲表揚  
理學而大義未明微言孰

彭澤

三

晰惜也不如其已以故兀  
兀窮年嘿無著述行與草  
木同腐環顧門弟子大都  
以舉業爲重尙未見有尋  
原反本以先聖絕學析疑

問難推後大傳者此予所以私憂也惟我秋紹先生學有本原接武東林久以明道爲已任蒐輯雖詳而必歸之一辨論甚簡而已

彭序

四

極其精論學以踐履爲驗故名節政治與議論俱存論人以篤實爲根故高曠圓通與虛寂並黜誠可爲先儒之集成後學之宗主

矣予尤羨其及門婺源黃氏康謠若思庭友庭直庭獻諸兄弟親師論學尊聞行知恐此書之流傳不廣浸久失真而亟爲梓行以公諸當世且康謠嘗著省過箴庭友亦有立志說豈惟篤信師說抑將身體而力踐之此真程朱門下之所敬而取也予故樂觀厥

彭序

五

成而爲之序以告世之從事著述與夫講爲師弟子者

時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冬杪

彭

六

葑溪志矩老人彭瓏述於信好齋



雜閭源流錄序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若是乎道有行有廢惟聽乎天而已然儀封人謂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孟子叙道統以孔子繼堯舜湯文之

雜閭源流錄

黃序

一

後不聞以有德無位為疑朱子集註附載伊川贊明道之詞亦不稍自嫌者何耶愚嘗思之孔孟之道不行於春秋於戰國而見尊於漢然後歷代因之程朱之道亦不用於汴宋於南宋及



理宗始一表章之至故明遂力  
崇之後之論治者謂西京盛經  
術東京尚節義繇孔孟可也謂  
勝國一代人材風俗之美繇程  
朱可也蓋廢者道之暫命之變  
行者道之常命之正君子所以

朱關承流錄

黃序

二

屈一日而伸萬世也繇斯以言  
凡人君專用聖賢之道用建治  
統其道協二帝三王之道其治  
成唐虞三代之治即當世臣民  
遵之者為正經背之者為邪曲  
固不待言而判矣故明之初朝

廷宗程朱以法孔孟馴致太平  
乃弘正以還畸人立幟異喙爭  
鳴日以撻程擊朱為事宇內一  
二正儒非不明距其失而貞不  
勝邪雖吾新安人士世守三夫  
子之書至是亦盡棄其學從風

朱關承流錄

黃序

三

而靡載在性牒良可怪嘆既而  
小往大來東林起南關中起址  
異地同符而吾鄉少原余先生  
暨登原汪先生出而應之遂與  
顧端父高忠憲馮恭定諸先生  
麗澤講習周旋朝野砥柱中流

凡所以破異端似是之非徽後  
學異同之蔽者務盡其心不遺  
餘力一時學者得受正學弗迷  
所往之數君子者實大有功焉  
顧數君子議論散見於語錄書  
問皆隨物造端所發明者及一

朱子語類

卷序

四

人一事而止未嘗彙類諸儒為  
之折衷叙正故其論卒未有定  
自哲人日遠典籍散亡而諸好  
異趨新之徒久伏思發相與乘  
間抵隙陽合陰判以芽禍於其  
間閱今數十年邪說又作其更

改回護之術矯假牽合之詞且  
弥工而彌熾也恭遇

聖

朝大啟斯文闡明道揆申飭學  
宮誦法朱註特錄二程後人世  
官翰林所以廣風勵寓匡直者  
視舊加甚上令下從亦已風草

朱子語類

卷序

五

乃上之曩訓雖明在是而下之  
率由恐不盡然余友錫山張菰  
川先生惄然憂之於是網羅一  
代研討十年著雜閩源流錄十  
七卷其書上稽洪建下訖啟禎  
別派分門不羗毫髮將以扶王

道正人倫翼聖真解愚惑用意  
良至誠今日不可少之書也聲  
諧不敏嘗與於紫陽講會獲聆  
六邑名賢緒論沿閩溯雒略識  
原委惜汨沒辭章未有所聞年  
來養病斗室輒檢先儒格言以

雜聞錄

黃序

六

當良藥會兒曹寓京江從先生  
游受讀是錄承命寄余山中一  
展玩間舊疑頓豁中心躍如者  
久之竊念東林紫陽道義之交  
其來有自今先生繼起顧高任  
重道遠樹立卓然而吾儕雖庸

驚幸得師資遇鞭策而不克奮  
興於學非夫也可不勉乎且吾  
聞之兩未至礎先潤是錄行即  
邪熄正著而孔孟程朱之道益  
大行世益大治天兆之矣書此  
以勵子姪併諭同志而正之茲

雜聞錄

黃序

七

川先生

省

康熙歲次壬戌七月既望發江  
後學餘庵黃聲諧謹序





雜聞源流錄自序

嗚呼世之儒者遑遑陽儒陰釋以進釋退  
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孟緣是道術凌  
雜世教日衰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  
而已孔孟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  
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卽正之以  
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卽正之以學程  
朱之真儒嘗取宋明儒派合叅之宋人之  
爭衡程朱者前有王蘇後有張陸皆禪學  
也彼安石父子之篡祀由京卞偕名競黨  
龜山出而一疏斥去公論昭然其蘇學亦  
祇行于北而程學盛行於南不以學禁稍  
沮朱子因之錄伊雜淵源固易辨也橫浦  
稱能正色立朝其得表章以史衛王報舊

知特請於上史敗而聲迹旋湮象山著荆

門軍之政其徒尊之乞易名置祠尙援濂

洛爲重要亦非溢數吾朱子雖嘗三黜乎

歿未幾而賜謚文旋與周張二程並躋文

廡所著諸書亦皆通行而後人爲錄考亭

淵源在宋史旣成道學有傳之後又易辨

也明儒之變派則異是當其初季陵首正

道揆金華之傳未散紫陽之教增新故台

海挺立大節澠池篤勵躬行河津標復性

之宗泉南啟主一之鑰其揆一也自陳王

倡異而其徒決裂太甚隱恠有述詖邪生

心一時講壇徧地絃誦徹天問之則皆講

新學伐程朱者名爲道席之極盛實當道

席之極亂時則有若餘干蘭谿虛齋二泉

諸先生皆以醇儒守先待後而泰和三辨  
王學高陵出甘泉之門不徇其說莊渠既  
焚毀達摩遺跡又撻剔慈湖禍根三先生  
者尤持論鑿鑿大有匡維然至隆萬間屢  
議廡祀先薛繼陳繼王而胡僅得末耐竟  
如晉楚分軌蔡衡爭長非閭位之奪正乎  
既而東林鼎建我顧高兩夫子並作一提

卷四 源流錄

自序

三

性善以破無善一主格物以救空知辨析  
絲毫庶幾障川東流俾夜復旦乃爲謫籍  
孤臣未免聯席倉皇異同回互尋罹當禍  
身隕節完而恩賙之後復以牽連黨議未  
滿謫史極於南遷尙爲口實嗟乎生不逢  
崇政坐講之儀結垂拱延和三召之契沒  
未膺淳佑從祀之典亦不聞有靖康明詔

淳熙正議釐革乎其間吾道窮矣大抵宋  
儒之道多阻抑於小人害尙淺故其名先  
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掩蝕於新學害尤深  
故其實雖存若亡學苦若今日而尙論前  
人或聞其名未覩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  
行苟無記錄何以詳驗本末始終而知其  
爲足以砥衰還盛也乎況邪惡流殃設吾

卷四 源流錄

自序

四

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後  
生者乎此雖閩源流一錄夏之所以不得  
已而作也惟是禪學者流不難掃除六經  
其見吾錄必有掩耳閉目走匿不欲讀者  
否則有倡爲不必分辨之說以調停異徒  
者又其甚非病以方人卽誠爲偏黨欲箝  
吾口而掣吾筆將若之何雖然吾不敢以

此量天下士也斯錄也非吾之私言也一代真儒學程朱以學孔孟者之公言也賢者起而或有取焉則於道術之歸一世教之復興未必無少助安敢逆料其無益而竟置之哉

皆

康熙壬戌仲春月吉錫山後學張夏書於

從問源流錄

東序

五

西津書舍



按刻雒閩源流錄題後

雒閩源流錄者吾師菰川張夫子所錄故明諸儒學案也衡僻處山陬愚鈍失學自巳未歲幸樞衣門牆蒙指授經傳義理及爲學次序諄諄不倦從此惕然知警猶未得門而入也越三年而吾師出是錄令讀且命按警衡再拜受教既卒讀循環三復撫卷歎曰是錄寔繼伊雒淵源而作吾師之心其卽朱子之心矣乎竊聞之孔孟之道至濂雒而復著而伊雒之學至南渡後而漸畸或捫其外或窺其中所謂海內學術之弊只有江西頓悟永康事功二端而中間掩覆推遷更有萬難徵詰者我朱子錄伊雒淵源以正之何其謹嚴也自此以

從問源流錄

東序

一

張夏書



後黃蔡親承之真魏續肩之迨由宋入元而王何金許遞衍之於是雒閩一燈顯於明初號爲統一迺曾未百載而異學繁興倏然欲悉視宋儒而直稱孔子卽曾孟亦若在所不屑旣而理窟辭遁則又岐程朱而二之曰朱失程意且岐二程而二之曰伊川旣於明道不及達甚噫竟判閩於雒而絕雒閩于洙泗矣幸而天佑斯文正儒迭起相與大聲疾呼竭力匡救若泮水之橫決賴有隄障不至陸沉顧僞風易滋新說久熾貞邪參互無所折衷加以俗情惑人調停失衡姑息養患沿至今日而聚訟者尙未有定也不有君子爲之疏清剔穢世之學者何由因朱以求程因程朱以上

求孔孟也哉今觀錄中以雒閩爲宗主而標儒宗以示準的次時代以鏡盛衰分支派以定正閩俾後學一覽廓然至于立言之際和而不同辨而有體非心朱子之心者不能爲而語其功宜亦有追配焉者矣蓋吾師隱居抱道嗣席東林得先正顧高諸君子之傳所以有此衡不敏竊謂是錄關係道脉不可不公諸同志爰率諸弟捐漿授之梓比告竣遂不揣卑庸僭題末簡自識其心悅誠服之意若夫儒先闢奧與吾師敘論大義微言闡揚曷罄有諸先生之弁敘在小子何敢贅焉

皆

康熙壬戌季秋月朔發源門人黃昌衡百

頓首書於京江光霽樓



凡例二十二則

一朱子伊雜淵源錄爲程子作也謝方石氏伊雜淵源續錄爲朱子作也及立齋宋氏方山薛氏各著考亭淵源錄取名尤顯切具列考亭友徒而宋儒大備矣厥後少墟馮氏集元儒百人題更名元儒攷畧豈元人於雜源有不盡合者乎今夏僭不自量私纂故明一代諸儒學行梗概邇統程朱故題曰雜淵源流錄蓋爲程朱後人作也

一採集諸儒自洪武初年起至崇禎末年止間有

一二稍遲歲月而以志節終者於篇末特存之其後此賢哲自當別爲記載不敢贅入錄中

一元儒考畧大書十八人細注八十二人名下標附字今稍變其法俱用大書惟分爲三品最上爲正宗傳中稱先生得十六人其次爲羽翼稱字得四十七人皆頂格書之又其次爲儒林亦稱字幾及三百人下一格書之偶有非正宗而關係師友淵源者亦稱先生在儒林既下一格在羽翼則於目錄下不標先生字以別之固無嫌於同辭也

一朱子原錄祇錄見成文字謝氏續錄亦採宋史道學儒林二傳及取行狀語錄合成之馮氏攷畧則每人立一小傳體裁異矣是錄雖皆原本舊文而當羣言淆亂之餘不得不稍加筆削用寓微意亦每人立傳而間附遺事判諸意在參二錄考畧之長愧未逮也

一錄前有總目表見大凡其每卷之首又各分載目錄以便簡閱

一傳首書姓名傳中或稱字號或稱先生以出自學者之筆不敢僭擬史法也

朱子原錄

九例

十一

朱子原錄

一書地書官悉沿舊名不參新制亦論世之法當然耳

一先後依歷朝時序併畧照科目年分或有以師生授受連書之者不至年世懸絕惟陳王兩家之學恐混列無辨另分江門一卷姚江三卷編次於後

一偶有鄙見或綴于卷端或散見錄中聊抒一得之愚徐俟百世之論安能與時賢爭訟耶極知狂妄僭踰無所逃罪然亦有不得已於斯者矣一駁學自當以躬行爲主顧各家子孫行狀與夫

山人游客乞米之傳謾墓之文所難輕徇今此總以出處去就死生義利人倫大節爲斷及詳考今昔宇內公評始入之

一建文末附靖難諸人嘉靖間附議禮諸人既其時手撰青詞而托於寓諷意與不用道家語者皆盡失儒者本色故悉芟之

一聖賢正終曳杖易簣萬古爲法乃後儒臨歿有街奇作怪類坐化飛昇之跡者非邪妄而何原傳中一字沾染必屏不錄

一正宗十六先生朝野久有公論擬進廡位所宜

朱子原錄

九例

十一

朱子原錄

詳慎訂正敬軒整庵兩先生傳既折衷高子遺書餘皆讀全集參諸錄詮次爲編而正學月川敬齋涇野涇陽景逸六先生尤私心宗法易稿至數番始定雖淺薄不足測海窺天而傳中具有步驟曲折亦冀同志者之細讀有所證入也一傳文率隱過無掩善如於許存仁不書以象牙飾牀語於朱楓林不書不辨宮徵事爲賢者諱也如何粹夫而數永嘉十三愆鄭環浦與華亭力爭姚江從祀文獻錄皆不著仍檢志傳補之表其大也此類不能悉數觀者參按他書自見

至若呂新吾之刻閨範本無邪心史玉池之救臺臣非爲中立惟書其定以俟公論倘繩以前時門戶之說吾寧受過矣

一孔門文學子游子夏皆聞道者也故明文人若李何若七子則有文無學李崢峒既負濠梁後見莊渠自悔不學年已老矣王鳳洲居喪執禮三年後始茹葷鄒室十年後始具衣冠與燕會居無姬侍家無優樂嘗請廢文廟配享綽有儒風而自言讀書萬卷未嘗從六經人以講學者爲可耻終未化雒蜀之見王守溪中年作明理克己二箴晚益純明著性氣辨上講學親政二篇而躬歷相位不能任道歸震川與聞莊渠之緒觀所爲浙東儒派策問未及討究真源特文人之出色者耳他如郝京山定九經瞿纂川論中庸併撰述諸書二子皆竄名儒林然余聞京山自垣中謫令江陰頗失廉譽纂川又始終僣托權門言有枝葉何足道乎下此艾東鄉立言正而有遺行張西錦著書博而落塵網去邇邇遠是錄所擇文學之儒前惟潛溪華川後惟西原后渠推川五家而已

卷之九

五

又無論焉

一從來人品自人品學術自學術如近世北直趙忠毅楚中楊忠烈吾鄉繆文貞李忠毅諸君子氣節甚高嘗往來東林而或邊幅不修或儒墨未辨列在忠臣傳自覺生色入之儒林中得無反見病乎不寧惟是武塘魏忠節親遊高子之門當赴逮時著有高橋別語猶闕而不書他可推矣雖然有品者未必皆有學而無品者其學必非真故愚爲是錄遇學醇品正與品正學偏者並錄之而後辨之遇言學可聽而人品有玷者竟削去不敢寬假爲之出脫其學品俱瑕者

卷之九

五

一陳莊王湛品正學偏君子爲吾道辨之則是小人以私意毀之則非當時秉鈞軸而惡陳莊及欲罪王文成者皆儼然自命爲大儒而忌賢害正不自知其墮入下流況平日出處卑污議論詭僻躬負種種悖戾又可使薰蕕同器乎是錄雖力辨陳王而陳王在所必存雖節取正論而丘氏張桂槩不之錄此稟孔門家法非敢意爲進退也

一諸儒有合傳者有附傳者俱於目錄之下注明

姓氏武門人子弟一節附見者則畧而弗注

一陳學近正不妨寬收王學泛濫已極謹擇而書之尙嫌其合少離多從辨論可也有能救正陳王不悖程朱者亦進諸羽翼之列僅得八人說見卷中

一是錄始於壬子春成于辛酉冬初承同邑葉旂高先生出示所著三楚文獻錄得採十之一繼承休寧啟我汪先生寄示明儒通考目錄四卷得採十之二蒙益良多而亦不敢蹈勦襲雷同之弊非立異也爲書體裁各有攸宜也

一朱子嘗爲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贊及錄伊維淵源獨遺涑水是嚴於辨學處然後來邇進六子於文廡竟以六贊爲據矣至謝氏續錄後敘中倦倦於杜清獻車玉峯兩公而遺魏鶴山馮氏攷畧亦遺汪文烈潘陽節先正當有主見後生未敢遽議今以夏之寡陋掛漏宜多年來頗事按輯固有向擅儒名及購讀本傳無闕問學如某某者至如朱以功馮忠齋冀端恪劉文正諸先生曾窺語錄著述一斑知其所學合正而朱馮冀誌傳無考記文正事者多異辭亦遂闕

續載是錄之憾也況當老成半謝離索成愆中間出入品第有未及商改者補遺訂誤竊以俟當世大君子倘能早賜是正幸莫大焉

一傳末附載今昔名家評論以資發明或舉姓名或稱字號或標書目皆隨筆屬詞有一人而前後殊稱者初不以是寓軒輊觀者諒之

康熙壬戌孟陬十二日錫山後學張夏謹識於川上之樹人堂

惟淵源流錄



維閩源流錄總目 正宗刊異各注二字  
條皆偶林不及詳注

卷之一

錢唐吳 許存仁吳 葉儀吳 范祖幹汪吳立附

唐懷德 胡翰 陶安吳 陳遇

朱升王附 汪克寬 趙汭吳 汪仲魯

宋濂吳 曾孫 孫大雅 王祿吳

卷之二

吳海吳 劉宗道 余應 梁寅吳

陳謨吳 張九韶 張存 解開

何英 郭價吳 桂彥良吳 范準

李仕魯 謝應芳 華宗華 傅淳

朱右 方克勤 趙謙 金固

方孝孺吳 王叔英 周是修 卓敬

程本立 胡子昭 林嘉猷吳 俞貞木

卷之三

曹端吳 郭容 倪峻 李時勉

陳敬宗 楊鼎 尤文吳 吳訥

彭易 薛瑄吳 閻禹錫 張鼎

喬縉 李杲 衛述吳 張傑

劉誠

卷之四

段堅吳 王鴻儒吳 周蕙 薛敬之

王爵 李錦吳 劉觀吳 夏寅

何喬新 吳與弼吳 鄭仇 謝復

婁諒 任泰 陳真晟吳 彭韶

李宗拭 楊守陳吳 楊守陞

卷之五

胡居仁吳 余祐 夏尙樸 陳遜吳

張元綱吳 姚文灝 張銳 羅僊

謝鐸吳 羅倫吳 劉彬 何星

史英 吾學 王啟 周英吳

丁璣 尉孟中 鄒智吳 陳騏

宋端儀

卷之六

章懋吳 程昌 黃傳 應章

董遵 陸震 凌瀚 章拯

黃仲昭 張吉吳 李汰 邵珪

王雲鳳吳 蔡清吳 陳琛吳 邵賁吳

楊廉 吳縉 張綬 陳鳳梧

邵清 劉玉 楊文

卷之七

羅欽順系 王承裕 汪循 徐問

汪昶 張邦奇 胡鐸系 馬卿

樊澹 魏技系 王敬臣 金洲

韓邦奇系 韓邦靖 張岳 沈霽

卷之八

呂柟系 崔統 馬理 舒芬

祁勑 薛蕙 王思 鄭佐

劉瑞 何瑋系 華金 李錦系

周滿 呂潛 郭郭系 王材系

卷之九

金貢亨系 朱裳 張芝 寇天敘

曹淡 李中 撤大經 吳稷

呂賢 毛憲 胡明庶系 楊爵系

楊繼盛系 柯維祺系 葉夔 高璣

薛應旂 王輝 吳汝憲系 陳建

卷之十

鄭世威系 吳文光 張基 周思兼

萬思謙 陰秉衡 謝憲 王樵系

李經綸系 溫系 王之士 章潢

鄧元錫 束桓 朱鴻謨 范沐

呂坤 余啟元 徐三重

卷之十一

顧憲成系 顧允成 馮子成 錢一本系

陳幼學 于孔兼系 史孟麟 王述古

薛敷敬 孫繼宗 陸禹定 劉元珍

張納陛 馮應京系 安希范系 程汝繼

吳從周 吳正志 張維機

卷之十二

高攀龍系 馮從吾系 葉茂才 張夢時

卷之十三

余懋衡系 汪應蛟 堵維常 詹時明

曹于汴 吳桂森系 鄒期楨系 陳仁錫

孫承宗系 秦爾載 江旭奇 張雲鸞

李呈芬 朱蘊奇系

金鉉系 洪德常 張采 朱之馮

馬世奇 俞汝楫 江世育 黃廣

江彥明 李奇玉 宿夢經系 丁明俊

陳龍正系 卞子靜 黃淳耀系 陶琰

華允誠系 吳鍾巒

右一卷至十三卷正宗十六人羽翼三十九人儒林一百九十二人併合傳附傳共二百五十餘人									
卷之十四 <small>江門</small>									
陳獻章 <small>翼</small>	莊 景 <small>翼</small>	賀 欽 <small>翼</small>	陳茂烈 <small>翼</small>	李永箕 <small>翼</small>	陳 庸	張 詡	林 光	李孔修	謝 佑
區 越	梁 儲	丁 積	朱伯騏	馮 裕	方重杰	何維栢	霍 任	唐伯元	劉秉鑑
謝 顯	潘子嘉	汪尚寧	鄭 燭	林挺春	郭 榮	鍾景春	蔡 毅	顧應祥	韋商臣
王 愛	唐 樞	許孚遠	卷之十五 <small>江一</small>	王守仁	鄒守益 <small>翼</small>	季 本	徐 愛	魏良弼 <small>翼</small>	陸 澄
唐愈賢	歐陽德	穆孔暉	南大吉 <small>翼</small>	王道	路 迎	馮 思	歐陽瑜	劉 陽	劉 魁
蔣 信	劉文敏	劉邦采	黃弘綱	劉 陽	劉 魁	周 衡	梁 焯	蔣 信	劉文敏

何廷仁 朱得之									
卷之十六 <small>江二</small>									
羅洪先 <small>翼</small>	胡 瀚	劉 淵	尤時熙 <small>翼</small>	薛 甲	張 榮	游震得 <small>翼</small>	余世儒	周 怡	張 緒
余時英	萬 吉	王漸造	殷士望	詹一麟	查 鐸	胡大賓	劉 遇	李 材 <small>翼</small>	朱英傑
張復覺 <small>翼</small>	孟 秋	張元汴	孟化璽 <small>翼</small>	李 材 <small>翼</small>	朱英傑	賀時泰	辛 全	孫慎行	施弘猷
元卿	李天植	鄒元 <small>翼</small>	方大鎮	孫慎行	施弘猷	蕭自覺 <small>翼</small>	賀繼良	呂維祺	蔡慈德
右十四卷至十七卷正宗缺羽翼八人儒林九十五人併合傳附傳共一百一十餘人通前總計正									
宗十六人羽翼四十七人儒林二百八十七人共									
三百五十二傳三百六十餘人									



卷之十八 補編一

朱善 孔克表 王沂 許繼

程通 黃寬 林雍 胡九韶

車泰 饒烈 趙復 張廷芳

金道寓 金道器 趙珪 吳宗周

潘府 劉閑 王廷相 黃肇

徐灝 張鼎 李楷 何唐

冀鍊 嚴綏 蔡元倬 陳交

王宗聖 宋劬周 楊應詔

卷之十九 補編二

楊道會 許象先 王獻蓋 鄭守道

沈亨 倪復 張洪 吳中立

方學漸 鄒觀光 蘇濬 吳瑞登

陳朝棟 劉觀文 洪猷 王任重

薛敷政 王永圖 余玉節 卓樟

汪康謠 熊祚延 劉理順 李邦華

郭正中 戴思孝 儲浣

右補編儒林二卷共計五十八人通前共計十九

卷四百十餘傳四百二十餘人

雜聞源流錄卷一

無錫張夏集 門人

自孔子而上道統在上若舜禹湯三代而下

有望散武有旦夷君若臣任之而其下不與焉自

孔子而下道統在下若思孟迭傳以訖濂溪關閩

師若弟任之而其上不與焉彼漢唐宋元諸君大

率以詐力取天下以法術守之其所學不出黃老

申韓及文章技藝之末而已惟故明太祖之興也

天縱聖神重闢區夏方舉兵擾攘中即孜孜訪求

真儒延見請益每有宣諭必暗合詩書迥出腐生

章句之表既登大寶詔天下有能傳朱學者所在

有司以聞於是立國則以仁義為本治世則以教

化為先凡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莫不本身徵民準

今酌古與諸儒從容面議詳求至善既定而後布

之孰謂堯舜禹湯文武之統逾越二三十年不復

見於上乎此誠帝而儒者第帝紀列傳不同裁茲

錄不敢遽述學者別考之前史本紀可矣嗟乎人

所疑於高廟者謂其剛明有餘喜怒不測晚年偏

任名法殺戮過多似亦未免褻黜耳以管見竊言

之如得許存仁而歎相見何晚夢卜之遺風也聘

陳遇而稱中行先生莘渭之盛舉也聽陶步亭  
而定鼎金陵夏后之鼓鐘磬鐸也引宋濂王禕  
問對殿廷虞廷之都兪吁咈也定取士制而主四  
書五經尼山之贊修刪定而仰周禮之三物賓興  
也設教民榜而申大誥六言放勳之勞來匡直而  
亦木鐸之誨人不倦也諸如尊崇孔廟頒行朱註  
感錢唐諫而仍祀孟子從楊砥請而罷祀楊雄皆  
純乎其為王道以用人則惟已以改過則不吝所  
以當其時大正學術蔚起儒風晚識方正學於少  
壯更拔諸囚伍中許為莊士俾輔後人卒捐十族  
霍陶源流錄 卷一 葉家堂

雙士君子義利之防培三百年綱常之氣後來北  
狩南巡議大禮諍國本遇一事變必有死臣為國  
生色皆方先生導之也而孰非太祖之所貽也哉  
當天啓時關中馮從吾氏嘗疏稱本朝以理學開  
國良為確論夏草野書生固不辨菽麥輒敢表而  
揚之以附於飲水思源之義今錄洪武建文兩朝  
儒者得四十餘人分為二卷雖隱見不同大抵生  
休死餘遠績未派為明祖作養而出者也其承傳  
脈絡自具各傳中觀者詳焉

錢唐 許存仁 葉儀 范祖幹

唐懷德 胡翰 陶安 陳遇  
朱升 子附 汪克寬 趙訪 汪仲魯  
宋濂 曾魯 孫大雅 王禕 子附

錢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博學敦行才氣尤高元末隱  
山谷明太祖登極惟明年將六十應詔赴京敕陳王道  
裁正禮樂超拜刑部尚書召講書經二典三謨陞立而  
對有糾其草野不知君臣禮者惟明正色曰以古聖王  
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僭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  
忤旨待罪午門外至日晏上悟命賜飯立撤其圖上將  
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京師天下不必通祀惟明  
上疏諫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立故  
天下祀孔子如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今遽止洪  
武三年上讀孟子至土芥寇讐之說大不然而議欲去  
其配享詔敢諫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之廷臣莫能  
發一言惟明獨抗疏入諫與觀自隨袒胸當箭曰臣得  
為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立命太醫院察其箭  
瘡越明年上下詔曰我聽得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  
先聖之道今後依還祭祀於是孟子配享得不廢由惟  
明死諫之力也厥後上更命儒臣修孟子節文惟明以  
耳聾乞歸尋謫壽州卒惟明為人秉心如丹故諫諍自

霍陶源流錄 卷一 葉家堂

矢石不懼開衛吾道功存孔孟蓋千年來一人而已漢之極福者請封孔子之後而武帝從之歷代因之說者尚推其功以爲當備享文廟今觀惟明先生于當庭胸全矢以死諫全正祀無論明廷當日未見其傳自漢宋以來諸儒尊師衛道多不恤禍患未有以身殉之若是勇且誠者也蓋其尊孟子卽所以尊孔子況嘗上疏請天下通祀先聖及立講二典三墳正大之議高明之氣事事不可及耶此固孟子之季子而呂蒙之同心也論明儒從祀者必當首列之矣

許存仁名元以字行浙江金華人大父謙學於仁山金氏得朱子之傳世所稱白雲先生者也元末明祖初起幸金華訪求其後召存仁未至而乘輿已還乃驛赴金陵一兄與語大悅曰何相見之晚也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傳皇太子及諸王歲乙巳九月始置國子學命爲博士丙午五月上發濠梁省陵墓命從行人月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上悅吳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者問曰孟子何言爲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斂乃其要也冬十月定國子學官制卽擢爲祭酒最見禮遇出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才進退時政張弛無不預議及設立教國子條例數十事皆見施行會存仁嘗以學宮什器用諸私室言官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上覽之笑而已既而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過失乃詔勿治安置鄧州後遇赦還尋卒其在韶卽張文獻

公祠以居好事者繪爲南華諸居圖傳玩之存仁恪守家教一宗朱氏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遭遇高廟特簡爲一朝國子祭酒稱首天下士翕然向風說者謂明初學脈之正實原於此

葉儀字景翰浙江金華人元末受學於許白雲先生先生語以學者必以五經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景翰朝夕惕勵研究奧旨久之授徒講學士爭趨焉其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詞奧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已意而妄有是非也王

魏開源流錄卷一 王 葉家

師下金華召爲五經師辭疾不就隱居養親以終其身邑人吳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不變所著書曰南陽襟稿門人何壽朋字德齡蘭谿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沒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居恒窮理守道不妄干人晚自號歸全學者稱歸全先生

范祖幹字景先浙江金華人元末受業白雲先生之門悉得其旨趣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慎獨篤之以固執引誘學者惓惓真切惟恐其不入於善四方士大夫嘗問安否以卜斯文興衰戊戌太祖親帥

師下發景先與葉儀同以大學進尋辟為諮議以親老辭時李文忠鎮嚴郡特加敬禮恒稱師而不字郡守王宗顯廉其孝行立純孝坊以表之學者因稱為純孝先生所著有羣經指要讀書記大學中庸發微栢軒集藏于家門人汪與立字師道蘭谿人修德立行與同邑何壽朋齊名而文學過之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為不足毋視今人為有餘人以為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壽終

唐懷德字思誠浙江金華人性敏好學於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受業於許文懿公而以濂洛為宗梓

唐懷德

卷一

六

墓表

然一出於正元康訪副使暢為聘講淮陰閣者領服武威余闕持節海右特禮下之或請闕青楊維九州箴未知所出思誠即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濂宿錢塘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歷誦其文以對隨叩立應濂推其博思誠曰徒博陸澄之書厨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明興用部使者薦除金華縣教諭轉衢州學錄卒所著有破萬總錄六經問答鈞玄集書學指南存齊稿共百餘卷行於世

胡翰字仲中浙江金華人自幼聰睿嘗道拾遺鐵坐候其人還之父奇之益督以學因登許文懿公之門

以所著文質諸黃潛柳貫二公皆稱許不容口或勸之仕輒辭過廣川弔董生調曲阜拜孔子墓而歸當世名公多所交接若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尤稱知已元季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明初應聘至金陵即為鄉里奏罷籍田出兵之令全救其多除衢州教授洪武乙酉奉詔纂修元史賜金幣以歸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長山先生集行於世

陶安字主敬南直常塗人幼穎敏有大志通判馬昂夫

令賦喜兩詩立就奇之肆力問學博極羣書得程氏讀

書日程及呂舍人學規益究心濂洛沉潛道藝元至正

唐懷德

卷一

七

墓表

明朱陸異同已而避亂家居乙未太祖統兵渡江至太平府主教從其師李習率父老出城迎謁見上狀貌魁謂習等曰主上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因說上曰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子女玉帛爾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大悅西參幕府未幾命為都事丙申從克金陵遷左司郎中

費機務已亥上得劉宋章葉四臣因問四臣者何如對  
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溫琛上  
多其善讓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服  
改桐城令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獨善  
論民樂輸軍興不乏乙巳信州賊來攻城主敬與千戶  
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遂卒為遊兵晝夜巡捍身登城  
論賊欲因以招撫之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  
盡屠從賊者主敬曰民為賊脅奈何殺之縣是民皆得  
全及去饒饒人思德建生祠尸祝之吳元年初置翰林  
院召為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尋定律令命為議律官  
湯武元年上御東閣與侍臣論前代典公事主敬進曰  
喪亂之原縣於驕佚上深納之嘗賜門帖云國朝謀略  
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屬  
為總裁大配禮端用其議給禘禮定於詹同壽戒禮朱  
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而  
主敬皆參決焉又奏社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雨當於  
齋宮望祭又言古者天子五冕用各不同上是之御史  
有言其隱過者上以為誣立黜御史是年出為江西行  
省參政上諭之曰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比蒞任寬  
仁達吏事政績彌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

務十二事上制其忠遣使祭於其家贈姑孰郡公上嘗  
與儒臣論學術主敬進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  
邪說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為所惑自  
非大豪傑之士不能決去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  
烏得而治對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矣主敬之學尤精  
于易筮驗如神所著有文集行於世崇禎末追諡文獻  
陳遇字中行南直上元人資稟純粹識度超邁博通  
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轉  
温州路教授子弟多從之游及中原亂棄官歸扁所  
居室曰靜誠每日焚香拜天願早生神聖救此殘創  
丙申太祖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其學行才識上因以  
將聘之書稱中行先生期以伊呂孔明濟世安民之  
事既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  
諸計畫多秘不傳甲辰上即吳王位命以官不受戊  
申上即帝位中行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為首  
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  
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嘗奉命偕中官趙信往浙江廉  
察民隱還朝嘗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  
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  
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

召入看遂引漢故事為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  
常少卿又辭會疾醫藥頻至疾愈入謝上望見連呼  
君子君子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又固辭上曰士有志  
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  
每燕閒輒召問古今得失保國安民大計中行每進  
言必根諸仁義會功臣蒙譴者多皆力為救解多所  
全宥上嘗論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朕當重用對  
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國補報上悅賜兼金對衣  
當是時寵遇之隆雖公侯大臣無與埒者甲子秋病  
卒年七十二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秘器賜  
葬鍾山土所賜詩文翰墨甚多併坐平著述書燬于  
火今略見世德錄中子恭繇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  
章政事克世其家思按靜誠先生元季固為儒  
官至禮部尚書初就徵召即遲策  
惟中又嘗奉命入浙廉察民隱還朝嘗有所陳而  
其語皆不傳疑是智謀之士然觀其首請復先王  
禮教每進言必根諸仁義純合孔孟家法且屢辭  
大位併不願官其子超然於富貴功名之外非有  
實得於已者能強為之乎古聖帝  
明王必有賢師之臣先生是已  
朱升字允升南直休寧人幼師陳定宇櫟間九江黃  
楚望澤講道淫浦偕趙訪往從學焉既有得乃歸讀  
書郡城紫陽祠是秋登鄉貢進士戊子授池州路學  
正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已丑淮甸兵起壬辰

斬黃兵至徽允升所居窮僻雖避兵通窻而時時著  
述不輟其學以列聖傳心為主踐履致用為功上窮  
道體幽探化原務究極天人之蘊合理數而一之謂  
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於世然先儒傳注  
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科舉業往往混誦經  
註既不能體味乎傳註而反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脈  
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取易詩書  
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小學各為旁注及書傳補  
正輯注刻行之尋隱居歛之石門山講學不倦丁酉  
太祖兵下徽州以鄧愈言其賢降駕親訪之對曰高  
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大悅命預帷幄密議壽辭歸  
明年梅花初月樓成上灑宸翰四字賜之嗣是連歲  
被徵每蒙手勅別有訪問大抵禮樂征伐之事密贊  
居多平生處已以儉待物以仁恩以處鄉隣異以處  
患難犯而不較寬而有制是以遐邇宗師小大悅服  
自幼學至于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  
釋卷編錄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吳元年丁未授  
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戊申上  
登極沛恩親製誥詞錫之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實為  
耆哲之英乚何晉本院學士特免朝謁以示優禮

爲幸汴得告歸省墳墓嘗受命借諸儒臣修女誠及  
訓書戒文已酉三月請老歸石門庚戌冬卒年七十  
二學者稱楓林先生子同字大同少從父受周官儀  
禮遂優於典制洪武初連舉孝廉茂才擢天官晉禮  
部侍郎大被寵遇凡太常典禮多其制作與潛溪朱  
公典試南宮所拔多名士後遭誣卒于官嘗從楓林  
公於紫陽祠及石門因自號紫陽山樵以寓景仰朱  
子之意

汪克寬字仲裕一字德輔南直祁門人少穎慧十歲  
父取東山同學于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

卷一

卷一

主

卷一

言俾習之遂於理學有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  
誦習不輟且徧讀六經諸史延佑丁巳年十四得江  
浙秋試三場題目揮筆成篇鄉老驚異曰此天才也  
明年郡守延雲峰胡先生于郡庠開堂試以激厲後  
進仲裕與焉既謁吳仲延先生而歸扁其齋曰思復  
銘于壁以自勵泰定丙寅中江浙鄉試前列明春至  
京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兼對策過直下第歸慨  
然曰道不行於時矣益刻苦爲學痛自修飭片去舉  
業覃精經學教授宣歙間其教學者誘掖獎勵無不  
成材數與師山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得齋蜂玉署

卷一

卷一

主

卷一

諸老欲以文章舉薦皆力辭嘗偕弟時中讀書城南  
扁曰中山書堂學者以其四山環繞名曰環谷因稱  
爲環谷先生至正壬辰鄉黃兵至家被焚掠貧不改  
樂明興洪武庚戌朝廷命行人賚幣禮聘至京同宋  
濂王祿等刪修元史時徵天下逸士纂修得十六人  
以仲裕爲首是年九月書成特旨一班俱畱祿仕仲  
裕以老疾力辭不受遂宴下禮部受金幣馳驛而還  
居三年卒于家年六十九所著有春秋胡傳附錄纂  
疏易傳音義考詩傳音義會通禮經補遺綱目凡例  
考異等書行於世思復先生卒在洪武五年且  
常應聘修史故程里敬贊其傳曰  
此考學世通門生第四人也此說與史局第一人  
也是因明儒失關中馮少墟氏雖已編入元儒攷  
略宋元其文頗略不足備尚論  
痛謂不妨互有因爲訂錄如右  
趙訪字子常南直休寧人母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于  
懷覺有娠孩抱間讀書輒能成誦及長勵志求道不事  
舉子業徧詣郡邑師儒旣而負笈四方恒鬱產以爲累  
糧執費具或非之弗顧問九江黃楚望杜門著述往拜  
之楚望窮經以積思自悟爲主故教人引而不發使其  
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復往得口授  
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過嚴請益於夏先生大之  
夏示以家傳先天易書如杭謁黃文獻公於官署黃公

誦所進書大興之待以殊禮謁翰林虞公于臨川遂授  
館於其家相與求草廬吳氏之傳值江西憲試請題虞  
公擬策問江右六君子徐孺子陶淵明歐陽永叔曾子  
固劉原父陸子靜末舉朱陸二氏立教不同子常其對  
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為詳備未乃舉朱子曰子靜所  
說專是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今  
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于一偏也又舉陸子追  
維曩昔觀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觀二先生之說  
豈鶻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併於暮歲微言精  
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抑不知子朱子後來德盛  
仁熟所謂去短集長者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為何如也  
虞公大為贊歎趙郡蘇伯修與子常友善比入守邦畿  
要同往以母老辭歸名其室曰東山精舍自是雞鳴則  
起誼心默坐涵養本原以為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  
師指及文字與義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其為學大約  
在求放心以精思為本領以自悟為歸宿得楚望氏宗  
傳雖志不苟仕而內蘊經濟頗長壬辰兵起奉母避地  
方塘已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閭山山深閑寥人事幾絕  
潛心著書壬寅春始歸東山太祖初起嘗統兵過其家  
物色之屢被徵辟皆以疾辭洪武二年再召修元史乃

如京師事竣不願仕請還上允之未幾疾作卒于家年  
五十二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東山集嘗言周易春秋二  
經皆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  
然後孔孟之教大備其於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  
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為左杜主史釋經而不  
知筆削本旨公穀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  
不能無弊爰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辯而釋之名曰春秋  
屬辭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  
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以為學者  
求端用力之階於易著序卦圖說經文開端乾坤屯三  
卦解別著莖書問答一卷皆行于世  
論編其說皆本于趙東山然東山鉅策謂朱陸初分  
畧合特編度之詞二編出竟指為實事矣守仁初分  
畧早晚陽朱陸陸非然卷四知記清淵學審通辭明  
考其年譜先後義從而正之義故口言不可不據也  
汪仲魯名叔以字行南直婺源人方幼族叔祖古逸  
翁喜其有造收教之未幾翁卒執弟子服哀哭殯葬  
如禮既冠游江淮兩浙應試不利歸取友于鄉從倪  
仲弘士毅鄧師山王朱允升趙子常訪諸先生論  
學至窮晝夜於諸經子史靡不潛心考究然後反諸  
身而自得之體認操存以實踐焉會元季兵興乃與  
弟同集義旅以靖鄉里用參政思寧普舉授浮梁州



同知辭歸養親又舉授休寧縣尹攝知婺源州時平引退明興以弟同累檄取至金陵事白得釋除安寧稅令肺疾作辭歸當臥病中日勤誨後生如同邑李文徵休寧范平仲吳蘊中程子靜皆得造就受任于朝凡遠近祖墓莫不省治立石以表之宗祠祭享一如古制甲子秋召見命釋西伯戡黎篇詳明稱旨授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遂周旋兩宮間與學士朱善劉三吾同班接席人稱三老上嘗憫其年老氣喘勅賜朝房俾便趨召御製薰風南來詩以賜命續和和畢進呈上悅值春夏有四罪至死者將誅仲魯輒涕泣備伏進諫請決以時無傷天地生物之仁上允奏稱善居二年乞歸養病期秋再至上御奉天門宣召賜坐詳諭以老病無庸再來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以保考終之意仲魯叩首謝明日辭朝出都門送車百輛親者填道莫不嗟嘆以為千載一遇其為學推孔孟之道必求諸其中為人體和用莊內孝外恕默而智言而信為文博厚澹雅嘗取新安師友為集以明理學源流及著浯溪集行于世學者稱蓉峰先生壽七十九

宋濂字景濂浙江浦江人少受學於柳貫黃潛吳萊聞

人夢吉四先生之門比長以文章名海內至正中大臣薦為國史編修以親老固辭入龍門山著書歲庚子明太祖聞其賢遣使徵至金陵築禮賢館以居之上問取天下大計首以不嗜殺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必以仁義為言及四字平定上方偃武修文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景濂實預其事嘗召講春秋左氏傳奏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得中天下可定也上一日御端門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景濂起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上納而謝之洪武初甘露降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於其德是以春秋不書祥而記異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僊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僊對曰漢武好神僊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以議孔廟禮忤旨謫知安遠縣濂為司業議當尊三皇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為先聖上斥之時濂人只嘆若稱堯舜以辨其誤大意謂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學之有廟雖孔子而述則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今欲崇三皇為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未幾召入上問帝王宜讀何書景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立

取覽悅之景濂講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  
曰漢武嗜神僊之學好四征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  
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理義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  
學較教民則禍亂無從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朕上畏  
天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景濂離席頓首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願陛下慎  
終如始天下幸甚初受詔總修元史發凡舉例一出成  
法手定其紀傳之大者至是奉命序祖訓錄集辨奸錄  
纂大明日曆一百卷寶訓五卷上皆稱善方上之大封  
功臣也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遂歷據漢唐以來故實  
量其中而奏之傅于理而後已其傅皇太子一言一動  
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  
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  
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欽容嘉納敬禮  
未嘗少衰其佐成均所教多公侯大臣子弟蒞之以莊  
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教揚聞奧之旨  
迺以孝弟忠信之道學者帖然尊服嘗侍上至後苑觀  
穫上曰農事成矣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  
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

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尚  
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  
者乎侍上既久每燕見必命茶賜坐陳對間直諫不務  
文飾而隨事寓諫能使上意解命之叅大政則力辭問  
以廷臣賢否第言其善者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  
稿書書溫樹二字室中有問內事者指二字以示之初  
除江南儒學提舉尋改起居注繼爲翰林學士爲國子  
司業兼太子贊善大夫晚爲承旨先後二十餘年以道  
德輔佐明祖俾天下歸心愛戴厥功居多日本使奉勅  
請文獻百金卻不受上問之對曰天朝侍從之臣受日  
本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洪武十年致仕後以孫慎果安  
置茂州行至夔病卒年七十三居恒德尊而不居位顯  
而彌恭晚年於性命之理益究其極視外物之往來若  
不相干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  
愧而已繁詞複說道之蔽也故作事不尚表襮務合於  
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父子  
兄弟夫婦之間皆盡道可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  
縱爲所給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  
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凡四持文衡試天下士  
得人爲盛接引後學惟恐弗及四方士以得一見賜一

言爲幸及告歸上有後學無師之嘆又嘗許爲純臣爲  
賢君子說者謂獲上信友皆內誠外恕之驗雖已貴顯  
布衣疏食無異寒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  
計答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惟刻意於  
學自少至老手未嘗釋卷當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  
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而戒子孫毋至城市姻  
婭有以郡縣事爲託者皆峻謝之談及時事輒引去不  
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食爲不飽視近而甚明  
夜燃燈于几卧綈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  
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爲不飲酒寡嗜慾所致初宋南渡  
後新安朱子東萊呂氏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已任要  
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子一再傳爲何基  
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遂爲宋學  
世道景濂既因金許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  
堅齋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嘗奉勅作觀  
心亭記而以精一執中爲說作六經論而謂六經皆心  
學作七儒解而歸之願學孔子作諸子辯而終於周程  
二子又著段干篇歷闢金陵眉山東嘉永康金谿橫浦  
六家之學之非而獨以金華之學爲正且曰當時得濂  
洛之正者鼎立而爲三金華也廣漢也武夷也其道則

一而已武夷主於知行並進廣漢則欲嚴於義利之辯  
金華則欲下學上達雖其教人入道之門或殊而三者  
不可廢一也循其言求之不可謂之無與於斯文矣惜  
乎矜侈間見信好機祥多作佛老二家文字載諸集中  
未免博而不精耳其出藍弟子則寧海方孝孺也所著  
有龍門子潛溪內外集蘿山集翰苑集芝園集孝經新  
說周禮集註浦陽人物記等書行於世學者尊爲潛溪  
先生宣德中謚文憲門人吳興林靜曰天付斯文于人  
而不至者故吾夫子與宋子生同庚成今潛溪先生宋  
公之生又於是歲人謂聖賢之出鍾靈降秀爲世頑  
解天之所俾信乎其不偶也周室既衰先王之道如  
日斯彫微夫子六經純正人道孰明是大有功於萬  
世者也時降道汗寥寥千有餘年乃能集其大成其  
要得吾夫子之指歸者其惟朱子乎公案文明之會  
贊一代之治以其餘力使學者復古屏棄科舉之趨  
而巳耳然則夫子之道被于萬世當止乎此乎宋  
子任宋號爲南文之國立朝僅四十年止乎此乎朱  
公得君行道者其久澤能加于人乎可垂于後乎  
變大格燿無窮豈天之付公者獨厚而公之報乎天  
者亦將未艾也公年六十八即謝政天而公之報乎天  
公固辭曰天道悠遠人道止足謝政天而公之報乎天  
強止益見公道悠遠人道止足謝政天而公之報乎天  
出爲勳德以文華國以道佐命實有餘于斯文之重  
輕矣然則公之爲公者徒以文學際遇爲事至公之得乎  
天而契乎聖賢者又烏能窺其端倪也哉薛應旂  
詞碑略曰浦江金華馬邑也金華之學自東萊呂氏  
公倡之而何王全許四賢相繼而出說者謂爲宋學  
世適今其立言著論昭然具在固非後人之所敢擬  
議者然要之皆聖門之羽翼也先生繼起名臣道遠  
所深造自得者上躋聖真直達本體則反爲文章事

衆所掩而不得明列于理學之列。然其生平有真儒者  
先生者哉。觀其斥詞章為淫言。詆葩藻為腐氣。期于  
剗削。則其志固已遠矣。然其學之於理。亦非徒然。其  
人及讀其所著。與凡六經之論。七儒之說。無不盡心  
記。則實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是豈徒然以文章事之  
易行。所以然哉。先生者。其學之於理。亦非徒然。其  
傳。則名其時。則為名臣。則為名儒。則為名士。則為  
其時。則為大賢。則為名臣。則為名儒。則為名士。則為  
學。正傳。則為大賢。則為名臣。則為名儒。則為名士。則為  
能辨之者。而先生之學。亦非徒然。其學之於理。亦非  
示。後學。則為大賢。則為名臣。則為名儒。則為名士。則為  
之。石。則為大賢。則為名臣。則為名儒。則為名士。則為  
思。錄。則為大賢。則為名臣。則為名儒。則為名士。則為  
考。官。則為大賢。則為名臣。則為名儒。則為名士。則為  
化。異。則為大賢。則為名臣。則為名儒。則為名士。則為  
實。為。則為大賢。則為名臣。則為名儒。則為名士。則為  
主。一。則為大賢。則為名臣。則為名儒。則為名士。則為

曾魯字得之江西新淦人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勿  
遺禮部簡正禮欲以神童舉於朝其父止之稍長博  
極羣書自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  
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  
慨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何讓古人時年蓋十  
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理義密如蠶

絲牛毛尤愛吳文正公所述書無論大小一一訪獲  
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  
娛若將終身焉壬辰寇亂乃集衆衛里稚牛醺酒開  
陳順逆禍福衆皆警服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  
鄉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厥功最多史成賜金幣仍畱  
編類禮書遷人儀曹易高麗祭常開平不書年號之  
文發安南陳叔明篡弑其主日燬之罪甚得大體五  
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  
遇主事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得之以  
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許  
主。一。則為大賢。則為名臣。則為名儒。則為名士。則為  
前後奉命草詔撰賦俱稱旨是年考京畿鄉試得疾  
至冬乞歸而卒年五十四得之蓄德厚和內行淳備  
嘗三年間非十餘喪撫存孤姪甚至輕財仗義喜周  
人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修  
元史時宋濂實為總裁相知最深共坐官舍更析互  
辨每至夜分歎末學之空疎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  
視輒然一笑嚴陵徐登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  
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其意蓋謂曾與宋  
也所著述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稿辨誤藏于  
家他俱未脫稿嘗扁其齋曰守約學者稱守約先生

孫大雅名作以字行別字次知南直江陰人世以儒  
名自曾祖激川四傳至大雅而學益茂至正兵起大  
雅挈家三吳間盡棄他物惟載先代藏書兩敝簾張  
士誠聞而厚之卒以屏病謝去用是益貧然熙怡自  
若略不爲動從游者爲買田築室寓于松焉洪武癸  
丑召纂修日曆書成例授翰林編修官以老病乞外  
除太平府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  
年還成均晉國子司業前後八載皆儒官大雅器宇  
端凝負才過爽而處世不阿或以是非煽之惟自切  
責不以怨人生平酷好著書嘗著東家子江西饒介

雜著

卷一

書

東家子

之先見其稿而喜之屬曰幸勉成之必有知者及成  
得十二篇潛溪宋公得其圖說答性難等篇極爲稱  
許以近代儒者況之謂王魯齋金仁山許白雲諸公  
未知孰先後也別著詩文有蒼螺集行於世

王禕字子充浙江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身長山立  
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元政亂爲書七八千言上  
時宰嫌其切直格不開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太祖徵署  
中書省樞密預機務語稱子充而不名愛其文章命爲  
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  
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

雜著

卷一

書

東家子

之補濂不如卿授江西儒學提舉累遷起居注出同知  
南康府事洪武元年召議卽位禮忤旨降漳州通判尋  
王疏言帝王所天永命在乎修德修德之要有二忠厚  
以存心寬大以爲政周歷年八百漢享祚四百皆繇此  
道願法天道順人心寬刑減賦賦稅以固國本疏奏上  
嘉納之陳此曰此我朝開國各臣第一大奏誠其言精  
醇詞切洞達理要雖開各元之書君無以越  
此二年詔修元史爲總裁官除繁剔穢力任筆削書成  
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預教大本堂出  
使吐蕃尋召還居原官經明理達善開導名對殿廷必  
賜坐從容燕語嘗進講大學陳德厚民懷之說上大悅  
五年上以雲南弗臣命子充持詔往諭之卽日就道既  
至見故元梁王諭以順逆禍福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  
有降意改館而加禮焉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沙漠者遣  
使脫脫來徵糧且約連兵拒我覘知梁王有二心逼殺  
我使以固其意梁王兩可未決匿子充於民間脫脫欲  
屈之子充罵曰汝煽火除焰尚欲與日月爭光耶度不  
免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遇害時六年六  
月之二十八日也至十四年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旣下  
雲南子充死節事始聞於朝建文元年卹贈翰林學士

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文臣有謚自子充始正統間改忠文所著有青巖叢錄等書行於世學者稱華川先生子紳字仲綽聞父死節隻身走雲南求遺骸不得述滇南勸業記與方正學友善嘗尊正學為百代儒宗勸其著書以淑來學正學不應仲綽悟遂略文集潛心道德建文仰位以薦召為國子博士預修高廟實錄元年四月上言父死節狀請卹得贈官賜謚越明年卒紳子徐字叔豐少有志向遊於方門深見器許妻以女迨其難之及也與正學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謀收塋不可得卒坐逮繫文皇念其祖死國之忠特從宥免且欲官之力以疾辭歸隱青巖下爰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以傳膏與童景庸書云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為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其時正在厲禁嚴緝中也初文節公之死傳聞蓋剗以醢故仲綽抱痛每食必斥重味叔豐性至孝一遵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氏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不御酒肉學問該博士從游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恒禮為鄉飲賓至以分獻于聖廟疎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觀之曰此王先生也著有青巖

高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蹟文章正宗諸編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華川先生著從祀謚言漢重賜修與德秀魏了翁元吳澄七人當從祀略曰自夫孟軻既在聖學不明而說虛行其端起於秦漢諸儒完經仲舒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有闡微義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勵言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所不能道至其龍龜家表到於今賴以隆孔不之教使道不絕於世息誠氏漢儒收拾散亡各為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為說益蔓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唐初孔穎達受詔輯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聖人之道或著事功或載文章用舉不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于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先憂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況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向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歐陽修與仲淹同時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爲精至其欲刪諸經正義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爲精至其不傳之緒而程頤兄弟承之未幾有作五經四子皆有注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中更學禁真德秀魏了翁力以尊崇朱學爲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矣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諸書記起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顯其端崇正理實諸聖人而不謬足以繼朱氏之學以教人矣澄起于南方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記皆有傳注隱括折衷于經大學中庸易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與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按記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有功於聖人之道而從祀闕焉此其不可又言曾哲孔馬祀無下曾參孔伋倪寬上父子失序宜歸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第亦不可不明若夫荀况湯雋何

朱王獨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虛數  
 也云云愚按華川之議若此其後果得祀者華仲  
 軒與德秀歐陽修三人也既祀而旋罷者吳澄一人  
 也蓋今尚未祀者三人則孔穎達范仲淹魏了翁也  
 又得九人弘治間祀楊所不及而後人創議增祀之者  
 據洛陽修緒而言最為得禮正統時與德秀同祀  
 者胡安國蔡沅二人以其有功經學嘉靖時與歐陽  
 修同祀先臣程敏政議其祀後陸九淵四人其祀王胡也  
 政不無寓私意乃華川於此或在所詳焉或在此所略  
 焉雖曰互有得失亦足規其學識之附錄古今衡量  
 而不知其懸於理學即從祀一議海涵岳負其位置  
 居何等也嗟乎若華川先生以行已則有耻以奉使  
 聖門所謂士之上者與

雜閩源流錄卷一  
 朱  
 墓  
 墓

雜閩源流錄卷二

無錫張夏纂 門人發源黃品衡按

吳海 劉宗道 余應 梁寅

陳謨 張九韶 張存 解開

何英 郭楨 桂彥良 范準

李仕魯 謝應芳 華宗韓 傅淳

朱右 方克勤 趙謙 金固

方孝孺 王叔英 周是修 卓敬

程本立 胡子昭 林嘉猷 俞貞木

吳海字朝宗福建閩縣人當元季以學行著稱見四方  
 兵亂遂絕意仕進深自韜匿間與同志講說經義更相

倡酬一時名人如貢師泰王翰林泉輩皆推畏友明興  
 部使者欲薦之有司轉相推轂力辭不就開一室于家  
 閭隙地酣經枕史娛適其中因採摭古人孝子順孫節  
 婦烈女及兄弟之相友娣姒之相宜者附以感應禍福  
 各為一卷以傳布閭巷令小生稚女誦而習之名曰命  
 本錄謂克培其本則司命者皆無權也又著書論楊墨  
 佛老為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為治道之賊遺事外傳為  
 史氏之賊支詞蔓說為文章之賊謂上之人亟宜取其  
 書而禁絕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之當趨岐徑之當塞

名曰書禍平居喜聞過或有告之者立改其失因扁其客坐曰聞過軒又自號終齊志所願學也爲文嚴整雅奧咸有矩程而一歸諸理後學咸宗仰之有聞過齋集行于世

劉宗道名騁以字行福建漳州人洪武壬辰徵秀才八十餘人入試朝政宗道第一仍命學士詹徽審察諸儒中特異者復居德行第一以布衣侍坐共論治道拜都察院左都御史條上二十事言甚切直上命所司採行之學者號愛禮先生有愛禮集傳于世陳旣展讀之稱其繼陳北溪而起大有功于名教云

梁寅字孟敬

卷二

梁寅

余應字則亮福建政和人早從江惟志游以私淑文公之學性凝重寡言笑恒以禮自律家邇閩閩足跡未嘗入縣門早失所恃事繼母愉而婉處繼母弟順而友凡飲食衣服必先弟而後及己洪武初以明經薦起爲儒學訓導還畱守司知事執父喪一遵文公家禮不用緇黃鄉人化之

梁寅字孟敬江西新喻人貧而力學元末舉於鄉辟爲集慶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隱居教授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禮樂新一代之制孟敬就徵已六十餘矣以禮律制分爲三局孟敬在禮局審詞精詳諸儒推

服書成賜金帛授官以老病辭許之結屋石門山四方稱爲梁五經或問之曰吾輩免亂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孟敬舉手加額曰願吾君恭己九重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過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人以爲愈於華封三祝新昌有人士負氣自豪筆仕得嚴邑北行來見諸教孟敬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復何言其人請問天德王道之要孟敬微笑徐答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人曰孟敬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其人以不檢罷官歸語人曰吾不敢復見石門先生

梁寅字孟敬

卷二

三

梁寅

陳謨字一德江西泰和人洪武初徵至京師賜坐議禮學士宋濂侍制王禕交章請畱爲國子師以式國人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爲江廣考試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自幼能詩文初習周易後兼通詩書三禮諸傳旁及諸子百家涉流探原辨析純駁犁然歸于至當雖不願仕而於當時之務一一籌諸胸中有扣如響嘗謂學必敦本莫加於性莫重於倫莫先於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子靡然從之惰者作拘者暢塞者通爭謂江西大儒復出事親至孝晨昏省定之禮甘旨修隨之奉不懈益虔其於



弟友愛尤篤族黨中有爲不善不敢使聞所著有海桑集書經會通詩經演疏行于世學者稱海桑先生楊文貞公嘗贈以詩曰純明程伯子灑落邵堯夫或曰其爲人似云

張九韶字美和江西清江人幼穎異年十三卽能詩詞博通經史元末累舉不第洪武三年用薦爲縣學教諭十年擢國史助教爲人篤實每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徐應答不過一二語然理義明暢人深服之十一年遷翰林編修十三年四月致仕太祖親爲文賜之嘉其有著書立言之功合善始善終之義未有云卿之去矣朕將誰從不勝徬徨歎息焉所著有理學類編八卷羣書備考十二卷及元史節要行于世

張存字性中南直丹陽人洪武中歲貢任江西安遠縣主簿五歲能賦詩長從宋文憲劉文成二公游其學以敬爲主著有雪洞集行于世祀邑學鄉賢祠解開江西吉水人洪武元年以明經薦授縣學教諭訓迪有方吉中人文道學之盛實自解氏始其學以主敬爲本戒懼慎獨爲功學者稱爲筠簡先生何英江西鄱陽人性警敏絕人不事詞章往學於王

松塲得饒雙峰黃勉齋之傳造詣益深松塲寄以詩有雁梅谷裏先春意之句遂號梅谷明初累薦不起建玉溪書院以納天下來學所著有四書釋要詩經詳釋易經發明諸書祭祀邑學鄉賢祠

郭壘字德茂浙江太平人其高祖世卿卽正肅公之兄也正肅公諱壽卿字子奇號允齋傳至德茂自僊居徙洪文公門下平六君子之一黃巖之松山里後屬太平縣遂爲太平人少勤問學比壯特有所悟繇伊雒上溯洙泗求聖賢用心燕居獨處衣冠修整卽祁寒暑雨危坐終日及與人接和氣滿容雖居貧書有以自樂其所涵養端用靜中功夫言動應酬一循乎禮邑士人多從之游其爲教謂必先收放心方見得吾道端倪卽聖賢言語皆有歸著又曰學者若不懲忿窒慾則自家都壞了此是大切要處父沒會兵荒不克塋者十餘歲茹蔬抱戚未嘗破顏迄塋已始御酒肉却疾衣不解帶親爲沃而澡身浣衣滌席凡六閱月手指濕爛成疹終不以人代與其兄友愛尤篤鄉里化之雖狡猾者亦革面輸欵終元之世隱居教授嘗作感秋酷熱諸詩以寓意洪武初用御史李時可薦始就饒陽知縣三年邑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遷者察諸途搜篋中惟所著易說禱評暢菴稿數十卷及爪髮一束以

聞太祖嘉其廉賜紗幘銀帶寶鈔以旌之既歸貧甚其課其子熙躬撻井曰一日諸生及門開打麥聲視之乃先生也卒年六十二門人私謚曰貞成先生熙亦博學篤行能世父業從子元亮有文名著尚書該義

桂彥良原名德以字行浙江慈谿人洪武初應薦召見命作香几贊特授太子正字俾入侍太本堂錫賚有加上嘗從容咨以治道對曰道在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懲忿窒慾他日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上曰善上嘗以帝者師稱之又謂江蘇閻源浚錄

宋王

本

葉敘堂

南人儒惲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入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尋改晉王府右傅一以正大之學輔導既致仕條陳十二事名曰萬世太平要策以進著有和陶詩清節等集行於世

范準字平仲南直休寧人幼恂恂孝友性敏善記甫弱冠讀諸經史百氏之書殆盡復念明經應世未足稱儒者於是力求聖賢之學師事朱楓林趙東山汪蓉峰三先生至正壬辰紅巾寇起束書從楓林避地石門者三年丙申郡邑大亂喟然歎曰族祖求邁翁與程徽菴以道鳴於宋吾當繼其後遂絕意當世

求身心至忘寢食雖俯仰之資愈困處之泰然非其道一介不取日以講學為業游於閩從學者益眾及歸隱雲溪茸東山詩文併訂春秋集傳廣行之洪武戊午以明經舉本邑訓導辛酉召為葭川吳堡令開設舊治安復流備乃興學校清苦自甘洞民化服諸大吏多士咸頌為有用道學乙丑擢工部主事逾月卒于官年四十八無以為殮久之始得歸葬平仲為文弘議論要在發明孔孟嘗曰孝弟忠信為學之本記誦詞章之習抑未耳著有蘊蘊稿西游率稿謨稿纂白稿何陋軒稿宗譜等書行於世

蘇閻源浚錄

宋王

本

葉敘堂

李仕魯字宗孔山東濮州人少時警志下帷三年不窺外戶胸藏該博造詣淵沉益切尚友之志聞蔡人朱公遷得晦翁嫡傳千里負笈從之百舍重繭一見深相契合精探究盡得其所學而歸值元季大亂隱居不出以待天下之清明祖龍潛時即熟其名洪武初詔求天下有能傳朱學者所在以聞有司乃舉宗孔應詔乘傳至京入見上迎謂之曰吾求子久矣即命為黃州府同知宗孔奏言臣所夙願惟欲朝夕陛前備顧問以行所學上曰姑以民事試子耳抵任風裁峻整政理寬和民瘼殘者郵之吏莠政者斥之

暮年而刑清訟簡境內又安用以治行卓異聞于朝  
召拜大理寺卿律比精嚴守正不撓時有僧金碧峯  
者應對稱上旨寵眷日隆求為僧建職司宗孔進曰  
陛下建極之初意所祈向即為後世子孫天下臣民  
之標表奈何不崇聖學而信外道乎懇疏至三十章  
上堅決不從宗孔曰陛下既深信其道無惑乎臣言  
之不入也願還陛下笏放歸田里上震怒命武士摔  
搏之死於塔下愚按明初作極之初而為僧人建職  
不聽則號泣從之進言亦有節度矣今宗孔懇疏  
至三十章又出題言以干震怒不惟殺其身也至  
使其君被殺諫臣之名豈未聞數斯辱之戒與信  
而後諫之吉耶難曰上以責難陳者下以守正關  
維開源流錄卷二

邪君子仰其忠  
而惜其愚焉

謝應芳字子蘭南直武進人自幼潛心理學至正初  
隱白鶴溪上題所居室曰龜巢因以為號授徒講道  
郡守辟教鄉校子弟先質後文指授斐然浙江行省  
舉為三衢清獻書院山長不就未幾兵起避地吳中  
挾其妻子宕漾一舟瀕危數四踰年而後僦室以居  
時時乏絕未嘗以為憂也既而吳人慕之爭致為弟  
子師差得自給明興江南平歸隱芳茂山年踰七十  
好古嗜學不減疇昔每令諸孫誦原道太極圖說西  
銘等篇以資玩繹年九十七而終在鄉則表鄉忠公

之墓正張睢陽之像去學宮土地祠之祀變喪禮用  
佛教之俗在吳中亦準是以施之嘗輯顧元公墓以  
風切張氏蓋雖倉皇播遷而一言一行倦倦以正人  
心闢邪說表章儒先扶植名教為急如此若有辨惑  
編三卷端辨流俗誤信神佛之失池池人曹端最喜  
讀之別著思賢錄五卷懷古錄三卷毘陵續志十卷  
龜巢稿二十卷並行於世子林有文學工書法亦著  
有雪樵集煮雪窩稿延陵通紀字學原委等書  
華宗韓字公愷南直無錫人父幼武字彥清幼孤事  
節母陳以孝聞高尚不仕著黃楊集公愷幼嗜書集

維開源流錄卷二

卷二

九

嘉慶堂

暑靡怠尤研精易學嘗廣搜諸家傳注泰覽以求其  
指歸元季兵起奉其親往來蘇松間造次顛沛務悅  
親心時平還錫定居延祥里遂為鸞湖華氏之始祖  
勤畝耕讀以修身教家為務久之營祠堂徧祀隆亭  
喉陽間五大祖墓於是斟酌古禮以冠昏喪祭之儀  
可通行於士庶者條而錄之附以古人嘉言懿行總  
為一帙名曰慮得集以訓示子孫洪武中累徵孝廉  
明經儒士俱辭疾不就喟然歎曰吾平生志不在溫  
飽成童時讀小學大學日知其味有契於心弱冠時  
膝下周旋仰成嘗亦多過雖弗憚改深愧不貳之戒

近乎立年則志乎誠正修齊之學見賢則思齊見善則企及故蒙先公特垂愛焉循循然惟欲誘我進於善嗚呼先公雖棄世而諄諄之意終身不敢忘也故力學冀於成人竊揆如是達則忠君濟物窮則以淑其身奈何才疎識卑時命蹇制加之痼疾乃無一遂亦繇稟質柔弱過乎畏慎而然深省所蔽凡臨事之所當爲者卽奮勵自強期以必克及乎進也輒得其咎退也雖悔而無尤此若是蓋得夫節之初九之象也審矣碌碌而無聞也尚何言哉年四十一遇冬至閉關惕然深念乃以平昔不能操執而切身之用者四要刊書于几日以自省曰勿貪可無悔守分可無憂堅制可無怨克勵可無求斯足槩其篤志困學矣居恒好自簡束卽閒居燕坐衣冠必整肅遇事有不平能以理自遣未嘗露聲色又嘗慕效朱丹谿之爲人旁通醫術多蓄善藥以施有疾者不問其值錄是名聞遠邇人多德之丁丑九月病革召別家人索筆賦詩而逝年五十七學者稱貞固先生

傅淳字伯厚浙江慈谿人家世業儒父時階以道學鳴於時伯厚能傳其家學洪武中屢詔徵召卒不就鄉人稱爲退菴先生所著有洪範敷言性理叢說大

學補略視志稿等編藏于家

朱右字序賢浙江寧海人光廷先生九世孫嘗游李五峰陳兩峰之門避亂隱居益力於學既而讀書有覺爰錄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爲編名曰性理本原其書首揭河圖洛書本諸天以示乎人次敘太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後附通書感興詩而自序其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耳然其所以爲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卽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卽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冲穆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跡求之也蓋性理大全未作之前此書已兆其端而後人有疑朱子之格物爲求向外者此序亦先破其蔽矣洪武三年詔徵天下在野名儒至京考禮伯賢與其選將行鄉人謝肅爲序以送之期其復三代之禮樂比至兼預修元史大明日曆二書終晉府長史方克勤字去矜浙江寧海人好古嗜學研究羣經及濂雒關閩遺書尋鄉先達授受原委精思力察而允蹈之慨然以爲不合天人以爲學非學也居家孝友

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同列飲醉大詬去待之益恭酒解來謝去矜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元末隱山谷中明初徵不就索之急乃以易試中第二授濟寧知府爲政以風俗爲急德化爲本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嘗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庭不陳械鉏懸韋鞭微問示無刑罰存心畏慎盡所爲夜必告於天居五月誣棄倉灰謫役江浦子孝孺上書請代不報遂以病卒于京台人稱爲愚菴先生同時宋濂謂其學問得之考亭其後謝鐸亦以聞知稱之趙謙字爲謙浙江餘姚人原名古則後因薦者言遂以謙名宋宗室秦悼惠王之後幼孤貧寄食從山寺與釋子同進書克已復禮之目爲用功準的聞金華鄭四表學有淵源往師之得其傳歸隱萬善閣日潛心焉洪武初徵修正韻衆以其年少出爲中都國子監典簿與同官論事不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著聲音文字通周易提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薦宜大用上曰吾欲老其才而用之復薦於皇太子乃召爲瓊山教諭明年進所著書詔翰林博議不報

復還瓊山作瓊臺布學範教化大行嶺表以南稱爲趙夫子其於世利聲華澹然無繫直義所在目無王公雖以此致阨窮不悔也卒于番禺年四十五金固字守正江西新淦人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成誦稍長能詩刻厲學問日親良師友講說遂究心於易就質於安成劉雲章吉水夏道原兩先輩稱忘年交其學以孔氏爲宗漢以下則曰周程張朱吾師也洪武中臨江太守聘爲郡學訓導誠諸生以敦本務實崇正學爲正人無徒苟事文藝爲利祿計至評論古今人才賢否亦必準此意諸生翕然化服生平孝友恭儉出於天性一言一行皆以誠爲主動循禮法布素泊然家無餘蓄乙巳五月畱郡庠顧謂次子行曰明日之夕吾其死乎得微疾諸生進醫藥不飲曰命矣乎書四十字詩一章寄示長子幼孜於外書遺命數事示行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者翌日自題其神主晚沐浴更衣端坐卒年五十七所著有澗湘稿藏於家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古一浙江寧海人愚菴公克勤仲子生之夕有大星隕其家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五六從

父宦游齊魯間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以爲彼七十子中頗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與之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白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弱冠從潛溪宋公游盡得其所學潛溪嘗欲甥之而不可亟稱其文名流老輩皆推讓弗及而先生方未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關異端爲己任嘗曰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因列所當勉者爲二十一箴又作禪誠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首家人箴一十五首

以告其族人謂先王治先德教而後刑政作深慮十道其言多先哲所未發又自悼空言浸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缺愈衆其論靜則本於無欲謂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耳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其論敬以操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方外著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其論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繇入之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病即易去耳聞者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有三

旬九食慨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洪武中以薦召至京太祖見而異之使往見東宮錫之宴故飲所坐几以試之先生必正乃坐上喜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論道還家會讐家得罪獄詞株連有司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其名特釋之使奉其祖母挈其妻子家屬還鄉鄉人感發以爲盛事越五載又以薦召至上方任名法爲治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授漢中府教授先生入蜀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聘爲世子師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初號遜志獻王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人因稱爲正學先生丙子典

應天府鄉試取中劉政等二百四十人建文帝立召爲翰林博士晉侍講學士侍經筵備顧問比大政議輒咨之帝好讀書有疑必召使講解常臨朝臣僚奏事而決可否亦必命就晨前批答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命爲總裁官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其手燕兵渡淮及江畫策堅守誓死社稷預作絕命詞及燕師入城帝潛遁去宮中火起傳言帝崩卽杖衰經號哭闕下鎮撫伍雲執以獻文皇怒命繫獄猶遣人諭之再三不從姚廣孝計欲服天下請召之草卽位詔乃出之獄中及見悲慟徹殿陸文皇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

周公輔成王耳先生曰成王今何在文皇曰渠自焚死  
先生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  
先生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朕家事先生何自苦  
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先生擲筆  
於地大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文皇曰汝不顧九族矣  
先生奮然曰殺我十族亦無若何且罵且哭文皇大怒  
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割其舌磔之聚寶門外罵聲  
不絕至死乃已年四十七門人廖鏞廖銘兄弟拾殘骸  
瘞之聚寶山麓瘞畢而廖氏兄收死之夫人鄭氏已先  
縊遂誅其宗族親朋八百四十七人焚滅其先人墓毀  
棄其文集詔天下有敢藏一字者罪必誅有溧水人魏  
澤者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典史匿其幼子於上海余氏  
冒其姓方氏得不絕魏澤字永思有過方先生故居詩  
云荷與斷雨入侯城絕過令人感  
既生黃鳥何人空百轉清像應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  
尚節天下難居是處名御德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  
傳文皇每言及先生憤憤頓足不能平久之與近臣閒  
論不覺心屈曰孝孺是箇忠臣仁廟亦謂羣臣曰方孝  
孺輩皆忠臣也詔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  
立私祠祀之成化初遺文始行今所梓遙志齋集四十  
卷是也寧海令郭紳實任梓事併新其祠萬曆初詔復  
建文年號優卹殉難諸臣後有司始上言先生有遺裔

在雲間命錄之於是雲間亦立祠及崇禎末追諡曰文  
正先生和粹貞亮天性忠孝年十三居母喪三年不肉  
食父守濟寧被誣謫戍江浦上書請代不報潛溪堊夔  
州自漢中走荆榛往祭墓且言之蜀王郢其孤嫠與王  
紳林佑郭曉鄭居貞劉剛王琦鄭楷趙象葉見泰王叔  
英許繼諸名士友善每以書往復切劘道誼聞風者莫  
不興起斯道爲之復振蓋其學術源流于伊雜其文章  
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自三百年來論革除忠臣者必  
以先生爲稱首而理學反以氣節掩雖說者或少其格  
心之學應務之才與夫善死之道要之成仁取義立懦  
廉頑正不以胡廣中庸易也近世已有議及文廟一席  
者論定可俟矣所著述自遜志集外有周易枝詞周禮  
考次目錄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帝王基命錄文統皆  
以厲禁不傳謝輝傳贊曰我台之學考亭是師述於思  
弘上派伊雜如麟在哉如星在辰旁觀一世紀綱離  
倫潛隱之門盡天下士驚吃起立謂莫敢此心實希  
聖自視歟然銘盤盤紳祿誠愧他家人有從宗儀希  
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顯孰  
忌禍福死生迄宋及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  
者愚按建文通臣題詩喉嚨亭有云一箇忠臣九  
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書論而細玩之則方正學先  
生之言言曾子子夏可以爲篤實而未至於光輝李  
谷平氏讀之謂真是不知曾子似其所學而粗未  
精處也然未得爲入室獨不得爲升堂耶祀之文廟  
當於振刷士氣匡扶人倫不爲無補或又以其四死

爲疑則古有結縵而死君難者不義然十哲之列事  
論語稱殺身成仁春秋書及其大夫此吾方先生祀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初冒母姓陳後乃復王  
篤志力學洪武中同方正學楊太中葉見泰林佑並  
徵至京固辭還鄉因與正學友善相切劘賢名籍甚  
既而應辟爲僊居訓導久之改德安府學考滿擢知  
漢陽縣著惠政遇旱禱雨與神約三日不雨至四日  
則自減一食五日減二食至六日不雨當絕食飲水  
以俟神之顯戮不忍見斯民飢死而已獨生是夕卽  
大雨連三日不止慮其爲潦也復禱晴於神如前誓  
是夕果開霽邑人大悅建文元年正學柄用欲復井  
田原采貽書力阻之略云方今明良相遇千載一時  
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  
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  
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  
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  
則民憂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以貴乎得時措之宜  
也尋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謹好惡  
辯邪正納諫諍審材否慎刑賞明利害定法制而卒  
論創守相成克猛迭濟之宜識者器之預修太祖實

建文源流錄

卷二

太

葉家堂

錄未成靖難兵起奉命募兵廣德未幾燕兵渡江郡

人皆散去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原采疑其貳志令州  
人執之既至泰告以故乃釋泰圖再舉已而臥病僧  
寺知事不可爲乃起沐浴具衣冠賦絕命詞曰人生  
穹壤間忠孝貴兩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  
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  
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  
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踪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  
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復書於案曰生旣久矣竟何補  
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遂自經死時年未  
四十死後妻死於獄二女死於井天台道士謝希年  
受遺囑塋之廣德城西五里祠山之麓原采自少以  
孝行稱旣出仕好獎拔善類嘗表薦楊士奇於朝士  
奇辭此名用正統中士奇題碣曰翰林修撰王公原  
采之墓而祭以文略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  
行綱常允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道霜雪其  
明又追稱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身無  
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蓋足以當之成化間莆田周瑛  
守廣德嘉靖初安福鄒守益諄州判皆修其墓崇禎  
末補謚文忠

建文源流錄

卷二

太

葉家堂



周是修原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貧值元季亂奉母逃難苦行力學從游鄉先生胡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受詩征反十餘載學成不仕洪武末始舉明經授霍丘訓導高廟召問汝年幾何對曰四十有四又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讀書爲善耳遂擢周府奉祠正建文初年有訴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管進諫獲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屹不爲動燕師旣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修畱書其家別諸友人付以後事晚具衣冠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爲贊繫帶上自經於尊經閣下時壬午六月十五日年四十九御史言其不順天命宜加追戮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置不問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澀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爲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瞻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哦不虛寸晷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先代近世忠節遺事輯爲一書名曰觀感錄朝夕省覽卒成其志居恒汲

汲誘導人善人有過失多爲之隱以是無少長貴賤咸樂親之性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恭皆知名當世初靖難兵急翰林諸人有與是修約同死義者後皆負約惟是修如其言楊東里爲立傳且贊曰是修之學雖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爲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蓋愧服之也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三卷論語類編二卷廣衍太極圖一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邇言四卷家訓十二卷又薊莢集進思集十餘卷藏於家崇禎末補謚貞毅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性孝且敏年十五讀書實香山晨昏定省之禮雖遠不廢嘗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引燭放之乃黑虎也學成於天文地理律曆兵刑靡不究悉尤達性理著書五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皇極之蘊洪武戊辰登進士除給事中嘗言諸王府服飾逾制宜早辨太祖笑而納之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帝卽位燕王來朝惟恭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繇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

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帝覽奏大驚袖之翌日召見  
榻前曰燕王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  
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及燕師入京惟  
恭不往迎首以奸黨捕至抗聲不遜下之獄文皇猶  
憐其才使人諷之受官姚廣孝啗其素薄已力勸殺  
之遂不屈而死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  
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遂誅三族所著  
遺書詩文共一百卷門人購而藏之他日文皇帝嘗曰  
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宣德間門人黃朝光  
作年譜行狀後朝光子養正攜其小像併書至京求  
傳侍講安福劉球爲作傳且以忠貞私謚之崇禎末  
補謚忠貞

程本立字原道浙江崇德人少有大志讀書不事章  
句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執手告曰世之學者爭  
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  
年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學自是篤志修檢聞金華朱  
震亨兄弟得考亭正傳於許文懿公之門乃往從學  
寓金華最久造詣益深更從同邑鮑恂貝現游資其  
開發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改周  
府晉長史丁卯從王來朝坐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

長官司吏目雷家大梁從一僕之任會死可伐煽誘  
百蠻爲逆遂單騎入其巢諭降之是冬諸蠻復變西  
平侯沐恩布政使張統共屬以兵事徧行各縣且撫  
且禦遇民飢處卽便宜賑濟歷勞九載邊方晏然戊  
寅建文帝立用薦徵入翰林預修高廟實錄尋擢僉  
都御史作御史箴以自勵俸入外不通餽謁辛巳以  
失誤陪祀改江西按察司副使未行聞燕兵入金川  
門知事不競自經壬午六月十三日也越三日文皇  
卽位諸追奪恩典家無遺貲人皆歎曰清御史所著  
有異隱集十卷藏於家後百三十年郡人福建布政

使吳昂刻行於閩邑人相與祀之學宮  
編者不下二百人入金陵表忠祠亦百餘人茲錄  
僅存其平素知學者數人非敢舉此廢彼凡以爲  
吾道增光爲後儒立法云爾其間方先生不願十  
族死最剛烈是修拜別先師死最正程原道自經  
於無歸入京之頃死最忠皆所謂見危授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者也嗚呼謂非君子人與其方氏門  
人之死而問他人不以學名而能死節者何如曰吾  
符焉哉問他人不以學名而能死節者何如曰吾  
夫子四言之矣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仁蓋志士得之至性仁人踐學而熟成功則  
一未可以優劣論也弟吾人不僅爲一節之死不  
可爲卒然之死卽守死而或未必善其道然  
則求其生死盡道者所貴豈不在學也與  
胡子昭字仲常原名志高雲南大足人性方介富經  
術遠游漢中從方遜志先生學蜀獻王知其賢賦詩

贈之以明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擢翰林檢討轉山東按察僉事與叅政鐵鉉等誓死守濟南力禦燕兵出奇計擊走之軍聲大振以功晉刑部左侍郎壬午九月坐奸黨死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母年八十餘及子五人皆諱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濟南人作七忠祠位次第三崇禎末補謚介愍

林嘉猷原名昇以字行浙江寧海人與同邑鄭智行六千里至漢中求正學先生師焉方氏之門四方學者至無虛日而正學獨以得二子爲喜相坊以進於

雜聞源流錄

卷二

書

藝文堂

聖賢之道曰臣我不及者二子也洪武丙子嘉猷以儒士授文四川蜀獻王聞其賢與智同召至成都薦爲府僚評其名字不相符爲更名良顯建文初辟嘉猷入史館爲編修智爲監察御史而嘉猷累遷陝西按察僉事用忠節化民燕府嘗召入居處最久得二郡王隱情素傾世子以告正學於是上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詣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王儼引見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壬午六月內難平坐方黨逮至京大慟謂僚友曰大丈夫見義勇爲九月中遇害智字叔貞力學好古工文詞友嘉猷而師正

學以賢良舉當官吏事精敏持法不阿至是亦論死初嘉猷事邑人王琦琦坐累家徙雲南姻族無一人顧恤者獨徒步千里追送贈遺涕泣決別人高其誼卒死方氏之禍蓋始終義士也

俞貞木初名楨以字行別字有立南直吳縣人祖石澗翁瑛元末老儒遠易學著書百卷貞木少聰敏善屬文年十五篤志問學欲以力追古人既冠念學業未成弗肯娶從永嘉陳公麟受易多所開悟及陳公卒慈銘不遠千里復往卒業值元季兵亂始辭歸杜門不出研精雜聞探奧義文居閒十餘年視天下榮利泊如也洪武中始以薦授樂昌令尋丁父憂服闋

雜聞源流錄

卷二

書

藝文堂

改都昌令甫下車卽捐俸倡修周元公朱文公祠因以禮教其民翕然從化未幾政舉惠行郡將上其績於朝丁母憂歸以親族犯法例弗起遂息交絕游屏棄世故間作爲詩文以陶寫性情夙秉誠確之資潛心爲己之學故其與人處雖甚和易而中峭厲不可犯晚節益樂恬靜安陸姚善來守蘇郡折節下士數延致於庠行乞言禮值靖難兵下勸善舉皇既立被逮至京以疾卒有遺集藏於家

雜聞源流錄卷二

藝文堂

雜聞源流錄卷三

無錫張夏纂



黃世校

謹按太祖定鼎於南而南地遠都於北而北地學遠與  
閩宗即揚發派尚矣文皇遷都於北而北地學遠與  
澠池河東伊雒之接武也蘭州師弟間而北地學遠與  
也似地遠亦應時而轉者制是百年間而其徒與  
東南之英選爲倡抑何其純粹中和無少瑕釁乎  
是時在南方則有劉臥庵之篤學焉有吳聘君之  
倡道焉又有若何椒丘之樹立陳布衣之奮跡與  
夫楊文懿兄弟之並起焉愚竊以爲此太祖崇正

雜聞源流錄

卷三

莫敬堂

之效也說者謂文皇首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性  
理大全書成表章之功軼元續宋用是四方嚮風  
名賢踵出則末學竊見其不然夫濂雒之學傳至  
南渡後不無駁雜得朱子爲之攢醇廓清錄伊雒  
淵源而始正輯述思錄而始醇所謂集羣儒之大  
成也後人誠謹守勿失即可免岐路之悲自錢宋  
入元漸復乖離私改宋史者尤爲無識其纂道學  
傳於周程張邵諸子之後遽躋陸於宋上異同混  
編令人適從靡主又屈安定康侯東萊北山界齋  
諸子於儒林屈西山鶴山諸子於列傳分其塗轍

雜聞源流錄

卷三

莫敬堂

斷其脉絡比而論之竟同創置幸其書未行眩惑  
者鮮種病雖凌曾可救葉當明巡新隆固釐正之  
機會也假令文皇能體太祖之心修太祖之教諸  
臣亦能以憲章爲已任一循宋學成法筆則筆削  
則削期於整壹衆庶準式來茲然後頒布學宮庶  
幾千載一舉而聖人之道如日中天矣不知出此  
乃狹小前度博採諸家仍爲參互前而臨川眉山  
後而金谿橫浦凡經先賢繩削者莫不標舉收入  
論規模類係大注詳首尾間涉異端遂使後來入  
室之戈易班之蒐得豫窺其跡何其誤也意者文  
皇非學問中人非制作之主徒借此以欺世盜名  
諸臣亦皆迎附畸難之徒故爾鉅訂舊籍苟且成  
書耶惜哉是書不修于洪武建文而修于永樂之  
初朝無貞臣有負大典也且吾觀簡首纂修姓氏  
詞林部曹而下又旁及廣文教人當日徵才不爲  
不廣然按開局修書之日正月川教霍之年試引  
而問之必大有是正何未之及也豈非真儒難進  
當事者交臂失之耶抑吾道當明於下不必明於  
上有數存焉耶故愚嘗謂明儒學脉初盛之守正  
太祖實首其功中葉之趨邪文皇當任其過彼反

欲歸美文皇譬如宋有濂雄關閩不曰藝祖讓天

下之詔而曰太宗殺弟姪之報又可信乎雖然饒

人朱友季嘗請闕賦書而詆宋大端之說文皇從

楊士奇言斥其爲儒之賊特差行人押還本籍令

行司聲罪杖遣盡焚其所著書此聖政也使當時

無此一番懲戒新學之禍不待成弘後始熾矣從

來功過原不相掩孰謂文皇之於吾道無尺寸功

哉宋史朱熹在道學傳陸九淵入儒林傳至明平湖馬氏後改宋史列陸於邵子下朱子上

曹端字允文 郭府倪峻 李時勉

陳敬宗 楊鼎 尤文 吳訥

彭昂 薛瑄字敬軒 閻禹錫 張鼎

喬縉 李果 衛述楊榮所 張傑

劉誠

曹端字正夫河南滎池人其先本姓楊氏居山西曲沃間村五世祖嗣以父命出繼舅家曹氏又四傳至敬祖始居滎池屈陀里娶邵氏以洪武丙辰春正月感修竹之祥而生先生自少特異於人與羣兒游必拱立不妄戲謔言笑知愛敬飲食必讓父母兄長出入先後必俟長者父母器之曰儼然老成端人因名曰端七歲從父遊學宮見有觀河圖雒書者問曰此星子黑白不同如

何其人異之曰分陰陽也白是陽黑是陰歸壽圖于地

問父曰與書上相似否父益奇之一日見風雨雷電虹

霓問父曰是從何處起父無以答益知他日當大有成

就明年始入里學讀孝經曰不如是不成人子嘗曰人

生上戴天下履地參兩間而立者不能以忠孝立身非

大丈夫也至十五盡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尚書詩禮

周易春秋能通其義曰六經四書天下萬世言之繩

墨也不可不使之先入于心然後徧讀通鑑綱目諸子

史百氏之書以考覈得失而定其賢否雖周公孔子之

聖猶且朝讀百篇韋編三絕況常人乎因建勸苦齋以

陳經籍年十八爲邑弟子員明年娶陳氏初讀辨惑編

而好之至是志意堅定始卓然以斯道爲己任時有僧

者謂先生曰秀才勤學篤志但不信神佛未善先生曰

事之如何僧曰佛主輪迴神主禍福事則報本先生曰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能敬天而不違尊祖而繼志是

謂報本若事神佛而盲行違理何云報本且佛法自漢

明帝時始入中國漢去開闢數千年豈漢以前無輪迴

獨漢以後有輪迴哉神如關雎等皆漢世人豈漢以前

無主禍福獨漢以後有主禍福哉僧曰輪迴不可逃惟

佛救度之禍福不可逃惟神懸祐之先生曰人氣聚則

生氣散則死猶晝夜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爲輪迴哉且使人皆事佛不夫婦乾坤內不過百年無人類矣佛法將安施乎至於作善降祥作惡降殃禍福之來人爲感之使人不積善而誼神求免神本至公豈受枉法之賄而倒禍福之柄乎天道福善禍淫鬼神不能移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鬼神何與僧曰秀才說鬼神佛不足事歷代何以立教門崇祀典乎先生曰佛出西方本以導化外國外事之中國可乎至若神之有功德于民者其祀典亦不敢僭禮天平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祖先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今一郡神祠數百一鄉神祠數十家祀天地人祭山川甚者昊天上帝與五嶽及忠臣烈女同坐一室共饗一祀悖禮實倫不可勝言魯公三望春秋譏之季氏旅泰山孔子非之況庶人乎古者民不祀非族神不欲非類彼釋氏妄說輪迴惑世誣民滅天理矣棄妻子離父母滅人倫矣雖事神佛無以救背理亂倫之罪況能報本耶舍中國先生之法從事外國空寂之教舍劬勞罔極之恩周旋釋氏悖逆之像謂之忘本可也如欲報本棄而幼習歸而故家拜父母於堂上饗祖宗于地下娶妻生子思以繼續宗

祀上供賦稅下守禮法所謂出幽谷而遷喬木也設本之道舍是何以哉僧默然久之曰秀才言是也恨年老不能從學耳當是時先生因父好事神佛家用巫覡族人羣用地師之術兄弟有欲析居者乃作夜行燭十有五篇以勸正之謂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民秉之莢也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繇之路民用之常也其言辨析甚精父好之卒向學復作家規輯畧十有四篇建祠堂于家依文公家禮以奉先世神土置祭田二十畝祭帛取諸蠶桑爲籍印識使子孫奉行焉乃上書邑宰請毀淫祠百餘所爲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惟存夏禹雷公二廟而已永樂戊子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登副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戊戌以內外艱去壬寅補蒲州學正洪熙乙巳春吏部考績霍蒲二州學者上章爭留之復補霍州學正宣德丙午典陝西試己酉壬子連典試陝西甲寅夏六月丁丑卒于霍先是州大夫入問疾先生曰諸大夫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吾無遺憾矣諸生入問疾先生曰賢輩等所聞行所知吾無遺患矣召諸子語之曰吾平生不喜佛老不悅齋醮惡其害道亂正也我死爾曹當以我輩考妣之禮葬我毋我汚也至是正衣冠而卒年五十九

墓霍城東子秀塋廬于墓側其後天順間學士黃諫遷之澠池故里當先生之爲霍州學正也教人以踐履爲主始至得李德同升講席久而愈敬霍州饑則分俸濟諸生貧乏者勸州守發倉賑民多所全活司訓張睿死爲之主其喪具棺以禮歸葬給其老母幼子于家時有樵者鬻薪誤得金釵明日歸其主或曰辛苦得金何歸也樵者曰曹郡博行道人也以有道者倡教吾霍可不知化乎先生聞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訪其姓氏入郡志中高文質者霍州士也與同輩觀樂中途返曰此行曹先生得無知乎如知何面目相見縱不知終當自

維聞源流錄

卷三

七

莫敬堂

愧卒不往歸語人口觀曹先生書精聽曹先生言論饒可以忘食寒可以忘衣可輕其身從流俗耶先生在霍最久州人士從而化者不可數計蒲霍之間人服先生之教行家禮毀淫祠者數十百家先生之補蒲州學正也與州人王士希爲友凡所以行已教人一如霍修學官廨舍不避太歲不計土旺諸生有欲作佛事塋其親者以道諭止之司訓周敏在京師其妻死于蒲先生主喪事不用浮屠毋惑其妾不肯服衰責以大義使服之敏歸大悅曰篤朋友之義嚴妻妾之分斥釋老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其自蒲而復教于霍也嘗築拙巢于霍

庠時薛文清公方爲大理卿與先生善乃原元公拙賦之有爲之記晉定王過霍延見先生曰今幸識曹先生矣爲建頌書閣以貯上所頒經籍聚學者講習其中而四方來學之士日益衆及於沒而相與悲哀之如喪考妣門人蒲坂謝昭志其墓謂鄒魯河雒之教復見于今日師道得人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居喪苦塊飲水形容哀毀杖而後起弔祭者迎送卒哭無少息一如家禮不徇風水齋醮遠近觀者幾千人旣葬廬于墓所三年不食菜果鹽醢負土成丘植栢成林靈雀巢于樹雉兔馴游其間人皆稱孝感每遇考妣忌辰終日哀慕未嘗飲食言笑接見賓客親沒後遇已誕日亦不受賀倍恭祠

維聞源流錄

卷三

八

莫敬堂

堂凡九族之喪開訃必依制行之素服蔬食未嘗少間父幼孤養于外舅邵氏家邵氏無後故與曹氏合祀適別立義祠以祀之自奉甚薄衣取蔽體食取克口出入不騎乘喜稱人善惡言人過言語謙和禮貌恭肅未嘗以賢智先人雖隆冬盛暑不冠帶不見諸生有所叩問輒據事理以應之故賢者慕其誠雖婦人女子走卒樵夫皆知稱先生名而樂道先生之德焉居家夜分乃寢鷄鳴而起諸子侍立終日肅恭不怠兄愛弟恭和順親睦諸婦皆知禮義饋獻整潔無故不窺中門出入必擁

敬其面皆先生至誠之心所化也可謂醇儒君子矣所  
著有四書詳說存經太極圖通書西銘諸述解性理論  
存疑錄儒家宗統譜夜行燭家規輯略等書及語錄行  
于世其序四書詳說曰夫四書者孔曾思孟之書所以  
發六經之精義明千聖之心法也語其要分之則論語  
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誠孟子曰仁義合之則帝王精  
一執中之旨而已矣其序存經述解曰性有五常而仁  
爲首仁統萬善而孝爲先蓋仁者孝所繇生而孝者仁  
所繇行者也是故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爲仁  
爲仁莫大乎仁孝其序太極圖述解曰太極者象數未  
雜開源流錄 卷三 葉敬堂  
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是生  
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生四象則兩儀爲太極四象  
生八卦則四象爲太極推而至千六十四卦生之者皆  
太極焉蓋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  
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列子渾淪之  
云漢志含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啟千載不傳  
之秘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是後有增周說  
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  
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  
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

註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說也又以朱子語錄爲未成之  
書混于注解之文因作太極辨異文其畧曰周子謂太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理係乎太極之動靜  
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  
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尤不異焉及觀語  
錄却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遂謂  
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  
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  
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  
爲萬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貴哉今有活人騎馬  
雜開源流錄 卷三 葉敬堂  
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繇乎人馭之何如爾活理亦然  
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矣信彼則疑此矣其作通書述  
解篇中論孔顏之樂有曰孔顏之所樂者仁也非是樂  
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  
違仁而不改其樂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  
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耳其作西銘述解大意  
在明理一而分殊爲分經布註以解之其作性理論凡  
經史之疑難性理之奧旨皆詳著爲論其序存疑錄曰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乎不在性卽理也理之稱名  
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



一也六經四書之後闡明開示至當歸一之論惟周程張朱真得孔孟宗旨是以於講授之餘信手錄其所說首太極以闡造化之源次陰陽以明造化之流而後列其成象成形有涯有浚或動或靜在幽在明之久之暫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之故及夫道統之傳異端之辨以實造化理氣之無窮則吾道一以貫之無遺焉其序儒家宗統譜曰是儒家之真源正派也真源乃天地人之所自出正派乃皇帝王之所相承所以參天地而立人極然其大目則曰三綱曰五常而其大要則曰一中而已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皇薈稂契伊傳周召儒而相孔子儒而師然則孔門一帝王之教耳帝王一天地之道耳儒家者所以相天地宗帝王師聖賢心公天下萬世之心也道公天下萬世之道也朱子謂釋氏出于自私之厭老子出于自私之巧夫彼豈可與此同年而語哉嘗言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又言吾輩做事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先生著書立言之意大率具此嘗自稱伊雖後學以志私淑二程晚年有得於太極之精旨為川月交輝圖以喻其妙其圖天上一月川中九月詩曰天

雜圖源流錄

卷三

士

葉敬堂

月一輪映萬川萬川各有月團圓有時川竭為平地依舊一輪月在天所以喻夫統體各具之太極與萬感之俱寂而一理之常存也因更號月川子學者稱為月川先生李德字紹賢霍州人先庠師虛席公請為賓師及聞月川先生除任遂辭去月川至命諸生請之同堂講論兩意大洽文教振于晉陽間霍人稱白雲先生贊月川像云賢德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辟正有言有德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正德中大司馬彭澤致書河南李巡撫轉為理學之冠欲舉從祀其後延臣以爲言未果行郭容山西霍州人從李白雲曹月川兩先生講學永樂甲午鄉舉任南城兵馬指揮尋聞父喪徒步奔歸以不及治葬為痛遂廬墓側有白兔穴於廬次馴若家畜月川作歌以表章之倪峻字克明一字維岳南直無錫人生元至正庚子少游邑儒陸士弘之門諱以道兼元儒攷畧受蔡氏書傳學識醇正及應洪武庚午鄉舉遂魁其經署教鄆城訓諸生先德行而後文藝居八年中州俊秀負笈從遊者千人擢令泗水永樂初改沙縣專以禮讓為治修起了齋豫章二先生祠為之記講學於其中閩士雲集親自飭勵誘進之以政最召為兵科給事中尋長其科廉正守道上書諫佛事時人擬諸韓表文廟怒左遷行

雜圖源流錄

卷三

士

葉敬堂

諫顯於正統景泰間有月樓文集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一字古廉江西安福人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願曾希聖四勿三省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預修高廟實錄永樂大典初授刑部主事改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詔求言條上十五事皆切中時弊有旨允十四事施行之是冬復言事忤旨繫獄二十一年以學士楊榮薦復職扈從洪熙改元言事觸諱忌仁廟震怒命武士以金瓜撲十數下脇斷曳出大學士楊士奇淮以燒酒得不死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折脇內向不相著及用挺扭斷骨忽

自接宣德初上幸萬歲山恨其言懋觸仁考怒令使者縛東面鞠之已又令王指揮縛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古廉已爲先遣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欲知古廉入亟走還將縛送西市古廉已入見上得赦矣上曰汝何激怒先帝對曰臣言制中不宜御妃嬪太子不可遠離膝下至第六事止不言上再問對曰臣不能記其詳上微笑不復問且索諫草在否曰焚之矣上遂憐其忠愛命立脫桎梏復原官預修兩朝實錄成進侍讀學士一日上懷金錢至史館散於地縱諸臣拾取古廉獨正立上呼之謂以袖中餘錢賜之上嘗御文淵閣賜諸學士飲顯謂曰卿非朕安得飲此酒古廉頓首謝曰臣蒙再造恩不勝感激正統初兼經筵官每進講上必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爲范淳夫其人也進學士六年還國子祭酒傲胡安定教條簡村造就之忤勵嚴甚每旦五鼓命膳夫提鈴諸生門卽起誦讀夜終二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旦罰治之尤禮待諸生病給醫藥死助棺殮未娶者使有室師生間恩義浹洽不啻父子上疏請改建太學太監王振奉命求視古廉與之抗禮振生日又獨不賀振卿之坐以

擅砍文廟古木爲不敬命置百斤枷枷號國學前司業趙璣掌饌金鑑皆予罰有一枷特重數斤振爲古廉設也金曰鑑年壯當荷此古廉曰僕雖老筋骨甚堅卽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伏闕請宥而石大用者獨上章乞身代之始獲釋尋致仕去諸生涕泣走送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又明年北狩報至北而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迎還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間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

陳敬宗字光世浙江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

書

卷三

七

陳敬宗

士預修高廟實錄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復預修五經四書大全徵入史館預重修高廟實錄書成改翰林侍讀內艱去宣德收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竣遷南京國子監司業精察積弊首疏三事上之九年秩滿晉祭酒光世矜嚴好禮儀止端莊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卽令待罪或有所對嚴若對君每遇丁祭豫齊十日於箱房宿焉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不少厭倦申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有違犯者扣除坐堂月日悉爲虛曠預示而堅守之諸生以是畏憚不敢少恣是時瞽宗之政嚴于朝典遇

諸條屬桀不假借間以此致怨弗恤也有挾私忿誣

奏之者法司將獲請逮理或謂宜上疏自辯屬筆者詞多遷就光世曰不可被誣罪小欺君罪大其實以聞事得竟自時闕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光世學詔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其能得士心而成人材如此素善飲其客酩酊尤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養平生剛正介潔不見喜愠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光世獨久不調處之裕如可以徵量可以觀守矣時北監李古廉先生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云景泰元年引年致仕既退家居不輒出入望重朝野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謚文定著有滄庵集行于世

雜

卷三

七

陳敬宗

楊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家貧好學手不釋卷歷治詩禮易三經宣德乙卯鄉舉第一明年試禮闈下第時南監祭酒陳公敬宗學行動朝野乃上疏請入南監就教上從之比至監清苦力學修行陳公試其文察其行歎曰閉戶端居井人所苦雖簞瓢不是過也正統己未舉會試第一擢廷試第二在翰林迥然自异累陞戶部尚書持正不回嘗書十思于座隅以自

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  
名思晦位思卑守思修退思早未幾加太子少保致  
仕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保諡莊敏宗器天性直諒  
見事明決確然有守死生禍福舉不足以動其心居  
家冠昏祠祀遵用古禮致仕後築靜善書院延師以  
教里中子弟歲饑悉出所蓄以賑親舊嘗語諸子曰  
吾平生無可取者但識廉耻二字耳因自號耻庵又  
言吾學問得之南雍為多著有叢稿二十卷及奏  
議五卷行于世子時暢由進士歷學士少卿時數舉  
人嘗親喪廬墓弘治初旌表

龍南源流錄

卷三

七

葉家堂

尤文字務樸一字達南直無錫人文簡公表十世從孫父  
味萊翁卜居東郭迺溪里有願生文人不願富之語及  
生務樸因命名曰文自少博學洽聞傾其同輩弱冠讀  
程朱遺書與遂初先生集慨然向慕潛心精究直探淵  
源以復性立命為指歸以持志養氣為途徑訓學者必  
先於天理人欲關鍵剖決分明纔有入手處屹然有千  
仞弗視一介不取之思洪武中舉明經秀才俱不就晚  
益超邁獨悟天則之妙奉母隱居致養為樂若將終身  
焉永樂十七年詔天下方面官保舉孝廉又詔吏部訪  
學行並優者取來於是吏部以馬麟等十五人具奏列

龍南源流錄

卷三

七

葉家堂

務樸名第二上特遣行人盧玉齋勅書徵之大吏爭臨  
門勸駕以母老疾無他子力辭時麟等被徵至京以明  
年閏正月朝見授布政七人參政五人賜釋褐一人其  
不至者獨務樸與梧州吳貞簡鶴耳貞簡有足疾故不  
行以布衣蔽屣乘二品人並高之徵書有云爾尤文生  
於詩書孝友之家實出理學名臣之後志懷堯舜行合  
閭閻既篤事親之淡誠必抱致君之遠略果舉明經嘉  
遜丘壑朕欲資啟沃心渴儀型特遣行人聘爾入朝用  
展致知格物之學共成時雍於變之休端有望矣毋耽  
釣築遇佚前光當時眷注之意如此務樸弗為動也厥  
後尚書胡濙巡撫周忱等復薦之終不出及卒門人私  
謚曰恭靖先生著有語錄二卷行于世閩人陳真晟序  
之謂議論切實學術純正與有宋五子書相為表裏非  
後儒可並自務樸紹明文簡之緒而子諤孫弼曾孫晉  
玄孫瑛五世孫鐘六世孫之濤代以文學科名顯諸孫  
賢且貴者祀世德祠得十二人南方稱家學之盛者鮮  
與比焉先生不談家世務樸先生不事端緒之至二泉  
以義母為言以孝全忠亦以忠成孝世入無絲毫見  
心事雖其身不出而倫教賴之矣何粹夫嘗論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浮在不義不在富貴竊謂兩  
先生胸襟不局就亦衡之於義而已故吾儒遇諸  
庸庸學者辨此

吳訥字敏德號思庵南直常熟人七歲能背誦五經正

文長而力學尚義兼善醫術父遵道沅陵主簿誣繫

京師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沒治喪如禮以學行聲聞

江東郡縣薦為教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所

居都有嫠婦少而美夜穿壁將奔之敏德亟排戶冒

大雨出旦日即還他所時仁皇帝以太子監國命教

功臣子弟洪熙改元拜監察御史巡按貴州恩威並

施還三都所遺贖金題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

過前頭最險灘若有賊私併土物任教沉溺碧波間

清而不激若此再差巡按浙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

雜聞源流錄

卷三

七

墓家

王墓斷秦檜所立太學碑以扶植綱常為務廉直敬

慎持正不撓歷遷南院副都御史為人端重絕明履

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其學務遵儒先為文根據

理義有碑世教致仕日子基為巡江御史至通州因

南望親舍止一小水逕渡歸敏德怒甚不容見所居離

城三里縣官聞之皆來迎謁為之所請再四乃許入

門跪庭下良久大數其私歸之罪立遣渡江不容升

堂也外孫錢斯初赴舉送以詩云阿斯今喜赴科場

南北奔馳日夜忙昔日曾聞先達語一憑陰德二文

章蓋因其父而規之也及斯報捷命執掃除之役以

拆其少年英氣其後斯卒為循吏敏德卒年八十六

賜祭葬諡文恪所著述有小學集解性理羣書補注

晦庵文抄北溪字訓草廬文粹文章辨體詳刑要覽

歷代名臣諫疏思庵前後續集行於世

高第堂有荷泥所謂拾儒事無廉耻者飲食之

人自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一視其學今公自處

難免祖承疏食不流俗而公出而一視其學今公自處

有是意豈不足以為公當代儒者乎

廣東北門子海宅其生思庵固地重再思也初

所遺得百二十是復置殿廊見李公錄當先聖賢

雜聞源流錄

卷三

七

墓家

像而素體記之有補紳未純儒術頗疑其詐使

都憲始至留都過其墓廟天宮謂下忠自其

偏監立命道士撤屋運所位

地若先生者可謂功在名教矣

彭昂字祖期江西永豐人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

言嘗從鄉父老入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

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為人大奇之年廿六

登永樂乙未進士念親老乞改教便養得南雄府教

授分考雲南鄉試正統初元少傅楊士奇薦之召拜

御史提督南直學政教條畢立寬嚴得體已未廷試

三甲魁選悉出其門至今論南畿提學必以彭公為

第一以內艱去起復拔授吏部考功郎中更定條例  
考功爲之一清已補山東按察副使已巳之變廷議  
以其才可用乃勅簡練軍壯固守城池特造軍器送  
京營於是出入宣勞屢疏兵事抗直無隱居四年自  
陳得歸時年六十四祖期所至毀淫祠寢齋醺而表  
章先賢祠墓其多忤上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非孔子則述六經垂憲萬世則其道無傳所謂集羣  
聖之大成也濂雖闕閭之學非朱子註釋六經而哀  
集諸子之言則其學不明所謂集羣賢之大成也今  
朝廷於孔子至矣而朱子建寧舊宅有祠無祭子孫

雜開源流錄

卷三

主

葉家

身服徭役誠非所宜乞定議褒崇幸甚疏入公論是  
之所著述有書傳通釋讀書要法山東鄒邑通志勝  
覽等書及詩文集行于世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生有異質五臟露如水晶智  
發隣神七歲通語孟十二能詩賦既而聞魏范漢於理  
學乃禮延於家供子第職日與講習性理周程張朱諸  
書久之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魏范字希夷高密人時與  
瑄以舊儒戊子田先生奉父送焚所作詩賦端求理學  
教師之三子皆不敢當禮遂焚所作詩賦端求理學  
至忘寢食處恭執敬氣象儼若成人父貞司教鄆陵時  
例庠乏科貢職教者克戊父慮之因強先生補鄆陵諸

雜開源流錄

卷三

主

葉家

生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第一辛丑成進士擢御史時  
楊文貞公士奇在闕求一識面不可得差監湖廣銀場  
手錄性理大全全帙不下數百萬言晨夜玩讀潛思有  
得乘燭疾書淡探密玩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初設提  
學憲臣出爲僉事視學山東首明理學以淑人士人稱  
爲薛夫子大瑞王振問于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  
薦先生召爲大理右少卿三楊以此舉出振意欲先生  
一見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振  
聞而憾之已而遇諸塗衆行跪禮先生獨不屈振益不  
悅會有獄夫病死其妾欲嫁私人王山山振姪也正妻  
不許妾嫁妾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先生辨  
其寃益獨振怒其黨誣先生受賄棄律出人罪族言官  
劾奏論死先生怡然曰辨寃獲咎死何愧焉獄中日手  
周易誦讀不輟將刑神色自若會振家一老僕哭於厨  
下振怪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耳振問何以知之  
曰鄉人也備述其賢振意動而止尋大臣申救又家人  
乞代死有詔赦歸田居家六年閉戶不出造詣益遠十  
四年用侍郎江淵給事中程信交薦起大理寺丞分守  
北門禦警景泰改元督川雲轉餉貴州遷南京大理寺  
卿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屋寃匿海巾朝廷

遷都御史王文征案坐謀叛連五百家先生抗章力辨  
獲免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是冬御史劉孜薦先生  
粹學飭行乞召置館閣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不許  
守備中官與安袁誠時無抗禮者午節饋扇先生曰此  
朝廷禮不敢受於是益加敬憚太監金英奉使南京諸  
公卿共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北歸言於人曰南京好  
官惟薛卿耳四年秋召入爲大理卿裕陵復位擢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服小  
帽短衣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始命入見所陳皆正心誠  
意之說及出上語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時有矜迎復

雜劇源流

卷三

重

莫家堂

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凡事取必于智而  
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典會試錄首序以正  
學復性爲言或請易答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晉禮侍  
左會欲遣使徵師西番先生持不可弗聽又見曹石等  
竊美朝柄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致  
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旣不留願爲先生請勅卽家塾  
數教且有以資養答曰昔許魯齋去位元世祖賜勅書  
爲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  
官耶亨歎息而去歸至直沽道遇風雨舟不前候糧僕  
曠日中猶未食從者皆慍先生默然吟詠歸家八年四

方學者從游甚衆先生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  
緊爲人處而承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六經四書性之一  
字括盡孟子以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學者明此性行  
此性而已爲人剛方正大一以聖賢爲師學務力行不  
尙辭說處已接物不詭隨不屈撓辭受取與必揆諸義  
一毫不苟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居  
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  
人以其所未至有所誨迪不出存誠主敬反身窮理數  
端歸之復性初無甚異於先儒之所言而洞徹下上傳  
諸無弊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

雜劇源流

卷三

重

莫家堂

言反求之身心擺脫私累則身心皆天理矣曰萬物不  
能碍天之大萬事不能碍心之虛曰一身萬物皆天地  
公共之器非已所能私曰格物只格個性曰無欲非道  
人愈自無欲始皆微語也晚年涵養純熟至卒之日作  
詩曰土牀羊褥紙屏風歷歷覺東窓日已紅七十六年無  
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時爲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壽  
七十一有六計問贈禮部尙書益文清學者稱敬軒先生  
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  
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故於諸經亦無  
所注述有讀書錄續讀書錄行于世河汾集藏于家劉

文安公定之首請從祀文廟嗣後言者又數輩隆慶初

詔允從祀稱明儒第一

一集靖已亥御史論薛文清應祀  
允泰為夏漢伊日與王之業而欲祀帝亭於義不稱中  
而況吾道之於著述耶自泰大烈烈顯赫諸儒之傳  
經宇正有足多者時也追夫理學明家論戶曉枝  
葉滋蔓我書本根窮獨反躬實或厥序支流通乎正  
脈使學者莫不根窮獨反躬實或厥序支流通乎正  
為聖代必欲崇異從祀以風其功大於著述不可鳴夏  
林書院九日首台山陰劉念臺萬克復章舉生中尚  
論從不謂于薛文清無獨念臺萬克復章舉生中尚  
儲一不事文清時以大理想理而歸而不謂於日  
新復辟不宜薛文清以傷天地和氣于初擬極刑因文  
清言從新此亦為像心否于存之日論至此部不能  
為文清解可見後世眼可畏不為你絲毫隱漏也念  
蘇又曰所以文清不久去位以為曹石之故非也只  
此事文清已不能安其位念臺將別去存之日此會  
可以千秋  
善體文清  
之心矣

閻禹錫字子與河南洛陽人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

幾至滅性正統甲子年十九領鄉薦乙丑會試中乙

榜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歸廬墓終制有強暴見

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間既而聞河汾

薛夫子講明程朱之學遂謝舉業往從之游得其大

指而歸起補開州訓導遂以其所得為教四方從者

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氓無少長皆化之曰無取聞

先生非刺也稍涉不義即相誡曰無令閻先生知之

正身仿行望者心釋人以比司馬端明之在雒天順

丁丑內閣李文達公賢薦為國子博士尋遷監丞諸

生之事于謁者悉不得行不送者或以買怨癸未謫

徽州府經歷諸生詣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遷南京國

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

讀書錄禮踵登甲科而號為儒將者亦多出其門四

典文衡尤稱得入久之超拜御史提督畿南學政子

與感知遇慨然以造就人材為志勵名節敦士風抑

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為諸生

講明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場屋數十弊奏

上皆賜施行時論稱快焉成化丙申無疾卒于官士

子如喪考妣公卿大臣皆惜之官游三十年清苦蕭

索如寒士每去任囊無一錢死之日諸門人屬吏相

與致賻始克殯所著有自信集所纂述有晦庵要語

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文等編行於世

張鼎字大器陝西咸寧人父廉為山西蒲州知州大

器少從父之任受學於河東之門用是日加勤勵一

桌于程朱正傳文清漢許之歸補西安郡庠景泰登

西以易舉于鄉成化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

外郎砥持清操推謙詳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太



原爲省會劇郡故稱難治大器游刃有餘循良弁三  
晉郡人德之不忍其離去故九載考績晉山西叅政  
仍署府事又四載始遷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奸貪  
斂迹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  
內多事盜賊充斥行旅戒嚴乃築牆植樹自內丘直  
達京師繇是道路肅然久而頌之值歲大稔給糧賑  
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戶部右侍郎尋以病歸大器爲  
人仁厚敬慎事不苟爲非義一介不取終身恪守師  
說不敢稍有踰越文清公沒其文集散漫不傳爲之  
搜輯較正凡數年稿始克成乃爲序梓而傳之至今  
學者尙論文清必以大器之言爲徵信弘治乙卯卒  
于家年六十五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彙齋博  
稿行於世三原王端毅公銘其墓云理學傳自文清  
公高名可並太華峯世以爲確論  
喬縉字廷儀河南洛陽人少穎敏薛文清公見而奇  
之授以毛詩及太極西銘諸書成化壬辰登進士丁  
艱歸服闋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理山東泉源時諸  
泉湮塞或爲豪宦侵匿漕運屢梗於是行部得湮塞  
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合六百餘泉會于洗  
汶泗沂四水漕運大濟大司空以績奏改兵部職方

轉員外郎弘治四年出補四川叅議至任有馬湖知  
府安熬殺敎南衙千戶曹明獄久未決廷儀一訊卽  
服尋以征貴州苗督餉有功拜文綺寶鏐之賜久之  
不調蓋怨者尙以治泉之故從中尼之也廷儀知之  
遂上疏乞歸年七十二卒所著有性理解惑及河南  
郡志行于世  
李景山西安邑人景泰丙子舉人授清水縣學教諭  
恭勤博覽嘗從學薛文清公而德行粹白時人多以  
理學師之  
銜述山西蒲州人受學薛門得其傳忠信無偽可透  
金石其門人楊瑩字大潔官叅議年四十餘以清正  
忤執政引疾歸誦習遺教益礪介操  
張傑字立夫陝西鳳翔人生有異質穎悟過人稍長  
入郡庠卓然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領正統辛酉鄉  
薦乙丑會試中乙榜以親老就山西趙城訓導居官  
六年惟以講學教人爲事一日薛文清公過趙城其  
論身心性命之要文清歎服而去立夫之學繇是益  
浹景泰辛未聞父工部公之訃徒跣奔歸喪盡悉以  
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立夫一切屏去鄉人化之  
服闋以養母不出天順癸未母棄養旣禫有司勸駕

立夫蹙然曰吾少也力學以明道祿仕以養親今吾親終矣而學無所得尙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益大肆力於學居恒瞑目端坐至於移時起則取諸經子史朗然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因大書揭座右弟子從游日衆乃拓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稱五經先生亦稱點齋先生巡按御史疏薦爲提學僉事不報成化乙酉應天聘典文衡辛卯參臺馬公震聘攝城固縣學事俱謝不往與阜蘭段先生堅趙侍御英河東李學博

雜源流錄

卷三

主

葉家

果秦州周布衣惠往來論學而段尤稱契厚或勸以著書答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乃竟未及著書而卒年五十二立夫篤于孝友事二親曲盡子道與兄英爲異母同居五十年無間言姊早卒撫其子若已出教之成立御子弟一以禮法內外斬斬皆自題曰讀孔孟背學孔孟事知有未真行有未至惟日孳孳以求所無負也其勤勵若此沒後郡守趙博白兩臺仰塾左建祠祀之

劉誠字敬之北直雞澤人弱冠登天順丁丑進士擢翰林簡討輔導德王尋遷秀王府長史以禮輔王多

所啟沃作千秋日鑒錄以獻及王就國汝寧在途淹留上章懇諫王卽兼程以進既抵國羣小欲毀孔子廟以廣王宮力諫不可廟得不毀改寧國府同知遷湖廣參議分守湖南凡化民振俗勸引古誼不加笞罰或議其迂曰吾道如是也居官廉俸祿之外毫不妄取初從國子監丞閔子與學易得河汾嫡傳既登第窮探力索務求四聖之旨嘗謂焦贛易林端取納甲飛伏非聖法適作周易衍辭又取漢唐宋詔誥章表可爲訓者作典謨遺旨採楚漢以下詞人之作散見諸書得三百之旨者作風雅遺音又謂邵子皇極經世自鄱陽傅氏後知者蓋鮮因渙求其理重加訓釋而未就以蔡氏洪範皇極內篇揲法不傳精思潛玩遂得其法且爲補其釋數之缺嘗於秀王前講書西伯戡黎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戡黎者文王也敬之曰紂都朝歌黎在畿內豈有人臣伐讖內之國尙能退就臣位乎此乃孟津之兵首事于黎耳其識議類如此童時喪父悲哀毀瘠如成人事母以孝聞家貧爲童子師資束修爲養既仕有祿悉歸於母錙銖不入私室每有賓客宴會先具甘旨進母然後出以供客終其身以爲常

雜源流錄

卷三

主

葉家

嘗以公事落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忽潛然不自勝從吏請其故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兄早喪事寡寡敬而有禮其季友益天重也成化庚子六月疽發於背慮遺母憂有問者輒曰無傷也疾亟以手拊牀曰我死不足惜第念老母不獲終養耳遂卒年四十八卒之日囊無寸帛幾不能殮賴僚屬賻之始克歸其喪

源流錄卷三

各開源流錄

卷三

手

桑敬堂

雜聞源流錄卷四

無錫張夏纂 門人發源黃 昌衡校

段堅 王鴻儒 周 蕙 薛敬之

王爵 李 錦 劉 觀 夏 寅

何喬新 吳與弼 鄭 佖 謝 復

婁 諒 任 泰 陳真成 彭 韶

李宗斌 楊守陳 楊守陞

段堅字可久陝西蘭州人生而剛方穎異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為郡諸生見緱山陳先生書銘於明倫堂有羣居慎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為

雜聞源流錄

卷四

一

桑敬堂

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沒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儒宦游於蘭者無不師之於經史蘊奧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擬之正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可久以師道自尊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興起已已英廟北狩應詔詣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繇齊魯淮楚以至吳越求友訪道踰年始歸學益有得景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徵纂山西志明年志成復命尋移疾歸讀書於五泉依巖作洞以為會友講習之所有得即形於詩天順己卯遷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邑

可久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誦誦復以詩歌興之必欲易其風俗繇是陋習丕變風氣乎有絃誦風既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起擢知萊州府召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詠歌用申政教未朞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既禪不遽北上乃訪周廷芳於秦州訪張立夫於鳳翔相與講學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媒利祿階富貴渺知聖賢之學遂倡明周程張朱與古人爲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又以民俗之偷繇未預教乃遴屬治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諸書俾之講習又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

龍圖閣直學士

卷四

二

藝文堂

崇正辨侯盈科者給課士習翕然改觀復創節義祠祀古聖母烈女以風勵羣俗尤嚴遊巫尼不使假左道傷風化治南陽八年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治行爲天下第一以直道不能諧時竟致政歸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授徒講業猶佯吟咏以自樂性孝友治父母喪一遵古禮居家嚴內治崇禮教儼然爲鄉邦典型其學近宗程朱遠邁孔孟而功夫一本於敬所至從游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芳羅僉憲唐彭少保澤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蕙山西董僉憲齡福山張同知嶽南陽柴尚書昇王文莊

鴻儒熊少恭紀張孝廉景純皆門牆尤著者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門人私謚曰文毅先生初號栢軒後改容思著有容思集栢軒語錄行於世

王鴻儒字懋學河南南陽人少奇穎工楷書爲諸生提學副使克菴陳公試其文驚曰是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郡守容思段公更以所學授之成化癸卯舉鄉試第一丁未成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遷員外郎推稅淮安鳳陽皆著廉績遷山西提學副使抑浮崇雅先行實而後詞華品藻不失因才開發終日面命不倦多士歸心焉孝皇一日與劉大夏論人才曰如

龍圖閣直學士

卷四

三

藝文堂

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不易得誠如聖諭歷遷吏部左侍郎以魏板爲已任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雖一字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其所得弘博與衍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論斷諸史尤明習國家故事學者稱凝齋先生卒謚文莊同邑張景純字文粹受業於太守容思段公領成化丙午鄉薦凡性命道德之旨天文地理之學無不精究曉悉著書立言各重一時文莊每歎服

之未仕而卒

周蕙字廷芳陝西山丹衛人初名檉後改今名徙家秦州少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守墩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問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問卽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旣而與坐講旣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訂論焉容思勗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進爲之方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衆亦翕然以爲程朱復出又受學於清水教諭安邑李公吳求薛文清之傳造詣益邃總兵恭順侯吳瑾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廷芳固辭或問故答曰總兵以軍士役其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歎服吳侯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廷芳始納其贊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啓王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及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爲號著深衣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爲小泉先生嘗游西安與介菴李錦論學介菴繇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薛敬之教執弟子禮遇人輒推誦之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昏喪祭

卷四

卷四

四

卷四

卷四

卷四

五

卷四

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避之成化戊子容思至小泉訪之不遇畱有歷盡巉嶁唯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鼓動雅川波風塵些子無繇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疴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採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濶雅待君尋蓋師弟間期許良至也迨老以父游江南涉險訪之沒於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阨焉門人甚衆薛敬之王爵最著

薛敬之字顯思陝西渭南人生有異狀長身美髯左膊一黑文字深入膚裏腹有七赤痣五歲愛讀書十一解屬詩文稍長言動必則古昔稱先賢鄉人呼爲薛道學屢爲學使所賞鑒應鄉舉至十二次不錄成化丙戌以積原充貢入太學太學諸生接其言論咸爲歎服自太學歸而父母相繼沒徒跣奔楚值大雪盈尺兼涸淺泥濘亦不知避後遂病足遇冬月輒登母嚙韭母沒終身不忍食韭成化丙午謁選山西廩州知州首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巡察田野民艱

於耕種者資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娶者皆助之買犂畜數十給與令其息爲養又務積絲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觔尋歲飢應民賴之免於流亡其既窳而復歸者三百餘家皆給予衣食補葺其屋廬以安之於是邑間風復者沛然更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於道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爲文祭之旬日間虎死於壑已酉春蕭家寨北平地有暴水湧出一寨幾陸沉亦爲文祭告水卽下洩聲如雷鳴遂息漂溺之禍雅重學較數至學舍切切爲言孔孟之道應人士始知理學奏課第一選應天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拒衣門牆居二年致仕生平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說學問卽其人不樂聽必強語之諄諄然不自休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卽以劄記呂文簡公嘗遇之於長安開元寺因敬叩之答曰蘭州軍周惠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雜吾事以爲師入太學時道經陝州陳雲遠忠信狷介事無小大持敬遇之吾取以爲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初從周先生學嘗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又嘗語人曰介菴李錦開西之豪

傑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矣夫蓋能自得師沒有餘慕若此卒年七十四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百詠集歸來稿及演作定心性說等書行於世王爵字錫之陝西秦州人自少潛心力學長從周小泉游而知攝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爲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爲保安州判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民服其治後秦公總督原州聘錫之至鎮居三年交如一日及歸贈以揚州鹽引數百石力辭之而惡衣菲食坦如也州人咸稱之李錦字在中陝西咸寧人九歲失恃如安成侯舅氏韓智韓爲擇師教之端坐終日不遑羣兒嬉讀書知大義日見英發比成童歸咸寧爲諸生受易於鄉先生董德昭每試輒爲學使所稱賞及遇秦州周小泉講學得聞先儒要旨遂棄記誦詞章之習端以主敬窮理爲事自號介菴與渭南思菴薛氏咸陽西郭姚氏同邑誼菴雍氏麗澤講習規勸弗弛濟南尹恭簡公爲通政時使秦聞其名延與語而驚服之天順壬午舉于鄉成化戊子游成均祭酒邢讓深器之令諸

子受業諸子稍不恭輒遣去後邢坐事下獄在中倡  
 六館士伏闕抗章明其無罪義聲大著居家事親色  
 養備至執喪盡禮力糾異端不作佛事居憂時巡撫  
 余肅敬公欲延教其子在中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  
 余益重之後余知其喪不能舉購以二櫛乃卻其一  
 曰不可因喪射利也郡大夫有與之厚者購米數十  
 斛以詞命無俸米字辭之所居僅蔽風雨茹澹服疏  
 雖屢空終不輕有所取性剛介不妄交接不苟要約  
 義之所在確然自信不以一毫挫於人與後學解經  
 平正通達不為繁說諄諄怠倦再訪小泉于泰川印  
 證所學設疑辨難叩應不訛小泉歎服而去小泉嘗  
 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隣人有種者非  
 痛不獲將病之乎於日磨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小泉  
 是數上春官不第謁選松江府同知職親戎牒夙夜  
 精勤奸無所售有脫役垂四十載者始察而發之即  
 令補伍雖推貴居間莫能奪也拘於官守未究厥施  
 踰歲卒於官年五十一貧無以殮僚友購之始得歸  
 背其為學務窮性理體之身心不好立語言文字以  
 故沒之日遺稿無存沒十年而楊文襄公督學關中  
 以執友靈寶許襄毅公之命特表其墓而督學虎谷  
 王公賦詩弔之有云化如和叔詞章外貧似原思草

澤間聞者以為知言後數十年而有渭南李錦為傳  
 見後卷

劉觀字崇觀江西吉水人學博才高行文奇逸不可一  
 世正統丙午舉鄉試第一已未成進士尋以疾告歸丁  
 內艱服除遂堅臥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為事四  
 方來學者日衆隨材造就就縣尹劉成為築書院於虛丘  
 山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  
 之義因箴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修已治  
 人之事以備觀省復列責志恒心二圖置座右又大  
 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為箴以剖其蘊嘗語學者曰小學  
 一書是教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  
 書云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  
 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為科舉之學  
 既臥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  
 又輒慕為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  
 文正之言尊信足矣復何言聞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  
 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寇昏喪祭悉如  
 朱子家禮家有孤嫠不能自存者隨力周養之崇觀為  
 人尚賢行終其身飯脫粟服浣袍澹約不異貧生每旦  
 祇謁先聖畢即凝坐一室竟日無懈容隆冬盛暑亦

輟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吳康  
齋誦其言以語人曰卽此足以知其操矣書院之退居  
曰臥廬學者因稱爲臥廬先生

夏寅字正夫南直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除南京吏  
部主事進稽勲郎中拜江西按察副使專董學政崇  
雅黜浮鑒別悉允復文信國祠葺白鹿洞書院修陶  
侃讀書臺以風勵學者遷浙江泰政處州民有苦虐  
政走聚山谷者同官招之不聽曰須復泰政來乃可  
爰下檄卽散復業進山東右布政使嘗疏論國家之  
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南京並建其勢宜常  
維閣源流錄 卷四 十 葉敘堂

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飢饉無聊宜賜賑卹臨  
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實  
望者鎮守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有旨出白金四萬  
兩賑徐而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焉他所論列若文  
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雖  
不盡用識者韙之正夫自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  
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居官公暇杜門讀書不輟誠  
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  
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  
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

也聞者以爲名言後學稱止軒先生所著有紀行集  
備遺錄政鑒東游錄史詠等書行於世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之季子少  
穎異年十一修振周旋見而奇之問所讀何書曰陳子  
樞通鑑續編又問其書法若何應曰先輩著述非後生  
所敢議然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  
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官紀義軒則採不經之談書遼金  
則失內外之辨此其書多可議者旋大驚服問質其父  
曰趙普沮立德昭是逢君惡也死可書爵乎宋舉人吳  
澄仕元何以從祀父奇之景泰庚午姑蘇韓雍巡按江  
蘇閣源流錄 卷四 十 葉敘堂

右欲私見之辭不往及入試天台章振得其文擢置第  
一鑒察御史周孔明以其父方秉鈐衡懼招物議乃移  
置第六明年會試亦以主司避嫌改列乙榜至父致仕  
遂登甲戌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改刑部歷員外郎中  
數辨冤獄錦衣官較有犯輒坐以法不少貸卹之者輒  
嗾其黨捃摭無所得繇是相戒不敢犯擢福建按察副  
使擒盜礦賊奏減礦課捕通番者奏立歸化縣民無得  
恃遠通賦修龜山先生墓復其書院籍廢寺腴田百畝  
以給其子孫遷河南按察使辨溺河民冤開封大飢力  
賑貸之轉湖廣右布政使會荆襄大水漂溺千家爲拊



循發果俾羣民居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  
督兵三關屢立軍功召爲刑部左侍郎小王子寇大同  
圻輔震驚奉勅巡邊經畧戰守爲必擒老巢之計寇遂  
遁走奉命賑飢請發內帑併准鹽銀勸貸穀粟所活三  
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附籍者六萬餘戶撫州宣  
撫楊友誼其嫡兄宣慰使楊愛反交通唐王以狀聞廷  
秀受勅往訊諸受友賂者悉爲游說必欲去愛廷秀至  
獨搜友子毋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革友宜撫削官  
銷印遷之保寧撫州遂定孝廟初晉南京刑部尚書奏  
還畱守所奪民蘆洲請給精微批以革官較私出駕帖  
在南二月召拜刑部尚書京師大水乞選官錄囚請禁  
京師異言異服上皆採納大學士劉吉惡其切直嗾御  
史鄒魯以事誣之乞致仕去屢奏薦起竟不用弘治壬  
戌卒于家贈太子少傅謚文肅其學以窮理爲先博物  
洽聞爲輔正心修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爲期自公之隙  
目存心寄盡在於書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  
卷爲人輕介寡與筆仕卽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  
愛憎爲賞罰持身廉潔卽一介不妄取諸餽遺悉不受  
督閩市舶中貴人死鎮守分其貲遣司道力辭不獲輸  
于公帑初官南禮曹歸墓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

文定公塋父廣昌子孫貧欲鬻其塋地衆謂此吉壤謝  
曰暴人父而塋吾父吾不忍爲人以此推其厚德所著  
有周禮註解左傳類英宋元史臆見椒丘集行於世  
初第進士奉使淮西集令閩嶺以資師其父家宰公  
贈以白金文綺廷秀卻之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  
也答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吾可壽吾師之則  
不可幸不受爲謝廣布政時都指揮俞事武成感其  
不己我成職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爲  
壽併獻文梓可爲信者廷秀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廷  
秀曰成之在得正在今日沒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  
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于辭瑞  
著述之多實可比丘丘墓宜謚文肅問者以爲稱其  
云  
吳興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國子司業溥之子溥初爲  
明興爲司業在國學教人恒使致力本原曰事口耳  
以取近利非士也每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爲之  
講說懇懇不倦而筆其涉獵脂蒙之弊終日危坐人不  
見其怠容在翰林因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  
貴之門初名夢祥別號康齋幼時讀書鄉較疑然有立  
年十九讀伊雜淵源錄心慨慕之及覩明道亦嘗有獵  
心乃知聖賢必可學遂棄舉業絕人事獨處小樓日取  
諸經傳語錄玩味之不下樓者二年餘或謂之迂拙或  
謂之怪僻皆自以爲見之未明行之未力也後漸有所  
得作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神常通鬼神  
志當貫金石父官京師日往省粗衣敝履人莫之識父  
命還鄉畢姻而來及親迎後不行合卺之禮與妻另舟

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嘗謁父執胡儼到門卽四拜及見乃長揖儼訝問之對曰恐勞長者答拜故先之且面辭則不得必拜也他行執古禮多煩是久之名聞中朝正統景泰間僉事何日學等屢疏薦閣學士楊溥甚重之景帝遣行人徵之凡兩召不起或問之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起何爲必除之吾可出至天順初以忠國公石亨薦上命行人曹隆齋屢書東帛造其壻乃應召上聞其將至喜甚召閣學士南陽李賢曰與溥至當何官賢曰今東宮講學宜老成儒者司輔導莫如宮僚宜問何職曰庶子論德皆可上曰惟爾輩承奉奉旨奉旨奉旨謝德善賢贊曰幸甚第始至乞召至文華殿賜顧問俾得望清光上曰然朕當以束帛禮之賢請爲授館具餐是日命下朝士聞者莫不灑然驚異動色相語以布衣乃一旦遭逢至此也康齋至上疏辭官不拜召見文華殿以野服見上命之前乃前上曰久聞高誼特聘卿煩輔導東宮毋辭爲也對曰微臣少賤多病杜絕無行能爲聖明過聽禮召臣臣實內愧謹力疾謝命臣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閒何必辭賜文幣牢酒既退上顧謂賢曰人往往言此老迂不迂也其趣令就職時南陽首以賓師禮遇待康齋公卿大夫士屢履擁

門而謗忌萌起一日於南陽所坐上坐適尹編修直入側侍尹絕然不平南陽問下學上達康齋曰今未論上達且論下學事益欲令自得也尹不省謂殊疎不能條析乃如此出大肆訕而中官等見其操古禮屹屹亦羣訾嫺笑之士大夫以爲言南陽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礪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有愧也諸君成人之美可矣康齋既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賢曰與溥至不就官者何必欲歸姑受命需秋涼而遣令祿之終身顧不可乎卿爲朕道意賢論旨康齋辭益堅賢乃具爲言上曰果爾亦難強爾允其辭康齋表陳十事以謝一崇聖志二廣聖學三隆聖德四子庶民五謹命令六敦教化七清百僚八齊庶政九廣言路十君相一德同心首舉程願謂言人便以聖爲志言學便以道爲志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伏願陛下斷然以堯舜自任雍熙自期勿貳勿疑次言願博訪儒臣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臨行上再召見慰勞復賜聖書遣行人王惟善護送還鄉命有司終身公養止歸道遭風幾覆舟衆皆駭怖康齋獨正襟危坐舟定人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過南京士大夫有候之者多不見有問者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但揺手曰吾保性命而已未幾石亨敗

凡與亨交者悉被重譴而康齋不及人始服其先見居鄉動必以禮中歲家貧躬親稼穡手足胼胝四方學者至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之束修皆不受師道尊嚴議論英發喜啓迪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勵學者進修不可躡等必先從事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爲要孟子則以收放心克四端爲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武以爲僞而刪之然義理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精其他異端襍說不接於目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病宋末箋注之繁故不輕於著述云胡居仁陳獻章皆其門人後獻章自立宗統流爲別派亦不敢忘師承也獻章自廣來就學日晨光初動康齋手自鋤稻子從作獻章未起大聲呼曰秀才若爲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爲腰鎌所傷血出不止視傷處大聲曰何可爲物所勝乃竟穫如初其克勵若此而胸次灑落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舞雩之風晚造詣益深嘗視種田問

學者曰此爲何日種田因微笑曰非也此贅化育茲觸處洞然矣成化己丑十月十七日考終年七十九所著有康齋日錄及文集行於世嘉靖中江西巡撫陳洪謨疏請祠額祭典詔賜祠名崇儒

陳公甫曰康齋以布衣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味累康齋進退去賀陽亨曰吳康齋自說七十三歲方知戰兢臨履三句有味蓋是時年編尚德輔卻心與理合只有一箇惻隱故謂其有味按康齋先生歸後絕不言官以民服力貴有恩康齋者欲壞其節行算加優傷人即遺律拘之民無應以嚴法令壞其節行算加優傷人即遺律拘之門人胡叔心輩勸以官服往不聽終以民服從拘者至庭守仍懷傷已而克以禮還康齋無愠色赤心諒正生此誣歟耳非真事也其應石亨之薦亦猶康所載

**雜錄** 卷四 **奏教**

由紫京之薦非涉干求固無玷辱惟爲卑職家譜自署門下士雖其文寥寥無決語卻不免枉道徇俗之失士林耻之而持清議者至此之同流合污斥爲僞學謂非自貶伊感乎摘謂愛康齋者決不容寬其責備毀康齋者終不能掩其道德如康齋之安寬其責位固當求諸古人中况倡學之功無窮乎後生慎無輕嘗可也

鄭抗字孔明浙江常山人年十三治舉子業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弟子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先走豐城拜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實學時年三十餘矣乃復見吳康齋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功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收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於

身心徐得開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於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廢體滅人倫即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公若蘭溪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與相可否執親喪極哀祠墓殯葬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倉事事皆著實地自顏其室曰敬齋以自勵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數十萬言惜燬於火僅存什一

維新報

本報

人

妻家

謝復字一陽南直祁門人自幼聰敏性復純篤嘗從父游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與夫非盡人之子與父奇之稍長受春秋於翰林竹坡先生即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祿吾弗為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聞康齋先生講道小陂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凡有得於講授者必心體力行以求自得三閱寒暑弗少懈康齋喜曰吾道有望矣既歸益修躬行日率其弟嘉侍親側俱具必躬治坐立不敢南面退與其妻葉氏相敬如賓與弟嘉敦友愛親沒不御酒肉蓋孝友之至發自天直垂老如一又率族人即城南建祠祀始祖唐金吾公

維新報

本報

人

妻家

以下寇昏喪祭悉遵古禮為鄉人倡平居寡言笑接人和易有問應答如懸河其為學自踐履入嘗聚徒南塘每開廸以孝弟為先窮年一室討古論今遇感有作多悠然自發其所養弘治中與修邑志太守幸菴彭公深敬禮之造請既久遠近知名葉畏齋問學日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訓詁格矣令鄭公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勵已時以為名言世居庠西晚徙築西山之麓學者稱為西山先生曰南塘漁隱曰廢翁曰無慮子則皆其自號弘治乙丑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西山類稿高陵呂氏為序而行之

妻諱字克員江西上饒人早歲從吳聘君游朝夕磨切稱為純篤力行板俗教乎妻子取聖賢經傳語心學者編之曰心學要語曾任成都府學訓導以母老棄官歸養屏居玩理久而彌精與餘干胡叔心南昌張廷祥嘗會於弋陽之絕峰餘干之應天寺發明學術於時後進從游者輒抗師道臨之得聘君家法其教人大要以修身正心為主日用應酬一切納之於禮見人有過輒面折之務令改圖然後已四方學者稱為一齋先生

年十七入闕過廣信其父命從一齋問學一齋以心傳告之次子從官司訓十年不下樓居蓋

淳熙君子也然羅整庵嘗言一齊以作止爲道因  
取祿米穀米運水則其流傳之失似亦一齊早示  
之隙矣又嘗見莊定山寄一齋詩云江門風月詩  
連塘水花趣安得二先生傾倒鬱湖寺又云朱學  
本不煩陸學亦非簡先生一笑中皓月千峰晚蓋  
定山與白沙同道欲通之於一齋也夫一齋既已  
作陳之合安得不開王之先

任泰字亨伯浙江嘉善人苦學勵行嘗大書敬字於  
壁中夜起坐對期不愧屋漏成化乙未第進士授上  
饒令時斐一齋諒稱名儒屈體事之爲政知大體增  
置學舍親爲講授立法清田以杜爭訟早則教民盡  
力陂塘使得灌溉作浮梁增社倉有古循吏風滿六  
載召入卒于京

陳真

陳真

主

陳真

陳真字晦德改字利夫福建鎮海衛人年十七八即  
能自拔於俗厭未作之蠹心而棄之惡異端之害道而  
拒之端心致志以儒爲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開有  
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  
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  
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  
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  
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  
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質下工夫推  
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

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

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

主

主

其順然其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甚順而  
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先生持論之精實如此天順二年  
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  
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  
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  
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末上疏  
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時  
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既而家居  
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  
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語喜曰此學  
較正教也然學較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  
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  
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  
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

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其事亦寢先生學有所歸者至是皆無所遇每四顧傍徨不能自釋間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基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太史元禎止先生宿叩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頑敢僻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草處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初創戎壘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先生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先生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先生丰格高偉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

雜興源流錄

卷四

主

葉敬堂

漳州鄉賢祠

彭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爲學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緡閱經史卽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中天順丁丑進士除刑部主事以前後論劾憲臣外戚兩下詔獄俱以言官申救得宥氣不少挫遇星變上言漸不克終者四事一曰正家之禮

未終二曰防微之意未終三曰持儉之德未終四曰用人之道未終轉四川副使督廣東布政使屢我抑中貴忤旨調貴州擢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踰年召爲大理卿未上坐前論貢獻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復陳時政及議漕運孝廟初以薦歷刑吏兩部侍郎庚戌冬彗星見天津應詔言四事曰厚根本曰減役錢曰正近侍曰慎官爵又請復午朝廷見大臣面議政事上嘉納之晉刑部尚書言皆切直德望日隆顧自處退然如無所有屢疏乞致仕比歸林下終始欲以質儉起頌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簡所知云抵家半載村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諒可善其後而減夙咎哉卒諡惠安其後邑人林俊疏請易謚文如文忠文正爲宜竟沮不行所著有滯稿天曹日記北岳代行稿秋臺錄名臣贊錄及續莆陽志成都志等書行於世

雜興源流錄

卷四

主

葉敬堂

李宗拭字敬甫江西安福人家武功山中好古而苦學童子時與羣兒戲父怒之取紙一幅畫爲百空格晚之祠下責之曰汝卽不願學遺汝農願則書百願字敬甫乃蒲伏握筆作九十九願字而署其尾曰望未就不敢盡書遂自勵於學題讀書處曰單鎗匹馬

倣去無靠他人烈火紅爐煉成方爲已物蓋治心語也人縣庠歎息曰先王設庠序以明倫復性豈徒爲科舉發跡卽思近裏着已以求放心爲宗扁其室曰寤室深潛奧伏自容止食息倫理必以古聖賢爲則而尤篤於孝其事親動循古禮服勤浣濯必勞力不敢委諸人日有錄以自省取必思義怒必思慙而兢兢於慎獨日求放心於朱子格物義所謂察之念慮之微考之事爲之際者爲多竟與顏同天人咸惜之楊守陳字惟新浙江鄞縣人方妊母夢星落懷中及生天廷有黑子七如北斗五歲卽端恪如成人稍長善古文詞其祖栖芸先生誨之曰聖賢之學以靜思力踐爲要博聞強記輔之而已遂大有所悟入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見志景泰庚午舉浙江鄉試第一辛未成進士改庶常授編修歷官至吏部右侍郎成化初開經筵每進講必積誠納忠與開悟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名望夸之禍有居高無爲肆情嬖寵者乃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之無爲者繇其封山濟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王之垂拱者繇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

雜聞源流錄

卷四

書

藝文堂

嘗憂勞以有爲乃始逸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蓄樂其所以亾者耳此聖王治亂所以異也上爲舜聰孝宗登極詔集議祧廟禮官請祧懿祖而以德祖比宋禧祖百世不遷惟新上奏曰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此乃孔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卽始祖必祀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所論大宗徒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中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旣以配天而不正南面之位名與實乖若謂降而合食爲非禮則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固無嫌也今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僖三祖自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以太祖提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時不能從弘治戊申復上疏請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略謂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聖德日隆矣優詔嘉納焉修憲廟實錄爲副總裁兼理部事尋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嘗言建文時事皆湮沒不傳及今未輯尚可補國史之闕景帝已復位號而英廟實錄猶

雜聞源流錄

卷四

書

藝文堂

齊郡吳王附是宜改正故事章疏畱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宣付史館擇而書之疏未上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惟新博學多識嘗奉命教內侍有德之者欲援之謝曰吾接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以白首改節耶所著述有三禮周易尚書詩孝經大學中庸論孟私抄凡數百卷皆正其錯簡更定其章句論擇諸家傳註而傳以已見晚年屢加刪定雖大儒之說不苟雷同也弟守陞自有傳從弟守隨幼從學受易仕至工部尚書謚康簡按文懿謚康簡守隨謚德祖不可比復獎固是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當視后授太祖當視文武並百世不祧餘皆從文懿謚

律淵源流錄

朱

彙錄堂

楊守陞字惟立浙江鄞縣人母孕甫八月夢大星懸於庭覺而生六歲受業於祖柄芸先生即通經傳大義十五從父宦泉州習古文詞景泰辛未以父喪歸得取正于伯兄惟新公學益邃成化乙酉舉浙江鄉試第一中戊戌會試第四廷試賜及第授編修歷官至南京吏部左侍郎晉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方從兄守隨為左道李孜省所中傷併出惟立為南京翰林院侍讀至則掌院事時惟新方掌翰林士論以兄弟俱發解又南北分典詞垣稱為斯文盛事弘治改元召還纂修憲廟實錄尋侍經筵極言進君子退

律淵源流錄

朱

手

彙錄堂

小人為治亂之機言甚激切孝宗改容聽之實錄成擢左春坊左諭德賜白金文綺先後同考禮闈主應天順天鄉試俱務黜浮崇渾樸稱為得人遷南少宰奉詔各舉所知以郎中陳鏞評事王紀上後皆不負所舉若兵部遇星變言事皆切時弊上納之考績詣闕特簡較閱大明會典居五月書成賜宴禮部晉左侍郎友正二品俸資寶鑑罕酒印子考察南京諸司官屬去取允協明年遂乞休不俟命而歸惟立孝友天至事兄惟新恩義倍篤及謝世為位於室朝夕哭奠目為之昏輟其遺文付梓以傳守隨以瑾誣繫獄罰出米數百石輪邊乃罄所積為助以產償之不受於書無所不讀必以六經四書為宗其學不專事文藝敦大本勵行簡精思力踐期於深造其誨子弟生徒皆率是道居常端坐靜默與人論說義理則氣和色溫聽者忘疲致政家居凡可及民言於所司賑荒捐稅停無益之作陰受其惠者多所著有集程朱議論碧川文抄二十九卷困學寡聞錄十卷雜文儲稿若干卷詩二十卷一日書數語于遺稿曰學文師韓吏部學道師程伊川官同吏部二品書過伊川二年文章可得而聞望道而未之見困學勉行老而不倦守



正族邪至死不變越五日卒壽七十七

閩源流錄卷四

終

七

卷四

維閩源流錄卷五

無錫張夏纂

卷五

黃昌校

明儒首崇敬軒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  
著書或請臥廬著述謝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  
足矣復何言又其後楓山亦言儒先之言至矣盡  
矣刪其繁蕪可也觀諸先生述而不作不謀同然  
豈其聰明學問不若人哉前不敢求加於古人後  
不忍滋惑於來學也且夫述作之功未嘗不均也  
於白沙氏出其為說獨不然白沙曾在從康齋  
留半載而歸不聞其學康齋之學乃苦心探索者  
三年閉戶嘿坐者又十年而後有得豈向在康齋  
所一無所聞乎豈宋元儒先之學盡在雲霧中無  
能啟發我乎抑敬軒臥廬諸君子之言舉不足信  
乎分明別鑿戶牖名儒實禪其言曰靜中養出端  
倪蓋致虛守寂與周子之言主靜立人極異其徒  
之言曰隨處體認天理蓋指心為理與程子之言  
天理二字異不然亦稱述周程足矣矣為是矜張  
之云乎當是時有明一代道化風馳人材林立又  
陽極陰生之會也在白沙已有糟粕經新茂葉典  
章之意顧猶初開蟻穴未決鯨波既而陽明氏作

白沙生宣德戊申陽明生成沸之揚之輒敢肆談  
化王辰上後陳生四十年

宋應目程朱爲異端抑且輕量孔門非曾有爲支  
庶而悍然躬任孔孟嫡宗其生平文章氣節事功  
固有可聳動一世者愚俗貴耳賤目賢智厭常喜  
新於是靡然從之殊不知其所謂良知依毘圓覺  
揆諸孟子之言良知良能似是實非也且其爲說  
彌變彌巧既已主子靜而奴元晦又顛倒早晚著  
朱子晚年定論以逞其陽朱陰陸之私既已右明  
道而左伊川又剽稱堯舜猶萬籟文孔猶九千籟  
欲暗翻賢于堯舜之案雖欲不謂之橫議不可得

卷五

二

墓教堂

也學者不幸當此猶能守正安常始終不惑固錄  
淳樸未散亦賴王澤未亡而於此有人焉出而距  
詖放淫以立砥柱于中流以自爲功於天壤則孔  
孟程朱實式靈之愚嘗歷按其人有與白沙爲友  
者有與陽明爲友者有後先起于陳王間而與其  
徒爲友者無論絕附和雷同之弊而吾聞盡心宜  
告不聞面從退言也聞始岐終一不問條彼忽此  
也今其問答緒論具在從而譜之觀我之所以攻  
卽彼之守有堅皆瑕矣觀我之所以決卽彼之波  
去逆從順矣是誠兩家對治之藥而吾黨今日得

藉以爲照夜燭指迷車者嗚呼豈非天之未喪斯  
文以有斯人也哉

胡居仁號齊翁 余祐 夏尚朴 陳選

張元禎 姚文灝 張說 羅僑

謝鐸 羅倫 劉彬 何璽

史英 吾呶 王啟 周瑛

丁璣 周孟中 鄒智號龍甫 陳騏

宋端儀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鄰家  
所遺物卽還之鄰人驚異七歲從學家塾言動類成人  
塾師畏之年十七八從安仁于同知學舉業既而聞吳  
聘君講學崇仁遂棄舉業而學焉卜隱邑之梅溪謝絕  
人事人無知者專用心於內隱後幽獨之際愈嚴愈密  
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力窮晝夜志不稍弛  
歷久有人於是以至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  
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嘿出入起居常  
以敬爲所家居日以悅親爲事父病醫禱備至兄疾亦  
躬調藥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初則水漿不入  
口哭踊每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  
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小悉遵古

禮時喪禮久廢獨先生毅然行之識者知其為特立獨行之士而不知者咸非笑之然縉紳間知有先生實由茲始時年蓋三十餘矣嗣是處家庭若朝典對妻子如嚴賓應接士友淡衣草屨終日儼然至一器一物亦區處精密沒齒不相沿亂家世業農衣食稍有餘則推以與人不償亦不較厥後家益窘雖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為之等則應之曰以仁義潤身以才藝潤屋足矣雖蹈矩履規端莊凝重而性度寬和議論鏗鏘四方士樂從之游生徒既眾乃築書屋以居之語學則曰惟為己則所從不謬語治則曰惟王道則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至其用功大指原本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未嘗盡阿所好嘗語學者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聘詞失於矜不知堯舜之道不外乎舜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為得其正傳於佛老之說尤搜剔根蠹而深闢之鄉有彭姓者以非辜坐論死則不避嫌而白於當道竟得脫其罪里東原坂田高病旱區畫水利十條達於憲副夏公寅命有司行之以利民間與一二弟子適閩歷浙入金陵汎彭越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啟益頻年與上饒婁一齋

永豐羅一峰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于弋陽之趙峰餘干之應天寺南康太守何濬隆禮幣請主白鹿洞書院敬其後提學僉事李齡提學副使鍾城繼之又其後弋陽進士姚文灝請入桐源書院為師表寓饒城淮王請講大易併為作願僊說待以賓師之禮索其詩文壽梓辭曰尚需少進鄰封進賢安仁貴溪縣尹聞其賢觀幣或受或卻皆處以義餘干尹請講明鄉飲古禮悚聽而行之所著居業錄敬齋集大率躬行之言也別著易春秋說未脫稿其論敬曰聖賢工夫莫切於敬敬有傷然自畏慎意思敬有肅然自整肅意思敬有卓然精明意思敬有湛然純一意思故聖學此之為本萬事萬化具由此出又曰古今聖賢言敬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慎恐懼曰戰兢曰齊莊言雖人殊其實一也臨溪履薄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可謂形容至渙切矣程子言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門言主一無適是敬之存主謝氏常惺惺法是敬之精明尹氏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則敬之純一也敬齋嚴備矣毫釐有差則入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九法教之戒其論窮理曰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淡行事得之最實又曰理義強窮探便有滯碍惟涵泳體驗默識而心通

之其論治體曰論治須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才選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上德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訪民隱以施勸懲黜陟者監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刑政均賦役理冤訟者有司之體也識體此識治矣又曰處天下須識其體要如君擇諸司之長長擇其條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之事自理如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實理自然非可安排得也嘗謂陳白沙倡勿忘勿助之學爲亂苗之莠而莊定山豪放之士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欲求本實以貞體驗如此

維新源流錄 卷五 本 葉象雲

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尊爲敬齋先生萬曆己酉追諡文敬從祀孔廟 先生嘗言陳公甫說不繇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則四書六經不足以載道矣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公甫言纔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公甫亦窺見得些道理本原用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蓋敬齋與白沙同師事康齋而所學迥異故歷數其失如此 門人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游康齋先生門下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如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決矣居業錄者先生遺

明憲立無可告諸事有威於外而無可施行故舉之於局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舉賢德行經指趨學問工夫收效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辨詳開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其詞煩而不發焉

余祐字子積江西鄱陽人自幼穎異始入小學卽慨然有求道之志聞徐子胡敬齋先生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敬齋一見謂其器可以遠到以女妻焉成化丙午領鄉薦弘治己未成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轉員外正德戊辰勳臣有爭鬪者子積署其案忤奄瑾意落職瑾誅薦起知福州府愛人卹獄事先大體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直又以二百金強府令爲市

維新源流錄 卷五 本 葉象雲

改機若干子積入其金於庫泣慰市民而遣之將以狀上乎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之會天旱衆請禱雨鎮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則使之獨禱子積齋戒出郊雨隨應鎮守大慚愈忌之遣人搆于殿衛必欲去之媒孽竟無所得會遷山東按察副使乃解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徐州兵備有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以告子積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世宗登極詔復副使還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爭可否平反冤獄按黜

巨賦以數十計當其據理以爭詞氣棘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憤中之其劾章云心慕乎古氣失之偏子積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古吾肯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四轉至吏部右侍郎報至而病卒年六十四贈吏部尚書子積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於敬齋先生而推其本原以爲出於程朱之書故於程朱尤究心焉嘗曰程朱教人倦倦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曲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爲朱子晚年定論者乃摭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爲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詞翰者爲游藝錄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學者稱訥齋先生

夏尙朴字敦夫江西永豐人初就試鄉先生以詩戲之輒應聲曰青雲萬里應非遠更有人間第一層及問胡敬齋先生講學餘干往從之篤慎躬行毅然以性學爲已任歷官太僕少卿逆瑾橫甚遂退居嘗與王伯安守仁交友各商所學王有詩云悠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敦夫答之曰孔門沂水春風

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其後郡人夏言秉政敦夫數以詩招隱其詩有云寵利絲來是禍梯功成身退便爲宜萊公不識乖崖意一值澶淵禍便隨貴溪不能聽卒及于難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父員輅嘗巡按福建辨活沙定之脅從者數萬人官終右布政使士賢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從鄉先生陳遂游早有文名日誦習一室中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安若固然比長遂篤志聖賢之學潛修默識不求人知思以克已求仁爲要因自號克庵讀書不資于文詞遇格言卽手錄於冊爲力行之助其學誠粹然一出於正其揆履恪然一歸於誠天順庚辰會試舉第一起拜山西道御史一疏劾學士倪謙錢溥倖進而寢其命再疏劾尙書馬昂諸大臣不職而移其權舉朝凜然憲宗嗣位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會修撰羅倫論時宰奪情謫官乃抗章留之不報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以刑罰立威官吏相戒不敢犯咸頌爲真御史督學南畿學者競爲浮華之文欲矯而變之先頌冠昏喪祭射儀令生徒歲時肄習徧歷郡邑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教徐行諦視周旋罄折紇誦俎豆雍雍翼翼也比入夜

齋館燈燭如白晝尹唔之聲鈎然時以二燈前導省勸  
之或引同飲饒如家人焉謂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入特  
手法口宣論學者循此以達於四書五經諸生翕然孚  
化轉河南副使仍督學會倅奄江直被命巡郡國威伴  
人主都御史以下爭劾劄趙拜士賢俟其至獨自公署  
中道入長揖不跪直問曰何官應曰提學直大怒曰卽  
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士賢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  
宗主斯文爲世表率寧死不可屈節直見其詞氣嚴正  
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既無公務相  
關自後不必來見矣士賢除步出密疏直專擅罪迫直  
歸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陳選對上出疏示之益敷  
德屏威推明正學兩地士風皆爲之變擢廣東左布政  
使猶眷眷舊徒刻宋史道學傳以貽之白少序謂誦言  
而忘宋六經一  
言白少當日持筆堅而肆口易若此比蒞廣除衛役  
罷和買備賑濟皆務爲惠養計數辨冤獄尤不畏貴倖  
中官有第逼娶寡婦爲奪還之提督市舶中官韋泰者  
倚進貢爲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裁減之又發海商詭  
稱蘇門答剌國之僞時撤馬罕使貢獅子欲更市滿刺  
加士賢言此西域賈人爲圖利使墮其術必貽安南諸  
邦之笑國體所關甚非細故韋泰既蓄減役之怨又素

利進貢及是屢爲阻抑怨益深乃誣奏稱矯制發果意  
在侵欺聚斂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就逮赴京廣人  
數萬擁留之號訴于詔使在道病作行至南昌卒于石  
亭寺年五十八初泰之構獄也賄士賢所黜吏張聚使  
誣證之聚死不肯從至是反爲上言訟冤泰人不報天  
下相與悼惜之平生言若不出口見所當爲則勇於行  
之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  
其終身然也既歷貴顯燕會惟服先人舊袍帶客至瓦  
盆蔬食相對無慚色自河南聞喪還行李蕭然車一輛  
而已泊之官粵東驛驢出都門其清約有寒士所不及  
者傳餘則以置祭田贖食歲常曰居此官必盡此職行  
此事必盡此心所注小學孝經冠祭禮儀等書傳于世  
學者稱克庵先生或稱丹崖先生正德中贈光祿寺卿  
諡忠愍金貢亭著台學原流以郭慎方爲瑞陳選爲  
之遺風功不能傳與楊軒都進需時介謀成性選志  
卓犖大觀死生不寐克庵秉禮自嚴起義如湯在  
孔門榜其爲之守志其賜之達于克庵其終  
之果乎吾聞楊軒未發氣策者何如也此篇所論  
中有物所謂靜觀未發氣象者何如也此篇所論  
之地也吾聞選志過魯問陋巷無等所在慨然學  
則未知其所謂靜觀子樂處所謂夫所與焉之意者  
何如也此篇選之要津也吾聞克庵學以永仁爲要  
而銘銘言以助力行則未如其所謂得仁體實有  
諸已而求靜以助力行則未如其所謂得仁體實有  
以合也蓋學若反諸其身豈難而自得其所以登程

朱之室度月公  
仲尼之典矣

張元順字廷祥江西南昌人生而穎異五歲出語驚人  
寧獻王召見命爲的語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甚器之  
書元徽二字貽之因以名稍長補諸生都御史韓雍奇  
其文謂有長江千里之勢爲易今名字曰廷祥謂當爲  
國家祥瑞也天順己卯舉鄉試庚辰成進士改庶吉士  
詞臣教養讀中秘書外惟習韓柳歐蘇文廷祥獨有見  
於儒者之學不在乎記誦詞章乃日取近思錄及周程  
張朱全書潛心默誦敬者或笑其用心之左弗顧也久  
之授編修會憲廟卽位上疏請行三年喪又陳治道大  
本大原四事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不報以  
病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研求正學作易詩春秋要語  
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要多未脫  
稿弘治戊申召同修憲廟實錄進春坊左贊善上疏勸  
行王道反覆幾萬言辛亥實錄成遷南京翰林院侍講  
學士癸丑乞歸養母戊午召修大明會典爲副總裁還  
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皇雅意向廷祥廷祥身矮  
特設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  
召修歷代通鑑纂要克總裁官改太常寺卿兼翰林學  
士仍侍經筵日講併侍東宮講讀甲子命掌詹事府事

士

莫敬堂

乙丑人內閣掌誥勅上疏略曰帝王所以隆治化同天

地者其說散見於五經四書求其直指根原提學要領

士

莫敬堂

使一覽卽知其槩莫如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程子定  
性書朱子敬齋箴尤爲切要皇上萬幾之暇焚香默坐  
靜養天和則主靜主敬之學亦既有本而得其要矣日  
講之時復令內閣將此諸書命臣等進講紬繹熟復優  
游朕既庶於聖學少裨萬一東宮則當勸講小學孝經  
詩經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大喜曰天生斯人以  
開朕也將大用之會上不豫竟不果正德初遷吏部左  
侍郎兼學士爲實錄副總裁屢上疏乞致仕優詔弗許  
丙寅十二月卒于官年七十廷祥少侍父疾額天請代  
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殮恨之終身仕  
籍四十有七年在朝不滿九載勤學好問力探經傳賸  
隱所交陳士賢胡叔心陳公甫羅彛正陳利夫婁克貞  
諸公皆以道學稱于時其間不能無異同之見獨崖然  
中立不樹門戶而多所獨得好而折人過議論揚揚剛  
直不屈前後林居日久士大夫目望其起然譽之者多  
而尼之者復淡以故事卒齟齬不克行其所學費宏所  
謂磨礱渾璞益見光瑩也學者稱爲東白先生  
姚文灝字秀夫江西弋陽人少讀書恒達旦及娶獨

行親迎禮流俗昧之不顧父喪極哀毀內翰張東白  
謂人曰是子可以語道矣勵志問學能忘其貧比成  
進士授刑部主事迎母就養京邸母沒乃扶喪歸墓  
廬墓終制先在刑部纔三月坐累當調外或謂任淺  
當自白秀夫曰職既在是即一日亦須有責敢獨免  
乎言者愧服至是補常州通判水政先諸郡召入爲  
工曹陳水利六事曰設導河大日發濟農粟曰給修  
閘錢曰開議水局曰重農官選曰專農官任朝議行  
其四事又給水道圖集水利書及自著事宜一編皆  
行於時及歸大巖下益事著述已復有督學之擢慨  
然以作人爲己任其立教條大要本聖賢之學而參  
以時制痛革浮靡考較極公自謂毀譽不入請託不  
行賄賂不通聞者以爲信然性方嚴純正在官無二  
志在家無嬉容友諸弟兼有恩義臨事剛毅推其志  
雖死生在前弗恤也諸書皆有辯論或欲更訂大學  
章句秀夫謂宜守程朱定本愚按古本大學即朱子  
也蓋程子考定而朱子因之依經大序各得其  
所矣後人不察程朱費幾許苦心必欲復古本以  
廢朱子遂以知本知至二語連綴經末而首提誠  
意以註一書之要無端入解混經內不可爲訓  
而繁洪漢烈文二詩于誠意之後於義安于成又  
不得已而穿鑿其間有欲改二詩爲經文者足蛇  
足非體裁也有欲移如止二節合處爲一章以  
釋本末者是未復古本先襲聖經也翻案紛紜廢

子家各有大學一本推其意不過謂格致無傳爲  
補傳者非原無經傳分章句者非爲應說以掩之  
云爾然大學一書本古者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豈  
若是其書序昭然若定本則於所謂其序不可亂而  
功不可闕者已確然無疑不惟足以救正姚江而  
其說其力在谷平  
張銳字抑之陝西泰州人成化初舉於鄉父敏以國  
子生爲江西布政司照磨從父之任受學東白張先  
生錄是學益有得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  
郎郎中遷江西吉安知府在吉安政教兼舉士習半  
與民用安業坐忤權貴調湖廣漢陽六載以兩郡令  
譽晉山東左叅政後致仕居鄉日進執經諸弟子於  
庭講學不倦鄉間薰德焉隴西學者稱爲張夫子  
羅僑字維升江西吉水人初爲邑諸生有文聲是時  
諸生拘制義咸有門戶牽綴試日窮年不得休息而  
南昌東白張公以道術鳴維升往從之居半載盡得  
其說以歸自是授生徒輒以收放心爲言弘治乙卯  
舉鄉試已未成進士癸亥授新會知縣正德己巳召  
補大理評事會逆瑾擅王命用淫刑囚歲早上封事  
首言陛下日晏不朝幾狎羣小殆非所以承大業次  
言文法太濫誅求太急盜賊公行流移載道而宰執  
諫官禁不爲語及論劉人夏潘蕃罪謫之非奏入瑾



大怒將處以極刑賴西涯相公力解得免官歸是年秋瑾收明年以前疏復原官病作告歸已卯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吉安討之聘維升居守吉安事平敘功臺諫交薦擢知台州府至台首延布衣張尺置上坐訪民間疾苦尺具以所聞對繇是誕布德政吏部奏最天下第一上賜襲衣半體旌異之癸未二月用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鏌奏遷廣東左叅政八月卽以故事引年致仕既歸杜門謝客日對書史著潛心錄以貽其子謂學須寡欲則心中無事嘗曰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自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卽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卽克廣之使若泉達火然大抵原本東白而足發之者也時東廓鄒氏講學青原山中數與往來議論而洪先居喪不廢業維升獨以爲不應古禮責以書學者稱爲東川先生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奉旨較勘通鑑綱目因上疏言宋神宗喜通

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惟求賢講學以史冊實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復條上西北備邊事宜陳搜套之策及債帥積弊進侍講入預經筵嘗發明誠之者人之道謂務虛名而不實用工夫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德便是不誠又如梁武帝酷好佛法唐德宗信任盧杞不能明于治道之邪正人才之賢否是不能擇善也唐元宗初年勵精圖治幾致太平後乃窮奢極欲溺於所受唐憲宗初年發憤志平僭亂後乃好神僊迎佛骨有始無終是不能固執也時純皇帝頗有偏好故以此風諫反復推說皆人所難言連丁兩艱及終制引疾不起曰初心龔祿爲親今無及矣苟仕非義也弘治元年薦起修實錄三年遷南國子祭酒上疏請增楊時從祀而黜吳澄復疏修教化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六事明年以師道難盡請致仕十二年以累薦卽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鳴治先後在國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夫皂僮役羨金籍之於官均贍僚屬構書樓東西庑諸經史刻北雍廟衛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以省餽直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請京府

致聘給驛歸其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不徇俗  
希世也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予告正  
德三年瑾勒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學  
者稱爲方石先生鄉人方正學先生抗靖難殞身滅族  
敢藏其一字者有禁嗚治不避忌諱收綴遺文爲遜志  
齋集梓而行之羅一峰致書曰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  
沉鬱百年而幾泯沒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當世  
執事之功大矣所著有桃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伊雒  
遺音伊雒淵源續錄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  
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諸書  
及方石文集赤城詩集行於世

羅倫字葵正

江西永豐人

性慷慨

樂善不疑人欺遇事

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郡守張瑄嘉其學行而惜  
其貧命有司周之謝弗受景泰丙子領鄉薦癸未赴春  
闈遭火患呼曰吾生平無毫髮得罪於天今乃至此奈  
吾親何須臾火滅僅獲免成化丙戌登進士對策大廷  
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奏名第一  
授翰林修撰會梓試策策中引程正公人主一日間接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語  
葵正不從直聲振于時未幾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

廷留之盛陳皆不敢言葵正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  
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  
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  
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正疏奏遂落職提舉泉  
州市舶司時葵正雖見逐而天下士論益榮之明年召  
還復修撰改南京寺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注經爲  
業垂十年卒于金牛山書院中成化戊戌九月二十四  
日也年四十八益文毅學者稱一峰先生嘗欲做古置  
義田以贖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不受或衣之衣行  
遇乞人死于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其飯其妻謂其  
子曰瓶粟罄矣之勞舍于之比舉木曰已近午亦曠然  
不以爲意嘗曰習俗之清人如醉者之酣于酒寐者之  
酣于夢所貴乎君子醉而能醒寐而能覺又曰舉業非  
能壞人人自壞之耳聞者多與起方其貶而復召也舉  
賢折卒商輅復入閤實爲上言之適廬陵陳文亦卒正  
有爲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  
官士林爭傳誦之以故終葵正之世大臣未嘗有起復  
者所著周易傳中庸解禮記集註所刪訂三禮考註俱  
藏于家其一峰文集今行於世

劉彬字素彬江西永豐人貌癯骨秀心術純正五歲

而孤母張撫育之聽巫語用甕匭關於祠案下謂十五出關時被甕名曰破關祈可長生素彬默用石碎之母怒乃跪啟曰壽夭在天非巫可求天感母德見自可生母宜安心勿惑異端衆進士授潮州程鄉令痛俗薄惡撤賭場禁酒肆逐娼優出境民不復破產民有誣軍數年而蒙雪者以黃金十五兩包香茶中跪送立州去之考績赴部而鄉邑饒平賊發城陷奔屯程鄉溪谷中官民大懼時素彬過家臥病聞之明日卽力疾陸趨四日及境四野歡呼因白行軍布政陶尊軍衆邑小乞散之鄉邑以紓民困陶擒賊五百餘真僞未辨素彬力爭民命不可輕陶不聽且曰君不亦當立功乎正色對曰吾爲民父母坐視子弟命絕何謂立功乃白巡按御史雪其無辜者過半九年考滿方伯劉大夏署曰無能事之虛名有牧民之實惠既去邑人塑像立祠遷雷州府同知以疾解官民諸曰知府似爛泥通判似豆腐去了劉同知倒了雷州府後卒于家年七十七初與羅一峰同塾及同受春秋於鄧表年所或經年乃一歸以德業相勵鄉俗目爲迂儒且有欲破其交者一峰詩有浪拍洞庭君山不動之語素彬笑曰君山豈足喻吾交君山靜而

不動吾交動靜不違一峰嘗告之曰科名文詞皆淨洗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學必至於成人而後已榮華與道謬永貽身後咄胡可以有盡之身而貽無窮之辱乎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此孔子所以聖也故素彬於出處之際亦曰吾不敢負一峰云何屋宇朝舉江西新城人幼自力於學以聖賢爲必可至與鄉人鄧康雖倫游有省歸而日夜淬于慎獨克己之功至終夜不就枕窮年不出山蓋專苦如是家故裕仲兄豪主家政而家落有勛分者拒不答兄所責連括所有代之債無愠色母喪苦塊晝哭不絕言動盡祭一於禮哀毀幾不能生廬墓側者三年第進士官戶曹出納精嚴正德間逆瑾聞其有古琴一張諷欲得之朝舉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竟不與出知程番有反火屏虎之異歸授徒著書忘寢食不厭尤遠於易多所自得後進士徒質經疑義不遽應必從容玩諷竟日乃竭兩端以告問者心厭而返平生無虛言飾行嚴義利之辨毫介不取仕三十年蕭然四壁及卒篋無遺金剩吊子孫貧不能自存史英宇廷珍山西稷山人少爲諸生恒以薛文清自

期待成化戊戌第進士初授瓊強令未視築俄報賊騎至率兵即日擒斬後興州盜相繼反獄皆勦平之於是賊不犯境其爲政首先禁抑誣訟而督課學校周卹歲凶尤爲懇至凡上官橫科不便於民者皆拒不聽擢御史按江南有司尉馬兄爲蘇州同知食聲大著卽據法首黜之他好光皆望風屏跡在臺中諸條有所論列多各有所托獨謂山西無托廷珍曰吾大有所托顧諸君不知耳衆問爲誰曰托天天有仁心不受賄賂人有敬畏天命可托衆改容謝他日臺中糾一勢要疏成已印鈴矣至午門前猶豫不進適遇廷珍問何以處之艱然曰疏至公所宜進不宜退遂進之還河南按察副使丁外艱歸服除不復出閉戶讀書不與人事平生不食兔肉有餽生兔者輒命放之以其父兔屬生也每夕必焚香告天爲民祈福壽獨未嘗通私書每曰已不容人囑知人亦不從已以故官府多不能識其面張學士天瑞嘗以真理學稱之操守素嚴顏其所居庵曰庸曰拙以自況所著有就正一得諸稿其言多主居敬窮理嘉靖五年臘月尅日考終壽七十八

吾學字景端浙江開化人通書易春秋以鄉舉入太

學與蘭溪章懋安福劉戡四明楊守止交責善輔仁多所裨益旣而三子皆貴顯而景端獨不第就江浦教諭迎其父就養以敦本力踐爲教學東有隙沮如鑿池種蓮亭其中曰求樂邀莊定山景至日陶永焉提學御史及諸憲使並以爲有道寶禮之久之乞終養歸朝夕侍側諸可以娛親心者靡不力致執親喪一於禮老猶毀頓與弟陳怡怡友愛始終無間言追復遠祖祠田當祭掃必大合族其學端在爲己不溺於記誦詞章之習自江浦歸家食餘二十年郡邑子弟及四方來學者履常滿輒書太極圖說西銘示爲學本原及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爲窮理之要又謂學者曰學欲有用須養氣氣克卽天下事無不可辦者時人卽其所居稱爲文山先生

王啟字景昭浙江黃巖人弱冠登成化進士告歸婚娶授霍丘知縣有兄弟爭財訟不息者以宋人所著兄弟吟令誦之使立隱事朝夕對揖久之乃悔讓其所爭而退一邑皆感化弘治間擢御史疏言皇親張鶴齡家奴生事及守備內官董讓不法人皆偉之秩滿轉江西按察僉事修白鹿洞濂溪二書院及文丞相祠堂毀淫祠四百餘所政暇則事讀書間有所見

淮關通流錄

卷五

11/15/2011

藝敘堂

唯獨源流錄

朱子王慶同

—

東坡堂

3-87

府調鎮遠府歷四川右布政使致仕年五十七自敘履歷以授諸子曰我他日即棄子子無粉飾吾事以誣天下後世但謀葬我壺山之巔以此納諸幽足矣其畧曰期年過四十姑仕庶幾觀斯道大全而求見夫子所謂一者及領鄉薦遂汨沒仕途而初志始爲奪云又言居官行已頗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吾學之得也初在廣德念民惑鬼神著祠山雜辨又念民不知葬祭法及溺殺女子著教民雜錄在南京與人講邵氏蔡氏學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又苦字學無師承乃博采諸說爲字書管鑰其他詩文有水雲稿金臺稿金陵稿桐川稿臨川稿共若干卷藏于家初號雲中子又號翠渠後因以名其集時白沙首倡習靜之說一時學者樂其說之新奇而梁石獨非之有嘉魚舉人李承箕學於白沙得其說歸遂居大崖山以老謂靜極則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繩束網縛欲撤去之梁石亦與李氏游爲題其義學曰白沙予友也二十年前日相往反瑛見其神清氣完心地定盪往往以其靜觀天下之動竊以爲古閉關人也今世卿從白沙游不知其說

惟開源流錄

卷五

美

桑敘堂

果出白沙否果出白沙則吾當盡已之說不當祖述其說而中告之也瑛聞人心無外以爲有外者非也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絪縕及用一以貫之其餘爲學皆絪縕博以返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既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容知皆繇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卽物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白渾然而羽毛胥爪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互蓋在已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

惟開源流錄

卷五

主

桑敘堂

者有所搖奪故所執不無遷就之異然而既見本原則  
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于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  
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不務此乃塊然靜坐求  
畢體用之學吾見其難矣此文見集中蓋梁石之學以  
居敬窮理爲要以知天命爲歸先以敬收斂此心然後  
博物以窮理而反約以治博造詣爲至當故與白沙稱  
素交而持論不爲苟同如此

丁璣字上夫南直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  
授與南海陳獻章友善學者稱易洞先生玉夫幼服  
庭訓巍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成化末以

雜興源流錄

卷五

丁璣

葉象雲

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  
極於正君心諸如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  
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宜  
斥遠語涉萬貴妃疏入憲皇怒以他事逮繫命擊齒  
落而挺然不爲勅諭普安州判官普安去中州萬里  
非人所居獨從一僕怡然長行弘治初入賀三原王  
公怒爲太宰雅重王夫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  
不赴奏記言今日大本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  
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言之路庶本正源  
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避其言欲引爲

吏部爲忌者所撓不果轉廣西通判猾伍以怨誣鄰  
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甯其妻女竟按如律同官  
坐事者處之曲有思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  
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內服閣倪文毅公岳  
掌銓卽家起儀制郎中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  
清遠峽山水暴發衝急舟欲覆卽闔牕與妻子俱沒  
翼日得其屍永冠端整如生存玉夫充養淡粹居園  
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葛夫直  
前之勇草吹衆議不震不棟有百棟不磨之剛嘗以  
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昏喪葬一取衷之  
其教人先命之正容端坐澄定良久使躁釋慮消方  
與開講其爲政務先教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民有去  
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  
憂國一出天性蓋其爲學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  
齊臨川而下不屑也故其所造若此竟死于溺命矣  
夫所著有補齋集八卷大學疑義一卷洪範正誤一  
卷四禮儀注四卷行于世其中庸語孟說未脫稿太  
學士靳貴少從受學尊事之終身其他門人唐侃俞  
燦輩多以學行顯

周孟中字時可江西廬陵人成化乙酉領鄉薦江西

學使李公齡典教白鹿洞書院聘以爲師取程端蒙  
董銖所爲學則併朱子洞學舊規嚴率諸生皆翕然  
知所向方來學甚衆尋與南康守不合遂罷歸己丑  
登進士授南京吏部文選主事戊戌轉僉事提學福  
建端士習培士氣一以教於白鹿者施之品藻進退  
付之至公不爲權勢所撓於宋諸儒祠墓偏加修葺  
田辰改貴州僉事丁未遷廣西提學副使作興有道  
士咸嚮學弘治初歷轉至廣東左布政裁抑海船中  
官使不得爲商民厲民間昏嫁役期喪葬不舉皆有  
禁俗爲之變致仕抵家越四月病卒年六十六其學  
本於至敬窮理以朱子晚年謂敬字之義惟畏字近  
之故號畏齋以天性過剛恐褊急害道取西門豹佩  
韋之意別號韋庵性至孝太安人晚病風痺寢興湯  
藥躬視弗懈俸祿所入舉以建先祠置祭田周宗戚  
平生砥礪名節爲詩文必有關係發明不苟下筆有  
畏齋稿藏于家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年十二能文章讀經史一  
目不忘嘗居龍泉庵聚樹葉焚之以照讀書成化  
丙午纔十五舉解元郡人聚觀汝愚馬上口占曰龍  
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

郡人何用太相驚時有鄰省元年名相若者汝愚初  
意其爲同志特訪之坐未定其人遽問四川解首坊  
金比他舉子多幾倍卽拂衣起赴會試過三原謁尙  
書王公恕曰智此行取甲第非所急所急者快陽抑  
陰此疏不可不上也王公微哂而罷丁未成進士選  
庶常奉皇御極御史湯雅當侍班糾儀汝愚造其私  
第告曰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近年遇  
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繇間隔不通也公以  
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故事此太平機  
會也衆宰王恕微至京又迎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  
獲見君事多壅蔽願公弗受職先請見君政之可否  
歷陳於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王公  
善其言弗能用汝愚甚惜之是歲冬星變應詔抗疏  
極論扶陽抑陰之理請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  
王恕彭韶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  
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問者爲之懼汝愚意坦然由  
是名愈重然性孤介寡交與爲人所忌弘治三年言  
者誣知州劉渠御史湯鼐妄議朝政株連下錦衣獄  
身親三木神色自若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鼐等往來  
會聚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



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  
 武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  
 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判案內  
 閣徐溥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  
 免謫廣東石城所吏目在獄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  
 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  
 宸辭朝詩云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  
 願聖朝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遂毅然就道衣結  
 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餽遺堅卻不受過閩蔡介夫清  
 贈詩曰此行如遊學十年觀造詣炎荒無友生神交  
 方遜志蓋勉之淡也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廣政悉舉  
 奉總督檄董修醴書因寓廣城交陳獻章處困若亨  
 進修不息居四年暴病卒年二十六卒之日囊無百  
 緡方伯劉大夏同年順德令吳廷舉致贈歸其喪所  
 著有立齋遺稿行于世方居石城有順德人鍾曉師  
 事之後歷御史知府卒有立以風節稱  
 陳騏字夢祥廣東南海人少喜技藝工畫能醫有司  
 使視重囚入獄中穢不能忍耻之乃學舉子業為邑  
 庠生時年二十七矣三十一舉於鄉連登進士拜大  
 理寺評事晉左寺副修撰羅倫以剛直許之遷江西

僉事發奸摘伏有能名分巡嶺北民病瘴以藥活之  
 者至八百餘人勘虛糧明經界均徭役民不敢欺巡  
 九江以南火燬學宮文昌祠凡清出虛糧十八萬三  
 千餘石儲贖罪殺備賑濟至二十一萬六千石有奇  
 以各道罰罪銀市材倩工修理學宮祭品及正聖賢  
 像服之不如制者七十八所毀淫祠九十七區晉雲  
 南副使時鎮守太監錢能家人不法每為夢祥所抑  
 能中傷之計奏落職家居年八十餘卒嘗謂白沙之  
 學之補神也著論正之學者稱益庵先生  
 宋端儀字孔時福建莆田人幼嘗侍父助教公較文  
 江右時御史天台陳選監搗屋因私試以文溪器之  
 父為安州學正每令預堂試諸生皆歎服以為弗如  
 也舉成化甲午鄉試第七人辛丑會試第六人拜禮  
 部主事歷主客員外郎凡四番朝貢之使以方物贊  
 見一毫不苟取其或有所求請必條舉典故辨析開  
 論使心服而去久之遷廣東提學僉事既至嚴立教  
 法方勵精有為遇病卒自其少時已有志泛濫羣籍  
 尚友古人凡鄉之先輩皆考究而知其邪正賢否郡  
 守青田潘琴以郡學所祀鄉賢多弗稱典禮乃發策  
 詢於諸生惟孔時所對策考論精審潘大加歎賞其

在禮部署清務簡尤留意程朱正學嘗考正宋史道  
學傳進程氏門人呂大臨謂其淺潛縝密當不在劉  
李尹謝游楊之下又以程氏師友淵源朱子已有錄  
以示後學而朱子門人亦多哲士尙未有表著之者  
因集黃勉齋以下及私淑有得如真文忠諸公凡若  
千人爲考亭淵源錄又嘗修祠部典故廣東通志略  
宋行朝錄皆未脫稿其修道南三先生遺書朱子事  
類鄉賢考證莆陽遺事前陽舊事偶錄立齋別錄立  
齋稿高月考宋氏族譜等書藏于家

雜聞源流錄卷五終

雜聞源流錄

卷五

蕭

葉象堂

雜聞源流錄卷六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昌儼校

章懋

程昌

黃傅

應璋

董遵

陸震

凌瀚

章拯

黃仲昭

張吉

李汰

邵珪

王雲鳳

蔡清

陳琛

邵寶

楊廉

談縉

張綬

陳鳳梧

邵清

劉玉

楊文

章懋字德懋浙江蘭谿人天順壬午中浙江鄉試易魁

成化丙戌會元列二甲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甫閱月

雜聞源流錄

卷六

一

葉象堂

會元宵舉放燈火內閣分題命館局賦詩先生草疏與  
同官莊景黃仲昭連章諫止忤旨同杖闕下謫外先生  
得臨武知縣時稱三君子先是羅倫論南陽謫官又稱  
翰林四諫云未行給事中毛弘等申救改南京大理寺  
評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已任勘獄  
牒剔吏蠹陪官邪滌民瘼招通番貨以便商聽民採礦  
以絕盜認納海田虛稅計擒泰寧尤沙諸盜善政卓然  
考績赴部乞解官吏部尚書尹旻勉畱之曰不能軟不  
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答曰古人正色立朝某則罷軟  
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則貪酷年雖未艾髮髮早

白可謂老疾堅請得歸時年四十一人以爲難既歸  
窮守道奉親外閉門讀書體認實學而言必根志志必  
先用必副功提挈綱要所得益深家貧力耕以自給  
不入城府士風爲之一變四方弟子執業者雲從名卿  
隱士接軫於門乃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小  
技爾予弗暇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  
可也詎當附益哉林居二十餘年公卿屢薦弘治辛酉  
召爲南京國子祭酒母喪力辭詔增設司業以編修羅  
欽順爲之聽終制赴官癸亥服闋再辭弗允始就列首  
屬教化明道術肅儀軌六館之士翕然向風姑蘇尤樾  
龍斷源流錄 卷六 二 葵象堂

確乎不易且寡嗜好謹出處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  
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當家  
居日命諸子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耰跪迎在南監  
時其子自家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而請罪先生笑曰  
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嘗言人形天地之  
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氣理同其廣大天地之用  
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  
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  
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致狂妄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  
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教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  
維開源流錄 卷六 三 葵象堂

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其持論篤實大指若此所著有楓

山語錄開然子集行於世後人以其書續呂東萊及王

何金許之後稱金華六先生

楊廉曰爲雅如黃朱軀索  
過如莊定山公敘華就實  
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  
約自成一派至於收四  
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  
不爲流言之度在宋魯  
謂矣愚按楓山開白沙  
之白沙曰今人陷溺于  
新章以洗其心胸楓山  
合致道流入老莊去白  
此亦體一時之弊也又  
言自白沙爲學本未開  
立異同豈其然乎

程昌字時言南直祁門人甫冠領弘治間鄉薦謁章

楓山先生於南都受學而歸登進士授新水令時逆

瑾有事湖湘官較駁繹微索時言不爲休以最擢御

史陳十事上嘉之駕將南巡率同官伏闕一日諫止

巡按福建會南靖羣醜倡獮率兵討平之詔慰勞晉

一級繼巡廣東珍滅新會新寧劇賊賜白金彩幣在

臺九年風裁獨持如一日嘉靖元年與郊壇監禮及

侍經筵詩議大禮援引經典反覆數千言出爲湖廣

四川按察使謝政歸閒居二十年餘惟闔戶著書未

嘗一刺候公門歷官雖久不置妾媵不蓄財貨卒祀

鄉賢祠著有和溪文集發蒙近語大學古本註什宗

諸家規等書

黃傳字夢弼浙江蘭谿人生而穎異讀書過目輒成

誦長從楓山先生游遂潛心理義之學以名節自勵

登弘治庚戌進士授江陰令江陰稱難治夢弼初至

兩月示以惻隱一日升公堂盡發吏弊于是興學勸

禮威強便惠民善毀淫祠釐祀典精敏稱神明奉詔

當行民奏留之三年擢御史朝貴聞其風裁相戒斂

避不久以病歸病劇無殮費其家人尤之夢弼徐吟

曰病餐藜藿神尤旺臥死溪山鬼亦清著有白露集

及江陰縣志

應璋字德夫浙江永康人宋少師孟明九世孫嘗學

於楓山先生一見語以黃勉齋所云真實心地刻苦

工夫德夫佩服不懈先生稱其純篤焉以貢授徽學

訓導補長樂再遷羅源教諭正己率人士皆樂從其

教致仕歸年九十終學者稱爲東白先生所著有四

書索微尚書要畧等書

並遊字道卿浙江蘭谿人受學松山先生之門潛心

理學專志力行學使江右東洲胡公禮爲浙東奇士

貢入禮部試居首選授南昌府學訓導值蔡虛齋邵

二泉兩先生相繼視江右學徵主白鹿洞書院轉深

陽教諭遷江浦知縣立積散法爲備荒計在任一年百廢具舉因疏乞近地便養忤當道意調知廣東感恩縣懇請得終養歸居家風兩不蔽擔石寡儲而事親曲盡孝道所著有金華淵源錄及文集若干卷從子聲以孝養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雖衰絰已除而哀慕不替爰以貢格異等拜恩南府推官水學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二孝廉稱之

陸震字汝亨浙江蘭溪人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砥礪舉正德戊辰進士授泰和令威德並著民立生祠召爲兵部主事轉員外郎時江彬怙

權傾震

震六

本

震

機伺震內駕多游幸汝亨抗陳仁義之疏幾獲重譴以大臣申救得免已卯春彬復誑上南巡命下中外洶洶懼變莫測汝亨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言吾何以緣爲遂與同官黃輩疏陳六事請斬江彬以謝天下彬銜之矯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拳桎跪於廷五日三訊三仗而死時霜霧四塞晝晦如夜木濕南海子玉河七鐵柱齊折如斬而鶴亦不果出初汝亨在獄時瘡病方劇慷慨賦詩有惟有梅花入夢香之句又與黃公講易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其從容就義如此嘉靖初詔贈太常寺少卿遣使諭祭磨其

子有司爲立專祠祀之

凌瀚字德容浙江蘭谿人性端方沉毅弱冠卽負大志不規規於科舉學早游章門得其標的言行必期信果步趨必踴規矩閒居正襟坐雖盛暑不去巾襪對朋友自朝至夕無惰容尤嚴義利之辨嘉靖乙酉以易魁兩浙益肆力學問凡天文地理名物象數以至禮樂兵刑漕運水利之類靡不究心四方從游者日衆各因其材造之既謁選授泰寧教諭日與諸生講明理學立爲條約以正其趨貧不自給者則分俸資之九年如一日士習丕變在任兩應聘典山東廣西試選周府紀善堅不欲出從游者強之就道至則剛直自持輔王以禮其所上崇德講學等啓詞嚴義正王甚敬焉以疾卒於官著有羣書類攷太平策略邵武泰寧等志金華正祠錄諸書

凌

凌

七

凌

章拯字以道浙江蘭谿人少時從伯父文懿公受易輒能潛思究繹至夜分不寢履繩蹈矩非禮勿行登弘治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以決囚不覆于奄瑾坐復命遲慢下錦衣獄數日謫判梧州瑾敗擢南京吏部稽勲主事歷官至工部尚書所至皆著聲績其爲河道都御史適當河變二三喜事之臣欲開

新河獨抗言河性靡常悍猛難制豐沛之淤塞因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濬宜即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清沛自無淤塞之患不過費十萬緡自可成功焉可輕費朝廷之錢糧絕間閭之地脉變丘陵以爲下合川澤以爲高哉朝議不協以盛公應期代之竟不底績及潘公省曾用其議而工始集尋以少司空督造顯陵廷議計費六十二萬有奇以道殫心研慮僅用銀二十六萬而大工煥然告成上賜白金文綺明倫大典以旌之已亥秋聖駕南巡登純德山徘徊稱善且深惜其去

住初內閣桂尊廷六卿議行海運以道言其不便專遂止庚寅夏言建議分部復以勞民傷財極諫上意不憚會以請建仁壽官事忤旨用事者乃令完帶閒住以道雖去而時論益重之其學得自家庭兼通天文地理醫卜百氏之術家居二十年而憂國之心彌篤每占天文先事多驗徹夕不樂卒年七十謚恭惠學者稱樸菴先生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福建莆田人年十五六卽專意古學凡先聖先賢一言一行無不究極淵微必實踐而力行之於周程張朱之書及韓柳歐蘇諸家下至

農圃醫卜之學無不徧覽其爲詞則崇宗朱子爲天順已卯福建鄉試第六人成化丙戌二甲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丁亥授編修前三月有旨命翰林賦烟火等詩預爲元宵賞玩之具仍出舊格令擬進呈呈詞多不經無異俳優因與同官編修章懋簡討莊梲各上疏極言不可用事者大怒取旨逮至午門命衛士各撻二十斤補外得湘潭縣知縣刑科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等上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特旨改南京大理寺右評事仲昭到任悉卻舊例練卒所入月錢其獄獄務以抑豪強伸冤抑爲主凡刑部具獄失重輕者必駁正之乙未連丁內外艱四年不離苦塊食惟蔬果酒不入屨已亥終喪以二親皆逝無爲祿仕遂引疾丐休家居十年弘治改元以御史姜洪薦有詔起用擢江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至則嚴教條以身倡率之宦家子弟未嘗假借凡經識拔皆一時名士乙卯疏乞致仕丙辰再疏始得請家居惟以著述爲事撫按藩臬及郡守嘗請修志如八閩通志延平郡志邵武郡志皆出其手筆正德戊辰十一月朔卒于家年七十四自號未

軒復號退品居士

張吉字克修江西餘干人生有美質四五歲間親命卽不敢違訓之故事輒記不忘比長耻同流俗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提徑意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益自奮勵以窮理致知爲務體之於身驗之於心在庠序爲異已所嫉惟教諭鄭重光爲之延譽提學止軒夏公嘗舉以勵諸生成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進士明年除工部營繕司主事時左道李致省

補贈順慶府

卷六

十

奏敘堂

致位禮部侍郎妖僧繼曉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吉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顯劾二人之罪其黨摺撫過失無所得踰月諷吏部尹旻貶雲南景東府通判時追逮甚急故舊無有送者所攜惟小奚敝書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民鄙戾土官陶氏世握郡章一仍其俗克修至下令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民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見克修空囊且無室家謀爲置妾不聽以銀器數事爲餽一無所受已而遭子榮來學榮聞教卽能善事其父遇母忌日或強以酒

肉卽走避之士民繇是信服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

手錄諸經葺齋舍討論其中取聖賢教人修己之要慎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爲四箴以自勵讀呂榮公家傳作佛學論以正末俗孝廟御極覃恩轉肇慶府同知其地頻年苦潦爲相度築隄長亘三縣經營勞瘁歷三載而後成復爲資以殺衝決之勢民德之以姓姓資以號號隄弘治辛亥都御史泰公紘爲總兵柳某所誣逮赴詔獄克修爲疏曲直泰卒得白壬子進表闕下蒙宰王公恕素知克修部見時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不果

補贈順慶府

卷六

十

奏敘堂

癸丑轉梧州知府梧爲兩廣鎮巡開府建節之地供應極繁民多四徙不樂土著至任百凡節損且公推鹽之利釐不均之徭于是梧民相率復業暇日則躬課諸生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使知所誦法尤嚴於丁祭廟樂崩壞當延樂師呂應禎聚諸生習之至於將事卜牲之外微而茹韭皆一一徧視觀者竦然生敬戊申考績入京贊見當路惟所刻先儒學範晦菴詩略等書庚申遷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中教令嚴武備其教士以射則懸金爲的中者予之又以意創鴛鴦銃偏架弩倣神世衛教射青澗及韓世忠製克敵弓之法所轄沿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賊多伏其中因扼要害縱斧斤以奪

之時舟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慄慄尤甚遂併  
力於東數月間斬獲甚衆西賊聞之亦皆自戢正德改  
元遷按察使明年遷山東右布政使已巳轉廣西左布  
政使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會召  
馳驛還京將處以重任竟爲逆瑾所阻降兩浙鹽運使  
量移河南參政調廣西王中轉湖廣按察使癸酉遷貴  
州左布政使未赴以疾告家居夙服膺同邑胡敬齋先  
生爰取居業錄採集之謂之要語其在嶺與陳白沙氏  
相往還至於論學亦不盡合嘗謂禮之大體有四其冠  
昏喪丑者可守行之惟祭禮熟用斟酌其行於家最爲

雜錄

卷六

主

要錄

精當鄉里化之居常無可喜無可怒之事及變故之來  
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疑憚家常飲食遇二味必  
撤其一所御布袍雖累經澣綴弗棄也誠諸子一以節  
儉訓之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遇  
事便覺窒礙至於隱年就試大爲不可以時方進取乃  
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三十三年在朝僅二載兩  
碌貶逐久處瘴鄉皆人所不堪者早歲微偏於剛中年  
充養弘裕病且革每旦必正衣冠坐倦則隱几假寐愛  
君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歲戊寅九月甲寅卒年六十八  
學者稱翼齋先生所著有古城集貞觀小斷等書行於

世

李汰字清之湖廣蘄水人天性仁厚氣質端莊居家  
以紫陽家禮爲節持身以金谿孝友爲先少失怙終  
身哀慕領成化丙午鄉薦任江西永新訓導轉浙江  
義烏教諭並有教績聘考福建秋間或以黃金私謁  
峻卻之謁者曰此腐儒耳清之聞之謝以詩曰義利  
源頭頗識真黃金難換腐儒貧莫言暮夜無知者充  
塞乾坤有鬼神其人慚而去致仕卒著有立菴稿藏  
於家

邵珪字文敬南直宜興人成化己丑進士除戶部主  
事才識精敏案牘之暇輒潛心理學嘗言中庸全書

雜錄

卷六

主

要錄

只天命之謂性一句工夫從戒懼慎獨入內省不疚  
是真慎獨不愧屋漏是真戒懼工夫盡處即天命本  
體無聲無臭原無加於不睹不聞以此恒自刻勵持  
守極嚴屢絕潛金之私謁者至貧無以爲家一歲數  
徙其居室人有突不黔之歎丁父艱歸益孝事母氏  
服闋六年不出後補嚴州守到任一月悉更弊政以  
勞卒於官生平豪於詩嘗賦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  
傳炙人口人因稱爲半江先生子天和字節夫由進  
士官吏垣尚廉直忤奄瑾謫官下獄瑾誅符承歷



憲副居鄉時偕從弟天祐會友講學遠近士歸之

王雲鳳字應韶山西和順人南京戶部尚書某之子自幼端重有執十一歲時與鄉人立妓女過之拜而不答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應韶知之後以扇還櫛之地下同舍生慚買他扇償之登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主事值憲宗弗豫禮部循故事舉齋醮乃言于部尚書周洪謨曰祈禱固臣子至情弟行於佛老宮非禮若爲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日則可時不能用上尋畚貢獅子應韶謂宜卻之尚書耿裕用其稿具奏得允歷員外郎郎中尚書倪岳因災異疏弊政用所條

推閣源流錄

卷六十五

十

彙纂

四華田懸斥邪惡禁給度牒停減齋醮議處宗室後廢僧不止應韶具疏爭侃侃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及青下度僧不多人謂其有回天之力弘治丁巳京城風霾逾旬疏陳修德弭災之道乞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傳辦傳奉等事孝廟遂下詔求直言復代部堂條奏二十三事時中官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應韶獨上疏請斬之以弭災變人爲危之上知其名不之罪廣怒令道士設醮咒死不驗屬旗尉數伺過失是年冬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獄謫知陝州比至問民疾苦與除惟恐後有兄弟因變爭訟則

買喪遺之於是兄弟感愧引咎歸好凡富豪謀利病窮民者必痛治之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拆太山廟以給學田禮賢講學政教畢舉遷陝西提學僉事轉副使教學者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諸經史建樓于正學書院廣收載籍以資誦覽分設四科曰求道曰讀書曰學文曰治事取人首名節次文辭斥貪殘獎正直禁止僧道師巫邪術尚嚴威不姑息士始不堪而終服其公所引進皆知名士遷山東臬使丁內艱歸家宰張綏欲起復上書力止之服闋擢國子祭酒以十有七條約束諸生時逆瑾熾橫惡其一無所餽欲搆以禍竟無所得遂

推閣源流錄

卷六十五

五

彙纂

病歸尋改南通政未上起爲副都御史巡撫宣府疏辭不允至宣府以便宜行事寇畏不敢輕入家素貧先遭逆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按疏請周之所居在和順之虎谷因以爲號初筮仕卽清忠效官特立不懼居京師日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獨與蔡虛齋爲同年而師事之時謂人情所難爲學一宗程朱嘗曰一息不敬便與天地不相似故居無情客自少至老如一日又嘗題楊震四知詩云若教暮夜無金鎖方信先生待物誠呂涇野每喜讀之以爲得務本之意所著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諸書

行於世

蔡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少從三山林岷受朱易盡得其肯綮時人為之語曰欲易明問蔡清成化丁酉舉福建解元晉江之山鳴如玉啓者三日甲辰始舉進士先生自幼好學急求道略仕進病假久之講學水陸僧寺學者多從之游弘治元年以母教趣赴選得禮部主事家宰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勲主事上劄記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敝民力日削當大有以振作之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先生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即疏救智得請官嶺南洎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還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父病沒人謂孝感所致每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內外有貧乏者恒賙卹之久而殯葬之撫其孤門外貧者亦常衣食之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蓋仕宦之久屢空而不暇自計也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寧王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先生至力請其僚

雜聞類錄

卷六

十六

葉家堂

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命藩臬官著朝服賀先生獨去轍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之曰公乃不能作詩先生對曰某平生於人無私益私與詩音相近故謬爲詞以誚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先生快快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古之罪先生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尚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竟力辭而歸會劉瑾方當權假引名士以收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先生卒矣先生素羸弱色澄氣和外簡內辨與人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軼貞風使人安消躁息爲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因以虛名齋學者尊爲虛齋先生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砥自鍼之詞兢兢然惟恐慚負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貴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今行於世先生嘗爲已謹獨之事未示之言言程先生爲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

雜聞類錄

卷六

十七

葉家堂

驗喜悲哀樂未發而氣象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道實造化之機又曰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又曰有道

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有德者不多言  
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耳又曰元城不妄語三字力  
行七年而後成上蔡三年乃去得一各字故力行難  
木有不堅苦強忍而能成者又曰必使小人不忍以  
其所為而疑我之為之乃為信於人又曰勿謂半點  
私心之非身嚴與人忠也故能赤心質神明望其復  
走卒幸文益負重學公如交薦海內皆想望其復  
起先生與其所親書曰清湖先生決無意出矣向來  
先生一二同志此行復起者俱不得完壁而歸今雖  
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安所以風叔上類而為國  
今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而第以幕修召議亦不必  
竟其事矣文終果不出寸包曰論諸儒必以四  
書為標準因書無所得雖經史淹貫不可以言學也  
自全篇以迄篇凡學其學者莫不厭薄宋註肆意  
妄解其十四子書穿鑿決裂其矣大今而後惟文雅  
象引以發明宋註為主宋註四書功臣象引宋註功

陳琛字思獻福建泉州人時虛齋蔡氏之學方顯士

人鮮能習其傳而思獻生稍後自以其意為宋儒考  
亭朱子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  
於故長史李木齋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  
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為友足矣不敢為之師也思獻  
聞乃因李稟學於虛齋焉虛齋曰吾所為發憤沉潛  
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  
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為師弟子正德丁丑會試  
禮闈考官尹編修得其文大驚以為由舉業蹊徑之  
外大學士靳文僖反覆數四曰信然是必出陳白沙

之門不然則蔡虛齋之徒也及榜發訪之果然初授  
刑部主事乞改南以便養得戶部推淮安舟稅正額  
足後大開關門恣商舟來往部尚書責其弛慢答稱  
數畧不入洊池若充類至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  
盜乎部堂無以難既而轉吏部考功以徽號恩得封  
贈其親遂乞終養歸里一步不至城府不通達官貴  
人書闕一室靜觀天地萬物之變及物理人事之顯  
或迥然孤囁或慨然太息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也  
間自放於詩酒山水間有莫春零沂之意後以薦徵  
固辭嘉靖初印家再拜僉憲提督貴州江西學政並

陳琛字思獻福建泉州人時虛齋蔡氏之學方顯士

離不赴卒于家其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正學編  
等書卒與虛齋相輔而行世儒治經求通于朱子者  
舍思獻之書若替者失相從禽無虞悵悵然不知所  
錄也學者稱紫峰先生張襄惠公嘗贊之曰有避世  
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崇禎末  
蔣開學德崇疏明儒曹端以下十人請補祀文廟列  
虛齋名第三紫峰名第五時有林啓宇仰之精易與  
虛齋相次為解首仕為安陸學正諸生饒贈之無所  
受而周其貧者傲胡安定法為教人士循軌安陸易  
盡宗之遷國學博士及門如趙晉南京國子監丞楊

吏部攝祭酒赴召或請他攝楊曰仰之在須他攝何  
爲見信重如此其後同安有林希元字茂貞守朱學  
甚固尊蔡說頗發明之著易四書存疑至今與蒙引  
並行

邵寶字國賢南直無錫人幼孤力學受經于邑儒俞萬  
菴鏡年十九問學於莊定山景定山答書有邵君一日  
千里之語未幾登成化甲辰進士知許州初至州有蝗  
禱于神三日而蝗去題詩曰昨日蝗蟲來今日蝗蟲去  
吾爲吾民歡還愁蝗去處識者知其有憂天下之心在  
許以禮讓爲治作新廟學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  
孝節源流錄

卷六

千

藝錄堂

孝大節開者感動皆知所自立正賴考叔墓改曹丕廟  
以祀漢愍帝祠范忠宣公于襄城裴晉公于郾城毀龍  
骨杖妖巫尤急民事勸課農桑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  
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荒九年民幾無訟入爲戶部郎  
歷遷副使提學江西以身爲教先行簡而後文藝士習  
丕變修濂溪書院改建白鹿洞書院作論來學文改建  
宗儒祠祀周程二子兼附蔡沉以下十四人疏請特祀  
都昌陳澔又爲永豐羅倫建一峰書院時寧府每有宴  
會賜儀皆固辭以所藏書畫索題詠亦盡卻之後宸濠  
敗有司勘理書札先生獨無片楮人服其先見累遷右

副都御史總督漕運逆奄劉瑾怒漕帥平江伯陳熊欲  
論殺之示意俾幼熊先生以平江功臣之後趨漕未久  
亦無大失拒不納瑾怒勒致仕熊得減死瑾誅起巡撫  
貴州還戶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先生年向六十日就  
子舍問寢視膳不以力代久之用大臣言官薦擢南京  
禮部尚書以母病辭世宗繼統復申前命懇辭上溫旨  
褒獎令有司以禮存問其母待養終用之比終太夫人  
喪卽具疏乞休是時江右門人桂萼方以議禮柄用虛  
揆席需先生入顧召益勤辭益力前後疏七上得允居  
三年嘉靖丁亥春初無疾一日晨起謁先聖及家廟端

卷六

壬

藝錄堂

坐而逝年六十八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先生之論學也  
一化門戶惟著程子定性書說以正新學矯枉之偏未  
第時嘗聚徒講學于保安寺後之東林不久址荒迨晚  
退門人華雲卽其地重構東林書院屬王公守仁爲之  
記厥後東林之教盈天下實自此始按舊東林在錫城  
外保安寺後今東  
林在錫城東隅引河  
上乃龜山講學故址諸如作尚德書院于惠山祀李忠  
定公綱改建五賢祠于學東祀楊龜山先生以喻工部  
榜尤文簡裴李肅簡祥蔣文忠重珍配皆林居時事也  
先生質既淳謫學復該洽應務之才巨細皆適特不喜  
爲矯詞飾行嘗自誦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世

傳以爲格論宇內學者尊爲二泉先生所著日格子簡  
端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又有漕政舉要錄容春  
堂前後別續四集左鸞諸書行於世其春秋名臣傳春  
秋節解客問燬于火後有邑士姚咨字潛菴者續成春  
秋名臣傳十三卷而總論十三篇仍用先生原文系于  
各卷首士林稱之萬曆中同邑後學高攀龍始擴行實  
作年譜二卷顧憲成爲之序顧曰文莊作年譜修序  
蓋在許傳奇也又崖山詩意亦然但謂然不覺耳簡  
端錄中研究格物之說最精至以日格子自說意蓋  
在王文成也然無一語及良知之誤先輩立言溫而  
理如此愚按日格子論唐宣宗時李景讓謀逆傳  
宗以下四主出太廟謂拜兄尚可拜姪不可而曰君  
臣之分爲重則兄弟叔姪之分爲輕故仲尼以諸侯  
爲遠記論晉徐藻議康獻諸皇后之喪則從嫂爲母  
后應服齊衰亦曰有君道則有父道有父道則有母  
道生以事之死爲之服禮也則其不滿意桂之議禮  
未可知矣嘉靖初文莊堅臥不起殆有不言之隱乎  
若夫無一語及良知之誤是先正其本以勝之者也  
至今日仕濁已何所謂不止不行不塞不流君子不  
得已起而附之非爲奸婢矣肅菴此說以論二泉則  
可以繩整菴則大不可  
楊廉字方震江西豐城人自幼穎悟過人學以六經  
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周程邵朱爲正派而傍躬砥行  
不落塵紛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丁未會試第三選翰  
林庶吉士移疾家居弘治庚戌授南京戶科給事中  
艱歸起補刑科戊午以便養請改南兵科會地震勅  
奏川事大臣且薦張元祖吳寬李東陽王鏊劉哉堪

充日講官宜令講大學衍義時家宰王恕被譏力言  
其賢所宜優禮楊茂元盛應期以事獲譴奏乞敘復  
又薦周瑛周孟中劉大夏謝鐸林俊等皆一時賢才  
屢上時政便宜及邊鎮備禦凡數十事朝廷采用幾  
盡嘗論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右漢唐諸儒又  
因闕里重新請更立木主以節俗教雖未及行後人  
多祖其說焉庚申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淹抑閒居幾  
三考惟潛心著述取濂雍雒遺言與境多所闡發嘗入  
賀千秋節陳言輔導元良其說尤備蓋是時武宗在  
東宮性好逸樂欲預防之也正德丁卯遷太僕寺少  
卿同務多取環滁諸生多執經其門徧舉先儒異論  
分割是非娓娓無倦容外艱服滿起南京通政司右  
通政遷順天府尹以文學飾吏事諸所興除悉著爲  
令遷南京禮部右侍郎疏論交修論廟禮論巡幸語  
皆剴切武宗幸舊都即奏言臣僚冠服當如朝儀又  
請謁太廟皆得俞旨世廟登極用廷薦晉尚書首進  
大學衍義節略有古褒答大禮議起具疏同南九卿  
爭之報聞已而八疏乞休癸未春求去益力得允歸  
杜門卻掃不齒及朝事居三年卒壽七十四贈太子  
少保謚文恪學者稱月湖先生所著有劄記三卷奏

議四卷家規一卷文集六十卷所述有伊雜淵源錄  
新增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纂要分類程氏遺  
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皇極經世啓論象山語類洪  
範纂要禮樂書皇明名臣言行錄等書二十餘種皆  
行於世其皇明理學名臣錄錄薛瑄吳與弼陳真晟  
陳獻章胡居仁陳還張元禎羅倫周瑛莊景黃仲昭  
章懋張吉泰清十四人論明儒者多宗之

談緒字朝章南直無錫人生而警敏長而愛敬髫角  
卓卓如成人天順初父願學公泰僉蜀臬朝章十餘  
歲偕弟紳隨任受學於成都郁鶴亭先生未幾奉父

雜聞源流錄

卷六

七

棄教堂

喪歸服甫闋母繼卒喪塋皆如禮時感嗜疾體幹偏  
僂挺然強作扶攜諸老幼不以病諉先是僉憲命子  
曰吾今勤勞王事難專教子汝等暫宜從師力學吾  
至六十致仕而歸爲怡情之所常居其中教汝明善  
而誠身驗汝克順於吾然後可仕斯吾志也朝章痛  
父言不遂爰卽家之東園爲順親堂明善誠身齋奉  
親像於堂之後室不祭不薦常往則揖以順親之怡  
情爲多春館延師會友而兄弟自相砥礪以順親之  
教子督弟習舉業食廩學宮已則謝去章句專心聖  
賢之學讀西銘有得謂道不外乎仁孝尤懼無以知

遇惡而賊仁孝也乃爲察惡之編記言行以自檢省

未嘗輕以示人復條列所當勉戒者數事于壁其要

以誠敬爲入門嘗言學者知禮則成性心正則行方

每自誦曰晝有爲宵有得驛有養息有存故終日儼

然莊坐如對大賓盛著不去冠衣及遇事則從容應

之咸中條理處造次若燕閒化強暴爲恭順尤嚴於

祀先之禮扁祠堂曰著有并遺物貯其中晨夕必謁

出入必告時食不薦不敢食也祭則三齋七戒滌案

備牲必躬必親偕婦奠獻凜如生存忌口必慟哭祭

雜聞源流錄

卷六

七

棄教堂

不赴宴會夜亦異寢而復封表先隴以展親歲舉祔  
祭以合族至於淫祀則毅然屏絕無能惑之者又倣  
義田之制以贍宗親著強恕之方以卹貧佃念先賢  
虞徵山先生在宋元間能立師道有造於人才之功  
定建五賢祠使後人知正學源流所在楊時傳輪榜  
榜傳尤表表  
舊德問其已行之實未就之志與夫朱子家禮古  
今未盡符者作就正錄二十餘條以書請裁于廣信  
裝一齋赴同邑楊潛成崇義會相與講學明道因事  
規諫不憚面言有所與書啓二通載集中而臺使者

按部亦必謁其廬焉幼名祥麟既長不忍忘親之所  
命祀事必用之初號敬義一日夢負石橋而行既寤  
歎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其斯之謂與因  
更號荷橋子中年好易至忘寢食躬行日篤德業日  
克論者以爲幾于周精程正云弘治庚戌卒年四十  
五所著有荷橋子集太極圖通書集略家禮樵辨睦  
族規矩曰省編就正錄諸書藏于家

楊文曰自古聖  
乎言行間而已及道學之名起爲士者一言及之  
非排笑罵則詆訾不暇當是道學之不可爲者  
人自束之也吾觀於處士父父子子也兄兄弟弟  
也夫夫婦婦也易之居德善修書之通可遠在茲  
而彼獨懷王深藏不售求諸今所謂有道德者未  
能成之先也奈何世無諸公題墓以明道之所  
在

在昇閣與歐陽修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  
後有作者必於是乎典感而然矣

張綬字朝紳南直無錫人少擅才藝通今古力學好  
問一循儒行與同邑談荷橋楊潛成虞西溪莫南沙  
諸公結崇義會布席城東弓河之上相與講究切劘  
甚密用弘治丙辰歲薦任浙江東陽訓導嚴立講會  
闡王何金許之學以迪多士興起耆衆正德庚午承  
檄分考閩關方度嶺忽有賊挾刊刃劫求關節者坦  
然以身當之不爲動賊驚馳去及竣事號稱得人久  
之當遷國學見奄禍滋蔓不欲入都踰艾卽乞致仕  
抵家會盛中丞顯子爲其父治論塾藉詔使威令削

平旁塚以廣墓道張氏祖隴正逼其左駸駸及矣遂  
躬率子弟親屬卽墓所起爐冶熱鐵以待盛氏恐謝  
不敢犯是役也不獨保祖隴而全他墓甚多澤枯之  
德茂焉先生賦性慈祥不設城府不立崖岸平居若  
無短長者至猝遇事變輒果毅有爲往往能化強革  
暴人以是服其有學術而惜未究其用晚年就家設  
塾聚弟子講習如故餅粟不繼詠歌晏如學者稱卓  
齋先生著有卓齋集十卷藏于家玄孫星有孝行力  
敦古道游高忠憲公之門

陳鳳梧字文鳴江西泰和人生五歲就社學卽能勤

勉同社生祀先聖卽取古聖賢列名號祀之及長知  
學以聖賢爲師範不屑屑時藝成弘治丙辰進士入  
翰林已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與同曹名士講學論  
文每至夜分是時或稱西翰林云遷湖廣提學僉事  
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爲己任與鎮守武當太監講釣  
禮以剛正聞轉山西副使仍督學政疏止撫按不得  
與試事兩院嚴憚之及晉河南按察使巨奄谷大用  
以迎立世廟道河南有副使王綖不肖行跪禮先被  
怒辱河南兩司聞之大懼議接見禮文鳴曰兩司方  
面無跪人禮在禮當雷茶話衆默然文鳴曰王公見

辱勢孤耳今吾三司俱在彼雖恃勢亦不能加至則  
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茶話如禮歷官南京吏部侍郎  
兼右都御史巡撫應天定寧國五縣愚民謹亂及  
設法清蘇松積年逋稅俱著成勞再疏乞休歸進修  
著述無間時日卒年六十七贈工部尚書所著有修  
辭錄毛詩集解困知記集定古易靜齋奏議等書藏  
於家

於家 勞搜約取幸有定見而不為苟同近世異言滿  
耳 補真失正終莫自悟後生小子或分一席第  
一 捐于斯以日聞公之緒論而弗述其所向又非幸  
歟

邵清字士廉南直江寧人生有至性母卒時纔三歲

置于別室號泣求往視聞者異之及長端潔好學攻

古文詞弘治壬子舉人就江西德化教諭乙卯典山

東鄉試擢監察御史正德初皇親張延齡恃恩奏人

負券若干緡有旨與追清不受詔前後奉勅督抽分

理鹽法兼管河道俱著勞績奄瑾始擅政索賄不入

矯旨遣官旂逮至榜數十罷歸仍罰米三百石交親

為代償乃得足嘉靖初復原官遷雲南按察僉事尋

改廣西左江兵備所居皆膏脂不以一毫自潤會齋

表事竣兩疏乞休得允歸素蕭然杜門謝客宗伯崔

輅以所毀澤祠田餽之不受臨終語其子曰為已謹

身以所毀澤祠田餽之不受臨終語其子曰為已謹

徇甚難又曰兢兢業業過此生務要保全無過至與  
目心始落耳

劉玉字成栗江西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授輝縣知

縣力拯凋弊歲飢請賑不待報發粟已而郡官問稟

民恐為令累爭先歸粟擢御史因大變陳六事曰端

治本清化原親大臣勵庶官擇內侍懷外忠武宗嘉

之復疏劉瑾等人黨扇奸宜寘之法而顧命大臣劉

健謝遷當委任疏入瑾大怒罷歸罰輸粟四百餘石

旋逮詔獄閱四月釋歸瑾誅起為河南督學僉事轉

福建提學副使敦本黜浮表揚靖難之節招降山海

之寇內遷大理寺少卿改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江防

聞寧憲變傳檄致詞以舟師往援安慶濠尋就擒嘉

靖改元以平濠功擢右副都御史晉刑部侍郎大獄

事起下詔獄罷歸卒于家其學一主於誠嘗味齋戒

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託

居家孝友信讓時靡問言在官一志奉公守正廉潔

之操始終不渝所居僅蔽風雨博通羣籍長于天文

地理至軍謀師律儀章法制亦莫不詳究其未惟

所用之隆慶初贈尚書諡端毅著有疏稿文集行於

世



楊文字宗周南直無錫人少嗜學躬耕自給為諸生  
 最久凡業三經靡不精洽嘗倡崇義會聚友講學務  
 遠勢利而期于責善輔仁邑中賢士咸與焉會規極  
 嚴後生不悅同志者勸更張其法以調之宗周卒不  
 顧而人亦徐服弘治己酉魁鄉薦庚戌聯第需次家  
 居會江南大水下捐租令或以二千畝所捐利之謝  
 曰我無水田安得有此已而掌教金華上治道八事  
 入為國子監丞應詔陳言深切時弊監有餘餽若干  
 主者分致拒不受未幾遷長史引疾歸仍即家授徒  
 尤以師道自尊門人華杲已官方伯偶過門不入亟  
 呼至切責之杲長跪請罪良久乃解時論兩賢之廉  
 正守道至死弗渝學者稱為潛成先生

無錫張夏纂 門人葵源黃昌衡技  
 羅欽順 王承裕 汪循 徐問  
 注 靛 張邦奇 胡鐸 馬 卿  
 樊 凌 魏 技 王敬臣 金 洲  
 韓邦奇 韓邦靖 張 岳 沈 霽  
 羅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壬子解元成癸丑進  
 士賜第三人授翰林編修累遷南京國子司業父用俊  
 時為助教例當迴避先生送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  
 與題奏留家久之劉瑾用事嚴補職之禁除名為民瑾  
 誅復原官先生之為南司業也此缺懸而不補者七十  
 年監規橫弛士習放佚每遇差撥爭論紛然先生謂放  
 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予奪  
 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謗交集終亦安之六  
 館肅清繼轉吏部右侍郎攝篆不動聲色別白忠邪條  
 奏咸當人心有實錄內監以求進者奏論其交通害政  
 請付法司定罪竟祖之世宗即位轉左遷南家宰以父  
 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會父沒服闋起用復  
 奏辭不允都御史席書自湖廣馳疏請起楊一清總制  
 三邊使兵二部議如所請先生曰遠庵舊相即起必以

禮辭往反須數月今邊報孔丞李亞卿方在彼行事利  
害所繫恐宜三思一清錄是不果起先生謂人曰遠處  
素知予尊仰之但入京逾年物論籍籍今所言非惟  
事體當然亦欲以忠于知己耳俄改尚書吏部時張璠  
桂夢用事先生耻與雷同懇疏乞休許之居二十餘年  
考終于家壽八十三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先生自幼不  
識禪學在京師遇一老僧訪求心要遂爲之遊思徹夜  
不寐一日體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證之禪書如  
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矣後  
取五經四書濂雒關閩諸書讀而玩之漸復有疑久之

雜劇源流錄

卷七

二

葉象堂

乃臂然歎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皆究  
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其非吾今乃知前所見  
者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也遂發憤卒業追悔年幾四  
十始志於道雖粗見大意自謂可不負此生而官守拘  
牽加以善病工夫不專故力辭家宰之命杜門謝客足  
跡不涉城市潛心二紀乃曰道在是矣大要以精言性  
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謂性以人  
心謂情以理一分殊明理氣之合一性體至微故道心  
以爲微惟精所以審其幾情用至變故人心以爲危惟  
一所以存其誠統體一太極故曰理之一性之靜也天

命之初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  
殊情之動也率性之道也剛柔善惡生其間仁見爲仁  
智見爲智百姓見爲日用也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  
無見於性其所謂覺弟知覺之覺不能要于天命之本  
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  
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獻章王守仁其學皆  
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已性以盡物  
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著有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  
意之蘊學問之原辨極極芒忽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  
蓋親見新說橫流末學昏瞶毅然以衛道爲已任聖賢

雜劇源流錄

卷七

三

葉象堂

諸書未嘗一日去手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  
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嘗曰  
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  
則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學  
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  
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歎耶三寓書于陽明力排  
其說陽明強答之而已顧其爲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  
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盡趨王氏學家居禁足一小樓  
惟已丑秋視季弟西野公病及喪葬一再出不下樓數  
載以終端意著書明道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家人子爭

守其家法兢兢一步不敢肆嘗作行誨以授其子諱諱於忠信篤敬之說每訓諸子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嗔不爛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大學士嵩故出其門方柄國請以書見先生不許瀕行酌卮酒命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此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音問乞先生一達所知先生曰數字本不惜但惜乎信命欠確耳竟不之與又嘗自歎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其教人亦不出此先生有第二人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號羅氏三鳳欽德按察使欽忠都御史父栗齋壽時三子離闕源流錄 卷七 四 莫敘堂

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授云者蓋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淺屬意於甘泉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溪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淡明正學以闡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現知皆擴而充之卽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由發見過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于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曰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詎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附於吾聖人之說難矣哉 又論甘泉曰湛甘泉嘗輯遊道錄一編而自爲之序云遊道者何遊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



父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學蕭令侍  
立三日一無所授歸告端毅曰蕭先生待見如此謂  
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真汝師矣天宇繇是益尊  
師力學丙午年二十二舉于鄉丁未奉宗登極端毅  
公應召隨行讀書偕一時名公游而學問益進癸丑  
第進士會端毅公致仕天宇亦予告歸廼開門授徒  
講學于釋氏之刹室人衆至不能容復講于弘道書  
院其爲教以宗程朱爲階梯祖孔顏爲標準師道尊  
嚴弟子咸知敬學白樹成名者甚衆久之授兵科給  
事中有時政先後等疏皆切中時弊兩使藩國愧道  
一無所受歷吏科都給事中正直德初逆瑾端政羣工  
多出其門天宇連之又上疏乞進君子退小人及言  
瑾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輪邊恨猶未已以外  
艱去始免服除瑾誅起原官遷太僕少卿晉正卿南  
太常卿時上南巡天宇夙戒牲帛祭品待祀或曰上  
方用武無暇於祀焉用備爲弗聽及至上奏祀皆行  
之言者覩服癸卯宸濠叛欲趨南京大臣分城以守  
天宇得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會有逆  
黨藏甲兵于郭以應賊者發之立服上刑都城肅然  
壬午世廟卽位改元論禦賊功賜金綺癸未遷戶部

右侍郎提督倉場世廟重之特賜獻皇帝容筆清平  
正直四字丁亥晉南戶部尙書己丑致仕林居十年  
惟以讀書教人爲事當時稱其濟美方諸范文正之  
有忠宣論薦者無虛日嘉靖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  
賜祭葬諡康僖性篤孝悌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鍾  
愛特其諸兄皆殊常友之時序祀先惟謹誨子姪以  
道與人交愛敬兼至久而勿替自始學好禮終身絲  
之故教人以禮爲先凡弟子家冠昏喪祭必令率禮  
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習之  
三原士風民俗至今貞美天宇之功居多所著有論  
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輶集考經堂集諫垣  
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厚鄉錄童子吟稿婚禮  
用中進修筆錄動靜圖說等編所述有橫渠遺書太  
師端毅公遺事等書皆行於世  
汪循字進之南直休寧人天性剛正自信以聖賢爲  
必可學窮五經之理卽體諸身觀史則法其善行嘗  
從莊定山遊凡天下士有德望者均禮爲師友獨與  
王伯安論學諄諄反覆謂不能無疑者四足爲妄詆  
朱子之戒蓋其學以涵養踐履爲主立身行道生死  
不移者也登弘治丙辰進士宰永嘉行呂氏鄉約毀

汪祠幾盡創鹿城書院祀溫之理學先哲凡忠節肯  
表章之爲政惟誠心愛民上人之所嗜好而責備者  
不一置念以故三年不得考滿四年無薦書及人覲  
擬疏與利除害十一事未上以憂歸上司始知其賢  
服闋補玉田令旬日遷判順天正德初應求言詔陳  
時務十策朝議推之仇逆瑾亂政復上裁減中官疏  
語其懷切不報遂乞養歸爲石壘小隱日夕奉母安  
貧樂道家居十餘年未嘗一謁郡縣凡爲文務關世  
教折衷古今人物不輕許可後學從遊者隨其資質  
所近而誘進之其後瑾誅僉推起用部檄至撫按有  
司促迫上趙交章申薦竟辭疾不起學者稱爲仁峰  
先生所著有正學辨帝祖萬年金鑑錄日錄仁峰集  
等書行于世

雜聞源流錄

卷七

十

葉家堂

徐問字用中南直武進人廉靜自飭學以紫陽爲宗  
弱冠中弘治壬戌進士除廣平府教官召爲刑部主  
事歷郎中值權倖縱橫獨持法屹不爲動出知登州  
調臨江以方略擒獲大盜數百人尋遷長蘆運使以  
刺史轉運司人多不樂用中欣然受命曰吾將以薄  
躬清是官也居數月轉廣西參政累遷廣東左布政  
適上道中使採珠不中程御史欲下令責諸賈用中

曰珠池有禁不趣賈爲盜耶事得寢乃坐是被部奏  
上亦不問亡何入覲以廉吏受賞尋擢都御史撫貴  
州黔俗獷悍喜相毒噬爰建貴陽書院祀廉循關閩  
諸賢羣多士而訓誨之於是黔俗漸歸禮讓矣以擒  
獨山土酋蒙鉞功賜璽書褒勉督兵部右侍郎自謂  
於此道雖勤勤注念未有常然米糴處因請告歸棲  
遲芳茂山下杜門掃軌潛思力究凡十年起南京禮  
部侍郎遷南京戶部尚書甫數月復乞歸用中登第  
四十有八年家無長物田不滿百又割以膳寡嫂其  
學以窮理致知爲入門以敬義直方爲實際以滌除  
習氣還其本原爲工夫恬退澹潔則其天性也所著  
有讀書劄記山堂萃稿行于世卒謚莊裕學者稱養  
齋先生

雜聞源流錄

卷七

士

葉家堂

汪視字介夫南直祁門人幼就塾卽莊重若老成人  
讀書過目不忘嘗題梅花云自是天姿異何心要占  
春葉逸齋一見稱異以女字之年十三聞薛文清吳  
康齋之爲人心竊慕之既誦濂關閩諸子書作而  
歎曰古今第一流人物謂是已因爲持身箴以自勗  
家貧母孀無以養活勉就逸齋受舉子業旣冠補諸  
生以學行知名遠近子弟爭執經從遊已而惕然曰

吾年三十有一去仲尼而立之年則漸遠耳乃悠悠然以舉業累吾幼志何爲乎從此併心聖賢之學揭箴銘牆柱悉標先哲格言堂懸夫子像朝夕焚香如親聆欬吐坐立不敢少背嘗悟齊明盛服之說製先正冠服服之患心難持製敬恕木簡置袖中出入手握之以自提省患坐不直體難暢束做古人置劍椅旁之法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麻好睡寓處備鐘鼓時令童子擊之其堅苦刻勵皆此類也祁學自環谷以來湮塞已久介夫特起倡興人方謗議沸騰笑排最至乃奮迅直前不少顧避嫉俗尚浮屠按文公家禮及丘嫂山所著儀節參之祁俗著爲硃俗編設鄉汙里中揭白鹿洞學規爲教又諄諄誨以昔人二義合一之法二日看道理一日敬舉業使不墮于一偏家遭回祿宗祠未建率族人鳩材築祠祀先祖以下及衆子所同出者於私寢立四親祠歲時祭祀朔望謁告一如事生奉母孀居三十餘年孝敬兼至嘗揭古人事親規于壁每進見有禮雖貧每日不缺肉羹出外經宿返拜家廟畢卽再拜母戒外內子姓入歲以下及僮僕無得窺中門遇妻甚嚴小不然則厲聲諭之化羣從兄弟十數輩以道伯父病率從兄弟臥

牀下不解衣帶既卒寢不離喪次又以宗法不立倫序無定乃考綜今古裁爲宗法議以詔族屬凡接朋徒欵親故溫溫有古人風從容周悉各罄其情而後已行道既久鄉邑漸化出入坊市整容徐行不問老稚咸知指稱先生掌教高敦古輩屢以學行薦聞郡守臺司無不願交求見顧不以此萌一毫祿仕意嘗曰吾學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正容謹節窮理盡性吾自信吾所見不差前人門路顧憾無所造未能克吾一息尙存之志卽入山恐不幽耳奚以仕爲又曰著作出於有心者不可有發于無心者不可無故其詩文純粹冲澹不落詞華格以待母疾遇勞避病卒年四十一所著五經纂略史斷俱未脫稿祁人稱爲槩庵先生張邦奇字常甫浙江鄞縣人少沉澹好讀書少長游神高朗耻與娼妓者伍弘治乙丑舉進士入翰林授簡討作觀頤錄記過自序曰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未知九思或忽內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間非無介然之懼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復仆以今歲除追惟一年之事昔之所期百無一償可勝悔耶年漸長而德不加修能不重有懼耶然既往之

愆孰能無懼懼已復然與不知懼等耳今日之懼吾  
又懼其復爲前日也取札素日惟過舉而詳書之曰  
觀願錄以自驗且防焉嗚呼思出汝心言出汝口繼  
自今忘善弗爲爲自欺掩惡弗錄爲自欺人之欺已  
已則惡之乃自欺而弗之惡也可不戒夫其苦自刻  
勵若此正德中以養親告歸躬耕且讀藜藿不厭薦  
刺屢上力求便養授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  
學不孔頗行不冒閔文如雄養無益也與諸生談學  
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已謂人性無不善謂聖賢  
必可師澄神一志以釋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  
爲我也則書卽學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  
又曰譬之權焉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  
我者苟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  
物未技靡不重矣尋自免歸軍精載籍有終焉之志  
嘉靖中起春坊庶子兼侍講作昭事錄從事於畏天  
時保之語陟南國子祭酒迪德勸善不設夏楚士雍  
雍喜得師已遷吏部侍郎攝部事務持大體不斤斤  
小苛居九年不調諸所銓注往往位已上泊如也後  
兼學士掌翰林院詹事府進禮尙書以母老乞終養  
弗允改南吏尙書便養改兵尙書卒謚文定初戶部

以國經用不給議鬻爵度僧常甫嘗言二事害政不  
可行而欲足費莫若省費昭儉德者其本也裁濫賞  
汰冗食者其末也因條經畫鹽法屯田二事以上給  
事中夏言議劄周丘方澤以二至祀天地如周官常  
甫抗論主合祀而極推高祖敬天祇畏罔敢怠忽之  
心以爲之本世廟以大禮故頗庇武定侯郭勛其後  
以給事中高時論劾逮詔獄且獎時盡言乃獻納言  
勸忠頌以廣上意諸匡矯甚多是時諸儒論學者思  
學流于二氏至謂靜無所措其功動用乃有之常甫  
懼其無本也著論言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  
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心法  
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非  
屬于意非屬于身者也事物未交惴惴而已凝然中  
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  
本體翼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于石曰寂然不動曰  
退藏于室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  
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爲疑於  
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爲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  
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陽明王公倡致  
良知之學遠近輻輳頗欲偃一世以從已而常甫與



鄭人聞冢卒淵余通政本汪都憲玉友善沉思力踐  
羣意古學卒各有以自立方常甫編修歸省問贈言  
時甚少陽明目以爲聖資臆所學而贈之曰古之君  
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  
容有不知也常甫報書謂吾何敢言知吾何敢不知  
古之君子曷爲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風之  
自也知微之顯也是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時已卓然有主矣  
中歲每發憤曰碧巖幸有聞今顛毛種種矣行遇屢  
稅誰執其咎題座右曰爲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爲  
人當以天地之心爲心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仁孝之  
道立矣羅文莊嘗稱其德如金錫學探大本諸經說  
別玄暢鬱其傳可必云

胡鐸字時振浙江餘姚人幼孤母王氏二十而寡誓不  
再適勤苦業家教子尤謹於是時振以儒士舉弘治戊  
午解元成乙丑進士選庶常改給事中忤逆瑾出爲運  
副嶢然不染瑾敗累遷福建提學副使其教士一以理  
學爲先而尤邃于易歷太僕寺卿卒學者稱支湖先生  
平生坦易無城府然自守甚介不可干以私身沒未幾  
子孫至不能舉火姚人目爲真道學雖素謹厚言如不

出諸口而志在守正排異痛時之宗陸子靜者倡知行  
合一之說作異學辨首曰象山異其所學好靜脈動是  
丙非外心不盡而欲其存性不知而覘其養此學之所  
以爲異也是以老太極墨西銘蔽鋼伊川支離晦庵又  
曰昔列禦寇託爲孔子告顏淵之言曰用志不分乃凝  
於神欲其不分所以不用也不用則不知而自以爲無  
不知也象山亦曰人須要用不肯不用又須要爲不肯  
不爲而又繼之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可以不用不爲也  
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夫不用而不知以用近  
於二故不用也不知而不爲以爲近於用故不爲也其

功惟在於不用而已謂之知行同功可也謂之知行合  
一不可也然非吾儒之學也堯性之者也名其德者但  
曰克明之而已舜於禹始以惟精惟一告之大學之格  
物致知卽惟精也誠正修身卽惟一也傳說之告高宗  
又以非艱惟艱別之孔子之告哀公又以三行三知別  
之是固顯然而明較者烏得而泥之嗚呼古之人惟恐  
人之不知而今之人惟恐人之有知其亦老氏非以明  
民將以愚之之意歟諸如涵養致知力行並進之序物  
我內外偏全似是之分皆有確論詳具全辨中  
與陽明同色同時而絕不爲其所惑或又謂周之  
真宗傑之士克自振立於流弊中者較之整庵清淵

尤為不可及矣異學辨中屢舉家山不及陽明隻字立言忠厚於此可見

馬卿字敬臣河南林縣人弘治初年十七舉鄉試兩上春官不第卒業太學時臨清王佑以貢至敬臣察其博覽有行遂偕張士隆田汝籽輩講易於王氏乙丑會試中式廷對謂政事之柄握于司禮刑法之權移于版衙大學士劉健覆閱卷奇之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戶科給事中歷官浙江右布政使以戴抑縱造中官被誣奏逮詔獄敬臣惟引為己罪御史疏救得謫鶴慶知府至滇見鎮守中官不答禮敬臣立而言曰吾不過再繁而已矣中官改容謝之政暇則教授生徒講授大學中庸且論之以文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也繼之六行崇本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文科第為志官祿為功及幸一第筌蹄盡廢名曰舉業之弊綴砌為文俳偶為詩拾古人之餘敝一生之力不足以覆瓿名曰詩文之弊晚宋陋儒沒伏羲之畫轉滌溪之圈不反身心但求毫楷今又弊其糟粕以自述名曰理學之弊宋之四子翊道之功大矣造詣渙矣乃有入室操戈之徒訾張詆邵右陸左朱肆怪僻自高而忘其履之卑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也或有已則不學端以非人凡人之善

雜錄

卷七

馬卿

七

集家

雜錄

卷七

馬卿

七

集家

曲為巧詆諸生能為古人之學聖賢何患而不至舉業賁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也又令行鄉約郡人化之土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指間道可逸敬臣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謂何卒以計策攜其黨會兵討平之累遷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至淮上會漕壅議者紛紛欲復海運開濟汶敬臣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乃疏黃河故道而固隄毋令走洩未幾漕利上賞其功僅畢事而卒年五十八張士隆字士修安陽人學務履實以求聖人所謂合外內之道三原馬伯循同邑崔子繼皆推服之正德甲戌內宮災以御史疏陳關米坐謫訕外謫稍遷郡守副使卒同時有張璉字伯純澤州人官御史幾為逆瑾所中出為河南提學僉事寺人廖鵬害之改陝西河外收糧遭誣構下獄居三年得白內闢族其輕已復坐不遜除名屏居山中讀書談道考訂古義得失自六經四書程朱氏外不屑師焉著有邃言程朱心印藏于家懋溪北直河間人忠厚正直以聖賢為師當王氏學盛行獨不受其波靡宗主程朱著西田語略嘗言主靜要居敬居敬要窮理揆存是靜時敬省察是動時

敬窮理之功無往不在其大者莫過讀書天下通理不外乎五倫古人之學不過明此而已其出而有爲不過推此而已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于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口誦心維莫非理義之言可見古人成材之多雖係于氣質醇厚亦本當時之教有所成也蘇蘇州司李徵入諫垣累遷至通政使

魏校字子才南直崑山人其先本李姓長洲人曾祖琳爲崑山姚家魏氏養子迨魏自生子而琳不復歸宗故子孫皆蒙魏氏祖元律嘗愛伊川格言自檢束則曰就規矩浸其下曰誠上達君子幾放肆則曰就廣濶注其下曰真下流小人命孫書置屋壁以自儆父奎代父愛苦役不惜頻死以純孝稱先生生而穎敏一目四行下弘治甲子魁南畿乙丑成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每訊重囚齋居默念務期得情會審監刑衆皆采衣卽事事畢宴飲爲樂先生獨慘然潸服是日不飲酒食肉時奄宦劉瑾擅權其黨劉瑯守備南京倚勢作威臺省官望塵奔謁先生獨不往瑯復忽視法司或時判狀莫與爲抗京邑有諱歷姚元者從子利其富貴誣以奸罪貶瑯陰爲之地必欲冀元於死爲先生訊之

竟白其枉瑯亦莫敢誰何也暇則與崔子鍾余子積夏教夫王純甫諸公商確學問不輟正德九年召爲兵部職方郎會江彬握重兵居大內而寧藩亦有反謀乃移疾家居尚意講學辛巳世廟初服擢廣東提學副使力以師道爲己任課士先行後文盡改部下淫祠爲社學嚴禁大化從禮葬粵俗爲之一變又達摩所傳衣鉢歷代所寶藏者悉取而毀焚之扶正嫉邪執理甚嚴於是南謀中傷之者適丁外艱歸服闋補江西兵備改河南督學施教一如在廣東時且申行冠禮境內有伏義盡封壘久爲牧豎所湮沒亟命有司鼎新而表識之少林寺有達摩面壁九年影石世以爲神書冊記之先生親至其處見洞石與影石形類不同遂命登封知縣侯泰召石工微鑿其痕以驗其僞而立案存照俟修志之日特與改正怪妄始息甫三月晉大理少卿轉國子祭酒兼經筵講官故事將進講先期呈講章於內閣先生獨不然時宰不悅遽改太常寺卿提督譯館時天地分祀之議興因撰郊祀論大略謂上帝至尊無可並者以社配郊則可以北郊對南郊則不可議與時違卽致政而歸自少教行孝友每風興卽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晤語無恙迺卽安武疾則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母張

老矣日依依侍食於側嘗具疏請復祖姓李以成先志  
會沮格不果行平生篤志聖人真猶飢渴之於飲食其  
學始博終約主於立本研幾謂當以涵養仁心爲本中  
年以後純如也天下賢士大夫翕然宗之質疑問難者  
常滿於門稱爲莊渠先生蓋歸林下而教化益行焉所  
著有體仁說大學指歸六書精蘊遺書師說語錄文集  
行於世卒贈禮部侍郎謚恭簡有司立祠祀之先生之  
在粵東也東莞舉人林烈以師禮見遂志理學自學諭  
歷遷戶部郎中俱著勤慎出爲福建運同醜政大理在  
任毀淫祠興社學朔書院日與諸生講習其中又聯什  
伍餉孤貧置義阡立鄉屬壇修養濟院教養並敦一做  
莊渠行事及卒民巷哭商罷市共爲建祠烈字孔承歷  
官三十年儒素如舊子培坦城俱鄉薦培最知名 李  
獻吉晚與先生論學自悔見道不明且曰昔吾泊于詞  
章今而厭矣靜時恍有見意味迥然不同則從而錄之  
先生曰錄後意味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  
不自知纔劄記後意味便散不能如初何也先生與之  
極言天根之學須培養淡沉切忌漏洩獻吉因問平生  
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  
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 先生答僅

子鍾曰自陽明之說行而慈湖之書復出禍天下殆天  
數耶兄與湛年兄辭而闢之意則甚善但名未正耳何  
謂名曰慈湖之書逆天侮聖人之書也昔孟子名楊朱  
曰無君名墨翟曰無父慈湖之行未必過暴與楊而邪  
說則甚以其爲佛學也某嘗謂佛氏無天今慈湖既已  
叛聖人而從佛親爲之奴矣而又訶佛罵祖陽主聖教  
欲高出一層其敢於侮聖人之言者蓋學很和尚棒喝  
禪宗呵佛罵祖家法無天莫甚焉此書不焚不知賴了  
無限後生某每思之未嘗不爲痛心疾首也又一書曰  
留都一別且也三十餘年矣遐想年兄進德日以精淡  
欣仰欣仰某也下士晚聞道即以拙自修而又未能也  
亦太不勇矣近世講學者日以多道其復明矣乎道其  
復行矣乎吁憂方大耳虛志驕氣欲一蹴至聖人而言  
行判若兩截此恐卽是談天衍彌天道安之流耳近見  
序文淡斥陸學愚意陸學且未可非彼其工夫雖粗却  
是實做也淺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愚謂合二書  
生開陸學甚嚴其所以開陸學之意更嚴矣非先  
操切而後寬緩也 近時有忌先生之學而欲毀其  
品者謂桂萼大體疏出先生手余問此何所據曰見  
首輔傳及取首輔傳細考之無有也後余讀莊渠全  
集有代桂公經是講章斥草臣諫疏是以天下爲重  
天性爲輕而稱世宗欲歸儒學母即大舜惟欲順父  
母視棄天下若敝屣之心此爲去利懷仁義蓋代桂  
公口語則將順大體無足怪者而不知其昧公私之

辨矣先生殆亦有過然當日僅爲講章而要者竟以大禮疏草生之君子一舉筆之間可不慎與  
金洲字士瀛南直嘉定人嘉靖丙戌進士天性孝友  
母常病不食卽亦不食居喪哀毀骨立比葬築廬墓  
側哭踊如初喪有白鵲遶其廬不去父性頗卞有過  
必幾諫繼之以泣弟遭危疾竭力營視不寢者兩月  
既貴其塾師病爲執使令百日無倦容知永康縣以  
廉肅稱病目改國子監助教生平惟師事鹿城魏莊  
渠先生而友夏敦夫蔡希顏王純甫嘗曰寧無偶不  
可與匪人爲緣又曰居業必自近克已當先難聞者  
以爲名言卒祀鄉賢祠

雜聞源流錄

卷七

三

寒家室

王敬臣字以道南直長洲人始孩喪母體羸甫十齡  
值時序清明書几曰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  
人何以昏宿儒皆驚異年十四隨父庭宦京師誦四  
箴誼悟孔子求仁之旨歎曰學在是矣由是居處必  
以禮自準雖燕養必正襟危坐無惰容阮而父命應  
舉泣不忍離強之歸家貧鬻書自給有饋食者卻去  
題壁曰不食嗟來食寧爲溝壑夫十九補諸生謁魏  
莊渠先生考道焉時士子爲文爭尙奇詭以道獨謂  
學不聖賢雖凌厲道上君子不貴也父泰藩江右致  
仕歸百端娛侍備極色養父出飲夜分必迎於門風

雜聞源流錄

卷七

五

寒家室

兩則迎於塗子殤父爲置膝不欲父曰若虞燕女溺  
志而不虞我一綫息哉乃勉諾數年遣之父老得醫  
眩疾臥榻下目不交睫微聞聲咳輒躍起視安調諸  
藥餌以進事繼母郁如事父郁性卞急滅獲稍拂意  
卽沈憤擊牀毀器以道跽解不得蒲伏戶外嘗竟夕  
不起又母心不善其媳以道獨居不御內者十三年  
母竟蒸蒸底豫督學耿公定向察其純孝俾越次超  
貢越入試以親老不行惟以坊金分貽族屬無兄弟  
友愛諸從昆姪輩開館舍勵之學婚嫁必任自奉則  
獨食布袍五十年如一日嘗命僕以銀器質典踰年  
取歸誤與金器促還之典家以布勞僕僕不受曰主  
行德而我顧爲利乎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  
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譚自見天臺督學後謂聖賢  
無獨成之學遂以橐籥後進爲事從遊者四百餘人  
咸刻厲相責然學惟慎獨爲本而指親長之際祗席  
之間爲慎獨尤以標立門戶爲戒曰學者不可標立  
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爲弊滋大又曰六經文之  
本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於是學者知  
有正鵠矣世稱少湖先生晚以撫按交薦授國子博  
士不赴卒年八十五蘇人建祠以祀號王孝子祠所

著有家禮纂婦訓及遊武考記行於世

韓邦奇字汝節陝西朝邑人幼俊爽志于學治尚書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節以諸生就歲試學使虎谷王公語衆曰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聞之勃然退而搜集羣書凡涉於樂者靡不參攷端精篤嗜雖疽發至潰亦不自知遂作律呂直解久之悉其作用之實作志樂其爲書多言馬遷班固蔡子周禮所未及而備錄先儒世儒之圖論用資探討書成授梓是日有九鶴來舞于庭弘治甲子舉鄉試第二正德戊辰偕弟邦靖同登進士值劉瑾擅政朝士奪氣同年多往謁者而兄弟卒不往爲時所欽拜吏部考功主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某私袖小帙竊視汝節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帙爲乃奪其帙封貯不簡都御史爲遜謝衆皆失色調文選太宰托意爲官擇人欲發視缺封汝節執不可太宰卿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分巡抗嚴時進司錢寧以鈔數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歛餽恐後汝節檄知縣吉棠散其歛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命內豎假飯館于杭天竺寺汝節立爲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

雜編源流錄

卷七

三

纂錄

道衢州汝節召儀賓詰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事假道歸告爾主韓僉事在此不可証也後三年濠果通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奸不竟逞凡織造中官有所求爲率裁抑之積忤既久而富陽縣產茶與鱖魚進貢採取時民不勝煩擾汝節目擊其患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我兒抹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魚兮不出別縣茶兮不出別都富陽山何日頽富陽江何日枯山頽茶亦死江枯魚亦無山不頽江不枯吾民何以甦鎮撫撫奏之誣以阻絕進貢誹謗朝廷逮下詔獄放爲民准開源流錄

卷七

三

纂錄

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衆蔡爲歎服會丁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入聞之復大譟汝節逆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撫諸軍聞言出於汝節信之始解翼日首惡就戮汝節謂侍郎曰首惡既誅宜速給賞以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聽汝節遂致仕歸先是弟邦靖嘗以是官威行惠懷其得士民心及汝節繼任士民環告曰前使君之治誠善願使君守而勿失感慕咨嗟有泣下者故終任所行一無改于舊民甚德之而後事卒如所料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其秋典試順天因命題爲執政所不悅喉言者謫南太僕寺丞已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寺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同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辦宣府悉力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未幾巡撫山西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壘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政益嚴肅守益險樸聞日以廩米易肉一斤有司供餽悉拒不受廳事惟一二青衣侍立三司官入揖議事數語而畢庭清似水不聞履聲諸王府總兵武衛官俱相戒不敢犯四疏乞休得歸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遷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晉南京兵

雜劇源流集

卷七

三

葉敬奎

部尚書在留都廉靜寡交六卿同列亦罕往反拜表聖誕令節赴禮部禮畢子然獨行內外守備議事外語不及他杜門晏坐間授其徒以古今理數之學道望蔚然五疏致仕是在己酉益修舊業倡導後生居七年乙卯會陝中地大震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學者稱荅洛先生其學以精一爲宗以培養夜氣爲本以修明禮樂爲要復旁通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諸家嘗以授容城楊繼盛氏語具楊傳中性極孝友事父逆峰先生及閭恭人終身不違顏色與弟邦靖交相砥礪友愛切至汝節疾于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邦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士大夫立卒命碑爲鄉閭式後邦靖病亟汝節日哭泣不解衣不滋味者三月餘形且瘁邦靖臂曉之泣謂曰吾弟憶東坡詩乎來生之因尚當爲兄弟也及邦靖卒屢廢寢食哭絕衰絰疏食祥而弗懈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筆能寫吾思弟痛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故恕夫碑文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之高功業相映亦多矣至相愛之淡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公兄弟可謂曠世少有矣論者更推其胸次灑落大類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識度涵養並可方敬

雜劇源流集

卷七

三

葉敬奎

軒云所著有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論諸書行於世

韓邦靖字汝慶陝西朝邑人邦奇之弟生而靈異三歲能誦古詩百餘首四歲通孝經五歲讀論語文王至德章掩卷若有思者父問之對曰卽如是武王非矣八歲攻舉子業十四舉于鄉二十一成正德戊辰進士已巳拜工部主事奉部檄十庫監收庫宦官不爲禮汝慶自坐前席宦官怒給曰部尙書至因起撤坐汝慶詰之答曰公無與庫事止一飯耳汝慶曰然則吾當去矣答曰當署案汝慶曰豈有署案而不與

律聞源流錄

卷七

雜著

三

奏教堂

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署案又監收黑室廠主廠者宦官厚燕接殷勤之懽汝慶不顧白起視秤分毫無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可奈何未幾抽分浙江先是抽分部使者往往避嫌乃重取於商爲羨餘以自白汝慶乃下令曰非巨木若竹木成器者不稅其稅課舊領府幕官乃奏改寄布政司庶杜侵漁隱徇之弊又奏抽分司刑獄宜下按察司以防出入詔皆可故事抽分司餽鎮守太監歲千金是時鎮守劉太監爲巨奄谷大用黨汝慶故不予金劉怒後知其爲人愈益敬之會宦者從京師來索抽分錢甚急劉從旁勸曰

律聞源流錄

卷七

雜著

三

奏教堂

幸無求韓主事我當有以贈公也及代去有同年趙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汝慶笑曰正恐若此耳壬申南北畿內山東河南諸郡盜起天子命將征勦工部官例一人前除當前除者數人皆懼不敢往言之部尙書有泣下者次不及汝慶部尙書知其素勇可使數日汝慶汝慶毅然請行行竟無害比歸遷員外郎奉部檄清察直隸山陝諸路匠班銀兩既見其民貧乃奏議罷徵是時急于用財不許後以乾清宮災罷之上因災異詔求直言汝慶上疏極言陛下卽位以來朝政不修經筵罔御盤游無節狎近羣儉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路百度乖違庶事叢挫府庫空竭間聞流散盜賊災異薦至迭興危亡之形已成社稷之憂方大疏入上震怒下錦衣衛獄給事中李君鐸率衆論救之得奪官爲民嘉靖改元起爲山西左叅議分守大同革奸平獄權豪歛跡是時天子修定策功封爵太濫而高山陽和諸衛軍士奉例開墾草場數千餘頃皆爲豪家占種前後上疏論列皆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相食又奏議請發內帑賑濟不許爲之慨然泣下輟食復抗疏論列累千餘言不報乃上疏乞歸



都御史張公文錦奏留之而歸志已決復上疏不待  
命卽行西歸之日軍民遮留道上以萬計號泣不忍  
捨去至家稱觴壽母與諸兄弟燕會終日甚樂也亡  
何病卒年僅三十六蓋汝慶父諱紹宗繇成化戊戌  
進士歷福建副使稱善教有四子伯邦彥舉人知縣  
仲爲苑雉先生叔卽汝慶季邦翊亦知名父子兄弟  
以學問相師友爲關中罕儔而太史王敬夫銘汝慶  
墓稱爲曠世之英全德之士焉嘗自號五泉子著有  
五泉集及朝邑志行於世

張岳字維喬福建惠安人正德中舉進士官行人值

武宗不豫臥豹房疏請以九卿科道入直嘗藥防他

虞已上南巡同諸司疏諫下獄予廷杖調南國子監

學正嘉靖初召復行人歷主客郎中時議禘禮所自

出之帝無主名輔臣張孚敬欲遷合當之維喬曰是

不可強知獨以皇初祖設位儼然必有在乎其位者  
張不聽議上御批署皇初祖位如岳言孚敬忌之欲  
羅致門下不可出僉廣西學憲坐所貢士廷試黜落  
七人貶廣東鹽課提舉歷轉知廉州時朝議討安南  
維喬具言不可狀疏入不報尋遷去而莫福海遣人  
叩關言往張廉州安在是欲以恩信撫我也何可忘

語聞詔參政廣東諸經畫所爲受降之策皆仰成兩

安南平已征崖黎攻破罷萬諸洞上再賜金幣糧食

都御史撫江西轉副都督兩廣軍討平封川融懷

平連山諸僮尋以兵侍郎右都御史開府沅討苗蠻

卒于軍贈太子少保謚襄惠方鎮沅時邊臣競饋遺

用事者以自全而維喬頗爲用事者所扼或譏之少

貶維喬曰無以爲也寒骨稜稜第欠馬革一張已耳

其他吾分自定人如之何居恒弘毅淵默讀書過目

成誦終身不忘貫串百家精微隱蹟忠信孝友之行

得之天性論學以程朱爲宗尊信傳註出入以度凡

一切談說性命皆指爲籠罩籠伺排之甚力一時賢

譽莫之能屈也作學則首以存養之要繼以動作禮

義威儀之節而求端未發以爲之本曰心纔靜即覺

清明學須靜多於動至動而未始不靜庶矣爲文章

氣象弘裕謹繩墨根抵道要不規規於作者町畦而

平正通達得於考亭爲淡著有小山類稿聖賢正傳

恭敬大訓載道集藏于家

沈霽字子公南直華亭人少有美質夏方伯寅奇之

以女贅年二十一始補諸生從胡敬齋章楓山兩先

生講程朱之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何以詩賦爲遂

專心正學至忘寢食值江南病水區糞水利六條達  
於俞都憲行之以利吳民中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  
禮部史分司留臺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每公事暇讀  
性理大全書一有所得即記錄味而玩之嘗奉命按  
視江北路出全椒辯冤獄甚異好事者立碑記其事  
疏請發粟賑饑活者數十萬逆藩謀不軌先露章劾  
之不報迨駕幸南都屢疏請回鑾言極剴切更念儲  
嗣未定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下之望諸若備邊  
任將修德省愆親賢遠佞救災安民及興利除弊旌  
善糾惡崇正學開異端廣言路疎內宦整紀綱前後  
百餘疏時論偉之遷副使肅清海道化盜為民改許  
州兵備誠心倡化建孔子廟立朱子祠行白鹿之教  
黔民信服巡撫袁宗儒特薦之將處以京秩子公見  
柄相方炎正直多沮歎曰非其時矣即引疾乞休得  
優旨加叅政致仕平生無私蓄歷任不受一物歸裝  
止圖書數卷居家十七年屏絕人事日誦四書五經  
性理大全諸書併雜閩語錄潛玩理義驗之身心發  
為踐履實學又積數年始知道理皆具于吾心不假  
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于身心非學也又曰基  
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于理則安寢或少有未

谷即睡臥不安天明即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  
者則書此事於壁後不敢再失也其刻勵不自恕如  
此自號東海老人雅有著述不自表暴一日簡舊所  
著書悉焚之祇存語錄四卷閱之曰自量精力未衰  
尚冀少有進耳嘉靖乙巳忽遭疾強起正衣冠坐定  
日嗚呼死矣哉於心固亦無愧言畢而瞑壽八十五  
附錄許志字廷倫河南重寶人襄毅公進仲子饒神  
嘗用十歲能屬文弘治中第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懷  
旌明直遇事斤斤斷決命清廷錄命劾中貴出諸者  
食後求過人頌之正德初襄毅入本兵廷倫引嫌避  
言路改翰林檢討聞兩作矯旨奪襄毅公官併京廷  
倫於全州襄毅卒奔喪歸襄毅終制門掃戟侍修  
廷倫受徒論道治如也以交薦起為尚書丞復引病  
歸十餘年嘉靖初起南通政司奏議一時江南人士  
爭趨講席已故肅清倫林學士人侍講經引史出  
人仁義陳古昔典章治忽略若指掌上泥鴻焉上稱  
賢學門事一日則國書以明道原二曰至聖經以  
求道是三日詳諸書以祛惑或曰曰非雜說以防道  
害乎廷倫曰太常以尊德為學統太學生有退方旅  
就以經世為上茶以尊德為學統太學生有退方旅  
觀不歸者三十人歲久各字漫滅乃出公部金購地  
墓之嗣其資費弗給者數十人矣廷倫不解者二  
和即用人行政成順天和尚之切文王學於中節而  
三致之師世宗即位散學於天下之說上悅於是尊皇  
是廷倫為上具言皇帝上師之說上悅於是尊皇  
上講中和及同華原在無遠殿南學其師嚴王中  
宗天命自度之美上皆解者罷吏部一清還南京戶部尚書  
入觀廷倫絕食略略政紀京師一清還南京戶部尚書  
李益莊廷倫延給事學於伯兄紹兄卒四十年  
卒臨諱必哀又學於張金事張卒於南貧不克塋為  
上殯之又恤其孤要事張金事張卒於南貧不克塋為  
上殯之必恤其孤要事張金事張卒於南貧不克塋為

謂宋儒分理氣為大謬謂聖人以用世傳心法謂聖人之教務學也在動弗在靜問者擇與之者有補通鑑正圖書原性學序道統申原道等篇為王司馬廷相崔侍御統所解愚按正嘉間學者多厭薄宋儒或高談性命而病其解格物致知之淺膚或贊任外行而病其為圖說經詁之繁碎兩家立說雖相反而朱儒則內外受攻矣豈自知其一失之空一失之滯而均失之于粗乎如王端毅之平川公許篈殺之元誥世美乃兩谷喜進思遠不及平川之得正甚至以太極圖說為周子之真吐實犯是何言也夫宋人析理氣惟分故合最為有功其言觀未發氣象主靜立極的為傳授至訣奈何遽欲一筆勾銷此弊決不可謂其當屏弗錄第其原傳其人亦有所長且免置之便無從設辨故附注之是卷之末以見其時所學之外又有一種野學若此要其病痛易於辨而對壘堅固也

維閩源流錄卷七終

維閩源流錄 卷七 葉錄堂

維閩源流錄卷八

無錫張夏纂

昔孟子言闢楊墨而申

子惡鄉愿而申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

本以勝之者也新學禍人得諸君子力

其徒之賢者亦知磨偏去障於後宜若可以無患

然浸淫四五十年而訖躋廡席割俎豆其黨至創

為新建世家以張之欲抗孔子以赤幟於天下箕

鼓乎後世畏防一失狂瀾莫回何哉愚嘗論其世

而伏思之蓋人心失正大經反常公論之不明非

一日矣方嘉靖甲申大禮議起諸臣迎上意圖富

貴者爭倡為繼統不繼嗣之說夫既繼統矣又安

得不繼嗣弟以孔子春秋躋僖公書法證之片言

可折彼欲借正名二字以行其私徒知以家人言

世宗於興邸聖母有本生父母之名不知以廟次

言世宗於孝廟武廟有祖福一例之名迺竟伯孝

宗兄武宗而考興獻遂令武宗無子孝宗無孫而

斷其後嗣既復號唐宗入太廟儼然列孝之次升

武之上至令獻帝無君世宗無父以殄其大統吾

不知孝宗恭已仁民久承宗廟武宗雖曰失德克

收桑榆何罪於天下而爲臣子者忍報至此猶且誅鋤其已俾滿朝諫臣或死杖下或錮終身爰顛倒罪狀頒明倫大典一書恣爲矯誣夏嘗痛憤此舉謂之小靖難而日聰等輩爲道衍再生非激論也時陽明居越既不能上章極言上正一代典常下明大臣分誼而其門人若方獻夫席書黃綰王誠甫等阿附邪議者最多又不能正言裁止之卽來問亦不答夜坐碧霞池有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是明知其失而故縱成之也其後召修大典又勸綰等往成之而曰議禮本諸

雜錄

卷八

二

奏議

君始其事中間萬一猶有未盡正可因此潤色調停是顯徇其謬而欲彌縫之也其所謂良知者安在也張桂等奸既售益自負知禮率意紛更以自掩覆於是以濮議之牽合祀廬陵以陸學之立異祀金谿二子皆宋儒也前人不祀而明人祀之夫固謂自我作古腐儒何知卽春秋經傳可謂定陶安懿之迹可掃也豈料其爲梯引姚江一氣翕聚乎桂嘗奉旨勘陽明功罪謂宜中禁邪說而出自伎忌雖公實私故愈撲愈灼愈塞愈流至隆慶朝華亭當軸喜招學徒以立名譽見王學方熾遂欲

援陸氏以祀陳王猶復有畏中止沿及萬曆初禘申吳縣乃背廷議取中旨而陽明竟祀竊謂此一役也非良知之營壘高而大禮之窟穴分也非理泉之佈置密而見山之防範疎也狃有歸矣嗚呼陽明惟知保全功名故貪昧隱忍不言大禮之是非張桂惟知獵取爵位故來動煩擾積成濫祀之極禍其論學也似相反其害禮也實相成要之病禮卽病學矣夏嘗見世宗採張璁議釐正孔廟典禮御製文追罪程頤名爲傳道之儒而不欲英宗父濮王加以是可忍孰不可忍之語忿忿然痛心

雜錄

卷八

三

奏議

疾首言之當時朝廷之主持論固若此未有黜程而尚能信朱者也未有遷釋朱而猶不進陸以及王者也然則公論不明自大經不正始大經不正自人心不正始人心不正自功利陷溺始故愚錄明儒至此凡議禮貴臣皆絀而不書卽霍渭崖氏曾著象山學辨亦弗之取其諍諸儒若呂文簡崔文敏以下數公學術素正又有功於禮則亟進之以授於正心反經之義嗟乎君子則阨下位有言不信而使彼相磨其口說所謂以燕伐燕授之口實耳易繫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也學者無誠心而欲修辭難矣哉

呂 柟 字 崔 銑 馬 理 舒 芬

祁 勅 薛 蕙 王 思 鄭 佐

劉 瑞 何 塘 華 金 李 錦 需

周 滿 呂 潛 郭 鄂 字 王 材

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祖柳卿葬日壙中有聲如雷

卜者以爲當顯六世後六傳至溥生先生資性穎悟始

就傳習幼儀識者以大器期之入縣學時尚未總角即

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已

受學錄行人昂充然有得督學楊公一清王公雲鳳拔

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踰

冠中鄉試刻文爲式明年下第入太學與三原馬伯循

秦世觀榆次寇子淳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

輟舉業而講理學習古冠昏士相見禮孝廟賓天順天

府晏臨衆惟具禮先生獨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譁之第

恤也孫行人昂沒爲之服衰拜送弔客正德戊辰中會

試第六人廷試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其

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禮時先生與馬理康海齊名關中

劉瑾以鄉故欲引用之遜避不與來往且上疏請上入

宮觀政事歸本階消宗社可保瑾憾甚欲中以禍遂

引疾去瑾遣官較偵其過於途中不得會敗迺已起供

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涖

之樂元順帝廢學繼繼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人

方之賈山至言上亦不罪乾清宮災復應詔陳言六事

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以言

不行乞歸居恒力田養親左右惟謹父或因小失責次

子梓必跪而同受責俟父怒解始起堂父病侍湯藥夜

衣帶不解晝夜無聲及卒痛哭嘔血將葬大雨如注跣

蹣跣蹈泥淖中執喪不少殺墓畢廬于中門外旦夕不

輟哭自成服奠墓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禮

備聞東流集 卷八

斟酌損益各有儀注其時名家多做行之鎮守大監

鑑轉以金幣立庵去服開屢薦不起嘉靖初應召入朝

壬午與修武廟實錄充經筵日講官講期值仁祖淳皇

后忌辰因當御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

建之先疏陳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

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遂疏諫大禮復以十三事自

陳得罪下詔獄降解州判官知州缺署州事迺恤焚獨

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已又集

耆民鄉長講讀教民榜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

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

公祠正首陽二子墓訂開壯繆侯集遠近來學者日衆御史爲開解梁書院以居之集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以王佐才薦遷南宗人府經歷晉南吏部考功郎中尚寶司卿太常少卿公餘閉門讀書兼設教習降精舍久之召入爲國子祭酒以身植教自貴試法監中乞差爭榷之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答曰寬非縱肆之謂乃日刮月磨而不責教于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訓諸生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文優者授之梓德著者揭之榜而問疾賻喪曲有恩意間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聲教益然又言之吏部謫一監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恭既而奏減歷日以通淹滯疏條監規若干事及言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乞飭該部重刊儀禮併造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皆報可論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罕見其儔遷南禮部侍郎同諸公卿謁孝陵衆將著辨先生曰望墓生哀宜青衣角帶衆從之署吏部考功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初先生在南尚

永嘉相應詔道出南都有醺禮爲賀者託以官卑俸薄拒之其甥有王通政者一祭酒通國送之江上亦獨不往永嘉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至是永嘉歿僚長霍公走簡敘祭復峻拒之且云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其伉直敢言如此世廟將躬視承天陵屢疏勸止而中不報入賀萬壽節禮畢值天變遂乞致仕歸事繼母侯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事叔父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嘗分財濟之待母黨宋氏悉加優厚繼母病頭風怯寒親製艾褥奉之乃安後卒哀毀亦不殊生母未葬而病以壬寅七月朔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有大星隕于華陰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計開上爲輟朝一日賜祭墓謚文簡先生敦勵躬行本原經術與姚江同時而不喜良知之學其教人專以安貧改過爲說在書院中嘗夜隨擊柝者以觀就見安逸或寢者旦必切言責之聞者莫不感發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効甘泉之學者則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偽學之疑有問朱陸同異者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何害其爲同

黃學者不務力行而膠于見聞以資口耳竟於身心何益聞者俱服李立卿曰陳白沙幾乎崇效天薛文清幾乎卑法地矣先生曰智崇亦絲禮卑亦絲智崇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二子之道柘木之能習也然而嘗聞其大節矣白沙狂而未足文清伯而有餘絲孔子言之皆可以入道始學者如趨焉文清其正矣時天下之言學者不歸王則歸湛其能獨守程朱以反身實踐不變者首推江右羅整菴先生次即先生蓋天下不數人也學者稱涇野先生或稱高陵夫子至歌之曰天下有道惟涇野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

雜錄

人

卷八

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行於世厥後李楨趙錦周子義王士性蔣德燦諸臣前後疏請從祀孔廟下部議未及行何廷仁言陽明子以良知教人於學者甚有益先生曰此是渾淪的說話若聖人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可樂以此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人不足處說或因人學術有偏處說未嘗執定一言至於立成法詔後世則曰格物致知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蓋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東郭子曰我

初與陽明先生講格物致知亦不肯信後來自家將論孟學庸之言各相比擬過來然後方信陽明之言先生曰君初不信陽明後將聖人之言比擬過方信此卻喚做甚麼豈不是窮理否東郭子笑而不對何廷仁言程子張子之心無些物我之間如張子方與弟子說易問程子到善講易即撒鼻比使弟子從程子講易程子力與弟子論主敬之道見張子西銘則曰甚無此筆力可見二子之心甚公先生曰此正是道學之正脉如孔門之問答處廷之告語皆是此氣象可見古人之學絕無物我之私他如朱陸之辨不免以已說相勝以此學者不可執已見先生曰子癸未曾在會試見一舉子對

雜錄

人

卷九

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辯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曰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乎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率意妄語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故用人以治天下不可皆求同求同則說語面諛之人至矣問近讀大禹謨得甚意思曰且不要說堯舜是一箇至聖的帝王我是一箇書生學他不得只這不虛無告不廢困窮日

用甚切如今人地步稍高者過人地步稍低者便不穩  
他雖有善亦不取他即是虛無告廢困窮 畢陶說九  
德皆就氣質行事上說至商周始有禮義性命之名宋  
人卻尚言性命謂之道學指行事為範迹不知何也  
先生曰曾子易簡的去處真是妖壽試他不得的時許  
象先在旁語及尹和靖出處進退甚是分明先生曰彥  
明曾亦應過進士舉來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即歎  
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進出處去  
易實事亦不遠了人之身只有箇出處進退死生壽夭  
而已諸生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鍵處皆易矣 先生曰  
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予謂夫子之神存論  
語乎 馬理曰原野子為漢之文賦懷其史才傳其經學  
以上之文而多貌實之語醇如醇齋而著龜鑒多確  
如文清而居業則庶幾其學諸周之精同師之大利  
先生教學者多以安貧改過為言此最切近亦最難  
此正下學上達之旨也  
崔銑字子鍾更字仲晃河南安陽人五歲日占成滿  
稍長博極羣書講太極圖通周易弘治戊午領鄉薦  
庚申入太學謝文肅公為祭酒歷試居首奇之子戌  
下第在京與三原秦偉馬理諸子相友善約明經修  
行母慕高虛母溺訓誥母曉商章母蹈利名毅然以

洙泗為志乙丑登進士改庶常正德丁卯授編修預  
修孝廟實錄戊辰同考會試宰執欲私其子以託子  
鍾拒不可竟出他房時奄瑾權羣臣多屈膝子鍾  
與修撰何瑋獨長揖不拜瑾怒謂其黨張綏曰翰林  
後生多輕薄崔銑尤甚瑋聞之謂子鍾曰吾兩人不  
可易節對曰銑安義命久矣是歲實錄成瑋矯旨史  
官遷級調部屬州縣練治理改南京吏部驗封主事  
瑾誅召還史館辛未復同考會試輔臣方治文藝子  
鍾上書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母事瑣  
末懷恨千餘言癸丑差封周藩御厚餽還京會御史  
王廷相下獄瀕死亟請執政曲救之丙子侍經筵啓  
上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譏頑戒逸豫值權倖錢寧錢  
安廖鵬在側大銜之秩滿晉侍讀丁丑春罷經筵引  
疾求去少傅梁儲素重子鍾固留之乃三為會試同  
考事竣得歸稱觴二親時父母年皆八十餘矣已卯  
作后渠書屋董耕授徒刪定二程遺書作郡志世宗  
嗣統薦起修武廟實錄仍侍經筵癸未講論語開陳  
治本啓沃懇切尋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心崇正議  
明教條嚴祀事獎雋彥警輕情與諸生朝夕問答不  
倦加以明貧伏老問疾賻喪士林大悅逸尹梅繩者





英敘堂

葵叙堂

純名日起所在學者多從之游其教以居敬窮理爲主又特好古禮儀時自習其節度至冠昏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用之居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以爲訓而於進退出處持節尤高嘗曰身可紉道不可紉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守經可也在告時安南貢使謂部郎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居官貢使嘉歎以去朝鮮國王奏乞頒賜主事馬理文使本國傳誦爲式其各重外邦若此主事時上書諫武宗巡遊者二後伏闕諍益力杖于廷員外時值議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伯循名居首逮繫詔獄復杖于廷尋復官郎中時奏寢莊澤之奏仰執政言亦不從考察力罷執政私人彭澤廣東人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鳳爲正人卒不改官朝野推眞考功嘉靖丙戌分考會闈所取皆宇內名士世皆稱其藻鑑居恒喜接納賓客汲引後生年七十居商山書院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求詩文者無虛日伯循媿媿應之不倦山中野服鶴髮童顏望之飄然若仙不談佛老不觀非聖書其執禮如橫渠而論學則準於

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所著有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冊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及詩文集陝西通志行於世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墓初伯循與黃穀等伏闕諫南巡並受廷杖羣死復起官病卒及伯循還南巡政赴任過河池見穀之遺詩云六年復觀先生面爲過河池見水開二復此詩則知伯循於君臣間反之間真不減古人氣說矣舒芬字國震江西進賢人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誥至邑獻馴雁賦大奇之薦列諸生督學盧齋蔡公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正德丁卯舉鄉試至丁丑中會試廷對第一人官翰林修撰值武廟不時巡幸心憂之明年上隆聖孝疏再上謹車服疏五上乞終養疏不允已卯春上將以三月十九日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溯江浮漢登太和山且徧中土繁麗時辰濠久蓄異謀待隙生變國震具疏於十五日早先上請留駕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親王倡吳淞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語極激烈而濠黨故造爲惡語謂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自刎狀且曰今撤賴矣國震弗聽乃邀考功夏良勝儀制萬潮太常陳九川至寓舍酌之酒麗言曰匹夫不可奪志遂

連疏入時人稱江西四君子明日諸部曹疏入又明日百工疏俱入至十九日駕遂不果出二十日上命舒芬等百有七人於午門外跪五日未展而入終西而退國裳嚴整無異平時迨第五日命各褫衣杖三十以疏首杖特甚死而復甦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上心動得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卽製創就道至闕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中濠果反且敗庚辰秋間父艱慟絕兼程而歸居喪哀毀骨立一循朱子家禮癸未服闕應世廟恩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孔林行穉萊禮有東觀錄至京上辭升俸級疏甲申正月度上意將偏崇本生會昭聖慈壽皇太后聖節上乞命婦朝賀疏繼三上疏乞致仕養母不允乞改選亦不允詔議大禮國裳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三疏固爭不得乃率朝臣慟哭于廟上震怒命杖如前幾疑罰俸三箇月是歲奉母就養京邸明年母卒扶柩歸墓因裳自幼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緇流羽客率毅然絕之至於權倖奄宦拒之亦如釋老於諸儒最喜濂溪稱爲中興之聖謂太

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貫串經史百家而於天文律曆尤所究心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宗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居常端坐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寤卽告人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失尺寸與同志相劇切無幾微矯飾每語學者曰士當爵祿不入於心溝壑不忘於念又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共豫在此酷好周禮詳加訂正嘗推爲至誠盡性之書惜漢儒多傳雜問源流錄  
卷人舒芬  
宋儒乏表章耳病將卒與衆揖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爲歉耳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年四十四素不事生產家無立壁沒後妻孥失所御史儲良材爲小築省城以居之通籍十年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諫復杖絕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一聞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慮十疏故海內呼爲忠孝狀元卒配享羅一峰祠所著有太極通書繹義易箋問書論詩稗說春秋疑義周禮定本及梓溪集行於世隆慶初贈諡

德益文節

時方尊陽明之學國象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意章必極禮樂之中而歸

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偽為者矣今才智之士得茲教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也竟隨者特竊其一節異未者未睹其大全非心為道者也

祁勅字惟允廣東東莞人五歲通論語諸書十二為

詩文有奇語十五明春秋踰冠魁鄉薦即藏修不出

慕源溪延平二賢為之贊師其心學充養日粹後進

多出其門久之聞逆瑾誅始會試成正德丁丑進士

歸省庚辰拜刑部主事會季兄政上春官沒于塗即

移疾護其喪歸督學魏莊渠先生至邑臨訪與語稱

集賢堂

卷八

三

集賢堂

重之因論師生宜以為矜式嘉靖甲申七月伏闕靜

大禮得罪獲釋三載以績最開歷員外郎郎中平反

公恕都人頌德公餘益砥學問名其齋曰日新作箴

以自警戊子主廣西鄉試事竣取道歸省有司致贊

一無所受尋出知饒州值少保桂萼家居來相開問

而未嘗私謁治行推諸郡第一奉旨燒造郊壇磁磚

限無過七十日或獻計謂以土為胚而飾以磁庶可

速成惟允曰是欺君也俾工匠如法為之竟以違期

逮獄謫貴州發引典史南還感疾卒年五十三

薛蕙字君采南甯宅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

事值武廟南狩抗疏力諫禍將巨測冥然安之尋調

吏部驗封主事嘉靖初元自文選主事遷驗封員外

又明年遷考功郎中太宰喬宇倚任之及大禮議起

適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凡數萬言人奏下獄既詔

令復職權貴人不悅給事中構其罪爰上書自訟以

病免丁母憂服除吏部移文趣起之時權貴人勢焰

正盛乃歎曰斯尚可倪首以就湯羹哉遂不出後屢

薦亦不就家居十八年卒州人士祀之鄉賢祠君采

七歲習舉子業十二名能詩題隣舍三教圖曰斯道

有三教聖心無二天陰陽動靜機活潑一圓圖試問

集賢堂

卷八

三

集賢堂

一歸何處此理玄之又玄中歲好養生家言收斂耳

目澄慮默照如是者數年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

不足學反而證之六經及濂雒諸書至於中庸未發

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

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奧以能知未發而致之為窳

蓋深造而自得之卒逃釋老而成名儒居鄉絕不肯

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恒親為製藥膏脫衣施凍者

或曰焉得人入而濟之曰吾不媿此心耳所著有約

言西原集及老子集解行於世大寧齋目錄五經襍

說藏于家

呂涇野復君采東云約言其精有神政教良多然其深遠處亦未免一涉于禪老賢

哲立言寧近毋遠寧粗毋精使人人可守而行之  
如何愚按君采題三教圖病根未消淫野復東  
矣

王思字宜學江西泰和人太保文端公直之曾孫八  
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舉於鄉及辛未南雍手書矯  
輕警峭四字於座求朱子遺像奉以出入丁外艱塋  
祭不怠于禮正德辛未第進士入翰林每試必先同  
列獨不喜爲應酬文字甲戌上疏以爲孝宗敬皇帝  
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太廟  
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  
勇以輕身惟是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  
律南源流錄 卷八 主 羹家室

贊言極痛切忤旨貶潮州三河驛丞便道省母扶二  
僮至貶所郡守聞景韓書院以居之一時俊傑咸從  
之游陽明王公鎮虔臺檄使贊軍議宜學卽偕通衢  
驛丞李子庸行會寧藩變作藩裳宵赴軍門功成亟  
歸口不言勞庚辰再入潮請業者益盛諸生錄其語  
成帙嘉靖改元自三河召還翰林補編修預修先帝  
實錄同考癸未會試充經筵講官甲申大禮議起與  
同列疏諍不報既而文瑞公論瑩有水患得請改葬  
將歸七月之望復預伏闕號諫下詔獄杖朝堂十四  
日而斃齋其居不售無以爲殮公卿僚舊共賻而殮

之以歸年四十四

鄭佐字時夫南直歙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南京刑  
部主事數獄疑獄庭中稱平改禮部奏立新安文公  
後博士世宗入繼大統抗疏諫大禮又極陳清寧宮  
後熾災變之繇出爲福建按察僉事轉副使尋備兵  
饒州前後誅閹僥宿寇機發輒舉奏功決辰間遷本  
省左叅政冢宰又將候珠擢上副封執政執政因以  
議職貴向與爲忤者僞曰朝列中尙有此人耶乃徙  
之貴州時夫卽上疏乞解職養母歸益究心濂洛諸  
書爲學子講論不輟懸車二十年悉謝賓客當道累  
律南源流錄 卷八 主 羹家室

謝嘉郡邑造清說不就及卒鄉人卽其所建水口  
屋祠祀之所著有春秋傳義周易傳義四書語錄五  
經集義及詩文稿行於世  
劉瑞字德符四川內江人十歲能詩文父時敦鍾愛  
之爲作五清書舍期以聖賢之學因號五清主人歲  
七丙午鄉薦第六弘治丙辰成進士入翰林授簡討  
屢有建白武宗初立疏陳十事正德丁卯逆瑾擅權  
亂政朝臣嘗言事者咸得罪自度不免卽上章謝病  
旣出京之明日瑾矯詔斥大學士劉健以下五十三  
人爲朋黨勒令致仕與各其中聞之恬然奉其母行

值歲暮峽險至澧州依親以居時太和陳鳳梧視學湖南檄諸郡邑士子從講學既而臨江蔡潮續視學因以州後開舍更為澧蘭書院延講授院中尋鳳梧奏湖藩復檄辰守戴敏創崇正書院請主之四方聞風來者甚衆壬申詔起爲山西提學副使以內艱弗行服闋改浙江提學副使毅然以復古明道爲已任其造士先德行而後文藝有一行者必旌以廩食若行簡虧缺文雖工必黜於是定冠昏喪祭鄉飲鄉射之儀著名宦鄉賢之祀教以釋奠歌舞之節教化大行會宸濠不軌鎮守者潛通逆謀其勢洶洶爰與按臣藩伯共定扞守之策兩湖以安用薦三歷鄉寺晉南京禮部侍郎甲申元日地震條六事以進言至則切時大禮議起廷臣以辨諫下獄謫罷者殆數十人復率南九卿諍之草疏極論帝王受命受終之體大宗小宗之義及漢唐宋以來入繼大統之典引經援史凡數千言當時主正論者凡九百餘疏惟德符之言簡明深切上雖不能從亦未加罪其卒之日晨尚入部視事既退疾作端坐而逝年六十五其學以程朱爲正脉以居敬存誠爲本以窮理致知爲要病世之以心學名者空自大而卒流於禪也故採存嚴密

德器深厚平居無戲言情色雖退食必冠帶終日未嘗傾倚食無兼味衣無鮮綺尤寡嗜慾室無媵妾學甚博積書數萬卷口誦手披無斯須廢至老而彌篤雖刑名度數邊情民隱靡不周知惟痛絕佛老異端之說每遇固有齋醮輒疏諫止其督學及在禮部禁約尤嚴性至孝早孤事母田淑人愛敬備至既沒哭踊幾絕哀毀踰禮歸塋經萬流驛遇風舟人錯愕起焚香顧天風卽止忌日進奠尤極哀痛家廟時祭齋戒必誠性體必豐潔纖悉一遵於禮宦游雖千里必載木主以行聞族人物故必爲位而哭持服視禮爲隆殺近世士大夫未之及也作文必本六經一洗浮靡險怪之習所著有童觀錄幼學稿澧蘭錄講習錄教養稿禁垣奏稿讀漢書改本併禰文詩稿藏於家何塘字粹未河南武陟人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以爲巖七歲時入郡城忽見彌勒佛塑像乃抗言請去之聞者敬異十歲始讀書十九入郡庠必期以聖賢之學爲學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又甚近於此忘所師法學其謂何故於一言一行必求聞於父老力索於遺書有得則忻然忘寢食而從之弘治辛酉鄉試第一壬戌成進士改庶吉士開試克已復禮爲仁論

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能無為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方之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甲子授編修丙寅武宗踐祚。乃因新政疏請復史職。不報。戊辰同考會試。已巳孝廟實錄成。晉修撰時逆煽虐方烈。一日瑾贈川扇于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粹夫獨長揖。瑾怒。亦不贈。扇頃之受贈者復相跪謝。粹夫旁立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遂自前對曰。修撰何瑋。退而念必入瑾所容。乃累疏謝病。得致仕。歸瑾誅復原職。值四方盜起。受獻時政論三篇及兵論五篇以貽執政。又

雜錄

卷八

五

卷八

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焉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慎思而明辨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至究其本原。為性命形於著述。為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之君子不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豪傑之所以名當時而傳後世也。而心性命則曰無極二五窮神知化。此大儒之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至有偽起捷徑之學者。則又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矣。事

雜錄

卷八

五

卷八



以全才待天下士子其意良厚矣所慮全才不可多得  
用違其長則王良操弧后羿執轡非惟無成且以敗事  
是故不可不深長思也時人稱為雷京兩篇文字晉本  
寺正卿再晉南工部右侍郎奉華神廟堂各宮監機戶  
夫匠料銀歲省以數萬計歷改工戶禮三部再以病乞  
歸言者累疏請雷詒許在京調理又晉南院右都御史  
掌院事竟辭去是時南有陽明北有兩谷皆以理學鳴  
天下而粹夫默如獨與關中呂仲木儀封王廷相書問  
印證日事二親躬營菽水率其家之子姓及鄉閭後生  
以修孝弟忠信非其義一介不取子瘠田茅屋取足優

桂蘭流集

卷八

文

奏

游爾親喪皆哀毀瀕死若不能更生居常非涉日用  
躬行者絕不形於言凡行已教人切實精實仲木嘗以  
方孔門由賜門人有問太極陰陽之說者曰只以伏羲  
八卦橫圖豎而觀之則易之所謂太極動靜之所謂有  
常更易簡可見而周子可無事於圖矣有問律呂之說  
者曰只以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十二字  
而驗今俗樂之詞曲及唱詞曲時必吹竹彈絲相應與  
夫宮尺上工合四為板眼之遺法以求之至明白可見  
而蔡氏可無事于新書矣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  
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即過頗曾以聖賢心法為

初學口耳此道聽塗說之最可惡者門人婁樞王西星  
嘗請梓文集謝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  
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  
所深懼也故惟均役糧二論家譜家訓二篇儒學醫學  
管見有切世務者門下得哀集之或謂先生真可謂銖  
視軒冕塵視金玉粹夫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  
也金玉自是金玉如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  
視得此何異于老莊芻狗瓦西星輩曰如是孔子何  
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浮在  
不義不在富貴也以是篇避古誼雖世局屢更終不受

桂蘭流集

卷八

文

奏

蔡家居十餘年薦揚二十餘疏不出嘉靖癸卯九月夜  
半有星隕於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卒年七十賜祭墓  
隆慶初用科臣張南疏補益文定贈尚書學者稱柏軒  
先生  
愚按邑山張氏嘗議何塘管見專精擊通書正  
信太過敢於非古人如許兩谷輩耶抑或別有微旨  
如所謂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欲一裁正之  
耶三書非可指擊之書愚未詳管見語意云何竊謂  
善讀者不可以辭害志而未讀其書者尤不可輕徇  
人言而聽斷  
其得失也

華金字子宣南直無錫人生而端靜博通經史刻意  
程朱之學務身體而力行之奉邑先賢喻玉泉尤遂  
初李小山蔣實齋四小像於一室朝夕敬事如師禮

蓋四先生續承龜山楊先生之傳者也登正德辛巳進士除戶部郎以不附權貴出爲雲南叅議者廉謹稱遷副使備兵天津復不能卑事巡察遂乞致仕子宣事父母極孝待底弟友愛平居無一妄言誠行初舉于鄉例得免糧役獨請受役如故既第例當入朝接疏取旨送科諸進士未暇即退子宣於中夜猶莊坐以待俄而邊警至猶候命不去世廟察其賢勞出上方供賜之太宰陸完之室子宣之姑也同官京師足不及其門完黨逆濠事敗得無坐廼爲卹其孤同榜進士張孚敬驟貴用事邂逅于朝謂曰華兄獨不

能與吾共事乎子宣正色曰公爲相當以天下爲度乃私其同年耶乎敬大慚而罷歸林後食約不異諸生時家產日挫諸孫析箸兄弟交讓鄉論美之有孫敬夫者竟以貧死然人知其廉吏而不知其真儒也視世之愿儒口伯夷而胸盜蹠以牙籌厚遺子若孫者亦大有間矣卒祀鄉賢祠學者稱嵩峰先生所著語錄名少微堂稿藏於家

渭南李錦字仲白陝西渭南人少潛心理學爲諸生時西蜀龍濟高先生僑署高陵教事仲白越疆從學與涇野呂先生同門相切磋正德庚午領鄉薦既而

知宿遷縣著勸農勸孝二文以化俗繇是邑多孝子又以稅餘金買牛給民耕墾荒地宿遷人稱爲百年來一人擢知海州致仕初赴州時不能具一花帶呂先生遺之一園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嘉靖丙申卒於家呂先生銘其墓先是咸寧李錦以理學著姓名並同故其後長安馮仲好著關學錄於仲白以渭南李錦別之

周滿字謙之四川廣漢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監浦口倉仕不廢學尋莊定山讀書處拜墓葺祠刻其遺集於邑齊既還都聞高陵涇野呂先生廟祠君子也內修外文進止可範乃折節事爲師執炙聽其討論退而證諸實地以自稽省事必求無違于夢寐乃已復與諸僚友爲山寺之會以行藝相贊勉戊戌擢知雲南府首濟海口大利民田以內艱歸起補肇昌力行教法首選學官弟子經學道義有師法者列之便坐口授經書訓以性命人倫之要學必繇橫渠張子以志於聖人教必遵藍田呂氏鄉約以復於三代華人繇是知向往尤加意旌表貞孝存問耄孤故歲入俸餘亦隨手盡乙巳遷廣西副使以去華人立碑思之比蒞廣西當徑寇猖獗思殄寇必先

養兵養兵須同甘苦遂減膳省役開誠布公日閱其兵而練之閱五月勦撫互用山南三洞悉平戊申丁父艱歸庚辰補山東副使專驛傳屯田水利已改督宣大五鎮邊儲遂赴鎮盤閱細大不遺衆論總兵都指揮使以下侵匿之罪邊鎮肅然嘗誦劉絢募兵不如養兵擺邊不如合戰數語乃上疏請罷北直隸民兵平居操練遇秋應援其山東河南山西者使相挈貼以俟後舉一以蘇徃戶之困一以精武士之選至如南直隸者勢須榮罷但解支費以給北戍是以兩省給一軍兩人併一騎也以壯爲衆以飽爲逸計莫便於此上從之歷官臬藩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汀虔四省提督軍務至贛勸團練明賞罰遂平勦大埔上杭諸賊疏請于所轄嶺北嶺東漳南嶺南四道並添設分守一人又請復如成化間例仍設叅將會昌節轄四省詔俱報可未朞以病致仕自聞涇野躬行之說端以四教三省爲存主務日有可見之業爲尊聞行知每歎世儒徒哢哢認識本來反洗洋而無益于歸宿也可謂不墜師傳矣所著有文集續集二百餘卷行于世

呂潛字時見陝西涇陽人父應祥嘉靖壬辰進士爲

禮科都給事中以論宮寮事奪官爲時名臣時見幼穎敏讀書卽解大義嘗密書克己銘懷袖中時爲展玩稍長師事涇野呂先生言必宗之動必法之學使者重其文行援入正學書院以風多士嘉靖丙午登賢書明年下第卒業太學時都門有講學會每聞其偕計至亟延致之時見刻意躬行遠聲色慎取子一毫不苟尤嚴于禮冠昏喪祭咸遵文公惟謹先是母栢氏病于京奉母西歸劑醫百至母病革以時見且弱冠命之娶時見不得已娶而不婚日夜苦處喪次旣襄事廬居墓所服除乃始成婚事都諫公與繼母張氏曲盡孝養都諫公病至嘗冀以驗沒則哀毀幾絕都諫公封事故未畱稿乃走闕下錄原疏請銘馬文莊公文莊亟稱之侍叔父待諸弟情文備至每歲時祭畢燕諸族人講明家訓又率鄉人行鄉約人姦化之親黨有窘乏輒憐而周焉與人交平易款洽每面規人過而未嘗背言其短嘗與友人衆臬郭郭諫書講學谷口洞中四方從學者甚衆聽者津津有得咸曰得涇野之傳者愧軒也愧軒蓋其自號云撫按張公祉等以名上聞遂辟入京特授國子監學正會馬文莊爲祭酒衆臬亦爲助教乃與衆臬議以涇野

祭酒時所布學約請文莊力行之縣是講讀之聲徵於橋門調工部司務尋卒年六十二

郭郭字惟藩陝西涇陽人幼與呂槐軒同師塾長爲

諸生有名二親繼逝凡侍疾若喪竭力盡瘁家計故

窘而區處優然益攻苦學問邑令樊公高其行延居

講席或有以千金求居間者拒不納嘉靖戊午領鄉

薦辛酉冬以會業師龍山呂公遂停公車與槐軒

讀書龍巖洞中學益有得負笈從游者甚衆既就獲

嘉學論遷國子助教值馬文莊公爲祭酒教規肅然

與有贊助焉時年已五十六例不得入臺省同列

其隱年應選笑謝曰臺省寧可不入吾年不可少

轉戶部主事權稅九江處脂潤中燭然不滓弊剔奸

鋤商旅胥悅萬曆庚辰出守馬瑚躬先禮讓互用恩

威郡人愛戴之未幾間有循子之感念伯兄年老獨

居卽投牒歸歸二十餘年自著書講學外他無所事

壽八十八無疾考終學者稱蒙泉先生私謚曰貞懿

所著有白雲俚語山居雜詠語略仰鄭堂集行於世

同邑張節字介夫號石谷受學呂門與槐軒蒙泉爲

友困場屋四十餘年自以老謝去序貢日坐南園草

屋中讀書觀理培養本原視惡衣糲食無厭意又有

咸寧李挺字正立性孤直有義義不隨時俯仰爲西

安郡學生循故事捧詔下屬邑贈遺一無所受嘗自

誦曰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先從涇野先生游後

又講學於谿田馬公所往來三原路中以盜死人皆

憚之

王材字子維江西新城人由進士歷官南京國子監司

業嘗與同官尹臺營救楊繼盛之死相訾既諾而復背

之時王湛二家之說盛行增城官南太宰稱湛氏學矣

子難往造業投刺見開者擲筆抵掌歎蓋歆之也問焉

指尺牘曰是赫蹏所請請書院地直累千金者也子難

曰亟反吾刺是於所謂天理何居乎不見而反王門高

第弟子官郎署名王氏學有聲子難造焉於彈碁時得

其人慈而多機歎曰卽多機而慈名良知弊安所極哉

亦竟謝不復往於是就高陵呂先生於奉常邸學焉呂

先生世所稱篤志力行如宋司馬君實者也而呂先生

得子難歎以爲任重之器歸闕室石堂寒暑一裘葛博

綜約守直于學不厭造請盡絕泊如也嘗折衷王湛爲

之論曰餘姚信本心之知已過故增城以爲空知增城

以勿忘勿助之間卽爲天理故餘姚以爲虛見然餘姚

言致知未嘗遺問思辨行專之者過遂以爲空知增城

言勿怠勿助時天理自見語固未嘗不確也蓋權衡已  
審而世有求端於一悟謂卽悟皆真有觀察卽爲外馳  
有循持卽爲行仁義則痛闢之以爲蔽陷虛蕩妨教而  
病道曰以吾從諸名哲後不教不力也比退居中海外  
融益遠詣千古學隆禮自度造次言動必於禮家冠昏  
喪祭具如禮其言曰常存戒慎恐懼勿任意必固我則  
物宜自順問智曰先自知問仁曰先自愛問勇曰先自  
強而以毋自欺爲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爲格物尤  
昔人所未發所著有稚川集行於世

稚川源流錄卷八

雜記

王

庚

集

稚川源流錄卷九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昌修校

金黃亨

朱

張芝

曹深

李中

呂賢

毛憲

楊繼盛

柯維祺

薛應旂

王燁

金黃亨字汝白浙江臨海人初從高姓通籍最後始復

本姓中正德辛未會試至甲戌殿試歷任江西福建貴

州三省提學官至副使爲人清粹醇和剛介端毅得於

天稟既知學問大指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動止作息

語嘿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

有懈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安

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記細過必錄蓋踐履

既實德性堅定矣及畱曹謁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

許反覆潛玩乃知工夫過苦責效太迫反入于銳進助

長之病其於澄然真體似未有悟入處於是默坐澄心

體認天理一意涵養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延平所謂灑然冰解凍釋處超然有解以是居官行政

大抵主於崇禮教敦俗尚端蒙養維世淑俗之意制如

也在揚舉行四禮修釋奠新樂舞斥大僚之目祀鄉賢者黜無行士之黃緣援例者在閩發明晦菴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乃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復詮次其人如明道之表裏洞徹莫見瑕疵如龜山之終日不言喏然而飲人以和如豫章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有若春風之發物如延平之水堂秋月瑩澈無瑕如晦菴之心度澄瑩無渣滓特為表章參驗考證源流明揭書院中且疏請祀羅李二先生於文廟在江右優選志行之士羣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為學次第明濂溪過化之緒究鸞湖異同之旨所以開發成就者極其懷惻居家則百行純備鉅纖不苟後學咸稟其身教焉當是時新學盛行鄉人方假其名以張聲焰而汝白存誠守正一宗程朱嘗答應容菴書以觀未發一語為程門相傳指訣極辯時說戒懼即慎獨作一事看之誤謂戒懼比慎獨其功尤難其事尤要而連引程子語以證之又作主一辯大指謂如昔人讀書不覺麥漂乃是心役于物不可謂一凡學者須是收其放心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一之本體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也其一之要道與子思子曰篤恭而天下平其一之全功與曰無適

主不在也曰無欲客不入也舍茲而學高則虛卑則支不足言一矣因自號其居曰一所學者稱一所先生所著有學易記學庸議道南錄台學源流及詩文集定海縣志行於世子立愛立敬立相俱成進士立相繼其父視閩學乃重梓父所頒伊雒淵源正續二錄以迪諸生當汝白致仕日江西巡撫都御史陳洪謨重修白鹿洞復聘至請主洞事以風俊秀因疏請特祠先儒吳與弼及鄒少宗伯楊廉以重抑中官吳猷被訴放歸先知漳州府復芝山書院祀朱夫子以陳北溪黃勉齋蔡九峰配訂大成樂譜行呂氏鄉約每蒞一任於儒教多所修維爾康流象  
三  
明洪讓字宗禹湖廣武陵人弘治丙辰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壽八十二贈尚書王中書述古答金世龍書曰予也雖則教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汝白之可憐汝白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付責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嘆曰吾終日在朝豈不放我知而憂我故裁試問一老人家曰此書漸不同矣乃警懼置一簿錄其所為試自簡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激勵為學卒為善士愚按此書則汝白之為學自登第後始因困勉一一流人惜其諸父名氏無傳所學竟不可攷然即其教亦可以知其學矣世之隱君子獨學而名不傳如金氏諸父者豈少也哉  
朱裳字公垂北直沙河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擢御史差巡山西鹽法拒錢寧差官市鹽疏奄鑑八罪以脫同官王相于獄還朝諫止南巡數變人榮惑之禍嘉

靖初守鞏昌舉天下卓異第一以清苦特賜宴勞歷  
浙江臬副晉藩伯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公  
垂手續之曰如木清飢殺僉選副都御史總督河道  
艱歸起仍前任晉右都卒于官年五十八謚端簡一作端  
性故質直目所見必行言雖久可復少時自號安  
貧子既舉于鄉則曰堯舜君民孔孟師友所願也先  
以御史按山東連旬茹荼東人誤傳以爲長齋居鄉  
時其妻就館公垂敝衣冠執爨收生媼至以爲傭也  
自都御史守制歸寒約如素士居無賓堂土壁蕭門  
自奉亦止一菜而知友服其無市名之意居官鎗戶  
遠嫌堂室如寺妻子甘菲惡金鎗經探賈以聖賢自  
飭謂尊德性道問學其的旨也衍而成論具集中  
張芝字廷毓南直歙縣人幼師邑博士海陽周成得  
聞性學時方童州被服儒術造次不設嬌容成重之  
呼爲益友弱冠舉正德進士授大理評事上章多見  
施行嘗因論事極詆奄瑾專擅罪狀已外補食事艱  
歸廬墓起督學廣西爲一編書條刺伊洛微言導示  
教本務獎士節振隼詎之風值蒼梧猗猗反充監軍  
討之僑匿深穴中乃以計盡其矢石舉種就俘尋得  
疾乞休不許擢荆南副使命下而卒年四十一無子

家故貧守官廉苦一介不取身沒之後夫人至仰給  
縣官以佐食廷毓雅志師法聖賢欲以天下爲已任  
其奏疏前後數十上皆崇論確議關國家大計有以  
非言官止之者答曰一職所効有限言而見聽惠益  
無窮他不足計也與蔡介夫楊方震友善及卒介夫  
悼之曰廷毓死天下之人無福所著何宗祠考經緯  
書易講章經世績卦及詩文稿大理廣西諸志行於  
世  
寇天敘字子惇山西榆次人幼卽不喜嬉戲五歲時  
母病久髮弗櫛家人欲剪之謝曰是不可毀傷及卒  
哀毀如成人禮長舉於鄉卒業大學與馬伯循呂仲  
木崔子鍾切劘聖賢之學以躬行力踐爲本正德戊  
辰第進士授南大理評事歷遷寧波知府應天府丞  
署府事時寧族人反武廟親征駐驛留都權嬖怙寵  
提督江彬尤鴟張所過率以重賂免守臣亦諷賂之  
對曰與其行賄賂節寧得罪何傷彬洵洵每務持道  
之子惇獨不賂且多所諫止每以事觸其怒彬令人  
偵之迄無短可持偵者乃勸往謝彬竟不往其他權  
嬖所需直卽之曰俟面奏與卽與爾皆莫能誰付上  
北旋諸守臣送之維揚卽得還獨子惇以無賂還

于淮上是時江南諸郡皆緣迎駕名目厚斂民而乾  
沒其間駕駐留都凡九月費且不貲一一出經畫而  
民不知亦不病也治應天四年賑飢救疫民甚賴之  
嘉靖甲申遷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收撫治郎陽尋  
又改甘肅甫蒞任邊警突至立命將出師斬渠帥脫  
脫木兒及部落三十六級威名遂振回人士尊眷初  
侵軼酒泉郡復譯文求和詞涉背嫂衆欲許之子惇  
議當先討後撫則捺縱在我而不在彼庶可恃以無  
虞又總制軍門欲遣使傳檄詰責土番送出哈密或  
聽選擇一人主理國事子惇獨執不可以爲祖宗間  
闕立哈密而欲世世守之雖被占據猶我地也若廢  
置繇之則地彼有之矣豈春秋正侵疆之意乎况倉  
卒遣使而爲彼羈留如國體何乃削去聽爾選擇立  
王數語卽付進貢回使持示之疏請御經筵親羣儒  
講求治道又以嚴清戎謹備禦廣屯種添京衛處物  
料增軍器分部官七事爲備邊要務皆請行之丁亥  
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守禦固原盛有斬獲捷聞  
屢書褒異加級厚賚戊子春會織造太監至行部之  
臣議奏罷之子惇曰意則美矣但初到遽奏恐卽不  
罷將益張其焰爾事各有機姑待之可也是歲大稔

陳乞廣捐糧額大發帑銀兼支引鹽皆得請喜曰吾  
民生矣迺夙夜皇皇周咨長慮講求善法手提其綱  
簡庶僚而分任之所全活無算然後疏織造太監非  
荒年所宜設非飢民所能供果得報罷其精于慮事  
如此歷遷兵部侍郎以疾在告雲中變作猶力疾上  
疏極陳別善惡懸賞格諸方略竟卒年五十四性至  
孝友在太學倅聞父病裹糧而馳歷六晝夜跋涉千  
餘里抵家躬視湯藥疾遂瘳自是無離左右宦游所  
在必迎養痛母早卒每言輒嗚咽忌日痛哭如初喪  
高陵呂先生嘗稱其行已省身可與神明質而惜其  
功用之未究

曹深字文淵南直歙縣人都憲南峰公子也生有奇  
質方四歲母沒卽知哀痛如十數歲兒稍長誦習小  
學諸書日記數千言事繼母周尤極愛敬周病嘗祈  
天請以身代父遣之師事岑山程先生求聖賢之學  
艸知居敬窮理用心於內及爲舉子業輒出人意表  
弱冠游郡庠與沙溪汪以正爲莫逆交講學白蓮別  
墅造詣日深時都憲公方知寶慶府屢奉書必勸以  
牧愛爲急無休禍福又曰大人清白蔭及子孫後必  
有食其報者他勿計也正德丁卯魁應天鄉試戊辰



成進士時宦官八黨方熾而劉瑾尤橫遂率同年百  
人抗疏乞正瑾端權之罪有旨罰跪午門前者五日  
時方酷暑而素體弱自是益羸瘠矣已已授南京兵  
部主事於是南峰公卽以其往日所寓書次第授之  
曰兒惟不忘乎事我者以自處吾無慮矣聞者交賢  
之蒞任卽裁抑進鮮快船及舉行清理屯田數事部  
堂甚器重之適汪以正卒業太學染疫疾鄉人莫肯  
往視文淵獨馳至其居躬治湯藥與同起居者半月  
汪病亟泣曰吾僅一女奈何應曰當聘爲吾兒棟婦  
君後事有深在無慮也卒皆如其言尋亦以染疫卒

卷九

九

人

九

于雷都官舍年纔二十九

李中字子庸江西吉水人遠祖有次魚者以道鳴于  
宋南軒晦翁皆善之稱復齋先生子庸生有異質不  
假訓習而穎悟絕人五六歲未識書解爲聲偶數試  
之不能窮入歲讀書忘寢家故貧早喪母束修不常  
繼至年十四始授尚書習舉子業十九拜同邑王齊  
楊先生之門玉齋名珠食軒無子未嘗見戚容子聞  
庸之母歐陽氏其甥女也因稟學焉  
義利說始志於學二十四訪大父寓舍如隨州薦爲  
增廣生又二年始受室無資市書一日見一卷  
手錄歸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既而得月廩則以

分給鄉之寒人獨不假人詞色州守遣其子弟來學  
意不合輒麾去之正德丁卯舉鄉試第一至甲戌成  
進士楊少師一清爲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六  
月授刑部主事時武宗縱西僧出入禁內宦官居中  
用事子庸憂之上疏切諫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  
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  
日退上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  
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天變于上地變  
于下此道之不明不行繇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  
其他指斥忌諱語尚多上覽疏震怒將杖之子庸蒙

卷九

九

人

九

坐飽食待罪從容以當道救解得免逾月忽出內降  
謫惠州通衢驛丞乃奉父至通衢關愛梅亭讀易其  
中居三年病移長樂學官會陽明王公鎮贛州微子  
庸與王君思議軍事及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  
煽搖王公問計于庸預策必敗引古爲證力贊其決  
變作王公邀以助已平居不屑自敘語莫得聞世宗  
卽位有詔敘復未行壬午擢廣東僉事歷廣西叅議  
遷本省副使提督學政子庸憫俗學支離喪失其性  
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墨書所載迺正道崇  
正學此吾職也又曰感於此應于彼不行而至自有

以潯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於是擯諸生聚處五經書院每五日登堂講說教悉自晨至暮不休人多嚮之踰年丁繼母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復補前任粵西人士聞者交賀歷遷廣東臬藩以平法革賂與撫按不協坐誣當罷朝議奏其廉節才望應需用以責後効而時宰復以無關說為慢竟謫四川參政督糧儲初子庸在粵聞彈章欣然且歸答同官書曰此事於余無損益但恐仕者以予為懲創則薄俗日流於苟媚世道何賴及是入蜀無悻悻意至官數月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也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行泰以毫髮意氣不免為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阻乃止明年告之兩臺不允丁亥明堂禮成得推恩三世自念方感國恩未可言私尋遷浙江按察使未上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庚子春至歷下始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翌然曰是不可徒行耶命撤之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創議增給為定制歲大歉蝗蝻且起飢者流離道路子庸會計郡縣不足乃取泰山祠金以待賑命流民捕蝗子穀捕蝻數倍又慮

盜賊將熾下令郡縣募驍勇練民兵以備官軍所不及河南開繼先者劇盜也能散金帛得死力嘗被擒鉗鎖加三木守衛之其黨竟穴地入脫去不能得遂流劫燕趙韓魏間數十年無敢當者至是歸燕入青子庸授計部下設伏禽之而燕之撫臣攘以為功子庸不自言辛丑晉副都總督南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搬既為市民所紿而官稽程期鮮不獲罪乃命自水門入庚次又令監視者毋先放衙毋使庾人侵羨病諸役者人皆便之明年卒于官年六十五子庸受學玉齋而傳之門人羅洪先與湛元明王伯安高汝白鄭謙之諸公皆有書問商略問學載集中嘗言愛不足以盡仁惟公可以盡仁惟中可以盡仁說者謂其真能識仁又言知易則知權而曰天地之用一易也自然之權聖人之用一權也當然之易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說者謂其真能識權又曰生生之謂仁存存之謂學則其言本體工夫一以貫之矣家居谷平里學者因稱為谷平先生所著有疏草日錄書問詩文七卷行于世朱學問答曰嘉靖甲午夏五月子庸問曰朱子之學何學也子曰聖人之學也曰何如朱子詩云宜天雨且點作尼談無言動植各生蓮寔容自清溫彼哉兮唯子姑嚙徒歌喧但勝言詞好豈知神聖昏曰子脉前訓坐此技業繁發憤永別



詩曰讀書多過目養性欲忘年又曰不爲草堂無戶  
牖孰知天地有爲魚卒年六十一所著有皇極經世  
律呂新書正蒙洪範諸解及鷲峰遺稿行于世子懷  
宇巾石舉于鄉以學著而流入姚江

毛憲字式之南直武進人自幼端重寡言中正德辛  
未進士拜給事中疏劾大臣怙勢爲奸利者數人內  
外肅然又嘗申教諫官實明極陳邊防軍政之壞災  
異水旱之憂直言不避禍害尋以疾在告久之起官  
冊使荆湘見民被水災卽具疏馳奏及論先儒陳絳  
有功禮經宜以從祀會大駕西幸久駐甘肅人情詢

雜聞源流錄

卷九

古

墓表

謝特疏請回鑾不報惟時儲嗣未建舉朝諱不敢發  
首疏請建儲亦不報後武廟將回京有帑賜近臣式  
之獨疏辭不受因謝病歸與同志講求理學考濂洛  
關閩論說同異會而通之大都以不欺爲主以恕爲  
用以克己爲工夫然每以克己爲難自謂檢制二十  
餘年福性不能盡除晚年扁其書室曰三近齋蓋退  
然以困勉自勵也其立身治家悉有規格歲時祭祀  
一遵家禮置義田義學教養鄉族施愛孤弱自以祿  
不及親扁其堂曰永思終身不御重味與人要有要雖  
風雨寒暑弗爽於朋徒死生患難之際情誼更篤郡

守陳實建道南書院延之主教一郡欽服稱爲古菴

先生年七十七卒有司表其里曰崇賢所著有諫垣

草古菴文集毘陵正學編毘陵人品記等書行於世

胡明庶湖廣羅田人嘉靖乙酉鄉試第三人成壬辰

進士甫試政卒于京平生孝友篤學精理數嘗取邵

蔡皇極律呂二書朝誦夕思章分句解或衍爲圖其

所自序又揭中與幾希盡益二書之旨書成名曰邵

蔡性理二書圖解併著有元溪集行於世弟明通幼

育於諸兄事兄如父領戊子鄉薦以兄疾不會試者

三科兄卒服衰經致其哀撫孤姪如子中有爭產者

雜聞源流錄

卷九

主

墓表

出已所有平之學宗程朱邑中弟子多師之嘗語人

曰只此居敬窮理便可詣聖賢域除信豐令賑飢撫

盜民懷其仁保畱復任遷金華府通判甫一月聞母

墓崩圯嘆曰生不祿養死不表阡吾耻也遂乞致仕

家居儉約如寒士著有征邁集學者稱東郊先生

楊爵字伯修陝西富平人初誕時室中如火光起人咸

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故貧年二十始發篋讀

書苦無繼畧資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每之隴上耕挾冊

往意思欣然兄靖以掾誤罹法伯修徒步百里外申厥

寃遂並繫獄伯修從獄中上書詞氣激烈邑令見而奇

之立出之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間朝邑韓恭簡  
公講理學躬葢米往拜其門恭簡聯其貌行行如也欲  
御之父蓮峰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詫曰  
縱宿學老儒莫是過吾幾失人矣既察其語言踐履錚  
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同門學者皆自以爲不及後  
與楊椒山繼盛稱韓門二楊云踰壯督學漁石唐公始  
首拔爲邑諸生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客館有遺金者  
伯修守之客至持館人急伯修詰其實付以金客謝家  
取伯修不允乃敦請過家止宿焉是秋卽以書舉第三  
人明年已丑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府餽贈俱讓不受  
或以爲矯伯修曰彼雖以禮來名重天子使吾獨不自  
重天子使耶壬辰選山東道御史時權臣當國草疏將  
劾之疏且具會鄉人有以垂白在堂勸止者乃移疾歸  
未幾母沒毀瘠逾禮廬墓三年服闋家居授徒講學又  
五年庚子秋以薦起河南道巡視南城權貴斂避而目  
覩時事不勝扼腕辛丑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謂  
內而腹心外而百體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  
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爲欺妄竊國公郭勲爲國巨蠹所  
當亟去二則凍餒民皆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  
大小臣工弗視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

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輩非死卽  
斥去所損國體不小是時中外頗以言爲諱疏入人皆  
愕然大怒卽逮繫鎮撫司窮究其詞拷掠備至伯修  
一無所詘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覩都人呼爲楊  
御史風前此士大夫下獄未有下桎鎖者獨伯修身盡  
夜桎鎖中創甚血淋漓下死而復甦蓋貴溪甥國意也  
戶部王事周天佐巡按陝西御史浦鉉相繼論救俱筆  
死獄中人益爲伯修危之而伯修處之自若刑部郎錢  
德洪工部郎劉魁吏科給事中周怡皆伯修同志舊友  
先後俱以直言下獄相得歡甚然自學問勦勉外各相  
戒不得言得罪事日與周劉切劘修誦不少輟釋四子  
諸經百家研精於易著周易辯錄及中庸解若干卷又  
與巡撫孫繼皋取破碗書壁唱和得百餘首名曰破碗  
集集中略無憤惋不平語友朋相喻身世兩忘如是者  
五年竟不知其身在线綫中矣乙巳秋八月上以受釐  
故放伯修及周劉歸田里而三人者猶相與取道潞水  
講學舟中踰臨清始別歸會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復  
遣三人獄伯修抵家甫十日聞命卽日就道親朋揮淚  
爲別伯修無幾微見顏色身幽園扉者又三年丁未十  
二月高玄殿災釋歸爲民旣歸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

其面疏粥敗履怡然自適已酉冬十月十九日卒于家  
年五十七病革時援筆自志倦倦以作第一等事做第  
一等人教其子孫學者稱斛山先生嗚呼觀其前嘿後  
諫孝作忠處患不渝屢折不挫雖獲終牖下大節皎  
皎良亦不減仲芳而臨沒囑子之言亦略相似所得力  
于韓門者非淺鮮矣隆慶改元奉世廟遺詔贈光祿少  
卿萬曆初補益忠介

楊繼盛字仲芳北直容城人學者稱叔山先生七歲喪  
母父廢妒使之牧仲芳從牧所見里塾學而慕之請受  
學亦不廢牧十歲餘復喪父家日貧顧益攻苦耐飢寒

卷九

人

集家

治經藝遂舉嘉靖庚子鄉試至丁未第進士授南京吏  
部驗封司主事初與考功郎鄭公曉游議論相洽會關  
中苑雜韓先生爲南大司馬爰從之受樂三月得其數  
請手製諸樂器遂購刀鋸錘鑿與桐竹絲漆等物始製  
管而和次及琴瑟簫笙埙篪之屬諧而合奏之若一以  
復于韓先生曰未也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  
七聲而成一調何如仲芳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  
大舜坐于堂上投以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  
覺而汗恍若悟者起篝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  
而十二管成韓先生大悅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

允鶴飛舞于庭其應乃在子乎迨韓先生致政歸併傳  
其天文地理皇極太乙壬奇兵陣之學時代鄭公爲考  
功郎者吉陽何公遷結友爲五日之會會則論學終日  
仲芳與焉一遊會約力行之吉陽語人曰叔山之果誠  
可與進道矣庚戌冬滿三載考進京道歸山東謁曲阜  
孔林徘徊俎豆間久之登太山絕頂望雲氣慨天體之  
不盡益有志于學遷兵部車駕司員外時戚寧侯仇鸞  
有寵而驕倡兩邊馬市議將遣使矣仲芳上疏斥其不  
可者十辨其說之謬者五詔下錦衣衛逮訊獄具貶狄  
道典史至貶所日治典史事少暇則進邑諸生講學買

卷九

五

集家

舉山超然堂基剪棘立書院前爲講堂三進後爲享殿  
中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前側左周公右孔  
子得十二人兩壁側以顏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通唐  
韓愈宋周程張朱五子及元許衡劉因本朝薛瑄配又  
得十五人名曰道統祠俗尚佛事爲設論禁華民初稱  
不便久而化服縣旁地故多回人其子弟悉習梵典乃  
召而約束之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俊者三十人諸  
生日益衆無所得食爰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千  
石而鬻所乘馬及婦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  
于府以伏糧予之做井田遺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

粟以給筆札及婚喪費又買城西廢園使茹蔬而引澆  
河之水以溉之教養並舉羗人日興起於學諸如開煤  
山以給薪卻巡方之責禍皆功在地方居二年吏民愛  
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驚敗罪至族上思其  
言半載間四遷至兵部武選司員外仲芳心自計欲報  
君恩其道莫如去奸人使不得亂政遂論少師嚴嵩主  
罪五奸請召二王論狀抵任之十二日疏成以癸丑元  
旦上已抵關門閣上以日食之變怒逮靈臺官度與疏  
意不協復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而奏於是嵩從  
中譏之下鎮撫司打問仲芳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  
能開源流錄  
手  
易副諸子法官選刑部欲坐詐傳親王令旨絞仲芳之  
將受杖也武選之甥蛇膽卻不受曰椒山自有脂或又  
謂勿怕笑應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  
內畏嵩屏去藥食乃自破瓷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  
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咸為戰栗仲芳顧自若  
在獄三年將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乙卯十月晦  
竟死西市春秋四十臨刑出所著年譜授子應箕日後  
十年可開也復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  
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又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生  
平未報恩畱作忠魂補益首章以除奸之事望後人而

次章則以制作之才深自悼惜也寓意微矣仲芳篤于  
倫理初會試下第當入太學有負笈費其兄患之乘仲  
芳出而強夫人以八石穀廢箸姑聽之及游太學再試  
居首多得館穀歸其夫人在家亦治農有秋仲芳始為  
酒名姻族奉兄勸請復共費又以公車三十金助兄納  
粟得散官曰吾道近可徒也赴義前一夕手書一帙論  
妻及二子勉勵苦節考究身心以至處分家庭曲盡人  
情物理嗟乎從容如是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矣隆慶  
初郵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賜祠額曰旌忠所著有遺  
集年譜傳於世其遺筆一卷梁溪秦松偕序行之又有  
雜編梁經藏於家  
主  
履端言嚴致忠名實無其人嚴鶴黃口乳臭未  
展何得冒教以切世襲之典兵部尚書蕭萬壽  
也見而令易之連執不肖約聖形于已連日公壽  
知之學刻語錄負盛名若林穀定案公論之謂何  
將端于地曰汝為君子則為小人耳乃潛致書自  
解功而部疏不覆後約以決領者照為世宗所厭  
去之其狂為小夫應尼士皆義之近萬曆初為戶  
部尚書能謙勝明從祀連日某曾司理紹興如  
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又言此公一  
生只是作用親見其居身居官無實學止以氣概  
論籠罩從學者又曰陽明從祀則朱熹卷呂東萊  
不足信大宗伯沈璣遂具疏言守仁從祀宜俟  
不報聞臣中時行其明以請上以中旨予之連  
津北直霸州人愚按一統人物志何還字益之  
廣德安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著  
陽集三十卷友問四卷又言其記詞頗多所  
喜談性命之學主於圓融應世余讀至此而心竊疑

之後見理學醇此辨云世廟時京師雲濟宮謝學之  
會莫盛于癸丑甲寅蓋嘉靖三十二年間也時禮  
部尚書蹇陽公德兵部尚書彙公豹吏部侍郎程公  
文德皆以陽明門下主會氣勢赫濯紳士附以通  
顯故京師學徒雲集至三千人窮鄉下邑亦莫不聞  
知而家心學丙辰而後三公式沒去位其徒稍衰  
歷矣三十七年戊午何太僕還自南京來復開靈濟  
講壇然其名位未足以號召諸少年多無應者偶有  
黃介子某欲藉講學為名高一日當赴會適與大閣  
醉心向之矣吏從旁為忠曰直在當濟官寺時某壁  
板而聽至講所則學徒咸拱而聽之既下馬不能成  
揖事旋而即席坐定鼻息如雷來不知往來何事  
也明日給紳會者問然長安語曰此豈周穆王轍息  
而之化人因手而神遊此乃真學問矣聞者大笑  
於是御史余瑛上疏曰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出  
于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邪正之間治亂  
判焉苟非察於人倫明于庶物之極致確乎不為他  
岐之惑者幾何不流於楊氏之無君墨氏之無父也

世廟源流錄 卷之七 嘉靖三十二年

蓋相率號為道學倡引生徒號召黨與或置於古  
僻幽深之寺或招搖于通都廣束之室開口高談窮  
搜天外穿鑿附會妄誕聖賢內幕名從風而靡以  
致優仕欲持此以謀王猷斷國是官有不勝言者臣  
惟王安石文章節行高于一世非不可慕前以學術  
之偏安臣請陛下斷自宸衷移為區別申明聖祖學  
規之戒勅令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授通判之臣悉歸  
至正數陳王道不許縱橫曲說少有偏邪違者治罪  
雖斥若其有以其言集眾成妖惑惑人心遺害無窮者  
而不消矣余公此疏正當靈濟講壇之盛其邪妄石  
為喻自為王學崇師而發意不在附和之徒也然何  
吉陽在南既為五日會在北又附靈濟宮必其僻陋  
于正學新學之間而不為一家定解者斯以謂明啟  
地方閉塞歐陽車何以講學為吉陽以戊午轉官入  
都不在招西市之魂而欲援雙江之席何為者也吉  
陽此種學問不痛不癢與鄉愿辭夫一輩人踴躍在

後不過欺一時之君子盜姓字于儒林初無心得而  
其無忌憚之才雖出異端下而其邪正之罪當在  
異端上宜乎余公憤然起欲一舉鏟斥之無分於首  
末

柯維祺字奇純福建莆田人弱冠中進士除南戶部主  
事時年二十六即移疾歸烏石山中聚舊業而抽繹之  
別滑亂訂是非會萬於一及門之士先後至四百餘人  
傳授靡倦要以躬行為先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  
累竊禪家之說以掩孤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著講纂  
二卷以辨心術端趨向為實志以存敬畏密擦履為實  
功而其極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為實用至於為學次  
第懸懸致意於誠之一字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與行  
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蓋允蹈之也錄所答問釐  
為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多儒先所未發  
著宋史新編以宋為正統以遼金附且升瀛國二主於  
帝紀正公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先道學於循吏以重  
道釐複補漏擊異訂謬共二百卷閱二十載而成書作  
史記考要十卷凡司馬之譏評夷實班氏之增損乖義  
少孫之補綴亂真諸儒之紀載異同胥辨正之而天文  
曆律發明尤詳又以莆陽文獻自嘉靖以來屢經兵火  
懼其遂湮乃撰次為二十卷以接山齋鄭岳之筆曰續

世廟源流錄 卷之七 嘉靖三十二年



蒲陽文獻志與宋史新編俱以三品論人謂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必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爲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乏功業文章不足爲病根本一喪卽富貴功名鄙庸人耳何足取哉別著詩文集十卷續集四卷雜著二卷居常絕迹不入官府力耕節用躬韋布之素有餘則推以佐親黨遇倭亂廬毀於寇鬻田以築小室日危坐其中接人無戲言無苟笑聞人之短慙然必爲之諱耕功不與飲燕口惟疏食菜羹而已卒年七十八學者稱希齋先生

雜聞源流錄

卷九

書

葉夔

葉夔字司韶南直武進人少力學好古甘貧守正正德末歲貢授汝陽司訓以繼母年高乞歸當事不允遽投牒而去歸臥一室銘其左曰不欺銘其右曰養正嘗曰人於義理二字辨認分明便可上達多言無益也居恒恂恂不能言語及忠孝節義則投袂而起立髮灑淚干施至門或不報謝事關風化則力請所司如病瘼之切身必求其濟而後已宋末死事諸臣未秩祀典奏記當路建祠祀之鄉先賢謝子蘭墓圯勸義修葺仍置祀田若干畝晚自號存齋病革手書謝上蔡人能充無欲上人之心數語曰此心學之要

也所著有元史提綱景賢錄忠義錄等書行於世壬金以乙科判紹興嘗從毛古菴纂毘陵人品記以卒父志

高璣字齊之南直武進人少喜讀書精研理學每體驗於事親從兄間而於程朱語錄擇其精要繕寫成帙時時玩繹學者有問亦必以是示之家故貧居之晏然於甘旨之奉必求無闕嘗有詩曰幹蠱真才子言貧是乞兒孔門多樂地殫力任耕犁又曰一夢四十年忽覺東方動宛見風光好只恐還是夢嘉靖己未詔舉經明行修之士邑人禮科給事中毛憲等力薦之辭以親老不就郡守連公盛遣學博詣門敦請爲鄉飲賓亦不赴久之兄某卒于潮陽官舍筑筑徑迎不以遠憚也卒之日公舉入鄉賢祠

雜聞源流錄

卷九

書

葉夔

薛應旂字仲常南直武進人剛勁雋爽不苟雷同悅俗窮達一致自爲諸生擅制義名尤攻古文詞淳篤典雅原本經術以貢舉嘉靖甲午鄉試中乙未禮闈第二授慈谿知縣時郡守鄭方事苛黷仲常始爲今銳志撫綏有檄下縣輒格不行守大怒一日仲常以事入郡聞守欲窘辱之遂用奇自逸旋請改教時徐華亭方督學兩潮能調護之守亦罷去及仲常改教

九江則華亭又督江右學矣檄主白鹿書院尋擢南  
京吏部主事轉考功郎中值掌內計分宜相憾給事  
中王燁令尚寶丞諸傑貽書屬以黜燁燁端士也仲  
常卽雷燁去傑而兵曹王鑒方以周流講學獵浮名  
亦斥不少假分宜不悅竟用言者謫建昌通判歷遷  
禮部主事浙江提學副使在湖鑑明衡平士子翕然  
心服以過姚忤時詞郎延兵備未幾被察罷歸或曰  
亦出華亭意也洛川縣資贖銀千爲路費竟卻之仲  
常初從邵二泉呂涇野兩先生講程朱學後聞良知  
之說頗以爲快旣而見沿是說者多不掩言乃悟曰  
良知之學原於陸子靜陸學孟子教人之法也朱學  
孔子教人之法也遂著考亭淵源錄自此議論一軌  
於正雖邪說之徒多側目爲誣詆弗顧也家居垂二  
十年未嘗釋卷耑勤著述每一書成凡幾易稿皆手  
自抄磨點竄未嘗借力於人著有意章錄宋元通鑑  
甲子會紀高士傳浙江通志薛子庸語四書人物考  
等書行於世二泉先生旣歿人有誅據其故第者仲  
常不避怨禍慨然白于當事偕同門莫同華雲輩卽  
第爲祠以拒絕之無錫顧憲成允成兄弟少以制義  
來學攜草蓆設拜禮甚恭仲常特器之呼二孫敷政

敷教出見定交後俱成進士相與論學東林並稱名  
儒蓋自二泉之歿幾及八十年爲萬曆甲辰而後東  
林再闢樞其中者實惟仲常焉學者稱方山先生  
王燁字韜孟南直金壇人自少讀書卽以古人自程  
慶力學勵行中南畿鄉試第二成嘉靖乙未進士爲  
吉安府推官治獄明恕以理勸導訟者皆悅服而去  
秩滿遷南京給事中數言事初張永嘉諸人以議禮  
合上意驟見大用于是上畱意稽古禮文之事並建  
南北郊耕藉親蠶諸禮繼舉則夏貴谿附贊爲多遂  
用張桂故事自都給事中擢侍讀學士以至宗伯入  
閣中年上畱意禱祠謂可以永年則嚴嵩先意承順  
尤極佞巧而費家者宏之弟逆濠之姪也以不附結  
濠頗得時譽而名位旣通故濠盡失三人者韜孟皆  
首論之而其論嵩尤切直併及其子世蕃時嵩奸未  
著而世蕃之惡人亦未盡知韜孟在吉安蓋得之先  
見而所言又曲中其隱欲朝廷蚤斥遠之勿使得政  
故嵩尤恨之未有以發例轉山東武定兵備僉事以  
任滿赴部逾限奪官出嵩意也遂著爲例未幾疾卒  
韜孟事親孝然有弟惡于象慈弗可感嚴弗可罔至  
死鬱鬱仕宦有年貲產未嘗少益婚嫁葺廬多稱貸

于人邑今來問疾見蕭然一榻布被蔽體深嗟重之  
臨終語人曰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  
傑谿田馬理銘其墓學者哀其遺文名爲檇菴先生  
集刻傳之

吳汝憲字道卿南直無錫人自少樸茂方正言笑不  
苟師事邵文莊文莊器之妻以女爲諸生試有司不  
利文莊欲爲之援引道卿執不可遂謝去其兄嘗以  
事繫獄恨不能卽救亦自囚一室藉草食糲一如獄  
中人勸之輒泣俟兄得釋而後出常守宜賓王公誕  
敷聞其名以淵明乞食簪兩生不肯行二題請著爲

維南源流錄

卷九

集家室

輪提筆立就王公讀之擊節不已請見亦不往自是  
三十年不入縣郭邑令每行鄉飲酒禮輒致詞延之  
後先十二載皆不赴治家嚴而不苛訓子弟惟務孝  
弟勤儉師法古人與人交洞徹肺腑存心忠正不欺  
屋漏屬續前一日以存天理三字諄諄爲後人申囑  
卒年七十五友人私謚曰貞簡先生其同門友華胄  
字世卿舉鄉試早卒論者謂世卿清恬溫粹貞不絕  
俗似管幼安道卿愷悌雍容和不徇物似黃叔度雖  
殊壽不齊各有文莊之一體焉

陳建

號清

廣東東莞人嘉靖壬寅朝議進朱儒陸九

淵於孔廟時清湖以進士令南閩聞之憂道統將移  
學脉日条乃發憤著學蔀通辨以破王氏所起朱子  
晚年定論其書批禍根于橫浦謬誤派于江  
間則詳著朱陸始終不同之迹閱七年戊申書成自  
序曰朱陸之辨近世造爲早晚之說謂朱子初年所  
見未定誤疑象山晚年始悔悟而與之合其說蓋萌  
於趙東山之對江右六君子策而成於程篁墩之道  
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又集爲晚年定論後人不  
暇復考一切遽信而不知其顛倒早晚矯誣朱子以  
彌縫陸學也道一編謂朱子晚年深悔其支離之失

維南源流錄

卷九

集家室

而有昧於陸子之言陽明定論序謂晚年大悟舊說  
之非痛悔極艾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皆矯  
託推援陰謀取勝借朱子之言以攻朱子借朱子以  
譽象山挾朱子以令後學正朱子所謂離合出入之  
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于禪  
也如答何叔京書熹奉親遠日云云道一編指爲晚  
合象山陽明採爲晚年定論按朱子四十歲方丁祝  
孺人憂此書有奉親遠日之云則祝無恙時所答朱  
子方三十餘歲與象山猶未識面何得指爲晚合定  
論耶又答何叔京書今年不謂飢歉至此縣中委以

賑糴之役後言守書冊泥言語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云云考年譜正在是年皆四十前事至淳熙已未力會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答張敬夫書在論孟集註未成之前何以爲晚合刪去學庸修過以下二處此權詐陰謀不合用之於講學答黃直卿有向來定本之誤非爲著書發也蓋論教人之事有定本云爾舊本之誤朱子初無是語陽明矯托以爲悔集註諸書之證大乖祭陸子壽文有道合志同之語道一編序首以證朱陸晚同假子壽以遮蓋象山誑甚按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以前時稱其善自丁未以後日

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以前時稱其善自丁未以後日

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以前時稱其善自丁未以後日

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以前時稱其善自丁未以後日

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以前時稱其善自丁未以後日

道無繇得明建按愚門人問格物之說謂朱子不知先切已自修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此誣誣朱子一生無一是處自朱子沒後無人敢如此誣誣自古講學著書無人敢如此顛倒欺誑昔尹和靖有言其爲人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至建爲此懼適竊不自揆慨然發憤究心十年作學部通辨十二卷垂十萬言云云厥後萬曆中羣惑猶不解慕岡馮氏乃以是書重鐫諸本屬涇陽顧先生序而傳之

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以前時稱其善自丁未以後日

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以前時稱其善自丁未以後日

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以前時稱其善自丁未以後日

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以前時稱其善自丁未以後日

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以前時稱其善自丁未以後日

韓閭源流錄卷十

無錫張夏纂

門人發源黃

昌衡校

鄭世威

吳文光

張基

周思兼

萬思謙

陰秉衡

謝憲

王樵

李經綸

唐音

溫純

王之士

章潢

鄧元錫

束桓

朱鴻謨

范泳

呂坤

余啟元

徐三重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生而端默寡言弱冠舉嘉靖己酉鄉試第六人已丑成進士會臺臣缺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中孚曰才脫章句遂獵司耳目無論

韓閭源流錄

卷十

韓閭源流錄

驟且虞曠也初授戶部主事丁外艱起除刑部出臬廣西廣東又臬江西浙江官至刑部侍郎其臬江西時適夏言入相兩臺藩臬詣第修謁率由掖門進中孚呼關者叱之相國尊奈何令邦大夫縮縮而還趨亟還吾刺去關者錯愕關中門中孚乃入汪巡撫玄錫偕言有事上清宮以祝釐爲名藩臬皆從比視其祝詞相君所嗣耳佛然語其僚吾儕爲相君來耶竟拂衣出言有疏聞強楚暑咎堅不應已泰浙藩言再入取道武林諸大夫皆郊迎中孚獨否言去一舍許以有所請事復留行親

韓閭源流錄

復以倭亂希指者妄劾會言敗得免後再以臬副蒞江

右而嚴嵩繼言柄國勢益張其族黨競豪所司不敢問

中孚數操三尺繩之不少貸或持嵩書至屏弗視嵩父

子卿憾更甚於言矣尋轉四川參政自念嚴氏終聲已

遂投劾歸歸十年而嵩敗起南京通政隆慶元年擢僉

內臺陟南少宰入爲少司寇有詔採珠及珍石疏乞納

忠諫崇節儉不報卽稱疾乞骸骨應車後環堵蕭然薪

柴不繼食指故少悉屏去僅留二三蒼頭習耕者躬爲

督作時荷鋤灌畦陶陶如也客有修謁者遇之田間授

以刺曰爲我通主人翁姑諾而入頂之衣冠出肅客卽

韓閭源流錄

卷十

韓閭源流錄

向通刺者主客相視而笑然留心學問不欲以氣節自

見學以濂雍爲宗躬行實踐抵排異端於今儒中尊河

東而斥姚江故受知於華亭徐公其脫計典亦華亭力

也及華亭欲祀陽明于文廟獨力爭其不可議遂中格

後至萬曆十二年申吳縣復蒙華亭之指以請廷論終

未協竟以密揭得之而中孚亦於是歲卒豈所謂道不

同不相爲謀者耶說者謂中孚初不以華亭故少屈而

華亭亦不能遠奪之其成案百世不泯也中孚遇入至

誠不欺當官務爲節愛在比部謙陝以西獄平反百餘

人在浙江修葺鹽法減無名課數千緡在江西議清贖

錢備庾賑官轍所至皆有惠政卒年八十二賜祭墓給

事中陳璧疏請賜謚下部議閣諸生數千人請祀于郡

學邑父老復以為言因兩祀之所著有岱陽彙稿長樂

乘年譜經書答問十卷行於世學者稱環浦先生

日司寇之學近則宗河東遠則宗考亭宜乎其與文

成左也夫文成獨行其是而為者遠焉欲得世而為

文成漢則誠頂淺亦漸矣豈非一時風尚使然哉司

寇內禁心而外禁行力排羣議即達知已而不歸此

豈苟焉而已者尊躬行者首河東茲為司寇左袒矣

下學上達吾夫子有成訓在與其獨創無寧祖述百

廢司寇說也

香慶吳瑞登題陽明王公傳後曰或以文章氣節動

乘為公論而除却講學便為全人先生獨願講學今

考之救世鏡作劉瑾氣節顯矣平寇亂擒宸濠勸乘

者矣自泰康之大以至序記之多文學雄矣而講學

維綱源流錄卷十

一節獨宗象山獨誣元晦獨服庸地廣盛柱吳人之

氣象甚大而議論甚宏偉故資美者盡為所驅而不

自覺悟至於方幾而未幾也知行合一宗之於陸

而以為即知即行然又自以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

之成則且分而為先後矣格物之說宗之於陸而以

為格其不正而為格物既格其不正蓋不必復言

正心其不可以此為訓矣至致良知之義又為牽合

不倫孟子言不慮而知為良知又必兼言良能大學

言致知在格物而原無良字今舍良能而言良知

心為知而不知認理為性故以心即性而性即理

為外會弗思物雖在外而理之理則在心以物之理

窮之於心而遺外而窮理為支離抑外矣意惟以

窮理為支離故視六經於夏商則不合於周也

於周詩則曰非孔門之舊本也於春秋則曰其定

魯史也文也筆者筆其舊則其煩也信如斯言

只下之一心而自足矣何以六經為乎意先生之學

世定論編以善年為晚年以晚年為善年明若為先

乎分雖有其實陰坡朱子不有整庵清濁考其年譜

先後雖有智者孰從而辨之乎余無暇屑屑細指其

官只據象山設後朱子所議則聖與聖孰然辨矣

詩與春秋尚以為非孔門舊本為與聖孰然辨矣

之定本增監本之無而為有又序中改定本為舊本

夫何怪焉胡公之先生嘗語胡公世學曰公可謂不

講學胡公答之曰公可謂多此講學由是觀之必講

學而不誣前賢斯為全人先生非多此講學也此

而已矣

吳文光字有明南直婺源人穎悟絕倫讀書五行並

下年十二學使者拔居首破格授增生舉嘉靖丙午

鄉書五上春官不第除應山令初至邑方大旱悉力

救卹以撫字為催科令民自輸自封縣官洗手以臨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略盡當會試有顯者欲爲之地謝曰立身一敗尚欲何爲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惘然若有愆者遂究心爲己之學病亦尋愈已而念大母且耄遂逡巡不赴公車亡何大母卒其父亦卒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一步不忍離母側屏去冠服爲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浣蔬茹嘗而進之湯粥滲漉非親調不薦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于經術多所箋纂晚益超詣融融如矣顧其持敬日益甚自檢日益密奉母外足不踰戶婦亡不更要旁無姬侍食不葷寢恒不帖席歲大稔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饑者而屬軍興役族皆赴行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爲請于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產益削矣頗諳內養體氣克盡忽一日顧其子曰爾行何日得歸吾且有遠行遂爲日期之子大駭如期而至一夕候母安者十餘昧爽跌坐頻誦一念不生頃而目微上指遂瞑几上手書數行則皆身後奉養事也年五十九德載之學蓋自敬入故其自號曰敬塘居嘗銘座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錄爲四勿翼云崇禎初以

新典追贈翰林官謚靖孝撫按以下各助帑祠祀之周思兼字叔夜南直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知平度州值大稔徒步行賑且設法撫定隣民之掠食爲亂者遠近悅附擢工部郎督賑清源河將決募民糞土築隄隄成三日秋漲大發民賴以全出爲湖廣僉事有五將軍者席藩封探丸殺人遂縛其黨置之獄五將軍臂七首入因捫其臂曰毋妄動吾爲足下百口計足下乃爲此曹死耶立卻之而條上其罪詔置高牆其所奪田宅子女悉判還民丙午以疾告歸朝夕端心問學與同邑陸宗伯平泉西吳唐比部一庵相切瑳惟務返求爲己以徇外爲人爲耻嘗自敘中年多疾始知學道有所聞見恐其遺忘輒手錄之以備諷詠然舉筆時即欲構思語言而爲外徇人之私乘間發焉非初志也朱子詩云藥病須還考自知和根斬斷爲人機吾欲斬斷此機宜如之何謹之密之勿以示人可也歲甲子補浙臬旋改爲督學使不赴是歲五月卒年四十七叔夜雖與龍谿楚何及禪客往還而信服程朱獨有確見自云某若非旁求顛蹶而歸豈能心服朱子之高又曰陸氏之論驟而聽之似若可喜以身體之茫乎無所用意者治心之要別有

其道而未之顯言耶抑朱子之學真有所依據而未  
可忽也可謂擇之精矣學者稱爲萊峰先生私謚曰  
貞靖所著有學道紀言五卷家訓一卷行於世

萬思謙字益甫江西南昌人嘉靖間進士縣令入  
爲曹郎久之遷光祿丞以長揖忤太宰外遷四川布  
政司參議積官至福建左布政南京太常寺卿時江  
陵奪情謫逐諸言者益甫貽書令召還言者輯和羣  
情竟坐忤罷歸生平慕道甚早謂學術當以宗孔爲  
本後來支分派別各是其是未必盡符聖人初意內  
則研窮淵微淡不可窺外則儉約自持蕭然四壁至  
身沒之日無以爲殮諸鄉人醵金鬻棺以助之

卷十

七

墓

陰秉衡字振平四川內江人隱居潦園作文翰樓貯  
書千卷手不停披口不輟吟平生著述倦倦於天理  
人欲邪正異同之辨嘗參酌朱子家禮爲陰氏慎終  
錄及婚禮節要鄉人呼之曰陰孟子

謝憲字汝慎廣東歸善人不事藻飾肅然鶴立事父  
母定省如禮無私財游邑庠矢志聖賢之學諸生皆  
尊事之歲薦至京卒業太學歸則築室以居葛巾木  
屐日攜離騷往來西湖浩歌至暮而返其學一稟程  
朱而多自得嘗於臺畔折竹枝濡赤土註易朋友

葉春及受而錄之名周易竹書

王樵字明逸南直金壇人憲副祀鄉賢臬之子留思經  
術注力躬行登嘉靖丁未進士授行人使蜀使代却餽  
遺不受負廉望冢宰欲識之終不往見遷刑部主事日  
讀律弗輟嘗歎曰士大夫專以留心案牘爲俗吏文墨  
詩酒爲風雅夫飽食官祿受成吏胥謂之風雅可乎數  
以執法與嚴分宜抵牾悟出爲兗東道僉事值歲大祲奉  
詔行賑嚴督屬吏躬詣村落人覈之里胥奸不行民被  
實惠引疾歸十四年不起萬曆初起分巡浙西入爲尚  
寶卿未幾御史劉臺極論張江陵罪禍不測上疏請全

卷十

王

八

墓

諫臣以安大臣觸江陵怒卽以星變自陳歸里江陵敗  
起鴻臚寺卿謂上淡居獨斷非所以振國勢而收人心  
疏請勵精聽納急宗社大計歷太僕光祿大理卿少司  
寇南總憲致仕明逸素恬默簡於酬對接大僚頗笑無  
所徇至與之談經學及星候則斐疊不倦林居謝絕交  
游閉門獨坐手未嘗釋卷窮經考義字比句櫛浣衣脫  
粟模邀如寒士徒步里中逢負擔爭道無忤容卒年七  
十九贈宮保謚恭簡嘗作學記曰明道先生所謂正學  
者以爲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  
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要在誠乎身而



適乎世用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具有節序愚以爲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然後可以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公卿百官皆得其人如其不然而卑者溺於章句高者驚於懸虛經賊文妖如晦庵朱子之所斥勤一生以求道而捨先賢所棄以自珍反肆詆焉如近日整庵羅公之所言是謂教非所教學非所學一旦居於民上非舉其弁髦而盡棄之則以其學術爲人害也謂如父母師帥之義何哉顧吾黨之士勉焉無蹈斯戒蓋洞鑒學弊而訓勅之至也所著有周易私錄尚書日記春秋輯傳四書紹聞編方麓居士集讀律私箋等書

龜湖類錄

卷十

九

葉象奎

行於世子肯堂登進士入詞林歷大參負氣敢言好奇博藝亦著有論語義府尚書要旨律例箋釋念西筆塵及醫科證治準繩類方等書至今人購重之

李經綸字大經江西南豐人生而岐嶷有文在其手墳起方如印章好讀書以明學爲己任游邑庠赴鄉試上書當道言當待士以禮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制苛法盡革懷挾之弊而使志行之士如吳康齋陳希承者睥睨其間避匿而不肯出謂賓興何於是制少寬久之不薦廼棄業而大覃精於六藝作詩教考禮經類編二書義例悉先儒所未發時王湛二公以

龜湖類錄

卷十

十

葉象奎

論學名世標古本大學爲教宗天下靡然從之大經弗是也中程朱之意爲辨作衛道錄及大學稽中傳其略曰晦庵之論格物也大而寡要是見條目知行之分而不見綱領知行之合也經文不言敬而敬之理備焉主一無適之謂敬其好惡之誠一者乎常惺惺法之謂敬其心之靜正者乎整齊嚴肅之謂敬其修身之始事乎以欽天人以攝動靜以篤倫理其修身之終事乎合之以敬是徒知主敬之先於致知而不知誠正修之即敬也然其主之以敬也立本者也其言窮理也致精者也謂非孔孟中學之正傳不可也乃若象山之學則不然謂求放心即可以擴克知識則信已不求中之病根也然猶未以明善爲非也再傳而爲白沙則知一已矣守一已矣聖人之教事物之理不言明矣三傳而爲陽明子甘泉子也則趨中而未盡者也陽明子曰知行合一者也推吾心之良知以正事物良知即明德正物即親民也是知致力於寔用矣然信心而不求中甘泉子曰格物者至其理也知行並進隨處體認天理至之而已矣是知言明善矣知求中而不信心矣然不以至善爲事物當然之極而謂爲吾心中正之體人心未必皆中正

也亦歸於信心而已矣蓋昔者聖人既竭目力焉創  
宮室以奠民居制冠裳以文人體制稼穡以養人履  
制舟車以利人行制干戈曆法以經天導川畫野以  
緯地範金合土斲木以利器嘗草木金石之劑以制  
醫而天下之人能備矣傳是以教者謂之師效是以  
覺其事謂之學其能傳能學也固人之良知也謂天  
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則天下之妄言  
也聖人既竭耳力焉審清濁以辨五聲定高下以制  
十二律備八音以極旋宮之變而天下之和氣宣矣  
是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是以覺  
其事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又人之良知也謂天  
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又天下之妄言  
也聖人既竭心思焉通乎天人之故而知曰命曰性  
至精而不可道也曰道曰德至純而不可取也其散  
中于心也則定靜虛明以立性之體其執中於事也  
則盡已盡人盡物以達情之用是故通神明之德類  
萬物之情于是乎造爲典謨爲訓誥爲禮樂文章以  
化成天下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  
皆由是取法焉若是尤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  
者謂之師效是以覺其道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

亦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不窮理而可  
以自能充天下之妄言也夫人心之良知不有知但  
所謂良知者不中而不全耳夸惠雖聖君子不由禡  
墨雖賢君子所惡謂其不中也仲子知廉而不知牟  
王祥知孝而不知忠謂其不全也今日良知即聖也  
吾心之中正即天理也徒使人徇在妄誕亂德迷心  
而已耳且夫六經之言學自說命始而言知行者亦  
自說命始傳說曰人求多聞特惟建事學于古訓乃  
有獲夫求多聞者於古訓而學之也以建事而有獲  
者得至善之理也則多聞在建事之先矣又曰非知  
之難行之惟艱者君子行之爲貴而徒知不足以爲  
行也知行雖有輕重而先後之序又明矣故大舜之  
言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其戒禹曰無稽之  
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而  
必稽衆必舍己必不可以弗稽弗詢者誠不敢信一  
己之聰明而壞天下之中正也夫然後道備全美允  
執厥中而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今之言曰人心自有  
良知也聞見知之次也求理於萬物是義外也是蹈  
襲也則堯舜之稽詢傳說之多聞學古非歟他所作  
誠意原正心原修身原諸篇間有語疵故不錄大槩

既建諸于朱學殊自喜以爲繼往開來在已也念時  
無知者會羅文莊欽順著困知記闢王湛甚力辨心  
性之異以爲是儒與禪之所從分與大經說適合則  
大喜亟走書陳所學正之然羅公名德碩望方悲時  
學好招徠引取峻自防檢不輕有容接而大經未一  
面輒以書辭文幅尺過倭沮抑之乃大失望走南都  
謁黃祭酒佐以稽中傳爲贊頗見容接亦不甚異也  
其後倭寇南浙聞天下洶洶益憂憤以爲是司兵者  
過則又條時務七事詣撫巡藩臬獻之竟不遇行詣  
越道中喝而卒居恒矜莊好禮學潛谷鄧氏嘗與之  
論問源流卷十 主 棄家

唐書字希古南直武進人少多病父令棄儒業醫顧  
晝夜刻厲不肯廢書性狷介於義利大開辨之井然  
而絕不見圭角與從父荆川公同塾相勉學以朱子  
爲準的聞鄉先生毛古庵講學輒造其門又聞魏莊  
渠先生講學吳中往受業焉會領鄉薦當對公車竟  
謝不往以方專於學也讀書必反覆玩索推求古聖  
賢心於千載上卽兩先生言未恆于衷不強唯諾必  
明辨審思期於有得而後已後就雞澤令仁煦義決

務爲民恤力紓財未嘗以上官意指文法緩急爲向  
背趨舍在任二年請去者三一以上官議督民買馬  
一以上官爲要人建坊一以上官欲脫巨奸于獄卒  
行其志弗爲稍屈由是上官莫不愧避之矣一日督  
學使者至廣平集諸生于學宮謂之曰諸生何從學  
聖人乎學雞澤令卽是其見重于時若此尋以疾卒  
于官無以爲殮諸監司部使者購之其子一摩循父  
志皆不受著有文集廿卷行于世

溫純字淑文陝西三原人嘉靖甲子解元乙丑進士  
隆慶朝爲給事中屢上直言時高新鄭當國出爲外  
歸告歸及萬曆初起官太常卿復與張江陵相左告  
歸建學一草堂引名士講關閩之學因自號一齋江  
陵沒起復晉理卿累遷至總憲抗疏諫礦稅不報遂  
約諸大臣伏闕泣諫上震怒問誰倡者對曰臣純也  
神廟爲之霽顏妖書事起給事錢夢阜受沈四明指  
欲陷少宗伯郭正域正域先以楚事去官而或誣沈  
歸德匿之事巨測淑文力白其誣且言楚宗無反狀  
守臣文致之以爲楚王地耳時淑文奉命掌內計竟  
斥夢阜而調鍾兆斗于外皆四明私人也二臣尋被  
中旨留用廷論譴之二臣乃偕楚事許奏以自解于

是少宰賀燦然兩梓之淑文致仕歸前後三忤執政大節攸然

王之士字欽立陝西藍田人父旌官代邸教授明理學有語錄藏于家欽立功承庭訓七八歲卽知學數授公授之毛詩二南輒解爲諸弟妹誦之長治大戴禮兼通易爲諸生有文名嘉靖戊午舉於鄉累試春官不第幡然改日所性分定聖道遠人乎哉一曲經生華藻奚爲遂屏去帖括潛心理窟毅然以道學自任爲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坐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牀糲食尙友千古行已必恭與人必敬飲食必祭必誠兢兢遵守孔氏家法一時學者以爲藍田呂氏復出感慕執經者履滿戶外又謂居鄉不能善俗如先正和叔何乃立鄉約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設科勸糾身先不倦諸灑掃應對昏喪祭禮久廢每率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於是藍田民俗復興萬曆甲戌病痺屢哭毋過哀步履愈艱終喪而聞道之心愈篤謂非博取遠游終難進道會仲子守亦與計偕已卯遂復如京是時欽立已久謝公車第日與諸同志講學都門之蕭寺崇正閣邪力肩斯道卽時貴戚談及二氏輒正色拒之不少假旣而假道鄉簪勝

藍田縣志

卷十

五

藝文志

藍田縣志

卷十

五

藝文志

里徧拜先師及諸賢祠墓久之始歸由是秦關之益動海內秦關其自號也歲乙酉德清許敬庵先生督學關中會講正學書院故與欽立稱同志友因禮徵至院爲秦士式秦士莫不興起復南遊講學出武關浮江漢而下迂道江右會南昌章子潢新城鄧子元錫廣信衢州楊子時喬殷子士望又東渡湖水見許先生于德清東南學者多從之游生平篤于倫理丁內外艱毀幾滅性處兄弟怡怡未五旬失偶鰥居終身其於世俗聲色嗜好一切漠然性不事家而好施喜活人或謂貧所濟幾何則曰吾盡吾心力耳置祠祭墓祭二田爲宗族置義田義倉卽計畝無多定貧士所難居恒晦迹却掃郡邑以幣交未嘗苟受輒謁至下訪道求友雖跋涉問關數千里亦不憚遠已丑秋二子宗容念父疾客久肅迎歸庚寅八月卒于家年六十三先是南司成趙公用賢枉史王公以道相繼論薦趙疏海中三逸謂新城鄧元錫安福劉元卿及之士也請如近王敬臣故事授以京秩下廷議具履詔授國子監博士除日至卒四越月衆所著有理學緒言信學私言大易圖象卷道學考源錄易傳詩傳正世要言正俗鄉約正學筌蹄關里瞻思關維集

京途集南遊稿所述有先師遺訓先君遺訓四大家  
要言性理類言續孟錄並行於世

章潢字本清江西南昌人操履純白學問淵濶早失  
母事父盡孝待弟盡愛感激涕婦樊氏亦成節婦與  
嫡母相依茹苦孝友貞節萃于一門萬曆壬辰聘至  
白鹿洞書院有為學次第第八條以教學者時論促之  
胡敬齋云與新城邵元錫安福劉元卿並號江右三  
士關中王之士敬訪之結交而去南昌守臣范涑特  
疏薦以為徐樾之侶乞賜登擢上可其奏下詔徵焉  
著有手錄圖書編四卷凡天文地理人事禮樂刑政

德明東花集

卷十

本

集

遼防河道以及兵機曆數巨細畢具又著大中本言

周易象義春秋測義皆獨行心得學者稱平津先生

愚按江右三士謂谷學最正平津次之若濂溪則  
純乎王學也當時諸儒之學雖遠強同入亦兼收  
之有如此平津者則心學之學雖遠強同入亦兼收  
性命而祇向記誦博洽以相高者無足論也然心  
性至聖猶韋編三絕好古敏求四教四科未嘗廢  
文學也故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凡六經四書  
孰非古先聖賢之遺訓乎近之談學者棄往古之  
典墳而宗儒之成憲一切師心自用游談無根自  
任穎悟頗修標立宗門謂能使不識一字之凡夫  
立跡聖位不曰早慧以上何書可讀則曰六經乃  
吾心之註腳而習其教者立異說僻理言皆聖道  
殆不可教矣我朝本以明經進士蓋將涵養主通  
中正純粹之歸故印其文詞可以見心術也奈何  
習舉業者所皆反在班馬莊騷其則我朝人策士  
之雄談及空門之話柄以發揚孔孟指題杞人之  
憂豈徒炫士習已哉至若世之所稱聰明俊傑

神心學者每無造業人會結侶方外或單提直  
承一意雙修所習者寂靜禪功所誦者真詮內典  
而土直之矣雖然經書自在也志格致之學者惟  
莊而聖賢傳而抽釋玩味之學李平論之學者惟  
友多讀書而善論則所徵不遠所信愈篤凡一切非  
聖之書皆得而感之哉今夫窮經不特可適用也  
實為明識之說學古不特可入官也實為入聖之  
資是窮理多端而惟窮經為尤要苟曰不然試觀  
千古賢有不明經與之聖賢哉潛谷則又另言曰  
王丈咸一出雖初學者皆獲然有輕朱之心其難  
保者自以玄解說徒起然獨得定治文成之心其難  
忘其所由來一毫初非自得也文成有詩云影  
尚疑朱仲晦支離蓋作鄭康成跡鄭于朱加以影  
響二字排誠已甚至此其弊于楊墨曾見連守矩  
好滋偽吾親賜明門下與今百年流弊則口舌  
鋒而踐履多慚者往往有之若伊川晦翁之徒或  
有拘字於莊之過正無奸偽之弊也先生存日曾  
亮門弟子有空談玄語病端頗為致求通以此通

德明東花集

卷十

本

集

鄧元錫字汝極江西新城人生而穎特甫五齡塾師  
試以偶句云步武有人當道可翻桓典馬立應曰惜

陰自我及時須著祖生觀自是志廣莫輟喜博觀羣  
籍比十五父南山翁疾革拊之曰吾將逝矣兒幼志  
未定學業其弗克終乎汝極聞言泫然淚下跪前拜  
復誓必成父志及父卒哀毀幾滅生杖而後能起時  
大母及母愛獨至汝極出而講業人則侍養無少曠

年十九游邑庠會近溪羅公倡陽明之學於邑之儒  
居聆講者數時復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證此學嘉  
靖乙卯領江西鄉薦第三念太母春秋高因輟北上  
之轍邑令具路資勸駕謝不受復走吉州就學於東  
廓鄒公鄒公手書曰發育峻極皆從三千三百克拓  
三千三百皆從戒懼心體流出辛酉冬太母強命應  
試始游京師與高安傅愚齊陝西王秦關相切劇時  
心宗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  
六藝皆桎梏也汝極獨憂之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  
九思不慎是無心也日早起羣諸生靜坐令收攝放  
心至合辰次第問當下心體如何及門彬彬各有遺  
辛未撤所居室爲先祠春秋率族衆詣祠舉禮日有  
參朔望有祭忌有饗修義田以供祭祀做古社會法  
以資鄉民壬申承太母憂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居喪  
一循古禮不用浮屠居聖室既墓廬墓三年甲戌母  
復卒居喪如喪太母時丁丑三禮編注釋及函史上  
編尙書毛詩釋春秋通成雅川王公見而歎曰天人  
古今之統一以貫之矣序而錄行之名曰潛學稿戊  
寅釋易于廩山已卯五經釋及函史下編成時敬庵  
許公爲郡守命五邑士就學復延至盱與論學甚契

至以程伊川目之戊子南昌郡守范涑列其學行與  
南昌章潢安福劉元卿並薦于朝已而南監祭酒趙  
用賢請徵元錫如崇仁新會故事旨下吏部檄藩司  
起送部試有司臨門者再汝極乞養病未起已丑貴  
州侍郎少拙王公奏曰如鄧元錫欲其起送部試此  
進賢致慎於其始甚遠慮也但臣聞孟軻有云大有  
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如鄧元錫劉元卿未可以爵  
祿常例引致者也吏部奉旨問病痊命起送如初汝  
極復具疏辭時年六十餘矣壬辰直指秦公再題請  
吏部具復上遂以翰林院待詔徵之汝極念上以官  
召當扶病走中途具疏以請乃抵僊山辭太母墓而  
後行即日與丘厚山及諸友論學竟日臨夜作書及  
格物說復敬庵許公忽疾作惺然兀坐炯炯自覺既  
然無復餘羨明日力疾草疏謝上併答郡守路公書  
語不及他恬然而逝萬曆癸巳七月十四日也年六  
十五汝極爲人嚴毅超卓明敏博雅篤學疏榮始終  
高尚巍然以其學砥立於堤潰淵翻之會是難能也  
已晚自號潛谷既卒學者私謚爲文統先生  
東桓字子咸南直丹陽人隆慶戊辰貢士授寧州判  
州迫洞蠻乃身歷其地戒毋剽掠賊咸戢服守將倭

功請勦爲力爭于督府督府已聽前議以會勦上聞  
又心折于威之言別疏請罷兵而移罪有司悉左調  
子威亦調膠州兩視高密卽墨篆數會諸生講學不  
追逋賦上官檄索無礙錢糧申稱賦役有成書徵收  
有實冊安所得無礙者雖報可而心卽之卒罷歸時  
丹徒殷德遠士望居曲阿月與爲會其論學以孝爭  
求仁爲本敦樸存誠爲務典起後生至老不倦學者  
稱懷玉先生而德遠以孝行超貢三任學博其所循  
則龍溪近溪之緒也門人任光祖最知名有希顏手  
抄藏于家

卷十

朱鴻謨

字

朱鴻謨

朱鴻謨字文甫山東青州人生有至性五歲喪母哭  
極哀十五補郡庠督學頴泉鄉公奇其文延入衙齋  
讀書會奉詔考拔貢心屬之屆期不至後問故對曰  
某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名隆慶庚午舉鄉試第  
二辛未成進士除吉安府推官以最擢南道御史方  
兩月間江陵不奔喪杖諸言者於廷杜門不飲食淚  
簌簌下草疏申救江陵欲逮之中解以嚴旨勒回籍  
遂隱于朱家莊日與馮孝廉受甫講析天人經史之  
蘊諸當道名人不得一望顏色居七年詔起故官巡  
按江西雅勵風軌熱持大體戊巳間歲稔疏請蠲積

卷十

朱鴻謨

字

朱鴻謨

通減密額俱獲允行晉光祿少卿轉太僕以會議與  
重臣忤拂衣歸既而起大理少卿擢僉都御史提督  
操江巡撫應天時倭事告警當事者多屑越帑藏爲  
備倭計文甫獨命守要害飭兵器戢奸徒不妄支一  
錢曰吾安能以未至之倭億久安之赤子乎久之倭  
寂然吳民不困召爲刑部右侍郎守法公平推少宰  
又推少司馬不果用歲戊戌卒貧不能具棺殮諸大  
僚贖金共助之其爲學一主於誠處屋漏儼對大廷  
待公卿至走卒無飾詞尊謙惟關閭矩矱如護要領  
視世之新學操戈入室恨不屏逐之曰此亂吾道者  
嘗與其門士鄒爾瞻譚輒動色相戒曰吾生平於此  
理校勘得淡吾心不動久矣子無爲所惑蓋重簞之  
也爾瞻不覺下拜初中會試出趙文懿之門於文懿  
論國本及救郭侍御皆密有奏記而不欲以文懿顯  
名及既沒始有得其稿者善不近名學惟慊已若此  
受甫稱之曰篤行似呂涇野清介似孟我疆風節似  
楊斛山經濟似劉忠宣云  
范涑字原易南直休寧人萬曆甲戌進士授南城知  
縣行取爲南刑部主事歷南戶部郎中出守南昌累  
遷浙江按察使轉右藩再轉福建左藩素持清節不

乏擔當歷任中外孤介寡合翩翩自成一家雅尚理學在南昌疏薦鄧元錫章演劉元卿三士乞賜登壇上可其奏嘗作休寧理學先賢傳於宋取程文簡大昌吳文肅微程勿齋若庸於元取陳定宇櫟倪道川士穀於明取朱楓林升趙東山汾范雲溪準汪仁峰循共九人而黜程篁墩政論者稱其綜核嚴正所著有范子喤言晞陽文集及朱子語錄纂述行於世呂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萬曆甲戌舉會試繇吏部郎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謂巡撫之職在乎安養斯民乃民生不輯吏治不減也吏治不減注考失

卷十 彙纂

實也因申嚴薦舉連坐汰一時吏畏民懷境內大治召爲刑部侍郎多所平反會天道多災變上疏力陳弊政累累數千言內言廢弛壅蔽之患有曰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蓋一人勵精則萬事嚴肅誰敢與邪起妄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矣奸邪之窺伺熟矣且章奏強半留中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詔旨匿不封還揚言於外曰進繳矣陛下知之乎臣望自今以後留中章奏每月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者未批下會樞門轉發各司

備照庶君臣雖不面談上下猶無欺蔽而作奸之人心收矣神祖得疏雖未卽行而心亦感動時鄭貴妃擅寵叔簡刻閹範四冊以諷之其書傳布漸廣戚畹鄭承恩復刻閹範圖說實不相闕而科臣戴士衡者指爲違迎希冀叔簡因疏辨曰昔漢劉向作列女傳以獻成帝歎賞臣之閹範前述經傳後列貞淑體依劉向意本闕雖臣若有所希冀自可明白進呈何所回護而犯此危險之途乎上溫答謂此不必辨其後造妖書者尙借以爲發端然列女傳之作寓刺飛燕今叔簡疏稱體依劉向其爲規切而非逢迎固章章矣叔簡既被謗屢疏告歸閉門著述若理欲生畏極至之圖身家衰盛循環之圖及筮仕要訣刑戒三十七條慎罰十六條之類名目甚多而呻吟語一編尤爲人所傳誦學者稱新吾先生

卷十 彙纂

云新吾先生見諸書須讀經世書此等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家此心惓然朝朝夕夕死原無二也勿以爲念觀此則知忠壯之風膺先生至矣

余啟元字伯貞南直婺源人沉靜端方而負表微繼絕之志隆慶丁卯領鄉薦萬曆甲戌成進士初授內黃令性至孝聞母寢疾告養馳歸踰井調楚闕斷事辦篆嘉魚著廉能聲播令臨城會有履畝新役不欲



以無故紛擾苦百姓置不報時江陵相方鋤異已者  
郢之改霸州學正適丁外艱家居十五載談道緝書  
無意再出甲午起武定州學正擢國博轉司徒耶奉  
璽書監豫章漕兌罷虛耗四十萬石漕政一新尋督  
易州糧儲以清操第一擢拜光祿丞轉少卿不阿中  
貴槩破前例中貢憚不敢犯後代者欲踵其行事中  
貴羣咻之曰汝能傲余少卿耶彼不食光祿魚不飲  
光祿水者也旋晉南大理丞兼攝數篆皆舉其職署  
南儲急收發省訟牒嚴郵符搜宿蠹所餘廩贖毫釐  
存帑每日惟支堂厨錢十數文煮茗消渴而已時南  
都諸曰誰言南儲如山積余公十文買水喫遷大鴻  
臚改太常卿疏乞骸骨四上乃允詔晉大理寺卿致  
仕蓋身都九列而家無擔石年過耄耋而不輟講習  
朝野咸宗仰之邑令劉潛嘗造第乞言語之曰明德  
爲新民之本寡欲爲清心之要潛歎曰紫陽今復生  
也卒年九十一性友愛與弟泰元歡洽無間沒之日  
仍囑與弟同塋學者稱大鄣先生

徐三重字伯同南直青浦人祖父世有隱德伯同中  
萬曆甲戌會試越丁丑廷試二甲授刑部主事時政  
尚綜覈獨持平恕匡矯其多部尙書嚴清知其詳慎

雜聞源流錄

卷十

重

葉家堂

雜聞源流錄卷十終

卷十

重

葉家堂

使掌封事每有疑獄必咨度焉是歲暑懣寢滯咸理  
及清位冢宰欲用之銓曹而伯同亟以疾請歸念父  
老遂致其仕依親以居曲致孝養父卒慟絕而蘇少  
故博洽工詩文謝病後一切弃去潛心性命之學以  
朱子爲宗操行端潔門庭肅穆坐無雜賓卒年七十  
八學者稱鴻洲先生所著有庸齋日記信古餘論臚  
景錄采芹錄鴻洲雜著徐氏家則諸編行于世

雜聞源流錄卷十一

無錫張夏集

蓋聞易象麗澤禮說居稽聖人受學之末講授

大學首格物格物則必先講習討論中肅然明善

明善則學問思辨固闕一不可也嘉隆以來傳徒

周流異言塞耳縉紳則若大洲東溟匹夫則爲山

農心隱降而旁門至有爲三教林子之書者其爲

邪妄宜不待明者始能辨而士大夫家炫新好奇

多宗尚之孰敢之隙馴致此極歟不惟君子受之

不得已欲起而遏其橫流卽新學中之賢者亦淡

恐若輩累其師傳亟思有以救其流失竊謂當是

時而必樹講學之幟不以躬行正口說非爲已之

學也顧其人誠能躬行矣而故避講學之名冀以

默識息紛囂聽其自陷自溺又豈修道之教覺世

之心哉且夫以新學之賢者救之何若以程朱之

嫡傳救之彼新學辭窮而遁其言良知良猶善也

而又曰無善無惡是相反也於是遁其辭曰惟其

無善無不善所以爲至善又曰無善而至善其言

良知而遺良能固重知也又以反朱子之故而曰

先行後知是相反也於是遁其辭曰知行合一卽

雜聞源流錄

卷十一

一 美像堂

知卽行蓋始終比釋氏而口吻機鋒亦純似禪宗

以此云救何異抱薪救火自陽明祀垂二十年而

東林與端文顧子首拈性善立教忠憲高子必從

格物入手而大旨並歸于依庸其爲會約一遵朱

子白鹿洞成規今學者繇正路入正門不獨親維

閤未散而虞庭教胄周家造士之法次第宛然蓋

卽自爲講習而所以闢邪閑聖之意具是矣豈不

大有功於道統也哉繇是前乎此而講學者必以

東林爲應求後乎此而講學者皆以東林爲宗主

雖有邪說不得作而長夜忽復旦故君子稱之曰

天泉一證而無善無惡之說自此大行二泉一證

而無善無惡之說自此漸熄邪說盛衰之機正學

消長之會也然則東林片席挽雜還醇塞源拔本

其在萬曆中亦猶竹林精舍之在乾道淳熙間乎

況仕學一理朝野相扶沿及昌啟之際國是淆而

復正璫毒逞而中銷惟東林是賴雖遭削迹伐檀

之厄適獲正誼明道之仁何可少也厥後兩都告

變仗節死義之士多出東林門牆益信顧高諸先

生培養興起之功不可泯矣議者徒見明社爲墟

遂謂道學空言無裨國家實用夫不咎君相之不

雜聞源流錄

卷十一

上 美像堂

明而反咎儒者之無濟何其舛也或更以門戶黨

籍爲嫌緣一二敗類依附貽羞併疑衆正謂明之

東林難與濂雒關閭同科則宋人道命錄其所以

爲程朱案者先誘後誦殆有甚焉後視今猶今視

昔天下萬世自有公論愚又安敢以口舌爭哉

顧憲成

憲成

顧允成

馮子咸

錢一本

憲成

陳幼學

于孔兼

史孟麟

王述古

薛敷教

孫纘宗

陸禹定

劉元珍

張納陛

馮應京

復原

安希范

許世

程汝繼

吳從周

吳正志

龍圖閣直學士

卷十一

一

王

吳敷教

顧憲成字叔時南直無錫人家於邑東之涇里故學者

稱涇陽先生少食好學夜讀書至達旦書壁間曰讀得

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父南野翁諱學先生讀

遇學字輒婉轉避之父諭止之益勉以學爰借弟季時

受業於薛方山先生年踰冠始補邑諸生萬曆丙子舉

應天鄉試第一旋丁父憂庚辰舉進士授戶部主事與

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以道義相砥世號三解元江

陵相病舉朝走禱先生不可同官代爲署名亟馳騎齎

璽手削去之壬午江陵歿調吏部尋以母壽告歸讀易

春秋者三年丙戌起驗封司丁亥大計尙書何起鳴在

拾遺中因訐總憲辛自修先生上疏謂言者與被言者

各當自反奉旨切責降桂陽州判官戊子轉處州司理

在任專務教化假差歸已丑居母喪辛卯起泉州壬辰

大計舉廉靜寡慾天下司李第一擢考功主事時有詔

三王並封首倡吏部四司上疏諍之且與太倉相反復

辨論事得寢癸巳趙高邑南星司計盡黜諸要人戚屬

先生實相左右進領選事每謂吾之觀人於尼聖得五

案焉進有非刺之狂猶退無非刺之鄉愿一也大受小

知二也衆好衆惡必察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

不如不善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又曰天下事君

龍圖閣直學士

卷十一

一

四

吳敷教

相同心方做得其次關銓同心亦做得一半今皆無之

止有巡撫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應幾

小補尋會推冢宰復推內閣忤執政意削籍歸而季時

亦以建言謫光州判官歸先生積勞成疾越丙申丁酉

始漸愈病中體究心性有得戊戌會吳中同志於二泉

之上與管東溟氏辨無善無惡東溟之說三教一貫而

實主佛學先生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

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觀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

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于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

以告子之見性籠而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

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矣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自不得不忽下一語也於時同志北直趙公儕鶴江右鄒公南阜閩中馮公少墟輩俱以正學相屬同郡則錢公啟新薛公純臺玄臺兄弟而同邑高公景逸與公第季時尤朝夕切磋云錫故有東林書院宋時龜山楊先生栖止講學處後廢爲僧舍正德間邵二泉先生圖修復之別建城外

難明源流錄 卷十一 五 其後

而故址卒未復至是甲辰春先生乃偕高公及葉隱適陳笏堂劉本孺安我素諸公聞於當路茸依庸堂爲講習之所前爲麗澤堂後爲燕居廟祀先師又其旁爲道南祠祀楊龜山先生附以羅豫章胡德輝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蔣寔齋邵二泉七先生是冬吳越士友來會先生手著會約一遵考亭白鹿洞規要在躬修力踐嘗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口耳一邊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三致意焉季時卒先生哭之慟戊申詔起南光祿少卿先生曰仕宦寧退無進遂乞骸骨特朝論紛紜顧不急於自明每謂高公曰吾黨持操維

關閣之清議勿持顧厨俊及之清議於世無所嗜好飲衣粗食蕭然几榻終日冥坐以小心名其齋嘗曰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壬子五月卒距生嘉靖庚戌年六十三先生之幼也塾師爲講孟子養心章前請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役退聽聞者皆異之蓋天頤也而以全力用之於學故不爲一切玄虛奇妙所惑居官雖未得究其用而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皆關國本廟謨晚年倡道東南引掖後學論者謂其有萬物一體氣象然於邪正義利之辨毫末不少差故其後啟頑末造東林中忠節

難明源流錄 卷十一 六 其後

輩出不減東京風俗之美者人亦歸首功於先生

初贈太常寺卿未幾璫禍作目爲黨魁追奪封誥崇禎初卹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所著有涇臯藏稿小心齋劄記大學通考還經錄証性編桑梓錄等書行於世孫樞弱冠領天啟辛酉鄉薦三副會榜著西疇日抄柄舉崇禎己卯鼎革後與從兄樞並謝公車課農讀書不入城市 東林會約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文表不載其四要一曰知本略曰知本云何本者性也竊見遷靖論學率以悟爲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存行有如所謂以親義序別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

桎梏一切範圍而不事者則又不得而是之也識者憂其  
然思爲救正諄諄揭修之一路指點之良苦心矣而其  
論性則又多篤信無善無惡之一言至以爲告子直透  
性體引而合之孟子之性善焉不知彼其以親義序別  
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一切範圍而不事者其  
源正自無善無不善之一言始而無善無不善之一言  
所以大張於天下者又自合之孟子之性善始也是故  
據見在之跡若失之於修究致病之源實失之於悟所  
謂認賊作子也今不治其源而治其流非特不治也又  
從而益滋之一邊禁遏一邊崇奉何異揚湯以止沸如  
是而猶致咎于流之不澄則異疾走而惡影必不得矣  
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  
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立言豈不最精審哉  
而卒不免於弊何也本體工夫原來合一夫既無善無  
惡矣且得爲善去惡乎夫既爲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  
惡乎然則本體工夫一乎二乎將無自相矛盾耶無善  
無惡之說伸則爲善去惡之說必屈尙可得而救正耶  
是故以性善爲宗上之則義堯周孔諸聖之所自出下  
之則周程諸儒之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則  
墨聃二氏之所自出下之則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

爲惡所自出也不可不禁也或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  
善專欲抹下一善字今日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却乃拈  
上一善字其立言之指倘亦有不同乎曰固也惟是彼  
之於善也既妄意排擯以矯揉造作者當之而善之本  
相盡彼理沒此之於善也又過意描寫以渺茫恍惚者  
當之而善之本位竟爾虛懸竊恐均之不必有當於性  
體耳曰無善無不善塞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毛  
也無善無惡是謂至善通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毛  
鄭也槩而距之得無過乎曰岐無善無不善于性善一  
彼一此門戶各別孟子之所性猶在也混無善無不善  
於性善面目無改血脉潛移孟子之所性亡矣岐性善  
於無善無不善一是一非稍有識者類能言之告子之  
說猶不得重爲世道之害混性善於無善無不善呂巖  
共族牛馬同曹告子之說且居然竄入義堯周孔之宗  
矣論至於此與其混也寧其岐也高存之曰先生之學  
朱二氏近與元公確證難圖又曰先生自甲午以來  
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克養金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  
從善如流殆殆於無我矣  
愚按溪陽先生大道爲  
公方爲教東林尊實客衆嘉善谷不能於凡當世之  
而善王學者皆欲徐徐誘進之故既辨無善無惡四  
字九宗之誤又因會約發知本條併開見羅磨南齋  
宋無善無惡是謂至善遷變未合之非可謂至矣  
矣而不欲悉泯其功會自昔曰程朱說而說無善無  
之體微矣所以使天下知有自心自性之當返而求  
皆主天賦也一曰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文成其

幾平竊謂斯言也針砭之微詞非騎牆之俗論也且先生不自為贊而借引孔子稱管仲語者此正以爲篇目文成耳謂先生真許文成謂孔子亦真仁管仲乎昔孔子先小管仲之器大稱管仲之仁二語原不相背先生之褒貶文成亦恭學者勿泥其詞而失其意斯可矣高先生有陽明說辨四首亦因辨無善無惡而推廣之皆頗高無二學獨疑其於陽明有異議可乎哉

顧允成字季時南直無錫人憲成嫡弟也生有慧質頗好弄已稟師教惓然好學語其兄曰弟不學恐傷兩大人心中萬曆癸未中會試丙戌就殿試時新冊鄭貴妃季時射策數千言以內寵將盛羣小將逞爲憂讀卷者驚怖而殿之會南京右都御史海公瑞爲御史房賓所詆因與同榜進士彭尊古諸壽賢合疏數其欺妄之罪削籍歸戊子薦起南康教授以母老致仕後再起保定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並封三王與諸曹郎岳元聲張納能等合疏爭之謂臣寧死不忍見此舉動負祖宗二百年養士恩於地下語極激烈已而趙考功南星同內計盡公不撓忤執政被斥又與同官抗疏極諫南光州判官先是薛應士敷教以阻塞官路劾吳時來耿定向二憲長內閣許文穆公至以貢舉非人自劾季時方里居上書力辨兵部沈思孝讀而歎曰夫夫義理中鎮惡文章中辟邪也至是士論益壯之歸從叔兄講學東林持論

維開源流錄

卷十一

顧允成 顧允成

九

東林黨

其欺妄之罪削籍歸戊子薦起南康教授以母老致仕後再起保定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並封三王與諸曹郎岳元聲張納能等合疏爭之謂臣寧死不忍見此舉動負祖宗二百年養士恩於地下語極激烈已而趙考功南星同內計盡公不撓忤執政被斥又與同官抗疏極諫南光州判官先是薛應士敷教以阻塞官路劾吳時來耿定向二憲長內閣許文穆公至以貢舉非人自劾季時方里居上書力辨兵部沈思孝讀而歎曰夫夫義理中鎮惡文章中辟邪也至是士論益壯之歸從叔兄講學東林持論

渡惡鄉愿嘗以狂狷自許叔時先生進之以中行對

曰世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每其兄渾涵脫化處輒以毅然持之辨畢仍怕怕無問或方之二程云嘗歎今之講學者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

食諸侯一句又曰世態易陷人學術易誤人一日讀

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

康事功因歎息謂此弊於今尤甚昔分爲二今且合

爲一矣又嘗曰吾輩發念舉事須於太極上有分若

但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事或疑其拘季時曰若大

本大原見得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

塗便欲融通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壑慎勿草草開此

一路誤天下蒼生時以爲名言持身端嚴不以私徇

人人亦不敢干以私其謫光州當路爲假差歸前後

徵致積俸可千金堅郤不受曰吾敢以在假尸祿乎

卒年五十四學者稱涇凡先生崇禎初贈尚寶丞所

著有季時二大辨及小辨齋偶存行於世子與演貢

士以端厚稱

馮子咸字受甫山東臨朐人萬曆癸酉領鄉薦再試

不第退隱於治水之上以紹明道統爲已任讀書力

辨以終其身初聞濂雒之學於外父龔端恪公斷以

維開源流錄

卷十一

顧允成 顧允成

十

東林黨

聖賢必可爲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祛之世俗所共趨力矯之曰勿自廣大爲開闢勿自放恣爲洒落尺尺寸寸而已世以爲拘吾無恤焉讀書于宋莊時靜坐久之自得曰道在是乎其大旨在於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於視身應務皆設誠而致行少失怙事母甚孝母病食不知味寢不解帶逾年卒哀毀骨立泣盡繼以血居常歎俗失化敗始於禮亡欲酌古今纂爲禮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儀立族約設好會名曰敦睦曰凡我兄弟無相遠也以傳之子孫世世春秋無使廢祀事兄長極恭撫弟姪款

雜聞源流錄

卷十一

士

黃獻堂

欽篤至必教之以正治家宗顏氏家訓嘗以義勝躬秉耒耜佐以陶冶自食其力人餽無所受歲大祲倡宗族與其鄉大姓出粟貸貧民設義倉以備荒客至不張具班荆而語刈蔬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農無餘言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若徽墨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洒然矣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

人不然卽爲所化矣平居論學以程朱爲歸見近時喜談佛老雖舉一世從之不謂是也而其所宗以爲真是者雖百折不易也自號本軒卒年四十九友人鍾淑濂稱其貞不絕俗隱不肆志私謚爲貞靜先生所著有日進劄記自警詩錄耕餘筆談讀禮抄藏于家

錢一本字國端南直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今廬陵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歷施惠政士民僉悅擢御史首疏彈按臣鉤取庫鑑得旨逮訊按廣西一洗將迎供億之費上建儲論相二疏語多觸忌上崇祀疏推獎真儒俱留

雜聞源流錄

卷十一

士

黃獻堂

中會孟給諫養浩亦疏論建儲有旨廷杖謂前疏實開其端併奪官自此里居垂二十六年一意歛息惟事著書講學常守歐陽東原建先賢祠旁構經正堂聚士紳講道共推先生爲主盟時錫山有東林書院遞相往來聯合同志朝議譁然攻之先生曰不見是而充悶不見知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嘗言曰旣戴天履地而爲人當參天兩地以有事又曰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惡禮聽明中有許多亂色好聲身體中有許多情慢邪僻之氣且去細細查考又曰無信庸目俗耳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又曰天下事我做不如人做一人做不如衆人共

微生平無他玩好獨潛心於六經濂雜諸書下至天文  
地理無不披究而尤研精易學嘗言易者象也象也者  
像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聖人首以乾坤兩畫爲人儀  
合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爲人像而教人之實體是像不  
參不兩不可以爲像即不可以爲人皇義立象盡意不  
待有辭文周繫辭明像即辭即象後世得辭遺象非其  
辭得象失像非其象夫惟繇辭得象而後無懸空說理  
之病知象爲像而後有神明默成之學於是作像象管  
見又言古今以易名家者殆數千百人隨讀隨抄凡河  
雒圖書陰陽造化方圓分合通知晝夜全體心天以至  
雜圖家錄 卷十一 說本 三 彙纂  
中二月二十四宮六十四卦皆列圖而繫以說庶幾參  
互考訂可以窺無像之象於是作像抄續抄又曰高皇  
帝止重儒教而異端邪說推尊釋老且欲駕二氏於吾  
儒之上悖矣乃直揭儒道如日中天類取古今儒學正  
脉別爲二等週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孟至程朱而止定爲宗統作源編其餘漢唐宋諸儒  
說子有明從祀四君子則以爲如正之有閏作滙編又  
曰龜者勉也德可勉而修行可勉而至學可勉而克義  
可勉而奮愚勉而智弱勉而強賢勉而益賢聖勉而益  
聖於是作龜記他如以書九疇數衍爲四千六百八文

有辭有象占驗吉凶爲範衍手錄時政大要爲邸抄皆  
有裨世教萬曆癸丑冬門人吳桂森邀過東林講易經  
月而竟易道明焉先生與高公攀龍葉公茂才鄒公期  
損錢公學禮及桂森輩同賦詩記事嘗倡里中同壽同  
善二會勸後生學發乎至誠規人過若恐傷之意向稍  
善百端誘進有急難必悉力救之獲全乃已所謂以乾  
坤一體爲量以經傳格言爲律以宋儒行誼爲標者也  
先知卒日預營兆域自作寄寓遺客誌及長言數十首  
皆見道之言至期果逝年七十二學者稱敬新先生天  
啟初贈太僕寺少卿子春由進士歷大司農有文集  
雜圖家錄 卷十一 說本 四 古 彙纂  
陳幼學字志行南直無錫人少貧力學於書靡不窺  
尤好紫陽綱目萬曆癸酉計偕至京江陵相聞其名  
以厚幣邀致左塾修其世譜拒弗應已丑成進士令  
確山歷中年並有尸祝召爲刑部主事卹四畿內平  
反至三百餘人出守湖州惠威兼著去後數十年湖  
民稱述善政猶感泣不已自湖還按察副使予告歸  
最後徵光祿卿再轉太常卿俱不起官刑曹時有訟  
爲新說以攻紫陽者刻四書集註刪正流染耳目人  
多惑之志行抗疏斥其非得旨禁飭手著正刪正以  
聞之人始知紫陽之不可叛及歸林間偕諸賢游戲



辨不輟見吳人又有爲罪知錄以摘謬宋儒者復著  
罪罪知一書與前編並行崇正闢邪之志至老彌篤  
癸丑冬毘陵啟新錢公談易東林志行善其說遂歸  
自研勒擬成周易管窺與相質曰吾雖八十老人誠  
自樂此不爲疲也竟以此成疾得半稿而終年八十  
四學者稱筠堂先生所著有欽恤題稿治湖實政救  
荒全書三方臆斷禮樂考芸堂日錄續錄等書行于  
世子正卿字並漁敦孝讓飭廉隅早與鄉薦高尚不  
仕崇禎甲申春憂天下饑亂指其困語家人曰吾欲  
以此賑衆則病不給欲自食之則不忍獨飽奈何從  
此絕粒每日噉三棗下以白湯遞減至一棗居八日  
而卒愚嘗見嚴嵩鈴山堂集前刻諸家詞其後人  
呂柟漢若水樓孔輝歐陽德四子題像贊皆當世  
儒者也呼此應酬之累非黨附之案也昔劉靜修  
題李憲陳情表云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  
屈人謂少仕僞朝之語原作荒朝晉人改之以入  
史耳今鈴山堂序贊或時人假托或嚴氏潤色皆  
未可知即使果真而諸儒自有生平未嘗以一  
青掩也哉然君子於此雖曲原之未嘗不淡惜之  
若吾鄉邵文莊提學江西不爲宸濠題書畫陳太  
常與計偕時即拒江陵修譜之

千孔兼字元時南直金壇人自少事大父父母及其昆  
季孝友備至中萬曆庚辰進士授九江府推官擢禮部  
主事累遷儀制郎中磨勘戊子試錄疏發其可疑者數

人皆當路子駁都御史吳時來不當謚忠恪得旨奪謚  
朝貴咸目憚之既而累疏爭三王並封議議竟寢及疏  
救考功郎趙南星語益侵閹臣遂落職調安吉州判元  
時一赴浙卽投牒歸就邑西郊建志矩堂築八卦亭偕  
士友講肄其中而時過荆溪至錫山與於東林講席其  
論學一軌程朱諸新說與舊相鑿者塞耳不欲聞嘗曰  
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  
門真傳其訓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譏衆詆時立得腳定  
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  
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槩能於從容談笑時解  
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淡泊冷寂時無欲想心纔見志  
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汝曹識之當  
沈四明一貫以妖書加害沈歸德鯉極力周旋得脫于  
禍人高其誼自解官歸講學之暇營梵川與其弟潤甫  
營雲林皆擅水木臺池之勝巾車擢舟追逐雲月若未  
嘗有牽連左官之累優游二十年以壽終學者稱景素  
先生嘗纂顧學齋十先生述語薛瑄曹端吳與弼胡居  
仁陳獻章蔡清徐問鑑  
是謂十先生蓋擇近儒之醇者其弁序斥王學爲霸  
儒置不錄別著春曹書疏及文集行於世光宗立特贈  
光祿寺少卿論祭其墓仲子玉瑞字信甫性至孝父歿

遵遺命以布袍殮終身不衣一帛手錄宋明諸儒書至七十餘不倦崇禎末巡按御史秦旌之

史孟麟字際明南直宜興人九歲能屬文長益砥志于理學成萬曆癸未進士選庶常授工科給事中知無不言丙戌皇三子生有詔封母鄭皇貴妃草疏論其不可草具偶示同鄉姜公士昌姜袖而歸署其名以上一時羣臣連起諍之章凡數十上俱被譴謫而鄭亦止稱貴妃論者稱姜翼儲首功而不知疏之出際明手也癸巳有旨三王並封內閣業擬論以進乃同水部郎岳公元聲率省部諸條大聲疾呼涕于耶惟爾東流錄卷十一 七 彙纂

沸乎朝疏既數十上際明更綜集羣篇彙括體要爲條議答問奏之大指謂中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又曰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其詞委折詳覈俾難者無復置辨繇是並封議寢震位旋定顧政府益邸之會際明有疏劾中貴遂擬旨予杖聞之已易囚服趨朝待命賴上知其忠有密諭終不譴言官以快近習旨竟留中既而疏救選郎趙公南星與朝議忤遂相繼削秩歸時不識高邑一面後並出山始交善尋掌吏垣並佐察典所排擊多強貴人咸側目高邑因奉旨就刑際

明復疏救亦免歸外艱闋晉太常少卿再丁內艱服闕不補久之特起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初御史劉光復嘗指斥東林又抨所交淮撫李某及戊午挺擊變作光復廷諍下獄上怒巨測際明方奉差在途見邸報奮然抗疏請立皇太孫赦光復疏入被旨切責請降運判光復得減死惟仲公是不計昔嫌人尤以爲難前後林居三十年偕同志研求濂雒宗旨既捐其世業就邑中創明道書院復游錫山師事涇陽顧公友事景逸高公出其賞復東林書院相與質疑送難要諸至當詳具所著語錄中生平學不禪禪至簞燈丙夜危坐澄懷雖老衲枯禪有所不及尤喜獎誘後進出其門者多爲間人病中矻矻著書聞國是紛紜旋切牛李朔蜀之憂後竟符所億人皆服其先見天啟初補大理丞晉太僕卿未赴卒贈禮部右侍郎賜祭墓學者祀之明道書院及道南祠稱玉池先生所著有明道附言亦爲堂集併奏疏行於世

王述古字信甫河南禹州人萬曆己丑進士三令劇邑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值妖書獄起司寇受四明相指囑令誣坐郭正域以及沈歸德信甫正色曰若是則分宜江陵再見今日力持不可比會鞠無驗立具

疏送大理諸人刼之再四禍且不測怡然甘之卒不易原疏一字疏上事得寢未幾又當楚籓之獄司寇以華越謀害親王當論死郭正域主使宗室當如越罪信甫徐語之曰果爾便欲駢戮數十宗室楚宗聞之勢必戕殺撫按大亂之起誰則爲之司寇悟事得再寢於後戕殺撫臣卒如所料甲辰出知常州守正抑邪諸上官大端率爲歛屈而與武進薛玄臺無錫高景逸共論學居三年以艱歸起補保定晉山西副使兵備陽和奉旨會議代籓廢長立功事信甫言祖宗定法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代王內助張氏不得進

妾爲妃次子鼎莎不得改庶爲嫡且引嘉靖間秦府事例雖已奉旨乞請旨改正汪中丞用其言代議遂定捨貧物故請封事起五路要賂無算不決者五年矣信甫力請循往例毫不增減且忠順求婚兀慎擺腰等會求賞其情更切擲柄在我可操可縱何故倒授于人時五路擁衆城下不懌制府動色相加不懌同事者以貽誤邊疆相坐亦不懌既而忠順故卜貧款降人馮大梁以故亡去浮賞盡革諸使絕望乃帖然受封往年用撫賞八千餘金今不及三百金敘功晉按察使再晉右籓奉旨紀錄遇巡撫缺推用會中

朝門戶相軋乙卯式士之錄至有云以六經亂天下者信甫昌言排之坐是偃蹇除日卒于陽和初好天文律曆之學後乃遂于道嘗曰四時行百物生默識之義也默識章是聖人做不了事何有於我與堯舜猶病意同又曰孟子夜氣是萬古求仁時候嘗舉六經子史疏于四書之下名曰屑考別著有易筌律筌曆筌等書行於世其卒也高忠憲爲作行狀未讚其一言一動皆足垂世立教學者稱中嵩先生

事曰批欲裂萬曆已丑登進士方觀政部中會御史王藩臣上疏不自憲長吳時來耿定向交泰之以身曰是欲爲執政箝天下口也抗疏爭之甚力有金陵曲學平津險陂之語勒令回籍歸三載薦起鳳翔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有詔並封三王具疏力諫復貽太倉相書有東門黃犬追悔已遲之語太倉恚甚然並封事遂得寢未幾趙高邑司計事被逐復抗疏申救滿光州學正與多士砥德礪業一以道義相成州人負沉寃者往往起懇焉所全活甚多迨其沒後光人建特祠于費官祀之歸從東林講學痛自刻厲后永

糲食有窮士所不堪者出入不假肩輿隨行祇一老  
蒼頭或見惡人望望而去併蒼頭亦失所在居喪不  
飲酒不食肉服闋遂茹素終身中年婚嫁相續負郭  
殆盡或諷其稍通融于交際間以身從容謝曰少乘  
一節老而適之辱殆有甚焉即親友問疾所佩藥餌  
亦稍膏輒止不欲盡取也性至慈即蠕動不忍加害  
其於人則油油與偕雖遇俗客終不作分別觀獨耳  
目所及凶人必剪之而後已至於婦人厄揚人善終  
日孜孜恒若不及嘗曰腳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  
淡問正人鬼分胎處又曰學苟不見性靈任是嫩嫩  
不汗終歸一節又曰今人所以不講學者謂講學為  
欺已欺人耳不知不講學者真能不自欺否吾謂機  
械變詐畢竟聞誠意之說而減靡麗紛華畢竟聞無  
求安飽之說而減自私自利之人畢竟聞天下一家  
之說而不至於十分損人害物講學何負于天下哉  
詩文援筆立成不事雕飾雖終身不用而望重朝野  
士游東林必問薛先生安在所著有浮弋集泉上雜  
語續憲章錄等書行於世學者稱玄臺先生私謚清  
端

孫繼宗字克承南直婺源人向道甚蚤以聖人為必

可學既壯造詣日益浚精研易理著有易說食餼於  
庠以父春秋高棄去求終養與弟友愛終身苗裔經  
上不習金穀年幾九十猶草草問學不厭代巡劉公  
按部至婺源禮而褒旌之既沒汪司徒登原弔之曰  
紫陽道脉誰為後死嗚呼克承庶幾於此  
陸禹定字吉甫南直嘉定人幼時見羣兒以泥塑孔  
子為弄顧然曰孔聖人我師也豈可為弄拱而拜之  
及長毅然以正人心挽衰俗為己任父嘗病瘥九月  
思食桃吉甫統樹求之忽得二枚母病目翳吉甫謂  
古人祇目目復明者多矣行之即效邑侯胡公聞其  
事召令一見吉甫以不見諸侯義也不往嗣後冀學  
論索書為之書屬文與之文請見亦不往當萬曆末  
請於父欲以布衣獻書闕下未行嘔血數升期年而  
殞邑士嚴衍為立傳門人擬其大行私謚曰孝簡先  
生所著有讀史隨筆二氏分合大指行於世  
劉元珍字伯先南直無錫人父完孺公領萬曆壬午  
鄉薦論績溪著教澤剛方清正為時所宗伯先少失  
恃承庭訓惟謹弱冠成乙未進士歷兵部郎中乙巳  
大計四明相當國陰庇私人驅逐異己乃証上盡復  
言官之黜者留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發伯先抗

言秉成之人既假公以蒙上復挾威以箝下所關治  
亂安危非小併劾刑科錢夢臯頑鈍無耻狀疏入下  
九卿議四明與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議不可息  
將杖之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乃反杖旨削籍歸四  
明亦罷去當是時伯先直聲震天下皆曰不有此疏  
不成朝廷先在南曹創築江浦城大有興革屢疏邊  
事中外畏之至是望益重歸十六年神祖遺詔起言  
事諸臣召為光祿卿值藩陽喪沒舊贊畫劉國縉以  
招撫南四衛官兵為名擁眾數萬人內投揭督餉侍  
郎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伯先復抗疏力破其奸謂  
桂南流錄 卷十一 劉元珍 廷杖  
宜嚴內外之防固防禦之策國縉議乃寢年五十一  
卒於官家居從東林諸君子陳說經義有為怪誕之  
一說者正色斥之曰毋亂我學脉尤惡掃名者謂此輩  
指吾黨好名以為口實其寔彼之不好名乃漢為決  
裂名教地耳平生慎取予重然諾嘗以孔門季路自  
任故護道甚力而嫉惡最嚴一佞人在其側喉間輒  
如物梗必吐之而後已當東林在鋒鏑中笑謂同志  
曰此吾輩一大鑪錘也宜各勉之所著有依庸絮語  
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稿及文訣文衡等編或行  
於世或藏于家又嘗創東林志稿高忠憲序之及卒

忠憲為草行狀總其大都曰剛日明日忠曰義學者  
稱本孺先生仲子明翰舉萬曆乙卯補中書舍人克  
定府講官甲申寇迫疏請太子出守南都廷議不決  
及燕京陷獨全節而歸有痛哭詩尋卒自依東林志  
書院也以明道也龜山先生初起於前漢陽顧先  
生然起于後胡不介以乎若是有善脉在耳夫善  
合古今聖凡而一亦合順逆險易而一者何也  
善也茲脉從來遠矣自義蓋割缺厥中傳心已揭  
日月行中天孔子承之曰明善孟子承之曰性善  
善即脉也無善無脉也有宋諸儒通行茲脉而探  
河洛之源發紫陽之派者非龜山先生乎先生之  
言曰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又曰人生乎上不可  
添一物堯舜亦只是率性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  
味先生之言可見仁外無心理外無性即性即心  
氏之學才于孟子而端緒稍殊雖危詞誠說不少  
至別出歧塗惟是困漸思防汲汲不吝發耳乃至  
今日而無善無惡之說且浸淫於人心夫象山先  
生直指當下未至離性善之宗朱夫子猶汲汲防  
之不至況舉心體而築之以無惡處策弄何所不  
至於其漸決而為山陰為野江甚而為姚安陽明  
先生豈虞其流弊至此而今人乃執告子已陳之  
芻狗為先生不磨之律令各為尊教而寔以陰濟  
其私此深陽先生所為惕然懼也懼而思何如  
修其本以勝之於是反而求之依庸絮語何如  
山先生所謂不可添一物者是先生特為指出  
示焉平正直之規陰折影響荒唐之見期與同堂  
共識本心精求善脉以仰窺義書院中之秘語也  
正為其有善耳蓋少貶焉以混于無善者我固  
之誰能去之去乎此而道義名節為贅疣且將入  
乎彼而不道不義不名不節者乎其所以不安何也  
我固不有之也宋淳熙時有謂誠意正心之論上所  
厭聞者朱夫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及人對

首以存理過欲為言迨至慶元黨禍突此實  
矣偽學之網羅于彌天而樂中行應制獨自謂  
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  
以為偽不顧考技蓋前賢寧為時貶不肯自貶如  
此今當無忌諱之朝崇理學之日家廉潔而人  
腐庶幾直躬刺條流入堂與留此如幾一脈常存  
宇宙間所謂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順逆無食易  
無在可容出人可容委棄者其在斯予其在斯予  
志成後為升首以自鞭策矢無

張納陛字以登南直宜興人生有風慧甫四齡伯祖

壽門字示之對曰門曰誰教爾曰形似無教者因以

米火等字指析其義亦隨對弗爽八歲習破題法值

臥懷中父指窓前月為題立應曰漏清光于暗室掛

玉兔於當天九歲攻詩及書翰十四郡守龍岡施公

雜聞源流錄

卷十一

五

集

開龍城社奇其文拔應試十六王龍谿講學荆溪上

徑聽之遂大感發自此尋師締友學日進萬曆戊子

已丑連中魁選廷試二甲回籍省母壬辰授刑部主

事尋調禮部癸巳春正月御札諭禮部並封三皇子

為王以登咤歎曰元子封王此國朝二百年來所未

有也偕岳元聲顧九成合疏爭之復約同曹耶諸各

部卿懇各出疏上意動移札元輔元輔乃出三愧三

誤疏請勿王三皇子而請皇長子出閣讀書是役也

一舉而還內降扶震位人謂以登有回天力未幾以

論救趙考功南星再觸上怒斥為鄧州判一至謫所

給假歸杜門奉母日玩易不輟益以斯道自任既入

東林書院御主講席復與同里史玉池吳徹如輩倡

立麗澤大會每歲與毘陵潤州輪舉切劘訂正務求

實益時姑蘇管東淇標三教合一之宗以登與折難

數百言管氏遂屈已酉八月疾將革日邀諸執友相

前敘論倦倦以國事及兩郡大會為念不一及身後

鼎而手訣太母曰孀老矣復邀諸友環向坐以手書

至定二字語曰得正而斃徐欽手于胸作肅恭狀遂

逝年四十初筮仕刑曹適富典獄有黠盜越獄逸實

雜聞源流錄

卷十一

五

集

在代事前一日例得分答以登請獨當之曰失事在

其宜獨聽泰幸勿他及部堂壯之從輕議以是賢聲

遠起居鄉條上荆溪政要十二事當道重其言多見

施行其旨學每以一本原教是行為主蓋純法程朱

一切虛談渺論厭弗屑也學者稱文石先生

為應京字可大南直盱眙人才高學博早歲知名中

萬曆壬辰進士蘇戶曹擢朔廣按察僉事在西楚

紳士講行鄉約務以化民成俗心苦力勤值饑饉

奉食鹽無厭先以好語諭之再嚴詰其狐鼠奉終弗

後乃疏其違旨九事未得命竟為奉黨誣傷初罷

謫楚士民有捐廩太府之門者有伏闕交章乞還原職者以數十萬計上愈怒逮訊下錦衣獄坐以擅殺中使罪禁錮八年日與同逮襄陽司李何棟如荊州司李華鉦講學論易參研于主靜窮理之間更詳考太祖制度而表章之時牢戶穢濕靈雨沒膝三人者皮而執卷意不知困甲辰上感天變放還里復冠帶以疾終學者稱慕岡先生所著述有朱子錄要經濟實用月令廣義等書行於世棟如字天玉上元人先世無錫人萬曆戊戌進士貢才嗜學理襄郡首批稅璫之橫節甚壯既釋就南都開龍德書院會友講學

建開源流錄 卷十一 萬曆京 安光 主 葉教堂

寓錫山復游於東林諸公間而師事慕岡服膺終身惟謹奉其位斗室中起官至太僕寺卿更以遯事被罪瀕危得免稱豪傑士鉦字德夫丹徒人萬曆己未進士理刑時殺大猾劉襄忤湘府及力抑璫奉遂羅羅織赴闕受杖第大呼太祖太宗在上不肯妄引明日覆杖肉盡骨露屹不動爲人和平渾厚見刑威則不屈赦歸後與人言學娓娓弗倦蓋與天玉異稟而同操也天啟壬戌卹贈尚寶司卿錄其子

安希范字小范南直無錫人弱冠登萬曆丙戌進士除行人當考臺省而格於年有諷以增年者不從轉

禮部主事念母請南或止之曰盍少俟共以銓郎候公矣亦不從久之還南驗封郎恬退白若會高忠憲疏論執政被斥上疏申救語多觸忌逮而後釋削籍歸緘口不及時事間從諸公論學東林靜掃一室讀書其中泰昌改元起廢詔下衆正彈冠獨澹然不問謂所居膠山之西林懸郭四十里塵事未絕遂命駕往吳興之菁山卜菟裘焉蓋預知朝局之必變也未幾光廟賓天作詩寄憤曰執簡定應書趙盾舉朝誰請討陳恒又曰受遺元老仍增秩進藥鴻臚也賜金聞者稱爲詩史尋病卒邑士與小范同薦乙酉者許世卿字伯勳早孤事大父及母以孝聞放榜日與同志清談竟日人莫知其既捷揭安貧戒五日罷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聯姻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戒五日無故非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出入恒指以自警惟恐其或食言偶有威麗法持之急適爲一婢爲輸罰緩卒不爲緩頰所居敝巷令長下車一謁後不得再覩其面常守歐陽東原賢而下士請修郡志一出應之每自東林歸勸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作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乃爲學矣五上公車不第庚子

建開源流錄 卷十一 萬曆京 安光 主 葉教堂

冬行至桃源河水堅遂返謝去傳金自號早白老人  
矢終焉之志嘗於隙地手莪某甲曰不如是何能無  
求於人疾革囑子曰吾有某遺未償某施未報某家  
人賚未給某故人子典田所入已當其直亟取券還  
之脩然而瞑著有中解編太玄玄言露穎編藏于家  
程汝繼字敬承南直婺源人而篤學力行一洗紛  
華奔競之習前後邑令謂其道可肩古廉足範今咸  
敬禮焉萬曆丁酉登賢書辛丑成進士初宰餘杭日  
進士民相與講明孝弟禮義一時民風淳正無敢以  
奇表進者時蓮池僧倡教西湖自鉅公以至細民尊  
信若狂敬承獨召若民曉之曰虛無寂滅最惑人心  
慎無陷人其疆也嘗憤語倘得備員省會誓杖而祛  
之五載轉南刑部出守袁州州治相傳古冢在其下  
守是州者從不敢正位坐敬承毅然曰袁天綱術數  
士也聖賢所不道奉天子命蒞此民吾何憚爲遂正  
其位卒無他在袁一以道德飭治清風善政甲於諸  
郡凡有餽遺卻之恐免囊不名一文後以介苦勤瘁  
卒于任一棺之外無餘貲其子乃稱貸以歸視生平  
嚴氣正性勇于任道亦嚴于衛道至其尊德樂義又  
視人善如己善也嘗著易經宗義窮極一生精力富

居喪伏其先人之柩忘寢食而屬稿者三年自後身  
所歷心所至一一於易發之凡古今名說莫不精擇  
條載識者謂集易學之大成焉又著有疏義課士畧  
課兒隨筆行於世  
吳從周字文卿南直婺源人牟友樸誠學問淹博自  
爲諸生時卽潛心理學精研語錄錄明經司教皖城  
轉國子學正闢揚程朱卓然師表擢杭州通判臥理  
錢塘民無冤抑邑人陳俊等十年沉獄甫到郡理出  
之片言昭雪通郡有吳青天之謠尤以講學明道爲  
務學者稱平沙先生所著有易經明訓春秋心印語  
錄會編諸書行於世  
吳正志字之矩南直宜興人父通政數世以上皆名  
宦之矩繇國子生中萬曆乙酉鄉試成已丑進士初  
任刑部主事纔三月上疏盡發諸要臣私狀當輸大  
怒既附重比賴臺省公救釋爲宜君典史旋以差歸  
再起清河典史移饒州司李召爲儀部主事疏不敢  
先諸逐臣賜環堅臥不出與遠近鄉達爲會講學力  
持正論久之始轉精膳員外郎改光祿寺丞復與朝  
議枘鑿謫湖州司李擢南刑部主事督郎中遷江西  
按察司僉事出鎮湖西能悉心吏事救荒弭盜大著



方畧而家載米數千斛濟人地方德之遇屬吏甚恭

故人樂爲用自奉極涼政暇偕二三同志尋安節公

講堂舊址商畧學問而已未幾解組歸病卒學者稱

敬如先生

安節公達可出進士仕至通政從周怡學與鄒元標友善刻楊爵憲周怡三忠集

雜聞源流錄卷十一

雜聞源流錄

卷十一

卷十一

三

集

雜聞源流錄卷十二

無錫張夏纂

門人發源黃昌衡校

高攀龍

無錫先生

馮從吾

少鑑先生

葉茂才

張夢時

余懋衡

無錫先生

汪應蛟

堵維常

詹時明

賈于汴

吳桂森

鄒期楨

弟期相附

孫承宗

皇朝附

陳仁錫

秦爾載

江旭奇

張雲鸞

李呈芬

朱蘊奇

張本德附

高攀龍字存之南直無錫人祖靜成公材令黃嚴祀名

宦父靜逸公較本生父繼成公德徵代有潛德先生自

幼齋莊閒靜不苟言笑母授果餌必偃僂而承或命自

取依前所命數而止稍長學藝於邑儒澄泉茹公凡七

年卽湛見名理弱冠舉萬曆壬午應天鄉試時邑令元

冲李公

諱復

江右李見羅門人也與涇陽顧先生講學

泮宮往聽之聞止修之說始志於學載讀大學或問見

朱子言人道之要莫如敬遂一意整齊嚴肅持心方寸

間久之見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

耳悟渾身是心不特方寸蓋志學時卽以程朱爲的矣

己丑成進士出高邑趙忠毅公之門尋丁父憂歸謝人

事讀禮及易服闋授行人適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

朱欲改易傳註獻所著書求頒行天下先生因上崇正

學關異端一疏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容輕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再疏論大本大機欲人主操心講學言極剴切趙忠毅時在吏曹因得以所學相證深味薛文清粹言至一字不可輕予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惕然有當于心作日省錄又輯崇正編夜臥至平旦氣清卽擁衾危坐一日坐久精思閑邪存誠句覺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先生初字雲從至是始改存之奉使金陵南阜鄉公見之謂是海內有數人物先生益歆然以身下人還謁毘陵啓新錢公姑蘇少湖王公啓新曰孔門聖脈凡事只求天知少湖曰士君子須立得大節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先生時時服膺斯語癸巳抵京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聞臣降揭陽縣典史甲午赴謫所自念於斯道尚未有得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真負此生矣舟中嚴立課程寓有證微潛恭苦究至廢寢食行二月登陸過汀州旅舍小樓前山後澗偶見明道有云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見得六合皆心從此方好下工夫凡往返三時自謂出門至此已三轉手勢詳具所作三時記中時先生年三十三在揭

雜聞源流錄

卷十二

二

葉敬堂

陽官舍倣近思錄例編集朱子節要歸過漳州謁見羅李公見羅謂修身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格致誠正不過關漏處照管先生謂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是初學喫緊第一義學者須辨志定業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以爲自新之本然後爲善去惡意誠心正身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條目次第自有先後不宜籠統說過其格過程朱如此丙申連居本生父母喪戊戌作水居於湖濱作靜坐說復七規程大意以見性爲主會蘇常諸友于二泉之上辨管東溟無善無惡之非甲辰興復東林書院及成涇陽先生作學約而先生序之每會必取儒釋朱陸真修真悟之辨真切指示嘗曰勤物敦倫謹言敏行此東林八字訣也至甲寅七月先生年五十三始作困學記大抵前得力於揭陽之行後歸功於東林講習而以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法爲始終工程敘歷年進修灼然不爽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丁未方實信程子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又四年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明年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謂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

雜聞源流錄

卷十二

三

葉敬堂

際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固而學之年積月累厥惟  
艱哉而不足以當智者一笑也同病相憐或有取焉是  
時先生道德已成矣天啓改元起光祿丞溯自癸巳去  
國幾三十年至是入都次年轉少卿裁諸無名費內瑞  
相戒勿橫索會廣寧失事外戚勲貴中官之家皆奸細  
竊宅疏陳京師禍本不可不除請逐鄭養性誅李可灼  
讀孫淇澳宗伯論紅丸疏歎曰此一部春秋也因主其  
說不稍顧忌羣小爭欲中傷之未幾轉太常少卿疏言  
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極辨忠孝歸罪方鄭奉旨切  
責福清相力持之得罰俸已轉大理少卿晉太僕卿適  
南臯少墟二公開首善書院于京師給事朱章蒙騰疏  
顯詆鄭馮去位先生亦疏辭謂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  
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疏再上福清相勉留護持  
益力叅何奉差歸舟中著周易孔義謂五經註于後儒  
易註於孔子說易者明孔子之言而易明矣每自言一  
生用易此書與朱子節要尤精力所注也居數月即家  
拜刑部左侍郎辭不允乃與門人華水部允誠同舟北  
上至謂當事曰今日內閣法用和姚外廷法用正直二  
者不相疑而相成始有濟常是時趙忠毅爲太宰值總  
憲員缺亟推先生先生居恒謂此衙門得人可以救世

以師生不應分掌部院辭復不允入臺申嚴憲約疏諸  
責成撫按司道下逮府州縣以安民生具條例五十餘  
欸請頒行之懸榜通衢禁絕饋送糾一極貪御史崔呈  
秀箕之法風規肅然羣小滋不能容盡逐羣正於是忠  
毅行戊先生亦削籍歸逾年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先  
生并跡湖上玩易不輟聞繆公昌期周公宗建被逮自  
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拜道南祠至晚看花聚酌如常  
時夜半整衣起從容入書室作字二紙鎖篋中謂二孫  
曰明日以字付官旂卽命暫退移時趨赴園池天啓丙  
寅三月十七日子時也平立水面衣履儼然先生之整  
齊嚴肅益終始如一云發篋中書一遺表謝上言大臣  
受辱則辱國故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一  
札別及門華允誠言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心如太  
虛本無生死何幻贊之足總呼贊明而官旂果至崇禎  
初上覽公子世儒訟冤疏手褒爲孤忠遂學秉節正終  
追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初擬特命祀卽邑鄉  
賢祠蓋共爲學以敬律身以靜窺妙窮理則好惡自誠  
見性則夭壽不貳退藏于密而顯仁于造次顛沛此其  
所以爲先生也歟晚號景逸學者稱景逸先生時人競  
習良知言止修先生獨言學必繇格物而入每命學者

先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令靜坐以培深厚之氣謂佛氏以心爲性老氏以氣爲性而極斥三教合一之說其駁禪學尤嚴謂聖人之學異於釋氏惟一性字聖人言性異於釋氏惟一理字釋氏無理故最忌分別如何可以綱紀世界扶植人倫故在武林作異端辨在揭陽作陽明說辨各四篇詞繁而不殺一則斥其誤看紫陽窮理立論偏重遂使學者謂讀書是徇外空疎杜撰一無實學再則斥其以朱子之致知爲聞見之知故其爲宗旨曰良知然大學致知本非不良之知非自陽明良之也又斥無善無惡之說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滅

雜聞源流錄 卷十一 高麗 朱 葉象堂

行檢者十之九且云學米而弊爲實症學陸則流於虛症畢竟實症易消虛症難補聞者以爲朱陸定論生平不二色不取一介燕居屋漏未始有惰容洵所謂盡其道而生死者矣前後廷臣屢請從祀文廡雖未及行公論翕然歸之所著有周易孔義春秋孔義正義正蒙註天完錄就正錄家訓等書門人陳龍正合奏疏語錄詩文訂爲高子遺書二十四卷行於世學子世寧別繕未刻稿六卷藏於家從子世泰又合纂高子節要十四卷借世寧編年譜二卷刻之購復園池立止水祠後吳侯與祚以世泰嗣 兵部職方司員外協贊本司郎中事臣華九

于學學術之邪正關係治亂甚大特懇聖明聖紀真儒以明正學以醒人心事臣聞天下治亂始于人心人心邪正歸于學術所以不墜忠臣義士之一心所以常昭揭于宇宙而不爲亂臣賊子所磨滅者恃此學以維之爾三代以前人君學道以自勵而後治三代以後人臣學道以事君自孔孟開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開宋學遂尊爲萬世帝王之師孔孟而後則有朱以明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茲數儒者皆孔孟之學也于今則有臣師故左都御史高攀龍焉臣師之學遠宗孔孟近法程朱其大旨以復性爲宗以知本爲要以立志爲基以敬義夾持爲功以天理爲歸以居業盡孝所紹明者千古之學術立朝竭忠所擬持者千古之綱維至其一段愛君愛國之誠寤寐不忘終始無間皆其生平學問得力天下所共仰也觀其間建之日春沐焚香告天告君告祖宗從容詳審無異平時遺表數言蓋盡仁至迄今稟稟有生氣也人知其首効奸慝崔呈秀獨炳幾先見以爲功在社稷而不知其四十年講求于孔孟程朱之學實踐于綱常

雜聞源流錄 卷十一 高麗 朱 葉象堂

各義之大成仁取義至死不二此等學術實類聖神宗培養以至于茲方之本朝崇祀諸儒如薛瑄輩以講學爲諱映而世道人心匡扶不小往時論者多專政以向來之攻東林者胥入于誹謗逆增幾忠賢猶推死義若楊漣魏人申周順昌李應昇左光斗穆昌期諸臣告歸連綿日相與切蹉砥礪其肩此學者也雖此觀之東林何異于朝廷而講學之功顧可泯矣與講學一事似迂而無當實至切而不容已自天子至庶人無一人不咸于學自修身至平天下無一事不根于學皇上以堯舜之資樂堯舜之道工堯舜之德不喜納典諡經傳無不博覽而所日夕未嘗荒無不喜納典諡經傳無不博覽而所日夕未嘗荒心寡欲一則曰虛中無我仰此兩言而臣有一則曰清上之深于學也斯用人行政之本也雖然欲幾易朝已見難化或懼稍疏未必無竊發之害聰明過用武下之精微屬或曰忠君之介未清發之害聰明過用武言之而臣竊仰見皇上之心方乾乾焉日進而無疆也且皇皇焉若有求而弗得也嗟嗟使臣師而在今

人  
藥  
收  
處

桑家堂

梁關中書院以居之先生爰開天中閣詠關中四先生

詩呂涇野鶴馬駱田理韓關學從是復振先生雖重講

學而慮空言不足以倡率每刻厲開修躬示之錫膏簡

所知曰近日學者多侈異說而略躬行妄欲以身挽之

而力未逮自歸山一切時事不敢問兩京縉紳書來一

字不敢答其餘見止諸公非有書來不敢先以書往靜

攝荒庄非公事不至偃室非赴書院會講不入城市嘗

併日而食室人交謫而不敢以貧告人也居二十年疏

薦百十上不報庚申光宗立以大理少卿召大年意廟

改元始應詔歷遷左副都御史疏奏經撫失機喪地罪

難關源流錄卷十二 馬從吾十 桑家室

真之法載論紅丸挺擊二獄侃侃無少假朝論題之時

借總憲南臯鄒公僉院龍源鍾公就都城倡立首善書

院講學其中或迂之先生曰國家多事士大夫不知死

緩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宜喚起親上死長之心講學不

可少也而聞者忌之交章詆毀先生因疏陳講學創自

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爲一治至

孟子沒千有餘年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

興於宋而亦禁於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

之故也伏惟國朝以理學開國我二祖表章六經頒行

天下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實爲

令甲臣等建立書院祇以南都各省俱有書院而京師

爲首善之地天子之都反獨無之甚非所以壯帝都而

昭一統之盛況今外寇憑陵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

醒人心激發忠義奈何反用爲訾議上報聞尋展疏乞

休去又二年起總雷臺未赴卽家拜工部尚書會逆關

禍起致仕歸旋遭削奪遇疾卒學者稱少墟先生初先

生在都門嘗從顧涇陽先生游爰力駁陽明無善無惡

之說曰陽明爲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旨然亦不至

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脈不小此不可不辨何

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

難關源流錄卷十二 馬從吾十 桑家室

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日無善

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耶嘗曰吾儒

論學只有一善字又曰儒佛如薰猶木炭之不相入儒

以理爲宗佛氏以了生死爲宗又曰邪固不能兼正正

亦不能兼邪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見其大又嘗作

善利圖題詩曰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耍中問立

終爲躡路人其精嚴如是景逸高公稱其學至明至備

至正至中非修而悟悟而徹者不能素衣吳氏著真鑑

一脈敘顧高錢爲東林三先生而馮先生附焉聞者遂

以涇陽景逸啓新少墟爲東林四大君子蓋論道不論

地也崇禎初詔復原官謚恭定所著有疑思辨學等集

二十二卷元儒攷略四卷行于世後新安洪琮施璜同

纂馮子節要十四卷序行之附錄開中四先生誄

冊壽成均焉在月切琢射策冠時髦聲華何卓犖

獲此龍麟封章凌五岳滿堂重躬行乾坤在其推

有冠崇理學平川洞照友立朝無多日強半在試

富貴與功名視之如敝帚重光學逾虛一表不

呼嗟如先生百代名難朽偉矣韓司馬造物鍾

異讀書探理窟著作人難企生平精樂律書成雙

季聖余生也晚景行窮自魏挺挺楊侍御直節

今古人知血節難不如問學苦獄中究理學周錢

揮塵歲寒節彌堅不茹亦不吐之死誓靡他淵源

孫高陽永宗馮副院詩少墟道城一見契予深

韻氣嶙峋注春風坐滿襟天中閣上月省識平生

雅興源流錄卷十二

開去月仍在

葉茂才字參之南直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仕至南

京工部右侍郎學者稱園適先生家故貧少事親至

孝痛母先逝館歸必同父寢初授刑部主事甫三月

告改南工部以便迎養俗例新第謁座師有賁先生

獨於半月後致芽茶二封人多怪之既而得其清節

轉加敬服始入工曹大司宰欲觀其才令攝六篆事

並治推稅蕪關一以寬郵為主胥吏以常例請默不

應請至三為詆語拒之曰無論若輩雖列四金剛擡

我不動矣去關廿里有雙港往護防漏稅風濤不測

易為商厲立命弛其禁差竣上羨三千金助餉疏請

勿為例神祖嘉之賚白金松布旌其廉為南回卿時

有袒四明崑宣反斥言事諸臣為護奸者抗疏諍之

不報乃貽書當事謂公論明則治不明則亂明于上

則治明于下而不明于上則亂此理亂大機也聞臺

中有欲禁旁器者作旁器止器說見年例考選不愜

輿情有上鄭太宰書歸而慨懷君國則每于詩章寓

之題三朝要典後曰事有三尺童子曉然明白而聰

明特達之士反眩矜而不能自決者何也心無偏主

雖愚必明心有繫累雖智必昏其勢然也張差一案

雅興源流錄卷十二

劉廷元以為風癲科臣何士晉部臣王之宋陸大受

以為別有主謀而神廟聖斷以張差付法司以兩內

侍付司禮俱寘極刑內外帖然矣然士晉卒不免外

補之家禁錮大受被察而廷元獨無恙也進藥一案

舊輔方從哲賞之舉朝爭之最後孫宗伯發憤極言

而可灼遺戍文昇尚漏網也立后立妃一案禮臣孫

如游執奏于前科臣楊漣道臣左光斗等力主移宮

于後而當時依違其間徘徊觀望者則從哲與諸大

臣也此三案者或見于聖諭或見于章奏在朝在野

莫不耳而目之秉史筆者據事直書足矣可以人情

二字抹殺天下萬世之公論哉初偕顧端文高忠憲  
倡道東林端文卒忠憲主其事忠憲出山以主會推  
先生再拜囑曰畢竟此事為吾輩究竟此行原殉君  
親二字可歸即歸不使東林草深也先生敬諾後書  
院毀作十詩志感慨忠憲和之及忠憲被逮先夕自  
盡官旂令長行逮其子獨匍匐當道力免之而跋其  
遺表曰屈平之節先生之所優也先生之學非屈平  
之所望也識者以為與正叔之稱伯淳亡異先生于  
世泊無所嗜通籍四十餘載官臻九列布衣疏食山  
則徒步不以僕隸所居老屋數椽絕無輝煌匾額第  
標曰三世無訟時指以訓子弟薄田百畝不殊寒暖  
仰成父志去官而家去城而鄉短輟曲笠以奉杖屨  
拊胞弟茂德極其鞠哀居恒論學以雅聞為正宗以  
守身為切務自題小像曰人生宇宙間但以形論與  
動植之物等耳有超於形者在乃能參三靈萬與天  
地相終始予懼殯習徒具至道罔開軀殼如斯性靈  
靡著因箴以自警曰爾貌其癯爾性易蔽何以圖終  
風夜自艾飢食渴飲勿等兒戲造次顛沛必止于是  
嘗講易東林門人問易道陰陽詩道性情一乎二乎  
先生曰一也陰陽理而草木蕃無言之詩也性情詞

而位育臻無體之易也蛙聲蟬噪豈曰能詩數墨等  
行未為善易吾弗取也又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  
諸子之陋也蓋性一太極極本無極謂之無則太極  
也謂之有則無極也有無俱泯為物不貳不可析而  
分也嘗語所親曰斷不可輕受人恩一受人恩便為  
人所制所交顧高外若許孝廉世卿馬邵博希尹薛  
璽丞敷教告白首不渝而郡博子世奇璽丞孫家更  
同時受學稱入室弟子厥後大節凜然可以溯流見  
源矣崇禎初方需召用病卒子光輔請于朝得祭葬  
如例先是天啓甲子先生請告家居時魏闢肆逆客  
妖內此賊害皇子楊中丞逮發之事尚未著適長洲  
姚希孟入朝過錫山先生登舟送之曰公行矣好語  
諸公宜思其大者請信邸出閣講學此今日根本計  
也未幾憲廟賓天思陵繼統竟除闢禍若出成算希  
孟作神道碑始表出之凡先生之善人不能悉知多  
此類也朝議擬補謫廕遇變亂不果祀崇正書院所  
著有見聞摘錄旁覽錄八貞女傳與至吟等編行於  
世  
光輔字際夫貧而介從馬文肅公學其志常以盛  
得官不就鼎革後悲憤不已間登東林講席發達  
俗之論聞者莫不感一日為衣冠祀先畢飄然出門  
厥明家人求之死者後池中有遺筆志遇死之機  
嘗著詩草數卷題曰  
與至亦吟藏于家



張夢時原名大受字伯可南直無錫人早穎進止若成人

七歲工對偶九歲能詩侍塾師坐一書樓手題云上

此樓去一動一言務遵聖訓下此樓去一事一念務

儼親心父叅政公異之命名大受十歲攻舉業十五

以縣試第一補諸生明年行冠禮老儒姚潛坤作字

說以贈之益自勵久困場屋入太學踰強仕始登萬

曆癸卯賢書明年甲辰同邑顧高諸公創起東林書

院復翼以左右書室約六人為築而伯可適下第歸

首任其一解橐受工遂潛心性命之與與諸公切偲

往復者二十有年刻有會講商語蒲榻笑拈二編天啓

雜聞源流錄卷十二 張夢時 十六 夢時

壬戌謁選知安吉州歷遷常德府同知山東鹽運司

運同並著廉惠將有殊擢竟告老歸草簪歸小述毫

而嗜學日讀書寸許雅喜書法日揮數幅為樂案頭

惟存彭澤香山明道康節白沙陽明數編以當尚友

鍾兒孫造膝必與評文論古或拈經書一二章令細

叅之次第質問移時不倦以為常居數年崇禎丁丑

自述五千言以槩一生題曰偶述客有稱其于死生

之故爽然有會遠過莊周者徐答曰爽然生死之故

從而玩之所以為莊周者流了然生死之故從而慎

之所以為曾孟者流玩以求樂耳慎則何求然而樂

莫大焉吾與其玩也寧慎客拱手曰先生真當世之

曾孟與曰曾孟則吾豈敢全要看膺月三十日三十一

日高子遺書中語及病革呼筆大書曰朝聞夕可千古光輝

浮生如寄視死如歸落地一靈終天敢逃伯可字可

白反庶幾書訖湛然坐逝壽七十八學者稱弦所先

生

余懋衡字持國南直婺源人生有異質為學推本紫陽

精研天人性命之故而以身驗之舉萬曆壬辰進士授

永新令潔已愛民復學宮鑿石渠收邑東門築浮玉洲

江右未行官解法始請通行以紓民困至今稱便徵拜

雜聞源流錄卷十二 余懋衡 十七 懋衡

御史論罷礦稅傳旨建杖忽殿角有聲如雷上心動乃

收罰俸一年視釐長蘆一切例緩悉無所私贍貧賑飢

全活億萬計巡按陝西劾稅瑄梁永繩以法永窘賄庖

人以蠱進中蠱顯死夢神示得解上聞之為撤永併罷

天下礦稅閱視固延兩鎮條上十事上嘉納下兵部通

行申飭掌河南道理外計列計典七條著為令癸丑詔

監舍閣閣臣葉向高典試兼票擬持國請勿令文書官

入簾以遠嫌疑中使至欲入力拒之怒去誣奏御史不

容送票擬上問為誰以衡對上曰是在陝西屢劾梁永

著耶命收回本章天啓辛酉召為大理卿尋授僉都御

史協理京營戎政日訓軍實盛暑不廢操練定雙糧車糧法以示激勵晉副都御史理內計改兵部侍郎時提督巡捕郭欽爲逆璫魏忠賢姻親營升都督同知駁寢之又忠賢等乞請諸璫弟姪及保姆客氏男俱世襲錦衣衛官以武職非軍功不世襲婦寺冒濫非典具疏封還兩勅璫遣人力求吃不爲動既以陪推遷南吏部尚書五疏力辭遂予告歸臺省交章乞畱不報明年太常卿德泳特請召馮從吾余懋衡曹于汴置論思之地以輔聖學正士風迺起原官引疾不赴及總憲楊漣劾璫二十四大罪有南太宰北少宰皆點陪借用爲逐等語

徐開源流錄 卷十二 金忠肅 大 纂要

璫益熾焉丙寅爲學禁厲創籍爲民初持國于新安之紫陽書院創典理學及令永新善鄒元標建明新書院按陝西引馮從吾關明開學憲廟初年鄒爲總憲持國與馮同爲中丞復開首善書院于都門說者業有煩言至是魏璫驅除正學御史張訥請毀首善且言海內書院最盛者四東林江右關中紫陽南北主盟互相雄長余懋衡馮從吾鄒元標孫慎行爲四大頭目並宜處分遂俱削奪一切書院皆毀賣以助殷工發有三賢祠故朱子所築以祀周子二程子者亦在毀中持國廢主田墳之獲免崇禎改元詔復官諡追敘川功賜金幣復推

南銓以病卒賜祭葬部擬補謚遇國變未果學者稱少原先生所著有乾惕齋太和軒關中集語錄經翼百餘卷奏議古方略各數十卷行于世從兄懋交字全之以貢兩除學訓居恒研精易學敦行喪禮不以弟居顯要稍通于交游之際惟造就後生是務學者稱定字先生汪應蛟字潛夫南直婺源人總角能賦詩矢志聖賢之學踰冠登第授南京兵部主事以抑囑託失貴人意遂引疾歸補南客部表方正學先生墓爲封碣置墓田歷副使參政遷天津巡撫晉貳司空予告歸家食十有九年體解精密力行不怠每六郡六邑大會

徐開源流錄 卷十二 金忠肅 大 纂要

與顧涇陽馮少墟高景逸史玉池鄒南阜祝無功桂珍吾諸公往復商榷理無留解嘗曰仰鑽至欲罷不能方見卓爾敬信至篤於不顯纔是聞然以錄人之餘置義田五十畝周贍宗族關正經堂春秋舉會嘉惠後來重修三賢祠偕馮邑侯余少原潘節菴暨諸生講學其中泰昌改元卽家赴南大司農未幾轉北念催徵要在養民疏愛民十八條于時著蘭發難關中流寇日滋增餉募兵不可億計乃建議于鹽屯駁鑄之外一切寢之且持屯田開荒永不起科之說尤力謂吾儒平居耻言桑孔奈何自蹈其轍今桑孔笑

人起科之說遂寢阿保客氏扶求墓地逾制執不予尋以老病乞休疏七上得請加太子少保辭疏中極陳堯舜敬修心學尤以敬修一語爲十六字傳心之要且箴及宦官宮妾未幾果有逆奄妖姆之禍時毀書院禁講學潛夫乃作默識解示門人嘗讀史有感作竊述編以繼春秋未就而卒崇禎初賜祭塋學者稱登原先生所著有中詮寤言古今焚語獨言蜀語詩禮學略津門疏撫畿疏計部疏病吟草九問密語鄉約記諸書百餘卷嘉善陳龍正纂爲理學經濟二編刻之

雜聞源流錄

卷十一

主

纂教堂

堵維常字冲宇南直宜興人敦孝行恕于書無所不讀補諸生以文行受知于常守杜公承式一無干請守敬之薦于江都宦室厚幣聘行以親老辭遺之金又辭退就村塾盡心講授嘗言孔子一生只自任爲誨二字以臆測之爲誨應非兩義力學所以爲教也已之不正何以正人推誠與人所以誠身苟誨倦卽學厭矣萬曆辛亥在毘陵得疾將革咨其子以忠孝之說子對曰顯親揚名孝也委身致主忠也冲宇曰未也飯蔬飲水無孝乎草莽氓隸無忠乎夫無念不愛孝也本之臨深履薄以來無念弗謹忠也根諸質

雜聞源流錄

卷十二

主

纂教堂

澤書從孫景濂又廣禮經澤書爲禮記貫屬牧游序其端  
詹時明字爾用湖廣黃崗人生性淳樸薄嗜寡言及長好古力行日偕執友講明性道鄉里目之曰古人天啓壬戌由明經司訓常德聚生徒論學竟日夕不輟監司友白杜公折節下交尊以師禮爾用亦不讓曰師道不行久矣杜大人能倡之吾何爲不受遷論武寧釐學祖解株累僉稱廉仁前後課諸生學主明理而旁暢實用曰四科三塗寧僅區區咄咤擢簪連令不赴而歸與門人譚道講藝如故壽七十四學

者稱冲默先生

曹于汴字自梁山西安邑人萬曆壬辰進士與同榜  
盱眙馮公應京以聖賢之學相鐵彌繇淮安府推官  
入居諫垣論奏皆天下大計在吏諫掌內計佐太宰  
孫公丕揚澄汰仕路一二人護其黨羽相與摩牙  
爭之久之自梁與孫公相繼引去一時眾正遂空泰  
昌登極以太常少卿起家屢遷都察院僉都御史未  
幾魏瑞竊政羣小謀去自梁及少墟馮公會當推少  
宰應屬少墟迺越次而用自梁蓋欲設械兩甚之自  
梁固讓不可為吏部左侍郎不旬日堅請去家居杜  
衡閣源流錄

卷十二

主

義教堂

門沉研理學奄黨卒不能加害人仰其見幾之哲崇  
禎初瑞伏誅召為左都御史身在憲府一毫不假百  
僚肅然居常持重寡言人或以衰晚目之及國有兵  
事戒嚴論札日數十下條對商榷不移漏刻精壯少  
年皆斂手推服始知其為有用之學也尋溫體仁爭  
枚卜閣訟大起自梁據法守經力為糾正既乃引年  
乞骸歸而自梁之生平遂與黨論相終始矣初為諸  
生時即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故稱有經術  
入仕後無日不淬勵于學用以守身應務嘗言小心  
即大勇又言神氣嘗在凝定又曰容人者樂寡欲者

逸又曰出處輕而臣業衰取子泛而士節壞又曰

介不苟方是廉印證在臨財之際一毫無私方是公

聚驗在發念之時皆自勘得力語也學者稱真子先

生

胡東渠先生貧無積粟零糶以食或謂其乘曉  
羅曰達貴吹噓真子先生述其事而稱之曰當時  
若言無錢便似賤清且人不之信反費歟矣前  
輩老成可法如此竊謂真子之勉就少宰旬日即  
歸不居諫名亦不處爭也  
得免干寵禍猶是意也

吳桂森字叔美南直無錫人幼有至性父喪哀毀如成

人長從顧端文高忠憲諸公講學不倦以序貢應廷試

歸遂絕意仕進學易於毘陵錢啓新先生日夜探索幾

忘寢食錢先生沒每歲偕同志往其廬論學靜坐志築

衡閣源流錄

卷十二

主

義教堂

室三年之意天啓初忠憲出山為東林主會傳人拜托  
葉公閒適次及叔美蓋豫屬之也尋增難作忠憲赴止  
水叔美往哭之捐金以佐官旂急費時書院已毀僅存  
丘墟乃約同志鄉紳會忠餘兄弟輩就道南祠班荆敘  
舊相唁也已而相勗及逆璫敗奉有表章書院之旨季  
美亟謀興復而摧殘之餘人情頗渙遂獨力建麗澤堂  
又構小齋名曰來復講易于其中羣儒翕集稱東林再  
興焉其說易也謂第一要明陰陽大分蓋陰陽非一亦  
非兩其質則有大小貴賤剛柔動靜之殊其用則剛大  
所以主柔小而非柔小亦不成剛大柔小所以承剛大

而離剛大便不成柔小故用九用六總之一用所以繫辭云舍陽合德明得陰陽大分然後看八卦八卦性情得然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從源察流條理脈絡一一分明而又有易中真血脈如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邵子天根月窟張子一神兩化錢子卦者掛也掛出一太極掛出一箇天地儀象于人身等語皆四聖之真傳也每剖析易義精絕無遺蘊聽者靡不歎服晚年充養日純粹益可挹鼓舞來學如有一言可採必筆而藏之申誠子弟曰凡子弟有過父兄必任爲己之責即父兄有過子弟亦必任爲己之責如此交相勸戒家聲

推闡源流

卷十二

書

藝文堂

庶幾不墜又做義門鄭氏家會及五經會聯屬宗人子姓以爲常學者稱素衣先生卒祀崇正書院所著有像象述像象金針易說談易隨問真儒一脈一班錄書經說曲禮說註釋春秋大全皇明開泰錄息齋筆記等書行于世

就文昌閣下開軒二架以居之度可容百五六十人如是者歲率以爲常立文行社約三章以繩束而諸負狹邪癖者相率匿影去語具高忠憲文行社記中自是春秋兩榜科必有人先生嘗言聖賢下語如化工肖物一字不虛故其說書最解人願弟子之日益進以此顧獨以爲此口耳之學非其至者因謂濂雜關閩近在吾鄉求之有餘師矣蓋指東林主盟諸先正也一日從忠憲商及靜坐先生曰調息亦頗有益忠憲曰不屑也聞之憮然已而從先儒存養省察諸法徧衆之最後獨心肯忠憲所論觀未發工夫一語大率謂觀未之學以主靜爲訣以主敬爲宗以禮經之九容爲把柄九容色色停當身心內外自一齊收斂如是則終日研求經義亦栽培本體之助非復往來憧憧之擾此其學問得力後證嚮語也東林自吳徵君桂森重建麗澤堂後賴先生左右于前提唱于後每歲聚學者說書堂中風雨寒暑無愆期故講席得以不墮先生正氣強骨身列章縫而心憂社稷問廟堂典革進退當則喜否則憂見者寢當食廢七箸當三案議起不勝憤懣撰爲委巷謠抒寫不平皆愛君忠國之言及啓禎間見天下將亂著有弭亂應言救荒末議固人心論活井田說惜無能推而行之者

推闡源流

卷十二

書

藝文堂

晚年涵養純熟氣象雍容接人寬樂坦易詳誨曲誘不  
願往復嘗令後生小子不言意消室故懸磬值庚辰辛  
巳連歲大稔館粥時絕幾持水齋日玩易一卦或編輯  
見聞一二以當渴飲飢食可謂貧而樂者矣崇禎壬午  
冬卒年七十六學者稱經畬先生門人嚴毅等私謚爲  
懿長先生祀崇正書院所著尚書揆一一筆軒劄記鶴  
湖小詠東林諸賢言行錄四種行于世別纂皇明洪範  
經世要語國朝名臣言行錄摘等書三十餘種未刻藏  
于家弟期相字公寅有學行廩于庠與兄分主講席崇  
禎中以賢良徵就粵西州判轉銜經歷痛甲中國變感  
難聞源流錄

卷十二

主

義教堂

疾卒年六十嘗自諗不可與父兄師友言者不爲不可  
與父兄師友爲者不言著有易書孝經四書筆旨藏于  
家學者稱忠餘先生門人錢肅潤等祀之道南祠二鄉  
先生及門不下千人穀與肅潤皆高隱不仕覃精著述  
穀有東林書院志二卷吳郡姚宗典序行之

孫承宗字稚繩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舉進士出孫  
文介公慎行之門廷試擢第二授編修歷官坊局在  
朝與關中馮從吾以性學相勵每晤言必移晷時廷  
臣方競門戶分異同稚繩語臺臣左光斗曰同中小  
人異中君子是惟寬之使其自來徐之俟其自化激

之則甘爲小人而勢合光斗拜而受之尋以禮部侍  
郎掌詹事府值乙卯五月六日挺擊變起御史劉廷  
元以風癩二字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案拷得其實  
疏請窮究主使上猶豫不忍發旬日後發諭於風癩  
之下特加奸徒二字而御史劉光復更以首功奇貨  
攻之衆一時羣論紛紜上下惶惑次輔吳道南以其  
事詰稚繩于邸對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皇后  
不可深問麗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麗保劉成而  
上不可深問也獨皇上能了此須中堂密揭啓之耳  
道南用其語以導上於是上立御慈寧徧諭羣臣而  
挺擊之獄遂定人不知爲稚繩一言力也天啓二年  
拜兵部尚書大學士奉命督師出鎮山海先是遼廣  
繼陷險阻盡失爲經畬巡撫者舉不敢窺關外一步  
遂有築城八里退守關門之議至是稚繩出關視師  
力以恢復爲已任選名將分布要害練水陸精兵十  
餘萬拓地四百里東巡至醫無間將大興師而逆賢  
竊柄忌其握重兵于外汰其兵將勒回關門是時中  
朝縉紳被禍稚繩聞之亦遂萌去志抗疏自別曰臣  
故孫慎行所取士而高攀龍左光斗之所嘗薦引也  
義不幸指摘未及自爲聲啞姑容于天下詔慰留之

難聞源流錄

卷十二

主

義教堂

一日上遣內臣胡良輔等四十餘人齎白金蟒衣賜督臣出帑金十萬醵將士且以內府器械給軍裨紀執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兵不可嘗典或以美而成賦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皇上嚴于兵事悉飭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爲常無違以觀兵爲威福居四年竟引歸崇禎二年京城大警起鎮通州裨繩聞命卽刻抵危關收悍將復遼永四城調度諸將分路追逐指顧而定旋移鎮關門又三年復予告歸歸七年戊寅冬高陽陷竟以在籍老臣與城俱亡關門殉難事聞于鄆特謚文正裨繩自少倜儻英毅爲舉子時仗劍遊塞下周歷亭障阨塞訪問故將老兵遂通知邊事故雖迴翔館閣當時皆以將畧推之然竟使功不成而節獨完者則妨功害能者之罪不可勝誅也嘗曰先帝以漢武鄉唐晉國擬我我則何敢成敗利鈍非所逆觀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庶幾竊比于二公乎其論學則一主程朱嘗敘馮忠齋庸緒云予讀庸緒而覺信紫陽之過也予過信紫陽與世信紫陽者異世信紫陽以其博物而予信紫陽以其非博物也予認格物

爲格本末之物而紫陽云窮至事物之理予遂信其事物至他日釋孟子曰知性則物格之謂也盡心則知至之謂也予遂不覺信紫陽之深矣其發揮旁通若此所著有文集一百卷學者稱愷陽先生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用便宜扣罰金花銀兩以充遼餉神廟怒勒令補還持不可得旨降調泰昌初復其官改兵部職方主事天啓間高陽以閩部督師關外伯順請從詔許之時太宰欲遷之吏曹固辭高陽當關六年嘗倚之爲左右手布衣瘦馬出入亭障間延見老校退卒與相勞苦以勾稽將士察識營壘鼓勇敢拔跣跡錄尺長理小過務歷武選郎中告歸崇禎時起尙書卿轉常少復告歸丙子秋定興警至伯順方郊居以爲邑在涿州保定間背障神京慮孤城不支遂入城督兵助守城破死之蓋先高陽殉二年也事聞贈大理寺卿謚忠節容城孫徵君奇逢嘗與切脯酌酒定交楊椒山墓下及卒嘆其道力深厚後來罕儔所著有認真草學者稱乾嶽先生陳仁錫字明卿南直長洲人年十九領萬曆丁酉鄉薦屢試不第發憤歎曰吾得爲白沙足矣以師禮拜

啓新錢先生之門錢先生辭之曰此禮不輕施亦不輕受也要以他年相見無負今日面目不則勿爲煩此三往始納贊遂受易學得幣要天啓壬戌登進士廷試擢第三人授編修丁內艱服闋起補充日講官在講筵每以進忠直遠奸佞爲言魏奄聞而惡之值奄冒軍功累爵上公給鐵券明卿當視草辭不可或休以禍不爲動於是不旬日而有孫文豸之獄連坐削籍卽日就道奄發十數騎偵之無所得行至濟上有吏受奄指遣邏卒窘之執從人及舟子加箠楚舟中人皆跳去獨坐舟中忽風作檣櫓幾壞諸卒遽散得脫歸時羣小日嗾奄不殺吳門三詞林局不定謂明卿及文公震孟姚公希孟也家居岌岌懼有後命丁卯秋逆奄伏誅戊辰起原官稍遷中允典武閣試奉命宣詔三韓凡亭障微寒險阨之處皆詳志之作籌邊圖說一書後嘗進御覽庚午遷國子司業侍經筵數陳必切時務上爲聳聽遷諭德掌司經局事辛未分較禮闈得士爲盛有錦衣張某者奄之餘孽也中以蜚語禍且不測會其人自敗獲免尋奉命冊封周藩壬申復命假歸甲戌起南祭酒未任而卒年五十六謚文莊學者稱芝臺先生素篤人倫居父母及

卷十二

卷十二

手

卷十二

大母喪皆哀毀如禮官歸捐俸置義田以贍族於錢先生敦受道恩比沒爲木主事之題其室曰如在朝夕必拜其於經史書籍則飲食寤寐於其中至老不倦所著有四書語錄義經易簡錄淵天紹易同患淺言等書其纂述批閱諸書不下數萬卷今行于世秦爾載宇彥熙南直無錫人少從葉司空受書志向純正司空嘉其能親賢遠佞已而稟學於高忠憲隨侍水居習靜坐法悠然會心因自號水菴傲水居也及從游東林於大會三曰外糾同志數子立一小會每月十一日赴書院講習有所得輒疏記以就正于諸先生而日注其言動于籍以自料考弗求人知嘗爲忠憲刻所接近恩錄所輯朱子節要二書忠憲有心服之師一人曰茹濂有偕隱之友二人曰吳忠達歸子慕皆延于家師事之所友惟吳魯樞鍾繼馬君常世奇二公餘不妄交居家事嗣母談本生母吳交盡其孝自奉極菲而粥餒者絮凍者櫛殍者歲以爲常無稍吝嘗纂有經傳語錄若干卷藏于家武進薛宋爲之序以爲高門之羽翼卒年三十三疾革命三子鏞錢鏐拜忠憲于榻前誠之曰自今一言一行必以吾師爲法厥後鏞卒成大儒世所稱弱水先生者

卷十二

卷十二

手

卷十二



也欽鐸亦皆有學行其友恭爲晚近所希觀宗黨翕然稱之

江旭奇字舜升南直婺源人曾祖軾連州守祖一勝知瑞昌於潛兩縣並有賢名父世科年十二以奇童舉鄉謚敬敏先生舜升幼孤事寡母余氏至孝十餘歲以家累羈縣獄從獄中上書求試主者奇之拔第一自是知名尋與二兄分田兄華闈得瘠者乃以所闢善者奉華當應鄉試值華病劇罄所領路資佐醫藥不足則又典鬻以益之小試輒冠軍久之貢入太學前後七上京兆試不錄崇禎二年正月駕幸太學

雜劇源流錄

卷十二

聖

藝教堂

御燹倫堂舜升具疏面進其所著孝經疏義兼請頒行小學疏畧曰宋朱熹八歲通孝經大義卽書其帙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元許衡敬小學如神明臣以爲厚人心淳風俗實爲王道誠於考試間以命題則孔曾傳授之密旨與朱熹嘉惠後學之盛心爲世誦法自能培植根本延綿命脈魏李先謂益人神智莫若書籍臣謂益人仁愛無如二書疏末又請祀諸葛亮張巡岳飛于文廟使萬世皆仰盛典詰旦得溫旨褒嘉下部議奏部覆以孝經小學下直省學臣命題試士而三臣從祀格不行未幾皇子誕生舜升復具

揭禮部乞慎擇保姆以端胎教部爲咨司禮監行之蓋推前疏意且有鑒于近時客妖之禍也初舜升之進經也太傅襄城伯李國楨爲板行其書一日四譯館款待遠人有遠人跪求孝經疏義曰外國知有是書久矣館卿乃移文翰林院取給之鈐司以舜升積分久資爲上所知擬授清秩顧是時四方迂儒聞風希進者踵至漬奏不倫上遽厭之命御史榜禁當塗欲懲首事抑授安岳簿稍移台州衛經歷尋棄官歸越二年癸酉病卒在安岳署令篆增祀名宦寓賢若于岳俗尚塑像不列姓氏爲更置木主且立石題名系以詩作論學論俗二編以教士民在天台作天人對數十萬言則其契悟時也生平篤信朱學嘗自敘吾卽身沒後魂魄當不離朱夫子左右其論學以格致爲入門以誠正爲築基因著朱翼百卷探天人事物之原析古今朝野之故以暢其說少從同邑余懋交學教以篤睦寡營誦之終身又以從弟旭升僑居錫山往依之得游東林故手著諸書東林諸先生皆爲之序居家每不能舉火讀書自若絕不介意晚年吏隱非其所好在署日事著述不輟至銘所佩帶以給刻工或嫺笑之弗顧也所著有朱翼尚書傳翼

雜劇源流錄

卷十二

聖

藝教堂

孝經異孝經考異孝經疏義小學衍義檀弓詮釋四書朱註詳定三國志世說廣義皇明通紀集要武經七書集注筆華齋集等書皆行於世其後從子正迎重刻傳之

張雲鷺字羽臣南直無錫人爲人孝讓廉信負文名最善解經著經正錄端闕溫陵李氏之非崇禎三年伏闕上疏曰國朝制科取士聖賢之書家習戶誦而其說壹宗先儒學者守之脈絡甚正世道昇平遠邁漢唐所從來也不意神祖時有舉人罷官李贄倡狂姪恣首倡邪說所刻有焚書藏書說書及批點諸書

離間源流錄

卷十二

李

義教堂

隨被泰勃奉旨鞫問搜燬其書嚴禁私藏詎意天啓年間其書復行人心士習皆壞于此畧舉其一二言之如李斯者燔詩書坑儒生矯詔爲逆者也而稱之爲才力名臣如呂不韋李園者陰用姦謀潛移國姓此萬古巨盜大猾也而稱之爲智謀名臣如曹操者弑伏后篡獻帝此亂賊之最慘惡者也而津津稱其才智如馮道者歷事五姓朝爲君臣暮爲讐敵而稱之爲吏隱諸如此類未易枚舉至于詆毀聖賢則謂孟子執一害道又謂孟子舛謬不通又曰孟子願學孔子此吾所不足于孟子者也又謂孔子之事功非

有加於管仲又曰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則無是非其書之妄誕悖戾一至於此乃士子見其書如飲狂藥既喜其新奇又樂其放肆舉業文字染此習氣癡人邪說識者憂之臣嘗編輯講義凡遇邪說惑人處提出點破名曰四書經正錄伏乞聖明採納疏入得優旨下提學御史查生平行止如果端謹量與獎賞部覆上准貢給旗扁時羽臣年近六十杜門養高終不謁銓士皆仰之丙子春卒別著孝經講義東林講義皆可觀又有四書尚書說統則舉業之書也

離間源流錄

卷十二

李

義教堂

李呈芬字明晦南直靈璧人有將材而好理學以乘克雄以沉濟敏萬曆壬午試武科已中復落見倭將入犯著禦倭集知已知彼制勝三編總督楮公銖素知其賢授之官令募兵船于海上以同事者非其人辭歸中軍支送應得廩糧不受時曹公于汴司理淮安聘爲諸武弁約長隨材勸導不納贊幣蕭然餽粥精詣實踐爲衆畏服巡按御史周盤特疏薦之大司馬田樂請於上命往征四川以都指揮行事會楊曾平移病歸講學四方如曩時布素焉愚按志傳稱明武人講學固是奇士第不知其所講何學耳然爲嘉靖間有萬表者字氏望浙江寧波人世襲衛指揮會事督浙闕歷掛印漕帥南都生營錦衣中府

都督會書建御侯功嘉談學庸論孟皆有解義  
其他若述甚多嘗與羅達夫論道于臨江達夫雖  
然而歸則書盛稱之今嘗考其言皆  
說泰說活張皇幽渺非愚所能知也

朱蘊奇字子節陝西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與  
妻子織網巾爲生嘗併日而食從學少墟馮先生聽  
講寶慶寺寒暑不輟敝衣破履雜鮮華中不耻偶其  
子以差徭下獄會天雨不食者四日矣或憐之取官  
米少許爲粥以食之雖瀕死不肯食也人有周之者  
必擇而後食道拾遺物輒追還其人父早喪養母曲  
盡其孝母沒毀幾滅性秦俗人死多用青烏之說富  
於某日時避殃謂死者之魂來辭家而家人或庶幾  
見之也而罹之者凶以故當避子節曰使果有此殃  
也吾猶可藉此一見吾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爲  
避之伏棺痛哭竟不避而終亦無恙年五十一以布  
衣終馮先生誄之曰朱生操行如是固天性使然亦  
講學之效不可誣也同時華州有張本德者寄跡工  
賈亦聞馮先生講學有感遂囑先儒語錄潛體密玩  
每有所會卽舉以告人惟恐人不同歸于善兼遊曹  
子真張忠烈兩先生之門

雜聞源流錄卷十三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昌衡校

金鉉覺生洪德常

張采朱之馮

馬世奇俞汝楫

江世育黃廣

江彥明李奇玉

宿夢鯉泰無所丁明俊

陳龍正卞子靜

黃淳耀夏無所陶瑛

華允誠名金吳鍾鸞

金鉉字伯玉南直武進人北京留守衛籍年十八舉天  
啟丁卯順天鄉試第一崇禎戊辰成進士除揚州府學  
教授日進諸生講濂雒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被服

雜聞源流錄卷十三 金

一 奏

造次居然老成人比之胡安定遷國子博士庚午遷工  
部主事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夔憲奉勅總理戶工  
兩部錢糧特建公署先生慮開交結之漸決廉耻之防  
疏請罷之不報未幾檄兩部司屬謁見如部堂體又魂  
夔憲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屈抑刑餘之下  
臣委質聖朝不敢匍匐中貴之庭致干交結之條有宜  
切責亡何差摧杭關未任以造炮違式革職張夔憲糾  
之也自此絕意仕進杜門卻掃淡究性命之學初號在  
六至是自題所居曰狷庵端讀正文公文清忠憲四  
家書謂古今學脉之正無出乎此用以自究極斥姚江

無善無惡之說謂使天下日淪於禽獸嘗言欲力挽邪風倡明正學其要有二一在表程朱之學問一在窮六經之本末而其大要不過程子兩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而已生平不妄交游惟與杞縣劉中允理順嘉善陳儀部龍正及妻兄朱中丞之馮友善書問往來以道德相砥礪壬午冬上御文華殿命科臣舉清官以孫承澤面薦起補兵部車駕司主事甲申二月寇從蒲州渡河晉省全陷宣府告急上使內臣杜勳往監視先生疏言撫臣朱之馮忠義素著宣府屹然可恃如遣內臣監視倘意見稍岐爲害不淺不聽杜勳至而寇已進南源流錄卷十三 朱 集家室

追竟同總兵王承胤出降之馮果死節三月十九日都城陷先生方巡視皇城行至御河橋聞變號動具衣冠望闕拜又望寓拜母即投入御河從人援救嚙其臂急赴濠處時河淺俛首泥淖死之年三十五母章氏年八十亦投井死妾王氏隨之弟錦堃母三日後復投井從死是年南都賻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其後 皇清錫謚曰 賜公祭一壇祭田若干畝所著有語錄傳于世學者稱伯庵先生

幾亭編朱子語類其序例本朱皆實錄如前後世之上而觀告之因復以朱子文集屬其其十之七八散語類例立編後未加書否猶舊各書云數月來家君居北家坊寓南途次兵荒所在見告兩地懸懸此心殊欠字帖又未暇項肩之務

躬自料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醒提撕在紛擾中不致忘改過遷善工夫遇行有不得處一意自反頗覺得力因語千聖之學成本修身修身之要只在慎獨千變萬化無不始終於此此亦是學問常談而第却覺是向來未見底意思不識十年來所作何事甚矣其恨之也此加功日積月累將來可望有的實見處明眼學師向何以爲之觀策也 愚按慎獨先生欲當廣四家之別立說至嚴防弊至密此其識力豈諸儒所及觀者幾幸者則知以修身慎獨爲本要以改過遷善爲工夫字字得下學實際使其數年渡造豈不徒武漢然一門爭論又可徵其修齊之化夫固以身驗學與之俱學體乎其後矣

洪德常字常伯南直歙縣人少有大志薄視經生制藝嘗歎曰此碌碌者足爲吾業乎文不秦漢學不程朱而自號學者雖聲聞無益也於是做朱子西山讀書分年法自十三經下逮國策史記漢書畫以歲月務彊記初輯左策史漢約選一編以爲古學所自出年既三十研心六籍取有宋諸儒之說及明薛文清馮恭定諸書旁考折衷謂大易後發明性道莫先中庸著中庸要領又時與同學汪子月巖輩數會于紫陽書院一遵白鹿洞會規問參以己意而折衷之條爲六事歸重于存誠寡過其言曰孔顏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約之以禮禮愈嚴則仁愈篤書四勿箴于座右又輯有周程張朱五子學約知行合一錄養正格

南源流錄卷十三 朱 集家室

言變化氣質論蓋歎夫未學之無成一惑於私心冥悟而或致越閑一牽於講習訓詁而鮮能渙然自得其弊始於蒙養不正而浸淫決裂以達於道也方七八歲時喪母哀慟如成人比長就試揚州聞父病冒風浪遄歸舟幾覆而免居父喪廬墓哀毀謹事繼母兄弟友愛時有雙竹連生馴鳥就食掌中說者以爲家庭和氣所致讀書每至夜分體稍憊或止之歎曰一息尚存吾寧已諸旣而疾大作配許太君羹股進少瘳又二年崇禎乙亥卒年三十九後祀鄉賢子三琮珣球俱知名

雜聞源流錄

卷十三

四

集教堂

張采字受先南直太倉州人早孤事母至孝與州人張溥交若兄弟獨不素譜系共倡復社以古學振起宇內士而受先尤束身名教留心儒先嘗刊布宋名臣言行錄以見志天啟丁卯登賢書崇禎戊辰舉禮闈第三人客有勸其納妾于京邸者愴然曰甫釋褐而卽背糟糠吾不忍也篤義薄嗜類若此除臨川令下士恤民廉惠著江甸召入爲禮部儀制主事丁母艱歸尋卒妻東號爲才藪競擅詞章風流煽溺向或以儒冠爲怪誕以講學爲嫺笑自受先起而其時同學楊夔顧夢麟二子始相與纂四書說約表章大全

蒙引存疑淺說諸編俾學者悉掃新箋復主朱註又其後陸世儀著思辨錄陳瑚著確庵文稿駁駁乎有關雝風論者歸首功南張焉沒未久而遺業彫零妻孥無倚知者悲之然真儒廉吏之澤不泯矣

朱之馮原名之喬字德正北直大興人弱冠登天啟辛酉賢書雅好程朱語錄是年見羅近溪集又好之遂參讀薛文清王文成二子書皆有悟入乙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丙寅督推河西務悉卻羨金入公帑與管漕中官忤具疏劾未上聞父艱歸崇禎庚午補原官疏辭魏奄所遺冒濫殿工加級忌者不悅出爲

雜聞源流錄

卷十三

五

集教堂

浙江布政司理問遷行人司副歷山東參議分巡青州道秩滿加副使留任戊寅冬資表入都值亂道梗權頓家屬于濟南巳卯新正二日濟南陷室馮赴井死太母李絕粒六日卒德正聞變戎服奔濟收殮之遂徒步扶輓歸墓廬于墓終三年足跡不近城市時史公道降亦讀禮城外偕金公伯玉就廬次論學間及兵法因作在疚記語詳記中而金公則少長風契先後以二妹妻之者也服闋補山西河東副使念室馮慘殉不復娶每元旦後必守太母位哭泣粥飲過十五日以太母殉難露骸半月始得就殮也會蔡中

丞懋德撫晉崇重理學德正首捐貲創河東書院集  
官民講聖諭六言朔望親臨講性理諸書相爲倡和  
開流寇自秦逼晉日備禦河干凡所以除內查馴叛  
卒者不遺力壬午春應詔陳言廷中稱善擢巡撫宣  
府右僉都御史癸未二月抵宣受事嚴核將士効去  
庸懦二十一人勾補虛糜千八百餘名拜疏請纓願  
爲天下倡上嘉之開邊報急卽督兵進居府關防護  
陵寢上以爲忠勦遣官賞賜金幣頒銀千兩分給將  
裨以下及撤防又賜金增秩還居宣府衆軍以餉久  
缺轉擁餉司鼓噪至院前勢甚惡德正與出門外以  
數語徐遣之翌日命中軍官執首惡七人立斬以徇  
衆遂定甲申二月開太原寧武相繼陷卽露宿城上  
命分兵扼防三月朔設太祖神位于樵閣率文武紳  
士載血痛哭誓以死守簡署中僅有衣被一篋出以  
稿軍取大紅公服一襲付中軍陳績顯曰城潰以此  
殞我旣而監視內臣杜勳至與總兵王承胤叛附于  
賊勳忽歎語諷降德正厲色叱之曰汝不念君恩吾  
斬汝矣欲以計招承胤至併誅之不果寇至親率標  
兵北面背城與賊砲矢相加者兩晝夜忽二叛開南  
門迎賊入從城內夾攻軍民驚散德正亟命轉砲內

向曰我親擊賊取火欲燃數賊露刃至前德正拔佩  
刀奮率家丁所落城下左右環哭擁行大喝曰離此  
一步便非死所遂登北城樓易公服南望九叩發遺  
疏併遺書付提塘官立刻懸腰帶自經時三月十一  
日辰刻也年四十三遺疏勸上收人心培植義遺書  
訓弟子則謂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及自言  
朝聞夕死之意事聞上特諭首輔從優議卹後贈資  
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謚忠莊學者稱勉齋先生  
自少篤孝友率三弟課業一堂父沒後以時冠昏靡  
不盡禮居家吉凶一遵古典當官廉恕慈斷持大畧  
小所至民懷之臨難前與金忠節各馳手書問答詳  
諄期不負生平竟兩踐其言仕宦二十年田宅玩好  
一無所蓄藏書至累架雖執掌之餘手不釋卷工文  
詞不喜存稿蓋其自任者確乎有在也其所作在疚  
記自敘踰冠時寓蕭寺中方鈔讀大慧集一夕於花  
月下豁然大悟自以爲奇樂越五年感觸百患邇悚  
然曰此虛景非實獲也又二年讀中庸至可離非道  
也句廢然而返乃喟然歎曰良知其謂是乎因題曰  
天地人物只此一生又曰全體是箇仁大用是箇禮  
自是隨時循省覺有安身立命地而虛景易泥當機

祖心後數年喪母盧墓痛警徹骨始知變化氣質之學蓋亦如整庵羅子之說永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而其後漸知其是心非性者所著疏稿書札及手批程朱諸集俱佚不存惟在疚記一卷今行於世

馬世奇字君常南直無錫人父涵虛先生明經修行爲諸生時首具呈學臺請興復東林書院仕爲郡博棄官歸教其二子蚤著文譽人以三蘇擬之二子長卽先生次則世名字君闇者也先生年十九以三試第一補邑諸生久之繇序貢舉南京兆成崇禎辛未進士改庶常授編修丁丑分授禮閣已卯典江西試

維開源流錄

卷十三

人

葉敬堂

所鑒拔多當世知名士已而奉勅諭山東江西湖廣諸藩悉却饋遺癸未再當分授以從子瑞方應試避之瑞得中式乃推典武閣會試甲申春遷左春坊左諭德時寇警孔亟上數召廷臣問計先生奏言目前要着在收拾人心而收拾之方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不然恐賊勢不可復支上以其言論樞臣勅行之未幾賊竟入畿輔三月十九日京城破是日先生方早食聞之輟箸起曰是當死其僕曰奈太夫人何先生曰正恐辱太夫人耳作書別母訖遂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北向望闕

拜曰臣不能報國一死以謝陛下又指印囑其僕曰

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遂先視二妾從死殮訖乃從容題壁自經而絕先生自少篤志嗜學無綺靡奇麗之好好爲古文辭及評選制舉義四方士爭購讀之稱爲澹寧居澹寧居者先生書齋取以顏其選者也居恒不妄取予未嘗疾言遽色鄉邦有大利弊慨以身任罔恤勞怨所至好推獎後進扶植善良惟不喜立門戶城府崖岸一切不事嘗曰處世宜存生機勿萌殺機居官宜尋退步勿爭進步其見道深矣方差諭諸藩楚府賜宴湖廣學道王永祚乘間言曰尙有兩郡新案未發先生若不解其意者答曰此主司盡心之日也使客曷聞焉永祚慚而退及過江西學使侯峒曾以衡鑒自負揚言歲試黜劣卷四千人先生大駭曰一試黜士四千得無過當乎彼孤寒不幸遭此無論絕進路且永失館穀矣峒曾踴躍曰案已發奈何先生因教以覆試拔等之法於是收復者過半居父艱日蘇州司理倪長珩爲丁丑本房門人欲以罪贖三千金助喪及佐膳先遣客致意先生辭之曰蘇方大饑留此賑民可也長珩又請以羨金三百犒從者金至立命以原封送錫庠供修

維開源流錄

卷十三

九

葉敬堂

學費說者以爲此風自邵文莊後錫邑百年再見他如逐貪令絕逆宦辨非族祛左道復學基清役米倡官糴恕亂民重建西定橋以通涉作鎮力脫冤陷諸生後有登第者爲德殆不勝指數少從顧端文高忠憲葉司空三先生游最親且久卒殉國難人以爲不愧師傳其及門若龔廷祥堵胤錫蔡鳳威勳蕭琦王漢萬發祥王錫劉渤劉日杲等皆後先死節人又謂淵源所被云是年贈先生禮部右侍郎謚文忠 皇清錫謚曰文肅賜公祭一壇祠田七十畝學者稱素修先生所著有澹寧居詩集行於世其文集忠鏡錄

雜聞源流錄

卷十三

十一

葉敬堂

藏于家夏生也更事先生日清然澹寧居之而致及竊兄先生嚴氣正性槩絕邪黨顧爲東林弟子不喜傍東林門戶以是立朝居鄉並號孤立既忠且文集十二冊世兄丙玉珍藏篋中困頓家難日惟抱書泣血遺文未行謂非吾黨之責乎

俞汝楫字仲濟南直華亭人仁慈樂易終身不見喜慍之色少有文名究心實學遂綜經濟之務與於東林講席顧涇陽高景逸諸先生莫不虛左迎之嘗奉大宗伯命輯禮儀志百卷以疾卒鄉人私謚爲端懿先生知府方公岳貢改曰清惠

江世育字夫南南直發源人郡諸生幼季友居喪一

遵古禮既祥禴猶茹淡廬外與兄弟百餘指同費尺布不私家故貧兄弟俱以舌代耕又不屑問家人生產每歲時自館歸兄弟怡怡膝下競市珍異奉堂上歡論文析義自相師友毋葉顧而樂之忘其貧且老也雖攻舉業不求宦達以古聖賢自期其爲學一以治心爲主養氣爲輔友教諸生以身爲鵠師道尊嚴遠邇推服偕同邑曹子鳴遠汪子志稷輩結會講藝以文行相砥名曰正社卓然爲社中師表嘗與金太史聲書反覆儒釋之辨縷縷千萬言太史是之晚年臥疾夢中作語有詩曰大道存乎我超然生死墟胸中有天地且暮且遽廬忽正襟危坐命筆書學古志道四字付二子而逝所著有四書正義十卷近居錄二卷朱王異同辯四卷藏于家

雜聞源流錄

卷十三

十二

葉敬堂

黃廣原名伯英字冠龍南直無錫人先世常熟人建文朝忠臣叔揚公鉞之後避居錫西胡埭代有耆儒冠龍幼敏且恪隨父塾游涇里因登顧端文尙寶兩先生之門初命題中庸何爲而作也句千言立就端文奇之及長從於東林乙丑丙寅間書院毀燬燬燬日趨書院舊址講習不輟會忠憲起止水有司欲繫其子旋奉旨究漏洩因上臺責保狀急高氏四顧無



應者慨然要華亭廉園才同署狀極陳罪不及孥之意獲免嘗奉部檄修神光憲三廟實錄綽有史法以貢除鎮江郡博合兩庠士訂三山社入我箴笄公天心書院擢令安遠甫任捐俸竣城工初邑有重囚董傳羅江譚應瑞鍾世修者獄辟候決忽流寇至斬獄釋囚脅之曰從行者賞否則誅董傳等數囚佯從之中全給以家近孥妻子仍奔赴獄明年寇再至數囚復請願出死力守城城得不潰當事者未有以請也至是部移適下數囚在決中爲力請于卹部曰囚罹法恩也不從賊志也守城功也謂罪必不可贖乎何以勸後卹部疏題得開釋其識時勢達經權類若此居二年卒于官著有禮樂合編承天紀世覽及玉磬齋詩集行於世

江彥明字晏其南直婺源人幼孤受學歙儒方時化之門相與講明性道不屑舉子業年二十六承母命始應試補諸生第一與友人汪元兆讀書蛟池山究心性理大全居母憂遵禮盡制三年不入內室萬曆乙卯崇禎庚午連落副榜遂退而明道淑人以畢初志疾誼語其子藩等曰兄無憂也死生患難賢者不免顧所學何如耳言訖而卒所著述有五經圖考詩

經箋疏四書約言諸史彙抄及天文地理陰陽卜筮諸書百餘卷藏于家

李奇玉字元美浙江嘉善人幼時志趣超軼不羣甫卅擅文名偕兄奉常奇珍有二李之稱與同邑吳子往崑山歸季思友善學日進奉常先成進士召入諫垣而元美始以萬曆癸卯舉然不汲汲于進獨研思易學時高忠憲公與錢啟新先生講道東林一以孔義函象一以像象顯理各闡庖犧闢奧元美北面就正焉盡變叅微師資通胸忠憲以顯仁藏用之旨勗之曰發吾蘊者子也署教丹徒以自課者課士天啟壬戌魁南宮歸奉二親諱至崇禎戊辰賜釋褐當得縣辭就武學教授轉國學歷遷兵工兩曹皆以清慎稱推守寧國假歸不就再補汝寧值中原寇熾念義不辟難驅車赴之至則劫掠城守寇隨遁去尋以簡禮失貴客散在郡僅數月引疾歸慨然曰吾素志學道誤落塵網爲纓紱所累今可究竟茲事矣於是謝客掩關發篋中所箋注與同志無錫吳叔美金壇周仲純研析疑義不釋卷不停筆者又十年而雪園易義成說者謂雜撰備錯綜舉國書會理象融而三才總銷歸于一心能自致其精微與師說相發明云居

家儉樸是甘不異寒素終身不置妾婢卽奚僮亦無解音律者甲申聞國難悲憤欲絕哭臨三日神色忽悴得疾不旬日卒易簀時惟以易稿授二子柱槐曰此吾四十餘年精神之所存也其善藏之語不及他年七十二學者柳荆揚先生

宿夢鯉字龍吉南直無錫人萬曆丙午魁南闈高忠憲序其行卷曰無不讀之書無不了之義不持一刻不取一文爰命其三子師事家塾者積十有六年屢試不第以親老就祿令松陽先卹勾軍繼請兩臺弭三大患及上平田六大議諸廢具舉乃修建文朝御

雜劇源流錄

卷十三

古

葉敬堂

史葉公希賢祠以風勵邦人會織造監李實阿魏閣意一疏殺六君子株連黨鋼龍吉在松亦幾爲土猾所構亟自免歸著有易纂全書課兒說苑等書壽八十一學者稱仁寰先生同邑秦重泰字原博尙書端敏公玄孫自少以德行經學與羣從相切劘長領庚子鄉薦掌教郟城遷長樂令力行惠政偶忤當道意卽稱足疾引歸杜戶潛修以仁讓訓率後人晚舉實筵不赴其恬退渾惇一時與宿松陽爲伯仲故同庚相善也卒年六十五祀長樂名宦學者稱澹綠先生丁明俊字彥超南直無錫人季友端莊表裏如一尤

有心慈惠雖故納貳番之屬誠人勿加害曰此宇宙生氣也自言年近三十始志於學故以困勉自勵居家一遵儒禮屏絕淫祀治喪不用浮屠每日必靜坐思過雖盛暑不弛冠服或徹夜不寐及旦終日卓然因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二語吾試之良驗論學一宗紫陽謂四書集注一字不可移易間以象山語粹一帙授門人曰吾取其論治心工夫如刀刮鐵穿痛切不可當耳門人問朱陸異同何如曰何遽論此惟取益自淑可也家故屢空喜解推以贖貧困每歲修同善會及除夕賑不恤勞怨曰能通物我之謂仁欲求仁者莫若強恕先生稱名諸生數舉不錄嘗手錄經史古文辭不厭數過見者羨其楷法謝曰程子有言非欲字好卽此是學吾意如是每教人家子弟讀小學習古禮親善類遠匪人謂不繇是無以成人材而日憂寇禍之將至崇禎癸未四月避病卒年四十八通邑太息及門服心喪門人惠奮飛字羽豐負大志守道寡合自幼爲先生所器隱居東亭亦中歲卒陳龍正字惕龍浙江嘉善人少師事梁溪高忠憲先生而與同里魏忠節大中同學天啟辛酉舉京闈第三人乙丑瑞禍作忠節首被逮送之至錫山因謁忠憲證學

雜劇源流錄

卷十三

古

葉敬堂

者累日時瑯炤日張有疑其成算者惕龍料其必敗作  
大疑解以破之及崇禎改元天下想望太平獨微窺上  
意將疑外廷而向內臣心憂之著定本說言皆驗初以  
文章經濟自負自中年後悔其無本一意反求身心遂  
悟天地生生之旨見得著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而推  
行則在於愛人值寇迫民饑嘗散家廩千石以賑鄉人  
設莊田五頃以資族眾及做行同善會于邑中當計偕  
北上審挾智勇士厚資之令徧歷賊巢所在偵得其地  
形併魁率姓名以歸孳孳於獲真才拯禍亂年五十登  
甲戌進士丙子分校順天鄉試丁丑授中書舍人以分  
修開源流錄卷十三 禮部正 上六 藝文堂  
校事被議降二級戊寅五月焚賊守心上養陽好生二  
疏規切時失六月進特闡接職二疏申責輔臣以人事  
君之義大忤執政意是冬奉使魯藩已卯再分校順天  
鄉試事竣與纂修會典十月彗星見詔求直言或問當  
言何事答曰言事止論一事不若格心疏畧曰語曰事  
天以實不以文臣請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皇上  
今日求言卹刑之誠是也何謂恒願皇上歲歲勿忘此  
求言卹刑之心是也蓋星變有時弭而直言無時不當  
受人命無時不可哀是心也豈僅觀彗星而動哉願皇  
上歲歲存之日日存之疏入閣票該部知道而御筆於

事天以恒不以暫及後段歲歲存之等語連加殊圈楷  
筆批票曰此疏宜褒嘉改票上斯時屬意欲擢之矣未  
幾立冬日大雷電雨雹上請正郊期疏謂先王以至日  
閉關而後世以至日郊天於禮殊戾孔子對魯定公曰  
周之始郊其月以日日至其日用上辛夫冬至不恒遇辛  
則用辛爲冬至之月明矣云至日者則爲冬至之日云  
日至者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上特命閣臣會部  
議奏久之會奏駁上辛之不便應仍用至日乃再進郊  
期考辨疏御批娓娓數十言從容清問閣部皆悲及三  
疏四疏上辛格不行惕龍遂合閣部所顯駁士友所私  
疑十二劄之名郊期各應與此禮明于後世更著東天  
民傳以見志庚辰奉命冊封輝府因假歸辛巳乞致仕  
不允壬午入都應詔陳言進生財平寇禦邊三疏俱蒙  
優容翼日進用人探本疏留中上嘗諭諸司有利民救  
時之策悉開款送內閣彙奏惕龍著有墾荒議投闕未  
進而輔臣黃公景昉先述以告上一日舉姓名問他輔  
至再無答者既而戶垣楊枝起疏薦諸正人復及是議  
宜令繕本進呈有旨取原議入覽惕龍補疏中言金非  
財惟五穀爲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  
科不足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

可能加派罷則民生可安部覆卒以起科撓之又著掌  
上錄言兼足公私申明官府內平外卻四事而以格君  
心擇治人爲之本錄成蔣晉江德燦請觀而梓傳之忌  
者摘其言以爲譏切且構分關宿案許奏惕龍竟不自  
辨癸未四月初局稍轉進剖析偽學疏井研通州二相  
各令人道意請一見辭不往十月聞閣逆破潼關爲詞  
衣帶間云南箕靜聽常依主北關開居也致身甲申正  
月初聞國變驚慟屢絕遂得疾七月南都遷禮部祠祭  
司員外見新政不綱乞休至三始允乙酉林居臥病六  
月間聞南都潰散聞劉念臺先生殉節狀遂絕粒而卒  
惕龍居家盡道居鄉盡仁自忠憲忠節亡後與金樞部  
鉉劉官允理順蔡中丞懋德爲學問友俱先後殉國稱  
能盡義嘗銘於座曰人前屋漏日裏難鳴得於隨處體  
驗者至矣丁丑始定格物正解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格者卽物而求其天則也格之爲誰罔不忠其逐物而  
遺心矣尊忠憲之傳甚至表章甚力及定高子遺書病  
其君子有黨之說累於知人害於經世著羣黨解以正  
之閱未子節要刪其與留丞相論朋黨一書於陽明亦  
論不掩瑕稱爲要書以存其是凡持論要于公正不爲

雜聞源流

卷十三

七

葉象室

一偏教學者則隨材造就皆令得益而去惟不欲建院  
升席以矜標榜滋門戶所著有學言二十卷政書二十  
卷文錄二十卷因述二卷總六十二卷稱幾亭全書行  
於世所纂有程子詳本朱子語類朱子經說高子遺書  
陽明要書等編又輯皇明儒統以爲本朝學術自白沙  
傳金針于甘泉雜禪于儒其後諸家繁興立說彌肆殊  
爲斯道懼今盡芟其悖道之語存什一于千百使後人  
讀之皆足裨益身心而無黃鼓其聽觀雖目諸家皆醇  
儒正學可也用意忠厚若此其古今大聖大賢贊文廟  
從祀議三篇及求言生財清運籌邊諸議皆可傳子接  
雜聞源流 卷十三 七 葉象室  
著有省心日記二編幾亭論諸儒曰富貴貧賤爲仁者  
多遇於退遇於辭者少白沙終身不仕相知者欲爲  
建一山房終不肯受高潔之性嗚呼不淫矣其學涉  
禪其人則儒以其涉禪淺故猶守儒規 陽明志辨  
絕世有過於退快處及問之未免通詞如論精全分  
兩而曰堯舜禹湯及問之未免通詞如論精全分  
此爲問者不答而言他 講學正者易淺淺者易差  
近儒醇正而精微自高子外惟有顧端文口筆玲利  
最醒人聽微覺太盡少蘊蓄令人思耳然其心細而  
虛其行謹而決無委其偏矣 心齋畧工夫龍谿畧  
行誼 狂者行不掩言力未能副志也豈獨欲說龍  
谿爲人往往託於不顧人言以自便鄉愿托無非無  
利之中庸而後世又托有非有刺之狂者何以講學  
爲 南阜鄉氏少以直節顯後其學純尚禪而無援  
四子周易以傳會之講論條條此無實見無定指  
自以爲入神而君子嫌其多遁詞也 進退取予之  
嚴文清而下念臺劉先生獨至矣其行誼無愧真儒  
論學微有偏處 陽明先生稟異學透然力駁朱子  
朱子躬行心得持世垂教胡可駁耶問有滯請未

及思孟則可亦豈真有肯道而馳者自是後乃有若  
王龍溪者有若羅近溪者有若周海門者有若  
陽明者有若翁穀已見斥於念庵羅氏諸儒而後芳則  
揚起元奉之若神然至於混儒以人佛陰借佛以攻  
儒而百力駁擊聯聯或本程門之言或明儒之言  
有也其講學也如宰予短喪猶曲加迴護大抵輕人  
倫而贊私慾得罪聖門極多予不忍存之以禍後學  
故盡削之學至孔孟千百世之矣後學無狀者  
少敢非孟子尤莫敢非孔子宋楊簡於身立朝清修  
直節固有足多其學最無狀謂探賾有舍則亡孔子  
本意賤操而貴舍孟子誤認而有存心存神之說又  
謂孟子以正心為戒而易云流心大學云正心皆非  
孔子之言不知聖人立言各有攸當乃欲借孔孟以  
誣成其意見見孔子所言偶合已意則執以誦孔其視周程以  
見孟子所言偶合已意則執以誦孔其視周程以  
下蔑如也而近世周汝登遂直謂明儒馬祖古今一  
人隱然以雷門中習迹可奪尼山之席克其邪見將  
使棄父者乃與李肯若者乃與忠其為斯道斯民之  
賊不又甚於師原耶自宋迄今士大夫悅禪談禪  
往淵源流錄卷十三 子集 葉教堂

者素矣大抵浮游恍惚未足以領世又皆有所忌  
憚未敢直非孔孟又或身負聖賢考實者賤焉惟宋  
楊慈湖及近時周海門猖狂特異若本體似超涉無  
倫舉工夫似凌厲獨步其心實抑儒以伸釋其言更  
扭釋以開儒又皆品行清高使惑之者益易蓋操戈  
入室譬弓向師誣素王排命世未有若二人之最者  
也應可與哉率聖人者廓清茲  
二人之管墨其餘不煩攻也已

卞子靜失其名子靜其字浙江嘉善人稟性迂戇受  
學高忠憲之門嘗偕同邑吳子往崑山歸季思過梁  
谿侍忠憲習靜于湖上之水居客或為水居四友圖  
以記之既而周旋諸公瑯禍間不少避幸無恙後遭  
乙酉兵亂年已老矣竟以志節終有遺詩云狂狷半  
間如地墨靈臺一點倚天空又云精光不盡為銷鑠

靜坐功淡得宴如可以窺其所得  
黃淳耀字蘊生南直嘉定人自少沉潛好書博學工  
文詞為諸生即名噪江東每勵著書明道之志著自  
監錄知過錄後更為日曆書之所為夜必書之崇禎  
壬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出周太史鳳翔之門釋褐  
後寄第淵耀書曰吾廷試傳臚時見鼎甲先上人皆  
噴噴稱羨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為數千年  
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為數千年之一人  
而必欲為三年之一人又曰近見他人品骨不如我  
意思見識不如我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  
往淵源流錄卷十三 子集 葉教堂

不進然在寵辱場中壁立如鐵則所謂辭爵祿蹈白  
刃吾自信無憾過此以往并心一向終有一立腳處  
不徒然而已客中無可與語買得唐詩數冊通鑑一  
部窓虛月白風急天高誦詩讀史自嗟自樂恨千載  
上人不能吾遊也天下事不可為可為者惟有已分  
內事勉之勉之此書可以槩其自命矣蘊生見當時  
事勢已壞遂無仕進意策塞南歸杜門不出與窮交  
數子砥礪益堅天性純孝家居無私財所得廩既束  
脩盡以歸之親丁內憂毀瘠骨立自弱冠至登第後  
不苟取一錢其友人有一親戚以官事連染屬蘊生

自免之其親戚以五十金爲壽友人懷之以餽及觀面不敢出諸袖潛置書笥中經數日忽檢出大駭亟還之介捧類若此乙酉兵至訛傳父死遂同淵耀自縊于西城僧舍臨死神氣閒暇如平時題壁有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等語士林聞而悲之所著有劉記二卷語錄二卷吾師錄一卷史記雜論四卷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後人稱爲陶庵先生淵耀字偉恭邑諸生同里有夏雲蛟者字啟霖奇貧力學與蘊生同館于侯通政家講習相契一時有黃夏之稱篤行孝友精研性理以程朱自期著有豫章游草心學直指二編乙酉秋亦以兵死

雜閣源流錄

卷十三

主

集教堂

陶琰字圭稗南直崑山人爲人溫醇端慈特淡於性理之學雖爲諸生恒厭薄時文好博觀諸儒語錄訪道不遠千里乙酉之亂有友人朱集璜字以發者居圍城中拒守不下及城破赴水死時圭稗居雞鳴塘去城二十餘里躬率其徒奔救至中途聞城已破傍徨久之乃還日以發其死矣後之哉是夜距戶自經死

華允誠字汝立南直無錫人少從其兩兄汝翼汝正學

踰冠稱諸生萬曆丙辰偕汝正因族叔詡庵以師禮見昆陵啟新錢先生受源編滙編及管見像抄始識學脈之正閭尋赴東林講會讀忠憲高子靜坐說心性說更知心學性學之辨氣靜心靜之殊遂以復性爲宗是年始從兩兄舉家會荆溪儲恕行氏邑中忠憲素衣兩公咸與焉以三九月爲會期歲舉不廢天啟辛酉冬赴會試聽講于首善書院時關中馮少墟吉水鄒南阜兩先生主其事少墟有言曰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汝立聞言當下反躬體認曰心不妄動不易身不妄動尤難壬戌成進士假歸復因詡庵執贊于忠憲且言私淑雖久不如親傳忠憲乃授以主靜之學甲子忠憲還朝因隨行謁選至淮陽隨講學於王心齋祠至寶應隨講學于范文正公祠在途寓書于家自幸得所依歸有云所謂無行不與今乃益覺親切而忠憲貽素衣書亦云鳳超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此天成道器一路受其益不少又許爲生知安行宛然性象其相得若此鳳超者別字也及京除工部主事值魏奄用事馮鄒諸賢俱放逐拂衣歸崇禎己巳起補與筮我箴李荆揚劉康谷章格庵諸公論學轉營繕司員外督琉璃廠郤羨以萬計其冬北兵入塞都城戒嚴諸曹郎分守各門上微行察勤怠

雜閣源流錄

卷十三

主

集教堂

多被譴逮有杖死者而汝立守德勝門獨完所製懸簾修廣如式上霽顏榮賞頒白金二十兩加俸一年辛未調兵部職方員外協贊郎中事乞休不允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內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冢臣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已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綫索呼吸機關首尾庇同邪則逆黨可公然保舉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又言喪師誤國之王化貞宜正法潔已愛民之余大成有可矜疏入奉旨切責回話再疏直糾次輔溫體仁冢臣閔洪學罪狀二臣亦各疏辨奉旨再

雜閣源流錄

卷十三

光緒

五

葉敬堂

登第出相國賀文忠之門文忠在閣夢神語曰明日閣第一卷真士也因得汝立卷後先殉國固非偶然而忠憲之臨止水也特書一帖以授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夫固以後死嫡系屬之矣汝立十六失怙太安人訓之嚴歸養日母老患心痛每夜伏于床以氣噓之以必露禱請代三閱月病良已伯兄既喪固邀仲兄同居侍母盡其歡至于置役田葺祠修宗譜廣同善會尤造福族里方忠憲聞逮自溺有詔根究汝立既偕郡守曾公輩周旋其間又轉托都人多方調護高氏得無恙論葬時以在京不及送比歸特補奠墓下知地不吉卽代營改葬纂高子年譜一卷特詳于爲學入道之序誠高子嫡傳也在兵曹草疏二千言力請崇祀謂國朝理學一脉先臣曹端實開其始臣師攀龍則集其成宜與薛瑄諸臣共祀孔子廟庭使天下曉然知正學之所在疏既具因杜掌科先言之而未允不果上會仲兄書來曰高先生崇祀一疏真吾弟身上事然斷非今日所宜言亦斷非一疏可了設使言之今日無論側目者必以門戶相詆卽在同志中有灼然確見以爲當然者幾人哉區區之意以爲吾弟既身任之又必博求而審訂之察二三同志中渙知先生之學者相與極力表章使先生之

雜閣源流錄

卷十三

光緒

五

葉敬堂

藝文堂

南直武進人初讀陽明傳習錄

葵敘堂



生如見仲達矣相與飲酒竟日而別繼擢二十補諸  
生至五十八崇禎甲戌始歸光州學博連舉進士選  
爲長興令方赴任在途述孫文介困思抄爲守身法  
以自省在長興靖盜安民暇則與諸生講德考業浙  
士爭師事之獨念早潦相仍地方憔悴惟餉不中額  
丙子分考浙間得士錢肅樂等已卯中使崔麟以巡  
察鹽糧出其見郡縣體與撫按同轡釋矢志不肯屈  
膝爲時人所忌遂中蜚語罷歸庚辰家居讀易朝夕  
不輟時四郊多壘士爭談經濟繼擢曰不明于死生  
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

維閩源流錄

卷十三

天

義教堂

砥礪焉荆溪再相自以有故舊招之出補官繼擢笑  
不應辛巳詔蠲逋賦滿除外任錢糧參罰各官補紹  
興府照磨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開國  
變痛絕復蘇曰馬素修必能死節已而果然是年冬  
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清獄未行乙酉七月抵南雄  
聞南都復潰留不進自是轉徙閩浙兩粵間辛卯八  
月自普陀渡海入昌國衛城至九月二日積薪自焚  
於文廟左廡樓下年七十五繼擢嘗作十願齋說以  
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  
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乞靈西竺其

未則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其示開  
亦嚴矣居海外時親友有以書招其歸者作止歸說  
謝之吳之先本無錫人洪武間始祖肇以徵辟官御  
史建文遜位棄家從亡後遇赦還托醫藥爲業戒子  
孫勿入城市三遷至武進之橫林鎮卒葬其鄉及繼  
孫始學皆稱霞舟先生所著有周易卦說大學衍註  
霞舟携卷語錄雜著若干卷藏于家  
部遊東林時年甚少端文忠憲兩先生與相引重  
而孫少宰相潭公讀其文以其甥女爲氏妻之亦  
具服也哉至吳氏之門多節義先死瑞麟者爲江  
陰李侍御仲達同死海外者爲浙東錢貞外希聲  
未仕而守死善道者爲吾鄉顧李康所止固不他  
一脈也高培又按都人士並師顧高而死節者幾  
部與馬文淵最著又有華學正紫梁諱白滋者別  
未爲養利州學正值交趾入寇城陷乃登明倫堂  
其衣冠拜闕題詩自經妻姜氏撲殺三歲兒亦繼  
于堂西事在戊子十二月初八日與其家吏邵公  
同歿死人謂之華氏雙忠吏部公者即鳳起先生  
師高而淑顯者也吾師之爲是錄端主理學不偏  
取氣節故不及悉著錄中然令而觀之可以  
見端文忠憲之澤未亡功在名教亦大矣

維閩源流錄

卷十三

天

義教堂

維閩源流錄卷十三

終

無錫張夏纂

陳王二家之學端相引也



黃昌修校

殊科陳雖尚靜悟喜簡佚而極守規矩屬廉厲  
 孽屹屹以躬行心得為務從未敢顯肆一言  
 侮聖降至王而决裂太甚前敘後放亦判然矣惟  
 中間變為王湛此曰難靠書冊彼曰不須讀書此  
 曰有覺無覺彼曰無善無惡雖挾持非一而欲盡  
 掃宋儒直接義孔之意見則不謀而同為其徒者  
 又出入二門互相推贊遂牽而合之有若所謂湛  
 先生之體認天理即王先生之致良知者意白沙  
 當日不過欲救俗學解粘脫縛云爾豈料再傳而  
 後有此逗漏又有此浸淫流弊無窮也哉雖然未  
 可一律論也惟荆川子有言陽明津路宏濶求濟  
 者或迷其所白沙一綫之津得而守之問渡差易  
 此言近似亦語向陳而意推王者愚則請以宋人  
 斷之蓋白沙猶康節也陽明猶象山也昔朱子輯  
 近思錄祇取周張二程不採康節及錄伊維淵源  
 乃躋康節于四子之列或嚴或寬義各有取而象  
 山未有與焉茲錄于陳王又可以竟削乎又可以

無差別乎爰取江門師弟子另編一帙見陳氏主

靜之教有若此病根在剽禪案儒先正具摘之彼

亦不能自掩而其為教能使一時學者敝屣功名

富貴以自致于君親之際可謂可狂而必不可為

鄉愿清風高節亦何可及也若夫增城之傳為獨

盛而其習顧寢偷觀涇野稚川二子致咎之言可

見崖畧猶幸晚年進修表伊川議象山稍砥越學

故其門下多篤實之儒啓歸正之漸不可謂無功

於江門矣愚故併著之嗟乎若斯人者本原則潔

品地則高學術則偏使得聖人而裁之磨明洗翳

絕似求真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

陳獻章

莊景

賀欽

陳茂烈

李承箕

陳庸

張詡

林光

李孔修

謝佑

何廷矩

湛若水

區越

梁儲

丁積

朱伯驥

馮裕

方重杰

何維栢

霍任

唐伯元

劉秉鑑

洪垣

方唯

謝顯

潘子嘉

汪尚寧

鄭燭

林挺春

郭棐

鍾景春

蔡駿

顧應祥

韋商臣

唐樞

許孚遠

王愛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宣德戊申生于都會村父先一月卒母林氏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翌日公甫生幼秉奇悟讀書一覽輒記弱冠中正統丁卯鄉試再上禮部不第歸而歎曰學止於舉業而已乎天下必有知道者聞江西吳康齋講學臨川遂棄舉業而往學焉康齋師道尊嚴教人多舉伊穉成語公甫至絕無講說惟使之斲地植蔬編籀作字則使研墨客至則使接茶居半載別歸竟未知入處歸而杜門讀書徹夜不寐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築一臺名曰陽春坐其中肅求所以用力之方令家人穴壁饋飧幾至心病蓋自臨川歸苦心索者三年閉戶嘿坐者又十年而後有得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是乎是時年近四十矣故其教人以主靜爲先嘗曰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全靠書冊成化丁亥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爲鵬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諫是名振京師羅一峰章楓山莊定山輩皆與游賀欽

雜聞源流錄

卷十四

三

藝教堂

時爲給事中聞公甫議論卽日解官去公甫既歸白沙四方從學者日益衆與門人講學或至漏下甕甕不倦楚人李世卿來學築楚雲臺以居之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如新會以師禮見出曰吾聞人多矣未有如先生者至京師或問公甫何如人對曰活孟子活孟子庚子江西布政使陳偉輩修復白鹿洞書院致書幣聘爲山長謝不往成化壬寅以廣東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薦赴京師召試吏部辭疾不往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引退卒不就試上疏乞歸養憲宗親閱再三明日特授翰林院檢討許親終疾愈仍來供職上表謝不辭而去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其開悟主上惜南陽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賴康齋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飾僞詞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耳時年五十六自後屢薦不起事母甚謹時或在外母有念輒心動馳歸果然母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從之始懼學者障于言語事爲之末也恒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於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鸞飛魚躍之妙或勸之著書

雜聞源流錄

卷十四

四

藝教堂

不答別號石齋既老號石翁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  
有七黑子如北斗狀固異人也弘治戊午避疾庚申二  
月卒年七十三門人湛若水服心喪三年所著有白沙  
集學者稱白沙先生萬曆初從祀孔子廟廷賜諡曰文  
恭公甫嘗以周易疑義質諸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  
潭老人龍潭老人者陳康齋也公甫如言往謁龍老  
人雨中震聲擊田間之柳海濤乃起至家談落蓬門  
人無不至者與之對榻信宿辨疑義公甫歎服而去  
海濤因語其子曰吳康齋非愛我者公甫歎服而去  
白沙散列京吏部尚書問曰貴官有何日與天下  
省官同請對生即坐無辭此德朴實有所養陳清  
湖曰白沙之學專主靜坐明心而以經書為糟粕與  
程朱異尚當時若章鳳山德何叔正翁新周翠渠陳  
胡敬齋居仁張古城古羅雙欽順陳益庵張皆有  
名當時其為禪惠於學部通解亦已辨之矣尹嘉齊  
頃綴錄則誤書已其誤實相半尚論君子識焉

卷十四

五 彙敘堂

莊景字孔陽南丘江浦人自少穎異長益不羣貌古而  
心和學博而志曠與陳白沙同道交善世稱定山先生  
登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簡討同編修章  
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諫止上元燈火忤旨予杖謫  
湖廣桂陽州判官未幾言者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左司  
副尋丁母憂會父質菴公感風疾臥病五年孔陽在憂  
苦中延醫選藥扶持不少離父終哀毀逾禮既免喪以  
疾不起移居浦子口值江流吞迫遷入定山所居諸峰  
環抱依高為亭鑿卑為池兼具竹木花卉之勝巡撫王  
恕入山訪之欲以白金十五鎰佐理徹慮固卻不受聚

徒講學垂三十年弘治甲寅被薦召用巡撫何鑑躬詣  
勸駕入京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裕起揖延之茶令  
四司送出部門孔陽謂人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  
內閣徐溥言當復官翰林而丘濬等持之吏部乃題復  
行人司副乙卯內閣李東陽語吏部曰甯都根本之地  
定山還當官此還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  
偶病遷延野寺中以病告丙辰春不待報允而歸司察  
者注以老疾益終忌之也孔陽生平持身慕伊川法度  
接人慕明道和氣嘗曰天生聖賢為世道計也孔子六  
經諸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  
移學者泥於聞見至淪胥以溺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  
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  
志所存不立異以求名其持論率若此每厭俗學膚淺  
不足以濟時通治故經濟之志多見于文字間雅好為  
詩趣多自得不獨踵唐人風格說者謂詩之變自定山  
始所著有定山集行于世時白沙為學渙然于本心定  
傳注外超然自得爰作山與之同趣詩言當于經書  
山公博學多識開陳莊語學驟異心族之意悉其皆  
不仕曰幸天下士夫背朝廷者二子也是不為君用  
當求吾國初當立是法然中成祖訓中而丘言至此  
已甚矣其時又立以立異為名高發之會試策問及丘  
柄國莊再薦不得已而起竟敗名雖見於少滿忍亦  
行止之路同快正思按甘泉序定山集有曰定山  
題白沙詩云才力用今我與翁百年端許自知公橫

卷十四

六 彙敘堂

史 123-222

須老筆須終勁則子通書曰不同蓋以周子謂白沙而以橫渠自謂也記定山祠有曰先生之學宜與白沙先生同而白沙先生嘗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相與問學不知其後問林緝熙否緝熙又何以告之此猶若未盡然者何耶竊以爲此陳莊大同小異之槩也至于定山之將致仕白沙寄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卻能知則又現領肯寓其中矣予故于陳莊告之

賀欽字克恭遼東廣寧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丙戌舉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聞陳白沙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蘊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抗疏解官去執弟子禮惟謹既歸肖其像懸室中有大事必啓焉弘治初薦起

雜聞源流錄

卷十四

七

藝教堂

爲陝西布政司參議撫治商雅以母老病上疏懇辭陳四事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制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因力薦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乞任之內閣經筵俾參大政養君德疏入朝廷允其辭而所陳四事黜以浮汎罷之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相戒無驚賀公卿人請克恭往撫之衆皆羅拜乞生路克恭曰渠輩既知悔卽不殺人猶可活鎮城有體勘人來渠輩但乞命毋殺人已而體勘人果至須臾人報發軍來勦衆復呼謀相

聚曰賀公素無誑言再往問之克恭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無害也衆唯唯退城中竟不傷一人克恭家居杜門潛心理學不務博覽惟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嘿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雖嘗尊信白沙及白沙謂賀子少自得宜誦佛書毅然弗之從也晚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清修篤行鄉人化之稱曰醫閭先生及卒祀之陵溪釣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慎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病歸終身不仕

雜聞源流錄

卷十四

人

藝教堂

陳茂烈字時周福建莆田人世隸興化衛戍籍少喪父補總旗盡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輟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曰省學聖之法也作省克錄以自考嘗赴會試道遇盜剽貲盡亡獨友人所附金在畢歸之附金生請分謝曰我金去君金存何謂分乎弘治丙辰登進士奉使廣東因從白沙游教以主靜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其教初爲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間至誠郡守嚴擊強豪能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之得和霽信孚上下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妻有夫死

而嫁其孕妾者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類其姊  
爭者愧服考績歸至淮幾凍死所知覆以敝裘救之拜  
監察御史敝衣羸馬身若無官劾罷尚書侶鍾尋以母  
老乞終養母進甘旨妻子服食粗糲躬治畦隴以給出  
則手執小油盞入臥破席無帷人皆不堪獨泰然自足  
一女適彭惠安公孫嫁具涼薄亦不以自嫌也待母之  
暇日坐斗室究極經書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  
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其孝養清苦  
奏改爲晉江教諭資其祿不拜復援侍郎潘禮事例奏  
給月米上從之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

雜聞源流錄

卷十四

九

藝敘堂

三石以資孝養又具疏辭不允時周以母年九十未有  
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于地親負  
土石成墳疾轉亟亦卒遺命立族子遠揚爲後鄉達林  
俊爲治殮都御史王應鵬奏稱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  
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請卹之詔表其  
里曰孝廉祀之鄉賢恤其家學者稱梅峰先生愚按白  
沙之教而莫不尚躬行捐善學狂也是四子者進乎  
道矣愚故於此並進之夫別之於門派而  
尊之於位置非有二也以道爲衡而已  
李承箕字世卿湖廣嘉魚人幼有大志不喜舉子業  
好古文辭非禮不言動初赴成化庚子鄉試考官桑

悅首選其卷監臨者不從而罷悅乃上書政府論薦  
至丙午與兄承芳同登賢書每上公車定以元旦不  
忍以令節違親已酉除夕兄弟侍親榻至中夜母歎  
曰今夕有二子在明夕當何如世卿聞言卽泣下不  
忍去勸兄就道已畱奉親遂棄科名不復言祿仕久  
之兄棄官歸相與日夕奉母怡愉一堂及母喪寢苦  
枕塊不離喪次凡再入粵訪白沙事以師禮讀書大  
崖之峰因號大崖家徒壁立家人告不給適兄弟對  
坐相視曰吾道非耶後竟以學行名天下世卿爲人  
寡言笑終日端坐人莫窺其所存爲詩文下筆立就

雜聞源流錄

卷十四

十

藝敘堂

若不經意工草書人爭傳之所著有大崖集卒配享  
濂溪祠承芳字茂卿幼穎異生七月以筋書灰作土  
地二字年十四伯父中丞公田捐鄉富貴者示之曰  
兒志及此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兒志也成化庚  
戌登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居官清苦嘗謂人曰予得  
俸錢三十緡可津而南矣及遷寺副遂謝病歸與弟  
偕隱以講學爲業其論治以教化爲本所著有東巖  
集

陳庸字秉常廣東南海人力行好古舉成化甲午聞  
江門之學往師事之白沙深取其德量年踰五十親

友強之仕補荊門州同知蒞任五日不能隨時俯仰拂衣歸足不履城市督學王弘請與相見竟謝不往友人謝佑卒貧無以塋罄囊助之病革沐浴更衣設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所著有東峰語錄其徒多以科第顯倫文敘最著

張詡字廷實

號東所

廣東南海人少負經濟好探名理

不爲口耳之學莆田彭韶見其所作詩美之曰嶺南

孤鳳也因陳庸以見白沙或詢詡爲人白沙曰余知

庸庸知詡何問焉成化甲辰登進士移疾歸久之授

戶部主事尋丁艱歸隱居二十餘年弘治辛酉巡按

雜興源流錄

卷十四

張詡

主

彙纂堂

御史費鑑疏薦部書下有司速駕以疾辭不起正德

初御史程材王旻前後疏薦部書再下堅辭如故既

而吏部及巡按御史累疏學行以聞有旨起用甲戌

拜南京通政司左叅議乃先具疏引疾勉赴南都拜

孝陵而歸不聞旬卒年六十

愚按白沙門人張東所稱拜尤深仰白沙音書

之見整卷中

林光字緝熙廣東東莞人自少苦學不懈博綜經史

父彥愈嘗手書范文正畫蠶粥事爲勗已復購文正

全集畀之年十七補邑諸生讀吳草廬論學諸書益

大感悟建得趣亭日讀書持敬涵養其中成化乙酉

領鄉薦己丑會試拜白沙於神樂觀語大合遂從歸

江門曰吾得師矣白沙亦深期之父聞而喜手錄朱

子語類至四十三卷課之曰汝學能立吾毀菽飲水

死不恨矣紆青紫耀問巷何有於我哉蓋父子間自

爲知己如此既而築室欖山與白沙往來問學者二

十年巡撫朱英勸之仕報曰夫人幼而習之於小學

必求所以事上長而進之於大學必求所以治下善

學者不汲汲於施爲成敗利鈍之際而汲汲於吾心

權衡尺度之間寧學成而不用未有不成功而苟用者

也父艱服闋母強之出甲辰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

雜興源流錄

卷十四

張詡

主

彙纂堂

諭以身爲教勉學者反躬修行探本窮原上敦風化

養廉耻疏得旨飭行巡撫彭公廉其賢待以賓師之

禮丙午分考福建弘治己酉主考湖廣是年總修浙

藩憲尉實錄辛亥修嘉興縣志壬子復同考順天凡

三較文僉推漆鑑部使者以卓異薦遷兗州府教授

會內艱歸起補嚴州府教授按察使孫需疏薦擢國

子博士作正學解教胄子解諸生翕然宗之會孔廟

災上疏言孔子之心必不安于天子禮樂之祀宜題

本主曰先師孔子時論遭之三載乞休不允尋遷襄

府左長史進中順大夫遂致仕邑大夫歲時請爲鄉

飲賓皆不應日惟靜坐讀書嘗言所謂聞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閒也別號南川白師白沙外遠與定山爲友見愛重亞于白沙詳見定山集中壽八十一

李孔修字子長廣東順德人僑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閭閻人不識也張詡識之薦于其師白沙及見白沙亟稱之賢名始著嘗輪糧于縣縣令異其容止詢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拱手耶再拱手令怒答之五竟無言而出有庶母父沒改適誣子長奪其產縣令鞠之卽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縣

雜興源流錄

卷十四

七

藝教堂

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敬禮之敝廬薄畦疏食不繼未嘗一顰其眉詩字不履前人自爲戶牖或觀山水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平居皂帽深衣入夜不違二十年不入城闕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吳廷舉縣令爲藩臬在粵最久與爲布衣交兩人高風在塵埃之表粵人嘗道之此兩人亦相成也自號抱真子卒無嗣憲使李中少參王崇教經紀其喪尚書霍韜萊之西樵山西樵人祭社以子長配東莞祁衍過其墓有詩不見高人李抱真清風巢許必爲隣歲時伏臘村翁事芳草妻妻又一春

謝佑字天錫廣東南海人嘗從白沙游一聞主靜箴遂築室葵山之下栖焉寒暑併日而餐糲不掩脛晏如也塵世名利不少罍胸臆病中寄友人湛若水詩曰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是真元處未幾卒後若水祀白沙于白雲山以天錫配何廷矩字時振廣東番禺人爲郡諸生以文行爲督學胡榮所器重見白沙卽棄舉子業從之游會將林試時振毅然謝去胡公遣人乘馬追之謝曰泉石疾已在膏肓矣遂不復出所著有禮意大全三卷存年錄十卷皆本周禮云

雜興源流錄

卷十四

七

藝教堂

湛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好學弘治壬子魁書經尋從白沙游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說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出後以母命出赴南雍祭酒章懋試晬面盎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南昌張元禎爲主考無錫呂元夫爲同考拔置第二賜二甲進士選庶常授編修時王守仁在吏部各用其說倡道京師聲望日著而元明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又交和之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嗣悉卻餽道正德乙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



瑞瓜既而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命就禮舍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違與言嘉靖初以侍讀還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刻心性圖說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著皆極力薦拔後至通顯俄還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蒙為獻納編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不三山二莊講學于其間他如江都休寧貴池等處皆建有書院元明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憫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有劉公廟聚眾燒香為沉其像於江以絕眾惑貧者或以火墓乃買田四郊為漏澤田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菴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蓋久而教化大行秩滿奏績上以年踰七十許致仕平生志篤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游者殆遍天下斯時天下學徒不歸王則歸湛謂之王湛凡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先生莊亦然嘗至衡山特築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處取白雲山為白沙祠其所論率本師說而參以己學甚闡陽明子之言空聽者心折焉學者稱甘泉先生或稱增城先生庚申四月卒于所居

小禺洞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及前後詩文集數百卷行于世謚文簡汪野哉甘泉書白沙語曰右益見道之言也夫其曰道有以言傳與否者以人言也有由體果而至與否者以學論也人言有上下故於賜則欲無言於回則言之終日若認道不可以言傳則與矣人學有困故義黃為生知堯舜已就業若認學不由于積累則誤矣是故志學耳順積五級而後得詞不可已舉六經而始備故曾子即禮而問乎諸疑顏氏竭才以事於四勿觀是書與言者當求之意表不可泥之辭中佛甘泉先生之門生也因章利之問建注釋其後以歸方氏區越廣東新會人少游白沙之門正德初出進士知嘉善縣性慈祥政務簡靜得親民體以最召人為戶部主事平居無疾言遽色以涵養稱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成化戊戌會試第一殿試居二甲首改庶常授編修正德初歷冢宰兼學士諱典誥勅掌詹事府事為逆瑾所紕瑾敗召復官遂入閣為大學士歷加少保少傅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請召還舊輔楊廷和至則遜居其下前後諫止武廟游幸命草勅自稱大將軍巡邊及子泰藩牧地入寧王世子居守俱有回天功後受遺詔迎立興邸是為世廟事具國史晚號厚齋別號鬱洲居士

著有鬱洲集卒年七十七贈太師諡文康少及白沙門未悉其授受本末蓋講師弟子之禮而自立者也白沙諸高弟在粵者以重望莫若厚齋以廣教莫若甘泉此外又有鄧德昌易德元者品槩清高皆南海人

丁積字彥誠江西寧都人成化中除新會知縣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師矣請白沙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為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白沙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為政以風化為本而主於惠利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為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于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為講解以需變化于是表邑中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及時祭祀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盡罷向來民間私斂當月錢其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彥誠深憂之築壇山頂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得疾卒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

雜聞源流錄

卷十四

七

藝文堂

如此

朱伯驥湖廣通山人成化癸卯舉人築室溪南耑精墳典與俗違尚就選廣州府推官一見白沙接緒論即浩然有歸志退而上書論古今人才不相及白沙以為知言遂棄官歸橫經講學時放歌自適

自賀休  
共十五人  
肯白沙門人

馮裕字伯順山東臨朐人以先世戍遼東生于廣寧少孤貧刻苦讀書聞義州賀醫閣倡明理學往師事之輒充然有得歸而密叩身心動靜語嘿雖微必謹家無積書借覽以資見聞精心經學雖箋注隻字必窮研洞豁然後已正德初舉進士授華亭令時逆瑾

雜聞源流錄

卷十四

八

藝文堂

邑人張文冕任近侍為瑾腹心以家托之及至邑一無所私冕怒懇于瑾將逮繫之伯順知禍在旦夕略不為動已而逆黨伏誅歷蕭縣令晉州牧所至多惠政去後民見思遷戶部郎出納一循法制數忤權貴權貴潛遣人偵之踰歲無所得其人歎服再拜辭去出守貴州遷按察司副使後先七年屢建平蠻功嘗一言解關南裔以寧後解官歸青州不治生產僦居十餘年力不能酬其直囊無遺錙瓶無遺粟弗問也性重厚剛介人不敢干以私居官居里凜凜自

持非義一毫不染晚年端坐陋室手不釋卷與諸同志結會講道嘗爲醫閭先生集序疾亟猶更定字義命筆皆正俄而整冠斂衽卒子四惟健惟重惟敏惟訥俱登第門人

方重杰字思興廣東南海人尚書簡肅公之象子幼著孝行母病額天割肱和粥以進母啖之尋愈父沒廬于墓側有朱蛇盤旋廬舍中弗去者旬日臺司行檄獎扁其門受業于東所張子榛養漸充正德己卯舉于鄉再上春官不第遂脫迹名場潛心道與甘澹泊絕嗜好以顏子淵程伯淳爲契幾妙契疾書根極

雜劇源流錄

卷十四

何維栢

七

要領著希明錄以見志後病嘔血卒屬續之日令其

子講疏食飲水章歌歸去來辭自作挽詞至死不亂大理卿黃鞏贊曰簡肅之有思與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東所門人

何維栢字喬仲廣東廣州人少游三水庠見同舍生臨祭而蹙輒引避以爲辱已衆皆愧服嘗慕西樵泉石之勝負箋讀其中值湛文簡霍文敏亦山栖與語多所默契登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常授御史疏止沙河功德二役省費百萬再疏罷征安南極論毛尚書伯溫奪情上亦納之尋謝病歸西樵與劉模王漸達

王激衷往來論學復補御史出按八閩賑恤飢民存活計數十萬因條救荒十策著爲令首發少師嚴嵩罪狀比之李林甫盧杞上震怒遣官逮繫所過士庶遮道攀留緹騎持之益急諸生大哭喬仲謝曰此子慮定而後發人臣之義自當如是何哭爲逮至幾死杖下竟削籍歸屏居僧舍聚徒論學隆慶改元復原官屢遷至左副都御史協理臺務萬曆初轉吏部侍郎前後疏請修聖德勤聖學飭羣工語多切中會少

雜劇源流錄

卷十四

何維栢

七

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語泄見忌出爲南京禮部尚

書次潞河遂乞骸骨歸角巾野服恣遊名山關天山書院聚講發明白沙宗旨薦紳之士卽皓首猶北面就弟子列卒謚端恪所著有易學義禮經辨太極圖解天山存稿及編陳子言行錄行于世

霍任字尹先廣東南海人少同兄韜讀書僧舍衣冠相對卽暑夜不違人服其端莊兩試不遇遂潛心理學以主靜爲根宗絕玩好斷戲謔於聲色名利澹如也父母沒哀毀成瘠齋素三年廬墓西樵服闋因移家墓下兄方歷顯要秉銓衡而尹先托迹溪谷間與白沙高弟鄧德昌輩泉石自娛不與世事然赴人之

急甚於其私有被誣殺人罪者初未識面聞其冤輒  
爲雪釋其人致百金謝麾不納歲稔令家人減食以  
賑見債負苦累或代償焉有兩田更闕乙不勝毀甲  
先隴以洩忿甲將訟于官論之不聽乃具脯醢往拜  
其隴躬飭之甲驚曰吾世田更何以當此遂不復訟  
矣栖西樵垂四十載山民父視之此卒聞者莫不流  
涕著有心性說解宙山刺言

唐伯元字仁卿廣東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知萬年  
縣改泰和俱有惠政秩滿晉南京戶部主事去兩邑  
民並祀之後爲郎進石經大學上爵覽焉以言官諫

其詆斥新學貶判海州以何轉保定推官擢禮部主

事疏請端大本間引世宗遺詔語極忠剴上爲感動

辛卯典湖廣試得士備一時之選歷遷吏部文選郎

中上方督過銓衡同官懼罪兢兢仁卿一意剔弊銓

地清肅會太僕少卿闕太宰薦入未下兩疏乞休歸

踰年卒年五十八仁卿學本誠意爲文根極理要所

著述有醉經樓集禮編易註太乙堂采芳亭稿白沙

文編二程語類諸書以上三子  
白沙後學

劉秉鑑江西安福人早孤勵名檢壯益嚮學出甘泉

洪公之門與呂涇野鄉東廓爲友惜陰會起盛暑

雨必赴其兄沮之曰子事母孝事兄悌奚以講學爲  
從容對曰兄觀吾外謂可免怨尤吾觀吾內猶有未  
真切者兄拊掌曰審若是老夫當率以聽嘗爲副使  
兼理河道忤巨璫賴義誣逮謫判韶州

洪垣字峻之號覺山南直婺源人十六補諸生嘗取顏

氏其殆庶幾者苦心探求久之而恍然有悟既登第

及甘泉門論學相得繇永康令考最拜御史按視兩

淮鹽政巡按廣東主考在臺七年疏諫巡幸選官蠟

革餘鹽清選法黜貪汙討篡逆前後章奏累百出知

溫州四載致仕居官務行其所學絕不以寵辱介意

宦轍所至捐俸各立書院創縣田羣人主講論卽下

建氓庶吏胥亦令環立而聽欲以斯學徧醒人心既

歸林日與同志論學切劘卒年八十七著有歷朝史

說周易玩詞理學要錄緒言聞言應述言等書

方確字時素號明谷南直婺源人聞甘泉講學南都往

師之承命指導國子諸生勤心晝夜不避寒暑甘泉

曰吾道不孤矣爰相從北上北歸以所學策勉同志

遠友來學有不給者輒贍之坐是屢空無怨意後甘

泉還廣城遠造請益返而同行友王于墩罹瘴死舟

中側不載屍乃秘不發同屍寢數日至韶適有故人

爲韶守始發喪得賻殯歸載偕洪垣往粵卒業甘泉喜名其所居曰二妙樓督學胡植按部聘入試不舉遂絕意仕進居家敦行孝弟卒年四十五門人彙錄其遺言名正學存稿

謝顯字惟仁南直祁門人生而沉慧異凡兄稍長善志問學家貧甚或勸之治生惟仁曰治生孰若治心弱寇抗頗爲人師嚴毅方正不徇時好聞人有謬誤語輒不憚鄉里敬憚之博綜經史尤邃于易嘗自誦曰欲爲天下居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會甘泉講學南都往贊焉屢問而屢不答然然自失覺其始之所

龍圖藏流錄

卷十四

主

吳敬堂

學猶外也退乃於靜中求之久而有得甘泉器之歸構神交館與謝芋方瓊等日相究竟嘗言人一念差一言差則天地萬物爲之解體又曰精神須醞釀得到又曰此學如過獨木橋相似絕無孳貼倚靠有立脚處卒年四十九所著有聖諭演易說併文集諸編潘子嘉字汝亨南直六安州人鎰之子幼承家學穎異老成聞甘泉開觀光館于南雍負笈往從問學甘泉曰在問道問道曰在立志必真知而後志立志也者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也心之本體也乎能知本體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然曰心之本體

不假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用力者斯得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于物勝于事皆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無不在也中正而不息易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聞之頓然有悟乃與蔣道林沈艾陵諸子日夕研究歸聞當道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餽廩讀書山中越六年聞人督學廉其恬退命有司以禮致之強令復學與歲薦未幾歸病卒汝亨居家孝友事繼母不違顏色待與母弟推財讓產壯年失偶不再娶皆人所難著有惺菴集

龍圖藏流錄

卷十四

主

吳敬堂

汪尚寧字廷德南直歙縣人嘉靖己丑登進士歸將受室聞甘泉以列卿居甯都往學其門乃抵里成昏授行人司副歷官至副都御史撫南贛開周濂溪祠羣諸人士講學其中大猾僭號稱王勢漸張授方略誠渠散從事平或請疏問敘功竟置不言久之彗星見詔議罷諸大臣坐免歸時年四十七父母俱在怡然子舍絕口當世壹意問學年七十卒著有周潭集廣資錄日錄及四晚抄事物圖說諸書

鄭燭字景明南直歙縣人少嗜學補郡庠游甘泉東廓二公之門歸而講業郡邑及門者數十百人持論

一粟中庸或有據先哲遺行發人隱者問輒不答敝衣糲食潛心遺經前後學使者衡文行並首舉之貢入成均選河間府判主審雲餉嚴出納謝耗羨間左便之改判辰州守官如故暇則進諸生講學咨夾所疑以身下人尋奔父喪歸時年六十餘哀泣羸癯至不勝喪踰年卒自號遠齋著有石田稿

林挺春字少和廣東順德人少從甘泉學事親至孝藩臬旌其門謝不受以舉人教諭僊游悉取田租散諸生嘗自作籩豆禮器或謂有主者曰學佛乃捨其身吾何惜錙銖而儉夫子還知零陵調南靖值兵焚後洪水又至乃改邑于大帽山下首正經界均田賦招流移撫凋瘵南靖大治遷知霑益州以親老不赴持身醇謹罷官益貧爲士紳師表

郭棐字篤周廣東南海人弱冠繇儒士領嘉靖己酉鄉薦師事甘泉與聞心性之學壬戌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改禮部會穆宗卽位次日傳封七夫人御禮篤周力諍納還曰方今先帝廟號未尊中宮母儀未正而遽有此舉何以示天下事得寢與新鄭相語忤遂請歸養祖母疏陳十事如設史局官錄于謙後進薛瑄陳獻章從祀皆允行既而出守夔州作仰高夔龍

雜聞源流錄

卷十

重

藝教堂

二書院選郡邑士躬董教之兩較蜀閬所得皆知名士尋以湖廣屯田副使改四川提學時執政方行汰士法篤周守正不阿去取公恕歷遷雲南右布政加光祿正卿致仕居十年卒平生外絕攀援內屏聲色自講學之外一無所事著有粵大記夢菊全集嶺海名勝記廣東四川通志齊楚滇蜀諸稿

鍾景星字叔輝廣東東莞人少習舉業聞甘泉講學西樵遂受學焉久之相從至都下與陳謨郭肇乾相策勵終日正襟未嘗少懈如是者數年充然有得傍躬砥行毅如也家最貧然毫不苟取雖往來諸名公問終身未嘗有所干人以此益重之卒年七十四何端恪公銘其墓

蔡謨字天章北直真定人初從甘泉學甘泉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講學者共推爲會長及爲御史以言事罷歸建浚濱書院聚徒講學立論純正不遺襲湛氏之說嘗曰天下無性外之理亦豈有性外之道吾心具此仁義禮智信之理是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能盡性也異端邪說既不明性之爲理焉能盡其性耶又曰古之君子窮遠皆樂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道德

雜聞源流錄

卷十

重

藝教堂

在我窮達之遇如寒暑風雨之序而已不與焉又曰朝廷以教化爲先士君子以廉耻爲貴士君子奔競之風息斯朝廷正而教化行風俗厚而天下治士節不立教化不行求治於典章文物末矣時人稱爲汲澣先生

顧應祥字惟賢浙江長興人弘治間進士僉廣東憲時有擒勦海寇功累遷都御史巡撫雲南多所建置更定添設永昌等府學校師儒申明射禮晉刑部尚書奏定大明律例致仕歸嘗從湛王二公游然不甚傳依其說大指以孔子豈自愛其聖必晚而後施之

雜源流錄

卷十四

雜錄

五

藝文堂

會氏吾驟而語以由天德之知彼曉曉然而以天德之知自命而卒未離聞見知也且性命非空懸而無寄者吾日愧於倫物而談性命得無爲識者笑耶其所持衡足破世學之陋而不爲門戶及教授諸生以故無傳者語散見惜陰錄中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少保著有人代紀尚書纂言歸田詩選授時曆法測圓海鏡唐詩類鈔明文集要等書

章商臣字希尹浙江長興人嘉靖癸未進士釋褐時值甘泉在都倡道往侍教席毅然有希聖之志甲申授大理寺評事會言事諸臣多被罪遂循職掌上疏

論救愷切忤旨謫靖江縣丞丁亥量移德安府推官屢辨冤獄郡中稱神明乙丑遷河南僉事分司汝上帥兵討平永寧巨寇捷聞璽書嘉勞伊府莊王無嗣濟源王入繼以宿忿虐殺其妃及其戚屬四人寃久不伸廉得其狀悉論如法奏上報可乙亥轉四川左叅議以執法忤權宦中察罷歸明農課子之暇高臥一小樓不下優游以終

唐樞

號一

浙江歸安人少卽矢心求道從甘泉游中嘉靖丙戌會魁授刑部主事以忠勤勿欺自勵服官

半載獄者三必求情罪允當以疏論李福達事件

雜源流錄

卷十四

雜錄

五

藝文堂

旨罷職歸是時年二十九益奮詣聖賢之學以討真心爲宗從游者甚衆監司直指及守令每式虛請爲創一菴書院于湖城中來學益廣許司馬乎遠王比部愛錢武選鎮輩皆出其門陶鑄賢才不可指屈一菴見地既高而飭躬實踐一言必有著落一介不苟取予尤畱心經濟身歷各省險遠若川廣黔滇以及九邊躡屨茹草以游一生淡泊至七十三易簪篋床竹籠而外別無長物是歲學使直指各爲文致祭微祀學宮又卽其講堂爲崇祠春秋祀之所著有本鐘臺集三百卷續集一百卷藏于家

愚按王以致良知爲宗旨以體

虞翻認天理為宗立宗已近禪門矣至一菴唐氏更以討真為宗語益不雅而奉世附之何耶然真心固不可失計之是也嘗考陳王宗昔其初無大相遠也而得江門之傳者多輕富貴任質直治姚江之流者多嗜功利川機權則心之真偽所由分焉耳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二家者皆未善也彼善於此吾寧取江門焉

許平遠字孟中浙江德清人少負不羣志中鄉舉後從歸安唐一菴學登嘉靖壬戌進士授南京工部虞衡主事督龍江關瓜儀河道皆著廉仁聲調南吏部考功在甯都盛講學調北稽勲遺文選郎中胡汝桂方錚錚自附講學每引之欵語諸僚忌之以為必議流品各道人竊聽無所得疑卒不解更調驗封隆慶改元移疾歸後三年新鄭高文襄起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者起考功主事即推廣東僉事植廣有優警乃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為要領先後遣使諭賊及身航海抵賊舟擒降甚眾又建善後十二議捷聞詔賜金旋移閩臬當內察會前忌者掌考功乃謫兩淮運司判官自閩歸將遂終隱往問於一菴一菴曰我二十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怠起也惟枉已則不可耳今子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遂之官萬曆初擢南太僕丞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

告歸繼丁內艱服闋補車駕郎中時江陵當軸頗知

重孟中而忌者復構之出為建昌守在郡廉謹不廢講學居二年鄉給事元標特疏薦之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士考核肅然擢應天府丞蔡高淳堤成會李都御史材以滇事被逮孟中投揭諸司申救冀免其死而南道以此疏劾降二級調外歸數月丁外艱服闋補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遷右通政晉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疏請罷優乞封弛商海禁及定飢民之亂免呂宋之罪閩人皆德焉在閩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晉南京兵部右侍郎是時倭尚未靜當事者以其熟倭情改北兵左然其在南都以開曹講學與禮部楊起元俱以部堂為領袖持論不同旁觀者頗起口語將借講學中以外計孟中行至清源聞之稱病乞歸五疏得允居家不殖生產孜孜以講學為務生平質直無飾言飾行事至立斷一以至誠無欺待以萬曆甲辰七月卒壽幾八十賜祭塋贈南京工部尚書學者稱敬菴先生著有敬和堂集行於世高子曰學以無欲為主自週制于世儒然不必以大學論離合也當時濂溪之學亦主無欲但其時大學未得表章反覺濂溪今日人人自為大學矣王愛字體仁浙江秀水人生而孱弱十齡外始受書



輒能解大義尋補諸生聞唐一卷講學名溪負笈從

游受討真心之旨又因沈給諫石雲問學於龍谿爰

悟良知真心詞異指同嘉靖癸卯領鄉薦公車往來

徧交宇內名流推明師說游南雍值故人永康松谿

程公爲大司成倡會雞鳴山屬爲都講風動金陵歷

六試成已未進士就順天府學教授晉國子監並舉

其職擢刑部主事曰高皇帝律令卽堯舜欽恤心法

吾學所爲致用也有相公二客犯禁逮治之不少貸

又不諳相公謝相公怒有謫言自是有去志尋以選

舉得請歸遂不起故業蕭然益好言學至老不倦借

雜興源流錄卷十四

諸同志朝夕研討凡天真文湖之會天真在杭城文湖在秀水

必至特不爲標榜懸八戒於堂中以自警上虞同年

徐公學詩以論劾分宜創籍貧甚至不能爲子娶婦

乃罄橐中百金以給之臨沒神色不亂顧謂諸子曰

我生平無善狀惟於此學稍有窺見庶幾得全歸以

無負爾祖父之教從容詠黃鶴詩而逝以上二子一巷門人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昌衡校

愚聞之子高子曰姚江之學興濂雍之脉絕信斯

言也茲錄於陽明及陽明之徒固不得列也夫陽

明詆朱子比于楊墨侮孔子不及堯舜而謂蘇秦

張儀其說不窮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其自處

當在何等所謂雜興源流必其鄙爲最下乘不樂

居者也奚列之有其徒初傳爲山陰泰州再傳爲

山農心隱三傳爲盱江溫陵浸淫而爲大洲東溟

決裂而爲海門石簣而連約掎捫于其間者且合

江左右而徧楚粵焉非掃工夫謂世有無階級無

門路之絕學卽掃文字謂世有不讀書不識字之

大儒非掃行檢謂奢慾卽是天機好色貪財不過

應迹卽掃儒宗謂三教同一源本成儒作佛祇是

證心一唱百和如狂如醒至其後遂相與捏神美

鬼膜拜伽文而顯然移尼山之統於弟子之位噫

欺天侮聖惑世誣民至于此極不可復語于儒者

況其以雜興云乎哉嘉靖中禩莊渠與后渠書有

云近世講學者日以多憂方大耳蓋爲陽明之徒

發也雖然猶是天也猶是人也則亦猶是道也以

先聖賢之傳法加以其時數大君子之竭力匡正口燥唇乾而謂此中無學者焉固無是理平心而論陽明言無善無惡非也而其言良知是也其言先行後知似顛倒也而其言致良知則固易知簡能也是以別徑造道者也為其學者有真有偽其偽者弊極徒沾陽明其真者類能反躬克治信心直入足以挽綠飾倚藉之私滌支離膠固之累而其切磋于師友間也亦未嘗不虛已受人固莊渠所謂陸學雖粗却是實做者也視學者揀取何如耳嘗考其及門一時人物若東廓南江彭山瑞川三吾諸子皆在朝立節在野淑人光明俊偉有功名教載攷其後學淺之善于制偏淡之變而得正有面規二王子者矣有辭關盱江以下諸人者矣其後來成就便足植忠孝輔道德不著其本末於策又何以見濂雒之脉雖絕而有不終絕者耶嗟乎以夏之固陋敢於陽明存其真而削其訛於其徒則不嫌引進十之二三者非謂新學可從也所以明舊學之不絕於斯人而匡正者之功不可泯沒而已矣世之君子黨同伐異知邪正不並立不知玉石可相攻知毫差不容混不知片善不容棄

必疑吾言為調停為寬假而滋蔓而引寇矣是泥高子之言而反失其心也大道為公其謂之何今自陽明子而下錄及門為一卷二十五人錄後學為二卷共四十餘人

王守仁 鄒守益 季本 徐愛

魏良弼 長寧縣 陸澄 王潼 徐樾

唐愈賢 歐陽德 穆孔暉 南大吉 於進賢

王道 路迎 馮恩 歐陽瑜

劉陽 劉魁 周衡 梁焯

蔣信 劉文敏 劉邦采 黃弘綱

何廷仁 朱得之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父華成化辛丑狀元仕至南京吏部尚書母鄭氏妊十四月生伯安少有才名年十八過廣信謁婁一齋謂聖人必可學而至心契之始志於學平素善謔至是遂習端坐語人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踰冠舉鄉試連下第登弘治癸丑進士上言邊務八事歷刑兵二曹與湛甘泉若水共倡學京師正德初劉瑾亂政南京科道戴銑等以諫忤旨下獄伯安首抗疏論救乞誅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學乃進初伯安效宋儒作

窮理工夫而心不喻也

舊傳有思先儒謂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須是格因官著中

多竹即取竹格之等第

遂遇疾姑隨世就詞章之學已而出入

二氏者十餘年漸悟其非尚未有得至是謫居力學幾忘其為疾病患難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遂著五經臆說伐木構龍岡書院日玩易於其中明年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始舉知行合一之說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始教學者靜坐尋還南京刑部主事調北京吏部分考辛未會試薦鄒守益第一是年極論朱陸異同癸酉以後游登卿寺在滁陽金陵端一教人存理遏欲用省察克治工夫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弊引接後來多就高明一路以救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吾甚悔之擬諫迎佛疏不果上權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流等處至任置二廂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時寧王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伯安疏請提督軍

卷十五

五

四

五

卷十五

五

五

五

務以便討賊兵部尚書王璉請於上許之即予兵符先已平漳寇兩年間西攻橫水桶岡東襲三洲九連寇次第平之為開縣興學三奉勅獎賞資遷副都察子錦衣百戶加副千戶疏辭不允伯安雖出入賊壘而與門人薛侃歐陽德等二十餘人聚講不散謂朱子大學章句非聖人本旨乃刻古本大學以明原無經傳之分亦無闕傳可補又謂集註或問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至晚而悔悟未及改正爰採集其語刻朱子晚年定論寇既平四方學者輻輳修濂溪書院以居之是年薛侃刻徐愛陸澄所貽傳習錄于虔十四年宸濠將反令其黨安福舉人劉養正來說曰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門下講明正學伯安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既而遣門人龔元亨先往講學以探其意元亨至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元亨於途不果至六月濠舉兵反伯安適奉詔勘事福建中道聞變急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先遣諜行間以疑宸濠使不敢犯南京或走斬黃趨京師俟其出兵攻南康九江安慶即進兵擊破南昌還擒宸濠將獻俘而諸奸佞導上南巡欲攘其功議將縱宸濠於鄱湖俟上親與禦戰擒之而後奏捷

行賞連遣人追至廣信伯安不從行至錢塘遇太監張永與夜話大悅知其無他即以濠等付之會有兼巡撫江西之命遂返明年正月上在京召入見太監張忠定邊伯許泰等復矯命拒之蕪湖欲加讒害伯安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燕坐草庵中上遣人覘得之曰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訖七月重上提音武廟回鑾是役也論者不難其成功而難其處變焉嗣是在江西始揭致良知之教嘗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

雜聞源流錄 卷十五 落用功負此知耳又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却多少詞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尋討工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尋命錄象山子孫送金谿學肄業以彰褒崇之意大會諸門人於白鹿洞勉以共明此學世廟登極始錄擒濠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復喉言官論沮之不使人朝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說謗益起屢形

奏牘癸未南宮發策斥爲異學伯安語門人無辯且當反求諸已會門人南大吉守紹興數問學闡稽山書院請主之諸門人復立陽明書院于越城學者因稱陽明先生嘉靖五年用大臣薦命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征思田寇臨發門人王畿錢德洪論本體工夫各持一偏不能決請問伯安命移席天泉橋上交箴之因曰二君以後與學者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

雜聞源流錄 卷十五 本體透徹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伯安曰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運用爲善去惡工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畿俱有省然其後只單提致良知三字而四句宗旨竟不復道伯安於此已寓罕言微意矣行至南昌講大學於明倫堂至吉安會士友於螺川驛及至梧州奉勅兼巡撫兩廣遂開示恩信班師撤旅岑猛遣目盧蘇王受等自縛來歸乃薄示懲罰遣令歸農卽用蘇等與永順保靖土兵還自嶺南者潛師犄角轉平八寨

嶺表以竄捷奏以病乞致仕還至南安疾革家僮問何所念答曰他無所念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門人南安推官周積問遺言答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遂卒年五十七值朝議日咻盡停邱與伯安天亶忠直材雄文武方上宸濠僞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擾尙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黜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刻責易輟收絃罷絃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既又上言宸濠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于沿途伏有奸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關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蓋爲危言以尼駕出羣小見之滋不悅故事後百計構之若其用兵如神伐謀制勝機密算策對客笑談萬衆過集擒渠斬馘凱轅門左右尙不知也以良知立宗而未嘗不預防其弊嘗謂學者曰良

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顧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見奸談僞佛者則警之曰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辯惟篤志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億所及也聞摘議晦庵者則戒之曰有心求異卽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或問異端曰與愚夫愚婦同者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是謂異端皆格論也當大禮議起伯安居越中霍韜席書黃綰王誠甫輩前後以書問俱不答夜坐碧霞池有句云無端禮樂紛紜誰與青天掃宿塵衆莫能測厥指論者謂其敘古本大學則倒置經文集朱子晚年定論則遷就歲月以至金輪聖以金之分兩輕重論聖人才力有大小而謂堯舜猶萬鑑文王孔子猶九千鑑禹湯武王七八千鑑又謂蘇秦張儀其說不窮亦是窺見良知妙用處其立言固有失之太險太恣者焉初伯安少游江右鐵柱宮遇一道士靜坐與語悅之遂相對終宵後謫龍場恐墮使人暗害之托爲投江死者逃入武寧山中遇前道士指示間行赴謫所又嘗歷險訪地藏洞

異人其言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論者以為此其入門本色而左龍右單以神其說不虞底裏之卒露也然則象山白沙猶其借徑矣所著有陽明全集居夸集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則言行於世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

雜記

卷十五

十

義教堂

愚按陽明年譜載陽明少時見宋儒解格物遂悟及官舍中之竹幾成心疾天下豈有此癡學問哉不過借此以形容宋儒之窒耳今為此傳為陽明存真者美行不敢掩有此言不能匿而於此等傳說及李誠處皆竟削之即天泉證道四句宗旨余嘗疑為龍溪緒山管設之詞但此一段乃越學大其入門本邑出于錢柱宮道士地藏洞與入則其徒方欲諸諸諸諸之上列諸諸之問必不肯甘服要亦其年譜自為偽裝如此非虛虛加之也又按嘉靖間首疏請祀陸九淵再疏請祀陳獻章以為祀王守仁地者守仁之徒行人詳侃也隆慶初主祀守仁而不果者輔臣徐階也至萬曆初而卒成之者內閣申時行及宗伯萬士和也其申請之功在上門矣豈知其助焰揚波足以燈程澤未也與觀於侃之以妄言獲罪及定何之晚年察節其言又何足據與方時議之請祀守仁也給事中蔡汝賢獨上崇正學祀真儒一疏乞乃羅從彦李侗名正論快之益王詒未學而羅李乃朱學所自來後疏祀羅李者如福建提學余章章不一而足至萬曆四十一年提學余章章不一而足上疏請學七何宗彥等傳議禮部侍郎張道藩行上疏傳禮部得羅李而後朱子衍其緒羅李之功與曾思等宜將二賢列宋儒楊時之下人廟崇祀詔從之而國家所以尊朱者亦云備矣乃考慎行之學終不免

傳王殊失諸臣初意則信乎時樂之難也與武岡子為是錄於陳王更之說矣乃於陳則進諸羽翼之列而於王獨否何也余曰陽明豈無獨得處但其所得不中不正且自信太過語言之失甚多上得罪先賢下開誤後學說今禍尚未艾如何混進得他

雜記

卷十五

十

義教堂

鄒守益字謙之江西安福人父賢蘇進士歷福建僉憲精春秋學謙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陽明王公為會試同考官薦會元殿試賜第三人授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歎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會陽明開府虔臺往叩之論辨反覆間疑疑水釋曰道在是矣白是從於擒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官復謁陽明於越留月餘別去陽明謂門人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謙之近之矣入都諫大禮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在廣德惟務以誠心感民願發好摘伏一境稱神每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艮輩暨諸賢講學典禮風動隣郡達江左右丁亥遷南禮部主客郎中逾年開陽明計服心喪辛卯請告趨越哭陽明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戊戌補南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召入為司經局洗馬克經筵講官應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俄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益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乃遵成



世變化喻心之主宰常惺惺其要歸乎自然而用功則有所先問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卒自信其說不為動始以進士理建寧盡心平反及召為御史以論禮誦浮沉者二十年止長沙守其為政急大節畧小嫌絕不知有世情卒以是齟齬而歸歸二十餘年家徒四壁立借居禪林以著書談道為樂卒年七十九疾革猶進門人於榻前講易不輟為人表裏洞達無城府人人樂親之稱為彭山先生沒十餘年鄉人思慕不已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顏曰景賢買田以供祭祀所著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百二十卷或行於世或藏祠中思按嘉靖朝自偏崇本生之後諸使臣托於非禮以為禮其或甚多而進太宗尤為忤逆罪在不赦今觀彭山為御史以論禮誦未詳所論何禮殆有守正違時者歟第余嘗讀其論問倍逆祀既左氏矣又疑公毅昭穆之說其為書大都違禮見喜則求聖主社稷下本前人不忌後人適成其為王門習氣者也間潮州文起祠祀昌黎以彭山景遠祀廟謂三子先後以直修殿固同而學術醇疵迥異若彭山之右矣可屬於韓之方恐難安于高之右矣

徐愛字曰仁浙江餘姚人正德戊辰進士出知祁州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疏陳十事多見採納還

南京工部員外歷郎中廉勤克舉其職請告歸卒年僅三十一日仁娶於王蓋陽明之族妹脩也弱冠領鄉薦適陽明謫龍場歸論學於嵇山往聽而悅之遂納贅稱弟子後數年壬申陽明自考功遷南大僕日仁亦自祁遷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益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卽是時所編也其自序曰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當陽明官南都時四方同志雲集至不能應每令日仁分接之咸得所欲而去及卒陽明哭之慟後每語及輒傷之思按陽明傳習錄極有仁倡編之又自序片先疑後信蓋以其身為世說法胡前嘗論陽明之非見東鄉念庵而悅安福王時魏堅執程朱之說見兩峯兄弟而悅總是一箇路經於是耳食之徒中本無主問其言莫不隨跟轉耶矣為講至此安得不重作偏者之罪耶又按紹興府志徐愛字本二傳後孫鑄跋曰自文成倡道嵇山一時從遊之士無論四方即吾越且百數十人今所為傳僅僅徐季兩公何寥寥也蓋兩公者省志邑志之所已載且其人沒久而論定矣其



魏良弼字師說江西新建人當陽明撫江右倡新學

時直指唐公龍督學邵公銳皆領守舊聞與諸生言王公天資高難學諸生各習常業毋奔謁爲虛譚聞者頗憚避王門而師說獨偕其弟良政良器良貴趨受學焉師說性資剛毅操履方嚴自縣宰陟諫垣屢進讜言受廷杖亦屢復職每杖患甫愈又以直言拜杖下獄雖獄卒爲之流涕直聲滿天下隆慶初晉太常少卿致仕人稱水洲先生良政字師伊孝友敦樸渾然天成聞道最早燕居無惰容嘗曰學問頭腦既

他賢者固多而舊乘未載則未敢遽入也乃若姚江發先生德洪山陰王先生畿兩先生者及門最先聞道又最早始以從學既復以奔喪兩停廷試不急于進取已又爲之極遺孤攝家政不啻若父于文成沒數十年而良知之緒綿延不絕天其水西創祠崇祀若文成之未喪其尊師衛道之功安可泯也而王先生壯年斷然勇於上蔡其所見解雖途徑稍別要于師門宗旨各有不惑不信今必傳後無疑者顧余猶備也終未敢破例而爲傳尙有俟于後之君子焉愚因思孫氏以越人而論論其鄉先生頗持論若此於錢王二氏克爾如是必其有真見且有所受之矣而字內之爲越學者雖盛而未考鄉評乎緒山吾不得而知竊聞龍溪欲究其下謂其至關說理則大不厭乎人心豈陽明之教固爾耶聽言觀行詎可忽諸然如徐李二子品雖正而學終偏又非孫氏之所能知也故愚於是錄凡越學之不錄者視錢王而已其人錄者視徐

卷十五 魏良弼

魏良弼字師說江西新建人當陽明撫江右倡新學

王潼字本澄浙江錢塘人幼嗜學讀朱子語錄遂絕意于進拜陽明于稽山留受教陽明嘉其篤志命輔其子仲肅爲學亡何配任氏卒本澄年甫三十餘念任有淑行遂不再娶性好遊管歷齊魯燕趙登泰山覽日觀西望太行薄遊都門循海而南道吳適越東下武昌訪竹樓赤壁之勝悉以其所得發諸詩畫說者謂有沂雩遺風焉亦勤著述於陰符經程張諸書皆有補註徐樾字子直江西貴溪人早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

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清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爲發解江省乃遂卒水洲嘗言夢中見良政流汗浹背其生前可知矣良器字師顏良貴字師孟兩人亦參所自得陸澄字元靜浙江歸安人始謁陽明於留都月一至已益親後請掃庚下之堂而旦暮侍焉性故豪邁後回雍默自持慷慨然自以爲不足也其記陽明語首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蓋其篤也已欲屏絕文字端于學又以多病頗學養生陽明皆諭止之詳見語錄中元靜官止尙書郎執父喪哀毀失明塘湖俗於禮陽明爲表其父墓

卷十五 魏良弼

後卒業心齋之門登嘉靖壬辰進士繇部曹出爲貴州提學副使一見儒士孫應鰲大奇之許必解額榜發果以禮經中第一人時應鰲年十九卒爲名臣世以此服其衡鑑嘉靖壬子簡任雲南左布政使值南滇那賊篡立奉命聲討子直奮不顧身直入沅江仗義撫勦不意那賊詐降縱兵象衝突遂遇害學者稱波石先生其爲學陶鑄二王至傳之趙內江而其說益荒矣

唐愈賢字子充湖廣沅陵人幼穎敏比長有大志從陽明遊而歸充然有得修業桃溪山中登嘉靖丙戌

進士知寧海縣政教並舉民建生祠

卷十五

嘉靖

大

墓教堂

進士知寧海縣政教並舉民建生祠擢御史疏劾奸黨抗言時政遂引病回籍道過武穆祠題詩曰奸邪何代無秦相忠孝誰人似岳家一日與門人論學畢衣冠升正寢召親友環坐對食盡歡自歌而逝

歐陽德字崇一江西泰和人弱冠舉于鄉間陽明公論學走虔臺上書師事焉研窮剖析至忘寢食不赴春試者再嘉靖二年舉進士知六安州適歲祲捐俸倡賑隨地設粥活數萬人擢刑部員外改翰林編修尋擢南京國子司業日以道術誨迪在監諸生遷南尚寶歷常少鴻臚丁外艱與鄉文莊羅文恭輩聚講

于青原梅陂門人益進薦起南太常卿召入掌國子祭酒事晉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謂庶吉士號爲儲相不宜直攻文詞而已也時聚一堂析理論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之實際丁內艱服闋召拜禮部尚書踰月遂召入直與聞大政當議建儲二王婚禮雖時上章忤上意上察其持正卒優容之字度弘粹孳孳講學務以真知實踐爲主接引後進如恐不及在官措施皆當事理協人情可傳永久以疾卒于官年五十九謚文莊刻有南野遺集行於世

進士知寧海縣政教並舉民建生祠

卷十五

嘉靖

大

墓教堂

授簡討正德間宦瑾擅權卿僚皆伏謁跪拜伯潛與崔子鐘何粹夫獨長揖瑾怒矯旨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召復翰林遷南司業尋以左庶子克經筵講官因憾所得恨惻惻規切嘉靖初進學士掌翰林事以忤權幸改南尚寶卿科臣葉淇上言孔暉昭代醇儒留之左右足以裨益聖德不聽轉南太常卿致仕平生無疾聲厲色變故粹至神色怡然或擬諸程伯子居官三十年茅茨僅庇風雨研精六籍返證一心而於

二氏諸書亦時擇其精者詳說之曰吾性原無分別相則其偏蔽也卒贈禮部侍郎諡文簡著有讀易錄尚書困學諸史通編大學千慮等書

南大吉字元善陝西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爲陽明分考所得士幼穎敏絕倫稍長有言懷詩云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併弱冠以古文詞鳴當世入仕尚友講學漸薄詞章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由戶部郎出守紹興值陽明自江右歸因從卒業得實踐致肯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由是時就請益開嵇山書院

卷十五

南大吉

主

葉象堂

請陽明主教聚八邑彥士躬勸講習與爲倡和偕諸同門錄陽明講語爲傳習錄付之梓其治郡以循良稱有學士侵王右軍謝太傅故地悉割歸其主坐是賈怨而當事者更以抑陽明故斥之中察典去既歸益以道自任啟濟水書院以書抵馬西玄諸友閤析良知惓惓于慎獨改過之訓出其門者多篤行士卒年五十五著有端泉集及紹興志渭南志第逢吉字元真九歲通戴記大義領鄉薦後因兄元善師陽明已舉進士歷副使以條奏邊事忤執政意罷歸居家敦行孝義不怠卒年八十一著有姜泉集越中紀傳

及註解會稽三賦刻于越

王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未冠舉於鄉正德辛未成進士選庶常時山東盜起將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應天教授召爲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閣臣方獻夫薦其學行醇正可任官寮擢春坊左諭德引疾固辭三疏允歸而聲望益重居一歲遷國子祭酒端軌申約諸生翕然向風人比之宋仲敏拜吏部右侍郎閱月病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定純甫英敏絕人精擇強記於書靡不究其要指已厭博反約紬繹聖經嘗師事陽明執友皆一時名儒不欲標門戶自表暴久之神解渙然自信盡破世俗拘攣之見著有易詩書春秋大學億持論多前儒所未及

卷十五

南大吉

主

葉象堂

路迎字賓陽山東汶上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與堂邑穆伯潛武城王純甫同師事陽明器務講學以相切劘轉郎中歷知襄陽松江淮安三府愷悌廉平政先惠養至制馭胥吏操切獨嚴治稱第一累官藩參臬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晉副都巡撫山西召入三遷至兵部尚書上疏乞休得命從容就道祖餞屬路莫不歎其知幾卒年八十馮恩字子仁南直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以行人差

江右勞軍見陽明薦束修爲弟子陽明甚器之已擢御史疏論當時分建南北郊欲令皇后出轅北郊二議非是已忤權幸意會彗星見東井抗論冢宰汪鉉爲腹心彗及張孚敬方獻夫二相宜亟罷復倣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得失上震怒逮下詔獄當會審向闕跪不爲問官所屈觀者歎其鐵膝鐵口鐵膽鐵骨有四鐵御史之稱署律當斬上閱其子訟冤疏悟其忠得減戍雷州後赦歸雷人祀之十賢堂以配宋寇準李光諸公子仁廢後置田贍貧爲德於鄉其備隆慶初晉大理寺寺丞年餘七十不起再加朝

雜聞源流錄

卷十五

主

集教堂

列大夫晚號南江著有芻蕘集

歐陽瑜字汝重江西安福人自少端慈鮮嗜慾從陽明學雅見器異將別請益陽明日常見自已不是此吾六字符也汝重奉師教終身力踐之既舉于鄉歷數科不就公車曰有老親在王天下不與易也丁外艱守制不處內者三年既葬廬墓側虎每環廬而嗥不爲動服闋授通州學正萃諸生論學值州守缺署篆數月雪冤抑獎良善輕罰節費民甚安之遷南監博士大司成松溪程公故重之與爲忘分交轉南大理評事釋大冤十數晉本寺正擢雲南僉事艱歸起

補廣西清積贖逐娼優禁龍舟審捕真盜釋冤獄二十餘人歷左江兵備四川叅議拂袖歸歸而壹意講學以勵後進雖隆冬盛暑不輟席而槩不爲奇僻語更謙虛受人後生來學有所陳說亟稱賞不容口性寬厚鄉人或侮之至詬辱絕不爲較其自持甚堅少時人有欲敗其守者誘致妓館中鑰其門去汝重燃燈達旦動以羞惡本心妓亦感泣具道其不得已之故及明其人啟鑰視之燈瞳瞳未滅妓含泣道故其人愧謝不已陸宗伯稱之曰宦廿載恒產不及中士年九袞守身恒如處子皆實事也

雜聞源流錄

卷十五

主

集教堂

劉陽字一舒江西安福人兒時端重若成人耻私食食必廣坐年十三請焚先世積薪弱冠如虔見陽明稱弟子陽明視其修幹疎眉飄飄有世外之態顧謂諸生曰此子當享清福已又語之曰若能甘至貧至賤者斯可爲聖人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礪山知縣居四載九被薦拜御史時世廟改建萬壽宮爲永傳偃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主筆一舒毅然曰此當諫不當賀已而廷臣有密促賀表者謂天威叵測衆咸洵洵歸過一舒曰卽有譴請獨當之卒亦無恙故事部院接疏中官持疏南而一舒乃謂同列曰疏在中官

手北面可爾既授疏猶倏然當尊謂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訖不敢出一語官舍蕭然日恒蔬食尋引疾歸執親喪墓棲三年既祥被召陪點光祿少卿辭不起日與邑士人談學不倦嘗會復真羣公夜講罷門弟子就一舒遮牀跌坐退若有得也體氣清癯嘗登太山絕頂及遊衡岳夜半坐視融峯披羊裘觀海日晚闕雲霞館於三峯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同志講道悠然樂之發爲詩文自成一家言皆根極理道關切人倫與人言依于踐履嘗曰美堯舜之季弟而無稱于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

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于可視可指言著言察仍未及平行之習之蓋力破學者之隱疾而戒之也又每語人曰孔子之學率十年一進藉令其壽加乎七十又當有進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及卒鄉人相與祠祀之稱爲三吾先生

劉魁字煥吾江西萬安人嘉靖間繇舉人判寶慶五年守鈞州七年同守潮州遷工部員外郎上時務十事皆嘉納有詔徙雷壇禁中煥吾上疏諫自分獲譴先授家僮囊金三兩治後事疏入上震怒杖之廷入獄創甚有百戶戴經者藥之得不死日與同繫楊公

爵周公怡淬礪以不能積誠意感悟自責而門人尤子時熙官北雍日候牢戶質疑義答之如常是年八月得旨釋放爲民未逾旬復遣逮逮者至煥吾猶在道先繫第元北行煥吾至螺川得聞卽買舟馳赴或勸且潛歸煥吾不可賦詩寄家人有孤臣此日勞明主萬里何心保此生之句抵京復上疏稱願獻愚衷以死報國其言指切執政奉旨仍舊監着明年祈雪不應獄禁加嚴不得食有較尉楊棟者食之得不死又明年官禁火赦還煥吾自幼稟父訓躬操古行既學于陽明子堅志返觀動有依據至放歸後蕭然一布衣鄉邦共倚重之稱爲晴川先生

周衡字道通南直宜興人髫歲以孝聞雖甚暑至毋榻不敢裸體稍長從仲兄衡受尙書篤志力學聞善必從年二十四領鄉薦明年中會副司訓萬安日會士課藝談經不倦旌孝子劉靜以勵風教刻孝經刊誤養正羣書以代口授擢應城令朔望召耆老詢利弊效陽明門設二扁署一日疏通民情一日願聞已過立十家牌創常平倉建謝上蔡祠而刻遵道錄上蔡語錄心政政論頒訓民間專務以德化民民爲立生祠以耳疾改邵武教授其教視萬安加密復鄉賢

游先生祭菟集遺書付其裔孫景壽督學端峯邵公  
銳與論學而重之尋遷唐府紀善屢以正學啟王先  
上定志修學以防逸豫又上修德裕後十二事而明  
聖學近正人二條尤切時王世子以譏問者十餘年  
道通乃徐勅以慈孝至情王大感悟愛世子如初閏  
歲念母老假使事歸省在途得疾將療矣問母計一  
慟而絕年四十七學者稱靜庵先生初在萬安開陽  
明講學于虔卽往受業得聞致良知之說自應城之  
京復從甘泉遊得聞隨處體認天理之說覃思精研  
卒會於一故王湛亦交稱之陽明日吾門頴悟莫如  
徐曰仁篤實莫如周道通甘泉則曰知行博約究其  
指歸及沒而其友古庵毛憲爲之誄稱其不漏于釋  
不流于俗

維爾源流錄

卷十五

主

葉教

梁焯字日孚廣東南海人正德甲戌進士過賴從陽  
明學辨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拜禮部主事己卯三  
月與葉龍等十七人疏諫南巡上怒罰跪五日大杖  
三十車駕遂行會佛郎機加必丹未等三十人入貢  
江彬領四家兵馬從上遊豫導引火者亞三謁上喜  
而留之比入京師入四譯館不跪日孚執而杖之又  
番人寫亦虎先與其甥米黑兒馬黑麻以貢獻事誣

陷甘肅文武大臣皆被桎梏幽囚而倚彬等爲比日  
益驕橫亦以法約束之二番人相謂曰天顏可卽主  
事乃顧不可卽耶彬聞之將以凌虐駕下人員執奏  
遇武宗晏駕彬及二番人皆伏誅得免嘉靖初陟職  
方郎告歸養卒

維爾源流錄

卷十五

主

葉教

蔣信字卿實湖廣常德人少克諸生居身有法處約  
不移年二十五始與同郡冀惟乾論學嘗曰釋氏只  
悟得一空卽恨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  
時則私意自退聽矣又嘗論大學曰知止當是識仁  
體惟乾躍然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  
存之當陽明起自龍場寓郡西湖音閣因偕往受學  
陽明語惟乾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偶養病道林  
寺閉目跣足默坐澄心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  
滿頰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而沉疴立脫戊  
寅冬葬母槩不用時日方向拘忌之說嘉靖癸未應  
貢入京謁甘泉於邸舍相語而契丁酉入南雍甘泉  
時爲祭酒試學者須先識仁論契益淡戊子中應天  
鄉試壬辰登進士年已五十矣授戶部主事歷遷四  
川按察僉事庚子監鄉試性學一策出其手筆有道  
士以妖術憑愚民武奪于通衢官司使人攝之莫敢

近獨卿實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禁不復驗遂真之法遷貴州提學副使作聖諭衍訓以崇約束置陽明祠田若干畝有土酋匿黠民烏合其衆止城外演武場聲言欲爲變撫院謂當招撫之卿實力爭謂寧亂而斃我無撫而損威卽遣牌嚴逐諸酋戰衆而歸按院趙公薦于朝請畀以宮輔成均之任不報癸卯奉督撫微委抵辰沅議邊事而言者以擅離職守劾遂奉旨回籍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記未脫稿遲二日乃行撫院劉公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耶可謂真道學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特與不忍別因留詩

推闡源流錄

卷十五

主

藥家堂

易之甲辰間甘泉遊南岳往從之一切家事不關至已酉春始歸十月卜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大集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卽以精舍田所入廩之惟四孟祀先一歸城居餘日端坐慎獨中心堂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臨池或陟阜席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而時自詠乾坤二卦文孟子牛山之木生我所欲數章以寓警發進修遊息各有節度已未冬感痰疾門人環侍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無語有勸以服藥者答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道五十四晦庵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更何藥爲

疾近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賦詩曰歸住青山十六年歌游多在萬桃間萬桃如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吾儒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越二日漏下四鼓瞑目端坐而逝年七十七學者稱道林先生

劉文敏字宜克江西安福人幼就塾竟日劬書無少嬉惰比長與族弟邦采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者或至夜分不能卽枕謂邦采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已讀傳習錄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展轉研思未能融貫乃歎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卽買舟趨越

推闡源流錄

卷十五

主

藥家堂

中見陽明執侍門牆往復三歷寒暑歸而與邦采抵切於家一以致知爲宗殫精畢志揅存克治瞬息不少懈出而階東廓念庵諸公交修共證嘗七宿松原與念庵極論盡洩底裏念庵初覺未一已乃傾信既別貽以詩曰歎息卓爾域千載能幾諸目擊中有存意會言無乖其渙契如此早謝諸生試布袍疏食糞光晦景沒齒不求人知學使存齋徐公欲召之貢竟辭焉卒年八十四踰月卽祀鄉賢祠學者稱兩峯先生及門王時槐而下若陳嘉謨賀涇王育仁皆其高第弟子

劉邦采字君亮江西南昌人初爲邑諸生卽厭舉業  
銳然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越  
越中謁陽明稱弟子陽明嘗稱之曰君亮會得容易  
丁外艱疏水廬墓哀誠篤至服闋遂不復應試嘉靖  
七年秋當鄉試學使趙淵微縣強起之固勸始出及  
見學使下席延之君亮以棘闈故事令諸生脫巾露  
體而入非待士體某不願入也於是巡按御史儲良  
材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檢察比揭  
曉得中式已乃授壽寧教諭以所學迪士士多興起  
以薦擢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自陽明倡道後學者  
承襲口吻浸失其真君亮嫉之乃極言痛斥以端摩  
爲妙悟恣縱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循爲自然混同  
爲歸一者之非謂心之體曰主宰貴知止以造於惟  
一心之用曰流行貴見過以極於惟精是謂博約並  
進教義不孤性命兼修之學如車輪鳥翼不可偏廢  
後學能領會者蓋鮮晚乃著易蘊二篇詞旨淵奧實  
豁然比疾亟門人朱調問曰此際觀平時何如答曰  
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第形如稿木耳  
少頃遂卒年八十六學者稱師泉先生

黃弘綱字正之江西雩都人丙子鄉舉第七人下第  
歸丁外艱往兄弘璫墮父貲不能償父怒將杖之正  
之代措三百金以解陽明聞而異之嘗謂士人曰過  
君來何遲也旣小祥始上謁居三日而悟心理合一  
之旨從陽明去度至歸越不忍相離者四五年戊子  
冬陽明道卒門人做築場義歲擇一人紀其家正之  
居守二年甲辰授福建汀州府推官執法明峻能聲  
漸著戊申召爲刑部主事自庚戌之變邊臣多建西  
臺務爲深刻以希上旨正之獨持平不輕進退徃徃  
忤同官意以故讒者四起辛亥考察例當請調乃上  
章請得原職致仕報可旣歸與同志論學不倦嘗曰  
以意念之善爲良者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  
臭腐元氣同爲本領江右人稱爲黃洛村  
何廷仁原名泰以字行別字性之江西雩都人爲諸  
生時友人黃正之以所聞陽明之學盡告之廷仁曰  
我昔與子恨不及白沙之門意斯道不復有聞于後  
也由今所聞又奚他求是不可不聞于管義泉義泉  
者亦其執友也于是同趨虔臺至則陽明方提兵桶  
岡又相率趨南康執贄焉是時廷仁有繼母之喪斬  
然以衰服見陽明曰是可謂不學以言而學以躬也



嘉靖壬午與義泉同領鄉薦已而陽明在南浦則左  
 右于南浦在越則左右于越陽明沒後辛丑始謁選  
 爲令得新會喜曰茲非白沙先生之鄉耶數十年夢  
 寐今始及門至則掃祠宇召諸生爲期而會設條而  
 教久之聲教溢然乙巳遷南京工部主事辛亥卒江  
 右人稱爲何善山與黃洛村齊名廷仁亦嘗學於涇  
 野呂氏之門有問答詳見涇野語錄中

雜聞源流錄

卷十五

聖教堂

朱得之

朱得之字本思南直靖江人幼學時能於傳注外時  
 出意見尤好說中庸疑朱子格致之學而未知所從  
 人有傳陽明傳習錄至者披閱連晝夜曰此濂雒之  
 流也走越執贄焉究極良知宗旨比歸陽明爲書修  
 道說貽之後聞陽明歿于粵走數千里至南安迎之  
 哭之盡哀平生勇於爲義而孝友天至萃從諸翁多

不相能爲之隨材誨化皆成善士

雜聞源流錄卷十五

雜聞源流錄

本十五

聖教堂

朱得之

西川雲浦四子抑其師而揚其弟絕其源而復其  
 流亦有說乎余應之日君子與入爲吾昔者余沙  
 于氏嘗述先生語曰王學而西則東席念  
 是猶斧鑿之可補過之臣也設狗師弟子授受之  
 成微而繁謂非則俱非否則又疑是則俱是豈四  
 物付物鑑空  
 荷十之謂哉

雜聞源流錄卷十六 姚江二

無錫張夏纂 門人發源黃昌發校

羅洪先 胡瀚 劉潮 尤時熙

薛甲 張聚 游震得 余世儒

周怡 張緒 來知德 孫應鰲

時英 萬吉 王漸遠 殷士望

詹一麟 查鐸 胡大賓 劉週

維洪先字達夫江西吉水人年十一讀古文慨然慕羅

一峯之爲人十五開陽明王公講學處臺私心嚮往遂

卑視舉子業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二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六 姚江二

十二舉於鄉歲丙戌鄉達谷平李公方家食趨拜受學

嘉靖己丑廷試世廟親閱所對策御批曰學正有見言

黨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狀元授修撰其舅氏賀之

曰幸甚我甥成大業也達夫面赤曰丈夫事業無涯此

舉三年題一人得耳何謂大業是日猶自袖米詣蕭寺

論學抵暮而歸明年告歸侍養父訓飭不殊童稚言動

少錯詞也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忻忻從事

焉已而居憂哀慟淡至苦塊疏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

讀傍嚴經得反聞之有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

外友人觀其顏貌而驚服之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

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東廓守益輩切劘無虛日召

改左春坊贊善值世宗久任西內遂與同官唐順之趙

時春因辛丑元旦朝會預疏請定東宮朝儀忤旨罷爲

民歸就里中開石蓮洞居之間出會講于雪浪閣贛江

水漲宅舍漂沒妻子假宿田家巡撫馬公檄縣出向所

鄉坊價數千金爲構室助同辭會荆川以其事起官約

偕出達夫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

兄任之卽比自効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答

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居止所製半榻默

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

然不足道比荆川計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麗

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卽以邑冊請主

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歡若更生及疾作子世光適赴

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見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

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欽手端默而逝年

六十一達夫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主靜晚徵

悟于仁體嘗言聖學正脉必遵濂溪無欲之旨無欲故

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欲義故

能爲立極種子若是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是有欲

卽使孤潔自守一隅其與未學者何異壬戌龍谿王氏

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於松原達夫與極言動靜合  
一工夫且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不  
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  
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  
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  
如油入麵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  
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  
耳語且所作松原志略中癸亥序陽明年譜末云善學  
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世有持妙悟而不知  
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蓋深乎有矯偏救弊之思焉  
自陽明倡良知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知於心然其  
傳始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墮虛而無益其又訛也  
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懼爲戾於自然併心體  
而失之達夫憂之切故其爲言曰近時學者語知矣而  
不必良語良矣而不能致其病且甚於晚宋支離之失  
又曰陽明良知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  
平坦好惡爲證然言怵惕必以擴克繼之言好惡必以  
長養繼之言孩提必以達天下繼之其意可見矣雖其  
宗主陽明始終回護而不靳苦心幹旋開口剖白有若  
此此其天資極美使無見異而遷得醇儒而終事之豈

解淵源流錄

卷十六

陽明先生

葉教

不亦入聖人之室乎達夫始歸田攻苦潛鍊無寒暑晝  
夜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清餉  
邊防戰陣車介之事細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  
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後觀  
時事日非乃絕意干進而饑渴由已槌市引卒之吏則  
未嘗一日忘天下七想望其出以下治平而竟不果莫  
不惜之初在京師與唐趙二條居相比唐其推服趙尙  
未淡信一日邀達夫出遊屬其內子謁曾夫人窺室中  
啟敝篋一無所有乃曰羅君內外嶢然如此歸後以先  
世所遺田宅盡讓二弟石蓮洞中嘗絕糧處之裕如也  
著有念庵文集行於世學者稱念庵先生隆慶元年詔  
贈光祿卿謚文恭愚按忠憲先生推服念庵之言亦未嘗  
不知陽明之失然與陽明之徒王龍溪輩淡信篤契  
悉於孔孟正學終有未達處楊祖玉亦言念庵於禪  
玄俱不能無染抑愚竊有說焉聖賢立言豈能一口  
說盡只隨時指示自前後相發本體工夫總離不一  
可有令言本體工夫者如大學說明明德是也因爲  
無弊其他諸孟之中有時專說本體使人見心有時  
專說工夫使人用力亦不爲一偏若孟子說良知原  
以不慮而知證其爲本然之善以孩提知愛敬良知  
敬証其爲不慮而知而陽明所以提出此二字者亦  
微証其爲不慮而知而陽明所以提出此二字者亦  
正欲洗俗儒記誦詞章之習耳今念庵乃曰良知非  
萬死工夫不能得無乃欲矯現成良知之病而掩不  
學不慮之真乎微其說而不待而其徒爲之解曰學  
是學此不學是學此不慮而知不學不慮脈路任  
人只管學其善惡幾於不慮而知其云近時學者每  
執萬死工夫反使人疑本體之明頓息若已失而復

解淵源流錄

卷十六

陽明先生

四

葉教

得也至于雙江華氏又以良知為性體著良知辨其與致勝南野書謂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之發為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引陽明集中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二語為證併良知二字亦改換面目且似以知為已發良為未發竟不成語矣豈非其所謂良知非孟子之所謂良知而其所謂良知以是禪乎詞愈注則指愈僻令人何所適從愈念庵品地非雙江比其論良知必以擴充長養達天下為言罔不離孟子之宗旨其為死工夫一語使學者驟聞之必有過孟之宗上一差便致正皆差病意忠意所以推服念庵者只不欲沒其善云耳設因其近正而過路之則其教正處似是而非非之障認賊作子為害匪小如序陽明年譜而曰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語皆未

胡瀚字川甫浙江餘姚人七歲端重如成人一日問

龍淵源流錄

卷十六

五

葉教

塾師曰學孔孟以何為入門塾師大異之其從父吏湖公召語之曰孺子願學乎學在心以不欺為主川甫唯唯著心箴圖就質于陽明王公公喜曰吾小友也時龍谿緒山皆與為忘年交嘗會講天真書院諸學者各持異同爭辨未決川甫曰考亭當註疏附會之時不得不損精茹粹以發蒙陽明當支離割裂之餘不得不指點頭顱以證世俱正法藏雖異而同學者服之晚年以貢得華亭訓導尋轉崇明教諭歸築今山署曰松篁小塢靜坐其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惺然自得病革為詩示兒孫神色恬正所著有

今山文集一百卷行于世

劉瀚字君東江西泰和人生時父太僕策齋翁為慈谿令故名五歲能受西銘九歲問天地窮際日月往來之故年十二讀書駕部齋閣時椒山楊公以劾奸相坐罪死西市終夕遶屋空行至夜半聞已死慷慨歎曰楊公千載有餘烈矣始冠著尚志論隆慶改元舉鄉試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公得其遺卷心奇之欲致一見君東謝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呈身相門耶後張江陵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荆王太傅李九標為孝廉時相善李無子有一女杯酒修好未聘亡何李死女之母亦死人謂李氏一門衰落兩家子女尚幼且無媒妁盟必寒矣君東乃折柬告親友曰使李君未嘗見吾稚子而許之吾猶當撫其孤女也矧言猶在耳淪之不義遂迎李女歸至長乃婚其子及李氏爭產起訟太守欲以半產予女獨辭不受曰吾成盟為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反吾初心乎太守義之入上禮闈不第遂懸車投牒不仕構終慕堂築自怡園辛丑建太子覃恩詔天下舉人不仕者授都察院都事予冠帶友人勸就之軒然曰吾真者已弁髦之假者何為當感時事欲入燕上書過少宰鄧公勸

龍淵源流錄

卷十六

六

葉教

沮之歸構焉文館以見志其學極尊信姚江或徵其  
其說則曰吾家大人得諸先生長者不敢忘也直指  
桐城方公欲表其間且疏薦于朝乃託友人力辭之  
太宰羅文莊公學宗程朱為西昌理學宗自世講良  
知而文莊之學湮君東曰程朱一脉豈可遂廢較編  
文莊集行于世學者耳目為之一新末年謝交遊廢  
登臨一意默坐讀先儒書信文成益至萬曆甲寅七  
月卒年七十一學者稱約堂先生愚按當時川甫為  
父教推尊王學極至於朱子整庵皆並存之而後  
世之祖述陽明者必襲其口吻相與詆訾未始不  
已此不可曉也或曰川甫尊朱不悖其家教君東  
表羅不沒其鄉達是皆予之所取與余應之日二  
**卷十六**  
子之得失迥然不作也夫支湖先生異學辨苦心  
苦口不啻謀切矣川甫為其從子顧舍置之前從  
于天真之會出調停之詞為一時風氣所驅即非  
豪傑士況為子帝而不率教是舍家求野下喬入  
谷者也若君東所處則又不然昔韓魏公知歐公  
不信文詞繁辭未嘗與辨而亦終身相對不言易  
友道尚然況父子之間乎君東既守父教宗陽明  
矣而又表章羅文莊編行其遺集彼固知記三簡  
中言言王氏藥石也蓋熟讀裁命之幸焉此君東  
不以言傳而後人當以意會者也其權衡至矣  
故二子相似而君東為得川甫則失之或曰然則  
君東其迷足法乎曰未也得川甫子之於曾曾氏  
臨溪履薄繼浴沂風雪斯大孝斯足法矣然曾氏  
父子同師孔子故能得變化豈可望之父子學焉  
明者

九時熙字季美河南維陽人先世本吳人高祖某從軍  
隸河南衛父錦母姜氏生母王氏季美生而警敏不羣

稍長為諸生輒有聲弱冠舉於鄉是為嘉靖壬午計偕  
入京讀陽明傳習錄卽厭棄詞章一意聖賢之學壬辰  
除元氏學諭甲午丁父憂服除補諭章丘尋晉國子學  
正時徐華亭為祭酒特重之令六館士俱師焉壬寅年  
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立語自詰曰我今道明否德立  
否不覺淚下謂學無師終不能有成乃以師禮見晴川  
劉先生晴川陽明高弟也適以建言逮獄則書所疑契  
時時從狂狷中質辨不少輟甲辰遷戶部主事推許墅  
關纖毫不以自污自奉澹苦人弗堪也長洲令其負氣  
與部使者抗季美廉其人實賢者初不與較他日代推  
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季美首稱長洲代者曰此非抗君  
者耶季美曰吾儕論人惟其賢何至以細故雌黃其間  
耶以母老乞終養歸歸三十餘年明道修德足不履公  
門郡守以帖二張遺官地若干畝峻謝不受居常坐小  
齋見後進來學喜甚敬迺不倦其所問答隨人淺淺要  
歸于提撕其本心令問者各有所省其為說大率祖良  
知而得於所自體驗者為多齋中設陽明位晨起必焚  
香展拜來學者必令展謁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  
見而忽躬行甚且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慨  
然歎曰孔門教人必以孝弟為先忠信為本其慮深矣

又曰夫良知無終始無內外安得更有一層故其  
議論必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爲玄虛隱怪之譚說  
者服其善學陽明而能救其末流之弊陝洛間士聞其  
風櫛登笈而至者百數十人士大夫道洛者咸以一觀  
顏色爲快孟我疆秋稱其溫和純粹有明道之風孟雲  
浦化鯉其門人也稱其哀然爲一代真儒鄉人號西川  
先生萬曆庚辰九月卒年七十八沒時含殮不具子孫  
貧乏不能舉火有司祀之鄉賢又築祠特祀所著有僊  
學小記聖諭衍行於世萬曆末金沙于景素述明儒十  
先生語錄斥王學不與獨以西川爲殿古絳辛復元寄  
雜劇源流錄 卷十六 九 義教室  
詩張抱初曰三川同浩蕩五岳並嶙峋三川者謂伊川  
月川西川也天啟三年鄉人呂維祺揭稱西川及雲浦  
上衍洙泗之傳中接伊雒之派宜從祀廟廷謚典錄缺  
因著尤孟二先生謚議陳之兩院四年三月鹽臣李日  
宣等具題請謚奉旨下部未及行見按西陽少墟景素  
獨未嘗聞良知速陽謂陽明特揭良知超然自信獨  
在獨來自足痛快駿之者不敢爲然少墟七十自壽  
肯云謚我之師人心有什尼考亭嚴主敬義江致  
良知學過困學記云此道絕非各言可形程子各之  
日天地陽明名之曰良知蓋良知二字出于孟子猶  
然最妙又指合大學致知而曰致良知立言亦工今  
西川先生切指良知以爲無終始無內外辨向上  
層之非服學悖忠信之教自修自證山已及人其從  
事新學卒以真儒所聞青出于藍蓋謝青斯固王門  
之所不能同東林之所不能外也于景素氏述十先

生語列諸莊渠養齋之次宜無見而然乎 又按西  
性義錄多微語不可殫述內有云古今人我本同一  
是公共的心雖相背實相成是偏黨的心雖相合實  
相背玩此二條亦可以概王學之我假  
貢高飾非拒善與夫各造相象者矣  
薛甲字應登南直江陰人嘉靖壬午舉于鄉己丑成  
進士擢兵科給事中時方士邵元節用事乃連具四  
疏指斥甚力邵黨劾之謫湖廣布政司照磨歷轉寧  
波府通判保定府同知四川敘道兵備食事晉江西  
副使備兵于贛又以忤分宜父子解任而歸雖經遷  
謫而職無不舉在蜀解蒙椒累世之仇靖永播方萌  
之患其績尤偉歸後杜門靜養斷掃家事一切無得  
雜劇源流錄 卷十六 九 義教室  
關白其學初以紫陽爲準的載復取象山陽明遺書  
而參伍之益有所得故其言曰格物卽所以致知慎  
動卽所以存養成物卽所以成己無暴卽所以持志  
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想在忠中此意  
了了則六經四書與夫大而乾坤細而毫芒無非此  
理皆可一以貫之此學所以爲易簡而非遺棄物理  
之謂也論者以其言精實寡弊羣推爲姚江後勁所  
皆有易象大旨四書口義心學淵源錄心傳書院講  
義藝文類稿續稿併文集行于世學者稱畏齋先生  
錢十峰曰登陽理學參寥前推孫大雅後稱薛長  
齋乃大雅爲使介之朱景濂所讚許至黃文節而

雖之去其邪賢不可曉也而長齊之學亦不其顯  
將聞畢念庵自江右來訪及門見高崖不入而反  
以此爲時所眩然長齊自欽平生受益固從實病  
患雖中未定得解還廣先生序年譜而論定矣

張榮字士儀號本南直涇縣人幼聰穎異常嘗聞雞

聲忽呼其母曰小學云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

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對曰我欲爲此

豈徒曉而已八歲就外傳十一徧治諸經十三遭父

喪朝夕哀悼不離喪次執禮如成人年十七督學北

江聞人公首拔應試嗣是屢試居首而守已嚴介毫

無私請中丞澤江歐陽公撫江南延爲塾師越二歲

歐陽文莊公爲南祭酒往師之文莊與之語卽言下

領會因服習其教累年不歸繼復從鄒文莊公遊學

日益進廣德張守聚徒百餘人敦請主教未數旬多

士翕然興起臨行以百金爲贈辭曰吾得英才而教

之足矣堅郤一無所受產不及中人或勸爲子孫計

笑曰終日營營爲子孫謀吾實耻之事母董氏至孝

母卒哀痛逾常築永思山房守墓不離尤敦睦宗黨

著張氏家規歲值荒歉多方賑貸倡建水西書院迎

諸公歲臨主會合併論學涇人士津津有興者縣是

水西之會名天下

游震得字汝潛南直發源人初爲諸生發令曾公汴

授以良知宗旨繼游歐陽文莊之門參證于湛文簡

鄒文莊兩公間克然有得中嘉靖戊戌進士授行人

擢給事中侃侃言天下事議東宮禮請講學疏尤切

直論方士禱祀焚惑羣臣阿附非禮世廟震怒逮廷

杖劓臥讀易所著怡悅錄卽此時筆也復與分宜語

左亟求外補備兵南贛叅政湖廣所至賑災恤役歷

楚臬閩藩晉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以倭陷興化引

咎代還隆慶初起原官總督南京糧儲言者喋前事

不已遂歸里內外交薦不復起嘗謂近日學者喜妙

悟而疎踐履崇虛譚而鮮實用倦倦以躬行未得爲

訓創建虹東書院以永講習著有周易傳義會通三

書附註性理纂要談藝要錄湖北民隱錄藥裏庸言

等書弟再得字汝見少讀近思錄遂發憤于學與伯

兄自相師友嘗作四箴爲伯兄規兄欽容謝之壯年

謝去諸生敦行益力屢主郡邑大會闡釋經傳言皆

簡易真切學者稱兄爲讓溪先生弟爲連山先生

余世儒字汝爲南直發源人八歲能文一日中兩試

瑞麥表下筆立就辭無複者年十六領鄉薦卽與周

都峯共研性學載訪東廓緒山兩公師事之後以親

老謁選得瑞安令時兩浙有倭警乃內撫疲瘁外聯

軍興民倚之若慈母丁父憂歸再起南康令更役法課士移風分授得人最聞推恩所生擢守合州遂謝病不赴歸築中心精舍與同好講業越五載遘疾且劇適母諱旦猶強起奠如禮已而考終後祀鄉賢兩邑名宦汝爲幼時見俗學泥古今人不相及者嚴言曰然則後世遂無聖人耶斷然以堯舜可爲自信又嘗言文章爲立身岐路詞翰爲行已外篇吾人安身立命當在何處人生百年如石火易滅一念倏違大事去矣故孜孜體解力行無怠湛然神明于酬應之間著有幼學稿未信稿破蟋蟀集行於世學者稱念山先生

周怡字順之南直太平人少負奇氣居常以丘壑不忘自礪聞鄒文莊倡道南都徒步從之游兼師事龍谿王公登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司李以治狀徵拜給諫疏論內外大小臣工幾數千言而大指則劾嚴嵩鑒市恩怙怨私計背詆大敵在前而文武搆譽非國之福上憲疏中有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未銷語嵩以重整已間入詔廷杖下錦衣獄借御史楊爵員外劉魁同繫五載乙巳採箕僊語釋之閏月復被逮丁未二殿災復釋之既歸猶及事母湯藥數

日永訣人謂忠孝所感歲丙寅居陽羨山中時與二三知己商訂學問隆慶改元召用擢太常少卿遣祭岳瀆頒行疏陳定君志重詔命敬大臣擇左右勤朝政五事件旨調山東海右道僉事轉南國子司業明年晉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未任卒于家其論學以大同爲旨以至誠無息爲宗以不愧屋漏爲要而尤卽以忠諫顯卒未嘗自居其名嘗言吾讀孟子尹士語人章羨其惓惓愛君之心直是無已彼一激而去者不過尹士者流耳卽斯言以推蓋其忠義之氣駸駸至道矣卒後臺臣張佳胤郭莊檄縣建祠祀之郡人私謚曰莊簡學者稱訥溪先生有訥溪文集二十七卷行於世

張緒字無意湖廣漢陽人生九歲隨父佃於中川劉翁家翁課以偶句對云千年賢聖轉身來翁奇之養爲已子曰劉燧弱冠登嘉靖庚子賢書時有欲危劉翁二遺孤者恐無意爲之庇廼百計中之賴朱廉憲白其事得俱無恙自念既報劉恩不可身居疑地由是復姓名歸其宗游學四方師鄒文莊赴會試初場爲母忌日先不欲入爲同輩強入踰泗終日而出次



科不就試就桐城論轉南監博士歷吏部司務戶部  
員外自以爲與江陵相年友也謁之據上坐無屈江  
陵謂太宰曰某郡太守缺可起補之無意曰故人知  
君若不知故人太守稱二千石予奪在上口威福以  
私德怨此介谿所以敗也江陵怒而起倚隨身折無  
意曰倚折乃我與公已矣不謝而出降五級諭繁昌  
移德陽令郎撫見羅李公迎主講席未幾拂袖歸會  
見羅被誣逮下獄臺省救之弗聽爰手一疏擬請代  
將上而獄已解乃止家居論道垂二十餘年萬曆癸  
巳秋忽自齊安徧辭諸門人及所識官風游永歸漢  
上語兩子曰生死事吾自師文莊後便已看破且其  
身久已許見羅先生今死遲也言訖遂瞑年七十四  
學者稱既山先生私謚介肅恩按先王制禮不敢不  
及亦不敢過也既山遇  
切忌輟初易得無念母而廢事君子設其當官執  
戒祀大事亦以母忌格詔令乎此舉似有近名之  
意若大抗權宰甘降官最爲介特矯矯可風視同  
時黃梅勝君之所爲貞邪判矣論者慎無嫌其沽  
激也

來知德字矣鮮四川梁山人中嘉靖壬子鄉試頻上  
公車不第以父母春秋高不復試南宮留家侍養二  
親繼沒葬祭廬墓一軌諸禮既葬後遨遊五岳求友  
四海往來峨嵋太華太和廬山之間老而歸隱梁之

釜山坐九喜榻作八關詩畫三戒圖又有入聖工夫  
理學疑心學晦明解省覺錄省事錄河圖雒書論皆  
叩心著理其訓格物則即以君子三戒當之謂先格  
去三大物欲不盡同程朱說也已而研窮易道端注  
易象猶嫌釜山紛沓乃去梁之萬縣求谿山中絕來  
往捐形骸反復思維夜以繼日二十餘年超然悟伏  
義負圖之爲錯文王序卦之爲綜以錯綜二字盡易  
象之變發十翼與旨闡四聖微言巡撫郭子章親禮  
其廬知其學宗孔孟之傳軌接嚴光邵雍之侶會總  
督王象乾交章論薦上俞允授翰林待詔疏辭不拜  
時年已七十八矣學者稱瞿塘先生恩按格去物欲  
之說深本亦主  
尤令人有下手處第君子有三戒分少壯老登格  
物亦分三時耶此邊陽明宗旨而變化其說者其  
以錯綜說易更稱卓識雄辯學易者所宜詳玩  
孫應鰲字山甫貴州清平衛人生之日適衛人饋六  
鯉因以名幼就塾日誦數千言正襟危坐求解大義  
年十九以儒士應鄉試督學波石徐公一見大奇之  
許必解額榜發果以禮經中第一人嘉靖癸丑成進  
士入翰林改戶部出補江西僉事流賊起捍禦有法  
一道晏然九江三百人誤坐賊黨一言出之尋轉陝  
西提學副使實意作人身先爲範遷四川參政土官

薛兆乾執參將賀摩以叛或疑討之必爲摩禍都御史谷公以問山甫曰昔英宗北狩于懸肅公數語國威益振卒返乘輿今者豈惜一參將耶谷從之橋兆乾而摩不害隆慶改元以僉都御史巡撫鄖陽疏請勸學勵政親賢遠奸等十事及劾奏太和官提督巨璫罪狀上皆納之已而致仕萬曆初起仍前任援恩詔懇卹建文死事諸臣舉朝目爲昌言召入爲大理卿晉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在監申飭監規做涇野先生遺意極言舉人回籍自便之非及至惡不肯入貨汙穢之弊皆得肯著爲令丙子八月駕幸太學進講虞書無教逸欲有邪上稱善命坐賜茶以病予告築學孔書院於西城之陽晉南京工部尙書卒賜祭謚文恭所著有易談四書近語教泰語錄雜論彙稿續稿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行於世

雜闕源流錄

卷十六

余英

七

莫友堂

余時英字景淳南直婺源人九歲時聞日者言母命不永與姊相持泣每夜靜拜天祈母壽十二三讀書餘閒習種植樵採事喜曰今而後能紓二人憊矣尋從洪垣及兄鏞講性學十九冠貧不能行禮取冠禮冠義莊福之二十二婚首以善事二人厚其弟與婦

約始受徒苦志夜讀不設枕席一疾幾殆夢人飲以藥酒而愈慕鄒文莊之學在師之得所入處又從周都峯游言下有省時學者每以朱陸端內務外爲辨景淳曰今人夢夢坐不知性耳性有動有靜靜合萬殊爲一本若在外也然內者未嘗不外動分一本爲萬殊若在外也然外者未嘗不內吾所學不內不外不朱不陸惟性之求性定而學定矣性一而學一矣性無內外學無內外矣子一龍成進士自令江山至轄浙藩凡大政必稟教故所至有立其初入江署也一龍命取二布民間將成衣以獻聞之慍甚罰令一龍及子婦跪於前而責之立反之其訓廉類若此萬曆丙戌抱微疾命童子開牕語諸人曰吾心之明有如此月遂逝年七十九徽六邑學者祀之於會所著有孝經集義行於世其經子性鑑諸書纂抄十七種藏于家

雜闕源流錄

卷十六

余英

七

莫友堂

萬吉字克修南直宜興人爲人方嚴剛峻自體義廉耻大防至于拱揖進趨冠履飲食之節畫綫而蹈不失毫髮見者望而知爲莊士事親盡孝居喪中禮弟善病與其寢食三年不懈弟病愈然後入內室至老未嘗異錢帛教諸子先志行後文藝諸子雅飭孝謹

一如其父以貢爲制廬訓導夙夜勸課力明義利之辨時舉釣臺故事以激發諸生制俗頓振未幾致仕歸其爲學宗尙程朱初聞陽明致良知之說於同邑周道通意不其契及交唐荆川聞其議論乃歎曰道通愛我今荆川子語多與之同固未嘗悖于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晚而和易如冬日薰人人樂親之稱爲古齋先生

王漸達字鴻山廣東番禺人父傳爲泰州學正隨之任時年十歲卽知潛修默誦未幾扶父視歸年十九登嘉靖丁丑進士假歸娶室授刑部主事告歸侍母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六

七

莫敬堂

至十二年有盲凡養病三年落仕籍久之以薦復原官至都疏陳四事留中不報因引疾乞休執政驟其言直罷之歸奉母諱值寇亂避之省會館于小雲谷之精舍就右溪倫氏與古林何氏解疑辨難所得益淡著觀水記正學記四書邇言學庸釋畧讀經記春秋集傳嶺南耆彥傳王氏宗禮青蘿集等書其讀五經自得尤多於春秋淡辯周正之非於詩多從小序之指謂易非因河圖而作謂書當以安國爲宗嘗謂學者當體得吾心之生意生意卽性也仁也求之古聖賢如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簞瓢不改食點之

舞雩詠歸子思之無入不得孟子之萬鐘何加皆是也孔門教人求仁莫先於此千載而下惟周程得之其次李延平云其於近儒則尊蔡白沙陽明二氏見所與王龍溪項既東二書中要亦不盡同也卒年六十一隆慶初卹贈光祿寺少卿

殷士望字德達南直丹徒人性通敏孩提時得菓食必先奉二親朝夕數問安否五歲誦經史七歲能文章遠近爭欲識其人稍長益盡孝嘉靖間倭犯丹徒轉其父去德達奔救倭將加父刃卽長跪呼號請身代甚哀倭曰此孝子也兩釋之督學御史耿公嘉之遂不木以附學竟貫其何家被盜盜縛其母欲捷之時德達先出遊學其女弟名金皆亦呼號請代甚哀盜亦曰此孝女也又兩釋之耿公並爲奏于朝下有司建坊旌表題曰麟鳳尋由壽州訓還新建論又遷衢州教授三任學職朔望同州縣官鄉先生羣諸生講學不倦以老乞歸年八十一偶疾忽起肅衣冠拜迎親木主畢因正色危坐召問人子弟言曰吾將安靜以養微陽父母之身今得全而歸之性學斷續則在吾已乎矣微笑而逝學者稱同仁先生其生時宅傍先後墟主麟鳳以爲祥瑞云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六

七

莫敬堂

詹中麟字孟仁南直婺源人姓本家過而學甚醇隔  
言動一半於禮孝孚宗族信重鄉閭補諸生食餼就  
歲試學臺極鑒賞其文以缺論發令補作回稱不記  
題目不敢欺心學臺怒乃降等抑之孟仁恬潛自若  
從海內諸有道訂正學脉不憚跣步千里家故貧取  
給筆耕歲暮館歸遇一人受人責償阨之急遂傾修  
補助之空囊歸室如懸罄不以介意晚益透悟指歸  
本根不落枝節嘉靖丙寅徵修郡志從遊者日益盛  
樂平太守軫光其高第也學者稱東鏡先生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六

嘉靖

主

葉敬堂

學胡文匪聖胡學嘉靖已酉舉于鄉報至曾借同志  
聚講抵暮而罷如弗聞也數下第成乙丑進士授德  
安府推官徵拜刑科給事中轉戶科右再轉刑科左  
僉疏勸經筵覆邊功定營議舉人才言皆切要休暇  
輒從海內名碩結會論學以爲常未幾新鄭起相兼  
冢宰勢張甚欲修舊隙庇私黨而予警向中會試出  
其門連執不從遂太相左出爲山西參議適當陝貢  
疾不行撫臣迎新鄭意論罷之及新鄭免以薦補舊  
任定爲壘儀勒民互察逮華蒲東停喪敝習有妖似  
輒能匿形而人言多煽惑出示驅之妖謝相知者曰

查公正人吾不敢犯爲避去遷廣西副使丁父艱不  
行後領廣西驛傳纔三月移疾歸中丞郭公六下札  
留之不可遂翩然東返爲復水西書院倡明理學其  
立說篤信陽明致良知爲三字符更開然自修不事  
表暴最後疾作族兄秀視疾問曰心得無動乎曰能  
病吾身耳吾心何病旦起索承冠端坐移時遂瞑年  
七十四學者稱毅齋先生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六

嘉靖

主

葉敬堂

胡用賓字晉卿南直婺源人少補諸生試輒第一嘉  
靖已酉薦賢書卽從鄒文莊呂中石諸公遊透悟姚  
江良知之奧而不說于紫陽丁內艱疏食慕廬者三  
年登隆慶戊辰進士授樂清令以父老留妻子侍養  
僅挾二蒼頭往日再食脫粟每公出畏飯蕭寺中人  
不知爲官也與利剝蠹造士維風靡不彈慮樂人德  
之四載以召行檢倖餘僅十六兩行李一肩士民卽  
番簡肅祠祀之額二賢祠選南御史巡按江西與廉  
去景江旬風清事竣乞終養歸夜抱父足而臥居被  
大恐父驚悸給以他故躬負之出室燭而父不知父  
歿哀毀羸憊不異喪母時服闋起補北臺歷遷南太  
僕少卿卽乞骸骨奉特旨進太僕卿致仕嘗上疏請  
祀鄒文莊倦倦崇躬行證慎獨救空談之弊甚切所

著山間漫語於中和真體慎獨真功體驗至精密而儒釋真似同異之辨更足以開世迷又著有觀俗庸言皆平實語汪司徒登原狀其行稱為純孝純忠至廉總目之曰憶慥君子

劉週江西萬安人爲人好澹素惡聞褻媒卑鄙語事母李以孝聞重諾輕財諸焚券已責者甚衆晚間越中致良知之學肫肫服習建梅陂書舍以待學者後談學者言徑超喜頓悟陋持守羣然和之週兀兀絮中獨求寡過若已詘然已而言頓超者多踣躋相率愧屈而週一未嘗自多聞人過急爲掩覆弗忍出諸口也人以篤行稱之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六

莫教堂

愚按王門德能百怪千奇不可名狀徐愛夢羅景  
語以與顏同德同語是以顏子自處也王幾送王  
正德而曰我泰師門一唯參是以曾子自處也錢  
德洪與諸盛師墓三年是以尹貢自處也徐瑄不  
對台試策而出是以尹貢自處也徐瑄不  
門既不成徒爲王通之遺常王安石之馮淵陸九  
淵之楊簡而已至於王良駕車行教則又竟以孔  
子自爲居之不已至其門下學徒爲是  
未忍言其村歌野唱時謂至風李贊謂大道無分  
男女與悔濤然爲會贈詩相昵載焚書中時謂洋  
風吉州人何心隱承新入類鈞師生奉授事發抵  
刑時謂亂風且何心隱本梁氏子名汝元字子期  
忽自更爲何心隱尤屬不經此章亦何足汗吾黨  
之爭獨怪夫事之以師禮來之爲徒友者皆世所  
謂賢士大夫耳原其自來則陽明似有假借之失  
焉昔傳王良見陽明于江西陂古冠服沈木簡賦  
二詩爲贊其蹊徑與並洪相似此最理淺可鄙乃  
陽明不能拒而有吾論宸濠心未嘗動今爲斯人

動之語是何言耶抑傳之者妄耶大抵稍涉游詞  
便成標榜流俗無識開陽明重良而併重良之徒  
待以師友非無因也吾於此章既盡削去爲王學  
洗穢而欲爲君子者失言之戒故不得已而資及  
之後之君子  
可以鑒矣

雜聞源流錄卷十六

雜聞

卷十六

莫教堂

語

莫教堂

無錫張夏集

李村 金澤 朱英悅

 黃道周

辛全

張後覺 孟 秋

張元汴

孟化鯉

劉元和 李天植

鄒元標

方大鎮

孫慎行 施弘猷

蕭自麓 蔡 符繼良

呂維祺 蔡懋德

劉宗周

黃道周

李村字孟誠江西豐城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刑部主

事歷兵部員外郎萬曆初出為廣東僉事尋轉副使

以論學兼立功稍見忌于當路遂引疾求退精學問

龍圖源流錄 卷十七 楚江三

楚江三

者十年癸未起官遷雲南參政乙酉冬晉按察使管

金騰兵備事值緬賊內訌洞蠻黨逆孟誠謂此可計

間難用直搗密令把總寇崇德等棄金騰其交蠻果

悔禍而反攻緬謀至令把總杜杖等間道會擊爰有

緬之捷師還諸弁論功請賞有差而孟誠得權食

都御史撫治鄖陽丙戌春夏間事也明年丁亥以滇

事為勦功者所奏上怒逮問諍者愈恬上持愈堅繫

獄至六年刑部郎中高從禮奏曰材用曾攻緬不無

開國之功據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會按滇御史馮

應鳳在地方廉得其實亦疏白之始得減死出戍遇

赦得還時老矣猶講學不倦四方學者尊為見羅先

生嘗患世之學者每以朱王兩家格物致知之說爭

衡聚訟其流至於身心割裂知行離叛為斯道病因

揭修身為本一言以明孔曾宗傳所在欲使學者皆

知反求諸身即吾彙倫日用動靜出處之間實修實

踐精神收斂心志凝一更無恍惚支離則其道乃有

補于天下國家又曰知止即知本知修身為本而止

之乃為止于至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所以止乎

至善之實事本末終始一以貫之者也於此參究分

明合下知得止於至善則大學之樞紐在我故曰知

止而后有定此其開學大指自以為直扼一貫宗傳

與足以刺救兩家偏僻者也然謂通篇篇格至善似矣

而欲散置格物於八條之中說者病其失之於支焉

所著有大學古義道性善編論語大意崧臺講義觀

我堂摘稿教學錄經正錄等書行於世其門人成名

者甚多有南昌徐宗濬字鏡源萬曆癸未進士仕至

宮保尚書篤志講學宇內推為領袖著有易義隆砂

證學記焉亦定最稱之 卒咸熊氏曰致良知三字無

四字無病見羅說得有病愚按其端微矣陽明

之病而其言亦有病者不是症源自反乃其終終

自變也見羅開果明宗果知本真有心意知物各

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此正不脫

夏知樂日耳所以輕視係日次第作大段工夫況  
得主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之說其伏病在胎裏安  
得不東滅  
西生也哉

朱英骸字賓桃楚府宗室昭王六世孫鎮國中尉思  
泉公長子少築其學堂延四方儒彥講貫其中江夏  
則有賀陽亨段煥然孫善長李文臺諸子黃陂則有  
武臯守拙兩黃子又與其弟賓桂賓極互為師友年  
及三十有衡陽寧太虛未陽會金簡至楚會徽十五  
郡人士聚共學堂商確見羅李氏止修之旨賓桃愛  
與往復印証舉廿年攻苦一旦豁然由是四方學士  
不貴虛悟敦摯躬修者咸奉之既而兩臺疏其奔行  
神祖旨下嘉慰尋有詔建宗學博求可為宗子師表  
者御史宋公賢從眾請以名應詔報可遂拜太宗正  
居十五載楚宗協化數登賢書念生母選配盧氏年  
屆九十拘例未封乃開闢數千里叩關陳情上報曰  
念宗正綱紀諸宗多年多助其特封爾母盧氏為恭  
人他不得比側又念宗正老賜几杖馳驛護送以歸  
歸而拜母上壽人莫不手額稱孝賓桃旋病革慘慘  
以盧母為子姪囑卒年七十一所著有河西務悟道  
詩四十首問道書札若干卷

附錄毛戚字偶此直玉川人為所困為內官者  
食鴛志手不釋卷潛心讀無餘讀詩文詩王文成

諸君子之書更留意六書音韻天性剛介未嘗遇  
滿頭要書甚多壽七十餘卒塋玉泉山麓生時  
自題其墓碣曰於呼藍田耕夫之墓 愚按此條  
見劉若愚所中志觀成自題墓碣此於耕夫其諱  
耻刑餘之意著矣彼為僧道讀儒書而悔悟可立  
反初服為內官且奈之何使其果賢則寺人孟介  
詩固錄之呂張楊光復張承業綱目取之正不必  
論其品類今成別無表建事恐若愚同列聖賢或  
此輩好名粉飾未可知耳存此亦可想見當年  
道風之盛至於其人其事闕疑可也故附之

賀時泰字叔交湖廣江夏人嘗遇歲除家貧不能具  
一杯羹以一母雞豆二升易米七升五合支度歲三  
日糧賦詩自礪曰清苦丈夫志風霜善自持陽和非  
不愛義命貴安之是時長子文忠公尚幼風度端整  
吃如老成莊士叔交目顧而心許之自是益樂餽課  
子年二十七患耳聾自念奉親遺體曷由全歸乃簪  
閱古今經籍遇有關身心秩序者即手錄之箕開塾  
贖久之成帙題曰人模樣讀者方之念臺人譜及文  
忠既貴即大書聯句堂前云當年雞豆未忘志此日  
兒孫莫妄思其訓廉成忠若此又著思聰錄一卷道  
條云王陽明致良知三字道破古今次條云有本體  
有工夫有効驗良知本體自家認透徹了只下致字  
工夫去做効驗自在其中此其了當語又云士人所  
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箇真節婦人做樣子  
便不難了又云若愛一文錢不值一文錢從來有各

士不用無名錢其學其守俱可見矣與古絳辛復元  
手書商學交最善學者稱陽亨先生別著三世事小  
錄及女箴二十四則藏于家文忠公即諱逢聖以在  
籍輔臣死癸未獻寇之亂者也

辛全字復元山西河汾人稟厚修純居家力行存弟  
不求聞達于世以諸生老與洛陽九季美江夏賀叔  
交輩為學問友著有樂天集養心錄二書高忠憲公  
與曹子真札以吳康齋許之亦為良知之學而進於  
信實者

張後覺字志仁山東茌平人事父母至孝居喪哀毀  
骨立三年不御私室早歲得姚江之傳于顏博士倫

屏去舉業淡思力踐雖隆冬盛暑不爐不扇久而有  
獲嘗曰耳聾目天聰日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又  
曰真知是忿忿自意真知是慙慙自窒慙忿如沸釜  
抽筋窒慾如紅爐點雪惟山填壑愈難愈遠當時門  
人孟秋趙進趙維新獨契宗旨海內名流道在山者  
往往紆軫請益督學鄒善郡守羅汝芳兩建書院集  
齊魯諸生延之升席使為山長以歲薦任華陰訓導  
視邑篆起仆弭亂境內晏然歸之日士民遮道泣送  
里居教授著有弘山教言時恩縣有王牧者字汝謙

領已西鄉薦官溫州府通判一介不取與志仁友善  
辨析仁體往復數十言卓有漢南東阿陳職邢文學  
二子亦相與月旦聯會並著賢名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此是爲原忠說仁者先難  
而後獲是爲與達說不可執此以廢彼故先儒推  
山嶺擊之聲當以用功言以山拍雪之喻當  
以成功言使不務先難而達思也

孟秋字子成山東茌平人早歲從外傳受毛詩至鄭  
衛輒棄去更治尚書已聞張弘山講良知之學執贊  
受致下鄉發憤慨慕前修家貧其嘗徹屋瓦暫之以  
供膏薪是學鄒公善講道濟上召與語大悅曰功利

之俗孰能不波不意乃有孟生登陸慶辛未進士知  
昌黎縣政尚清惠萬曆初遷大理評事尋轉職方主  
事守山海關當關政久弛之後嚴譏察裁供億竟為  
前官所忌中考功法調外轉刑部主事進尙書司丞  
少卿卒于成雅志潛泊嘯嘯聖真貌癯然若不勝衣  
遇事神閒氣定萬夫莫能奪與人交樂引其所長而  
覆其短晚年徧贊四方同志問學洞徹其論中和已  
發未發畢然有當于中庸之旨鄒爾瞻張子蓋並讀  
而善之曰此孔門嫡派臺省文章請易名格于例未  
果所著有明一脈經翼行于世愚按許敬庵曰遇  
張氏訪孟我西之



庭盈丈之地无屋數椽其旁有茅舍借之此風味  
大錄以南所未有也觀此可樂我輩之品矣又益  
智錄曰王龍溪在吳中與蔡春臺講學語及陽明  
龍溪曰先師已造位神人矣之火而心不與俱焚  
溺之水而心不與俱溺者也人而心不與俱焚  
到此地方如此可觀此可觀我輩之學矣然益智  
錄中多刻詆王學之言吾  
不知我輩果有此語否

張元忭字子蓋浙江山陰人總角時聞楊忠愍公諫  
死遙爲誄詞慷慨泣下霑襟父大奇之隆慶辛未賜  
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萬曆初元上疏直御  
史某且請進講列女傳于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  
久之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尋克經筵講官  
每當直講喁喁然盟心待對真有所感格焉初父太

從簡源流集

卷十七

孟元孫

七

墓表

僕公嘗副演臬擊武定叛會有功後中蜚語誅問時  
子蓋方舉于鄉披父萬里赴逮自越如演復自演如  
燕未忘也通籍後遇上御層單恩卽疏白父冤請以  
恩及已者移復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旨格  
不行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居常念父功  
罪未明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徵國恩報父故終  
其身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子蓋故江陵所  
取士方江陵盛時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  
其門人也皂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若乃喪請留

病請禱其卽死弗爲矣性至孝友侍父母疾湯藥非

口嘗弗進比卒樂樂柴瘠喪葬悉遵古禮盡華燕賓

崇佛諸敝俗拊異母弟二人恩禮隆備身飯脫粟衣

浣補而賑施宗黨若不及學宗姚江然不空事口耳

端務以實踐爲基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岐之非是

手摘考亭所論著與陸王意符者彙觀之題曰朱子

摘編學者稱陽和先生愚按陽和朱子摘編分詩文

晚年而摘編則皆平時之言此欲爲陽明掩過通

以著之者也使朱子平時所學既不偏卽早脫皆

無差矣彼象山往來紛敷之辨與

孟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其先有好奇者洪武初自

從簡源流集

卷十七

孟元孫

八

墓表

秦中始遷新安五傳至秋娶衛氏衛氏夢有光如日火  
於斗遂誕叔龍蓋嘉靖乙巳閏正月念四日也幼而警  
敏長而端摯修度美髯見者識其非常人兒時嗜讀小  
學八歲讀孝經論語十三讀易旁通經史及左國秦漢  
比爲文自構一格不傍人籬下十七補諸生卽慨然以  
古道自任歲乙丑旣冠往師西川尤先生讀擬學小記  
曰濂雒真傳具在於茲凡西川所言手自籍記成帙會  
督學試文行皆置第一已已膺恩貢第一監試第二有  
友郭青螺黃慎軒孟我疆而我疆尤密聯會講學癸酉  
中河南鄉試第九故事同年具呈坊價叔龍瞿然曰吾

輩方將起家清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耶獨不列名  
卽計借驛金亦峻卻不受庚辰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  
時相欲致叔龍爲重終不往謁尋丁父艱起補戶部主  
事筭銀庫痛革宿弊出榷河西務口不言錢惟與子衿  
耆老講聖諭六言發明正道比去士民肖像祀江干丙  
戌江南山左大饑奉命往賑哀益稽核全活無算尤厚  
資善士是年改驗封主事會母卒歸前後兩艱哀毀骨  
立喪制一準家禮斟酌合宜可爲法式不茹葷不入內  
不妄言笑居恒孝事兩尊人無間或慍則率婦長跪請  
過父易簣時叔龍方之留都任在途以兩叔父祝舍殯  
難聞源流錄 卷十七 五光堂 九 葉敬堂  
比襄事每朔必稽顙曰見兩叔父卽見吾父母也起復  
補稽勳歷文選郎私念用人本朝廷公典而或干以私  
豈不上負君下負所學故一意孤立雖大貴人氣焰薰  
灼不少徇往例銓法多先白政府然後補牘叔龍不爲  
動中璫請託毫不假借勅守關勿通一刺凡諸舞文吏  
所得自行其意者搜剔殆盡內外率側目張可庵棟以  
都諫建言國本謫時論譴之弗敢用也叔龍疏起之上  
葉令票旨政府封還陰陽其詞遂忤上調外以中外力  
救再削籍叔龍神色自若猶夙夜治文書付所司始勝  
遷歸歸之日簪紳絡驛出祖于郊見行李蕭然家奴徒

步皆歎曰賢者去國我輩尸位獨無愧于心乎郡邑長  
吏率求一見不可得或負弩津途問選君何逞而叔龍  
已微服過矣初從西川遊歸而設會講學寒暑不輟  
所典起西川每對人曰吾道西矣嗣與我疆諸公講學  
京抵又於川上建兩賢祠西川後爲宗賢樓聚圖書羅  
俊又四方士聞風負笈若陝澠嵩永雒孟汝羅秦晉聯  
翩而至無慮數百人至是歸諸弟子迎於黃河之湄歌  
詠之聲遏雲振木而叔龍於道益精進所發明益開朗  
澄澈非獨擴良知之緒矣叔龍所至孚格在樵清食墨  
之風在銓抑奔謁之塗在籍則以恬澹古樸爲里俗先  
難聞源流錄 卷十七 五光堂 十 葉敬堂  
故其里不用聲歌不曳綺羅婚嫁不論財非嘉燕不用  
鼓吹人咸謂新安有古昔遺風雖窮鄉幽谷之人無不  
稱曰孟師孟師云叔龍精神強毅每漏下五鼓卽起課  
諸子弟夜分伊唔不倦亡何疾革弟化鯨侍藥猶孳孳  
勉以爲學口占詩云靜室焚香理病身琴書手卷日相  
親胸中自覺無他物但聽啼禽報早春又云養德從來  
卽養身如今二豎苦相親揀存未到和平地漫說宮中  
六六春聞者以爲有聞道未足之意遂與門人相向哭  
哭聲城爲罷市澠有老嫗婦聞而悲之曰天下無福耶  
其感人之深若此時萬曆丁酉正月念六日年五十有

三莖城東函谷之阜其學以無欲爲宗其教人則端以  
孝弟忠信慎獨爲要不爲高深幽渺之論平實易簡進  
于純粹門人王參君以梧者自總帥師事最久尊信尤  
篤贊曰仕以達道學本無欲紀實也卒之明年祀鄉賢  
大中丞鍾襄惠公疏請從祀未允先令有司建崇祠春  
秋致祭天啟壬戌贈光祿寺卿所著有已千錄尊聞錄  
讀易線言諸儒要錄理學功臣言行條名賢卓行條焚  
黃堊冠儀注文集八卷及摘句通鑑增減性理音釋四  
書五經並行于世其易訓大都以心體立說與程朱訓  
異虞城楊東明讀而訝之答曰易萬古心學之源也而

卷十七

十二

葉教

觀象玩占淺就甚焉故謬歸諸心俾學道者知所原本  
耳學者稱雲浦先生精錄讀近溪集應言九條本來  
知也若近溪云云則良知又有個面目矣似失之鑒  
且何必究論此等處況四字又出釋子語乎此萬曆  
何時之斷絕期耶孔子開口便只說謹言慎行五  
子開口便只說孝弟忠信此非釋氏之流弊也可辨  
釋氏語近溪說出啞啞一聲不苦孟子赤子之心之  
述乎雅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即是心仁即是心  
非有二也程子曰我禮智信皆仁也隨出異名總是一  
仁仁則只是此心而曰心視仁義等宏且淡不亦  
鑒乎蓋妙即是此心而曰心視仁義等宏且淡不亦  
以靈妙而生則心爲死物矣又是靈心又是心矣有  
是理哉既云赤子之心渾乎其天是有善無不善  
矣却乃云無善無不善而實無不善不亦自相矛盾  
耶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豈若是混耶天命原  
只是善孔子言學即是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之時  
日時習者學無間斷之謂如必曰時即聖時之時時

過謂習乎聖時則當云學時而習之矣得無好奇之  
摘錄已千錄七條嘉靖甲子歲曾夢與友人書扇  
自爲七言律詩一首當時未習爲詩既窮向能全篇  
夢中句心頗異之迨旦止記首句云翠竹麒麟錦馬  
敬又三年爲丙寅西川先生側偶述諸正意先生必  
有妙解先查但曰夢也音旨嚴重理于言下有悟  
心體未明蓋已屬夢而不我與也自後有夢亦不復  
可知之鄉宜先生之不我與也自後有夢亦不復  
問陳可取諸其黨自以爲幸此是孔子好學處氣  
象心術何等平易何等真實何等廣大如今人規  
矩不真求解脫且不論其過只解脫便是最惡的念頭  
便說習氣纔說東臥便是無志至于橫逆報施纔說  
有激發說相稱便是欺心此但可以忍人自修者宜  
痛有猛克也此正今日切要之功可以忍人自修者宜  
出已見說向前一步此是粗心浮氣若反到自身上  
尋證修服方是爲學以善服人肯不可況未善而  
責人乎陳實夫一日意欲出門因書兩出幹甚緊  
惟源流錄卷十七

十二

葉教

要事七字于門頭是後暗之即無出門之意念此  
無有不進者愚三復其言爲之欽服顧氏小  
齋訓記云孟叔龍德字溫然而其中甚介龍官歸家  
中丞仁軒張公領之而不得也又云孟叔龍與五  
經符卿以道義相切切強官都下聯舍而寓公之  
飯徒步過從飲食起居悉共焉時人稱爲二孟陽  
太史作二孟陽記之愚按雲浦先生感言論仁  
正解而解孟陽洗矣已千錄論人求不得於言勿求諸  
樣惡念頭不獨破盡象山告子不得於言勿求諸  
之病且善爲聖人好學心事好學氣象其得於西川  
先生者淡矣造詣變化至此宜其爲顧張諸公所推  
服也安得復  
以王學謙之  
劉元卿字調父江西安福人少時入吉安爲青原遊  
與夫語曰昔之青原挾妓酒人歌新聲達旦自兩鄉

公子入遂絕響聞之惕然而懼兩公子卽愈忿汝海  
官洗汝光也時自東魯歸嚶嚶然以家學倡諸里人  
調父入山汝海試與語喜動於心歸而陳諸宋儒語  
錄堆案盈几玩而三思汝海退與汝光心畏者久之  
時周太守鶴皋羣諸士試得其論大奇之以爲真儒  
再出入闕遂魁江右仍偕師友輩以學相砥切隆慶  
辛未業入穀主司以其策多憤激語姑置之江陵聞  
而大怒下禮部以飭多士甲戌下第遂抹其引杜門  
不出從遊者日衆調父於諸先輩語淺生厭淡生疑  
乃出而謁蘭溪徐太常聞其言機稍動再謁黃安耿  
司農得生生謂易一語始欣然信心而於所創復禮  
識仁中道一德諸院歲有常會西鄉習俗故稱健訟  
至是皆化於其德無一字更犯官府南昌守范冰嘗  
列其名與鄧元錫章潢並薦于朝調父卒不出卒年  
六十六學者稱澹齋先生所著有山居草還山續草  
大象觀諸儒學案賢奕編六鑑舉要國史舉凡畧語  
淵言思問編何莫編先正義方禮律教要明賢宗解  
婁江謚學大學新編等書

李天植字性甫南直廣德州人少聞良知之說恍如  
夙解復從鄒文莊諸公商證融徹中隆慶辛未進士

授平陽府推官徵拜吏科給事中疏數十上皆天下  
大計時江陵相當國奪情議起排衆昌言曰異日謂  
羅一峯何如人旣吳公中行趙公用賢艾公穉沈公  
思孝及鄒公元標先後具疏有旨杖斥遂上疏論救  
備極詳懇江陵恚甚計中之無何有旨選淨身男子  
若干人又力陳儒生進學數少中貴選用太盛兩事  
倒置語攻政府益急遂偕年例出分守江西饒南值  
江陵議毀天下書院阿意者欲併廢白鹿洞膳田力  
持不可且捐餼增益之羣諸生講習其中所興起其  
衆閱二歲還湖廣副使鎮長寶二郡延張太史元汴  
講學岳麓借陰雨書院湖南人咸知向學癸未楚大  
饑日夜籌畫捐俸薪及贖錢賑之全活無算尋參政  
四川調曹濮兵備屢忤當道亟引歸累薦堅不起卒  
年七十二於易禮二經皆有疏義

鄒元標字爾瞻江西吉水人少好學幽居局戶集程  
王六子語以自勵萬曆丁丑登進士方觀刑部政疏  
劾江陵相奪情拜杖戍貴州都勻衛直聲震天下江  
陵敗擢吏科給事中約同志集於演象所月有講會  
執政亦過而問焉復以內廷火進言忤南潯南京刑  
部照磨歷遷兵吏二部主事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

中嘗循職掌請褒解籍羅洪先諸儒及論朝儀久賔  
儲位尚虛言極剴切引疾家居遭艱不起建仁文書  
院聚徒講學其中光宗卽位起大理寺卿天啟初遷  
刑部右侍郎歷都察院左都御史特疏請卹先朝廢  
官一百二十人詔從之命南北三品京堂准添注以  
疏淹滯餘着酌量敘用請追錄江陵相十年輔弼之  
功補身後卹典天下尤服其公又請重修光廟實錄  
以進藥一案議論紛紜宜早定信史也上允而未行  
其後卒有要典之禍人以是服其先慮適長安馮公  
從吾爲副院並以講學名重一時諸侍御因共建首  
善書院於西城牆下兩先生每出署後不拜客不起  
筵輒入書院講學都人士聽講者無不虛往實歸衆  
心興起而忌者亦從此始於是邪黨競相訾議爾瞻  
上疏辨得旨慰勉尋告歸亡何卒後瑞禍始烈削  
奪官誥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忠介學者稱南阜先  
生爾瞻雖從事首善泰記東林而初借郭子章從胡  
廬山遊其學主於自得歸之實詣嘗作許敬庵祠堂  
記曰自朱陸分馳步趨朱氏者嚴關鍵飾藩籬人無  
得而間之而或病其隨事格物未免棄內徇外之弊  
河津餘干確守其說至新會陳氏悟自然之宗餘姚

王氏發良知之旨大抵宗象山而王氏雄鋒朗暢足  
以發抒其蘊於是學者盡宗新學其弊也乃至閭閻  
躬行吾訓學無可見見之於行敬庵恪守先程方正  
篤實其不必與餘姚合者乃其有功餘姚也作陽明  
祠堂記曰予讀先生格物之說謂格其不正以歸於  
正戒懼慎獨之語謂本一體工夫非有二事恍然會  
心先生倡道當時如清風披拂學者各得其性之所  
近於世亦有所補獨怪夫萬物一體圓融無礙之說  
倡而學浸以僞也夫先儒之一體也合天下以成其  
身後儒之一體也借天下以濟其私先儒之圓神也  
本之方以智後儒之圓神也流於說與隨藉口交道  
接禮之說無論宋薛齊七十五十百銓皆可受矣藉  
口委曲行道之說徹環列國爲是不稅冕而行非矣  
藉口復較猶可之說和光同塵爲是先薄正祭器非  
矣藉口中庸之說鄉愿賊德味道摸稜皆所不計矣  
藉口汎愛衆之說孔子不必戰亡于陽貨孟子不必  
示默于王驩矣流弊至此夫豈先生之教使之然哉  
蓋欲兩救其弊故不偏持一說若此又嘗答友人曰  
學問中一段機權詭譎之術先賢決無此家法又曰  
學人不可先橫一是非同異之心在胸中惟當自參

自悟久之自不言而喻又曰世多虛談害道者皆錄  
實學者鮮不足以轉移之若實學者多則虛者自消  
皆自得語也而自少矜厲名節既而投荒萬里遐野  
三十年涵養銷鋒幾于冲粹其實論尤不可及矣所  
著有存真集願學集及奏議若干卷行於世愚按萬  
之創學也大以嚴于程品而寬於辨別方東林初  
建領商為倡余未聞王乃其大指然依庸堂記及  
運陽誌文皆出南阜手筆豈計其道之不同哉不  
雅是也首善書院之夜鄰焉共事一堂亦各講所  
學其為說不相侔亦不相倚豈當日以同調參  
不家於同中主異耶抑和而不同正欲於此求  
戶標榜之誤其後學或之亦有徘徊歧路之志傳  
日老差干謬是以君子有弗辨辨之不明弗措也  
夫南阜產自螺川早業新學亦天挺豪傑破除李  
維閭源流錄 卷十七 宋 葉教堂

常吾郡高忠憲公書述其在刑部堂上望見某因  
便高聲念佛界不知有儒釋之防而武榜陳漢學  
氏覆其全集謂其學純尚禪而無援四子周易以  
傳會之講論倏倏無此無實見無定指多是過刻  
病謂南阜以無修無證為說謂之正人  
則可謂之醇儒未也學者其慎擇諸

方大鎮字君靜南直桐城人萬曆己丑進士居官公  
廉惠愛所至有聲尤尚風節崇理學初授大名府推  
官加意平反一案至活百三十人壬寅拜江西道御  
史以病乞歸丁未起浙江巡鹽釐弊免白糧稅商  
民交頌戊申請告壬子按河南福府莊田四萬屢奉  
嚴旨比例執奏竟減其半且疏請儲講差未竣而發  
病天啟壬戌起按京畿計臺資已閱二十餘年遷大

理寺丞晉左少卿虛心評駁凡出死囚十三人奉命  
使蜀陞辭疏請經筵四事併請召用諸理學正人時  
憲臣鄒南阜馮少墟兩公建首善書院於都門聚同  
志講學君靜與焉及還自蜀羣小方排斥理學毀書  
院兩公皆去位君靜筮得同人於野遂乞休白號野  
同翁隱於白鹿山與門人講學不輟有詔起為南京  
光祿卿不赴難進易退始終一致天下高之嘗言性  
善徵諸仁義仁義根於無所為而為之心此為至善  
此為良知此為窮理居敬作論六篇力排異學他所  
著有聞斯錄桐川講義易意詩意禮說等書鄒馮兩  
公嘗歎曰方魯岳天下士吾道中一人也其學亦出  
入鄒馮間在臺時嘗上疏為陳簡討獻章胡布永居  
仁請諡又請褒崇先臣鄒守益顧憲成等則其所學  
之廣博持論之和同見一斑矣性至孝太恭人沒君  
靜年垂七十禮惟衰麻在身獨哀毀廬墓朝夕孺子  
泣竟以過傷及禪而卒學者私謚曰文孝先生  
孫慎行字聞斯南直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廷試一  
甲第三人授編修妖書事起時宰有所忌憾欲窮其  
獄聞斯抗疏言宜存國體時論避之前後以艱歸冊  
封歸請告歸歸輒健戶著書不通一客累遷禮部侍

郎視篆有福王之國事時神廟靜攝久典禮廢弛乃疏關治亂者數事因及之國期率十日一請而堅持莊田如潞府例奉旨切責訖不顧又連請東宮出閣已而上命所司擇吉忽內降更期後年時福清當國皇恐持未下聞斯擬伏闕爭而亟以九卿公疏候命闕下者二旬每與諸大臣旅會詞氣慷慨輒曰今日是某死所還向福清曰今日是相公死所九卿相顧感激爭出危言佐之聲朗朗徹大內於是福王自請減莊田以行而大典告成如期然忌者不免以居功相目矣他若慈聖太后廟號王貴妃藏主諸王選婚諸禮皆守正力爭楚獄久冤議為平反釋其幽滯者數十人代藩廢長立少念其事正與東朝相類亟正之以杜小人窺伺者而庚戌科場之弊卒按法持之以其暇請祀羅豫章李延平於文廟千秋曠典一朝得補在部逾年請告去竟被京察得旨照舊調理員啟問再召為禮部尚書遂首論紅丸事先是光宗大漸有鴻臚丞李可灼進紅丸服之明日駕崩廷臣交章劾可灼首輔方從哲票令引疾去從哲亦引疾間斯上綱常大義一疏引春秋書許止弑君之事謂從哲與聞乎故得旨下九卿科道議議上詔奪從哲一

官而戍可灼二三逢內者意不懌尋以爭秦藩封爵非例忤旨告歸會楊忠烈連劾逆賢二十四大罪瘞恨甚諸修門戶鄰者附牆為虐大起詔獄忠烈既撈死而聞斯以論紅丸坐戍得寧夏極邊合之少司寇王公之家爭挺擊忠烈爭移官為三大案役修三朝要典布告天下坐諸臣以罔上不道之罪禍且不測聞斯坦然就道而上晏駕璫伏誅得解戍復故官未幾以原官協理詹事府事召高臥不起崇禎八年有旨擇在籍堪任閣員者廷議交推奉旨特召聞斯時已病疏辭不允伏曳應命甫至都而卒天下惜之年七十一贈太子太保謚文介學者稱淇澳先生初喜誦佛氏書既而曰儒衣破綻不可以袈裟補也遂一意宗儒年四十六始受易有初易二易三易四易題曰周易明雜義又以中庸慎獨與易相表裏作慎獨義百餘章嘗言知止可盡大學慎獨可盡中庸忠恕可盡論語性善可盡孟子即變化氣質之說猶以為出入荀孟間作困思抄百餘篇日以五事自課一靜坐二玩易三文藝四書史五不廢臨池晚乃一切屏去肅求之反躬一路歸于知止因以止躬顏其齋時體驗而有得焉表章諸儒以朱晦庵陸象山王陽

明三先生爲依編選合若干卷蓋聞斯爲荆川外孫  
沾濡有素故雖身遊東林而學兼陸王若此又因諸  
史舊文作事編以才節兼全者爲上其次節勝才或  
才勝節又其次則節不足而才堪裨用者亦荆川之  
餘緒也顧庸庵云程朱易至矣近世若孫文介明維  
義兒鴻寶見易黃石齋易象正皆吾所不解  
施弘猷字九升南直宣城人少卽砥礪名行年二十  
六師祁門陳文臺履祥得聞良知之緒締六邑會四  
郡會十四郡大會開一賢人雖甚風雪必吐哺而馳  
之年三十七始列諸生郡守西華金公礪延入高齋  
五子社御史楊公表其居曰理學醇儒已酉冬得疾  
逝謝開源流錄卷十七  
瀕危文臺爲齋戒三日作祈命詞謂繼往開來不可  
無施子禱於神願以餘年贖禱畢果愈未幾文臺應  
歲薦卒於京計至爲位朝夕哭服齊衰迎觀邪上要  
同門會塋雲山創崇祠以祀終心喪三年假館白下  
講道場廬間有性習之辨性無善惡之辨無極太極  
本末之辨又因門人吳允清允齡著問答一卷首性  
善篇次無惡篇則既直宗孟氏而徹無善無惡之障  
矣嘗辭嗣產開義塾置義田爲亡叔舉四喪嫁三女  
其費悉取諸典貸終不肯鬻義田施族賴之卒年四  
十六鄉忠介志其墓所著申明子集語錄行于世

子營譽並有學行營字曾省早卒亦著有語錄及集  
林集藏于家  
蕭自麓或云名梓廣東潮陽人以主敬爲學出羅念庵之  
門而最服魏莊渠之教萬曆甲午冬高忠憲謫尉揭  
陽至潮特訪之自麓出念庵諸書與觀之款以立簋  
畫社繁儀忠憲將別請教自麓徐言曰公當潛養數  
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得成就  
耳既而與書極論敬一之義末謂學貴含蓄淡固最  
忌洩漏某嘗自思維只用功不密洩露太早敬爲執  
事誦之無若某之徒老而自悔也其門人陸梓明字  
古樵新會人居恒清苦澹然終日靜坐或閉戶至經  
月不出偶訪學吳越間與嘉善吳子往爲友是年八  
月先偕子往遇忠憲於武林因謂曰只要立大本一  
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  
我制事毋使事制我忠憲首之遂介其書以交於自  
麓焉  
筮繼良字我箴南直丹徒人生之日父夢楊忠愍至  
其家因名以繼盛及萬曆乙卯舉鄉試父曰吾願汝  
爲良臣也爲更今名少與華鉅劉觀文徐大用王孫  
雲輩結鳴合社以文章節義相勗勉而潛心良知之



學初署寧國教諭作廟祀考禮樂考二書示諸生又  
 上貴宮六議于學臺遷鉛山令講易鵝湖書院晉守  
 絳州中揭祖訓弭靈丘宗藩之閭絳民以寧方半載  
 左遷上林良牧署時魏奄勢正熾附之者促置祠上  
 林我箴執不可尋轉順天判遷工部郎董北河柳底  
 績總河都御史請加銜久任魏崔惡之不報魏忠節  
 大中觀過張秋我箴爲文弔于河干哭甚哀聞闕大  
 怒矯命以東林邪黨削籍崇禎改元起戶部郎首上  
 賦役便民議奉命監海運新太倉核省倉儲溢額二  
 萬出守汀州值閩寇鍾成旺鍾凌秀嘯聚汀之石窟  
 嚴我箴入境卽倡義勇擊賊一捷於冠朝再捷于綺  
 岡賊遂遁未幾晉副使分守河東執政者以異已排  
 擠遂歸歸而鎮江守印司奇卽潤城南郭築天心書  
 院朔望設座請臨教巡撫張公國維巡清虛公世淮  
 皆會郡邑博士弟子從者數百人一時絃誦彬彬梓  
 有天心說尤精于易著鵝湖讀易十二卷身忤逆奄  
 遭黨錮於剝復遯臨之義三致意焉卒年八十一祀  
 汀州名宦

夫一爲嚴先生德遠一爲董先生箴王夫爲人  
 以孝亭來子自存與足同德夫之先山錫山徙居又世傳東  
 山道脈本同而德夫之先山錫山徙居又世傳東

林之學者也宜爲菰川子所取若德遠之從龍絲  
 近籍遊也學以主靜爲本類儒爲宗我其固嘗繁  
 藉東林然大意亦主良知爲是與前二公不無少  
 異至求之立身行已則其宗族至今所嚴爲孝子  
 而宜以不獨缺闕則籍著節一時蓋其生平誠敬  
 篤實行言相顧卓有足法者操諸一華二公倘所  
 謂殊塗而同歸者耶錄中列王夫德夫於前翁德  
 遠我箴于後立法嚴而用意厚觀者可以興起矣  
 呂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父孔學事節母孔氏以  
 孝聞詔書兩旌其門母孟氏夢月入懷生介孺萬曆  
 癸丑進士授兗州府推官清執有名歲饑設賑金活  
 萬衆免故無保甲法介孺始行之卒以此弭蓮妖之  
 亂乙卯分考陝西戊午分考山東徵入爲吏部主事  
 歷稽勳驗封考功文選四司光廟上賓請見嗣君于  
 慈慶宮門中貴導駕幸小南城抗言梓宮在殯大寶  
 未登不宜動屬車輕萬乘正色當階仗出中止再疏  
 調護起居禁近侍干政請選侍移宮按問諸醫待疾  
 無狀語直而公人多側目天啟間歷遷驗封郎中告  
 歸山居學道不干世事適天中建逆祠發募簿勅令  
 鄉紳助工介孺曰如此士風掃地矣卒不與璫聞而  
 啣之先喉御史疏詆後矯旨考察吏部將中以危法  
 會熹廟崩中寢崇禎改元薦起尙寶卿收太常少卿  
 尋陟爲正提督四譯館上敬陳堯舜之道及保泰防  
 微八事二疏上嘉納之庚午遷南少司徒兼僉院總

夫一爲嚴先生德遠一爲董先生箴王夫爲人  
 以孝亭來子自存與足同德夫之先山錫山徙居又世傳東  
 山道脈本同而德夫之先山錫山徙居又世傳東

督糧儲先是上以南糧通欠日多特賜總督侍郎勅  
一道有侵欺錢糧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介孺念勅  
簡甚重乃大破有司急北綏南之習釐窻戶積逋虛  
報之弊先疏湖廣原留黔餉一十三萬石歸之南部  
復條具十事二十四弊以開與其屬講求區畫定期  
會之令以趣辦除導行之費以勸徵有司累息奸吏  
歛手又請開鹽鑄錢而申薄小錢之禁更法凡兩月  
三鑄令鑄速而私錢少舊例糧米交倉三節三曬而  
交場則不曬以給軍士謂之水兌故倉耗加一場耗  
加二五介孺示各解戶有當交倉願改場者聽仍薄  
其耗以勸之且以囤基不足命于空倉隨便收納即  
准水兌每年得耗數萬石以佐軍儲之以建文忠  
臣卓敬曾爲戶部侍郎疏請立崇祠聞上遣內官監  
視四出又上疏切陳自古中貴典兵之禍不報未幾  
拜南京兵部尚書乙亥賊自汝寧來走鳳陽犯皇陵  
折而西陷巢廬江一支北出潁州都督趙世臣守關  
山之兵潰走烏衣南都大震遂上疏自劾致仕歸與  
同邑邢紹德輩開院講習介孺之學原本躬行多所  
自得而以遜世無悶爲密功以成仁取義爲顯効方  
在南中作豐邑書院雖日籌兵核餉與諸生談學不

律淵源流錄

卷十七

章

義教堂

轅家居則著孝經本義或問大全三十餘卷表請進  
經筵端蒙教頒諸學宮爲永法有芝生于庭十有八  
莖如顏本篇目之數門人共建芝泉書院以表之最  
後乃著存古十二篇士戒七則其說歸于敦本訓俗  
因世示教其他奏議纂述及考正六書之文不下百  
餘卷居七年辛巳以慮寇自新安入雒從福藩屢勸  
王出帑助軍不能用及城陷被縛道遇王奮首呼曰  
王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遂大罵賊以死事聞  
贈太傅諡忠節學者稱豫石先生  
蔡懋德字公虞南直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授杭州  
府推官以廉平稱秩滿內徵同邑相國某以銓郎相  
餌公虞謝之止授儀曹郎崇禎初擢江西提學副使  
獎恬抑競崇雅黜浮士風爲之一變已數歷浙楚齊  
豫寧前所至以勞績聞嘗上疏勸學言極剴切止知  
其才召封稱旨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流寇警報  
疊至卽悉力防禦壬午冬方扼守河上忽北方震動  
遂整旅勤王旋奉命扼防龍回至癸未夏始撤防回  
省其秋闕賊臨河立拜疏南馳駐防蒲澤會督師孫  
傳庭以數十萬衆敗于漳關三秦瓦解長河二千五  
百里之防山西獨當之南北策應挫賊者再大將高

律淵源流錄

卷十七

章

義教堂

僕復縱兵擾晉百姓苦之乃諭以大義約束甚備至冬保德州告急馳歸省城守河道將聞警奔潰平陽遂陷公虞欲自將往援爲宗紳士民所尼留守太原俄奉旨革任聽勘或勸乘此解任或移鎮候代皆不聽立誓衆死守甲申二月初賊大至馬步號五十萬公虞登陴禦賊殺傷甚衆裨將朱孔訓牛勇戰死已而城東南角樓砲裂焚燬風霾陡作對面莫辨公虞知事不可爲草遺疏藏衣幅間翌旦聞城猝破乃出遺疏投質書知縣賈士璋引佩刀欲自刎爲衆所奪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自去遂至書院三立祠南向自縊中軍應時盛在旁候氣絕亦自殺未逾月而京師陷矣公虞固爲良知之學而在江右粹胡敬公居業錄以迪諸生在浙西與幾亭陳氏爲學問友問答累編不悖於正卒能成仁取義豈不偉哉南都賜諡忠襄錫特祠以應時盛附學者稱雲怡先生劉宗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丁內艱甲辰授行人歸養辛亥補原官旋告病至天啟辛酉起禮部儀制司主事時逆賢初任用外庭未有言者起東首發其奸狀未幾果竊柄亂政如所言遷光祿寺丞累遷太僕少卿以病歸甲子起右通政未赴而

冢宰趙南星等斥朝局變迺疏辭陳人臣進退之義有旨削籍居家潛心理學立身清介持正人不敢干以私面折人過郡邑皆憚之士林望如山斗崇禎初復官起順天府尹策一蹇就道其子隨之徒步而已甫蒞任卽以直諫被黜丙子起工部侍郎屢進昌言會太僕寺馬價告匱內閣溫體仁等請捐助起東極言其非忤旨引疾歸行次天津補疏論體仁罪狀以爲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陛下亦有所不覺矣又言今天下卽乏才亦何至爲一二寺人下而每當緩急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又有遣蓋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監司于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疆事必無幸矣上怒斥爲民壬午起改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三篇晉左都御史上言建道揆貞法守崇治體清伏奸慝官邪飭吏治六事請復首善書院及社學罷嚴衛上意頗霽之以中救諫官熊開元姜燠忤旨罷歸甲申之變聞信卽赴杭省跣足衣麻被髮勸浙撫勤王不允請卽舉哀或欲俟哀詔至起

東曰豈有子聞父喪不踰門之理詔至再奉行未爲不可也弘光立起原官未至都特疏先告不署銜自稱草莽孤臣謂封疆諸臣宜誅謀國諸臣之不忠宜誅典禮諸臣宜誅又表勸親征併劾四鎮淮撫戰守失宜之罪時宰惡之復見逐乙酉六月山居聞變不食卒學者稱念臺先生其學以慎獨爲功以知天爲歸而本之敬誠極推頌姚江顧力能銘鑄之嘗曰象山不差慈湖差陽明不差龍谿差此其折衷大槩也啟載山書院從游累千人梓所述人譜以授學者游于東林與高忠憲爲執友先後以其身殉道方絕食待期訓門人曰吾比靜坐小庵中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又曰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所無事則人而天矣殆亦忠憲所云心如太虛者與所著有劉子全書百餘卷及諸著述二十種門人昆陵惲日初先輯劉子節要十四卷附年譜行於世

愚按念臺道統傳自薛文清而下皆有貶詞五院改越千餘年而有宋大儒起而承之使孔孟之道復明又三百餘年而有陽明子又謂周子再生之仲尼明道不讓顏子橫渠紫陽皆思之亞陽明子見力直追孟子故以周子太極圖系于西銘東銘程伯子定性書朱子已發未發說合以陽明後本集源論及與程朱相發明之言蓋宗下之極也雖不至軒王軀朱見解亦偏矣然觀其未後一着斯何愧何行君子也哉

黃道周字幼玄福建漳浦人不詳其師友淵源其論學大指不離閩宗而嘗言欲爲姚江刮垢磨光則又自鑿一戶牖者也自少耐攻苦尚氣節爲文典奧原本經術登天啟壬戌進士改庶常除編修崇禎庚午典試浙江轉右中允屢有建白爲上所知壬申告歸乙亥補原官丁丑分考會試隨具奏乞休不允時五日內繫兩尚書幼玄疏請慎喜怒以回天意再上求言省刑疏謂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言極切直尋遷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具疏自劾三罪四耻七不如再擢詹事府詹事與修玉牒克日講官戊寅楊嗣昌奪情視事抗疏劾之及召對與嗣昌爭辨上前犯顏諫諍不少退沮旁觀者莫不戰慄直聲震天下黜爲江西布政司都事未幾巡撫解學龍以地方人才薦上益疑爲黨併逮入京予杖百下詔獄將殺之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徐仲吉相繼申救並杖戕既而嗣昌敗周延儒再召與將德璟乘間勸解始得旨赦出載命復官堅辭不赴後以抗節死于金陵之篋橋有中書賴雍蔡繼謨從死未死前閉一室中絕粒不食有求其筆者輒書孝經一兩章予之人甚珍之時當事勸降良切故特寬其桎梏

而幼玄卒不奪也論者謂其三黜不辭剖心一生強  
半盧墓國亡與亡實爲一代完節之臣所著洪範明  
義月令明義緇衣集傳儒行集傳四種表進御覽其  
三易洞璣易象正孝經百種大滌函書榕壇問業奏  
疏文集刻行于世又詩暑正春秋表正解齊聚若干  
種藏于家學者稱石齋先生

愚按右三卷通錄王學皆近正與得正者也此外  
法雷殿紀者則有二種一曰衡聖一曰濤澤衡聖  
者著道統正宗而始伏義終姚江著聖學宗傳而  
始伏義終姚江中則雜以荀況楊雄敢立異說非  
聖無王罪不容誅又謂禪者謂陽明原闢佛氏學  
之者過焉而禪不罪教者而罪學者又彼法中所  
謂改頭換面詞佛而祖者也此其據彌巧而堅矣  
其徐口頭長知則無足問欲正衡聖之罪前有所  
謂源流錄卷十七

卷十七

雜聞源流錄卷十八 補編一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昌衡校

是錄以康熙壬戌刻於京江館次淡自病其掛漏  
見例言中書出問世有謂不當續一人者以是錄  
人雖未備而緒論已具欲搜盡羣儒勢固有所難  
能也然余見聞之所及何忍輕棄且其言其行有  
開吾道可無表章乎有謂錄中某某當刪者蓋  
欲尊一代文獻之傳則寧嚴無泛也然鄙意善善  
宜從長既槩若儒林之列其等自辨何爲是紛更  
者乎有謂錄中某某當亟增者曰善鈞從衆未可  
執獨見而抗衆論也然一出一人有吾例在與其  
失續貂寧失遺珠吾何敢用游移而毀防閑乎於  
是載檢熊氏學統孫氏益智錄何氏閩書等集取  
向所已見而姑闕與向所未見而遲至者選錄共  
得五十八人題曰補編分爲二卷其次序一遵時  
代而學脉附辨其中焉讀者試合全錄觀之固可  
以驗吾之編衷焉耳戊辰清和既望

朱善 孔克表 王沂 許繼  
程通 黃寬 林雍 胡九韶  
車泰 饒烈 趙復 張廷芳

金道寓 金道器 趙 珪 吳宗周

潘 府 劉 閔 王廷相 黃 華

徐 灝 張 璿 李 楷 何 唐

冀 鍊 嚴 紘 蔡元偉 陳 交

王宗聖 宋幼周 楊應詔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

大義能屬文當元末隱居集述以聖賢道學爲已任

事繼母李氏甚孝避兵扶母竄匿者十餘日相失復

全人謂孝感所致明祖既定天下開設學校乃以豐

城仍舊爲富州州守強憲中請爲訓導教有成効南

華蘭源流錄 卷十八 朱善 二 獎敘堂

昌守許方奏之遷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

一除翰林院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踰年以家屬註

誤謫教遼東略無愠色在途著遼海集未至賜還鄉

語子遂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著皇極

經世等書而考證之因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

營聞老翁哭聲甚哀問之乃翁子嚮此以償公帑翁

老無依故悲耳以券還之不責直十七年召授翰林

待詔上疏論婚姻律略曰臣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姻

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兩浙江西尤甚問之皆舅姑

兩姨子若女益以法不當婚故爲仇家所訟或已聘

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至婚嫁已久兒女成行有司

尚爾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感傷嗟

歎議律不精禍一至此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

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

名尊屬已不可以卑幼匹之若已爲舅姑兩姨之子

彼爲舅姑兩姨之女門地相耦長幼相若嫌靡尊卑

美儷鈞敵爲子選婦爲女選壻安莫先此昔成周之

時王朝所婚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

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之君齊宋魯衛陳

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

華蘭源流錄 卷十八 朱善 三 獎敘堂

唐之崔盧潘楊之庶朱陳之好無不世婚爲重其顯

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女娶姑女也呂

榮公夫人侍制張昱之女而侍制夫人即榮公之姊

此以小姨子娶大姨女也乞解此禁上從之十八年

命較禮開起遷文淵閣大學士五月上御文華殿備

萬進讀心箴讀畢復詳言任人圖治之道上優納焉

九月侍經筵進講周易至家人卦稱上吉忽得危疾

告歸卒年七十二卒之前夕有星如虹墜于所居著

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輯行于世正德中補益文

恪

孔克表浙江平陽人至聖五十五代孫博聞篤行尤精史學嘗登元至正戊子進士洪武六年徵至京授翰林修撰時太祖畱心經籍深病從來傳注詞繁旨深反掩經意之害乃詔克表偕御史中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溫等取羣經要言析爲門類以恒言注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人之蘊又恐儒臣未達注釋之式親製論語解二篇以賜俾取則焉克表注四書五經成書進覽上悅賜名曰羣書類要由是篤眷之凡有著述拜獻咸稱上旨愚按克表以元進士改處其可考見者惟奉詔注經一事耳然親爲至聖裔孫故特補錄之以附于春秋書會之義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八 孔克表注經 四 葉敬堂

王沂字子與江西泰和人幼讀孟子即明義利之辨長從師受易有得徧研六經及濂雒關閩諸書旁通百氏蓄富察精於凡天人治亂之故皆能言之明而履之確歲時葬祭悉循古禮燕處深嚴未嘗啓口談人過失而執範自然不繩削而合當洪武間辟舉皆不就

不以平險易其操不以貴賤貳其節學者稱爲竹亭先生

許繼字士修浙江臨海人兒時即有大志以古賢哲自勉善賦詩言暢而旨深一時名流咸歎賞而士修不以自多玩心天人窮蹟探微將博稽約守以爲致

用之地與方遜志友善切磋罔間然士修甫壯得病病三年而遜志每見之未嘗不覺其獨進也先遜志蚤卒卒時神志不亂洞然於晝夜死生之故云

程通字彥亨南直績溪人少有至性非禮不動初讀書即勵志聖賢之學洪武間以縣學生貢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子至不相識先是祖父平謫戍延安至是已老彥亨乃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願代其役詞極懇切上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彥亨尋舉應天府鄉試授遠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八 許繼 五 葉敬堂

王府紀善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進左長史從正之國靖難師起朝廷使人告急彥亨草上封事數千言進之文皇既入立知有封事指斥詔械詣京師死之家人戍邊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十卷而已

黃寬字浩中江西崇仁人幼孤弱冠始知學問中更苦節慕先正吳草廬之爲人自號曰希吳與人談每樂道吳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易尤深恬默自守不慕紛華晚年卜居近郊地極幽曠遂課子讀書於其中糧屢絕而意色充然及卒吳聘君與弼表其墓

林雍字萬容福建龍溪人景泰甲戌進士初授行人以母老乞歸養終喪起就職憲廟初上疏勸修德格天親賢講學復請進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於顏曾思孟之後列爲八配又請祀陳淳兩廡不報遷司正再遷儒部郎中未幾乞歸命下欣然就道長安縉紳仰其賢相與歌詠之歸與陳布衣日聚徒講學謀於林僉憲克賢姜太守諒建祠芝山麓以祀陳北溪先生又與鄉人月爲一會修藍田呂氏鄉約累徵不起年七十餘卒陳布衣真晟稱萬容之學始終本末有序有要督學周孟中稱其居官水漿未老乞歸清風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八

林雍

六

葵敘堂

高節海內傾仰漳人謂北溪之後得正學之傳者布衣萬容二人而已尊之爲蒙菴先生

胡九韶字鳳儀江西崇仁人性重厚刻苦學問動循規矩少從吳康齋學卽不習舉子業以道自期康齋器之雅相親禮諸生從遊者恒令先往見及康齋沒門人多轉師之鳳儀爲人卓然醇正家庭之間怡然孝悌其詩文務典雅不樂華藻年七十餘卒有文集藏於家

車泰字子謀江西金谿人與兄弼宗弟亨俱受業廬齋之門而子謀最久篤信力行師友咸稱之康齋應

聘辭歸遺詣闕表謝時楊守陳丘濬輩皆有贈述期其用世竟不仕而返子謀之學以小學爲階梯而要歸於禮尤邃於易春秋其大書絕類康齋詩文若干寶渾潛以敦復名齋有敦復遺稿存於家

饒烈字丕承江西臨川人神童鑒七世孫世業春秋後與姪嶽同遊康齋之門潛心經學理欲之辨甚嚴嘗揭聖賢法言於軒楹間以自警策康齋爲題其几硯之處曰麟經軒爲之記晚遷居父墓側時偕其門人子弟輩班荆坐論緩步行歌儵然自得也白號巢雲著有巢雲稿行於世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八

饒烈

七

葵敘堂

復遺錄三人今檢撫志補錄右三人其姓氏不見傳志者則不錄蓋卽是可疑其作人倡學之功矣

趙復字無疾福建晉江人隱邑之孤山博通經史不求仕進泉俗冠昏之禮率敝於侈靡喪葬之禮多壞於浮屠無疾惓惓以古禮爲之倡人多化之卒年九十五門人私謚曰莊節先生

張廷芳福建晉江人世居方山下父謙齋以文學召爲石井書院司糾廷芳世其業以講明理學爲已任冠昏喪祭一遵朱子家禮自號退密翁諸著易經十翼章圖編義十卷未上卒於家



金道寓字晴嵐南直潛山人少孤以學行著聲性落  
落不事生產構竹浪館率諸弟姪讀書其中晚年精  
心濂洛之學著有朱陸異同解竹浪館文集弟道心  
端謹謙厚不苟言笑亦醇雅士也

金道器字達生南直潛山人幼性穎敏好學博極羣  
書與人談上下數千年事竟日夜娓娓不倦散千金  
產積書三萬餘卷朝夕沉涵其中初慕陸子靜學以  
簡易悟入為宗後豁然曰無戒慎功終屬影響自是  
端讀朱子諸書因知德性不能離開學而耽空守寂  
墮入禪趣不特背程朱之門庭亦非象山之初旨也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八 八 義教堂

故晚年於正學深有得云

趙珪字德用福建晉江人宋宗室懿王德昭之後成  
化乙酉鄉薦第一明年第進士授官刑曹同考會試  
擢廣東提學僉事卒於官德用幼孤力學妙契疾書  
身體力行造詣淵邃為人重名教尚氣節其擢廣東  
時便道過家值羅一峰謫官泉中造廬談學豆肉並  
羹終日乃去至廣東訪陳白沙之居質以學問往來  
詰難不苟為同白沙論學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  
所急德用貽書浙人正以胡餘干不教人習四禮為  
疑何得輒開斯路白沙更號海雲亦移書亟止之以

其流於禪號也其同考會試得謝文正公遷卷寘選  
首以郎故為翰林諸公所壓乃批謝卷曰狀元宰相  
必斯人也後果然

吳宗周字子旦

良弼一字

南直宣城人宋左丞相潛七世

孫明員外郎恒之季子生四歲忽夜呼火燒者再衆  
驚起而旁舍火藉以撲滅遂能識字性篤孝母疾為  
嘗穢割股母卒廬墓有馴虎白鵲伏牛反火之異有  
司具其事以聞詔賜旌表子旦少志於學以明道關  
異端為已任宅東北故有丞相祠左右為梵宮甚壯  
麗久而祠圯祀廢迺請于當事答僧復丞相祠而自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八

吳宗周

九

義教堂

授生徒祠中日諭僧以人倫庸德之要與儒釋同異  
之辨僧智泰等皆感悟去蓄髮為民子旦復上書巡  
撫何公毀其剎取諸材入官為廩廩而他寺觀僧智  
慧道士福寧等聞而改悔者十餘人還其牒郡縣曰  
吳孝子有父母我獨非人子耶其感動人若此弘治  
壬子舉鄉試丙辰成進士方觀政吏部會張皇后弟  
壽寧侯張鶴齡者兄弟怙寵時出入掖庭從上飲上  
如廁脫冠鶴齡戲戴冠舉御帷宮監何鼎素仇直叱  
而撻之疏劾侯大不敬皇后怒繫鼎掖庭獄給事中  
龐泮御史黃山論救鼎詔罪其妄言子旦上疏諫畧

曰鼎因言下獄言官論救非有私也陛下不鼎宥而併譴言官夫求言而反罪之無乃欲入而閉之門乎非所以光聖德也疏入不報除行人使岷府岷王餽金百鎰弗受武崗苗叛爲建策平之已遷南戶部耶毀潘祠治倉庾勞最著又建策平江賊施天太等奉詔陳言六事熙聖學教太子尊老臣典禮樂化異端擢守長皆切中名實出爲臨江知府臨江故有佛老宮參文廟而居坊曰三教下車日立命毀之易名崇儒改葺二氏宮爲學舍以居生徒令僧皆蓄髮勒尼配之籍爲農華林賊寇臨江臨江城故圯賊猝至民大擾子旦遽率吏民出禦設伏與巷戰擒其渠帥熊俊仔斬首二十七級賊潰去是時夫人金氏誤聞兵敗挾印投井中井得之卒悸而死子旦亦弗恤也未幾福廣賊寇屬二邑移師討平之又討平甘劉二源及新淦玉笥山賊招撫樂安諸劇賊於是集鄉勇教戰陣嚴保甲遂城臨江工竣更集生徒講學延闔儒陳璉等講五禮圖式郡大治以介直忤部使者部使者尼其破賊功遂乞休歸家居年七十持禮嚴雖燕處無惰容尤謹事其季兄嘗與入公門迫未下返而詣兄兄走入內舍臥卽長跽稱罪候教解乃已嘗

念道不行于朝廷必式於鄉黨宗族爰建廟祠修基域輯諸乘著家約示其子姓以所貯俸置義田義倉義學由是終其世宛上之人無諍于室無閤於牆里門無婦人跡士無武諱張神鬼而醺醺者喪無或召緇髡而修佛事者民無敢失業而酣且博奕者媒媼此丘尼無敢闖入於閭者蓋化於其德匪但服於其教也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石岡先生所著有廣崇正辨周元公全書原泉集石岡詩文集等編行於世沈民曰明諸儒昭世史者淹池河津兩公始也而余不謂然也止學先生先之矣其錄宜棄者貢東平及我曾大父古林公始也而余不謂然也石岡先生先之矣夫三教之習稱而罔察也果世以爲富然而仲尼之徒之所痛疾而深耻也石岡先生之守臨也治蹟卓然余尤以易三教坊爲崇儒關政體甚大臨志宜載勿載而吾宜近志粗列羅肝江在事則志學書院延東平及先古林數公講學其德寺何耶可以勿載而載者也

潘府字孔修浙江上虞人弘治辛丑進士仕至提學副使乞終養不出後以薦晉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少卿致仕府性至孝嘗疏請天子行三年之喪及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居家有篤行好著述鄉評重之問論溫公不當庶祀其畧曰溫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其學無所不通一時師儒賴之領袖其居政府尤有旋乾轉坤之功惜乎所見畧偏不無可議如

非孟子而好楊雄則扶持聖教之功有歉矣黜蜀漢而帝曹魏則羽翼聖經之功有愧矣俾之從祀孔子吾恐其進無顏以見孟子退則諸葛亮文天祥之徒皆以無功著述不得同享焉其心亦將有不安者矣持正論若此嘉靖初卒巡按御史潘倣爲請乞祭葬禮部復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上以府孝行可嘉令有司量與營葬蓋特典也著有孝經正誤等編行于世

劉閔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家甚貧孝事其母母或怒則衣冠跪牀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

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

嘉靖初

生

義教堂

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沒廬墓側衰經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朱子家禮閨門嚴肅妻夫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畱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不報御史宗爨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人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周其乏著有家禮考注昭穆圖宗子說孝經刊誤五倫啓蒙行于世

王廷相字子衡河南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

言十二歲爲邑庠生文有英氣詩賦雅暢登弘治壬

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爲

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疏歸

既歿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陞高淳知縣

選御史巡鹽山東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憲度

益振鎮守太監廖鑑煽虐關中子衡隨事禁革鑑殊

嘗憾提學京畿中官王劉納賄屬事子衡焚其書適

鑒有誣奏王劉合力構之下詔獄謫翰林承轉寧國

知縣松江府同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

敦士節振菱習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歷湖廣按察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八

生

義教堂

使山東右布政使丁內艱服闋遷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汎倡亂日久子衡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勦平之宥降散衆邊境以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京兵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上允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扈蹕幸承天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廐馬亡何郭助坐罪下獄上詰其領營敕事坐以失奏革職爲民給事中劉繪疏救不允子衡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爲先遇事當爲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鷄鳴而起周公坐以待旦不予過也又嘗自言知道以來仰觀俯

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仲尼之道衛守之嚴不敢異端雜之雖曰行不掩言亦可謂篤志矣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三篇答天問一篇雅述慎言十五篇

黃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登弘治乙丑進士歷兵部武選郎中時武宗有南巡之命伯固疏諫畧曰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輕如此則誰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爲獨夫有欲爲匹夫而不從者臣切爲陛下懼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蹄爭先挈妻子避去卽今江淮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重以蹙之幾何不爲盜賊速之死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泰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古

雜源流錄

卷十八

高

葉教堂

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江彬行伍庸流兇狠倣誕陛下賜姓封伯托以心腹付以總督京營使其外挾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下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豫建親賢昆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也伏望豫選宗室親賢養於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上怒甚下鎮撫司嚴治三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時員外陸震見疏稱願同署召以進遂同被禍

雜源流錄

卷十八

主

葉教堂

在獄相與講易賦詩伯固諱而震竟死震卽彬山門人傳在第六卷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死不悔也及歸杜門著述貸米留客日中未覺處之晏如嘗謂人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彼易此何耶嘉靖改元起大理寺丞至京病作而卒行人張岳疏稱其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加以清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年効忠未量不幸數奇身凶中外相弔伏望博采公論量予卹典士氣民風必有所補詔贈

大理少卿與祭一壇後天啓中補謚忠裕

徐灝字子淳浙江錢塘人正德辛巳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練達刑名數剖疑獄顧耻以刀筆自居折節講學慨然慕明道晦菴之爲人素倜儻不羈高論殊出人意表至是一變頓爲沉默簡重意氣雍如也晉員外郎郎中就署內建澄心亭暇輒靜坐其間丁父憂服除起原官少宰唐公龍薦爲儀制司郎中嘗建議天下歲貢生得附試京府著爲令出守臨江夙興勤政五年不調考績行過家病卒年四十二性敦孝讓少時善飲酒父誠之絕口不飲及燕鹿鳴以未奉父命僅一舉禪而已父嘗患怔忡疾不帶衣者半歲及父沒而養母躬備甘脆家事必稟進止有弟三人廩祿資財悉委付而均通之

張璿號恒山北直晉州人由進士仕至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居講學接引後進師道嚴肅勸有準繩惟以性命彙倫爲教嘗曰今日閑居講學他日見諸行事期無相負縉紳士雅相敬重安陽崔子鍾嘗稱爲當代殊絕人物每諄諄於先行後文之訓故士出其門者多尚行檢寧晉蔡璣受學十八年得其傳後登第繼事范洛甘泉二公乃卽沒濱書院建三先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八

徐灝

七

蔡教

生祠以報祀手勒文記之而敘恒山爲首文具沒濱集中恒山亦著有家藏集等書惜未通行

李楷字邦正江西吉水人少卽勵志正學嘗與弟棟赴同邑羅念菴講會聞知行合一之說而深有契焉念菴故谷平李氏入室弟子實一脉相傳也家貧夜讀乏油卽燎薪以代因穿其几母曾孺人命藏之曰此可以示來世子孫嘉靖丁酉舉於鄉屢應會試不第謁選得浙之湯溪令未至丁母艱服闋補青田蒞任以節用愛人爲政值歲旱齋戒虔禱徒步烈日中請罪社壇詞極哀雨立應往青田之俗非善地不葬非富女不娶邦正勅令民早葬親及重溺女連坐之法舊風一變是時倭氛徧東南乃預爲義倉積穀居六年積及六千石以爲守禦資既而倭果至又念青田無城可守遂乘其未至身禦於沙埠之溪賊不得渡以去於是始城青田不數月城完倭又奄至邦正身乘城與賊對矢石者十日日殺賊數人賊氣大挫而遁倭難既平就邑中關書院延龍溪王氏來講學每旦視事畢卽造龍溪所危坐終日相研悅以爲常其爲學不事言說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故見於政事行誼皆卓卓可紀偶失分守使者歡誣詞中之比人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八

李楷

七

蔡教

觀銓部善全其間改令昌樂客有言昌樂不可治者  
邦正曰吾姑治之攜二僕三蹇馳以往未及城半里  
見一吏呼之曰若入縣言新令至矣前令猶在治聞  
之憐然邦正入即據案視事悉屏謝吏手勒文移上  
司無弗稱善歲蝗命以粟易蝗民爭捕至盡治聲比  
於爲青田時適鄰邑有都要津者漁獵各邑邦正不  
爲屈也及壬戌再入觀輒疏自免還過昌樂取家屬  
士民耆老皆號泣遮道聚粒送至宿遷羅拜而別者  
五百餘人歸即以犁田爲事或笑之荅曰吾故歸田  
耳其善處約若此晚年優游里居深造自得悉取生  
平著述削其稿蓋融會於谷平念菴間而龍溪腔平  
後矣一日感微疾賦感懷詩一章已復留絕筆五章  
不復語踰宿而逝先是自號東陽及葬二親于五株  
之山瞻望流涕易爲株山用志永慕學者因稱爲株  
山先生著有青田紀言傳於世

何唐字宗堯南直桐城人少孤貧沉潛有大志以斯  
道爲己任嘗布袍蹣跼過大司寇錢如京第主人方  
晏客帷錦綺觴金玉聞何生至亟易以練繒瓦缶乃  
延入其爲人所嚴憚如此登正德辛巳進士初授南  
兵部主事有直指饒金戒使者致而去宗堯固辭不

得乃易錢以周九市之丐曰吾代直指爲惠耳後因  
事忤中貴告歸不入城每除夕騎驢抵邑元旦謁文  
廟不投刺有司有司致餽者皆謝之作日省錄夜則  
披閱自省因以省名齋學者稱省齋先生

冀鍊字

山東益都人嘉靖間進士少好學讀諸

大儒遺書博綜經史凡無闕正學者悉罷之其學以  
誠爲主以敬爲宗舉止語默皆有成法登第後官常  
治專以孝弟訓民省刑簡訟民化從之累官都御史  
巡撫河南擒巨寇督河工受上賞移巡撫保定加兵  
部侍郎告歸生平以禮義自持不爲矯矯之節居家  
不問有無及歿幾不成殮子孫售產襄事旣而藉公  
道得聞於朝乃詔賜祭葬諡端恪有臨胸孝廉馮子  
咸稱館甥能傳其學

嚴絃字仲周南直江浦人受學定山莊先生門得其

傳父良仕唐府紀善早逝仲周歲時悲悼不忘事母

備極孝養登弘治壬戌進士授歸安縣令仁明廉介

以最擢陝西道御史疏劾逆瑾幾被中傷出守南昌

極辦宸濠僭越非制劾莊簡公力爲推引得兵備九

江及濠反遂整兵從王師戮力討逆敘功上等歷陞

江西左布政使歸休三十年杜門養高見邑民困於

欽騎馬埤江稅衛人困於月銀悉白當事者祛其弊  
軍民莫不感德其他一無干謁有定山之遺風焉壽  
九十有四考終集石巖三體詩行於世後祀鄉賢祠  
入江浦志理學傳

蔡元偉字伯瞻福建晉江人總角受學者孝弟稱既  
補諸生授經宦室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  
人之法歎曰學當如是即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  
志領嘉靖辛卯鄉薦不干有司舌耕為養居十年論  
羅田學擢德安令一以節愛為政本每退食取小學  
近思錄本朝薛胡二子粹言揭觀成誦即升堂亦袖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八

藝教堂

手

藝教堂

以出曰非曰忘之誠慮心官少放行事過差以此當  
歲師良友耳遷判杭州署令錢塘再遷撫州同知奉  
憲委督樂安通糧不用鞭笞而民化其德相繼輸納  
樂安復有劫庫之變再被委任拊恤流寇焚掠鄰邑  
縣故無城勢甚危急乃練士整兵設險扼隘以待之  
賊聞不敢近縣獄久壞風寒莫蔽囚遇雨荷蓋立被  
繫者復不以時問遣至滿不能容於是謀作新獄縱  
囚歸命獄成乃至獄成囚並如期至既而署崇仁復  
有卻寇功丁外艱歸喪葬畢以泉中倭棘慕建寧有  
考亭遺風遂移家居之其為學尚程朱而重躬行致

力於飲食衣服男女居室之閑密察于動靜語默靜

受取子之際或提繕少缺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

跪自罰作考德錄以自省克而敘其端曰氣拘物蔽

鞭策不前悠悠作輟出入是懼於是是有是書之作又

曰居常服膺晦翁之言以為世間事須臾變滅皆不

足實胸懷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賴天之靈幸有

所知好學性生至老彌篤歷官雖久此心淡然中屢

遭家難備嘗變故每自嘆所遭之窮而此志終顛撲

不破晚年閒靜之中咀嚼益旨行以不息之誠加以

未死之年不有得于今必有得于古不有合于人必

有合于天則所謂不知不愠之地或可幾萬一焉自

雜聞源流錄

卷十八

藝教堂

主

藝教堂

號松莊子著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二書行于世  
陳交字汝同南直常熟人幼就傅即儼然自持舉止  
不苟同舍生有竊玩淫書者奪而焚之曰慎無壞人  
心術嘉靖初舉于鄉屢試不第授武康令一以誠心  
為治下不忍欺裁驛費剖疑獄散土寇之黨革溺女  
之俗全活甚眾改知興寧預薦當遷竟以念母引歸  
兩任自奉皆取諸家辭俸仰美世未有也內行純備  
嘗以財產讓伯兄更厚植其孤歸之金卒業南雍時  
鄰女奔之明日即徙其寓亦不以言於人鄉人有冤

獄爲白於當道釋之後以女爲謝正色拒之平生絕無姬媵見人畜嬖倖心惡而斥不少貸年八十餘病革命其子啓篋視有書冊五皆平日手錄名儒粹語誠曰以付吾孫令熟識之所著有心說主一稿藏于家

王宗聖字汝學浙江義烏人由進士除興化府教授遷國子助教正己率人大司成古冲李公雅重之累官福建僉事倭寇猖獗調遣有功致仕歸築室繡湖之濱督學屠公禮聘講學於邑之明倫堂與邑令趙公大河發明經權忠恕之義聞者推服著有濱河稿權政記太極圖跋等書行于世

宋劾周字肇斯福建莆田人嘉靖辛酉舉人授海陽學諭自持方謹遵行憲綱擢知容縣復乞教職以便養不允旋丁內艱服闋補和平和平盜鄉至則以德化之皆感激無復出剽掠會制府徵索煩苛肇斯移文規諫遂被劾致仕家居絕迹公門教人以經書小學爲常課謂向往須擇中守正造詣須積漸致精工夫須循常務實所著有性懔子鵬鵬言日格子正俗編等書學者稱斯齋先生

楊應詔字邦彥福建建安人弱冠謁朱子祠仰而歎

曰他日不俎豆是非夫也及壯舉嘉靖辛卯上春官不第卒業南雍見奉常呂涇野先生遂師事之歸而倡道宗堂華陽山祠祀孔子及顏曾思孟周程張朱諸賢而附以涇野揭涇野所著著教于壁間日與叅對年友溫陵蔡元偉亦自泉往建相聚琢磨四方賢哲若魏莊渠校章介菴袁莫不聞而心契焉其學以寡慾正心爲立本以不愧于天爲歸的而於古今壯猷奇烈忠義慷慨之事一往激發寢寐矢之作衛道錄以闢禪作日史以自記又著有五經辨疑四書要義閩學源流錄困學錄等書

閩源流錄卷十八

家教學



雜聞源流錄卷十九 補編二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昌喬校

楊道會 許象先 王獻蓋 鄭守道

沈亨 倪復 張淇 吳中立

方學漸 鄒觀光 蘇濬 吳瑞登

陳朝棟 劉觀文 洪猷 王任重

薛敷政 王永圖 余玉節 卓椿

汪康謠子龍和附 熊祚延 劉理順 李邦華

郭正中 戴思孝 儲漣

楊道會字惟宗福建晉江人隆慶戊辰第進士今黃

雜聞源流錄卷十九 補編二 一 癸亥堂

嚴擢南戶部以省母歸毋服闋起補工曹差權南關

臨行江陵相獎譽之因授意令伺南方人情向背以

告至則第報視事日期無他及權商寬而稅額縮亦

第如額報不慮縮額違相指取督責也久之相病部

尚書各率其屬出金為相禱惟宗請自削名相竟不

起時論高之出守安慶再守台州在台定飢民掠粟

之變及鎮說言倭寇之攘民甚德焉遷廣西按察副

使與粵撫語忤投檄歸居二年起為其省提學使者

兼攝諸篆事皆治計平府江岑溪諸徭尤有功遷湖

廣參政提督太和山兼撫民及分守下荆南道治鄖

襄太和山故有香璫習與地方官為難惟宗獨善馭

之得其心適稅璫陳奉止即旬日有所誅求香璫乃

遣人諷使去奉至襄樊恣為貪虐誑于朝逮襄通守

司李索陽令各一人惟宗馳襄樊慰解之三人復無

恙奉去之楚楚民大譁毆擊其人沉之江有旨撤奉

還使趙司馬可懷出鎮而遷惟宗按察使分守武昌

尋攝其使篆司馬窮治璫黨下訟牒至三百因入言

奉黨不過百十人其為世所指名者大抵已長繫其

餘或極或溺否則首鼠竄似訟牒如許率齟齬有力

批引夙費者也司馬收還牒公何部運入淮乞歸休

不許時朝旨已轉右轄矣而楚宗獄起趙司馬死焉

遂即家趨命倍道之官至則楚諸宗已就檻諸司尚

日夜治楚獄惟宗力請免株連以弭他變乃同左使

列上罪狀為數等得旨施行又語楚撫誅戮之後室

停楚刑一年以示恩寬楚撫奏上報可公何轉左轄

庚戌入覲乞歸許之需後用惟宗為人貞而不諂和

而不流平生不齒榮利未嘗一失足權貴人門論為

官曰官非身有行則為妬妬遇也止則為復復故也

論馭吏曰不受餽論待民曰無擾之論治官曰與華

弊莫若興利與嚴下僚莫若詳自治論學則曰古人

雜聞源流錄卷十九 補編二 二 癸亥堂

學問隨地精察大德不踰據德也小德出入游藝也  
取性理精言採入程朱全書近思錄爲性理抄依春  
秋綱目例纂成歷代史自作論贊發前人所未發金  
稱爲好學君子焉

許象先南直歙縣人補諸生以聖賢爲必可學篤修  
實行不尚浮靡父沒於淮奔喪歸葬三年不入內室  
有同門友爲徽貳守禮待優渥皇木商以百金求爲  
寬限族兄弟相訟賄以求理皆嚴拒不納嘗從呂涇  
野先生游問答甚悉見涇野語錄中歸而潛心體驗  
率族人爲家會講明正學務期折衷至當無詭師指  
導卷十九 沈亨 三 桑牧堂

母病旦夕侍側服藥必先嘗後進及母沒痛甚半月  
卒于苫次有司申請祀鄉賢祠

王獻蓋字德忠南直歙縣人父兄皆顯宦德忠天性  
孝友人無間言杜門自守以成父兄之德族有千金  
之產乏嗣以繼議及者引義不就自少希慕聖賢動  
循矩矱博覽墳典尤嚴心於三傳著爲論說發明聖  
人筆削精意居常帷下帷授徒聞呂文簡公講學留  
都往師事之其學以躬行爲先以經世匡時爲務未  
及施而卒

鄭守道字川行福建侯官人嘉靖戊子鄉薦第三以

道望推王白鹿洞教事著太極圖說意并易乾坤上  
下繫辭解大學講章深思精詣能闡周程之秘既而  
令夏津扶弱抑強風節凜介復書院與諸生講析一  
時文學之士說說興起擢徽州府通判徽人亦服其  
多聞

沈亨字體敬福建晉江人潛心大道篤信躬修尤于  
義利公私之界精察嚴辨無少寬假嘗云心術上要  
致其光明氣質上要矯其偏倚嘉靖乙卯以貢除新  
會訓導作序以訓士作勸勞歌以興孝作卦畫圖  
論孟辨太極解啓蒙疏以發先賢之蘊士尊尚之擢  
雜聞源流錄 卷十九 沈亨 四 桑牧堂

論空山教如新會未幾致仕歸貧甚有二孫不能給  
衣食寄養于女家

倪復字汝新浙江鄞縣人性端謹嚴毅少力學無間  
寒暑讀書不擲章摘句而窮索幽渺務得指歸嘗曰  
士生程朱後已幸有坦程矣更欲立門戶與抗耶故  
其說經談理止按先儒成法會而通之允遂於鐘律  
平生篤於孝友親喪哭泣遂成目疾弟子束修之饋  
不入私室盡以資於弟檢身以禮市肆優場一不履  
其足人嚴憚之所著有易繫辭解中庸解正蒙發微  
皇極經世書通解鐘律通考閒居漫讀記東巢雜著

壺齋問答救災集議禘祫議游湖議見聞欄楮觀古錄畏菴稿藏於家

張洪字子期南直無錫人曾祖愷由進士歷官醒使以廉正稱與邵文莊同年友善子期髫歲事陽湖邵公聞陽明致良知之說及壯從方山薛先生游益勵學已乃亟稱考亭曰畢竟盤不過此老十八補邑庠二十食餼試輒最其曹晚預歲薦待選都下申吳縣迎致邸塾甚嚴重之以是乞訓吳庠艱歸補休寧遷諭英山不藉吳縣一言汲引其門人顧憲成允成兄弟官清要負重望從未向貴顯前一齒姓氏會休寧

雜聞源流錄

卷十九

五

葵教堂

令祝世祿考績至吳下或告之大為嗟服語人曰真高品也性至孝友為諸生授經得寸絲一粟必以奉親逾壯而母氏性嚴問子彘楚輒嬰啼受之每館歸必侍寢榻下不入私室至于婚弟嫁妹拮据備具纖悉曲到務愜親心然後已三任學職所至以身為教禮賢育才恤窮伸枉諸生莫不信愛一日題齋壁曰靜中自念常憂國夢裏思親輒過家遂拂袖歸歸而與弟偕隱課孫為樂及病革子楷請遺言曰做人須收拾身心吾儒致中致和實不外此薛文清讀書錄吾家祖業也安付兩孫遂瞑壽七十二初號原雅晚

年專意慾室改損齋學者稱損齋先生萬曆庚子子期年六十八視及門二顧子于涇上論學彌日因言邇來異說橫行始而侮朱終而侮孔其害真酷于戎翟禽獸述掀髯起曰恨予不作魯司寇磔此奴于兩觀之下須臾飲盡一斗仰天而呼噫吁不已後叔時志慕而詳著之然則二顧之學之正有自來矣又述其自序有云忠信孝弟出自天性謹守繩墨不敢妄為所得於吾儒義理性分為多論者謂之實錄

雜聞源流錄

卷十九

六

葵教堂

吳中立字公度福建浦城人登隆慶辛未進士疏乞歸養父沒服闋遂絕意仕進以著述為事結廬武夷山中十有七年越中張太史元汴直入山訪之微諷以仕則曰士各有志萬曆十五年南禮部尚書袁洪愈給事中周邦傑巡按御史楊四知表其修節詔郡縣起送赴部辭乞終隱胎相臣書曰昔唐元和進士費冠卿以祿不逮親永懷罔極隱於池陽九華山長慶中御史李行修薦舉冠卿力辭竟許終隱思願效之吏部覆疏言聖世禮賢首崇恬退必使清節之臣虛被寵榮乃可以廉頑立懦風勸士人詔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俟病痊錄用後推尚質永報至公度已逝矣所著有易詮古本學庸大旨論格物書性說氣諸

篇

方學漸字達卿南直桐城人自少沉毅穎敏敦孝友  
攻文藝兩親先後沒柴毀廬墓適張甌山署桐城論  
倡道作人遂首稱弟子毅然以聖賢爲必可學尋天  
臺耿公督南畿學政下白衣應舉令甌山乃言於邑  
令欲以達卿應舉竟逃匿不出久之始籍郡諸生從  
是試輒高等餽于庠凡七試南闈不售越癸巳以明  
經對大廷而長子大鎮業登進士司理大名矣達卿  
過大名遇塗挾宇郡伯論學語及潛見之際因罷謁  
遂先後受封如子官歸創桐川會館顏其堂曰崇實  
雜聞源流錄 卷十九 方學漸 七 癸亥堂

中祀至聖左廡附祀甌山及省齋何先生以桐人言  
理學者自省齋始也達卿既立社日偕同志討論性  
善良知之旨大要謂王文成以至善爲心之本體故  
提良知以立宗一知字已關八目之真鑰一良字已  
標至善之真宗一致字已該明善之真功有無一致  
上下一機直接孟子夫子性善之脉而王龍谿證道編  
曰無善無惡心之體遂令承學之士茫然不知心體  
謂何天下稱善我不謂善天下稱惡我不謂惡恣情  
任欲猥云信心文成晚年密傳乃爾然乎否耶於是  
著心學宗性善絳桐川語諸篇欲令後學皆曉然知

所趨歸居恒被服一仍寒素密處一室間若無人至  
對客談名理則喁喁如懸河卽宵分不少倦於人不  
妄交交卽披肝膽破城郭急難周乏傾家不吝又善  
規人過脫不盡如棘在喉間不吐不休聞人善亟爲  
掄揚恐弁抑無知者四方學者鱗集莫不一體視之  
或以不類請者輒曰老夫不敢以不肖之心待人時  
趙太學承京鴻賜童布衣靜齋自澄皆以學問著聲  
人稱桐川三老云伯仲二兄廢箸後貧甚達卿割宅  
迎居割奮田爲膳二十年怡怡無間庭有杞楓二樹  
連理者三人以爲孝友之祥伯兄沒作連理賦哀之  
後復喪其二姪大慟感疾卒臨筆惟囑子曰汝無忘  
會事祠事幸好爲之壽七十有六晚號本菴及卒學  
者以其學宗性善私謚爲明善先生所著有七論二  
解百八銘崇本堂集通訓桐龔庸言一言孝經繹先  
正編二十餘種藏于家子三大鎮大鉉並進士大欽  
廩生而大鎮別有傳見第十七卷中

史孟麟曰宋傳  
學而二之何以哉嗟乎心理之判學術所由分理  
矣宋子言窮理未嘗離心學人卽事卽物以爲理  
而不求當於心王文成則良知未嘗離理學人無  
善無惡以爲心不求安于理豈天下有非心之理  
而學人有非理之心乎蓋余讀天泉證道語而疑  
之謂是無善無不善告子誠詞何當于良知文成  
告子其言任子爲諸生時能發過則窮論學深以  
生之謂性爲不刊語欲爲告子作辨則證道編或

龍翁自謂微悟語而托之文成抑文成晚年以龍翁之見按龍翁而龍翁遂以爲傳心之密耶善乎明善先生之言曰文成既以至善爲心本體乃何以無善爲上根客傳可謂陽明功臣且龍翁以是密傳標榜門夫談虎色變乃爲真知先生因諸生問不欲以白衣應舉非孟子所稱不欲不爲之心體歟善耶非耶非苟知之實允蹈之信心而行無所之而非是悟耶非耶則先生之明善乃先生之真悟哉

鄒觀光字孚如湖廣雲夢人四歲解諸書大義九歲補諸生十歲領食十八歲舉萬曆癸酉鄉試第四人庚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與同榜顧涇陽先生友善以學行相鏤礪丁父艱歸三年間人無得見其一面起除銓部粗衣糲食每策羸馬入署手不釋書久之

維閩源流錄 卷十九 鄒觀光 九 授教諭

遷郎中壬辰筦計事先發諸吏僞增減文書得拜官者數百人抵罪部弊一洗及計典出黜陟公允趙明年癸巳趙公南星繼之論者稱雲夢計外高邑計內爲天下兩絕時新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翁古以上書訟海瑞冤幾廢黜乎如獨拔用之有兩舉子以冒籍被極慘乎如念是雖蹤進律以無分民之義因無大罪遂自免之歷四司所具疏上俱報可偶有所陳請不合卽乞歸養母潛心正學嘗歎曰今教化翔洽家性命而人堯舜而議論愈精世趣愈下維世君子惟當以躬行立教斯救時第一義乎爰顏其講堂曰

尚行精舍而屬涇陽爲之記在告十餘年始補南職方郎無疾卒後數日還臬同卿聞者咸慨惜之學者稱大津先生所著有讀大學衍義補尚行錄先憂類抄鄒子衡言皆素堂草乎如全集雲夢縣志諸書行于世

蘇濬字君禹福建晉江人萬曆癸酉鄉試第一丁丑成進士授南刑部主事丁外艱補工部章慈寧宮先薄正材中貴人不得掣振爲奸利江陵有疾九列爲祝釐部尚書以青詞命之弗應也癸未分會試薦李廷機第一尋改禮部出爲浙江提學僉事開門試士

維閩源流錄 卷十九 蘇濬 十 授教諭

士卷未竟君禹閱已徧鑑賞收拔剗破常調士初駭怪久乃信服遷陝西叅議領商洛道歷廣西副使蒼梧兵備桂平道叅政所至政尚簡易興文化俗商洛有礦盜數百列柵拒移檄諭之皆解及岑溪徭變起廢將陳遵以吳廣爲先鋒身自督戰旋討平之擢貴州按察使以病辭歸君禹不設道學之名而深造自得居家以孝弟爲宗當官以義利爲防廉不沽名介不絕俗仕無擇官官無闕掇作雞鳴偶記皆躬行心得之言讀者謂其可與虛齋密箴相表裏者有四書解醒易冥冥編及廣西通志行于世

吳瑞登字雲卿南直武進人性淳厚爲諸生熟于講  
受勤於著述以貢授光州訓導薦入六館續修憲章  
錄大學衍義補獻闕下校讐繕錄晝夜不輟致疾而  
終嘗與秦關王之士論學而合相與取嘉隆以來正  
儒辨析新學之詞萃爲一編而折衷以已說明覈公  
恕讀者識其爲有德之言常守歐陽東風要諸賢修  
昆陵人品記尤嚴於近人獨採鄉評錄雲卿傳入記  
中有題陽明傳後語一條  
兄第十卷鄭環浦傳後

陳朝棟字礪石南直桐城人賦性凝重初解論語孟  
子卽謂聖賢可學而至其師笑而異之工制藝長而  
雅闊源流錄 卷十九 陳朝棟 藝敘堂

輝精宋儒理學諸書以爲大道務在躬行荷操履弗  
篤卽得程朱正傳僅從事于議論著述之間亦未免  
文多實少也生平孳孳以求寡過無一事不可告人  
而事親純孝父有愛姬憐其無出援他人子爲姬後  
礪石曲體父意悉舉產殖推與之而自取其瘠者緣  
是得貧終身怡然不少悔老於諸生而望重山斗所  
著清越樓日錄三易露戕等書皆發明聖賢心要後  
學皆宗之及卒私諡爲孝醇子

劉觀文字叔熙南直丹徒人叔熙十五補諸生十七  
食餼萬曆乙未魁會試沈四明欲召見置之首甲拒

不在遂殿二甲除開州守有令政居八月丁艱歸服  
除入京候補見礦使恣害乃上書數千言痛陳時政  
得失言四方之民成必反之勢者有八不可不早爲  
宗社計疏入待罪朝房十三日不報補汝州蠲滌煩  
苛而以禮法繩豪右一州肅服汝故無城乃搜贖銀  
得七千金倡諸士民范土工程不其月而城成初叔  
熙有友十人交砥躬行華德夫簞我箴徐行甫最著  
及蒞汝遂以倡明絕學爲已任創建二程書院集兩  
學俊秀之士課業其中遠近學者聞風日至適德夫  
司李荊州以忤稅瑞被逮過汝叔熙出郊迓之慷慨

雅闊源流錄 卷十九 劉觀又 士 藝敘堂

灑酒曰好爲之慎無負所學德夫敬諾由此抗節彌  
堅人無不稱兩人之能始終以道相成也屬歲旱禱  
輒雨逾年旁數郡皆大旱鄰民咸走控監司願得劉  
使君代禱監司檄召之爲露寢三日上章告天果大  
雨千里他郡民有流移入境者輒墾荒田以處之給  
其牛種凡活千餘人又倣古立社倉法設粥廠十餘  
處以施飢民詳載闕荒蘇民錄中時所在稅使怙奄  
人勢橫甚奸民又以礦利相煽惑叔熙一切繩以法  
且上章暴其罪狀稅使銜之亦上章誣以他事禍且  
叵測弗爲動治汝六載舉卓異擢禮部主客司員外

在部務柔遠人悉卻四方貢使私餽獨念有司用刑之慘小民受禍之深上疏請寬恤刑獄蒙特旨嘉納尋奉璽書存問申相國時行於家使事畢乘間說相國以匡時報主爲言相國器之請爲昏姻謝弗就吳撫請以海賈所致四萬餘金贖行力卻之有詔卽家拜爲山東學使未任得疾卒年三十有七叔熙仕不廢學所至民懷開汝皆立生祠後聞其卒率老幼聚哭祠中如喪考妣著有文錄奏疏詩賦共若干卷藏於家

洪猷字文振福建晉江人家貧力學授徒取陳布衣

雜調源流錄

卷十九

藝教室

心園蔡虛齋密箴爲士誦之解咸良二卦謂良者止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則靜而非虛矣咸者感也君子虛以受人則動而非實矣萬曆十七年應貢授南安府訓導教諸士曰此濂溪授圖二程處也時於講藝中指點身心之學間遇名勝攜三王子吟咏借樂有沂雩氣象居一年卒學者追慕之

王任重字尹卿福建晉江人隆慶戊辰進士授廣州推官歷雲南右布政以疾乞歸予太僕寺卿致仕尹卿器淳樸直浮沉遂微悉心官理在滇中先後削平逆酋助贊爲多自爲諸生慨然紹濂洛關閩之學常

粘太極圖西銘于壁及守曲靖值江右李見羅分憲金騰遂以學相質往復衍繹而踐履益真至其虛心受善擊節泳歎不啻已出每夜就枕必誦孝經小學二章曰陶情順性淺而實深近而實遠雖耄耋不能廢也

薛敷政字以心南直武進人少偕弟敷教同稟學於大父方山先生經介絕俗食淡衣粗同氣一德爲世家子所難後弟十八年而後舉當萬曆甲辰東林載建時以身敷教字已在謫籍以心方滯公車遂共肄講

林間議者方之二顧兄弟居三年成丁未進士除永

雜調源流錄

卷十九

藝教室

新令砥礪清勤久之舉卓異入覲舉天下廉能第一擢御史天啓改元奉差巡按四川會土司奢崇明殺撫臣徐可求等攻陷夔慶諸郡是時兵權無主合省震驚以心馳入軍門收撫臣勅印圖籍立題請左布政朱熒元爲巡撫乃以便左調勁兵倡義同守成都晝夜登陴捍禦出城督陣躬冒矢石大小百餘戰連挫賊鋒三月餘矢盡糧竭斗粟至累鎰不可得以心吞布絮充飢腹三軍感泣忍飢願効死力遂撤石柱土司女官秦良玉內外夾擊擒斬無算賊奔潰復灑血誓師以大義勉良玉等恢復州郡道路始通辛平

賊成再造功忌者掩抑之僅遷太僕寺少卿而卒後按臣陳唐謨到蜀廉其質具陳職守狀得旨予卹典以後人貧厄竟中格而道南之祀亦以晚仕後亡未獲與以身並術公論惜焉學者稱純臺先生

王永岡字惟懷

一字新之

南直宜興人父彝敘爲諸生時

借無錫顧端文入郡守龍崗施公龍城社名齊志合以貢仕爲馬平令同邑若史孟麟吳正志張納陞皆出其門惟懷年甫十四德性醇密端文一見稱之曰此子凝道之器也許妻以女攜至涇上親自課教之爰以錫籍補諸生尋食餼越十載領萬曆庚子應天

雜編源流錄

卷十九

志

藝教堂

鄉試甲辰從端文興起東林書院交字內賢蒙印證學厠其爲學以澹泊爲宗而自信則在勿欺不爭四字故處鈍處後見者靡不化服久之選冀州學正歷國子博士戶部司務所在有績遷刑部員外郎會魏奄以冒功磨茅土封京官爭題模諛之同列請署名惟懷笑謝曰吾若列名于是有愧元祐石工多矣堅不許後璫敗諸署名者皆得罪獨得無坐人始服其先見崇禎初晉郎中奄黨若五虎五彪諸獄悉屬攷案爲之引繩披根無所枉撓其案呈凡數千言奏下之日輿論大快至如收勒關節兩案事係國體尤持

論平允大司寇倚重焉出守韶州數辨冤獄敷惠政鄙人畏愛交至俄罹謗賴廷議得白當調以病乞假歸道卒居恒孝友廉讓事大父母死生協禮事繼母得其歡心爲宗黨所稱著有儉齋文集藏于家其書法最有名

余玉節字聲子湖廣大冶人幼稟奇穎十齡應里選卽以答策該雅見重於有司旣長博覽羣書畱心世務所居宮臺里在山谷中來問字請文者屢恒滿未壯膺貢旋中萬曆丁酉鄉試登辛丑進士放榜日聞父計勸絕而蘇馳騎奔喪啜粥寢苦揮淚盡而行三

雜編源流錄

卷十九

志

藝教堂

千里無一人識其爲新貴聞者知求忠於孝矣服闋授戶部主事差推臨清關稅處脂弗潤寬商束背僅求及額而止差竣空橐還家守先人田廬未嘗少益尺寸久之起刑部郎屬璫焰方張刑獄多濫獨能執法弗阿平反積案用以抑邪保正一時有徐杜之稱奸黨咸側目因力求補外得江右吉安府吉故鄒爾瞻居里方在籍講道聲子至則率治屬士紳赴白鵞洲書院從爾瞻析疑問難娓娓忘疲而兼與東林衆正郵筒論學日有商確以措於政事士民交頌之未幾逆璫矯旨徧毀天下講壇白鵞尤所指斥催檄日



數至又所在官紳爭議祠瑤聲子念毀此立彼世道治亂攸分慨然謂僚屬曰先儒舊跡詎可滅也設有罪禍吾自當之耳竟寢閣不報時各處書院削伐暨然而白鷺得歸然獨存吉人懾其嚴正亦遂無敢以祠瑤請者崇禎初瑤誅廷議將召用迺妖賊狂逞嶺北撫按爲地方擇人奏改爲惠州兵備參政專界以討寇之任是時小民承晏旣久聞風股栗將儒兵馳無不怯戰思走者衆官皆主撫聲子獨主勦受事之日不別妻孥單車就道訓兵揀將清野足糧諸城守斥檄號令賓司方略所布如宿帥然兵民始有固志

不決月遂感賊壘討平之詳具佐度制勝編中捷聞擢都御史候代未上以勞疾卒于度署自袍服圖書外笥無長物同官入視者莫不歎息流涕居恒有才弗揚收斂恬然及臨事遇變輒能不顧禍福死生毅然以身當之惟義是赴而大節有光人以爲識明瞻定皆由學問之效學者稱振衡先生

卓犖字襄野浙江仁和人建文朝侍郎忠貞公七世從孫其先以避家難自瑞安徙居于杭代有隱隸襄野原名顯卿少好學敦孝悌伯兄文卿舉於鄉仕爲學錄仲兄明卿官光祿能詩結客並著名於時而襄

野獨負大志每嘆曰學者非徒咕嚕已也必將上窺洙泗下接關閩耳時德清敬菴許公標主敬之學講道東南爰從之游刻意問辨徵詞與義多所發明同志若錫山高存之同郡黃貞父葛水鑑諸公咸爲之延譽萬曆癸丑詔求經行之士首應詔充拔貢旣入對閱經學榛蕪諸儒補輯扶衛專門殊執究未扶聖賢旨要乃縱橫今昔改正傳註作寓庸書意六經訓註二大編而於四始尤爲精析其長子發之嘗言吾翁以忠厚和平四字訓子孫真詩教也又著負劍日箋海錄碎事家禮纂要卓氏家譜等書皆切日用裨

入倫儒苑競傳之壽七十五學者稱入齋先生汪康謠字淡衷南直休寧人精研理學以紫陽爲宗弱冠舉于鄉萬曆癸丑成進士授諸暨令摘奸剪暴不避權貴晉戶部郎監草場愆防有功司庾臨清值白蓮煽亂爲捐俸籌防禦賊知有徇從他境去遷郎中出守漳州嘆曰是紫陽舊治也一考故憲申之爲自約者八約屬者三又有八禁五不礙著爲令皆實心實政數歲積獄全活多人有汎海遭颶風者七十人鎮將及僚佐利其金誣坐爲寇獨廉其實盡釋之漳故有洋餉上供外歲羨數萬亦纖毫無染舉卓

異第一推漳南參藩適魏崔埒崔焄為同門友嘗授意招致澹衷不從守漳三載迄不通一字崔銜之大中丞周起元坐贓數萬下漳州籍沒士民洶洶泣訴澹衷泣謝之乃閣其事不累漳一人益忤璫意推陞疏上遂矯旨削奪聞命遽行窘甚至鬻藏墨以佐行李去漳三載民思其德奉祀朱文公祠額曰新安兩夫子崇禎改元擢福寧兵憲時閩海多事為之廣付伍集亭障嚴接濟嘗以元旦馳師賊不及備斬馘無算且謂使功不如使過海弁有驍勇絕人者重囚有謀勇出死力者破格用之屢奏奇功寇平以疾告歸

日講學天泉還古兩書院精治尚書原本朱子之意而為之註借諸兄弟立約按季出錢用資貧乏名曰偕與會宗黨賴之自初仕以至宦成從未至郡邑干謁歷官二十餘載清貧如故見地靜定遇死生利害絕不以動其心年六十八卒所著有書傳刪補菴游園集閩獻漫紀行于世學者稱鶴嶼先生子鼎和字公調事繼母孝撫諸弟友從學余少原鄒南臯兩先生崇禎間以明經舉賢良方正至京上精鑒別防壅蔽二疏皆深中時弊尋辭官還籍坐所居焉文章堂日會友講學亦著有薛文清讀書錄發明小學闡義

諸書

熊祥延宇所公湖廣孝感人自幼莊重寡言笑弱冠補諸生畧文藝而志道德恒自念賦資魯鈍不敢矜敏悟真捷獲求如孔門曾氏以魯得之而已爰哀集曾子生平言行編為一帙題曰希曾錄朝夕展玩事父母色養兼至母病篤額天請代至嘗糞以驗平復交友則然諾重於金石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見義勇為雖貧不能過也四方學者造門請益每教之曰聖學無過求仁仁道至大其體無方其用不息學者求仁誠非弘毅不為功彼二氏之謬妄百家之支離正坐不弘不毅耳復者弘毅解以示諸生揭諸齋壁以自警勉其讀書先博後約自經史外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禮制樂律一切經濟實用之書靡不洞悉原委而尤究心世務默坐澄觀籌度百不爽一崇禎甲戌流寇蔓延秦蜀楚豫間祈公角巾儒服亟請當道上勦撫二策大約謂秦蜀利用勦楚豫利用撫妮妮數千言當道不能用因歎曰世事不可復為矣遂挈家避難于邑東之白雲山將為終老計既而寇漸迫鄉里諸父老匍匐涕泣來請倡義共保宗族墳墓祈公初不欲行衆請至三激以仁不避難之義乃不

得已隨眾出山糾集義旅旬日間得萬餘人爲之布  
部伍申約束立營寨整器械軍務略具隱然成一重  
鎮賊黨知有備潛引去相戒勿犯熊公里初所公謝  
絕試場人有勸其應舉者輒大言曰天下將大亂何  
以應舉爲迨歲庚辰錫山高公世泰督楚學蒞鄂城  
首遴通省賢士興起濂溪書院修明正學祈公聞之  
始攜弟祚永出就試遂入室而考道焉嗣是益有見  
于濂雒之宗直接孔曾之脉粹然一臻於正歲癸未  
夏獻寇破楚會郡縣悉潰里左有陽附義而陰通賊  
者忽勾引賊衆大至爲亂與戰失利竟被執脅之降  
不屈徐語其徒曰我心如皎日亦復何憾言訖即大  
罵賊而及于難時義旅赴救從死者千餘人論者謂  
其願學曾氏始而戰陳有勇終而臨難無免克成殺  
身之仁無悖守身之孝矣甲申春有司具事狀請卹  
典值逆闖破燕京事遂寢後三十年始祀鄉賢祠著  
有弘毅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學者稱弘毅先生  
劉理順字復禮河南杞縣人萬曆丙午舉于鄉累試  
春官不第垂三十年至崇禎甲戌中會試上親閱對  
策擢第一人而改原擬李燭首二甲士榮之復禮曰  
王曾生平志不在溫飽吾志猶是也授翰林修撰居

都下與同年金公鉉陳公龍正考究身心不厭往復  
已卯典試福建其程式皆深於理學湛於道德之言  
癸未分考禮闈遷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侍讀時  
內外交訌聞獻分袞楚豫秦晉連陷浸逼燕京復禮  
無兵戎之責而時與金陳二公私憂之甲申三月十  
九日在圍城中聞召肅衣冠入平旦門未啓忽報賊  
騎入城眾官相顧愕然尋傳上崩于煤山復禮撫膺  
慟曰理順荷上特簡生不能出一奇殄亂致逆賊披  
猖國家淪喪臣之罪也亟還寓北面再拜自縊妻萬  
氏妾李氏子聖箴及婢僕數人死之題壁曰成  
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公踐之吾何不然既報魏科豈  
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初復禮報狀元鄉人題  
其門曰天從人願至是有河南賊數十人下馬入寓  
呼曰公居鄉厚德吾輩感恩未報今同來救護何圖  
公竟若此言訖相與痛哭羅拜而去是年賻贈詹事  
府詹事諡文正贈萬氏淑人 皇清錫謚曰 賜  
祠田若干畝至康熙初丹徒張公九徵提學河南有  
文表間修墓併行杞縣查明子姓俱加優卹云學者  
稱湛六先生  
李邦華字孟闇江西吉水人萬曆癸卯與父諫同舉

鄉試甲辰成進士令涇縣有能名擢御史直言無隱  
秦滅福王莊田趨之國巡按浙江聲望尤著孟閣嘗  
師南阜鄒公受萬物一體之學故羣小攻東林者忌  
及之丁巳例轉山東叅議病免久之起廢籍爲光祿  
少卿未任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尋入爲兵  
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奄黨崔呈秀等欲舉諸名  
賢一網盡之作天鑒同志點將等錄皆列名其中樞  
輔高陽孫公擁重兵在關外請入朝面奏邊事魏廣  
微唱言朝堂承宗興晉陽之甲李邦華召之來耳瑞  
懼甚矯旨勒孫還鎮倪文煥遂疏論削籍謫戍嶺南  
崇禎改元起原官尋遷本部尚書已巳之變日夕練  
京營兵焦勞備至然竟以是免已卯起南京兵部尚  
書憂去壬午起原官掌都察院事癸未南北告警大  
帥左良玉擁重兵有跋扈之形潰而東下陵京震動  
孟閣先移檄正告動以大義開陳禍福約勿過安慶  
一步乃飛騎會皖撫發九江關庫銀十五萬以餉之  
遂得帖然翌日親入其營慰勞將士良玉具檄鞫立  
錫首以見是歲獻賊破武昌駿駿及江右因上保來  
南裕安攘一疏謂長江衣帶非僅僅守九江守安慶  
可恃無恐也爲今日計宜增兵以扼險江撫駐九江

懇撫駐吉安以壯虎豹當關之勢往來策應責在監  
司上嘉納之會掌院缺特旨簡任凡大事大獄許不  
時入奏禁廷天語商確多秘莫聞甲申春寇兵犯關  
孟閣知勢危急有密疏請太子南遷撫軍併請永定  
二千分封江南立撤關亭兵入衛而主意則在發內  
帑待外援以職爲守君臣効死勿去上心是以語  
泄羣譚不果行三月十九日辰聞城陷急叩大內闕  
門堅閉不可撼趨拜文丞相祠返寓閉門書版曰堂  
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庶  
無愧吾君恩莫報鑒此癡愚仍入祠繫帛信公坐棺  
自經而絕是年卹贈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  
錫謚曰 賜祠田若干畝學者稱懋明先生前後  
林居時多父比部老無恙讀書談道篝燈布席依然  
兩書生以是益邃于學晚年修講堂定教條立宗祠  
恤繇役惟論諸生誦法孔子於儒釋門庭未遑斤斤  
區別也子六人長士開次士國異母而特友愛以試  
事同舟行士國墮水湍迅急條忽失所在士開欲救  
不能乃號哭赴水遂兄弟俱死先奉旨建坊旌表鄉  
人劉同升爲之記  
郭正中 原名 字大來浙江海寧人踰冠中萬曆乙卯

副榜入太學天啓甲子舉順天鄉試值高忠憲公爲御史大夫受業其門遂于無欲故靜之旨日事體貼久之有獲崇禎甲戌在北都著用學記丁丑謁銓得四川廣安州漢人馬乾得山西代州乾親老不能遠離大來援以柳易播之義力請相易未赴推舉纂修曆法時言曆者四家原設大統曆及回回曆別有西洋人湯若望爲西局布衣魏文魁爲東局彼此攻擊言人人殊大來念諸法各有短長離合請會通四家而求無差之定法西人欲主西法而以中曆爲佐大來則欲主中曆而以西洋諸曆爲佐曰自堯舜訖今雖闕源流錄

所之軍宜隸有司民壯之設非供役使上皆報聞惟論奏先儒當廡祀者九人上以輕議大典斥之戊寅六月抵代聞京師戒嚴請提兵入衛督撫壯其言而不之許居一年自劾歸後舉邊才起山東沂州兵備副使甲申乙酉間條上封事皆四鎮輩所不便因被訐奏尋經喪亂播述閩粵不知所終著有疏集同困學記行於世

戴思孝字永言南直婺源人少端靜不逐羣兒戲甫受經輒通大義弱冠補郡庠臺試屢冠軍與同邑十一子締正社以正學相勉勵謂吾儕居近紫陽歷世未遠雙湖雲峰少原登原一脉相承忝爲後死不應聽其中絕由是新安士行爲之一變踰壯舉明經見當世已亂遂棄去以授徒著書終其身於經書大全性理綱鑑及經濟百家之言靡不研究其極居家事父母及繼母盡孝處鄉黨謙謹特至臨子弟一囑笑不苟雖盛暑不廢衣冠族姪某母貞子孝爲特請于當路表其閭從弟怡孝蚤世無子婦矢靡他爲立祠分羹給之自少至老嗜古尚義病中強起自銘其本曰爾德不類爾名未遂讀聖賢書有懷汲汲越數日而卒惟以積行讀書二語貽二子年六十七學者稱

華渚先生著有四書解壁經解問史隨筆編年家訓及文集六卷藏于家

儲澹字剛甫南直宦與人少爲諸生有聲受學于錢啓新先生遂棄舉子業專心理學人以爲迂獨浙江章宸一見執弟子禮無錫鷺湖華氏延之家敬問業焉崇禎初巡按御史祁彪佳聞其名請見必欲得所著書將薦於朝剛甫以疾辭乃表其門曰理學真儒所著有易疑諸書

雜聞源流錄卷十九 終

雜聞源流錄卷十九 儲澹

三

葉敬堂

雜聞源流錄十九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張夏撰夏有楊文靖年譜補遺已著錄是書取有明一代講學之儒分別其門戶成於康熙壬戌大指闡雜聞之緒而力闢新會餘姚之說自一卷至十三卷列爲雜聞之學者正宗十六人羽翼三十九人儒林一百九十二人併合傳附傳者共二百五十餘人十四卷爲新會之學十五卷爲餘姚之學所列羽翼八人儒林三十九人而正宗則缺十八十九二卷謂之補編所列僅儒林五十八人併羽翼之名亦不予之矣自明以來講學者釀爲朋黨百計相傾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程敏政作道一編欲援朱子以附陸氏論者譏其舞文張烈作王學質疑熊賜履作閑道錄又詆斥陸王幾不使居於人類論者亦譏其好勝雖各以衛道爲名而本意所在天下得而窺之也夏此書以程朱之派爲主而於陸氏之派亦節取所長以示不存門戶之見用意較爲深密然卷首稱明太祖以理學開國諛頌幾四五百言以爲直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殊非篤論亦非事實其凡例稱人品自人

品學術自學術如趙南星楊漣繆昌期李應昇諸  
人可謂之忠臣不可列之於儒林立說尤僻豈程  
朱之傳惟教人作語錄乎

# 吳越順存集三卷附一卷

〔清〕吳允嘉輯

南京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越順存集三卷外集一卷》提要



嗚呼天下分崩離析之際英雄豪傑投袂而起振興人民謀不  
思帝制自為以混一宇內不度才德而藏之夫不強弱干戈相爭  
至於國亡家破為天下笑迨夫唐之末造五季相承石晉父事德  
光尤都保不足道吳越武肅王錢瑒由歸德稱帝改元封越潮出  
龍興而斬其父嘗門吏振教書粉飾黑學枕紉九老而不倦因夫  
嘗一日忘天下也然一敗于吳越保境思民者數十年以中子傳  
雖賢竟有所屑其三兄咸以功多推之廢職史記諸將佐亦不  
愛戴今公乃悉出郎鑰授文粹王傳張且囑之曰子孫嘉事中國  
勿以步姓廢事大之禮班侍諸凡卑辱其三兄元瑒等皆忠順無  
失忠職王弘佐勤政禮士淑森好學民蒙嘉禾用復境內三年之  
稅以寬民力忠過王弘餘鄉里若欲序水中胡進思五忠銘王弘  
龍序  
繼而遷葬之日請諱告假令降溫以死拒錢後居東府二十年多  
方以娛悅其心日稱曰讓王卒以壽終嗚呼人情難磨太子將置  
我于何地此實世之至情也以唐太宗之英明不能免建元吉  
之誅而高祖不能赦其子謂高祖置二十子死亦可也蕭崇入獄  
良婦李輔國之說郎不朝上皇賜建寧王侯死錢氏父子兄弟之  
間至誠惻惻史因宜表而出之引而中之其讀史者之責乎甲午  
春錢唐吳子志上以吳越順存集二冊授寧都魏世微而曰黃  
者吾鄉吳志伊先輩著卜國春秋君家叔子先生為之序今是編  
也子其可以無言乎子志序之曰錢氏納土在大平興國三年距  
今七百餘歲志上思其保境之功採輯其詩文語冊進事詳及其  
子孫之以文學仕宦顯者會年而成書持梓以行世嗚呼可謂不



忘本者矣于歷觀史籍有身膺重寄或祖父食毛踐土而乃反尚  
事雖曾不知恥哉或助其攻擊誅戮以為能讀是集也有不慚祖  
入地者乎嗚呼幾氏三世五王皆與本恤民而才習輩出格守武  
肅事大之一言累世不踰不與天下爭衡子孫榮顯三百年無竟  
外之禍患至于今猶復有追思之者嗚呼順天者存存志之士可  
不審哉寧都魏世微題

魏序

吳越順存集卷之一

武肅王錢鏐

詩

錢唐後學吳允嘉志上輯

巡戈鎔軍製運鄉歌有吳越史錄生臨安石鏡鄉臨水里  
營為天鎔營伍鄉此貴為天鎔軍號其號曰廣義其下出大石  
元年鎔其地大會於平四年鎔家山林樹木會鎔將軍天履  
三節選鄉兮挂鎔天碧天朗朗兮定日輝功成通上兮列旌旗父  
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養兮會時節今朝設宴兮能飛斗牛  
無字兮民無賦吳越一王兮馬歸歌山餘公時父老不辭先  
傑心子冀至今狂童遊女能歌之  
卷一  
沒了期歌昔公談錄武肅所云皆律下急一日氣從其  
續書云云存但見之  
沒了期沒了期營基曉了又舍基趙肅  
沒了期沒了期春衣曉了又冬衣續武肅

句

須將一片地丹縣有心人更欲先開闢蘭堂口俗史錄吳越有  
登舟也黃河信有澄清日沒代應難越此才其壁云吳越吳越  
北其也身許有雙閣草句勿風雷傳語龍王并水府錢塘信與  
錢城其哀句云云而詩為之識傳語龍王并水府錢塘信與

文

天柱觀記

天柱觀者因山為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二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地之內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連相帶屬其洞天之內自有日月分精金室玉室仙官主領考拔災祥今天柱山即真諸所謂大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陽林屋皆東風臥景陰徑忽來真香冥非世俗所測而況大江之南地東吳越其峰巒西接兩天眼之龍源火連石鏡之氣岫東抱浙江之迤派可謂水清山秀東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溟於霄昊睨絕望於雲霄立天為名以標奇而存真

卷一

通先生元  
不詳其  
人

特耳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雄藍龍虎踞靈祥滿宇代生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集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蟄猛獸能馴自漢武帝臨好神仙標顯靈跡乃於洞口建宮立壇歷代所懷悉在此處東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龍化之道隱居此山辟虎巢巢共戴火指乃於樹崖之火手植三松虬蟠鳳翔蒼翠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有元皇帝為祖宗崇尚玄風張道今天皇大帝報國即宇教陳探符則有諸先生弘演真源授訪神境弘道元年奉勅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聖封千步紫微林為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紫煙為玄閣恩闕特賜觀莊一所以給香燈於天聖殿乃似匠人工庀樞而皆疑化出生壇月砌異體而微則有彼幽人羅絡高士抱

澄泉之味思青蘿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緒吳天師均登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賴裴侯天師子雲皆經陸雲根樓神物表奇騰金鎖名冠瑤編出為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珎流芳昭晰其存不復詳錄其餘三象合派雙石開扉葉國新也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為狀光修比際蒙聖朝疊安藩閣閣閣之封畧繞勾踐之山河龍拉蕭曹蒙漢郭純懷斯地實適維桑素仰真風備詳前事世以此觀秘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改為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宮而不可致左右前壘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順百室使清泉却皎白虎致使觀中岑落難往賢能皆為尊嚴背水激衝之所致也乾寧二年終因崖覓山源周進洞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

順存集

卷一

二軍百姓之福庇於是齊熙之餘獨尊地理觀其尊嚴基勢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辦香燈竟成而全無興闢遂抗直乘上閣聽請上清道士閻丘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張款跡每春秋四季為國焚脩特與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峰而乳東許適先生升靈道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為下改為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却為主崇尋即一二年內法主而需澤恩道化益臻常住咸備青牛白虎堪眠琪樹之際時節寬暢不絕星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玄風者哉尋又續發薦章奏閭丘君道衆聖上以仙源演慶真派流輝方瑞水以神遊復華胥而入夢欲開無為之教收開有道之人初賜法院為妙有大師東來命服雖寒切帶紫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初苦之

門何坊顯赫其火華法道士郭茂章生自神州久栖名教玄機契  
合負笈供來修章攝方種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節齋無  
同修福既薦於宗親惠顧沾於軍俗尋發特表蒙鴻恩賜紫衣  
焚修於此其大殿之內塑天尊真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  
殿上清精思院為朝真念道之方建堂所乃陳青拳鐘之所門廊  
房砌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庭際地籍時聞於窗戶兼為親臨觀  
願以茲成功非於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妙有大師閭丘君室  
芝英崇昭標奇誕星經投覽靈洞朝修虔懃科戒精嚴寔紫  
府之表儀乃清都之輔陽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近  
方有志踰屬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駐修天柱之下祭其背契信不  
徒然乃此修崇寔同撰扶所謂道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開基至

於功畢備仙家之勝樂暢聖祖之真風逆錄蓋圖封章上進奉光  
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旨勅錢錄省所奏進重修建天柱觀  
圖一面事其先我國家集慶仙源遶神道域普天之下靈跡甚多  
然自兵革薦興基址多毀况幽邃豈暇修營卿考一徑圖經知  
歷聖崇奉親臨勝樂重算仙居乃選精梵之流虔備焚修之禮美  
承玄眈來祐昌期豈唯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民之節既陳章奏  
披覽再三嘉嘆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向比平安好還書指不多及  
懋天地出靈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真聖非一莫非乘虛躡景出  
入有無難或掛于傳聞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滁居  
其一為天柱觀晉漢已來迄于唐室修真之士繼踵清虛當四方  
假援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歡立高道雲屯六時而鐘  
磬無虛八節之修齋固闕有以保國家之景作福兩府之蒸黎錫  
今統吳越之山河官起極品上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  
遵行大道者也聖明當代四海皈依恭蒙委以東南封功臣兼領  
金壽家山水錦東兩道之油幢上水一人倚注之恩次乃足正真  
道持之力玄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無為化致乃及身于  
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洞霄志云此  
宗聖殿唐虞夏商周漢唐宋生不歇而  
昭讓集中不載此為奇者前傳以

鎮東軍城隍廟記按吳越王諸葛公事在  
東吳陽共理之規人神相贊之道傳於史冊今昔同符切以浙  
東地既粵區古之越國當舟車輻湊之會是江湖衝要之津自隋  
末移築于場因遷公署據卧龍之高阜雄據穿崇對絕水之清波

風烟共朗約惟深固宜叶冥扶故唐右衛將軍總管龍君詳玉頃  
據圭符省臨戎政投標建府吐哺慈民仁施則冬日均和成廟則  
秋霜布冷堵堵愛戴庶詩誦壽而罷軍典嗟除芳不祇泉噴追  
仰於立嚴祠鎮都維之前岳宰君民之禍福殿堂隆造儀衛精嚴  
式修如在之儀仰托儲室之隆我聖生劉氏故起難平予躬稟  
膚謀養行天討數年環甲兩復越垣皆資貯費之功以就斯平之  
業時為重增儀像嚴潔牲牢週來四野無塵重門嚴柝丁卯歲楊  
旌東渡此撫軍民躬奠椒漿日昭靈像每暢吳風越俗共欲進奉  
人安者為西鎮之護今作一家之慶遠配等素請降村崇祈真朝  
恩與漢收齊探美稱共泰密對尊尊蒙天澤果賜允俞頌崇福五  
嘉名陞五等之尊爵其所奉初命其列如左嗚呼人惟神祐神寶

人依爰自始建金湯肅陳祠宇奠茲中壘三百年來雖享非營未  
 登列爵今則值予佐國建統滿維谷吳越之盟封為東南之盟主  
 沈邁金星應繁梁德克昌迨此奉於君臣澤遂加於幽明復申於  
 薦建降敕章今則象軸煥新龍綸達至表勳名於萬代昭靈感於  
 千秋固當永荷望私長垂幽贊保我藩宣之地遐清災沴之源矣  
 泰斯民永安吾土煥矣赫矣永作殫華今當吳越盟封一王理事  
 亦伏土地陰陽冥力維持神既助今日之光宗予亦報幽靈之煥  
 耀但慮夷涼改易星歲祖遷不祀修崇吳原事始福利貞珉以示  
 後來

紹興丙辰

明存集 卷一

忠進王條

句

小龍仁寺

禹劍

有時風掣浪聲到半夜月排山影來

原埃共鎖梅梁在星斗仍分劍 明存 以上俱紹  
 興

明存集 卷一

忠懿王版

文

道重刊第一書

報雲門山淨名庵次老重刊今差人費到白乳茶三十斤校完看  
履一隻牙若五斤金花盒盛重五十兩仍支見錢一百貫見陌可  
親入懷保安造此示諭不具押字付

第二書

報越國雲門山淨名庵次老重刊昨歲節度使錢儀中所請為官  
中人懷保安事共老師心鏡乾庵衣珠無類修釋氏務三之訓淨  
淨名不二之宗旨掛錫寶坊棲真玉簡節使素敘於景行達有來  
聞國家因登於精誠遂可其請况奇峰正峯炎景斯煩非坐非行

順勞精進

本一

三

心引領尤婉忠勤今則再賜到乳茶三十斤至可領  
也夏熱想淨安好故特告諭爾宜知之不具押字付次老重刊

起

答永明智覺禪師延壽師啟

進呈奉制其慈嘗聞安泰國中彌陀淨土萬化特息一念不違記  
便聖胎若於反掌信及非以俱從真知予踐原莊坦然明白師提  
學四衆網記一乘勸我以白月之圓助我以青蓮之果人天善友  
非師而誰愧德之懷早恭斯在故茲共奉想宜知應隨書指不多  
及

宗鏡錄序

詳大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親父子厚人倫儒吾之師也寂兮寥

一登佳作

一登佳作

金口所宣是於淨藏蓋亦提誘後學師之楚智辨才演暢萬法明  
了一心釋摩訶海慈闡雲布教而稱之莫能盡記聊為小序以頌  
宣行云爾以上志

黃地塔碑記

敬天修德人所當行之則微泰嗣至國承平滋久雖未致全盛可  
不上體祖宗師師聖氏慈恩力所沾既而凡於萬機之暇口不  
輟誦釋氏之書手不停披釋氏之典者蓋有深旨焉諸官聖尊禮

順勞精進

本一

四

佛螺髻髮猶佛生不敵私秘宮禁中恭奉瑤共創舉塔波於西  
湖之游以奉安之規模宏麗極所未見極所未聞宮蓋弘願之始  
以千尺十三層為準爰以事力未充姑從七級梯吳初志未滿為  
備計乾反土木油錢瓦石與大工藝像設金碧之嚴通線錢六百  
萬視會稽之應天塔所謂許方度者出沒人間凡三世無復圓滿  
願心宮聖等合力於彈指頃幻出瑤瑤多寶如來分身應現使  
之無耳願方度有所不逮塔成之日人鵠羊嚴諸經圖繞八面真  
成不思議妙教大精進愜於是合十指承以贊歎之塔曰黃地云  
吳越國王叔拜手謹書於經之尾

報叔帖

報叔 遠領來狀知忽不安慮報叔多囑望謹切且宜妙為將攝

達侯康寧又不能令醫工來  
 坊事切好將息三已令內使備列少藥物於此不多述不具  
 叔 十月七日早表志端  
 付 未

詩

宮中作  
 園達原作  
 重清作  
 介字作  
 廊廡周遭華燦燦  
 苑蘭牙西第晚宜供露茗  
 把輪贏局上詩  
 深處絕喧譁  
 界開日影憐  
 窓融穿破苔痕  
 小池寒欲結  
 水花謝公木  
 是深沈堂椅

有存集

卷一

五

有存集

卷一

六

錢昱  
文

重修忠懿王廟碑

若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者衆所聞矣其成功及於國道濟於民生居士茅茨齋廟食者求之前史罕有其倫是以黃石立祠皆因遺跡汚陽致祭實表信功故聖人之制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災國則祀之苟無所稱寔曰誣祭公石著之字詳鄉姓王氏本瑯琊人泰將前三十四代孫高祖睦唐貞元中爲光州定城等有善政以及民因遷家於是邦遂世爲國始人尊祖友睦光祿鄉王父藏玉贈秘書少監父德業贈左太尉光州刺史公即太尉季子形質魁秀機解明敏負英雄之氣者必相交友學編餘之畧者

南齊書

卷一

咸詢智謀懸知五典之書暗合萬人之最遠近服其義勇鄰里推其孝弟常有善相者詣公之門視其昆弟三人曰富壽富一體也而李富位極人臣自是公竊負之尋遷陟嶠典悲在原軫念恭事孟仲若嚴父焉乾符末鯨網全踈危毛屢落摩牙吮血中原正苦於傷殘脫未裂裳四海盡瘁於征戰公奮慷慨之氣負縱橫之才每或撫解暗驚夢寐自誓曰大丈夫不能安民濟物豈勞處生乎於是豪俠相許餐食不忘雞犬鵬木飛已去岳天之勢而神馬一躍終同進電之踪屬王將者寵榮之茂予並靈血之土宇謫言浮志遂成無厭但思於訪吐無存豈顧其亦安樂禍因乃大掘部屬士民以廣隊伍於是公之昆弟咸與焉及泰崇權竊去兵兵逼侵四境緒內之嬰城之計外無善鄰之助遂率衆以作衆欲避地

而偷安玉石俱焚孰能分別豺狼當路無匹縱橫幸豫章懷芝中偶指馬度塔之後凡繼藩翰屏或支吾自潮陽抵漳浦百姓災其遺炭五馬避其鋒必豈如兵忌不戢人懷無恤杜蒲陽者終其賊亡好草竊者焉能長久動荷自疑之志轉幸同義之心適當軍衆不實遂爲部下所害公案教誠信果涉難危既負出羣之才仍暗戎車之所且兵不可以無主將不可以失人衆遂推公而立之公居下惟謙事長必順難輿情之有屬在公論以不忘乃曰千乘事二兄常若嚴訓豈有弟焉大將凡居其下者予遂奉戎兄制以帥其衆仍獲清源爲所理之地公由是惡逆路之多梗憤實賦之不通寶欲與理一方竟平羣盜外離征繕中則經營運籌之勝負預知稅書之澄清可侍兵馬使范輝奪符印以自辱奉趙誠而不遜

南齊書

卷一

志行誅戮周事較懷人此類於倒懸時合當於逆取公北據觀音國得微詞逆舉以伸弔民之義躬事戈甲身臨天石范輝肩弁欲避疎網難逃遂爲海人梟首以獻公叱賊元惡乃布優恩凡曰脅從悉令宥過用仁信以漸下行慈惠以恤民魯本決句已開致理百姓愛之如父母三年災之如神明遂遷長兄潮遠理是郡沒請仲兄却選居僑邦武肅王衣罕諸侯蕩平大燕吳越盡歸於勝嚴江淮咸奉於專征以其能務忠勤遠求薦擢奏授本道觀察及泉州府印僑命焉壽朝廷以崇海挺災久勞我衣東南靖亂獲被吾民遂陞太州爲威武軍授潮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以公爲節度副使獎勳績也洎元昆既謝衆庶歸依公乃躬受遺言式俟朝命明年未帝恩遽降人欲是從初授公檢校刑部尚書威武軍節

順存集

卷一

度兵馬副大使時委什連之任改居叢職之勞一日訓習曉勇  
 二之日慈惠疲瘵用心數月善政聞大於是進謁於之資正元戎之  
 位麻壇高築軍帳大開分州司斧輪之權握漢節鼓鼙之任未幾  
 顯居使相特錫戶封方隆推轂之寄尤藉秉鈞之力當多難未弭  
 聊同指臂之相須及其瞻有歸實賴股肱之別用式資補袞俾重  
 審惟天授元年載正乾綱重光帝座言念七閩之地實符八柱之  
 公特頒渥恩用越倫等賜武庫戟十二枝列於私門非恒例也自  
 是日鍾百祿歲奉九遷公致君愈勤述職無怠萬里輸貢山陸不  
 繫其餘一心尊戴風雨不改其志昭呈累嘉忠節別錫異數徵酬  
 懋德豈限英章天祐元年夏四月封瑯琊郡王食實封一百戶尋  
 膺龍蛇起陸戎馬生郊人心未厭於有唐天地已歸於新室公知  
 微不與居閑固欺梁祖之即位也纔傾推解之恩經舉時教之典  
 三公互拜萬戶連封呂尚帝師之尊官崇既極子儀中令之貴考  
 限離同尋澤進封閩王加福州大都督共史造莊宗之建王業也  
 神州克復寓縣咸寧欲敦求進之心先下念功之詔遠增并賦仍  
 改功臣式卑北闕之恩用倚南門之寄公方推拱極既致安邊惟  
 治民素厲於優勤而澤疾遽從於歸焉百齡無致五福先全以同  
 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薨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四朝廷素欽嘉節儀  
 覽遺文既增慙老之悲豈慙錫終之典冊贈尚書令諡曰忠懿禮  
 也公生當離亂之運出值艱難之秋割據一方蓄養百姓澤深溝  
 高壘之故有披堅執銳之衆賸水陸之產通南北之商鑄銅於蜀  
 山積粟於洛口者不足言其富也連臨淄之袂投沁河之壩者不足

順存集

卷一

言其歷也至若外誦大度內用小心慎刑疏及於精詳舉事悉從  
 於簡略私則不蔽公此我前之發恩本無私惠如冬日之施民惟  
 道化吏以法範此可以稱善為政矣言必皆中行固自欺非正詞  
 不入於聽非公事不宣於口居常無聲色之榮平生以禮義自守  
 念十家之強若躬行節儉懷五子之歌者心誠荒居每當燄日之  
 威未嘗採扇繞扇輟鳴之候早見嚴裝以德報恩遠逾萬里至誠  
 感物動其百神此可以稱善立身矣與崇儒道好尚又藝建學校  
 以訓誨設廚饌以供給於吳吳草之役屏序皆占獨振古風聲借  
 依豈須齊魯之變自成洙泗之鄉此澤以稱善教化矣懷尊賢之  
 志弘愛客之道四方名士萬里咸來至有蓬蒿謫仙驚為仙侶或因  
 官而忘反者或假途而惜去者盡赴集金之禮皆歸尊珎之行其  
 餘草澤薨薨無半待遇者固不可勝記此澤以稱善如納兵華天  
 事地本通靈神無非是誠足以監澤然而素飲釋兵大節法門教  
 善皆疎何德不報無滴上智為嚴布於諸方有作吏因加蓋偏  
 滿於崇國煉即山之堅固錄六文其化其身錄虎水之光輝駕九  
 千秘藏事非為己顧乃託來此澤以稱善求福矣功惟理亂志在  
 盡忠安不忘危常為待險之誠小爾事大問建興國之道以致度  
 孟數郡尚枕三進難昆彭致霸之儲木能繼踵在位述自學之悲  
 固不同風此澤以稱善守位安且天惟祐德民本懷仁公黎富貴  
 者三十年傳冊封者四五世遺愛銘於人口忠節著於國史臣子  
 之盛不亦大乎迨茲度俗變遷莫衷展望寂寥闕以時之賜安涼  
 同之制之悲士農工商慕信政以如在潢汙頌藻皇遺廟以如存



西千歲我師能開闢境化遇今大元帥吳越國王伍鍾壓紐運  
偶留國當保大元功之初行無滅絕龍之美既克寧於民庶思成  
說於鬼神每念閩州所歸本由王氏而盛舉子孫其代已同重盛  
之昔而春秋二時宜陳遠且之禮運命以公儲弟為忠繼王廟仍  
秦常祀之數霸王夷修於廢祭諸侯立於賓利行為義教尚存  
故賜朕肩導酒垂薦惟馨望山庭月角之容立借老丁飛之像庭  
廟未周於工續槐檀旋改於光陰舊恒軒寺已絕羅舍之蘭菊重  
門次開但多仲蔚之蓬蒿既平與祭之儀殊缺致誠之所宋開寶  
七年秋九月大元帥吳越國王以時和歲豐家給人足俾泰福滋  
之祐遂中成秩之典凡曰利廟既廢載出錢幣修完乃命衙直尉  
新授人工旁埒材植補遺基而各備芳備物以成祈膏出跡時已  
順存集

卷一

云昔華奢俗得以中度規制得以合禮朱軒粉壁隨地帶以生光  
修竹喬松向來霜而吐色批曹華則陰兵欲動關郭工則神而將  
嘶昔從悲周精靈如在刻以故卿將吏則華賓僚當其草昧千戈  
屢經勞苦泊自將立恭儉尊崇高乃望郊衛建州刺史孟城等  
二十六人以配享焉斯廟也前職清流右建淨刹一路自無於殿  
廡四部皆屬於山寺曉露曉開先露列寢之岫疎鐘雖近不驚苑  
樹之舍公昔也嘗遊宴於斯今也從祀祭於此始易宅而為廟刻  
將廢而能興苟非陰德不獲今名未朽又豈能身沒之後有如此  
之盛乎且四居是藩獲早斯事昭嘉歆之未遠賴遺愛以常新爰  
屬題義庶存實錄燕然敘事雖有謝於孟堅此首廬人亦未多於  
叔子乃為銘曰極天曰茲惟嶽有仲當是英氣生為其人千霄利

制瑞世祥麟矣當李運實既燕民店德將茂萃難欲出陰霖岳地  
秋氣藏日舒不招殿往蒲縱逸苟非偉才為濟王室權為巨盜緒  
亦朋茲微氣中夏有屠光山誰謂英傑同罹險難終則窺跡能無  
厚頌爰率部民同祖萬里緒為崇楚公清猷美因戮克人運奉君  
子立功著名自此而始漳浦既寧清源獲平遂以武事授於難兄  
孝賢王性謹惟直識辭乃將環亂用經營憤彼閩州拊茲解將奇  
宦漸為政刑俱喪現茲大驅凱歌連唱克定一方武諸黎望始泰  
歲祇已搖珠勒屏翰之英朝廷俗聞范居重鎮經事明若去是刻  
歸松茂蘭重恒仰大德歷歷五郡雖曰功庸亦由時運二廟奉  
七德垂訓今予今茲當年振奮真王重克上相清規陵谷雖變著  
者不獲備錄中第運正辰利年僕僕為遊立或虧前王推恩良時  
順存集

卷一

有侍唐廟克新遺蹤不改真爾金碧藏然神彩靈昭芳名千秋如  
在福是  
通志

吳越順存集卷之二

錢惟演

錢唐後學吳允志上輯

此

春安眠升平

癸亥歲二月晦詔季冬旦霰雪雖下平地二尺寒處必先凌厲陽和為之潛伏問諸儒曰固有傷矣問諸國曰果不害否考諸史曰陰陽戾矣予竊土者豈不以民為心因怡然自賦

春陽以中百昌俱作彼陰兮而龜典何飛雲之振落姑棠蔽於陽

鳥達潛藏於大幕冰散離下溫寒和得終寒裏而紛採又霏霏而

樹存集

美之

第一條

失乎嶮巖二室僅存乎岷嶂我有原田既鉏也穫我有餘黍且積  
且柔豈成粟而是取酬沃若之待收惟此蕞殄乎心則憂亦有底

華有木十芳茂  
靡不繁結珠似玉  
研建森標之  
高才大晚朝之

此種接續運之體和度空境之先

商況於林藪有升豈更有如櫻櫻移腐草以無所適危果之欲

東漢中而能釣之海上而松栢子足辭海古遺不白者乃詩歌林

天歌地黃竹丸園靡召於游家創於年山遂休於上荷陽臨水之

求使後人之間氣來郭敦不究之樂梁小作志歸之曲豈山溪

女之寃遂至傷民之致已而此時令反天常氣節凌而不烈風雖

聖賢之教，照於群衆。

醫不慎意而苗心民事託諸賊錄無一從條自傷之則故有之矣焉

時

南朝

結新臨春映夕霏景陽鐘動曙星稀潘妃寶劍光如畫江令花脫

落似飛舴蜚凌波朱火度觚稜  
掃漢紫煙微自從飲馬秦淮水蜀

柳無陰對長年

集中庭樹

紫閣分陰地，丹條曜秀時。枝高接漢室，樹密覆辛夷。夜彩瑤光接，

花英上露滋  
乘春好封殖  
為賦角弓詩

登楊大年休沐端居見懷之作

雕盤瓊蕊永寒澌密樹蟬嘶下直時史賦新詩來靈運不將園扇

隔元規  
經梅  
綠草  
沾  
皆上  
燕日  
飛  
風特  
恣  
遂  
故  
時  
孤  
凌  
照  
初  
也  
演

明倫彙編

未

經選集粹

## 再次元韵本卷

雲變危峰萬里橫  
華鋪湘水一床平  
紅閣爰露消  
衣消綠蕙翻風

所更駐逸少偏書藝窮賞羊欣開卦錄祐無妨天上芝泥魚對

有漢已述之

性花

新定切古庭木露木布守實財三之奉谷之一定下五

新成和赤店玉鏡者出子珍松等三片

漢文

六言

一、道林、漢、立、山、新、作、日、高、等、托、非、受、金、芝、姓、學、火、海、決、已、前、在、上、

知中府

夜

鷓鴣

卷二

煙波失舊期自許一鳴開迥漢可曾三匝繞空枝從來騷鼠何曾顧不似鴻雁能見疑

公子

連句文體接獲周來時十里一關延歌翻南國桃枝曲馬過章臺  
杏葉藕湖殿對迴雙轂青樓門歸去九枝無間隨琴瑟歌鳥相驚  
陌三條入柳煙

宣  
曲  
二  
十  
二

韓樓初分後銀鏤未解時已郭執扇笑猶捧玉空悲乞巧笑生酸

逆風太疾沈雌屏。油火尋簪散隔琉璃。歡買詞人欺空傳。柳客詩  
蘼蕞銷內熱。夏蒸摩朝飯。新帝桃初熟。紅心斗欲成。波凌波渡。羅襪  
向日。弱華芝素脰。分丹赤香津。滴紫梨龍。棧隨振素。細龍舖凝脂。

蓮餌重陽節金針七夕期玉膏嘗滋溢翠蓋蓮歲疑踪惹我隨指

張長恨入眉青驚惟有辭赤墀可能救下蔡迷遠步平陽破未知  
碧蒿叙自瑩腰細佩文岳出恐嚴鏡晚歸嫌細恨蓬艸艸鶯脫悲  
鸞鴛漏春思魂怨惟愁斷腸柔秋自危瑩瑤螢漸度殘戶蘇花滋  
接裏旋羅辭就國悔莫追秋庭金帶枕一為寄微麻

赤日 夜

滿淺風微意木深雨雲無跡火寒凝算鋪寒水頰杉枕軟卷輕煙  
更背燈沃頂幾思金字露滌煩誰借玉壺冰蘭室知成襟處宋王  
多才獨自登

詠唐天寶間事  
明一  
皇作

山半湯梁架玉梁雲中殺道吐一作瑤池餘雲暗合三危露華暈

卷二

時遭百和香任促一作金鸚親使坐更拋珠淚讀方蘇軾一

別墅

列館斗城傳斜軒映曲房蒼頭冠絳幘中婦藏流黃後道登平樂  
期門集未央錢梁與宅狹歷吳慈宣走馬亭臺柳停車陌上桑  
教方隨寶牌投轄付銀牀出帶紫里急歸衝細雨忙曾過阿君宿  
醉舞起跳梁

無題三首

誦語成歌竟已陽春山低款翠眉收郭石鋪被朝猶掩角今薰爐  
 冷自昔有恨豈因無燭去無言等爲息侯亡合歡不驗丁香結祇  
 渾淒涼對燭房

耿耿寒燈照靜夜，朱成碧處如何處？頭碎無語枕屏角，涼心更待塵帷有幽蘭。啼月露可將人索，托雲波山外六曲歸來夜。秋恐重扶折函綬。

香歌環沉無浪猜，春雲淡淡盡春開。有時盤馬省猶懶，盡日投壺笑未迴。螺思豈能重傳粉，雄嬌孰待更求媒。啼粧不沾金翅，問腸斷淚郎玉照臺。

荷花二首

水瀾雨蕭蕭，風微影自搖。徐娘羞半面，楚女妬纖腰。別恨拋深浦，遺香逐畫桡。華燈連霧夕，鉤合映霞朝。淚有愁人見，魂須宋玉招。凌波終未渡，疑待鶴鳴橋。

玉甃引清泉，風高露白天。益波臨一水，翠葉隔長烟。已分蘭芝漸，仍憂趙后傳。戲絲衣更露珠，串滅北懸愁。忘來湘浦鴻，驚近洛川金。塘正斜照，誰倚木蘭船。

荷葉再賦七首

欲細珊瑚碧，浪深橫塘斜。日帶秋陰深，宮北地留金。新添浦何人，遺錦余誇學。西城迴雅態，歌翻南國有餘音。韓憑恨魄如灰在，青荷香銷亦見尋。

入贈一絕

睡露金銷月似霜，雲外玉華剩清光。不知惟有高唐夢，半夜夢醒燈微曙。

紫

紫花青蒂壓枝繁，枝實離離出上蘭。東海圓珠無奈碧，峨嵋山甜雲

不勝寒。已度仙風懸珠重，更愁金刀切玉難。自與相如解痛，消何頭瓊藥作朝餐。

滅二首

戲盤十點愁春聲，蠟炬風高華筵輕。夜半商陵聞別鶴，酒闌安石對哀寧。銀屏欲去連珠進，金屋初來玉筋橫。馬上悲歌寄黃鶴，紫臺回首暮雲平。

家在河陽路，入秦樓頭相望。紫微辛江南，滿目新亭。雲旗鼓傷心，故園春倦。常倚天頻滴露，方許待月自涵津。荆玉未新，連城傷腸斷，南州抱壁人。

七夕

紫天銀水渡，辛夷落葉散。離屏解解，何時金朔。曉中窺阿母，小姑堂上。憶蘭芝初宵，已有穿針樂。歡曙還成弄，打悲若此人。聞更腸斷萬重雲，浪穿微解。

成都

武侯十載有遺靈，盤石刀痕尚木平。已婦自燒丹穴富，漢庭還肯碧苔紅。兩經蜀市應和酒，琴到臨邛別寄情。知有忠臣能叱取，不論雲橫更岷嶺。

秋夜對月

新氣中秋正，明河左界火。桂孤香易散，蚌冷淚先江。飛燕傾蘭坂，鳴琴厭燭房。玉盤承浩露，素被水寒漿。浪白江連楚，風浪笛怨羌。度樓聯額，綦滿省更悲涼。雲滂誇圓璧，珠休斲夜光。嫦娥悔媚，獨空見海王桑。

小園秋夕

落葉秋來已自傷  
更因時物更荒涼  
繁榮半熟連紅樹  
繁華初開  
亂掃殘月露暗從  
孤柱滴水風猶濕  
敗荷香滑猶遲  
喜鴛鴦在  
欲取臨卣美酒嘗

始望

天極周環百二都  
六王鐘鼓接流蘇  
蘇金椎漫染甘泉道  
之首  
還隨齊元園已覺  
到車驚得決史揭  
連芳空遠空不將  
寸土封諸  
子刻項餘宋是正夫

方廣谷云宋句妙甚  
天下事多出於智之所不能料  
有天下

者何德而已  
人主往往如歷前代之夫  
至於矯枉過正則其禍必伏於人  
之所不能見  
省劉項匹夫而亡秦人豈必封建

順存集

卷二

地大者足為意耶  
此昆體詩一變亦足以平當時風花雪月  
小巧呻吟之病  
非才高學博未考到此又而雕琢太甚則又

有能言之士  
變為別體以平波勝深到時勢相因亦不可不  
律立論也

和太年初秋病疾

家房初滿若榴火  
秋意先侵玉井桐  
蕭蕭自苑南園几  
幾中指卧  
北曉風雲遲候  
偶逢遙望露飛螢  
起暗敲病案煩傳七  
發粉箋

香墨寄詩商

寄靈儂親舒職方學士

方瞳玄髮粉團郎  
絳閣齊心奉紫堂  
微士高懷雲在嶺  
騷人秋思  
水周堂閣圓露  
阜閣三徑雲  
年華燈燭九光知有美田  
堪種玉幾

時春渚逐歸艖

宋玉

幸事清宴重游陪  
已有微詞更有才  
神女夢驚因賦感  
俗平認忌  
待招翅悲秋終古  
情難盡郭杜何時  
望可來  
飲用大言君自許  
景  
差無計上蘭臺

送客不及

橋洞川長浪已多  
班駘嘶斷隔雲羅  
遙山幾處迷朱旆  
芳草離時  
駐玉珂  
高鳥可能迎夕照  
綠楊空自拂微波  
短轅白吳何由得  
目  
送客樓一屬過

夕陽

遠色連高樹  
迴光射迥樓  
自翻歸鶴影  
更惹思猿愁  
煙樹共先陽

順存集

卷二

霞燈尤未收  
華燈知可懸  
惟照洞房幽

柘家王左丞宅新菊

賀燕翻飛地  
靈芳遞茂時  
陰連桃李徑  
潤接鳳池  
夕照輝金蔭  
輕風接翠靄  
露珠清自逗  
煙素影連披  
西顧霜雖勁  
南榮暖更滋  
翔步多焚澤  
淨地勝陶籬  
味可登蘭藉  
肯應奪桂旗  
顧公長郎老  
宴饗奉瓊苞

五夜

千廬激道發  
傳呼帝宇沉沉  
璧月孤墮爐檠開  
喧闐鼠尾枝  
誰見  
統鶯烏石橋  
霜重連鈞盾  
玉虎水消下  
輭櫺素髮自憐同  
騎省一  
早何日釣秋鱸

柳絮

三月江南花漸稀  
春陰漠漠雪霏霏  
幸臺街裡輕吹瀟水橋邊  
送落暉  
曉曉傳情梅暗落  
韓范遺恨蛟爭飛  
詔書漫道吹絳薄  
誰見紛紛上客衣

與家啓明

越嶺微雲濕寒梅  
家近嚴陵古釣臺  
夢成魚通夕去書窗惡犬  
隔秋  
迎千時不為條儒來  
乘聖猶收夜杯帝石豈無楊  
清意溪宮頃薦共卿才

無題

將殘初分屏氣濃  
聲聲不動意潛通  
圓蟾可見還歸海  
如蝶多驚  
微那風執扇寄情難  
白潔玉壺成淚凝  
凝紅春曉亦有心如夢  
未到鳴鐘已旋空

順存集

卷二

九

霜月

霜月正如鈎  
臨記更上樓  
沈侯新覺瘦  
宋玉倍多愁  
懶梳分骨露  
驚七竅  
恨桐花悵歸  
馬歸馬是悠悠

此夕

曲疏斜掛影沉沉  
火齊屏風六曲深  
春瘦已寬連理帶  
夜長誰有辟寒金  
珠拋月浦空含淚  
琴怨蘭空漫寄心  
碧玉可能摹貴德  
阮郎歸野更收嚴

燈夕寄獻內翰魏略公

曉閣華飛河漢旁  
與陳遙詠藉祀光  
九扶火樹連金狄  
萬里霜輪上碧瑤  
下先行車珠網細  
照天神燈紫沈香  
散閣驚指神傳客  
再拜還捧奇勝

和大年懷舊居

武祀傳壇接里閭  
琴堂水閣半凌虛  
竹林舊享銅槃食  
門巷今容駟馬車  
楚國大言登宋玉  
漢家哀詔用相如  
未知嘉鼓歸何日  
空鏤題庭春草珠

許洞歸吳中

半薰風暖接北亭  
一曲驪歌到淚醒  
懷古更扶玄石賦  
缺舟開採紫莖  
醉醉拋隋岸楊花  
白吟過淮山桂樹  
青可使長離終銀羽  
淵雲靜落扶天履

上巳王津園賜宴

漢家傳酒飲楚俗  
泛蘭泉玉液初傾  
酒金甌展翠鮮  
珎珎平竹簾  
傾蓋集芝萼  
錦羽翻晴旭  
霞英落暖煙  
雅音和舜樂  
春澤洽克天順存集

卷二

十

更龍承雲曲同歌在編年

致齋太一宮  
齊潔奉惟馨  
瑤臺獨自升  
樓建五里霧  
瓊葉九枝燈  
珠館來青雀  
璇題射玉龍  
踈鏡平野潤  
古柏夕露凝  
鶴扇真觀月  
傳衣可鍊水  
春茶泛雲液  
晚軒薦蘭蕙  
燕餘樂故洪  
井藏書類羽  
陵回瞻太帝室  
飛騰更共憑

苦熱

赫日烘霞開曉光  
雙文桃葉碧牙琳  
新頰露白翠頰滿  
久捧玉壺未覺涼  
雲嶺郁思隨博望  
風窻微微戲晨星  
更憐  
曉曉飛處深入盧家白玉堂

屬疾

積日勞無補痛天疾未訴馬脚非避事盛衰自多憂日駐花成果  
心驚蛺蝶開山幽水那從熱洛笛更生愁拂枕聽風度穿簾隙日流  
唾壺從已缺得曲亦慵投餘蘆尋桐錄文順動越詎平生江海志  
夕夢繞滄洲

清風十韻

海暑連秋盡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微飄盡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鰲嶺彩龍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  
不待雨來來自好持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  
戊申年七月五號

上漢人

玉露金河顯氣涼亭亭亭亭亭亭亭亭亭亭亭亭亭亭亭亭亭亭  
一夜一夜一夜一夜一夜一夜一夜一夜一夜一夜一夜一夜一夜  
一歲佳期一夕過羽旌雲蓋涉微波明朝若寄相思淚玉枕金蓮  
淨最多

青島當時下紫雲

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別有人

臘年夜雲對玉鈞

十門高切持河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乞巧樓

秋夕池上

桂月上金塘煙容帶水光朱閣接口城絲竹溢魚防叢暗禽栖密

松疎露下涼秋懷已清契無素更啼螢以上西苑集

燕歌

黃聲燭影浪多秋仙娥何能為解連簾升風高珠環網古梁春暖  
燕爭泥更看山連堆紫綰許華靈松駁鶴紅裂霜結幾十尺紅

蘭終夕露珠啼西苑集詩

走馬章臺冒雨歸後門猶數潯前新心出水終無定難從風

莫自持機帳解輕難解難解難解難解難解難解難解難解難解  
恨如年一箭遙

秋日小園

西苑集和內有

碧草涼生白粉衣度園秋晚清幽期千房嫩菊金螢亂百本衰口

細扇歌日詩鮮花沿素壁雨涵蛙鼓占清池儵然自合蒙莊趣誰

明存集

識無心似標枝以上流集

中奉

嵩高最高處逸客偶登臨迴看日月影正清天地心念此非常游

千載一披襟吳國次歷代詩承○按詩求所載姓名時代多

雲門廣孝寺唐題在

精舍依巖岫香林結靜禪崇臺舍夕霽危閣架春波淨飯供蒲葵

真詮輝貝多幾時輝畫錦松下駐鳴珂唐詩

天台護國寺

峻極壓滄溟清居聚百靈重門深閣遠絕澗遙湛溪客問無生法

人將不死庭何富謝替組馬道駕飛輪天台

嘉祐院經堂在台州府大國山宋僧長古道宗師詩宋恭政府以下  
一百四十五人所書般若經遺書以晉之復自創血以

書雜摩經附  
馬政名經堂

漢苑辭千樹仙紅訪五芝汲瓶春溜滿卷誠曉雲滋望制青龍起  
觀園白馬馳紅樓曾憑制在句詠朝鍾

詞

玉樓春

錦屏春老朱樓曲露濕文犀和粉絲未容淡草伴桃紅已許纖枝  
留鳳宿嫩似春篋明似玉一寸芳心誰管東勸石連雲莫如躑  
者被南風吹作竹

前調

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淡眼愁腸  
先已斷年年漸變成衰晚驚歎來頻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尊  
今日芳尊惟恐淺聞歌之對淚下時後所自白髮如乃鄭王飯歌  
其詩云于米竟於隨州鄭王舊曲中興時面頰春愁故國山川  
頗相類

順存集

卷二

十三

順存集

卷十



白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文僖公一聯  
云日上故陵烟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最爲警絕詩話  
錢惟演切有俊才父叔使賦述山詩有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峰  
之句敬異之事部

錢文僖有句云雲意未成雲着地秋聲不斷雁連天郭河陽嘗爲  
此入畫

楊文公云錢惟演劉筠首曉詩格學者慕之得其格者蔚爲佳句  
二公麗語頗多如惟演奉使途中云雪意未成雲着地秋聲不斷  
雁連天又云家亭殿見名長短村酒那能解聖賢送僧遊楚云宿  
舍孤雲起行衣夢雨涼旅弁州詩云戈矛巡露夕銃鼓安蕭蕭

南唐書

卷二

衡雨詩云平檻晚波吳榜渡連城春樹越禽飛章南安云離人南  
浦多春草越鳥接枝有平梅劉渚州云生微軒曉湘竹晚樹含涼  
雨越禽歸李太僕北使云漢賦隨移帳燕鴻半解鞍何東州云疎  
鐘靜起軍城曉李衣賀高水國秋陳江陵云深沉珠網通歸夢紫  
華春山樓去舟太乙宮云神庭古柏啼鳥起齊室虛簷宿霧通延  
人云思滿離亭酒絕勝客舍烏高泉州云東南地迫宵路息西北  
樓高晚望遠章分寧云小雨郊原連古霧夕陽樓閣照丹楓東封  
應制云羽七義野爲安喜郡民送子知處州云輕艇使車速明  
月直廬空張陵射判河陽云隸外桑麻連四水黃堂最吹簫十兵  
孫承興云魚尾故宮連草樹龍麟平照自風煙漢武云立候東溟  
遶鵝駕窮兵西極侍龍媒公子云歌者南國桃根曲馬通章臺否

劉公  
三殿書

葉綢繆花云欲作飛煙散猶憐反照遲荷花云淡有故人見絕頂  
宋玉招禁中鶴云天淵風雨多秋思連海煙波失舊期劉題云有  
時盤馬看尤懶盡日扶壺我未迴以上三聯又云春遊已寬連理  
帶夜衣誰有辟寒金元夜云九枝火樹連金枝萬里霜輪上碧瑤  
妃龍馬延州云沃野桑麻涵細雨嚴城鼓角送斜陽劉題劉松學  
士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贊其行因進呈章聖親以御筆選  
其平淡者詩八聯有惟演一聯云置酒軍中樂同分爲外清俊辭  
爲御題句周立於會朝詩話

南唐書

卷二

贊

先世四王像贊

武肅王

赫：高父自天生德肅清王奎糾正時惠受曆大封遂荒東國四  
顧身征九命作則神修提然英斷不惑發為光靈靜則淵默養爾  
曹孫忠識顏色藻繪既成永：無極

文穆王

況：顯祖命世之英光紹受業遂尸爾盟玉帛旅貢充於王庭鼓  
鐙聲伐正披邪刑天光濬發德宇惟寧文章潤澤角岸豐盈如雲  
之蔚如日之升傳諸永代式奉威靈

忠獻王

明肅王

粵若伯氏奕世明烈竭忠盡誠經德東哲家傳玉書手握金鉞既  
抗雅氣延光開聖貌惟端莊神則堅徹為龍為光如虹如霓煥發  
丹青瑩牙冰雪共爾民瞻允為人傑

忠懿王

傳我先君靜涵慈仁誠惟許國志則忘身克彼僭邦朝於帝宸廟  
遠合食甲令吉敷五精東耀一氣遐醇峻偉春歡爽極秋英像若  
遺像眉然有神子孫保之藻繪長新

錢惟治

文

永明帝碑師心賦序

粵成定慈強名務三之學釋道儒雜攝歸一之理不達則壁立萬  
仞或悟則洞開一門故有一宿而通故有素初而惑難氣色無二  
乃親相有慈生民以來非無達士能反以通純領袖法門者非師  
而誰新著心賦撮盡玄樞乃指引一心坦然明白命予小序因得  
抽毫所謂持明火而引天光耳

明肅王

卷二

詩

春日登大悲閣二首

閣閣雕鏤彩錯紛明霞攢麗茅玉女窺瞻飛仙林鐸沉煙煥寶香  
媚水涵珠箔千山箭勢晴露萬井喧填曉郭登臨後倚傍瓊欄滿  
春光熙熙家廓

閣閣般斤耶作木從航工必度華飾藻繪密施校指明鑾代寶燈  
瑞露一作為珍箔欄危似倚高空梯迴執掌落有時閣上觀人  
榮自謂會中騰一鶴

前題四言

春城滿望晚閣閣登塵銷露量定出真僧人懷遠思極覓危層因  
緣果證勝境新興

前題五言

前題四言

聖主欽崇數十光顯紺容映雲霓倚殿龍月泊花重淨刹香風遠  
危欄碧霧濛濛勝因良以詠半閣一新遊

前題二言

前題四言

碧天臨迥閣晴雪照山屏夕煙寒滿明月缺閣亭  
象霞披迥殿青霧凝輭晚花散靜院芳樹沐指唇

以上見真定志  
公北川詩集

錢惟濟

詩

夜燕

清燕夜何其南亭露欲曙踟躕躑躑露袖舞澹澹羽鵬飛鏤葉搖花落  
金瑞照月輝瑤光未西落休賦醉言歸

苦熱

頻來風北飛閣深亭亭日柳漸流金火雲接影橫欹漢水為無聲  
下草陰清怨孤山同飲露煩思楚假獨披襟松葉粗粒都無味街  
玲清氣欲不任以上見西

天台護國寺

穿落古薇壁重溪中起青巒接福庭微妙天花輕雨墜清涼甘露  
滿霄雲金龍界道連飛瀑碧樹周阿訖昇屏吳日功成解纜去會  
騎猿鶴伴山雲

以上見真定志  
公北川詩集

錢恒

詩

題東湖共樂堂 按台州志熙寧四年郡守錢恒募石修城以水至深遂致整湖以遠衆水其地凡一萬六千步有共樂堂泚林亭在湖心

孤孰湖山秀氣濃花林茂列葉爭雄管弦交奏容帷合臺榭競登人喜同環障驚行飛早晚平波魚倖掠而東談燕去成在致換得汀洲月與風

題日山

清晨渡水涉秋山日上高原葉已丹已倚松筠身磴道更瞻堂殿倚層巒梁間雲氣蒸衣潤曉外嵐光照席寒顧我塵勞嗟少暇暫驅然絨一盤桓 以上台州府志

順存集

卷三

吳越順存集卷之三

錢恒

詩

題淮陰侯廟

菜壇拜日恩雖厚踰夏封時慮已深隆平早知同烏喙將軍應起五湖心 有荀雜記

錢唐後學吳允嘉志上補

順存集

卷三

錢步

疏

請除非法之刑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淨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容罪肆赦聖人實有惻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於無刑而商非欲害於民也凡有考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執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人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若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先之時誅四罪止曰強盜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放驩于崇山流共工於幽州何獨不言殺戮誅三苗我雖究新共工于其處無此四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蓋先之仁聖而四者雖出尚慈言殺是故國之慎

順帝集

卷三

三

者其先乎刑刑之傷者無甚于殺乃修其法式以肅其用貴刑踰法法有所據不本於法則刑賾刑賾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紊國政紊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辜甚惡之心以獨理天下獨理不及則裁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養秦而始皇從臨於民秦三代之法應一時之威行刑刑殺之例為秦民者皆免之或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連誅戮戮乎漢祖既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等相故約秦之法為三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剝奪熱刑之類無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今受是刑後代尚以為虐而施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二者以首領指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為常法有司承式固敢增變竊近代以來

非法之刑其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案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於今日或行或殺人白日奪物

背軍逃越與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吏解解割斷截手足坐釘立釘懸背路筋及諸難受刑者身見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閹闔以圖示眾四方之外兵吏或暴吏加增違取心活刺所不忍言十五年計杭州故僧為變殺藏前蜀部兩回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求為記法今蓋以已死之刑漫加爾哉斷割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止于殺則殺斬行焉漢使先受苦痛爾哉斷割無後就刑無非欲顯於刑所貴誠於後人今無犯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

順帝集

卷三

三

一賊而於集眾之際猶有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誠乎若使嚴刑可誠則秦之天下無一點首為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矣三代以來躋民仁壽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恥矣臣愚見以謂一人受民民亦受一人既受於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故誠則懼未至而惡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兒借偽惡蕩祥瑞登見之錄非陛下能者皆行之近代未沒古者惡沒之臣恐世非注之錄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為常行矣臣又竊見唐太宗文皇以人之五臟繫於背有罪者乃不令鞭背蓋慮傷其命故于今稱善理天下龍我社稷皆曰文皇故死罪四首全歸半眾然後就法至期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貽施于衆行

汚蕪錮解靡所不至廣民寬之立於刀必令之史傳貶以尚刑太  
祖仁德望帝年之而絕其法廣之于今最煩嚴苛方保其生死亦  
無忌令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况剖心剖腹獨夫受行之已  
為萬古所笑今以此為刑臣恥之陛下亦必恥之非臣盡心報政  
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  
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嚴新則仁政  
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惡直之罪亦幸矣  
文鑑

順帝集

卷三

四

碑

仁壽院碑

繁湖何故事也仁壽何錫名也昔司馬氏都建業為之東晉此為  
東陽之屬當時也峯頂積水有寬楊泳為有子數百翼而長之  
一日皆騰去霄極瞻仰而沒故繁湖之名因是而立且擇地以演  
教之宮名虎范羅什以其式之所乃號鵝園蓋由養養之方遂  
定名稱之跡或既四靈以成道倚芳枝而挺生神異之興寔云龍  
樹或注驕駒而攝念聽密語而起因感應所召乃曰馬鳴則鵝湖  
之號不真于古矣哉乎哉繁珠自登爰契於神僧鵝殿不審式符  
于香刑唐廣德中大義祥師領江人也手持佛教心具祖印然以  
斷緣為得無念為真終以有物之身當擇方而止杖錫佩鉢其遠  
遊之柴鑿石刻木為燕坐之地聊建蘭若因院淨侶不見鬼為直  
參風煙群動其休清韻無往時有猛獸司原扶矢深入潛視其所  
入始見投自後以慈攝免扣虎息客不遠千里皆為其徒一夕甘  
去之驚忽歸斯水雖漫其証會未考無而昭而於天候已上學  
所謂傳承江夏三年復來非同遠步小陰七言可換事駢甚井觀  
開故林直提鵝迤邐東已成仙家又恐珠還合浦是慕清風名德  
既形書指達玉年無著物之桐乃赴軟輪之求履登繁垣偈答玉  
座片言內證萬法盡通真之誠照合上指寶錫之寵遂踐國章  
始賜為鵝湖峯頂祥院自此連奉三朝出入宮禁與教教為國  
藥師後智多上人乃移峯頂之舍今為院為平陰一鼓棟宇尤壯  
坦安樂之境居吳楚之右副其門者凡六人明此素望紛雅玄明

順帝集

卷三

文四

易字乃作  
看引錄

周易集

卷三

五

崇也清微通令崇林也內積通映志林震也中興輝慨兮震真  
也來之不亂今其休甯之有常今休至于今長安今新和尚未都  
人也即震之徒為入室雲居傳衣歌阜泊運承襲乃主道場正智  
既其諸境又現心張早遊定慧雙忘懷慶寺調禁毒無用德未禮  
度誠接允聖况乎修堂秘殿寒象嘉林復有岳陽王感應舍利覺  
為塔咸平庚子制五使馮公亮奏降御書以鎮之至於層樓滕在  
玉荷庭園並理非程骨之屋方龍藏同深堂茂陵之露簡黃德丁  
未轉運使李公奏賜為仁壽祥院吳欲法輪不現佛日無虧以博  
施濟眾之風家臣子于六合以永錫難老之惠首養終于五福興  
焉非神曜美若輝映岩野不有晴昔之靈法嗣之威其孰能庶之  
哉易味真醜醜理迷雲聚徒與長道以道為友以法為師見託聖  
碑三張不傾敢獻頌額之為銘  
佛性本靜萬法獲為般若不動是為真筌真筌自在孫名為祥、  
若有承託之語言語言不已化為機權我有清義推何可宣改、  
嵩湖堂、今嗣大義之機法王之子湛然產源然妙古如雲在  
天如月在水六師相承世濟其美以燈傳燈光、不已

詩

西遊曲

花銷春老白日短收紅龍一作綠連空館擬將清血灑昭陵幽谷  
地啼半山晚十年靜家劫獻書王孫不許延公車江頭祖廟祭無  
日重門生草寒離離我有黃金三尺劍無肯餘瘡古渡龍佩入函  
關無故人玉握凋零七星暗

滋泉詩

悲哉天寶時帝見政不修寵幸華婦人陰極陽已未外戚盛本枝  
權比封列侯丞相大將軍俗位甚危隱天下安既久積漸力不周  
車服食玉煥恭恭厥職寒愁驪山滋泉宮盡幸與夜遊一遊百司俗  
萬費一日體誰能心自快化作社稷憂國忠忠天嗟林甫懷安

周易集

卷三

五

偷胡離處太原鐘鼓無計收黃塵滿此安慘贈九廟蒼蒼天未使  
絕反正如如字疾驟自茲遊實地荆林生荒秋宿物卷已發如蛛  
挂重樓覽者成寒心一過三回頭因知帝王業堅固宜鴻猷豈可  
信嗜慾保美生瘡疔離離塔峻乎誠蘭晴况有由翻思秦離草續之  
應可仇

南兵

曾見南兵告征遼事一如金瘡寒夜內執甲而生蛆山小瘡霜骨  
河枯腫腐魚參元無處哭丁戶日相踈

以上宋

日

洛浦全開鏡衡山半隱規相歡承愛景共惜寸陰移十家詩  
微歌藉上裝晉公

介橋莊上十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名高俊  
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過洛水濱昨日庭趨三節度淮  
西曾見執戈人按亦周詩話云錢中白內翰作提唐首篇格諸家  
批離本集或青字跡新亦見之本傳錢不獨其辭至於題目豈欲  
其批款藉上幾晉公云云不知此相似方可傳

句

直景

更峰上兼銷酒鶴負庭柯

芭蕉

隸章封事誠初啓肯鳳求鳳尾乍開

詩人玉屑作  
丁謂句供考

錢希白句溪靖上履款獨在象近柯

王君玉句疾風甚雨青春老瘦為瘦牛保野原  
張公史句夕陽牛背無人外第得寒鷄雨歸

錢易句  
不在詩家印泥家



錢奇述

文

奉國軍衛司都目序

詩曰王之爪牙言史士鋒銳能持噬嗑也故軍將皆建旗於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進則卷起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棘是從卒為牙中兵武吏為牙前將俚語訣誤轉稱為衙唐自開元至五代間衙將最重皆督千人兼檢校臺省官猶春秋陪臣非才幹勇略不授國初笑誅姦雄飲成銷萌出儒臣守郡始蒙城郭子弟或里胥雜補唯得莞倉庫部飛輓起指呼指爾乃立條教以均勞逸視此例以米輕重考歲月以叙等級愛民甚矣天下宣也此八字上下就有脫誤就有風俗便宜亦從而小殊明州漢之鄞縣

順帝集

卷三

本朝賜節度額其地東濱海洋羣山聯屬四堵且臨嘉慶錯出居居人器器偷生喜輕衣甘食無蓄積之實衙將員雖百有二十資產視他郡為瘁典史乘隙執枉重困握粟出卜訟許繁興昭文學士陸若下卑明年升遠澤為通判官會按察使符俾慶正簿領漫命郭王簿何世昌備高順顯除舊與款端恣條列使令法令而附近人情眾以為便乃獻狀按察二使既成題曰衙司都目因寄本末篇首

策

敦儉

臣聞淳四海之奉者文米藩飾偏味極盛勢適當然豈過刻損稱為儉德蓋去泰甚屏奢侈之為儉爾一人儉則百官儉百官儉則庶民恥費敦樸淳樸無所售利農夫工女完固充給我太祖太宗知稼穡艱難奉養清約裁冗貶侈今部廟大體陳國初恭儉車服堅樸素質王甚餘可追驗矣先帝雖居太平全盛之實日字然儉節聖躬嘗見內直黃門給錦食命紫綢代辛酉京時頓御食品准從駕厚臣天禧間欲禁塗金飾下詔自來與始禁月連通杜絕化之之誠者老于今稱道陛下嗣位音樂宮室車馬無所加近歲差踰前臣疎遠不悉時事但聞調諸官署財物為玩好頗覺北

順帝集

卷三

門內作工雕鏤銀冶刻削幾十人漫以高官訓茶窺略就逆署私立聚費後苑置酒府醞釀供燕昵之頒宮中禁取市物百費震動掖廷觀感西班列佩印綬給侍禁省是數者皆無益廢明臣料此誠左右佞諂愚天聰納諫切屬兢兢畏天下過已始相與逆惡故先意隱屏為此快一時欲圖少頃免說賜予放蕩流溢源發有漸殊不知恭於外則貪損美德謹按禮王者皮弁以食重身防微政有和食醫嘗食監失餘瘵職則刑而別庖所薦異內恭正饌旋取區肆間或時珍怪不問從出不思時禁止小使三數人充其事陛下安自輕御焉秦宗廟社稷何臣之深憂也且京師四方之首善視察聽取為表式今擬未大失風俗已溢經曰上好是下必有甚者臣視貴臣家悉相耀以技巧聲色狗馬或竊畜尚方器

物起屋宇跨通衢大路富商豪族款慕結納貨賂上流諫而民益  
貧游手益衆猶細桑作縻巧日變月新營媚富貴耳目且利今智  
自盛今心猶昏則慮不精驕則所惜重元僚通臣安危所託使昏  
且驕漫何望耶昔秦王首范雎以楚魏利優倡拙吾恐其圖秦失  
偏優巧拙小節也古人用魏勝負以奢儉乎使天下聞之可也四  
季聞之不可也臣嘗行都下見先朝宰相若呂端李沆舊第存焉  
窮僻卑陋今公卿隸人所舍或加之蓋當時法今而冒尚正也  
故衣弋綈焚黼裘是地帝王末事前史皆書之者顧治亂所繫  
深美絕稱聳示後世陛下宜醇純法列聖成績歷考三代所以  
得失凡遠與章傳制者亟罷獨還司御史內寵之勢其父子兄  
弟饒賜衣食不令以要官劇職諸都國縣縣輕補之服止其歲輸  
順存集

鳴廷是  
書  
賀杜相公  
闕國家輕重在賢材賢材得失在宰相國雖甚危盜賊充斥水旱  
游臻萬難然若不濬其使賢材登用此不足憂適以起其治爾國  
雖甚安倉庫充實兵甲鋒銳於府庫使賢材隱匿此是宜憂亂將  
成矣然賢材有小大道義有取舍唯執政者器使而禮進之俾上  
下出處當其分補衡之職畢矣始漢唐初蕭何曹未房喬杜如晦  
為之虛已降意得人尤盛風節連同三代豈李宋昏錯則數萬  
烈柳燦燦贊扶奸竊寵樹朋黨僧恩惜賢材恥之相與逃去若年  
茂諸葛亮司空圖李巨川之徒仿洋陰拱或徇豪傑以據快其藍  
是延宰相之過也嗚呼生民何辜也得失禍福繫之二三君子與  
明公天與直氣絲絲黃較歷中外凡四十年至三公情偽險阻皆之  
矣紀綱故事練之矣古今治亂詳之矣前此為樞密使時天下因  
以想聞風采士類依為盟主者誠以文武吏士老儒新進見公者  
公志能刊白精粗人人自以各盡其意今公為相實社稷宗神  
靈開講上心所致然公此舉繁四海安危之計告之日無賢不肖  
持手相慶而亦遠獨懼焉何也公視今賢材果盡用乎天下事果  
盡正乎則公宜不次擢人夙夜譁譁雖棘塗遠不遺為本朝樹  
太平基業矣止將三胡人果蒙街恩微求百姓益矣兵者大設備  
嘿守常曰已安已治士輩當束之高閣肯賢材顯待公及公從  
不顧望能矣君子哉固窮且死萬一奸雄似字事未可究亦遠懼  
者此也唯受恩最深敢用常禮園牘引虛詞說公小人也順誠字

前件

用古義以獻且知不言負公矣言不行亦在公矣

以上宋文鑑

既

上請焚瘞物故扶僧仁宗慶曆八年

臣風聞在京景德寺僧人俗謂之言法華者因病物故而道路皆停內降使臣今用布漆其骨留於本院供奉謹按其僧本由病後言語乖越其徒轉相誑惑小人從而唱之意在希求輦俗捨施財物今既自化則無異跡息今漆其骸骨留貯寺中竊恐不逞之徒妄傳神變別起妖幻伏緣昨來恩州叛卒始皆假托此術以脅多衆乃至朝廷臨遣大臣督戰方能擒滅不爾為國生事今此僧近在華嚴尤動人心萬一之間不可不慮五代時定州狼山寨有尼姓孫名曰深意及死坐而不壞家民孫方諫者奉之遠近神其事聚衆頗盛遂因滿定州節度使仍自立弟行友為兵馬留後至太祖時遣兵擒行友至京及訪狼山寨其尼發焚於京城西北隅自此定州方始朝廷除節度使蓋深意情偽建威銷萌之至況釋氏本教亦不許其示相於外徵福於無況此朽穢之骨得何所為伏望聖慈詳察邪正本末上法祖宗英斷特降指揮令開封府並勒本院僧徒將所謂言法華者於城外傢本教焚化如有爐餘之骨即於城外瘞瘞即不得放入京城諸門及於寺院聚人供奉所責不至有惑民聽古訓

明存集

卷三

明存集

卷三

請責成長吏勸課農桑皇祐元年

臣伏以農桑者生民大事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民禦水旱制變夷之原本也本朝自祖宗以來留意尤切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官察知州通判皆帶勸農職名校核結銜政在督課而近歲徒有虛文初無勸導

之實行策不關事出因循今欲乞應天府諸州軍於長吏廳各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官於部內各舉清操官一員兼充判官量抽吏人先將部內諸縣今日已前見管鹽田畝戶口數目破塘山澤桑棗溝池都大之數著為帳籍仍開析見有若干逃移人戶賦稅荒廢田畝古之水利後來毀壞者委自勸農官司多方設法勸導招誘安其生業去其久害與其長利俟至年終農隙之際轉運司編行比較委是增得鹽田戶口數目或流人自占或逃移復業限曉諭曉諭有利桑棗廣植溝池開闢賦稅增多丁口蕃茂則著版籍不至煩擾者保明舉奏朝廷特與旌賜章服增其祿如一任終始若有顯効令轉運司批上府子到闕委所司磨勘即乞超擢任使其判官二特與磨勘引見其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寮毋巡應州軍先須照檢勸農司訖方得點檢諸事如長吏等因循違慢職業無聞人戶

奏三

順存集

逃移至多鹽田之數日削並乞除授散官監當其判官二同降黜所貢天下奉農生民富給為萬世之基望詔三司檢舉舊貫賞罰施行

請限定侍從員數疏

臣以侍從待制職名乃漢文學諸吏唐常侍給事之官清貴嚴近職在侍從獻納親視謀猷非資重才同文筆兼美不授非以恩例叙遷可得國朝陳任稍極先帝時侍制限知白自恭知政事方徐翰林侍讀學士出外及祥符中特置侍制四員令更直批閣以備顧問則聖人求賢擇才之意深矣而近歲除從頗多凡任使稍重則帶此職邊防則領印綬紫不惟名數益輕且恐難有過大爵祿而狹其選謹則職事簡舉其流雜則則恩混淆一失本源初何賴日欲乞今後自翰林侍讀學士直龍圖閣等學士及龍圖閣天章閣待制並依翰林學士知制誥故事各限定員數遇有闕

方許除授其三路帶安撫使臣僚乞乞別除職名所貢內外流品有殊朝廷之官並重

請重知州之選條奏

臣知中時官臣司諫

臣伏以生民休戚係於牧宰當國家委寄非有才識學術則為政無失朝廷授受之際固小文常事而千里取舍倚辦斯人故漢宣帝云與我共此者唯良二千石本朝太祖皇帝嘗曰下民雖不令教養藩侯不為萬養朕斷不容之誠聖人之深見遠慮知治天下之本在此而近戚寄官院權擇知州並不以賢愚器識而選止用資考與至院後今自占員調差之其間或面諛經術庸猥冗瑣老耽廢職廢事分養漫游難進不敢裁黜暨拜吏而出豈復究心政事惟計去日多少市傳重輕豈相載以滿所欲不恤酷刑罰以快怨心飾兩傳以要譽舉雖有循理君子苟身遠舉

奏三

奏三

竊無階朝廷則下流不飲自振監司為舉二為虐名而庸鄙淺人生宰府樣通都舍府積日可至況今諸道水沴蝗害存錄氏之性命責在牧吏若圖朝夕近効誠亦未可顧少革弊事漸期極息其管見如左

一欲乞天下知州除藩方舊除兩省以上及帶將判知沿邊武臣外其餘州軍民安依故事量大小要劇分繁望上中下五等其繁望州送中書門下除上中下送審官院

一乞先命兩省官以上於曾任知州成資人內各舉一人須是懷行潔

白才識政事優長者送中書門下更令密訪銓擇才器名實委能相副令分知州如任內政績有闕特行超擢其所舉官乞乞獎

板如不稱職會限何枉并生所舉官重行黜責

一上州乞乞審官院不以先次名目差定揀選令入知州人應任內如有

兩省已上後轉運使副提刑劉日共七人保舉及魯知州成實有勞績人除授仍委中書門下於郡堂生引與相見訪其學經制其器度堪任牧養者方許降勅如知州任內政績絕絕即令審官院磨勘引見送中書門下二與案望州其勞績即不得以依版省稅理欠負除破現在謀利增益為數頗是為生民興利除害眾所共知者應如元因舉主擢用知州其資罰並依與案望州所資舉者不要

一中州即委審官院依名次先後差除假差中書門下依上州例訪問才術如堪任收長方得降勅其初任者入下州次任者無差通方與中州通進資序並依舊初如歷任內有誠罪及七十以上不得差注六與通判則貪夫息心懦夫自厲

順存集

卷三

一武臣除主兵沿邊差使外如合入內地知州即委樞密院其應任勞績資序送中書門下施行

一案望知州添支俸料去日從兵差乞此舊當路節領例稍增名數其合增俸料即以本州賦稅錢充每州所增不過數十千而可以養廉和慰清節上州乞優立則例中下州即依舊

一廣南西川有知州當知縣者自來例用新轉京官或移入充皆是新學小生未練政事領地極僻左人民之墜下者子更賦輸出入刑罰用捨與內地不殊何若輕委其人加以去關遠近遠萬一不幸為庸人所攫斂之無告况受命之日優賜頗多俸料加厚欲乞差合入遠地通判人充

一內外文武臣寮不得以恩澤陳乞子弟親戚陞陟差遣資序委御史

臺諫責難責

一今此小州郡地望以為資序選擇惟人即望朝廷少假權任寬其街榮不為小人賜持盡可盡著

一通判知縣令乞委所司依知州例銓量條奏

右其前所陳列事節皆臣愚者之慮大體如此且今天下郡國四百有餘以朝廷濟之士歲取英髦動百千計入流雜色亦以倍增求四百之才分守郡國不為郡矣使生民帖泰衣充食給則太平之效如指諸掌願望帝陛下特留審覈如先臣所奏乞送中書門下詳酌施行

請令文武朝廷舉國州縣官 宣統元年

臣伏以祖宗以來慮天下人物沉滯致訪籍左右侍從亦許延接俊良所以遠出德而勸能否故教命在朝文臣自雜御史以上武臣自觀察使已上皆歲許舉外任州縣官二人為京官而近年往之錄所舉之人或有改節輪矩刑罰并坐一切皆不論為甚非詔書本意且惟賢知賢求士報國此古人勇為之事也苟不為權勢費奔不為賄貨遷染操至公之心遠天下之才彼當立功成功何由論其能至賢固已不明乃謂無若可引致陛下恩澤之詔對而未宜為厚臣私計則善在國家遠國甚矣伏望聖慈令中書檢會元勅自文臣知雜御史武臣觀察使以上應令舉官臣察職位姓名每季行牒移赴候舉奏訖即開報御史臺如至歲終不舉舉官並仰降勅所貴英彥聚在本朝少廣得人之路

順存集

卷三

精汰兵年 庚申年時

臣伏以今天下兵革最為冗多較於祖宗三朝數增十倍然皆老弱羸怯混淆其間堪戰精銳百幾三四而國家竭民力以瞻之日固一日何以取

濟其已在軍籍者誠未可立行措置求折衷之策則莫若望其源本  
欲天下除禁軍已有指揮住招填外餘諸路本城不係被帶諸軍且未  
洋招填其有名額宜存而人數不滿一百者立撥併入本州諸軍及過棟  
選半種制負之時受委自逐州當職官吏審驗六十五上如堪執役即  
且存留七十以上一例放停不得編主恩而為已患收小人之妄感所有  
在京除見幹當職事文武官吏令依勒破兵士當直外並不作安作召  
司召留陳乞在他幹當見有者仰逐實一面袖下其本城諸軍候及三年  
逐州共計減得多少人數今奉約令多少人數中奉委大臣議定經久  
措置所貴軍政益備國時稍給禁軍若久不招填又恐不司乞以即今見在為  
額轉旋棟去老弱者招少壯填之

論步兵兵士作過奏 皇祐元年

順存集

卷三

臣風聞嘉慶院見制勘軍頭司步兵兵士等擬欲作過及於皇城內搜  
獲先埋藏器仗者竊以軍頭司在崇政殿橫門之南與軍器庫相連最為  
近密其兵士日逐隨本司巡察出入甚熟而敢與外幸賴宗廟威靈先事  
敗露今已下獄招勘臣慮其人等允達結連人數眾多或自來通行飲食之  
人心內自疑別生他變所繫極大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制勘院先且疾速  
根究投置如有姓名當時追捕入院并器仗所埋藏經應地分人負節級  
數目立具奏聞使中外聞之所有禁衛安帖山堂盡去

又奏第三狀

臣等風聞制勘院見勘軍頭司步兵兵士擬欲作過事第一時狂妄之謀然  
臣等風聞制勘院見勘軍頭司步兵兵士擬欲作過事第一時狂妄之謀然

逆其逆意本心為人臣者所共切焉況兵刃之屬已藏在皇城門幸賴祖宗  
威靈上天豫聖慶成故先事敗露倘因循未彰驚屬車之清塵臣謂雖赤  
其族不之寒責今既下獄推勘緣所繫至大順接人心傳聞四方震駭物聽  
轟然小人從而煽惑故根究枝葉必須盡其案行到不可緩不盡則他變  
生少後則妄意起且昨來殿中親事官作過之時法稍寬檢推索山堂不  
盡故此輩快習乃復有此結連益大於前今若後用輕典臣慮後來之虐寒  
心疾有伏望聖慈以祖宗社稷自重不用一時恩貸特降指揮令制勘院疾  
速推究元謀頭首及枝葉等急行圍結公案中奉其應作過人並乞族誅  
於都市以示四方庶小人少戒是感涕頤在此舉矣該事尤不可緩望特  
留聖意

貼黃其兵刃經應門戶埋藏地分親事官長行人員及監門內臣乞早  
順存集

卷二

令制勘院先其當日人數姓名中奏乞更不令宿衛免別生他事其  
人據唐漢之法皆合誅戮今來乞急行決配速赴州軍庫中外整肅  
願以昨來親事官法寬為戒

又奏第四狀

臣伏以王者任宗廟社稷之尊身係天下安危故必嚴宿衛藏宮室重門  
鎖道以謹他虞是以法至重禁至密並將過絕亂源防微杜漸深計遠慮而  
為祖宗社稷之本也故唐太尉長孫無忌誤帶刀至上前而監門校尉不覺  
察有司當以死刑我太祖皇帝嘗以內酒坊在庫載門外過近宮掖而中夜  
遺火凡自監官至工匠五十餘人訖太祖一朝中外無遺火者此法行刑重  
而人畏古今之成功今風聞制勘院勘得懷若月八皇城人姓名應門戶地分  
下繫親事官人員節級將欲斷違切係所懷若月八皇城人姓名應門戶地分

處賢未辨而門衛地分要些不知則國家以重糧溢衣養之何用本以禦捍  
意外而目前之上下公然蔑視勢輕地法禁不行我察況昨來內中  
親事官作過之時由斷遣稍輕是致小人慣習復有此事不輕上紫家  
廟社稷豈得復惜此數十兵弁而不思後患伏望聖慈察安危本末應  
制勘院所勘到不覺是察懷月入皇城把門及地分親事官人負兵級等  
乞不以常法斷遣其本處正管門戶地分兵級並乞剋配沙門島其餘  
千緊人負兵級並乞剋配廣西遠惡州軍所貴臣已差勵忠孝之心使小  
人自此戒懼

又奏第七狀

臣等今月二日准奉執請赴中書奉傳聖意以皇城軍頭司官察行遣  
並依法者伏以法者保人情而生較其大旨止欲防微杜漸禁民為非尊

順帝集

卷三

為卑位歸於至正然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者故酌重輕而設刑柄在人  
君專之非所司可得而議是以兩漢有決事比若今之用例本朝斷罪有  
教者所以墜天下公議戒小人妄意而今來宿衛下年扶月直入禁門館  
別有所在後去便殿內閣生百十步歲之累日上一無覺察此為人臣者  
所當共怒要可本司官屬過止罰金而云法當然爾甚失天下之望且  
昨來親事官作過之時由用法太寬常於權倖人情不寒屏小人無  
所戒懼遂致小人復思遂其狂計交戰之衛行若恒違事既暴露方貨  
以寬典誠陛下至仁至聖欲全屏臣宗廟社稷之重天下臣子之心何  
謹案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慶克厥威允罔功說者謂威刑能克其勝所  
要迫則人體而事可濟若威刑而為要迫所感則人危而事無成功此聖  
人明訓治國家大要是聖樂用嚴酷然亦所處者遠今若以近臣而輕其

罰則非威克之道臣處今之議論謂此事與親事作過時不同言彼則  
挾刀輪座此唯埋藏是在証片他人不當為例甚不近也且王者設門禁則  
宿衛重其刑嚴其制者先慮其事也必若僕挾刀輪座而後罰無所藉  
也且刀已入門則禁牆之內其憂不細安得忽若後患而徇一時之談且  
等忠義憤發外據公議咸以為不當故不避再三上請天聽人臣之節死  
而後已伏望陛下寬尚書威克之義思祖宗社稷之重以親事官作過時  
罰輕為戒其皇城軍頭司官察並依臣等前後累狀重行典責所貴威  
快人心允協公議

貼黃宿衛之制唯門禁最重並以出入所自今刀已入而云未嘗作過

故用輕典且門禁之失惟論入與未入豈繫作過與不作過者乎且  
國朝自祖宗以來凡用法皆有司備條臨時裁旨裁輕重而斷遣

順帝集

卷三

故有特勅傳者衛替者未得與差違者就移監當者此皆法外行  
罰豈可有如此事而本司官察並止依法也

論李璋不宜主兵馬

皇祐初

臣聞閭閻門使李璋欲除軍中職名竊以李璋本由戚屬恩澤入官三  
五年間坐藉顯仕未補邊防經歷事任加以人才懦弱則無熟習委之師  
旅未協公議安危之今所繫非輕且諸將有久戍沙漠年立熟習者及  
外戚貴屬在李璋上者引璋為已軍中職名則朝廷何以却之與之則  
恩賞失宜不與則中心欲望可否之除猶置願雖且李璋既主兵馬即  
須出處驍勇素無勳略之臨訓練之嚴萬一胡騎小出斯人何以得禦本謂  
要之賢害之也或朝廷以李璋戚屬宜加恩禮不若保其少有勳勞權  
進官資則事體兩全名相副欲乞出自聖意特賜寶篆李璋管軍指

揮度合中外公議

吳興陳言 建州七年

臣伏觀兩浙特運司錄錄三月十九日詔教節文以今春大旱應中外文武臣寮各抒實封言當世切務者當念道以直言極諫登科恩權不次散自賦熟為養資格體係方今急政要務水旱原不步重千慮之得日關天地有常數陰陽有常度當道虛之際而過均皆則氣和氣和則風雨時風雨時則萬物有矣然陰陽水陽或則旱二者自然之理故陽主德陰主刑德不可以獨任德過則刑不可以專任刑過則德天之愛物甚矣春夏生之必秋冬以節之所以和為表裏而成歲功求其端正其本繫人之事故在易之泰曰后以載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言泰極則安而無節無節則過其害猶不及也惟元后輔相而載成之在春秋等

卷五

順傳集

自中興後

傳公之三年春王四月夏四月而吉不而吉以傳公能克己求過故使臣理冤獄精神感天不常而雨故題書不雨以旌之此聖人精微極致謂天人相與恩如影響傳人君戒之謹之吉也伏自陛下即位二十餘載內無賢色之娛外無戰逸之憂外戚近侍循守法未有弄權之失前歲地震起維霜落登芳及荆湖幅員數千里雖往時災異之災未有如此者今復大旱以望恩科之非他也蓋天警陛下誠以國家倚寇之術未盡要收民之吏未盡良天下之民未盡安上天重危陛下欲因而大治故先出災異告馬陛下知天戒所在因而備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尚簡忽從事現親求亡用之言唯欲常勝避正殿自思謂非應天以實不以文之意臣願為陛下別白明之臣聞所謂禦寇之術未盡要者大西北二虜者我之堅敵天性驚悍以戰為生業非可與以首爭首役一旦之命且古之

順傳集

卷五

所謂與敵言語衣服珠玕華夏其來不過驅略者的畜產故詩曰薄伐獫狁于太原遂去則止今北戎猶踞燕山後諸鎮元吳盜靈武銀夏皆我之州郡其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與漢同欲加以日夜伺我間隙收我亡叛迹其深心非止驅略畜產而已往時元吳負固不服朝廷責戰甚速出入五載邊臣未有敢有虜者而天下已騷然聞矣下及牛馬諸畜皆殘切微極他物可知暨納款錫命二朝廷不得已而為之停一時之惠可也我輩按甲蓄威節財盡用謀過救失論長短利害以用虜而見其自元吳之降上下安然器械城壁皆稍稍緩主兵之官備邊者更皆以次補用不復餘擇士大夫高冠侈服恥言軍旅惟懼一日北虜負恩乘利遂見而結元吳兩道受其制國家之力未易支也臣嘗中夜以思塞心瘡首臣懼如葉枯原之中待元吳之謀則殆矣北虜土地廣甲兵壯凶黨多非元



必輸其柄於下吏下吏操刺史之威而毆良民無所不至甚於長吏之  
自貪也江莊一方計之而我如此況天下僻左之地乎況縣令之權衆  
乎且顧陛下急按其門功狀命之仙鍊欲使優賜子弟官秩俾之  
自養猶擇天下長吏此根本之論也議者將云國家忠養老臣不啻如此  
謂之曰古之養老蓋賜祿賜財第豈任之以政事且陛下何忍此老此百  
輩而不忍天下千萬人受其弊顧陛下思之臣前所謂天下之民未盡安  
也臣聞諸唐之制有賦租庸調四者之入自楊安豐兩稅法天下稱便自  
五代迄今飲名雜出兩稅之法漸弊民已竭力供矣加以非時配率和市  
舉放利盡歸官而主計之司不復故輕重均輸之法棄用矣之急唯督取  
諸路待錢之用通濟經費至專道內使四出趣迫郡國永望嘆者獨取乃  
已殊不知錢者以通流移用則利入公上民得資販今四方之錢月取歲輸

順帝集

卷三

一去不復故天下之民若商賈失業酒榷商算課入益虧此蓋專取給  
錢之過乎且已詔若不足欲飲禦水乎在先朝時常患其若此有三說之  
法俾商人入東邊郡而受鹽若雜物於內郡邊食不復倍倍錢則天下之  
貨通矣其三說之法則在司朝廷違事先帝諸臣皆歎言之陛下舉而  
行之然後詔主計者謂利害輕重之術不許專取錢於諸路俾之姪  
肩易曰何以取人曰財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矣再念臣身遠處淺資緣  
陛下詔而臣之安危之語無所從避伏願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治忘  
亂降意于傑謹明賞罰庶幾災異消釋導逆若氣天下幸甚

論臺諫風聞言事疏

皇祐九年

日伏觀天禧元年二月內侍直諫官御史救節文云或詔令不允官曹涉  
私指置失宜刑賞輸制征求無所寬濫未仲立仰諫官論奏焉臣等舉

每月須一員奉事或更有切務即許不依次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曲  
全若事雖顯行即令留內但不待潛為明附故作中傷恭以真宗皇帝  
之時九數順成三選寧肅符瑞填委刑罰或指尚或詢求潤政虛佇直  
言救之之心久而益厲二十年間斯制不易陛下纂紹丕圖虛心聽納寬  
容盡下言路大開未嘗一日少怠焉出前古遠矣天下方歌之舞之非假  
佳一二之陳而昨降勅命諫官御史不許風聞言人過失雖言而令中書  
樞密院不得施行誠敦厚風俗誠約苛似與先帝勅意相違先帝勅  
許論奏官曹涉私寬濫未仲是二者皆有司臣下之過也今皆不許風聞  
言之是涉私寬濫之說無由上露今教意謂過失自有人論訴及官司  
覺察其有情怙威權權結朋黨者人尚畏之豈敢訴也本末之間事未為  
尤且諫官御史是陛下耳目日警如人之耳目日聰明則聞見日博鉅細

順帝集

卷三

洞察至於行止措置內斷於心豈可因耳目所見而必行苟自聖察耳目  
則門庭之內或有不聞校於國家恭謹體尤大臣所以開新勅之下久未上言  
者處人情便之而今聞正士憤激謂起蒙蔽之端小人務難自保保全之  
計內外遠近公議頗同伏望聖慈體先帝元直諫官御史本意依天禧勅  
文內事節並許在故事風聞奏論諫舉所貴天聽及卑人情上達

以上名臣

詩

寺跡吳山四圍松影微  
隨水來順應禪院在嵩山王墓山舊名陳安院宋景陵開成此名  
連當起與府志原作錢并是并遠之謀

順昌集

卷三

錢明逸  
文

五老圖詩序

夫始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者白頭一節人生所難今致  
政宮師相國杜公雅度敏識圭璧嚴廊清德令望龜準當世功成  
自引謝居門視所難得者則安享之謂所難行者則怡居之燕  
中暇陽與賓客太原王公致衛尉河東畢公兵部沛國朱公駕部  
始平馮公咸以耆年掛冠優游鄉梓暇日宴集為五老會賦詩  
唱怡然相得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皆唐白樂天唐陽為九  
老會於今圖識相傳以為盛事茲茲百載無缺紹者以今視昔  
則休烈鉅美或者過之明遠道公之門人笑以鄉間世契倍厚常  
有焉

卷三

品今做字而倫日登翹館因得圖像占述序引以代鄉校誦讀之  
萬一至和丙申中秋日序 南五縣誌

錢起

詩

皇凡右十牛衛將軍士昇特官

九廟子孫其麗審衍岳神入侍慈以歲遷拱衛之嚴列於督護尚  
惟敦睦以稱恩休

待制知青州鄧綰可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雍州積高號稱陸海屏翰之重坐鎮西陸賢相所宜付畀其選具  
官鄧綰資適逢世早踐禁途著宣回翔歲月淹文學士通責還陟  
近班帥守鎮臨往教寬詔服我休寵無忘恭懇

范育直龍圖閣知秦州

古者不以勇猛為道教大青謀而戰戰故國家妙選耆儒額付方

有集

卷三

有集

卷三

鎮外以訓師戎旅而內以息安元元用此道也其官范育才猷智  
畧夙膺器任適敷授材往臨帥間夫新秦與區控扼汧隴綏懷夷  
落應援新邦無以又安而忘俗豫祇膺休顯益思報稱

劉攽秘書少監

學者以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而國家所以涵養全器待  
材用者之宅也以爾汝詞藝之富四期之久擢戴厥官益將試用

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教大即得字知汝州

熙陽之典威衛王公進退之間尚存大體具官章即得字平錄法從  
五預近司律彼蹤輕失於審重至於贊仰之列嘗通周道之私比  
議校書本伴恭訂當其數勅進不建明達於宣行始與沮難務從  
含貨益王唯唯鞅鞅非少主之臣碌碌無大臣之節猶米故實稍

屈典刑噫朕以切冲仰賴慈訓前奉恭事司南憲章其解政機任  
此郡寄弗忘循省服我寬恩以上宋文鑑

論

晉武

人主莫過於知天下之務要而於不明天下之善善有大小而務有先後大以小善而為急務者天下常亂故晉武嘗謂郭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夫不封禪以為不自滿也焚雉頭裘以為儉也行布衣禮以為孝也是數者皆區區可以自名而非天下之先務非所謂小善者乎惜哉郭湛無經國之慮矣此等遠達以為過漢文也何不曰陛下平天下而封禪所以為不自滿也不如無去州郡之武備陛下焚雉頭裘所以為儉也不如無納吳宮人之數十行布衣禮所以為孝也不如擇賢嗣而使宗廟血食一言之不聽至於再言之屢言之屢言之而下聽則以身

明存集 卷三

去之勿妄食其祿可也幸而慮悟則山濤之論得行州郡之兵可沒則雖永寧之後八王五胡之亂未至於一敗塗地吳宮之人可出羊車之選有所識者則治天下之志未荒也斯理之言見蔡昏弱之患遠廢則晉祚靈長亦未可量也湛雖好論事而不知為此對專為遠達率合之語可為大太息也故劉毅王比之桓靈其有味哉其有味哉

文選 卷三

秦疏

乞參舉才德之士

世宗四年時官

臣聞天下之治有因有革祖宗遺德在人法度明備此陛下之所宜因而世則久治樂隨以生此當今之所宜革也伏惟陛下採大有為之志而當不可不為之時凡所以不憚更張而務以興利除害克濟文武之心也臣竊嘗深計發慮當今之宜其先務之要不過擇人而已今陛下先器能而後用應惟材是舉可謂急於得人矣然臣尚慮有所獻者以謂人才不悉同而所用有宜適用不盡其才則雖才且無益多才而不涉道則為患大於不才惟道德規矩之士而其才足以經濟世務者此自陛下所宜養育成就以待非常之用者也自餘百執事之任有才智通敏可以辦事務而不能深知禮義之科指者此又繫使而不可居內外表率之官而抱公守道

明存集 卷三

惟進易退之士雖無敏捷赴之便而堪屬大事者此居內可備顧問而居外可為表率臣願陛下參舉才德各盡其用必使有德者先進而有才者佐之俾上不失經國之體下不失便民之利以陛下至明不惑之賢詞見情偽器而使之天下幸甚

乞擇經術耆艾之士以備顧問

臣伏見漢制侍中左右曹諸吏常侍給事中皆加官多至數十人或清入禁中掌顧問應對唐制供奉學士以文學言諍出入侍從因清參謀議勳諫諍是皆人主所與燕見者也恭惟陛下天縱之資專恣經術遠懷臺閣未嘗虛授妙選名儒以備要近燕皆外領事務日有官守之責未協盡親之義臣願陛下益選其間經術通明有守不畏難為耆艾之士兼取諫諍史學通知古今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者使以清

閩引之親近使專意討論以備朝夕燕見幼穉顧問密勿獻替少  
裨萬一則與大事已施行而使言事者論列利害彰於屏聽勢相違  
而所益廣惟陛下省察以上名曰奏議

順存集

卷三

御選

詩

初沈昧空色真學游黃丘宦學斯狂文爾來三十秋面髮非他時  
歲月不我留古制神龍石登龍結霞淋天人大準師駐錫今白頭  
安住差哉念晚節非沈浮昔嘗謂出處未用相劣優權衡分二智  
取勝均九流今如獲援者超清遊遠游從茲許禮足尚可治幽憂  
志

和周老舍人眼音會

天祿圖書府崇藏暇頗怡經窮藏定時會集儒紳顧陸尚標好  
鍾王妙入神司無難似史來預石渠寶笈文獻四下  
昭來泰少游并客詩文獻詩云泰少游乃其父之弟渠少  
順存集 卷三

詩本日常詩遺得久云三年京國聲如赫又見新見錄二  
八字卷之二十

儒館優賢五取顯校署猶自固朝餼西隣為錄無多少布薄才堪  
作泮廉錄

題齊山寺壁

未達米石達江雪望見齊山拂樓梅制依住人隔煙水碧雲空  
未歸來 池州別

錢景潜

詩

大嶽山三首

清夜宿瑤宮雲開大柱峰千巖空洞月滿巖古壇松仙取闌孤鶴  
 琅與想六龍朝元步虛曲將火隱林一作林中  
 入谷初無路山蹊九折迴紫庭藏玉室碧落花壇臺溪水人間見  
 桃花源上開祇應有仙骨得到洞天來  
 徐抗德大襟遠道達華陽物外雲煙古山中日月收溪流分玉液  
 栢子下仙者須信風塵表棲真自有方

明存集

卷三

錢景潜

記

瑞石庵記

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怪壑奇木陰森鬱翠之中有瑞石峭拔不可  
 窮極而龍母之塚神龍之池環竄其傍邑民禱穰水旱曾不召告  
 而千里畢至明道龍元之初浮屠守常者能無誦妙法蓮花經邑  
 民陳氏生其下為庵召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禱穰輒應而福在一  
 方守常死巷其下者不淨其人則禱穰不效水旱相仍嘉生不遂  
 邑民以為甚患迨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同民之欲命僧慧安  
 拉廢奉壘蓋廣於旁以軒以廊以垣以甍以飯四方之來者以起  
 民人歲時祈禱之誠信大窮嚴紀境龍怪之窟宅足以為一方之  
 福遇人而與其信成之應效蓋不可誣也

明存集

卷三

錢景潜

附錄昭度

楊文公言自蘇軾初歸朝廷今三十年所聞士大夫多安能詩者蘇軾此詩為吳越人書昭度作詩有佳句按此則昭度為吳越人書昭度為西頭供奉官

詩

刺溪雨霽

刺溪風雨霽航舟重行行到處楊花色幾家荷葉聲喚蟬金鳥涕

野望夏晚

一作村居

一抹生紅盡杏腮半圓沉絲鎖桐村黃蜂銜泥海潮上白蟻戰酣

散無人喚得回

附錄

咏菊

曾見春花落萬紅不然隨雨即隨風如何得到重陽日浮在陶家

春陰

雨燕初飛麥隴青春雲將雨踏行人雲間若有金烏賣應被雲家

太湖

平生愛其區區吳興波光湖竹雨籠鵲花烟濕鵲鵲神仙疑

咏方池

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連漪夜深却被寒星映恰似仙翁

一荷棋題

附錄

野水光如壁澄心不覺勞與天無表裏共月見分毫綠好磨長劍

野水

清宜泛小舸淡交今已矣惆悵越波濤宋文鑑

太湖

平生愛其區區吳興波光湖竹雨籠鵲花烟濕鵲鵲神仙疑有宅

附錄

附錄

附錄

白

許升周詩話 昭慶常作呂中公前生日詩曰磻溪重得呂稚微再生中當時詩格律如此可謂著題已

青箱雜記

王平甫作詩多使酒樓嘗語宋次道曰楊文公詩有酒樓曰江南瑛柳拂人頭李太白題詩偏酒樓錢昭慶亦有一酒樓曰大瀝錢塘江上望酒樓人散柳千絲

玉堂詩話

兩被北風吹作雪水愁東海亦成冰寒西北高樓在東南王氣銷殘東北風吹大度嶺西南日映小寒天梅三年別館風吹入萬里

東坡集

詩

長沙月照來屬人間路到三峯盡天下秋隨一葉來

秋澤華山

詩史

錢昭慶燈詩云繡被夢驚中酒處朱門人語上朝時未若船中開屬洞庭夜床下有蟹長信秋意格清遠

昭慶又有聞角詩云風欲拋高雨壓沉黃昏前後丘史深誤者云此亦句之優者

附載

牧溪平江記 按此篇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吳越錢移撰知池州平江記但錢起字穆非名穆也且認爲章穆所撰出語不應至高宗時尚在也祝周益公題高宗宸翰語而宋是作未可知

順帝集

附

建炎四年庚戌春二月金人首領四太子者自明越運師由臨安府襲秀州二十五日犯平江府牛漏木直四刻兵自盤門入掘踐官府民居屠廩積聚虜掠子女金帛乃縱火延燒煙焰見二百里凡五晝夜三月初一日出閶門西寇常潤於是平江府曉之役士民前後逃散得脫者十之二三遠避不及或殺虜二字者十之六七謹按靖康之亂金人再犯闕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北狩今上皇帝即位于難陽改元建炎是年秋移幸江都三年已酉春金人南牧淮甸二月初三日大駕渡揚子江幸杭州金人叩江而不濟已乃歸國四月大駕西還駐蹕於金陵觀其府號秀江寧爲建康號者謂金陵六朝建國稱帝大江尚鎮迴合北貫淮汴西引川峽南洞該襄漢東挾吳越既閩荆廣之區四達之國也資其富饒奉本王業以經理中原收復京洛實爲勝莫開封尹杜充久司留鑰天下瞻望王是召赴行在命爲淮南京東西宣撫使正使保提重兵保諸路又請隆祐太后領皇太子帥六宮及宗室近屬前往江表百司庶府非與軍興之事者悉從馬上獨與宰相呂頤浩登三教大臣以次侍從官留金陵治兵詔書有警堅一死以保羣生之語士民讀詔咸泣奮勵以爲中興之期可指日而慶矣杜公既有威命淹迴未達人心稍感之閏八月一日詔云朕嗣位累年寅奉其



紹愛有生靈凡可以和我息兵者早詞降禮無所不至而敵人猶  
狐迫迫凌犯未有休息之期朕喜憐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太  
江之北左右應接我所守者一由荆襄至通泰敵之可來者五六  
兵家勝負難可預言所議衆多未考偏廢矜念旬月莫適法擇朕  
將定居建業不復移蹕與夫右趨鄂岳左駐吳越山川形勢地利  
人情孰安孰危孰利孰害以至彼我之所長步特之所宜何險可  
守何地可戰甚地之錢物可運甚郡之來款可清其各悉心致思  
以告於朕昔漢高帝謀臣良將多矣都維之計已定及聞蒯欽一  
言而用之之意遂決吾士大夫之確論朕豈不能虛懷而樂從哉  
三省可亦行在職事官共脩其以聞於朕厚臣爭進避敵之計鮮  
杜公尚書右僕射品鎮金陵不復北渡矣二十五日大駕還渡南

庚子集

附

巡九月初四日駐蹕於平江府二十五日詔休兵且姜旬可涓日  
進發詞臣引孟子巡狩補助為說始平江人猶幸於駐蹕侍以為  
安至是惶遽失望蓋前此駕後諸軍多阻亂不靖人既畏之入處  
胡將來冬深入於是遠有散之浙東閩郡者而近者亦自匿于山  
巖水涯之際詔以工部侍郎湯東野為守臣又命同知樞密院周  
望為淮浙宣撫使宿兵府城將官陳思恭巨師古張俊常璠李貴  
李閔孫者等志謀望節制又詔駕後諸軍志命先啟行獨以葉衡  
諸班危蹕九月初四日駕興平江幸無警其氏復稍稍安集周望  
連諸將各部若所謀六分覆境內河內降賊郭仲威領其下萬衆  
至自通州屯泊於虎丘山時大駕駐會稽十一月有旨金人於和  
州欲渡采石及自貴州渡兵已至興國軍界取二十五日移蹕前

去浙西為迎敵之計吳人沒引領望章未幾建康府報是月十八  
日硃砂渡將官張起失守賊登岸杜丞相遣都統制官陳淳提領  
岳飛劉剛等二萬人分陣頭迎戰又命王曠全軍一萬三千人相  
繼往來策應二十日陳淳與賊遇於馬家渡凡十餘合日暮戰酣  
勝負未分若王曠領西兵畔敵徽鎮江府縣世忠江州劉光世  
應援皆不赴世忠已望風循海道潛去於是陳淳孤軍力弱不能  
奮戰進退建康城下守臣陳邦光降之通判楊邦義死馬杜丞相  
奔儀真收拾潰亡移保淮甸大駕頓于越州之蕭山縣率臣沒勸  
南避乃幸四明平江大震恐周望湯東野集者艾士民僧道訪問  
所以為計者且曰今戰守皆已無策矣意在迎降而欲衆發其端  
士民不答而罷望欲諸將兵歸城中懼其抗賊取怒也已而金人

庚子集

附

自建康取捷徑起趨廣德軍掠湖州南境破廣邑長興武康安吉犯  
臨安府之餘杭縣急趨臨安府守臣廉允之去之民自為守六日  
而臨渡錢塘江降越州守臣李鄴遣犯四明窺行春有詔周望湯  
東野等固守平江望白謂虜不敢犯境而過始少安遂倚郭仲威  
為腹心俾盡護諸將與張俊魯珪居城中遣巨師古控扼吳江陳  
思恭已榜如山李閔離屯常熟縣思恭兵無紀律郭落五十里間  
皆被其害周望詰責之新隊將武節郎張振乃戰而郭仲威居城  
府外為忠勇之論望委任之不疑士民亦願望信以為重要然按  
諸如平日而郭居遠避之家庭往往而侵平江城塔完杜而地下聚  
水四圍築壘深廣周望又竭取民財錢穀以鉅萬計庫廩充報兵  
器犀利渾然有餘力以是人益安之過明年春正月而來傳言者

多云賊自越州躡采路逐金陵或人謂自臨安府昌化縣達宣歙  
越官至渡江而歸杭無區區馬隻輪矢望等素不厭舟楫而四境無  
射野無烽火但以傳言為信乃遣張俊陳思恭等統兵規入杭州  
以迎收復之功俊等行涉旬終及秀州陳思恭偵知傳言者非實  
走間道潛軍於湖州烏墩鎮以觀變二月十八日張俊馳報金人  
犯秀州崇德縣俊統兵迎擊於宣店走之平江之人止喜且懼以  
俊後援十九日徽鄉兵發太湖洞庭東西山千艘令每船字號  
檢湯奉提之前赴吳江陣於蘭村二十一日金人犯吳江縣巨師  
古兵不戰而潰更以太湖民舟為向導歸於西山二十二日郭仲  
威運千兵拒守於尹山已而追師二十三日府中令民運使出城  
傷少壯者登岸以守是日金人過將掠城東郭仲威兵未合而返  
車卒事

宇臣潘東野出奔周望以郡師付仲威二十四日仲威會諸將飲  
城上士民老幼數萬叩頭出血請加守禦之脩仲威奮聲語衆曰  
即發遣將兵屠行破矣民俱無擾人猶信之曰微脯金人大集於  
城下仲威及魯班兵大顯化寺又火醫官李世康宅望仲威皆宵  
遁其下自城南轉趨居民北出齊門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為所  
害明日金人遂據城諸將奔遁洛伏外邑現胡人之行也說以兵  
運三月初二日張俊至自范山初三日巨師古至自洞庭李淵羅  
魯班郭仲威等至自常熟初五日陳思恭至自烏墩各以力勝惟  
仲威竊據之揭榜于市曰本軍已逐金人收復府城或聞亦用  
此奏上周望自遁所良久乃出領兵之吳興十五日始有詔周望  
等平江失守可發遣諸將兵往常州以北衝襲金人以功贖過云

初金人燒劫之餘金帛錢穀尚多仲威即據城縱兵掠取晝夜搜  
括不已連民間訪舊居邸執之皆責苦楚窮問瘼藏之物民亦充  
憤故自金人南渡綱砂破金陵廣德抗秀常潤明越惟平江被害  
最深蓋以兵多將廣民始倚之而不肯脫墮盾計則又再遣官軍  
之妻是夏疾疫大作斗米錢五百有自城中逃歸者多因餓僵仆  
或據淨食而死損屍枕藉道路淫淫為實聲震天地自古喪亂  
之邦未有如是之酷也後日觀其事幸以身先回逆階亂之由與  
夫敗亡次叙記之以備後世史官採擇日之曰收復平江府記者  
本郭仲威揭示之文且為吳人諱於不沒云建炎四年四月二十  
日記

吳越順存集三卷外集一卷

兩淮鹽政  
采進本

國朝吳允嘉撰允嘉字志上錢塘人是書輯吳越錢

氏誥冊逸事併詳攷其子孫之以文學仕宦顯者

舊萃成書蓋允嘉本錢姓吳越王之裔也

聖宗集要八卷

〔清〕費緯綯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九年依庸堂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宗集要

八卷》提要

聖宗集要序

古今必有其學問而後有其文章者  
其文章而後有其經濟因知內聯外五  
之學焉儒之所以立體者在此所以致  
用者亦在此誠不容判而為二也此其  
操觚宗朝尹夕晤不過曰科第已耳

聖宗集要

依庸堂

依庸堂

甚者科第中人不過曰富貴已耳  
夫富貴之何足為聖賢累特其立心  
而制行者未必見可於聖賢吾正不  
知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雖高車駟  
馬求必匹夫之隱約以終身者而不可  
得而安問文章與經濟乎學術之

不測之有心世道者所深憂也四明黃  
約齋先生以浙中名孝廉歷仕江  
秦兩省間文章經濟久已騰聲海  
內勿論已既而憂道憂學之不可以不傳  
爰出其平生所躬行心得者著為一  
書曰醒宗集焉上自皇古下迄有明

聖宗集要

神序

依庸堂

數千百年間嘉言懿行靡所不拾又復  
闡發其精微旁通其義蘊俾世之學  
者曉然知吾學之有在而作聖之有門  
不啻如晴之至塵封傳燈朗照於以踵  
絕學而啟羣蒙功之豈必在程朱下哉  
然余固未嘗與先生謀面也戊子春

余以公車抵豫章適先生令嗣燕五  
寓於幕因以禮聘之署觀其言動舉  
止循之雅飭疎之屑與流俗伍因知其  
宗學淵源必有所自願以燕五以秋闈  
旋里冬仲來敝署而先生過聽今嗣  
之言謬以余為可與語者遂承緘寄

聖宗集要

神序

依庸堂

後觀是編因思古之君子道德之華  
發為詞章其以著書立說者莫如道  
其身之所已至塗之所已經令人共知  
共由以底於醒賢之域文章經濟皆生  
緒餘先生之書之若是而已今  
國不久道化成文明日盛必有如伊洛諸

人應運而出者先生蔚起鄞江闡微言  
以紹正學俾四方後進之士負笈而雲  
從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庶幾讀古人書咸有愧於古人將科第  
中者純臣布衣中者純儒而先生  
力體習用之學亦難再覩於今矣寧  
直是功名富貴云爾哉用是不揣固陋  
勉為編訂以授粵梨且并教言以為世  
之讀是書者勸

告

康熙四十九年歲在庚寅清和月中  
浣之吉

聖宗集要

申序

四

依庸堂

年家眷教弟申毓來容城氏  
拜題於容江署之瑞露軒



聖宗集要

申序

五

依庸堂

前刻原序

昔唐荆川先生之言曰聖入之道有宗傳有羽翼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德行纔四人而夫子獨稱顏淵庶幾其以一貫語參賜而性與天道賜自以爲不可得聞則聖學高深得其傳者或寡

原序

王序

依庸堂

矣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其餘如勇如執狂狷之屬夫子又未嘗不亟進之蓋皆所謂羽翼者也此論聖學之衡也然其說蓋本之論孟論孟敘聖統凡三詳畧不一論語首堯舜次禹湯次武王而不及文周端言治統也孟

首言舜不言堯次禹湯次文武周公又

次孔子至孔子而三致意焉言道統而兼治統也卒章首堯舜次禹湯次文王而不及武周又次孔子至孔子而三致意焉蓋端言道統也端言道統故見知聞知歷敘諸人因宗傳而竝及羽翼要

原序

王序

二

依庸堂

之皆學統也今試邇而上之三皇其鼻祖也堯舜其大宗也三王其冢嫡也而孔子則式微樊壤之後特起而亢宗者也鄭曄以還神聖絕蹟漢逮隋唐授經議道名儒輩起而論者猶有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之嘆嘻難言之矣趙宋之

世濂溪先生崛起南服二程從之橫渠繼之紫陽夫子又從而集其大成一似有皇帝王之學必不可無洙泗之學有洙泗之學必不可無濂洛關閩之學當其時羣賢輩出師友淵源數世相繼聖學賴以講明蓋五星聚奎一代文明自

原序

王序

三

依庸堂

古爲烈矣門儒代與後先接比如五嶽巖巖不止從視四先生也而要之上衍宋儒之統亦猶孔之後有顏曾而其後又有思孟皆相嗣相續而際其盛者也此聖學宗傳之大畧也然則居千百世之下考千百世之上位置去畱譚何容

易雖然理一而已理一則學一而近世學者喜爲高談有失陸異同者有薛王殊旨者有崇門而肆排詆者有兩存而俟論定者皆滄然未有指歸而余以爲皆無庸也尊宋儒爲宗主由宋儒而進求孔孟之遺書千聖之源流會此矣甬江費君約齊各家而畱心理學者也取海門先生之編而節錄之綴以論斷傳宗也而羽翼未嘗不具洵宇宙之綱維古今之軌範屬余序之以公海內後之有志聖學者潛心而融貫之其有功於名教不淺矣請還以質之高明

原序

王序

四

依庸堂



康熙三十三年龍集甲戌嘉平穀旦

西江祝學使者關中王 綵拜題



原序

王序

五

侯庸堂

前列原序

文中子曰儲書萬卷不如著書一編嗟夫  
書豈易著哉著一家之書易著百代之書  
難使德性不渾厚學問不精深識力不凝  
遠本之不立而欲有功斯道未見其能也  
吾師約齋先主姿學並茂窮理致知多歷  
年所憶甲子隔中言水醒齋李夫子與師  
論蘧伯玉首題師曰是題當以孔子為主  
而以伯玉使者為賓蓋假年學易夫子一  
生心學如有以孔子起而以孔子收者便  
可掄元後得慶卷偶合遂領解是制舉中  
已得心學之大概矣今莊誦全集以三

原序

張序

一

侯庸堂

五常為經以知行安勉為緯以虛實分儒  
釋而吾儒本天釋氏本心之說明以性學  
總朱陸而朱非訓詁陸非禪悟之辯一世  
稱黃老也而黃以實績老以空言世稱老  
莊也而老以道德莊以曠達荀卿以性惡  
而見芟楊雄以仕莽而特點格物主內悟

原序

張序

依庸堂

者姚江也而止之以博約聰明任自然者  
波石也而直之以學思言人所已言而不  
同於附會發人所未發而不出於矜奇蓋  
至是而益信非德性之厚學問之深識力  
之遠者誠不足以與乎斯也昔蘓子瞻之  
叙其師歐陽公集也謂公之學推韓愈孟

子以達於孔子以視師集又何如哉慶在  
師門鹿鹿無狀遠不逮子瞻萬一而仰止  
之心則同因不揣無文而敬識之學者得  
是集而寶焉辯邪釐正省躬教家推之致  
君澤民登斯世於三古之隆當不越斯而  
得之也已

原序

張序

三

依庸堂

昔

康熙丁丑歲仲春月

三秦華州門人張魯慶百拜識



聖宗集要自述

聖學宗傳一書刻於江右繫數載中與及門暨兒輩講貫而評騭者也因迫於付梓尚有未備年來旋里杜門掃軌晨夕討論復從聖門自有閔二子以下至宋以迄元明又酌登數十家以備叅訂積又成帙更名曰聖宗集要客有過余者讀之笑曰子胡迂今世所重者舉業耳且就時制令子姪笑取功名曷爲此不急之務試問前所鐫者誰與而復敝敝爲余曰不然立言者能爲言不必能使人

聖宗集要

卷一 自述

依庸堂

用其言上士聞這下士笑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況聖賢嘉言懿行皆天地菁華生人元氣上足以紹千秋之正業下足以啟億祀之太平奚忍埋沒吾彙而續之借昔人之講爲今日之講因今日之講闡昔人之講學歸一致理無岐途自讀授子姪讀并授他人讀安知無有同心者起而廣布之者乎且數年來征車所至在在有考德問業者卽遠在滇中亦經梓行以廣學道愛人之化倘讀是集而以舉業體驗於躬行便是真聖功以理學發揮

於文苑便是真舉業庶不負聖賢垂訓上天覺世意也今

上執中建極重道崇儒傳統必先傳心廟堂已無餘蘊意必有標心萬古之上送懷千載之下另出手眼陶古鑄今之人俾探滄海者益珠而捐蚌登荆嶺者增玉而棄砒是余之所禱祀而求者矣噫百年身後千年遠萬個人中一個知子與弗子又安足問哉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歲月甬江費緯禔約齋謹識

聖宗集要

卷一 自述

依庸堂



聖宗凡例

一聖學名宗取大宗之義君相師儒學共一原  
非倚門支戶所得竝駕向來將荀卿楊雄同  
列程子謂荀卿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  
失更說甚道朱子以楊雄依違莽朝綱目書  
莽大夫楊雄死以峻世防斷不可列於聖宗  
故直削之

一聖學自開闢以來有功性統治統自當與乾  
軸坤維竝立不待追漢譯西來四十二章出

聖宗集要

卷一 凡例

依庸堂

晉迄今競標竊儒言羽黨低昂吾徒反授之  
以爲簡易多以佛語釋儒書遂成岐路盡行  
刪去其或陽儒陰釋者特爲指摘以正儒宗  
一茲集之輯意在敦世道正人心非一家私議  
故不論人說已說凡前哲語錄時賢著述但  
屬文行足備取法以會一宗者多爲節採以  
供參証然儒宗立教舉示不無少殊不敢過  
爲去取惟有其是而摘其非以俟論定以歸  
一是

一學海無涯目力有限與其濫收毋寧節取且  
茲集所重在學第採古今合於天德王道之  
大者以爲君相師儒之準若著作勲猷并詩  
文事跡汗牛充棟槩從所畧僅同管窺蠡測  
之明不辭挂一漏萬之誚重望高明匡其不  
逮

一原刻姓氏外尚多名賢聖門自有子閔子而  
下如司馬溫公范文正公之碩德元勲文文  
山方正學之奇忠大節皆從學問來其他或  
出或處或言或行或異或同咸可折衷又經  
續登數十家就正有道

聖宗集要

卷一 凡例

依庸堂

一  
本朝繼千聖之統維萬世之安講道論德與廟  
堂名世奏唐虞三代之治多有其人擬定一  
宗以光全集但愧戢跡海濱無由仰窺著述  
祇傾緒論近來僅集數家以爲坊表秘簡以  
俟另集倘有景行前賢加惠後學者幸祈賜  
教以便登梓毋令玉韜於山珠沉於海

聖宗集要目次

卷一

伏羲 神農 黃帝

少昊 顓頊 帝舜

唐虞 虞舜 大禹

皋陶 成湯 伊尹

傅說 泰伯 文王

武王 箕子 周公

衛武公

聖宗集要

卷一 目次

依庸堂

卷二

孔子 顏子 子貢

仲由 閔子 有子

子夏 冉雍 言偃

漆雕開 曾點 子張

宓不齊 原憲 曾子

子思子 孟子 董仲舒

王通 韓愈 穆脩

卷三

范仲淹 孫奭 李之材

邵雍 周敦頤 胡瑗

程顥 程頤 呂希哲

邵伯溫 張載 王致

司馬光 謝良佐 游酢

尹焞 呂大臨

卷四

楊時 張繹 羅從彥

胡安國 胡憲 劉勉之

聖宗集要

卷一 目次

依庸堂

劉子翬 胡宏 李侗

高閔 張九成 朱熹

呂祖謙 張拭 陸九淵

蔡元定 蔡沆 石塾

曾與宗 楊簡

卷五

真德秀 黃幹 李璠

陳淳 李方子 劉炳

何基 王柏 沈煥

舒璘 袁燾 附子甫 金履祥

文天祥 劉因 許謙

許衡 吳澄 黃澤

宋濂 錢唐 方孝孺

陳敬宗 曹端 黃潤玉

卷六

薛瑄 吳與弼 楊守陳

陳憲章 胡居仁 羅倫

陳茂烈 程敏政 章懋

聖宗集要

卷一 目次

依庸堂

虎臣 蔡清 王守仁

羅欽順 張邦奇 戴圭

湛若水 呂柟

卷七

錢德弘 王畿 徐愛

何泰 黃弘綱 舒芬

聶豹 鄒守益 薛侃

歐陽德 唐順之 羅洪先

王艮 趙貞吉 徐樾

呂坤 王棟 附朱恕 夏廷美 韓貞

卷八

陳真晟 李涑 王時槐

李材 徐階 羅汝芳

周汝登 許孚遠 鄒元標

樊玉衡 艾自新 馮從吾

顧憲成 王敬臣 高攀龍

蔡懋德 劉理順 劉宗周

聖宗集要

卷一 目次

目錄終 依庸堂

聖宗集要卷一

甬江費緯和約齋輯

男

式偁芳五  
式儀丹五

吳嘜申毓來容城訂

姪

式偁燕五  
式偁枝五

甥蔣兆龍御六

伏義氏

伏義氏風姓肇昌成紀人也生有聖德象日月之照臨稱曰太昊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

聖宗集要

卷一 伏義氏

依庸堂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且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配支干以作曆象之宗正姓氏以爲婚嫁之祖其爲治也去美去暴惟以道化是以治簡俗淳壽年百九十

愚按伏義之畫卦也有圖而無書有畫而無文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卽六十四大字然而皆起於一畫一畫爲文字之祖是先天學聖

人之心法也圖從中起謂之環中萬事萬物生

於心也邵子曰自從合得環中意開氣胸中一點無卽是太極蓋太極原具於心無物不有是物物有太極無時不然是時時有太極但事機未形陰陽未判則未發之中混然具在及其既形而初念之善者陽也轉念之不善者陰也從此屢變而情識用事千變萬化且畫牯亡此一畫者幾於水洞墨乾而不可復識矣誰能近取遠取而通德類情直從我所皆備者一一如其

聖宗集要

卷一 伏義氏

依庸堂

初念以復歸於未畫之先哉如此觀心如此觀事觀物以觀太極之理覺動靜云爲吉凶悔吝皆此一畫之實理闢而未闢時時與我相爲周旋相爲翕聚相爲透露而無事他求矣豈區區馬牛龍鷄之爲遠取諸物手足腹股之爲近取諸身哉致知在格物始於大學而不知實始於庖羲夫庖羲以天縱之聖開天立極亦不能憑空結撰惟從天地人物四者俯仰遠近深思其所以然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

蓋聖人生知只格一物而萬理皆備若學者安能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常皆格物也致知雖同而所以致知之功生知學知困知則有辨也卽以易言之如天行健天一物也格之而自強不息則可以知天德而知致矣地勢坤地一物也格之而厚德載物則可以知王道而知致矣推之六十而卦莫不皆然格物格字紛紛聚訟愚願以易之說正之 張貞生曰幸尚有這個圈子在 圖子指太極也吾儒之學本天故視萬物有一體之義吾儒之德首仁故視四德有一貫之傳正如天在上而萬物之芸生於其下者皆在一元化育之中先儒刻太極圖於白鹿洞上畫一圖下寫一心字中一點放在勾下以心爲太極欲其如太極然一無所有始無所不有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若明道以性爲太極則又邇到心之本源非有二也 頁岑者之言曰伏羲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

其不生乎何營營而畫卦也自伏羲洩道之秘而太樸散矣蓋天地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後儒惟知有說有義之爲易而不知無說無義之爲易義皇當日有畫無文頁岑者尚虞洩道之秘况乎無說而強鑿其說無義而強起其義乎深悟無說無義之爲易庶幾入何思何慮之妙故曰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善學易者在識時時常動而動常靜而靜天地之不窮於剝世道之不窮於否君子之不窮於小人全賴與時偕行之義夫子雅言三經芻畧義文夫子固全身寫易者也十翼之作完却一畫心傳論語間章學習亦只一時字所謂天行健自強不息也在易爲潛見飛亢在聖爲止止久速故曰時中昔人謂義皇爲斯文鼻祖先天之太極孔子爲聖道統會後天之太極迄今宛丘故墟畫卦臺與弦歌臺並峙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已 明徵士梁五經寅曰昔者六經未立聖人師天天者無文字之經六經既立聖人



師經經者有象數有制作有政事之天故曰吾  
儒之學本天然至天地間皆道也而歸於人心  
爲最真後人知求理於易書而不知求易理  
於天地知求理於天地而不知求易理於吾  
心亦大失仰觀俯察遠取近取之旨矣 胡炳  
文曰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  
能盡假伏羲以盡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  
然則義文周孔之易皆天也 易分上下篇上  
篇皆天道也本天以之人者也而首乾坤固以  
聖宗集要 卷一 義氏 五 侯庸堂

易所從出者也終坎離坎離天地之用也所以  
代天行事者也下篇皆人道也率人以從天者  
也首咸恒固以人道始於夫婦不可不久也終  
既濟未濟世道盛衰相尋於無窮所賴人旋乾  
轉坤也三才之道備矣

神農

炎帝神農姜姓初藝五穀耨耨之利以教天下民  
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嘗百草以療民疾日中爲市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  
從 帝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民遂以民爲  
首作連山之易

愚按聖王經世君師一體莫先教養而養尤先  
於教凡遂民生處總是復民性處禹謨言養民  
而兼六府三事皋陶言養民而陳典禮命討可  
聖宗集要 卷一 神農 六 侯庸堂

見也然家施而口給之驩虞小補日亦不足矣  
開闢聖人止遵天之時用地之宜因民之所利  
而利之開萬世粒食之源禮讓之本所謂裁成  
輔相莫切於此孔子曰惠而不費四字洞見立  
德之心并見立言之妙 夫人一日不食則饑  
數日不食則死食之所需五穀五穀所自則生  
於天教於聖人食之不易也如是天之與聖人  
有德於我也如是人常念及此思有以報乎天  
報乎聖人不取虛費天地之養空勞聖人之力

乃爲有心人者若悠悠度日資食自養月復月  
歲復歲無一德於天無一德於聖人是曰頑鈍  
無知幾於木石者爾豈可謂之有心而曰人者  
乎 神農嘗百草以療民疾此萬物一體之心  
也無非以天地大生人爲貴不可不有以養之  
然有形之藥所以養其身無形之藥所以養其  
心聖學則直從賦畀之始教人盡心以知性知  
性以知天故首良以作易使人養其心明道曰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心則須教由自家  
聖宗集要 卷一 神農 七 依庸堂  
常有人問伊川云無病何須服藥伊川曰只爲  
閒眼都是病此語道着人膏肓處世人與之言  
養生則詫爲異與之言聖學則笑爲迂以致性  
命之學不明於天下夫子曰能近取譬可爲仁  
之方聖學一書其卽醫心之方也與省察視脈  
也克治用藥也存養調護也知止二字乃良藥  
也夫 易有二義有不易有變易惟不易乃能  
變易艮止也不易之義也終萬物卽以始萬物  
不易而變易卽寓乎其中所謂藏諸用也聖人

取象於連山而首艮君子取象於艮而慎思不  
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鑑之應物而常定也  
如日月之貞明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著於無  
思卽謂沉空着於有思卽爲逐物無思而無不  
通聖人主靜之絕學也濂溪謂看一部華嚴不  
如看一艮卦聖賢之學與佛氏不同全在卽身  
以爲止卽身爲止則萬物皆備百慮咸通故特  
止而時行時行亦止也若知止而不知行則離  
形去智墮體暗聰異端之止亦何足語於止哉  
聖宗集要 卷一 神農 八 依庸堂

黃帝

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成而聰明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作歸藏易命隸首作算數大撓造甲子創舟車以濟不通調律呂以應尺度畫野分州政教大敷是時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札物無疵癘虎豹不妄噬鸞鳥不妄搏鳳凰巢於閭麒麟遊於圃

愚按黃帝之書不少概見惟武王問黃顓之道於師尚父尚父曰在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

聖宗集要

卷一 黃帝

九

依庸堂

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如此數語與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旨同且作興凡之箴以警晏安作金凡之銘以戒逸欲與危微之辨初無有異當看一勝字敬勝怠勝此理欲交戰之時怠勝則熾而愈危敬不勝則衰而愈微危微二字玩勝字而益凜然世之論者動曰黃老夫黃不同於老也黃帝狗齊敦敏得六相而天下治受河圖而文字興征涿鹿而武功備創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時同功中天之運

帝實間之故為三皇之一垂衣之聖豈青牛西

去者比哉若老子雖清淨絕嗔慈之源淡泊去聖智之累五官與神明接一心與天地通然託諸空言未嘗見諸行事徒以臆測荒唐數語遂與兩間紫氣同類而語非其倫矣或謂黃帝踐位五十二戰而得天下故制有八陣圖為兵法之祖非僅涿鹿一征也愚謂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列聖皆然如宓戲八卦皆兵符也河圖洛書皆兵數也金木水火土皆兵資也綴鋤

聖宗集要

卷一 黃帝

十

依庸堂

弧矢皆兵器也井田狩獵皆兵法也風雅頌皆兵中之鏡歌露布也樽俎壇坫籩豆大房皆兵事之坐作進退周旋上下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正不得匡坐而徒說詩書皋比而但講周易卻敵而恃正心誠意退賊而口誦孝經也此又講學者所常知者也子書記黃帝造睦嗣之上訪道於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

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慎內閑外多智多敗  
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未嘗衰帝  
再拜曰廣成之謂天矣退而養心服形晝而夢  
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師長民無嗜慾不知  
樂生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疎物故無愛憎  
不知背逆向順故無利害既寤惺然自得召力  
牧等語之曰朕閒居三日思有以養身矣而於  
治道之中弗獲其術也今所夢若此方知至道  
不可以情求不可以語告矣其後天下大治幾

聖宗集要

卷一 黃帝

十一

依庸堂

若華胥氏之國此則極有益於養身治民之道

少昊

少昊窮桑氏昆弟之裔于曲阜勤于民事時有五  
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廷因號金天氏爲五帝之一  
愚按孔安國定春秋書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故以黃帝爲三皇之一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  
舜之書謂之五典故以少昊爲五帝之一鄭康  
成則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  
是六人而云五帝矣且以女媧爲皇軒轅爲帝  
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不爲稱皇而淪之入  
聖宗集要 卷一 少昊 十一 依庸堂  
帝仍爲六人哉至司馬遷又近遺少昊而遠收  
黃帝亦爲疎畧當以孔安國之論爲正且金天  
氏宗師太昊之道故曰少昊而其勤於民事致  
鳳鳥集庭與太昊之圖書著迹河洛表文者無  
異則少昊之列於五帝也無疑矣故特正而人  
之 三墳一曰形墳伏羲之乾坤易二曰山墳  
神農之連山易三口氣墳黃帝之歸藏易墳者  
分也論三才之分而治之也五典典從冊史載  
帝王之事故名爲典卽左史倚相所讀者也

顓頊

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也載時以象天養材以任地治氣以教人因鬼神以制義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愚按有理斯有氣理即天命之性氣則須修道之教矣高陽氏載時以象天養材以任地治氣以教人其得三才之道者與董子曰古之造文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者謂之王三畫天地與人

聖宗集要

卷一 顓頊

十三

依庸堂

於服澤之陽問曰我欲治天下奚事曰事天奚任曰任地奚務曰務人聖人治天下未有外於三才者也 義之所該者廣鬼神特義之一端尊祖敬宗與郊天社地並重制定便無瀆亂不經之失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祭五祀等類各有定義而三日齋七日戒所謂敬也春禘秋嘗必各其候即敬而遠之之義也

帝嚳

帝嚳高辛氏黃帝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私其身

愚按不私其身即三王奉三無私以治天下之義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爲人主者能無私以治天下則視天下如一家視萬民如一身德施有不普者乎 古今治術只有公私二字便分王霸三代以上其視天下爲天下之天下故一切養民教民之政包涵遍覆後世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如漢之武帝唐之太宗自以爲行仁義之效不知其體不誠其功用全不足文武成康之治何況上古此高辛氏之所以不可及也與

聖宗集要

卷一 帝嚳

十四

依庸堂

帝堯

帝堯祁姓名放勳國於唐都於平陽帝次明文思  
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於天下克用俊德以  
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七十有三載禪舜舜受終於文祖  
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初帝  
巡狩方岳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  
男子又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謳

聖宗集要

卷一 帝堯

十五

依庸堂

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  
何有於我哉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就之  
如日瞻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茅茨不剪櫨  
桷不琢太羹不和養食不整飯於土簋飲於土銅  
金銀珠玉不飾繡錦文綺不展玩好之器不實  
帑佚之樂不聽布衣掩形鹿裘御寒存心於天下加  
志於窮民一民僣曰我僣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  
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  
威壽一百十七歲

愚按史臣贊堯之德曰欽矣明矣而又曰文曰

思愈察而愈密也不止曰安而曰安安愈體而

愈真也此帝之心法也而其行實之可見者恭

也讓也曰允曰克蓋無不極其至也此帝之身

法也欽存於中恭見於外此放勳之本也光被

四表於變時雍之化也格於上下地平天成之

功也此放勳之實也朱子曰堯爲第一個出治

的人堯典是聖人第一篇典籍不下別字第一

個惟曰欽字至命義和咨四岳曰欽若昊天曰

聖宗集要

卷一 帝堯

十六

依庸堂

往欽哉其稱舜曰溫恭允塞恭即欽也其述舜

咨二十二入雖人各一職而末惟以欽之一字

總戒之自此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

於敬真聖賢之綱領存養之要法若丹朱曰傲

只一字便是聖狂之分 帝堯首揭中字爲千

古道統所自敬剛是舜禹之執中湯之建中以

至孔子之時中帝王師儒無有二義然自古書

中多言無過不及之謂中無過不及中之用耳

子思作中庸始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以見

中不外於庸而中之體始著人皆此中人皆可  
以爲堯舜信然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中而已  
矣是道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以其循環無端  
謂之易以其實有是理謂之誠以其渾然無私  
謂之仁以其至極而不可復加謂之太極以其  
純粹以精謂之至善以其出於天也謂之天理  
此理至易至簡人人可執無如學者不會中之  
所以爲中以意執之如司馬涑水欲以中字存  
胸中長作一懸影大有不灑灑在夫中本無物  
聖宗集要 卷一 帝堯 十七 依庸堂

把神化性命看得太精日用事物看得太粗只  
因不曾理會得理會得橫豎推行摸頭蓋面脚  
踏身坐的都是神化性命只就我兩人眼前說  
這飲酒不爲限量不至過醉就是飲食之中這  
說話不緘默不狂誕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拜  
跪不煩不疏不疾不徐就是作揖拜跪之中就  
是一事的堯舜推之萬事皆然就是那安行的  
堯舜此段極得中不外庸之意 克明峻德以  
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修身齊家治國而  
平天下也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家齊國治  
而天下平也聖經明德二字實自堯發之而大  
學八條日亦始於此子與氏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亦無不由於此彼愛無差等之說豈非  
聖世之所必闢者哉 人主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故貴抑侈心懷儉德思天下有  
羹藜飯糗一飽無時者則不忍以供億困之思  
天下有穴居露處不蔽風雨者則不忍以土木  
勤之思天下有機婦績女短衣露髻者則不忍

以文綺迫之思天下有梯山航海攫猛獸而探  
驪珠者則不忍以玩好窮之且常賦之外或賜  
民租常役之外或復民力凡以君人之道宜爾  
也後之繼堯出治者尚其於居服玩好加之意  
哉 世人以仙佛能塵視軒冕銖視金玉不知  
崇高莫大乎富貴聖人棄之亦如敝屣何嘗有  
一物足動其胸中耶

聖宗集要

卷一 帝堯

十九

侯府堂

帝舜

帝舜姓姚名重華始爲虞氏父頑繼母瞽叟皆  
欲殺舜往於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引慝欲殺不  
可得欲求常在側事親撫弟日以睦瞽叟亦允若  
舜游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帝堯疇咨於衆  
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四岳咸薦舜謂克諧以孝烝  
烝乂不格姦乃歷試諸難使宅百揆靡不時敘賓  
於四門諸侯醵珍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七十  
三載舜攝帝位堯崩踐天子之位都於蒲阪格於  
聖宗集要 卷一 帝舜 二十 侯府堂  
文祖詢於四岳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五載鴈鰥  
樂成鳳凰來儀六載巡行觀風九載三考黜陟幽  
明庶績咸熙三十有五載咨禹徂征有苗三句苗  
民逆命益贊曰惟德劭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  
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帝命禹班師振  
旅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舜以樂  
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爲樂正命之曰夔命汝典  
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  
言志詞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重黎又欲舉人而佐焉帝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夔能若此一而足矣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命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帝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爲君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帝德罔愆御衆以寬罰不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聖宗集要 卷一 帝舜 二十二 依庸堂

於民心壽百十二歲  
愚按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玩何字口氣全是負罪引慝之意此舜之所以爲孝也若見父母之頑固而思以誠孝感動之則非所以爲舜矣殺不可得不脂親於不義求常在側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也家庭極尋常事聖人皆以中用之便見神化不測莫將此二事作細事看過凡處家庭之變者可以類

推總是爲人子止於孝而已 千古論心心字亦從命禹之辭發端人止一心竝無兩心然自人而言可狂可聖非危乎自道而言無聲無臭非微乎此處須存養省察蓋性靜者也心則虛靈而動故操存舍亡道心惟微正是靜體人心惟危正是動用所貴精以審其幾一以存其誠只此一語開後世致知力行法門誠明兩進乃執中工夫朱子曰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人能戒慎則危者安而微者著矣孟子致存心之統而首以舜爲宗亦以人心道心之傳自舜開之也後希二字卽從道心惟微句來知危便是道心呈露處一息不危便墮落矣故五經四書句句是開發人道心句句是喚醒人人心 紫陽書傳釋人心道心皆指爲已發蓋道心純乎理則雖發而仍如未發故曰微人心則雜乎欲而遠乎理則既發而不能如

未發故曰危羅欽順則曰虞書所謂道心即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已發看若認爲已發則將以何者爲大本乎愚謂發而中節人心仍是道心正見本之所以大似說已發亦不妨且見心性有分別處如飲食男女人心也欲食男女得其正即道心矣喜怒哀樂人心也喜怒哀樂得其正即道心矣推而欲富貴惡貧賤人心也非道不去非道不處即道心矣好生惡死人心也所好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即道心矣中和一事也由動靜而分無和則非中故道心可以言未發亦可以言已發道心之道即達道之道也 呂涇野曰心一也而有人道之別者就其發處言之耳危微皆是不好字而何謂危此心發在形氣上使狂情鑒性敗德損名無所不至故曰危何謂微徒守此理義之心不能擴克不暢於四肢不發於事業但隱然於念慮之間未甚顯明故曰微惟精是察二者之間

不使混雜惟一是使形氣皆從道出合而爲一總之人心人欲道心天理程子之說自是分明後來將人欲二字看得過了所以議論有未歸一處夫性必有欲如饑之欲食寒之欲衣親之欲嗣續非人也天也既曰天矣其可去乎欲之有節無節非天也人也既曰人矣其可縱乎故君子必慎其獨孟子言養心曰寡欲程子言定心曰節欲亦是此旨世味日淡則道味日濃道之達正本之大也 陳石譜大韶曰堯以一言命舜舜益之三言以命禹是舜居帝位已二十八載而不敢忘歲月漸摩潛心體認直從一中之內識出兩心故分別以示人也然工夫山此而漸密文章亦由此而漸啟是風會初開一大關鍵不僅傳心而已 太子天下之本豫教作聖之基故典樂命夔臨雍齒肖極爲鄭重然不外危微之辨一中之執直溫數語正是惟精惟一處當勒青宮以爲龜鑑 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聖聖相傳只人倫二字盡倫便是盡性

教之者不過因其降衷之天秉彝之性俾其明於心修於身行之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達之於君臣上下民物之際薛瑄訓子書亦惓惓於此齊家治國無二道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好生人知大舜放流誅殛畧無寬假不知其能惡正所以能好也惡者數人而好者且胥及於薄海內外此如天之仁所以不可及也歟 王良曰唐虞君臣只是相與講學蓋執中之云猶云存心後之學者傳習之聖宗集要 卷一 帝舜 二十五 侯庸堂

久遂以存心爲常語而以執中爲秘傳乃曰此是聖人心法非衆所與聞至是始傳授之不知堯舜所講者止此學耳豈心外有法抑心有二法耶堯言渾淪但云執中然既有各言學者卽生意見故舜又有精一之訓開後世知行並進之方耳 胡五峯曰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有功於天下萬世也

禹

禹奴姓名文命字高密禹祇承於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罔遊於逸罔濡於樂毋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莢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堯命繼繇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且傷父績不成循江湖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八年開樂不聽過門不入過十室之邑則下車以求乘德之士十月生子啟呱呱而泣禹弗聖宗集要 卷一 禹 二十六 侯庸堂

顧也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視龍如蜺蜺顏色不變謂人口此天之所以爲我川也須臾龍俯首曳尾而去禹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賦聲敎四訖舜曰來禹泝水警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禹踐位南到蒼梧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

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懸鐘鼓磬鐸以待四方之士曰敎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輶禹年百有六

愚按鑑湖胡氏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而吾夫子稱禹曰非飲食云云何哉蓋一中之傳心法也吾夫子

聖宗集要

卷一 禹

二十七

依庸堂

之論又指其孝心純至者而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嘗而郊縣禹之心從可識矣故於宗廟則致其享於祭服則致其美於溝洫則盡其力寧飲食之非衣服之惡宮室之卑皆不暇顧此其心誠不忍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故也味夫子無間之言其深有以識禹之心也夫克艱二字亦從人心道心惟精惟一得來故曰祇承於帝下車泣罪亦克艱中一事說到堯舜

之人以堯舜之心爲心卽道心也禹之人各自以其人之心爲心卽人心也可見帝降而王只在人心一着爲學出治安得不以正人心爲兢兢影響之說類於禪門因果然惠迪吉從逆

內卽大易積善降祥積不善降殃之旨聖人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當日告誡之旨詳矣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曆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之及豈有所未達哉棄所宜爲而求諸恍惚

聖宗集要

卷一 禹

二十八

依庸堂

詭誕之域固聖人之所不取也卽如洪範庶徵亦僅九疇之一耳必以人事爲之本信災祥而遺人事漢儒之陋也與孟子論性而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蓋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以放乎四海水之本體也有所擁閉則決而排之禹之行水也決排之功豈不甚勞然惟去其壅而導之知水之性而用水之力未嘗以人力加損故不曰治水而曰行水便是無所作爲經稱縣障洪水墮高堙卑稱禹疏九川隨山刊木則縣

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其成敗之由  
以此先儒云治河宜從雍興孟津懷衛引爲陂  
堰爲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此卽禹疏九河  
隨山刊木行所無事之旨也後世乃從徐沛下  
流浚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  
大失行所無事之旨矣若忿慾之壅不加慾窒  
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以不決不排而壅放乎  
四海也苟認定窒慾爲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  
之體原不可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

聖宗集要

卷一

三十九

依庸堂

旨矣故有有工夫的工夫有無工夫的工夫世  
間有一點小聰明的人專攬意見失卻本來渾  
沌是顯性者智而壞性者亦智凡事只依性而  
行便是莫大神通大禹不矜不伐則其心擴然  
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然行所無事爲學爲政  
無一不見堯舜相傳之心 勤儉二字似爲齊  
家而言而古聖之勗臣臣之報主兢兢於此蓋  
國爾忘家自然勤自然儉矣此中大有學問大  
有經濟如大學生食爲用亦只勤儉二字何以

謂之大道蓋朝廷生節得一分便爲民間畱得  
一分全在百姓身上起見正好民好惡民惡第  
一切實處三過不入何其勤也非食卑官何其  
儉也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於此二字可見世  
儒口談性命念切身家未盡凡心焉各聖學

聖宗集要

卷一

三十

依庸堂

皋陶

皋陶一名廷堅八愷之一佐舜爲士師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禹曰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愚按皋陶謨天敘五典一節非皋陶之言乃天之言而皋陶代言之也五典曰天敘五禮曰天秩命有德曰天命討有罪曰天討民曰視天民功曰亮天工招損受益以爲天道任官惟賢以代天工更相告誡體天之心法天之行因天之時成天之能而已知此則知所以爲人知所以

聖宗集要

卷一

皋陶

三十二

依庸堂

聖宗集要

卷一

皋陶

三十二

依庸堂

爲學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苟一念之差毫釐之間而上違天時下失人事於是異端邪說辭章功利紛然雜出於天下矯揉造作而天工廢卒使秉彝好德之民不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可勝道哉 皋陶在五臣中有聖德觀其昌言賡謨矢口典謨無論益稷雖大禹若有所不逮然終身爲士師益重視夫刑也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佐教之不及故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後世濫刑以逞全不念人之生命猶己之生命一以喜怒爲重輕且因人之喜怒以爲重輕亦大失弼教之意矣不知刑乃天之威非君之私權也用刑之權出於天人主與有司特奉行之耳是以帝王之德化天之雨露也帝王之文章天之日月星辰也帝王之刑罰天之霜雪雷霆也皋陶稱天以臨之俾知天道好還毋失上帝好生之心庶民命以立而刑措之風可致 民協於中中字上承精一執中之傳下衍建中建極之訓而明德新民成已成物之學

俱統於此且曰協中則當時必有不協於中者  
不協於中而後變不善爲善以協於中於變之  
詞觀於協中而益信 自古以來天工之曠多  
由逸欲二字不知居天之位至艱至危如履虎  
尾如踏春冰如病瘵乃身無一時可縱弛無一  
時可暇逸也是以聖帝賢王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之內而自朝至夕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日  
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原保身以保民耳 一  
日二日萬幾事必有其幾理之於其幾則無曠  
聖宗集要 卷一 阜陶 三十三 依庸堂  
職理之不於其幾則無成功所謂幾非謂禍患  
之幾也爲之先於幾者謂之生事爲之後於幾  
者謂之失時而其本則在謹厥身修又曰無致  
逸欲又曰同寅協恭聖人初無奇謀偉論而惟  
以戒慎恐懼爲諄諄誠以天地之道日新而無  
窮聖人之德業亦當日新而無窮都俞吁咈讀  
其書者想見其心然則有天下者可不存其心  
與 同寅協恭是第一福澤善事人臣所以不  
和者只因奪寵奪能不知世界事非一人所能

專擅獨則無效竝乃有功古來名人俱以相翼  
而成如臯夔周召以至郭李韓范蕭曹丙魏掩  
映前後不聞隻手空拳有駕聲其上者也化得  
一分便大得一分然必平心無我若勉強拋卻  
忌根仍在恐有決裂處也此際正須學問涵養  
耳

聖宗集要

卷一 阜陶

三十四

依庸堂

成湯

成湯子姓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湯出野見張網四面而祝之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澤及禽獸况于人乎歸之者四十國夏桀無道放于南巢湯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天乃錫王智勇表正萬方惟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聖宗集要 卷一 成湯 三十五 依庸堂

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亾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卽位誕告四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請命上帝孚祐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

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勿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邦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大旱禱于桑林祝曰政不節與民疾苦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於是大雨天下歡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作歸藏之易以坤爲首作盤銘詩人誦之曰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聖宗集要 卷一 成湯 三十六 依庸堂

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年百歲

愚按天之一字自皋陶發之至湯乃有降衷恒性之言與虞書危微精一數語無異中庸天命之謂性昉于此正三代以上作君作師下個大本領觀其日新又新昭格上帝刀劒戶牖亦皆有銘乃能建中於民上紹堯舜下啟文武後世治天下者不識此意卻指爲儒家傳授秘密至史以道學立傳失其旨矣 聖人見天獨真信天獨切故其稱說禍福獨明然亦只在民之應



遠上見如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  
明時又言天所以立君之意下言人心之可畏  
與天命之可畏桀既自絕于天湯不得不奉天  
伐暴以拯斯民于陷溺故曰請命上帝孚祐下  
民歸到慄慄危懼以承天休凡人不知天命故  
其于福也有求而其於禍也思避亦未審乎天  
道之不爽即在善惡之分界則凡所以欽崇天  
道者舍天民其奚驗也哉故曰非天私于有商  
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聖宗集要

卷一 成湯

三十七

依庸堂

顧庸庵樞曰成湯智勇天錫正是絕世之姿  
仲虺言制事制心卻工夫十分細膩所謂日新  
也以義制事義以方外也以禮制心敬以直內  
也正千古聖學淵源故能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聖敬日躋以承天休信乎王道本於天德也  
歸藏之易以坤爲首取地天泰貞起元之意蓋  
天地間理氣不翕聚則不發散即周易首乾三  
百八十四爻亦以潛爲首吾儒學術事功多從  
潛泊寧靜中得來故曰藏諸用且三聖之首乾

首坤首艮又十二律旋相爲宮之義以見道之  
無乎不在也 堯災湯旱天之所以仁愛人君  
而示之儆也古之聖人必躬自克責以上答天  
心而天亦卽爲之降祥說不得是常理常度轉  
移之責全在帝王後世人主非不循修省之文  
而全無痼瘼之意且有謂天變不足畏而不陳  
水旱之書者以視六事自責之心爲何如哉  
湯武之革命比於寒暑之序聖人何心哉故稱  
天稱民若合一轍

聖宗集要

卷一 成湯

三十八

依庸堂

伊尹

伊尹名摯居伊水故曰伊尹相太甲作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嗚呼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甲

聖宗集要

卷一 伊尹

三十九

依庸堂

顛覆湯之典刑又作伊書曰先王顧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於弗順營於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放之於桐三年處仁遷義伊尹卒太甲復歸於亳陳戒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

皇天弗保監於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非天私於有商惟天祐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

聖宗集要

卷一 伊尹

四十

依庸堂

祿永底烝民之生卒年百有餘歲

愚按一乃堯舜授受之旨尹與湯咸有一德者此其爲樂堯舜之道之明徵也以之告君卽是堯舜其君之心厥後孔子曰一貫孟子曰道一其間曰大極曰命曰性曰靜皆言乎一之源也曰敬曰誠曰仁皆言乎一之實也曰中曰直曰純曰不貳曰不息曰無聲無臭皆狀乎一之體也故天下莫大乎一而人主莫重乎得一得之一功要惟顧心常存則本性見靜也湛動也照

而天命克承天心克享矣 習與性成一語足該後儒義理氣質兩言而論教爲尤重蓋太子天下之本不可不慎其習是以太保保其身體太傅傳之德義太師道之教訓然後習見正人習聞正言習行正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而近遠二字亦本諸此賈生有言曰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極爲明白譚者不知苟况謂性爲

聖宗集要

卷一 伊尹

四十一

依庸堂

惡董子謂性爲生之質而非教化則不成楊子雲謂善惡混而邪正因修以異昌黎原性而謂其分於三品皆未明乎習之說者也故人主之爲戒必當於方盛之時 世間掀天揭地之事自聖人爲之便若家常事始而放桐終而復辟犯天下之大議成天下之大功其故何也曰其志足以動天地泣鬼神即成湯在天之靈亦式憑之故能旋乾轉坤而莫宗社於泰山之安觀前後所陳訓詞俱本天本祖直從日新又新一

脈相傳之處動其天良故能格君心之非以成令主惟其關得眼是以放得膽耳 金仁山曰先儒謂自危微精一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語者即精一執中一語耳而工夫加詳焉又曰伊訓所言字字藥石王未克變蓋人欲熾而不能自克也古者天子居憂在諒陰太甲之不善以其深居宮中貴爲天子有所恃而驕故營桐宮以處之使其居幽於此所以訓之勿使之終身迷也焄蒿悽愴以起其思悲

聖宗集要

卷一 伊尹

四十二

依庸堂

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蔬食以阻其驕此時太甲驕奢淫佚之氣剝落殆盡伊尹不言之教是一大爐冶太甲所以克終令德也與 天人之間影響相準人事亂而天命降休者未之有也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是以君子福至不深喜愈敬慎以自檢禍見不爲促愈修德以爲務若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非天網疎特時有未至欲成君子而滅小人耳況心安爲福心勞爲禍又只在當下一念間耶伊尹所以

一再言之與 濂溪曰志伊尹之所志只是不  
志于私便是觀禱以天下二事可見今人之居  
官而不能行道止爲一私字所累耳私則榮身  
肥家何所不至若能無私便無事不可爲孔明  
開誠心布公道其無私與伊尹同故其事業與  
伊尹相伯仲 非其道非其義一介不取此正  
古人危微之辨至精至一處如使小德可以出  
入便非精一學問矣

聖宗集要

卷一 伊尹

四十三

依庸堂

傳說

傳說者殷之傅巖人也武丁恭默思道夢帝賚以  
良弼以夢所見示羣臣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  
傅巖之野惟肖見於武丁曰是爰立作相置之左  
右命之朝夕納誨曰啟乃心沃乃心說對揚休命  
作說命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  
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王曰旨  
哉乃言惟服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  
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  
聖宗集要 卷一 傳說 四十四 依庸堂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  
於學厥德修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愚按學之一字高宗與說始言之開后世聖學  
之源而學本於心君心尤爲萬化之準故一正  
君心而天下定猶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  
險易鑄鑑於冶而可以別天下之妍媸其本得  
也武丁置相命朝夕納誨曰啟乃心沃乃心倦  
倦於此卽舜人心道心危微之旨說卽對麗休

命洵良弼也哉 高宗恭默思道可謂善用其  
思矣乃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事不師  
古匪說攸聞豈非以思而不學則殆乎後世顧  
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亦未思古訓卽精一執  
中之言成憲卽堯舜之心法也又曰遜志務時  
敏遜志者遜順其心無銳進之患卽孟子之勿  
正時敏者與時偕行無自止之失卽孟子之必  
有事此實爲學之程度非體道之切者不能言  
也 六經之言學自說命始而言知行亦自說  
命始夫求多聞者於古訓而學之也以建事而  
有獲者得至善之理也則多聞在建事之先矣  
又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君子行之爲貴而  
徒知不足以爲行也知行雖有輕重而先後之  
分又明矣后之言曰人心自有良知也聞見知  
之次也求理於萬物是義外也是陷襲也則傳  
說之多聞學古非與

聖宗集要

卷一 傳說

四十五

依庸堂

泰伯

泰伯古公之子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少季歷  
泰伯與弟仲雍匹如荊蠻文身斷髮荊蠻人事之  
因號爲勾吳泰伯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愚按泰伯之逃似去人倫仲雍斷髮幾絕人類  
據其踪跡皆非名教中人而孔子至德之稱何  
以絕無貶辭蓋君臣之際義重於恩故須明正  
其辭夷齊叩馬之諫天下之大經也故孔子許

聖宗集要

卷一 泰伯

四十六

依庸堂

其爲仁父子兄弟之間恩勝於義故須曲行其  
志伯仲荊蠻之逃天下之大權也故孔子許其  
爲至德當日季歷生文王有聖德太王必有欣  
喜之意泰伯先意承志避而去之採藥無逸聞  
之名荊蠻非易返之地因而傳與季歷儲位不  
虛太王無嫌於廢嫡社稷有主季歷無憾於天  
倫仲雍偕行國人不必生中子之議后来天命  
有歸多方誕受而有天下自伯之一讓始故在  
當時止見讓國而自后世看來竟讓及天下而

伯初不計及也委曲深微篤厚真摯固讓有心  
稱名無跡非至德而何夫子追原周家王業所  
由起而爲之闡揚潛德而稱曰至宜人情合天  
理與以仁稱夷齊之心一而已矣 舊說太王  
有翦商之志故傳季歷以及昌而泰伯仲雍逃  
去以成父志夫圖人國於二世之前此懿操之  
心術而可以語太王哉太王有此必無以爲八  
百肇基之祖此理之可必者也詩曰實始翦商  
魯頌後大之詞只是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

聖宗集要

卷一 泰伯

四十七

依庸堂

始基之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如文王三分有二  
亦是言其勢非取紂之天下割據而有之也可  
以有而不有故亦稱之爲至德文王至德就全  
君臣之義上見得泰伯至德就全父子兄弟之  
恩上見得自有夫子之斷天下后世不敢有異  
議無此斷欲人知之而不罪之亦難矣薛文清  
瑄曰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人極  
誠哉是言乎

文王

文王名昌季歷之子嗣爲西伯爲世子朝於王季  
日三雞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問內豎曰今日安否  
內豎曰安西伯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  
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西伯色憂行不能  
正履季歷復膳然后亦復初其治岐也發政施仁  
必先窮民之無告者行於野見枯骨命瘞之吏曰  
此無主矣西伯曰吾卽其主天下聞之曰西伯澤  
及枯骨況於人乎紂作炮烙之刑西伯獻洛西之

聖宗集要

卷一 文王

四十八

依庸堂

地千里請除之虞芮之人爭田不能決乃如周界  
見耕者讓畔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俱讓爲  
閒田漢南歸者四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崇侯  
虎譖於紂因西伯於羗里西伯嘆曰父有不慈子  
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  
可叛乎作操以見志曰天王聖明今臣罪當誅并  
演象辭是爲周易堯年九十七詩人謂之曰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穆穆文王於緝

熙敬止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誕先登於岸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愚按盡性以孝爲第一孝天之經地之義也文王爲世子朝王季日三武王亦一飯再飯傳孝卽是傳心傳心卽是傳道民者天之所甚愛者也故天爲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而無告之

聖宗集要

卷一 文王

四十九

依庸堂

民尤爲天之所甚憫世人遇着無告之民多惻然動念此卽天心之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癘視他欺侮戕賊他便得罪於天聖人體天之心尤於此輩曲加軫恤民饑曰我饑民寒曰我寒民罪曰我陷民納溝曰我推天窮而無處必思所以處之真有痼瘼一體者文王之必先卽堯舜以來仁民之心法且其時無凍餒之老是五十者鮮不衣帛七十者鮮不食肉也今之稿項黃馘者歲得一敝衣朝夕得一糲食有延殘喘

爲幸已多何衣帛食肉之敢望耶少壯者饑寒困苦之狀不可勝述中問稍有一二贏餘者貪官污吏又從而賸割之有不蕩然者鮮矣此皆有目者所共見仁人君子能不心文王之心而思所以拯之耶夫子承千聖之統而曰文在茲獨以文王爲斷曾子作大學釋聖學之知止則首崇緝熙敬止子思作中庸闡王道之不顯則終歸無聲無臭豈非以文之純卽天之不已乎然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卽下學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卽上達也夫子以信文者信天故曰知我其天學者從此着想便見天人合一之學蒙難作易使一畫心傳昭然於天下後世吾夫子於詩書禮樂則刪之於春秋則筆削之大段不甚費力所研窮者莫如易觀十翼之作微言奧義剖晰無遺而猶曰可以無大過一片乾惕之心實與文王無異也聖賢心事無時不在憂患中然憂患非爲羑里之囚也天高地迥心曠神怡無不臨深履薄而作羑里觀下繫曰

聖宗集要

卷一 文王

五十

依庸堂

衰世之意憂患之心又曰其道甚大然所謂大者不過一懼以終始耳先儒云大易六十四卦只是教人小心吉凶俱所不計惟自盡其道而已故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是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真警惕周文澤及枯骨與成湯澤及禽獸皆自好生一念旁皇周決遂不分人物不問生死觸着便發登諸樂土其錫九圖順帝則也宜哉

王宗集要

卷一 文王

五十一

依庸堂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有疾武王不脫衣冠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商亂大會於孟津王曰惟天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踐祚三日問黃顓之道於師尚父曰在丹書王聞敬勝義勝之言惕若恐懼爲誠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之類聖宗集要 卷一 武王 五十二 依庸堂

各爲銘焉封比干墓式商容閭釋箕子囚訪洪範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大賚四海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十有九年崩年九十三

愚按居家要儀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威起盥漱櫛總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起居子供藥物婦供晨饘供具畢始退而各從其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樂舍置



餘事專以迎醫合藥檢方爲務疾已復初家庭之際當勉率禮節以扶持天性能勉強則自然者亦應之武王不脫衣冠而養亦不過盡日用之常耳萬勿高視聖人而忽庸行也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然裁者培傾者覆無爲一若有爲元后乃是天命教在上自當如天地一般安養存恤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無負乎父母斯民之責武王代天行道絕無利天下之心故克商之后善政纍纍

聖宗集要

卷一 武王

五十三

依庸堂

垂拱而天下治非倖也 昔齊桓公問管仲曰人君何恃曰恃天桓公乃仰首望天仲曰所謂天者非蒼蒼莽莽之天也以民爲天武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直從無聲無臭中深戒謹恐懼意與一夫不獲時予之幸同一謹凜后之臨民者可不上念頭上之彼蒼下軫眼前之赤子哉 武王躬承世德應天順人尚問丹書訪洪範于踐祚之初固其兢業未已之衷亦欲開發以示后世之指歸耳諸銘詞與陰陽

數語皆明此旨而終之以予一人所聞以誠后世后之有志聖學者尚其銘之敘之乎 數帝王辭事各不同總是一箇敬天勤民然均一揖讓也堯之命舜不過曰執中而已至舜則益以危微矣益以精一矣十六字之可寧何煩稱也均一征誅也湯之誓師不過曰簡在而已至武王則大賚矣富善矣至於民食喪祭之煩碎又何多事也詞自簡而之煩事自寡而之多道自帝而之王德自性而之反豈升降污隆之會不得不然歟 許庸齋曰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而能通之以揖讓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而能通之以征誅聖人遇變而通之惟適於自然之數一毫之私意無與也

聖宗集要

卷一 武王

五十四

依庸堂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栝爲玉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滯佚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乃披髮佯狂遂隱而鼓琴曰箕子操武王既克商訪於箕子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敘箕子乃言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敘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聖宗集要 卷一 箕子 五十五 依庸堂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過殷故墟感宮室盡爲禾黍箕子傷之欲笑不可欲哭不可乃作禾黍以謂之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指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云

愚按武王入商釋箕子之囚此時爲箕子者審乎天理人情之安惟不仕于周卽其所以報商也至以一身荷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王訪於箕子因爲武王陳洪範聖人審天命人事之歸其

心公天下而不以一毫私意與其間道可傳則傳之義不可仕則勿仕之武王亦亟於訪道而不強箕子以仕故封於朝鮮而不臣也向使武王以其不遵食商而奄取之則箕子卽以死爲其道尚忍含詆改面覲縷于仇人之前乎惟其深知武王之心非有利於彼者釋然未常有仇周之心而值其虛懷訪道因就而壹壹焉蓋亦以途之人視武王而已必曰意於傳道而身不可死武王之賢不可失則忘君事仇先負不道

聖宗集要

卷一 箕子

五十六

依庸堂

之幸於我而又以何道授之人耶且道者流行於天地貫乎古今未常以有人而傳無人而絕天錫禹洪範數百年后至箕子而復續箕子死后豈必無人而何必武王哉以此推之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至陰騭下民數語與成湯維皇降衷如出一口可見復性二字爲帝王第一事爲聖賢第一事爲民生第一事武王雖老紹家學而於是年克商卽於是年訪道無非大公至正之心與世之輯圖籙競符璽者大相懸絕矣

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於已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次之以庶徵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此九疇所以爲治天下之大本而皇極一章尤爲九疇之本 天之五行必有所以行之者太極是也人之五事必有所以行之者心是也故五行只是言理理則無待於修爲五事只是言心行只是言理理則無待於修爲五事只是言心則有事於操存敬焉而已故曰敬用五事敬則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則五行得其性而雨暘寒燠風皆時而五福應矣然庶徵所重亦不在禍福惟欲以考其休咎得失耳故獨以五事爲應 三德正直天之命也剛克柔克修道之教也以剛柔治剛柔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卽此是病卽此是藥以反其正直而已

聖宗集要

卷一 箕子

五十七

依庸堂

會極歸極全以維皇建極爲主極之爲道至精至一建之一字煞有工夫上包五行三事八政五紀下領三德稽疑庶徵福極故曰建建則五福應不建則六極應未有不建而能有其極者也卽五福之應雖得諸天而實本諸德惟皇敬治水德則至日閉關元氣直達而人多壽敬治火德則勞來勸勉生殖繁衍而人多富敬治土德則布德和令安土樂居而人多康寧敬治金德則陳詩納賈性命凝固而人多好德敬治土德則坤厚載物利用永貞而人多考終命五者天子之所以福民而萬民之福盡皆天子之福故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然無敢作好遵王之道無敢作惡遵王之路亦無甚神奇處不過公其好惡而已故曰王道平昔象山出守荆門故事黃堂正月建醮以祈民福象山不用僧道親爲講皇極一章宣布朝廷敷錫庶民德教務俾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上和下順以承天休所謂錫汝保極也足徵儒者躬行之效非徒

聖宗集要

卷一 箕子

五十八

依庸堂

咕嚕訓詰了卻一生 壽富康寧考終命皆致  
於天者也攸好德出於己者也好德之心老而  
彌篤則諸福隨之一有衰息諸福去矣故以好  
德爲五福之一古人相法亦以好德而推福極  
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必歸於善者吉人  
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所作所爲必歸於惡  
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  
之報也且人有壽而後可以享諸福故以壽先  
焉然獨不言貴者以貴近於高危也貴之自至  
聖宗集要 卷一 箕子 五十九 依庸堂

人之心也夫 錢士升曰洪範曰王道平平  
平二字深可玩味不必其極重也卽矯枉稍過  
而所矯之處還爲不平之端宰相亦然所重在  
器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則平  
矣 唐一庵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  
疇敘河圖道其常洛書道其變河圖主體言其  
數生洛書主用言其數克體是用之體用是體  
之用無有二也人性只有箇五常人身只有個  
五官人能完五常之本立此心全體便是先天  
聖宗集要 卷一 箕子 六十 依庸堂

而天勿違與河圖合而大常具人能盡五官之  
職達此心妙用便是後天而奉天時與洛書合  
而至變出故曰河圖洛書相爲表裏易之太極  
範之皇極一而已矣 爲象箸必爲玉栝是紂  
以前尚無象箸何況玉栝土匱土銅之風猶在  
也箕子因象箸而及玉栝因玉栝而想到遠方  
珍惟與馬宮室將后世之侈靡一一如見防微  
杜漸之意可謂切矣且后世之象箸玉栝不獨  
實屋有庶人嘉會召客羅列視爲尋常假令箕

子而在其爲嘆息又當何如耶故曰慎乃儉德  
惟懷永圖所關匪細也

聖宗集要

卷一 箕子

六十二

依庸堂

周公

周公名旦自文王在時旦爲子仁孝異於羣子能  
傳其父之道曰文王我師也輔翼武王用事居多  
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乃設三壇北面立戴璧秉珪  
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發勤勞  
阻疾以旦代王發之身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  
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無墜天  
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  
龜於是乃卜三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  
聖宗集要 卷一 周公 六十二 依庸堂  
喜入賀曰王其無害乃納策於金縢中王翼日乃  
瘳後武王崩成王幼公相王踐祚而治一沐三握  
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二叔  
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避居東郊東人謂之  
曰公遜頑膚赤舄几几公遜頑膚德音不遠後成  
王感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櫃乃迎公反國作無逸  
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  
知小人之依又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  
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

汝晉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責不敢含怒又曰嗚呼嗣王其監於茲作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作易爻辭凡三百八十四爻皆繫之辭以覺世焉

愚按史稱周公旦爲子仁孝異於羣子而金縢一事更足立弟道臣道之極焉孝弟之道通於神明故風雷之變上格於天父子兄弟傳心不異君臣授受若其繫爻又傳道之大者蓋制作勲猷周官法度皆其迹也公之秘密在易爻辭

聖宗集要

卷一 周公

六十三

依庸堂

卽乾三一爻可見乾乾惕若打點精神磨礪一番便光瑩粹白渾然無迹淑及一世而施者不有其功澤遍九垓而受者竟忘其力故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否則終是豪傑作用非聖賢事業也張橫渠曰不學易不可爲宰相其得公之心也乎 商書曰惟后非賢不乂人君欲平治天下而垂顯名非尊賢下士不可而首在擇相相能公好惡則自能以人事君而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己成而天下之功與名皆歸諸

君相而垂諸勿替舜之闔門湯之宅俊尚矣如周公史不稱其多材多藝乎乃猶吐哺握髮以待天下之賢人而猶恐失之此其休休有容爲何如者宜其立相道之極而爲後世之賢相所取則也晚近一命之吏接白屋之士斯禮遂亾可感也夫 無逸乃逸三王之世禹股無胈脛無毛髮夜以勞萬民湯昧爽丕顯文王日昃不遑暇食夙夜罔或不勤而其垂訓子孫也辨色而視朝朝退而適露寢聽政晝以訪問夕以糾

聖宗集要

卷一 周公

六十四

依庸堂

虔錫鳴有警宴寢有箴此豈真以萬乘而日躬膏人之勞哉則無逸之謂也周公待旦可謂臣克艱厥臣矣 宋孝宗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書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曰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效驗孝宗然之自古人君未有不敬天而能享國長久者也 聖狂人品之分相去天淵而其分止在克念罔念之間罔念則聖可爲狂克念

則狂可爲聖兩言足破后世性惡之說并無善  
無惡與有善有不善之說始知孔子性近孟子  
性善所以爲千古言性之宗在人主尤不可不  
知

衛武公

衛武公名和作抑之詩以自警曰抑抑威儀惟德  
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惟疾哲  
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夙興夜寐灑掃庭內維民之章視爾  
友邦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  
子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  
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  
聖宗集要 卷一 衛武公 六十六 依庸堂

靡盈誰夙知而暮成公年九十五猶箴警於國曰  
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邁而  
舍我必恪恭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  
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  
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不失  
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衛人美之曰有斐君子云  
云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愚按武公九十五作抑戒所謂自強不息之君  
子也今人少壯不可奮勵將光陰漫漫虛擲及

至衰老又謔曰吾耄矣無能爲矣天子人以歲月不自珍惜醉生夢死造物所賦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而已哉吾夫子帛編三絕亦在七十不踰矩之年使到武公年亦決無止住處曰庶幾寡吾之過云爾惟聖希天惟賢希聖而共勉 大學既以文王立敬止之則復以武公示求止之方以切磋言學即窮理也以琢磨言修即盡性也以瑟僖言恂慄以赫喧言威儀即居敬而見乎內外也至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是聖宗集要

卷一 衛武公

六十七

依庸堂

此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主聖臣直今古稱焉然未有若武公之虛已以求者後世非不置疑承輔弼之官而聖不自聖從諫如流以成都俞之盛者不可槩見此德與治之所以不古若歟

聖宗集要

卷一 衛武公

六十八

依庸堂



聖宗集要卷二

孔子

孔子之先宋人也周靈王庚戌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鄒邑父叔梁紇母顏氏禱於尼丘山而生因諱丘字仲尼六歲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七歲入小學十五歲志於大學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刺子朝於魯道黃帝以來名官孔子見而學之適衛學鼓琴於師襄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襄弘反於魯道彌尊弟子益進定公以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十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十四年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郊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行作倚蘭之操遂適衛過匡匡人以爲陽虎也而圍之孔子援天以自處旣解去衛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桓魋欲殺之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

聖宗集要

卷二 孔子

依庸堂

過宋適陳遷蔡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誅

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乃相與發徒卒圍孔

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

誦絃歌不輟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免孔子自

楚返衛歸魯時年六十三歲乃敘書傳禮記刪詩

正樂以明先王之道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

七十二人晚而喜易讀之帛編三絕鐵摘三折漆

書三滅爲十翼象彖文言繫辭焉復因魯史作春

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至西狩

聖宗集要

卷二 孔子

依庸堂

獲麟絕筆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七十三

歲蚤起曳杖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

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

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趨

而入孔子曰予夢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作天

下其孰宗予寢疾七日而沒弟子心喪三年 誕

日在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廿七日即今之八月

廿七諱日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十八即今之二

月十八日

愚按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之言尊也宗也師之言資也亦宗也故君以道化民相以道佐君師則明天地之統苞君相之業闡理學性命之奧作生民耳目爲後世法程其分不同其極則一仲尼爲萬世師故先儒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然則堯舜禹湯文武以來之道非得孔子而益彰乎堯舜禹湯文武各治一代之天下孔子合堯舜禹湯文武而治萬世之天下故崇德報功王祀夫子更甚於列聖然猶

聖宗集要 卷二 孔子 三 依庸堂

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志學自到從心下學即可上達但當於心中求之使不於心求而徒冠章甫之冠衣縫掖之衣而自號於人曰我仲尼之徒也將終身不得其門而入矣顏子而下曾子最深悟忠恕二字極得聖道實際過一分便非道便非聖人夫子自道亦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如不厭不倦修德講學遷善徙義何嘗有異人處子貢揭諸日月又使人索之數仞之牆雖志在尊聖殊失循循善誘之意夫畫已爲忠及

人爲恕豈人所不能哉盡之於心便可升堂便可入室矣 鄉黨一篇寫得聖人行誼性情直與常人無異是門入極善記聖人處足破學者立若登天之惑然聖人卻是一個恰好有似庸人而賢智者不能及正在此處蓋世事不可只論時不時時則雖過亦中不時則雖中亦過故曰時中故曰無可無不可 唐虞一中授受而講學之統以開三代而下莫如尼山一席時中二字直接執中之統當時弟子親承聖教闢

聖宗集要 卷二 孔子 四 依庸堂

釋微言使列聖相傳之道著明於天下而猶以學之不講爲憂且自謂聞俎豆而不習軍旅此與咕嗶守文之儒何異及一相魯大變國俗夾谷之會登壇而卻萊兵揖遜雍容勝於百萬之衆威震隣國乃即平生坐杏壇師席爲垂紳講論之儒然則學豈無當於政而仕亦豈可廢學乎時文則文時武則武隨試事效此聖學之所以高出千古也歟 聖人易天下之心卽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習他做得成做不

成聖人覺天下之心亦卽天心也直立在知我  
罪我之外不啻他悟幾人疑幾人是以栖栖皇  
皇東則東西則西憤憤樂樂筆則筆削則削雖  
不能易一時之天下而千萬世之天下終藉此  
心以易也雖不能覺一時之人心而千萬世之  
人心終藉此心以覺也可曰匹夫無權空言無  
補乎仲尼如此爲仲尼之徒者斷可自信矣

春秋何以見聖人之志嘗攷胡安國傳而得之  
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

聖宗集要

卷二 孔子

五

依庸堂

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  
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  
子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故假魯  
史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  
正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  
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  
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  
準繩皆在此書故曰志在春秋 孝經固所以

訓世而其中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四語尤夫子

一生之宏願具此宏願而一生未遂乃遂宏願  
於千百年之後迄今尊爲啟聖崇祀勿替誰謂  
聖賢在下獨無顯揚之事哉今由千百年之後  
觀之孔子身修道立孝行顯揚之大古今一人  
耳而孝經遂與春秋並傳 匡陳之難援天自  
處絃歌不輟直教門人以養心不動氣方法世  
人以二氏能脫生死競神其說不知聖賢看得  
生死如春之有秋晝之有夜極是平常吾夫子

聖宗集要

卷二 孔子

六

依庸堂

之史杖何等逍遙厥後曾子之易簣子路之結  
纓咸本定力豈若二氏之神奇詭恠者哉 願  
憲成講志學一章曰這章書是吾夫子一生年  
譜亦便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個學字  
得手一個矩字中間點出天命二字真是血脉  
準繩一時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  
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卽入道次  
第又纖不容躐矣提這學字乃與人指出一條  
太路以爲由此雖愚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

聖宗集要

卷二 孔子

七

依庸堂

強但一念克奮自途人而上個個做得聖人此  
吾夫子所以曲成天下萬世於無窮也後提這  
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之則以爲到此雖明者  
有不得自用其明強者有不得自用其強但絲  
毫稍岐任他殊能絕行總之猶是門外漢此吾  
夫子所以範圍天下萬世於無窮也 菰川張  
夏曰聖人之學知天之學也到得知天命已無  
餘事雖六七十後尚有涵養工夫只是至誠  
無息其謂耳順者亦順天理不踰矩者乃合天  
則故此章斷以知天命三字爲結穴又曰天將  
以夫子爲木鐸猶伊尹所謂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自古天生聖人之  
意如此 蔡懋德曰聖門大路三條一條孩提  
之愛親敬長從此路入是上等根器只用保任  
工夫直達堯舜地位 一條孺子之怵惕惻隱  
從此路入是中等根器須用擴克工夫漸造聖  
賢佳境 一條惡人之齋戒沐浴從此路入是  
下等根器須用遷善改過工夫亦能與兩路人

聖宗集要

卷二 孔子

八

依庸堂

攜手同行 聖門岐路兩條中行鄉愿中行地  
位不易到鄉愿地位亦不易到然鄉愿只管學  
聖人腔套比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學問入深  
纔有此等錯路受病愈深故不可入堯舜之道  
若力量未到鄉愿便是狂狷尚可作中行路上  
人也 旁門岐路三條爲我兼愛執中無權爲  
我則不知聖門成已卽所以成物分量兼愛則  
不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層次執中無權  
則不知理一分殊窮變通久義之與比內可聖  
外可王作用也 聖門入路關頭曰致知格物  
如泛長河而溯源星宿登泰岱而取道天門千  
物萬物總是一物千格萬格總是一格有二焉  
卽非一貫卽非明德卽非知止卽非大學之真  
入處矣 聖門走路程次曰知及曰仁守曰莊  
蒞曰動禮諸儒主敬主靜非不因時喚醒人心  
而全體大用之學有始有卒不可凌躐倒紊  
聖門上路三鞭曰發憤曰疑思問曰淡造自得  
釣是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山未

免爲鄉人也回首一思則不得不奮身上路矣  
既上路則不得不問津聖門疑思問一語尤爲  
明白七十子所以裁成於先師者全在善問得  
力也然問諸人矣而不身體力行於我仍無交  
涉故深造自得一節尤爲要訣 聖門行路歸  
宿則曰至誠然中庸論至誠不曰配天則曰配  
地遂以爲非凡人可到不知至誠個個無欠如  
好色惡臭卽至誠發露處有一人可謝不知謝  
不能者乎循此而悟真悟矣依此而修真修矣

聖宗集要

卷二 孔子

九

依庸堂

愚謂聖賢路上只有中行狂者狷者赤子大  
人今人愚夫婦行走往來雖惡人同心亦許其  
尋門問路斷不容鄉愿似是而非者一窺高峻  
門牆也蓋狂狷之可與只在真處見本領鄉愿  
之可惡只在似處弄機關費盡一生心力終是  
叔敖衣冠故曰不可入道然則學聖者當思我  
爲恁麼樣人然後從大路鞭策而去到歸宿處  
方無岐路之悲而足爲宮牆之棟梁宇宙之柱  
石也已 張貞生贊曰羲皇一畫堯舜攸崇禹

湯文武異代性同聖王不作周室斯東亶生夫  
子爲萬世功皇皇濟世所遇則窮乃振木鐸乃  
覺羣蒙六經日月德配穹窿身心意知曰一以  
通子臣弟友曰求諸躬生民未有只此時中要  
知先聖匪異匪空推已惟恕盡已惟忠

聖宗集要

卷二 孔子

十

依庸堂

顏子

顏子各回字子淵魯人顏路之子生而明睿潛純有聖人之姿成童卽從游於孔子之門孔子賢之獨稱好學其槩詳魯論中孔子常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供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嘗與魯侯論御曰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臣聞之烏窮則啄聖宗集要 卷二 顏子 十一 依庸堂

其下而無危者也年三十二

愚按有聖學然後可語天德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顏子在聖門博文約禮聖學也克已復禮天德也四代禮樂王道也無伐善卽大禹不矜不伐之心無施勞卽伊尹納溝任重之恥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勸之仕乃一腔悲天憫人之所寄不仕而藏以樂夫子之道非夫子之意也愀然變容想見王佐才投閒

置散與世孰宗予之歎感慨千古已 論御一

節足徵顏子王佐才本領蓋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大都古今得天下者俱從救民疾苦上起家故王道甚大其要卽在保民後世人主但講利國不復知有百姓大失禹稷已饑已溺之心顏子與禹稷同道全在克已二字我克我復不必求仁於天下而天下自歸吾仁中天德王道乃一串事且其言志願擇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

聖宗集要

卷二 顏子

十二

依庸堂

戰鬪之忠卽吾夫子富之教之老安少懷之心皆足爲用行之一証也 學者格物工夫只有兩路一從博文入手于義理上看到至命上是漸次路頭一從克已入手於形色上看到天性上是直捷路頭而總以禮爲歸禮者何天然自有之則卽夫子之所謂矩也顏子喟然之初才情未竭夫子故誘他於文禮上做工夫及至才情既竭約到不貳約到不遷鑽仰莫從聰體亦將墮黜便把一生博文工夫納於無文上去此

復見天心時也故直以克已復禮告之乃傳授  
心法切要之旨博文從有處收入約禮從無處  
做出約禮猶易工夫從禮幾見本體非夫子有  
二教顏子有二學也朱子曰顏子生平只受用  
得克已復禮四字可謂一言以蔽之已世儒  
言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繩尺可守顏子則  
由乎不啟之扁達乎無微之徑而不知全是實  
地用工方有卓然一歎妙悟入神故曰顏苦孔  
之卓苦處正其樂處不用苦工而即尋樂處便  
入釋家虛無之經去矣故儒之異禪只在下學  
樂自不媿不憚而生不媿不忤又自戒謹恐懼  
而出若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  
又安得有出路夫子之樂亦然言憤而不言其  
所以憤言樂而不言其所以樂憤處正其樂處  
憤樂相生便可忘老終身皆樂境矣薛瑄曰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  
守之勿失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  
力處雖多亦奚以爲又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

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已之難王以道曰四勿  
總是思無邪意心上纔欲視覺其非禮便勿視  
四句皆然程子指盆水而言曰清淨中不可着  
一物假如投之一盞醋其味即酸投之一莖柴  
其體即爲所礙見及此自然容私意不得周  
濂溪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  
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可  
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  
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  
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又詩曰每懷顏子能希聖猶笑梅真即隱仙然  
則儒仙之辨亦只在毫釐間耳顧庸庵曰以  
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是一個極  
虛心的樣子語之而不情欲罷不能見其進未  
見其止是一個極猛力的樣子具此全副精神  
方有入處即如夫子無知無能也是個虛心忘  
食忘憂也只是個猛力此惟孔顏合轍故曰發

聖賢之蘊教萬世無窮 羅整庵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進於舜也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唐一庵曰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蓋顏子持已應物決不得罪於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說得是犯若我輩

聖宗集要

卷十一 顏子

十五

依庸堂

人有不是加來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何曾是犯未須學不校先須學犯字愚謂此等境界皆從克己復禮得來此心常定如鏡懸水止怒故能不遷此心常一如冰銷霧釋過故能不貳犯之一字誠不易學然而不可不學者也 謝上蔡曰學者纔有所得便住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蔡虛齋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回任窮夭蓋

不善爲壽者以百年爲旦暮善爲壽者以旦暮爲百年年之爲壽有限德之爲壽無窮故曰顏子至今在又曰顏回莫恨少成古彭祖何曾老至今立德之爲不朽也信矣 黃泰泉佐以博約爲宗旨常曰博學於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憂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陸象山有言自顏子沒而夫子之傳亡學

聖宗集要

卷二 顏子

十六

依庸堂

者述之不知顏子之歎固由於悟而要有所以悟也古今風氣有淳漓而學術有難易顏子和厚純美姿稟高矣少依夫子無一行之誤由一言之迂繹也然循循善誘不外文禮克己復禮必遵四勿陸氏之謂傳乃釋氏之頓悟視夫子博約之教其薰蕕矣



子貢

子貢姓端木名賜衛輝人性聰明智足以知聖孔子嘗舉顏子以相勵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夫子曰其恕乎晚年與聞一貫爲聖門高弟孔子許其可以言詩詳見論語又善辭命詳見左傳齊景公問子何師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曰賜終身戴天而不知天之高終身履地而不知地之厚也子貢常宰信陽辭行

聖宗集要

卷二

子貢

十七

依庸堂

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後相魯衛而終於齊愚按仲尼生而春秋之天地位仲尼一天地也德盛化神沐浴其教者直如四時百物行生於高厚之中而不自覺故曰無行不與又曰天何言哉然非端木知聖之深不能作不知之對不知正其深知也蓋夫子倡素王之業爲一世法而言性言天其詞微如五經首易而所載者可見時弟子顏曾而下無有窺其奧者再傳子思

子始揭天命之謂性于中庸之首章而曰上律

下襲孔子之家藏盡洩於此已子貢有悟於無言卽言之教故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化工及門實以化工天下萬世也論語一書夫子言教鄉黨一書夫子身教夫子一天也吳丹舟曰子貢問道顏子以下一人只文章性道二語括盡中庸費隱之旨薛文清曰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言至於性與天道僅見乎子貢之語而夫

聖宗集要

卷二

子貢

十八

依庸堂

子之語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卽論性與天道之微竟不知實於理何如愚謂對天可告方開口與性無加莫動心如此操存庶乎可矣張二無云無諂無驕未免在境遇上指點自己未實有受用在一經夫子指點便覺本地風光時時現前非心地上打掃十分潔淨何以有此切磋琢磨正是樂與好禮得力處子貢見到此直能因苗辨種飲水知源三百篇皆無字之經矣故夫子許其可以言詩告往知來正與大

易數往知來不隔一線 一貫之傳曾子是道  
必由體以達用子貢是學必從博而返約蓋聖  
學如天天即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  
召非物物而粧點之也聖人只是一個大本視  
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  
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  
多道理只是一個一貫將去是上而源頭做下  
來學者必從博學多識理會做到徹時方得到  
聖人一貫處自是末流下面做上去道屬本體

利已是又在吾黨正其學明其道而已 後世  
治譜必曰清慎勤而夫子獨言勤慎者蓋以宰  
之責甚重原以一方民命付之掌握倘只是檢  
點簿書潔已自好於自守得矣民瘼之謂何前  
輩一被命即從到任須知成法做起早作夜思  
逐一體行職思其居又職思其外除每日酬酢  
批發外暇則豫思地方天災人變設有青災盜  
盜將何料理又思民業日窘何道可能克裕民  
風日敝何道可令還醇精神貫注休戚一體纔  
成父母自然有利而無害不言清而清在其中  
矣蓋潔已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也有德而無  
功濟得恁事大非天生聖賢之意聖人之訓所  
以異於後世者也但不清而勤勤止爲已不清  
而慎慎亦畏人故後世又以清爲首惟清而後  
勤其所當勤慎其所當慎清爲體勤慎爲用其  
乃有濟然清是居官本等卻不可矜清傲濁慎  
是做官細心卻不可慎大忽小勤是從政實地  
卻不可勤始怠終是又臨民者所當留意者也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子路好勇初見夫子拔劍而舞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曰由乃今聞此言子曰以子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矟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夫子之訓子路詳見兩論家語中魯聖宗集要 卷二 仲由 二十一 依庸堂

戈擊子路斷纓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愚按古之君子弱以爲強柔以爲剛不知何修而臻此又曰以忠信爲甲冑以禮義爲干櫓乃知吾人涉世卽學問所見端初非無本而致此也子路好劍夫子語之以忠而曰不善可化繼之以仁而曰侵暴可固此卽大舜烝烝乂不格姦修文德有苗格之義也因知顏子之犯而不校亦非矯強自大置諸不問而自有所以化之者故聖門重仁而總之以忠恕然則吾人處世聖宗集要 卷二 仲由 二十二 依庸堂可不本忠以行恕因恕以求仁乎 聖學必知行並進方爲實學若徒然知之而不能行與率意妄行而不求所以知皆非也聖門子路勇於行而不求深知者也故有正名之迂與何必讀書之辨皆由其知之未致故誨之以知德語之以六言六蔽因其病而藥之也且夫子稱其升堂未入室正是知之未致不肖深入耳南山之對又因其明以通其蔽非謂其好勇強不知以爲知也毋以耳食屈子路可也 一部論語不

外傳約皆說學問工夫惟是知也直指出本體  
來是就人心上一點靈明點破以明千古聖學  
之原知之爲知之卽日光而見其光也所謂夫  
婦可以與知也不知爲不知卽日黑而見其黑  
也所謂聖人有所不知也但得本心常不昧無  
勞向外覓立微聖人教人正借學問之知以培  
養德性之知初非於本體之知有加也故人知  
一貫之傳爲微密而不知誨汝知之之爲傳心  
密旨與一貫無二耳 人者天地之心數語子  
聖宗集要 卷二 仲曲 二十三 依庸堂  
路之心依然天地矣宜其與天壤無窮從祀專  
祀世世以之不圖報報斯大矣彼人已異視者  
不惟不拯見溺而反下石焉人而已化物者與  
何顏立於天地之間 君子事親情深愛日凡  
以父母俱存人生樂事一喜一懼油然而生子  
路負米之心卽曾子雞豚之願也世之知妻子  
交游而漠然於二人者獨何與 周濂溪曰仲  
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蓋人非堯舜誰能無過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故聖人不禁人以過而欲

人之改過當其聞於人也如谷之虛如川之納  
而不容壅也當其改於己也如雷之迅風之捷  
而不容停也其成名於終也如太虛之皚而復  
清日月之晦而復明也子路誠可爲百世師矣

聖宗集要

卷二 仲曲

二十四

依庸堂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兗州人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道故德行列於第二與顏子並稱其言行見於兩論者四章台而言之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侍子側氣和而正論長府言謹而確故夫子重之

愚按聖門四科百重德行而百行莫先於孝仲尼稱閔子曰孝哉父母昆弟稱之猶曰私耳人無間言信矣哉聖人之所以成人之美光明萬

聖宗集要

卷二

閔子

二十五

依庸堂

古如日月之不可磨宗傳遺閔子何也敦倫之孝與曾子守身之孝並垂故後世言孝行者必曰行必曾閔是以續之胡雲峯曰孔門豈獨閔子爲孝而夫子獨稱之但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處人倫之變變而不失其常夫子所以稱之史記閔損性至孝後母衣襟蘆花已二子以絮父知欲出妻損泣告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感悟遂成慈母今誦其詞藹然孝友惻怛之意溢于言表與大舜無異夫子稱孝未

必專指此一事然亦可爲孝之一證聖門之

臣季氏者三人仲弓而外子路之隳三都扶公室者也冉有之聚斂則來鳴鼓之攻矣閔子德器渾成不能學仲由之勇亦不屑爲冉子之狗潔身高蹈然不遺形於言第令使者善爲已辭又示以必不從之意與人處已兩盡其道迄今猶覺清風披拂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況長府爲魯先公藏賦之所使容改作將先王什一之制亦可改乎百姓

聖宗集要

卷二

閔子

二十六

依庸堂

足君孰與不足所關匪細閔子只以仍舊二字微言婉諷使言利之臣自止有德者必有言宜爲夫子所嘉與又可見問問氣象陳和靖訓子曰汝輩亦知所以爲孝乎能使其祖若父爲公卿之祖若父可謂孝矣而能使爲文人之祖若父不更孝乎而能使爲聖賢之祖若父不更孝乎汝輩以吾言思之可謂孝矣閔子之德行是聖賢其身卽聖賢其祖父者也倘能師法與世俗之所謂孝者不更進一籌哉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聖門年長莫如子貢有若年亞子貢而學亦大醇觀魯論一書首記夫子時習之訓即繼以有子孝弟行仁之說可見聖門宗旨首在求仁而行仁必自孝弟始故一切經書會歸孔孟孔孟之言會歸孝弟以之行仁果萬物一體萬世一心也魯論一書亦出其門人所記爲萬世準繩故當日子夏子游子張皆以爲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

聖宗集要

卷二 有子

三十七

依庸堂

愚按古之學者必有宗學無宗則無以一道德孔子既歿此時當立宗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正此意也使當日曾子能推之則宗立矣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陳孔子之業則微言豈易絕哉惟失此舉其後子夏居魏子張居陳子貢居齊漫無統一無所就正漢時五經師傳最盛彼經術耳且有數百年之宗我孔子之道德再傳而幾失之者宗之散也有子言行最爲近道毋論務本一言足以上紹殊泗求仁之旨下

開鄒嶧孝弟之傳卽其論夫子出處比諸宰我子貢以聞見品題者自別故家語有古道之目乃不得列於十哲詘於東廡反居原憲南容之下豈禮也哉程子曰論語一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宗傳列曾子而遺有子可乎續之俾知聖門嫡派議禮君子必有起而正之者 張菰川曰魯論首篇載有子之言言皆格論他如勸哀公行徹而明君民一體之義卓越千古自象山斥有子孝弟之說爲支離而後人惑之宋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爲書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據孟子書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自有若蒙謗而明儒之講陸學者併禮之用信近於義章且妄議以爲倒置又謂述論語者非孔門高弟是詆魯論爲不足信不足讀也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此哉意

聖宗集要

卷二 有子

三十八

依庸堂

子夏

子夏姓卜名商衛人也受業於孔子詳見兩論孔子以君子儒勗之子夏篤信謹守致意於賢親君友并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見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交戰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 哀公曰五帝有師乎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堯學乎成子招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聖宗集要 卷二 子夏 三十九 依庸堂

成子柏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數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於天下名號不能傳於後世者也子夏之學再傳爲莊周習於詩今毛詩敘其遺說也受易春秋於孔子公梁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又傳禮著在禮志設教西河之上爲魏文侯師年百有八歲

愚按爲學貴乎立志內重則外自輕舜跖開頭人禽岐路初不在遠人能從此着想則義利之

辨明人世繁華不足當其一盼自然心廣體胖  
睥面盎背克實光輝成有道氣象然非努力聚  
氣決死一戰則必不能勝故兵家曰名其爲賊  
敵乃可服此治戎之道可用以治心者也儒者  
以交戰爲子夏之病而不知能戰是所以爲子  
夏也雖顏子亦有戰矣曰不遠復夫不戰何以  
能復也故曰克曰復皆用兵家字樣如此乃可  
以語謹獨誠意之學而其始必由於力戰未有不力戰而能立志者也然聖人能與人以道不  
聖宗集要 卷二 子夏 三十 依庸堂

能與人以志故曰難也 良知良能如根之萌  
芽水之出泉尚須培植疏濬子夏會乎此曰日  
知其所亡則非無所不知可知月無忘其所能  
則非無所不能可知即日月兩字亦有辨知屬  
隨事逐物零星湊合故以日計能屬融會貫通  
一力仔肩故以月計只此二語足破後世知即  
是行合一之說矣 子夏見天下人捐大節而  
事曲謹故有激而言之畢竟小德不謹終累大  
德大德敦化而小德亦欲其川流豈可聽其出

入哉 孔子學乎老聃不特問禮一事觀家語云老子猶龍與欲往吾師之言可見蓋老氏之道德善學之則爲藝黃不善學之則爲申韓而善學者莫如孔子周易乾象配六龍用九見羣龍無首吉孔子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此與老子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之說何異後儒故有孔子霹頭是用九工夫以其龍德無虧聖之時也學豈僅問禮一節乎自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乎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聖宗集要 卷二 子夏 三十一 依庸堂

垢濁斯世妄意六合之外遂將老竝乎莊夫柱下爲萬世立言之祖道德五千言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大約清淨無爲足以治天下而非以仙者也邵子稱其得易之體註其書者六十餘家大儒吳澄亦爲之註釋若莊子則以仁義爲蘧廬以詩書爲糟粕秋水漁父半屬寓言達生齊物純乎方外雖逍遙遊即無入不自得養生主即行所無事而徜徉之意多渾穆之氣少道德南華豈堪伯仲

至傳子夏之學再傳爲莊周夫以篤信謹守之人設教西河而遂流爲虛誕也耶亦不可不辨後漢徐昉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子夏之功大矣宋儒云子夏後來學煞到至處乃知商也日益之語爲不虛只是篤實二字耳

聖宗集要

卷二 子夏

三十一

依庸堂



冉雍

冉子名雍字仲弓兗州人寬洪簡重居德行之科  
嘗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冉子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子  
曰雍也可使南而仲弓問子桑伯子曰可也簡曰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  
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  
臣如借不遷怒不瀋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  
愚按聖門絕大工夫在乎主敬行恕以求仁學  
聖宗集要 卷十一 冉雍 三十三 依庸堂

問不從此入斷非真學問經濟不從此出斷非  
真經濟然非教人正襟危坐遺棄事物如所云  
主一無適乃爲敬也卽就境就事恂恂規矩自  
然內外渾融萬物一體但克己復禮一了百了  
出門使民卻是逐段做工夫假如出門時聚起  
精神這出門時便是仁使民時聚起精神這使  
民時便是仁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  
待人是推廣此心出去人已能無異視物我自  
見平施南面之道不越於此居敬卽如見如承

之旨也行簡卽不欲勿施一言可行之恕也聖  
賢偶爾問答一席之言總括帝王萬世之治傳  
而能習習斯可傳矣 朱子謂克己復禮乾道  
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陳潛室曰顏子工夫索性  
撥開雲霧便見青天故云乾仲弓工夫着實淘  
洗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心學雖同直捷積累  
微有異也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亦將無  
己之可克矣無己可克則亦不必言敬言恕矣  
愚謂自強不息必由主敬天德也厚德載物必  
由行恕王道也卽此二字便該乾坤二卦之義  
所以爲聖人之言

聖宗集要

卷二 冉雍

三十四

依庸堂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蘇州人習於禮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遂因文學而得聖人之一體且以文章發爲政事武城小邑而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及至取人則又以行不由徑非公不至二事而得澹臺滅明滅明字子羽武城人也初見夫子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各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聖宗集要 卷二 言子 三十五 依庸堂

失之子羽今吳地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遺蹟子游以此取友非僅以文章飾吏治者矣

愚按道何以必宗周孔周公修明文武之道制禮作樂其子伯禽封魯尊親報政數十傳猶稱望國及周道衰微則麟緩錫瑞而昌平篤生孔子夢寐周公舉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皎然如揭日月於中天以是周孔隆名並傳萬世至今六合內外莫不望魯國爲神阜昌平爲聖里此道

之所以必宗周孔也正猶中庸至誠無息悠久無彊莫不尊親之義也子游悅之豈僅以文學居一科哉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風俗者天下之大事廉恥者士人之美節自俗吏以武健嚴酷簿書期會爲能舉先王三德六行詩書禮樂之教置諸不問毋惟乎風俗日媮而士行日下也子游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獨以教化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蓋有不足爲者其與之之意何如哉及其取人則又得子羽以風勵一世亦聖宗集要 卷二 言子 三十六 依庸堂

其道德之氣默有以相感者朱子稱其高簡廓落不屑細務又曰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使牧民者皆然弦歌之化當不僅於武城見之矣 李

叅政渭一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開惟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之中吾之願也廻翔郡邑二十年雖僻場寒墟皆置社學雍雍絃誦之風振動山谷可謂不媿聖門學術矣近世賢豪率務工文章練政事至

於學術直付諸不足談甚而相爲笑詈豈知堯舜伊周勛業皆自學術中來耶 真西山曰子游以二事知澹臺之賢一邑之宰相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寮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

聖宗集要

卷二 言子

三十七

依庸堂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習尚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程子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

愚按古人學古入官仕以行所學非學以求仕也今人纔學便思仕纔仕便忘學無問心工夫故至此子若提出一信字從夫子主忠信得來內不欺已外不欺人精誠可以格主坦白可以濟民未信處正其信處直是古今學脈一大公

聖宗集要

卷二 漆雕開

三十八

依庸堂

案不僅爲使仕言宜乎夫子之解頤 斯字無註解凡古來曰中曰極曰性曰德百千名號未嘗有外於斯信字亦無註解凡古來曰執曰精曰欽曰止無限工夫不能有加於信所以古人之仕以學爲仕古人之學以仕爲學也未信二字深造之便是顏子之若無若虛夫子之無知無能傳心之統一體之仁俱括於兩字中矣 顧庸菴曰有勇足民直是信得過可謂自諒之審至漆雕開則穆乎遠矣信者可量未信者不

聖宗集要

卷二

漆雕開

三十九

依庸堂

曾點

曾點字子皙武城人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常侍坐言志子曰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愚按功名有待於時會性情無問乎行藏與時偕行一似天地之卷舒方得曾點深見道體襟

聖宗集要

卷二 魯點

四十 依庸堂

期浩然如太古時故俯視一切舞雩可風則風之沂水可浴則浴之童冠可侶則侶之神游高山流水之間超出禮樂兵農之外雖老尼山在座亦揮絃不顧真所謂太和在宇宙間者而當下受用無窮在曾點不過光霽襟懷而一入夫子胸中便覺是位有氣象與之之意不僅春風沂水間也 宇宙內事要力擔當又要力擺脫不擔當則無經世之事業不擺脫則無出世之襟期有三子不可無曾點也若論曾點力量未

史 123—414

必能勝三子但其一時與會便有冲舉雲霄之勢而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未始有一息之停於此可見吾輩涉世豈能木形灰心但把此心放得平平淡淡來亦不異去亦不畱時行時止覺四時景物滿目盡文章大地無非學問勝境矣 陳白沙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迸出來都便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處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

聖宗集要

卷二

曾點

四十一

依庸堂

點浮雲過目白沙之見卓矣

子張

子張姓顓孫名師陳人學於孔子詳在兩論中常問治孔子曰治國而無禮辟猶瞽之無相俚俚乎何所之辟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無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伐不做無告是顓孫氏之行也

聖宗集要

卷二

子張

四十二

依庸堂

愚按子張在聖門問行問達言尊賢容衆是何等氣象受業習禮除喪和琴與夫執德信道參倚書紳是何等涵養何等工夫干祿之學正與尼山皇皇東周同一濟世熱腸豈若後世志在溫飽之徒獵廬梯榮徒自誇耀者比哉即寡尤寡悔而祿在其中亦非真教之以求祿也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實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君子亦脩其在我者而已得與不得非所計也如曰仁在其中樂在其

中立在其中皆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也 禮  
樂百年而後興此衰世之言也國不可一日不  
治則治國不可一日無禮禮之屬三千刑之屬  
三千出一禮卽入一刑斯須不可去者而待百  
年乎古昔盛時五禮以正其行六樂以和其衷  
故能雍雍睦睦以成淳古之治子張問十世夫  
子亦卻說一禮字可見聖人綱維世道只是一  
禮故雅言詩書而禮獨下一執字言可執守也  
義精矣 一部禮書只是別嫌明微四字盡之  
聖宗集要 卷二 子張 四十三 依庸堂  
人而無禮一則損各一則敗德暗室之中豈容  
偶欺呂東萊曰欲之害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  
甚於城郭而人每不能守禮者以天下同知有  
形之冠而不知無形之冠也殊不知有形之冠  
其來無方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冠遊夢之中  
有陷阱焉笑談之間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  
豹焉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忽焉猝焉之  
際非聖人以禮爲防則人之類滅久矣故學者  
當置身法度中一毫不可放肆非禮勿視則心

自靜非禮勿動則身自修 舜命九官終及禮  
樂夫衣食不足教化不行盜賊奸宄不除民生  
利用不備凡所以爲民害者不消而欲興禮樂  
有是理哉則欲興禮樂以登斯民於隆古者亦  
進求其本可乎 易曰原始要終形生之初人  
知其爲生而不知死之日實從此而始入寂之  
際人知其爲死而不知生之日實從此而終貴  
賤賢愚同歸於盡未有能免者所貴聞道聞道  
則能解脫順受而考終命然俯仰古今能聞道  
者幾人平時自誤臨了茫然嗟何及矣若顓孫  
氏者洵可謂庶幾者歟

聖宗集要 卷二 子張 四十四 依庸堂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仕爲單父宰頡行過於陽晝  
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  
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吸綸錯餌迎而吸之  
者陽鱗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  
不食者魴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  
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  
晝之所謂陽鱗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賢者耆  
老而與之共治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  
聖宗集要 卷二 宓不齊 四十五 依庸堂

十有一人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  
焉取斯又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  
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  
者小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  
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以身親之而單父  
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  
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宓子賤誠君子矣家語稱  
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  
齊禮有恥且格異於畏罪任察者云所著有宓子

十六篇

愚按孔子以君子稱及門者有二一子賤一南  
容孔子與南容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  
聃贈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  
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容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是得尊師取友之益  
者矣及舉羿奡禹稷爲問孔子嘉之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其卽孟子尚友之意乎今人  
與居古人與稽皆可觀摩以成君子是在審所  
聖宗集要 卷二 宓不齊 四十六 依庸堂

尚而已況君天下者乎能求賢以自輔大可以  
治天下小可以治一邑誠百福之宗而神明之  
主也任人者逸一語洵有深合聖心者矣家  
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常考其爲  
單父時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  
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子賤戒  
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擊其肘書不善又從  
而怒之二史辭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擊  
肘書惡又怒臣所以辭之而來也魯君問孔子

孔子曰宓子君子也其才任王者之佐屈節治  
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曰此  
寡人之過也遂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出單父  
單父之三老請放民出皆獲傳郭之麥宓子甞  
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  
民樂有寇其創必數世不息卒不許又孔子使  
巫馬期觀政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問之漁者曰  
魚之大者爲鱸吾大夫愛之小者爲鯽吾大夫  
欲長之是以舍之孔子聞之曰宓子之德至使  
民聞行若有嚴刑於旁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  
行此術于單父也凡此皆才智仁愛不忍欺之  
實也可以師矣

聖宗集要

卷二 宓不齊

四十七

依庸堂

原憲

原憲字子思魯人清靜守節安貧樂道常問恥孔  
子曰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也又問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  
百辭孔子曰毋以與爾隣里鄉黨乎孔子沒原思  
隱於衛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  
枲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衍然自得  
之意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軒不容  
聖宗集要 卷二 原憲 四十八 依庸堂

巷而往見之原思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  
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  
原思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  
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  
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愚車馬之飾衣裘  
之麗憲不忍爲也原思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  
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  
之過也蓋原思狷者也獨行踽踽雖若未進於中  
行而廉頑立懦亦卓然可尚者矣



愚按貧從外至病自中來心苟有病則視內者輕而視外者重將希世比周無所不至及倖而得之盛車馬飾衣裘揚揚閭里舉天之所以予我仁義之心不知消歸何所而猶自號於人曰我學者也學而不能行其能俯仰無媿浩然與天地同歸也哉原子被夫子之教安貧樂道卽與之者而尚辭不志於穀不懷夫居食飲同乎顏衣履侔乎仲歌聲出金石等乎曾尚有結駟連騎之人入其隻眼乎貧也非病一語真足以

聖宗集要

卷二

原憲

四十九

侯庸堂

外者靡不重矣譙子其繼原子之風而興起者乎

聖宗集要

卷二

原憲

五十

侯庸堂

曾參

曾參字子輿武城人志行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著大學以明天德王道釋一貫曰忠恕而已矣嘗出薪客至母以手搯臂卽馳至家家貧食力敝衣躬耕三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常芸瓜誤傷其根曾皙怒擊之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母疾乎退取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教門人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聖宗集要 卷二 曾參 五十一 依庸堂

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寢疾呼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童子侍疾曰華而晚大夫之簣與曾子瞿然曰然斯季孫之所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返席未安而歿年七十餘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聖宗集要 卷二 曾參 五十二 依庸堂

愚按曾子孝通神明者也昔從夫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汝故嚙指夫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因之作孝經問答一十八篇曲盡人子事親之道覺唐虞雍睦三代熙皞之象宛然在目所謂日用飲食須臾不可離者也世儒豈可身列選士之科而缺焉不講哉最上者修德勵行成聖成賢使親名與金石同堅孝在不朽其次則顯親揚名馳封在身傳聲在國孝在能榮其次則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愉色

婉容柔聲下氣孝在能敬其次則飲食供具體親之志視膳而進將徹請與孝在克養四者分量雖不同然各有一段至誠行乎其中於以維持世教興起流俗庶不負大聖作經之意後漢庾子與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故子弟問安視膳溫清定省唯諾進趨隅坐徐行奉杖進履種種小節絲絲都是性命流洩出來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朱子近思錄謂孟子曰事親

芥處一貫者夫子不言之忠恕忠恕者曾子在己之一貫也豈可區別聖人之一貫謂之精學者之忠恕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別而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聖人所以與天爲一卽此忠恕而已一卽貫卽一竝無漸次一卽統體之太極貫卽各具之太極修身以上所以存此忠也一之所以爲體也大德敦化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爲用也小德川流也此一貫忠恕爲聖賢相傳之心法張子言理一分殊皆此旨也世有以貫索錢喻者終屬兩件不若以水喻則爲江爲淮爲河爲漢各雖異而朝宗於海則同差爲渾合耳何克祥曰學者下手便當知一貫蓋此道必體立而後用行未有學於用而後得之者也大學爲經世全書序次一字不苟如八條目不言平天下而言明明德於天下合德無所謂平不過以修身教家治國者推之而已平也故曰明明德新民不外理財用人二大端

而要歸於公好惡公好惡乃修身第一件得其道則有治而無亂最不一者莫如家非修身以教不可故下一齊字然心乃身之主一正心而五官位故曰正又必就其發端處下手故曰意曰誠但有誠而得亦有誠而失者知與不知之辨也非致不可然知非冥悟也天地間皆物則天地間皆理故下一在字曰在格物自格物之旨聯在俗學既外心以求知而高明之士又率慕超頓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詆以爲不

聖宗集要

卷二

曾參

五十五

依庸堂

足務夫平天下在孝弟慈聖人已言之至善之訓又自解爲仁敬孝慈信後乃深求之動援古本石經曰格心格去外物夫格心格去外物是皆誠意正心事而又加之格致不蛇足乎惟朱子以爲窮至事物之理而後世以爲支離亦大失乎格物之義并一貫之旨矣故諸儒於格物二字辨之獨詳而愚於此二字探之獨備學者細心體認之政與學亦一貫也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平天下之用人吏兵

之政也理財戶工之政也治國與仁讓則禮之政也禁貪暴則刑之政也吏兵之用人能公天下之奸惡而不徇一己之偏戶工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爲聚歛之計禮刑之天秩天討能典善禁惡而克協億兆之公爲政之道備而學亦無餘事此學之所以大也聖賢胸襟常從貧賤時看出聖賢行事常從造次時看出如火而歌受杖而瑟寢疾而易簣人多不及檢點處大賢竟以無事處之何其頭頭是道也卽眼

聖宗集要

卷二

曾參

五十六

依庸堂

光落地時一寸臨深履薄之心明明白白不以造次或移所稱無終食之間違仁者耶先儒謂曾子之學專以躬行爲主以輕富貴安貧賤不求人知爲大總是一個誠戰戰兢兢卽是灑灑落落處蓋此十二字乃孔曾相傳心法教人守身以事親故又呼曰小子悠悠世路不尋出頭一着虛生浪死矣希聖希賢全從此處着眼高景逸曰曾子當啟手足時一個身子完完全全潔潔淨淨如精金百鍊美玉無瑕此時方了

得一個修身爲本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只要  
能改後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曾子易簣  
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改之則  
復於無過矣大賢故不以造次而忽又如此

子思

子思各伯魚之子也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  
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父乎伯聞夫子之  
教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伯思之大恐而不  
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  
克昌乎 子思問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審之奚  
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謂之聖孔子之道傳於  
曾子至是子思師之作中庸以述聖祖之業子上  
雜所業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  
聖宗集要 卷二 子思 五十八 依庸堂

所以致其才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  
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又曰白乎吾常深思而  
莫有得也於學則寤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  
學則無惑矣又曰有可爲公侯之貴而富貴人衆  
不與焉者其惟志乎成其志者其惟無欲乎夫錦  
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克腹  
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又曰君子以身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在衛貧  
甚而自若緼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

表不受曰伋聞之妄與不若棄諸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胡毋豹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子曷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改道以求容又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求容罪也吾勿改矣返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年八十或曰百餘歲云愚按中之說始於堯之授舜直至三代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而有索隱行怪者故於中之下加一字曰庸

之效驗絕無隱惟可以思索而總不外天人二字以明道首章重論道體先從天命以邇大道之原繼及人功以著道教之用至末章重論體道先從下學以指盡人之要繼又歸到天以明合天之功以性爲宗以誠爲要性以命同故曰率言頓悟此性也道以形異故須修言漸悟此性也頓悟誠而明知至也漸悟明而誠致知也知性則知天天道也修身以立命人道也聖聖相傳之道無加於此聖聖相傳之學亦無加於此猶之夫子說綱而子思說目耳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非子思不能傳此一書知此之謂知性盡此之謂盡性復此之謂復性高景逸曰聖人之所謂庸皆性命也常人著不察之倫物庸而非中矣故庸而非聖人之庸聖人之所謂中皆日用也二氏不倫不物之明察中而非庸矣故中而非聖人之中唐大章曰戒慎恐懼心法也與道貌並垂蓋不睹不聞直指本體而時保其戒慎恐懼則不如空空守寂者之入

於玄虛戒慎恐懼似屬工夫而溫養在不睹不聞則非若拘象執心者之流爲正助妙在實而不虛虛而能實所以獨別於見性明心之說而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然戒慎恐懼是君子統體操存必從親聞講到不觀聞斯無時不然理方圓足耳 孫淇澳曰昔人言中第以爲空洞無物而已頗涉玄虛但言未發不及喜怒哀樂卽所謂未發者亦屬影響故未發必從喜怒哀哀樂上看方見性之實存主處夫天地寥廓萬聖宗集要 卷二 子思 六十一 依庸堂

用事純粹至善子思之所謂中也發則兼氣中節則不名中而名和矣故曰太和之氣二則極得中皆日用之義 陳大韶曰中庸不離道之功重戒慎恐懼無可下手卽曰主敬亦無可下手愚意無可下手處正是可下手處惟於不睹不聞時坦坦蕩蕩依舊還他一個不睹不聞便是戒謹恐懼常人每於不睹不聞時私欲潛生思前想後馳馳逐逐真辜負了靜中一段好消息且後來私欲妄行皆從此處打筭起手所以聖宗集要 卷二 子思 六十二 依庸堂

知位育矣蓋出門卽有礙胸次多冰炭人徒多自苦若能人我兩忘坦坦蕩蕩便成一寬平世界君子戒慎恐懼正恐失了此個受用無以爲位育之本也故戒慎恐懼便是修道之方位育之本 商素菴曰觀正蒙養性之論則知人無異性而位育全也 爲學工夫祇有事心一著若把一心被耳目驅策如犬馬役使如奴婢七尺之軀不能爲他做一主張直是生生一世人欲

聖宗集要

卷二 子思

六十三

依庸堂

孟軻

孟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生有淑質父激字公宜早卒幼被慈母仇氏三遷之教長受業於子思之門子思之學出於曾子孔子歿獨孟子之傳得其宗性善之論自子思中庸首一句得來游齊梁不能用當是時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爲賢功利爲務且楊墨克塞正道榛蕪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仲尼只說一個仁孟子開口加一義仲

聖宗集要

卷二 孟軻

六十四

依庸堂



在禹下者此也卒年八十四未封鄒國公元稱亞聖明稱亞聖孟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至今孔孟並稱云

愚按孟子學宗孔子性宗堯舜治宗湯武七篇之中大約以性善爲宗旨以仁義爲標的以人倫爲規矩以人皆可爲堯舜爲鞭策以雞鳴夜氣乍見怵惕庠序蹴不受爲指點知言養氣大學問也井田學校大經濟也尊王賤伯大權衡也不見諸侯不受萬鍾大操守也闢楊墨黜子聖宗集要 卷二 孟剛 六十五 依庸堂

莫辨告子及斥許行白圭之徒大功用也守先待後大歸宿也其切指人心救世維俗則尤在善利舜蹠之間幾希去存之界焉宜其承三聖而正萬世也歟 聖賢教人從不說着氣字惟孟子發揮出來但浩然之氣乃集義所成卽不動之心非陰陽之氣也人身陰陽呼吸之氣與天地相灌輸何待人之操存惟操存此心不放乃所謂體天行之健自強不息者其本體原自盛大流行惟有以阻之而盛大者始屈流行者

始滯試驗之吾身日用之間念頭時時在天理上則返之於心無所愧怍語之於人無所回護其氣自然舒展自然克盛真有千萬人必往者若所存一事有不合於理則人未及知而自反有疚卽暗室屋漏之中不勝慚沮清夜夢寐之間不勝驚惕心安得自憐而氣安得不餒乎故養氣之道必自立心行事始朱子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火法此吾輩持身經世之實功得孟子而始著也 養氣二字聖宗集要 卷二 孟剛 六十六 依庸堂

發於孟子所重在息後儒遂有守息之說息者自心也心與息相依則神與氣始相守伊川曰涵養之道出入之息闔闢之機而已朱紫陽調息箴云氣氤闔闢其妙無窮誰其尸之不幸之功所謂不宰者守神之謂一闔而已矣闔者何太極是也誰謂守息非持志之功耶卽塞天地間一語也不是空壳子的話天地間無非此氣流行瀾漫更無空處世間許多道理亦皆聖賢之氣爲之貞幹克周上蟠下際故能參贊而立

爲三也 孟子闢楊墨而論一治一亂獨稱禹  
周孔子三聖者要看不得已三字禹憫昏墊之  
亂不得已而在八載之勞周公痛毒痛之亂不  
得已而有孟津之會孔子憤篡弑之亂不得已  
而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權三件都是千古  
未有之事非不得已其不以禹爲無父周孔爲  
無君者幾希以見已之好辨亦非出於得已也  
言距楊墨即是聖人之徒身距楊墨直繼聖人  
之後 劉澄之永澄曰說心說性說元說妙總  
聖宗集要 卷二 孟軻 六十七 依庸堂  
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較勘身心一日  
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  
於心處事事檢點不義之端漸漸難入而天理  
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克於天地之間  
者鮮矣昔茅大芳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關  
之句傳心口訣誠不在多也 胡雲峰曰孟子  
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言梁王  
則言仁義而不言利益子思之所言者利物之  
利梁王所言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爲坂本塞

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爲造端托  
始者所以謹學者心術之初 孔門專言仁非  
畧也語克復則集義之事也揭主敬則集義之  
要也別安利則由義之徵也以爲言仁而義從  
之矣孟氏兼言仁義非贅也不後不遺之訓卑  
富強也懷仁懷義之風抑縱橫也正路安宅之  
喻距楊墨也以爲仁義合而道斯暢矣夫子之  
道惟精故其教易行孟子之說惟詳故其道易  
明 王文恪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昌反  
聖宗集要 卷二 孟軻 六十八 依庸堂  
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  
焉湛兮其非有也宵兮其非無也不繫於中邊  
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烏有所謂  
惡者哉烏有所謂善惡混者哉烏有所謂三品  
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  
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  
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即性之  
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辟之殊焉墜於澄  
淵則明墜於濁水則昏墜於污穢則穢澄淵上

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故貴有變化氣質之功以復其性孟子曰性善曰擴克蓋兼子思之天命與孔子之習遠而會通之者也張  
蘇川曰性卽理也故孟子道性善欲人先知得一個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後人論性之誤二氏爲甚其實自告子生之謂性一言發之高景逸謂釋氏以心爲性老氏以氣爲性可謂破的亦卽告子之病根也孟子未嘗不言心言氣第因情指性又以理義徵心惟其不偏言心  
聖宗集要 卷二 孟軻 七十九 依庸堂  
而後心統性情矣其闢告子說氣處只微分個人物而不明剖就裏要之槩言生便無善無惡揭言人便有善無惡惟其不混言氣而後理氣合矣顧庸菴曰孔顏之學心學也七十從欲三月不違正是針芥相投處曾子便標出一個身字子思便標出一個性字雖聖賢一脈相承各有得力處要莫備於孟子盡心章身心性命一齊揭出更無餘蘊又曰孟子性命二章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

在形骸今日性也有命焉是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以見性之本來極其玄遠如此不可丟卻原頭認形骸爲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爲來自於穆今日命也有性焉是反到夫婦可與知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可丟卻現在認於穆爲杳冥之物也故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如此講學可謂盡泥印沙矣西山真氏曰七篇之書其出於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  
聖宗集要 卷二 孟軻 七十 依庸堂  
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側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子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

道一章之義悉本中庸尤足以明淵源之所自  
胡康侯曰知止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則  
孟子之學又從大學得來 邵子曰知易者不  
必用講解是謂知易孟子之言未常及易其間  
易道存焉如易言繼善成性卽性善之言所自  
出元亨利貞卽四端之說所自出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卽仁義之旨所自出孟子私淑之秘密  
在此說者又謂孟子善易卽易中一語盡之曰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知言窮理也養氣盡性也  
聖宗集要 卷二 孟軻 七十一 依庸堂

鄧博文反說卽約禮也古人辨論惟恐有誤故  
須反之躬行亦反說默識亦反說也今人聊齋  
到至精至微只是說話然則且莫講學先體貼  
孔孟講說二字知講說二字而後可以學孔孟  
之學矣

聖宗集要

卷二

孟軻

七十二

依庸堂

董仲舒

董仲舒漢廣川人也少治春秋下帷誦讀三年不窺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尊師之漢武帝卽位以賢良對策天人三策中聖賢之學帝王之治備焉其間道原於天之言正諡明道之論以至王霸之辨尤爲精切漢家一代表章六經宗孔氏而黜百家實啟於此立學校之宮州郡舉孝廉茂才皆仲舒發之又言秦用商鞅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邑有人君之

聖宗集要

卷二

董仲舒

七十三

依庸堂

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復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傳賦歛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兩相驕主正身率下及去位歸終身不問產業一以修學著書爲事年老以壽終於家

愚按西漢重經術東漢重節義一代人文彪炳古今而入宗傳者惟廣川一人非以正諡明道足以羽翼聖學乎劉向稱仲舒有王佐才雖伊呂無以加似從蓋稱五霸一語看出程明道亦

曰仲舒有儒者氣象當日董賈竝稱不得不推廣川爲獨步文章一道動者得之不如靜者得之爲能通乎性命司馬子長足跡遍天下始得以所見所聞而成史記是常主乎動也董江都三年不窺園故有春秋繁露玉杯之奇而天人三策尤足以窺尼山鄒嶧之閭奧世之爲文章者欲學子長請學江都欲學江都請學江都之靜而思始過半矣世之言道者高之或入於虛無卑之或流於功利而功利之惑人尤甚

聖宗集要

卷二

董仲舒

七十四

依庸堂

二氏之虛無其意主於了生死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是虛無之說正功利之尤也與吾儒惠迪從逆之旨霄壤了凡儒者也亦設功過格以勸人雖爲中下人設法然關於道術明晦之故不

先難後獲之心者乎范內翰祖禹每誦正誼明道數語謂人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大道之要爲問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仲舒三策告之以真實淺近之理止曰正心奈何武帝恃其英明之姿趨曠之識謂其足以凌爍六合籠駕八表而顧如此語忽然仲舒以江都膠西去大爲武帝惜也公孫弘曲學阿世反以爲博士待詔金馬門且躋之於更老仲舒膠西之行亦自弘主之武帝之不知人槩可見漢治之不古亦由此與黃帝畫野分疆更唐虞夏商周而治法大備自秦廢井田而開阡陌則其勢不得不仍井田之舊故廣川有限田均田之論亦未嘗銳意於口分世業亦是此旨然成欽宗孫周世宗均田只是均稅井田不可復使兩稅而以什一之制取之庶幾不失九一而助遺意卽井田矣不盡利以遺民猶封建共治而不專天下以自私也但封建柳宗元以爲

聖宗集要

卷二 董仲舒

七十五

依庸堂

非胡宏以爲是盧璘則以爲均非至論要之惟時時宜封建則封建時宜郡縣則郡縣後世卽不如周之封建千八百國王畿千里環列五服第於郡縣選建賢德與之共治郡縣爲經封建爲緯互相維持貢賦所入仍無越制之徵諸侯有罪且無疆親之貸則郡縣與封建似可並行而不悖此亦窮變通久之道也說者謂井田農而兵者也將受命於學歸而釋奠於學儒而將者也農而兵儒而將三代所以治農與兵二將與儒二後世所以不古是郡縣與封建可以並行井田與學校勢難兼善愚謂阡陌而行保甲相友相助親遜之風成文學而寓于城講射觀德敵愾之氣壯况孝弟兼乎力田文事不忘武備屯田一政可以足食足兵制科一道足以儲將儲相要在出治者因勢而利導之耳

聖宗集要

卷二 董仲舒

七十六

依庸堂

王通

王通字仲淹父隆授以元經曰在三之義師居一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於是四方之志受書於東海李育講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重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志如此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屢徵不就楊素勸之仕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飭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

聖宗集要

卷二 王通

七十七

依庸堂

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作中

說曰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

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如是而已矣 薛收問易

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

事修則天地之理得矣又問仁曰五常之始也問

性曰五常之本也問道曰五常一也 賈復問何

以息謫曰無辯何以止怨曰無爭 或問長生曰

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哉矣人之無厭也

北山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汾陰生善篋先

人事而後說卦仲淹有疾七日而卒門人謚曰文中子

愚按康節曰天地之本起於中故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聖人貴中然天地之中在人亦只在喜怒哀樂上見何以言之朱明長晷不能盡其所以爲溫也必施之以摯歛之氣而爲秋立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爲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盡而況於人乎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勢古之聖人齋戒以滌其心靜與陰俱闔動與陽俱闢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與故聖人貴中君子守中蓋未發之中乃萬古流行不息之機發皆中節卽未發之中時時發時時有個未發在花與葉不離下面生機離而爲二可乎故曰無形非中有象亦非中可以悟守中之道矣 天地間都是易理易之理陰陽也無一事離得陰陽便無一處非易理易理

聖宗集要

卷二 王通

七十八

依庸堂

在人心上說便的確所謂全身皆易也朱子云  
理之至虛而有至實者存良有妙悟胡似道家  
語 黃陶菴淳樸曰格物以五達道爲主物雖  
多總之繫屬於此五者天有五行人因有五性  
人有五性世因有五倫人不能舍倫別爲人即  
不能舍倫之外別爲性日用人倫循循用力乃  
所謂實學也 昔韓文公謂愈生之夕月在斗  
極動而得謫蘇長公亦謂命在磨蝎平生多遭  
誹謗自古以言謫得罪者多矣而二公獨歸之  
聖宗集要 卷二 王通 七十九 依庸堂  
於命則薏苡之毀竊鐵之疑皆可處之泰然矣  
然救寒莫如重裘止謫莫如自修則又不當委  
之於命而直當責之於身操心慮患而果增益  
其所不能則不特可以弭謫抑且可以在家無  
怨在邦無怨矣 論長生曰仁義曰孝弟曰忠  
言乎夫古來大聖大賢成仁取義爲孝子爲悌  
弟垂名不朽與天壤並峙千古如生者恃此生  
生之理耳豈必騶鸞駕鶴希喬松之永壽哉董  
廣川曰壽者酬也行可久之道者其壽酬於久

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酬於不久然則求長生  
者亦於仁義孝弟加之意而已 世所稱長生  
家言多本柱下柱下論道德而於用兵深致意  
曰佳兵不祥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不得已而用兵恬淡爲上夫惟恬淡則不生事  
不喜功不樂戰不輕用民命此仁義之師也而  
後與天下共生長生之道也若舍是而言長生  
秦皇漢武其明鑒矣 一友問顏壯其曰求長  
生當除妄想壯其曰求長生獨非妄想乎正與  
聖宗集要 卷二 王通 八十 依庸堂  
無厭二字同儒者止有愛時敬日無忝所生八  
字耳軒轅集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  
遐福何處更求長生得其旨矣



韓愈

韓愈字退之修武人生三歲而孤嫂鄭氏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監察御史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字字之後遷刑部侍郎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問民疾苦爲文祭鱷魚徙自是無患常作原道論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得於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聖宗集要

卷二 韓愈

八十一

依庸堂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作原性言所以言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又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又作師說進學解其言皆以爲已切實之意勉人焉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愚按西山真氏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

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糠粃天

倫爲贅疣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君臣父子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至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博愛之謂仁先儒云只講得用卻遺了體愛雖不足以盡仁然周子亦曰愛曰仁程子亦云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蓋善言性者必有驗乎情故孟子以惻隱爲仁之

聖宗集要

卷二 韓愈

八十二

依庸堂

端周子以愛爲仁皆是借情以明性韓子亦是此意堯舜遞傳之說識高千古然聖賢之相傳者道耳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堯舜傳固不泯乃謂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今之天地猶古之天地也今之日月山川猶古之日月山川也今人之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亦猶古之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至于道而獨異于古乎如古之孝弟卽堯舜矣如古之忠恕仁義卽孔曾思孟矣茫茫宇宙誰爲負荷愚欲問

諸飲斯食斯之人 戰國告子之流說辭惑衆  
孟子憂之故從源頭處指出性體而道性善蓋  
在天爲陰陽五行之理而在人爲健順五常之  
性性卽理也蓋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  
之形而陰陽五行之理卽附于形氣之中而有  
健順五常之性便有清濁高下之不同此夫子  
所謂相近是孟子專從天理上說故指其本欲  
人克其端夫子從天之命民之秉彝兩相交付  
虛誠故道其全欲人謹於習正如君以誥敕臣  
臣以職奉君大有責成意若韓子三品之說是  
說得氣不會說得理蓋其提出品字是就品質  
上說而究不可謂之惡耳 關佛始於昌黎故  
其功不在孟子下然欲人其人火其書何得激  
烈而終不能絕其源而遏其流何況今日儒者  
斷常遵孔孟之教闢程朱之理使天柱地維常  
昭於天壤間彼燭火之明何能與太陽爭焰耶  
昌黎常病柳柳州皆浮屠書而近代禪和子  
反撰出昌黎參大顛公案云於侍者跟前得個

入處借此以嗤士大夫舉翻揚駁如醉如狂抑  
何無忌憚之甚耶獨不讀昌黎與孟尚書札耶  
衛道之心因此而益明矣 昌黎文起八代之  
衰當時亦不甚顯百數十年而有穆伯長與朱  
廬陵歐陽文忠公始表章而出之學者仰之如  
泰山北斗世人貴耳而賤目忽近而驚遠李漢  
謂時人笑且排則譏覆瓿者不獨在子雲一人  
矣蓋古人文能傳世者當其下筆之始作者精  
神已足擁護於千百年之後其文自能傳非世  
之能傳之也然則立言者止期有功斯道悠悠  
之口又安足恤哉

穆修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師陳搏傳易學登進士第時學者方事聲律文體卑弱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然力不足以變士習游隨州得唐韓愈遺稿於廢篋中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天下其後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亦得自陳搏 考搏字圖南亳州人隱居華山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畱意於爲金乎宋聖宗集要 卷二 穆修 八十五 依庸堂

琪等問曰先生得立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煉養之道皆所不知然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世聖上有道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喜甚問曰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卽今之堯舜也夫以搏之言如此其學術可窺而伯長之淵源亦可槩見矣

愚按世傳穆伯長師陳搏李挺之與尹洙從伯

長受易張敬夫又云濂溪始亦從陳搏學則圖南非僅神仙中人也世有言及圖南者以其隱居華山獨卧遂以方外目之豈知其持論皆帝王治世之要旨乎學術正大不特見伯長之淵源卽康節之易學亦有所自來蓋康節之學得之于挺之而挺之得之于圖南誰謂隱逸中無聖賢乎 舉業一王制度千古傳心係焉近世乃目之爲時文不知作文以義理爲主氣爲輔所論純是一段義理是以理爲主詞氣克溢渾聖宗集要 卷二 穆修 八十六 依庸堂

厚不覺軟弱是以氣爲輔必先正性情治行謹使胸中正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見亂其心而又廣讀格言以克養之則舉筆造端篤實而可傳昌黎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代舌宮牆寄思聖諦時文卽古文矣古之立言初無二道不垂世不可以應世不應世不可以垂世漢董賈二生其揣摩在是獻納亦在是古文時藝之分莫著於宋然歐蘇大家棘院鎖廳之作具在集中世豈有不傳誦者哉當時舉山直抒胸臆有

明龍谿不顧時套亦是此意豈可止向八股求生活耶 考宗傳中如伏羲神農黃帝皆二百歲顓頊帝舜禹皆百餘歲伊尹亦百歲文武皆九十餘歲其年壽所極不過君臣合德仁之至聖之至也固不必皆服草木之精華餌金石之津液採日月之景象如神仙家之所爲也故六經之內無仙字三代以上無仙人觀此可以識修煉之道矣凝神於淡泊棲志於和平時動靜以固元神宜慈惠以培陰德麗色藏劍我則聖宗集要 卷二 修 八十七 依庸堂

絕之厚味脂毒我則薄之清心寡慾以培養天年唐虞三代之所以壽也歐陽子曰世無仙人有仙道其以是乎 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爲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清淨無爲而已施之於治則絕聖去智剖斗折衡使結繩之治可復原以治世而非專以長生也乃世之求仙者託於老氏如今之士子讀聖賢書以應科第而曰此吾儒之教也五經四書豈肯爲科第設與味圖南之言盡其所當

爲以入於無爲外形骸去聲色塵金玉銖軒冕進退榮辱一切煩囂不足羈絆其心便爲超脫豈必登紫府陟玄圃而後快哉

聖宗集要

卷二 修

八十八

依庸堂

聖宗集要卷三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姑蘇人少貧悴依雕陽朱氏家有  
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  
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又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  
湖之遠則憂其君作金在鎔賦有云如令區別妍  
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自負將  
相事業文武全材槩可見矣與劉拱上長白山僧

聖宗集要

卷三 范仲淹

依庸堂

舍讀書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  
刀畫爲四塊早晚斷齋數莖煖而啗之如是者三  
年舉進士寓居南京遭母憂晏元獻公請往府學  
仲淹常宿學中其教學者常有法度勤勞公謹以  
身先之夜課諸生寢息皆有時刻出題使諸生作  
賦必先自爲之使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  
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張橫渠以中  
庸授孫明復以春秋授尤其表表者其他以文學  
有聲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及爲鄧州守時賈

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請曰晚生倖得科第願受  
教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  
翰佩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諸范文正者終身  
用之不盡也爲人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方貧  
其後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克而好施  
與置義庄以贍宗族拾佳基以建學宮事上遇人  
一以誠信不擇利害爲取舍其有所爲必盡其力  
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或問人之治身何者爲先人

聖宗集要

卷三 范仲淹

二

依庸堂

之所戒何者爲急公言易曰閑邪存其誠孔子曰  
思無邪則是人之治身以誠爲本而所戒者以邪  
爲急蓋正心誠意而存乎正則動作舉錯無非正  
也克於四體發於面目可以望而知其爲正人也  
苟不正心誠意而存乎邪則形容動作亦皆不正  
克於四體發於面目可以望而知其爲邪人也至  
於國之興亡亦以正與不正況於人乎故自政府  
出爲大帥無不以正心誠意爲出將入相之大本  
領史稱其孝弟滿鄉黨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

廟

恩按宋有天下賢相跡漢唐為多而紫陽獨稱  
 范文正為第一流人物自漢以來未有如中庸  
 之義者公當洛學未興首勸橫渠張子讀中庸  
 是蓋灼然知其為傳道之書以誠律已以誠誨  
 人所學固已夙絕況一生事業乎不特漢之蕭  
 曹兩魏唐之房杜姚宋不足與倫卽以韓范富  
 歐並稱而或學術未純或操履未至未有出文  
 聖宗集要 卷三 范仲淹 三 侯府堂

正之右者可以宗可以傳矣 樂天知命聖賢  
 之常憂世覺民又時時在念似乎不能並行不  
 悖不知聖賢無所為樂以天下之樂為樂無所  
 為憂以天下之憂為憂故曰吉凶與民同患當  
 其飯糗茹草蔬食水飲無非樂境而一念及天  
 下則不能不汲汲皇皇文正之心卽萬物一體  
 之心故能光明洞達而總之不外一誠也 處  
 事不能得大體當觀古名相傳以老吾識行事  
 不能決大計當觀古名將傳以長吾膽識為主

廟為用事無難矣而總之亦不外乎一誠若  
 正者洵可為將相之楷模乎 文正徵時嘗問  
 相者欲為良相相者不許卽問良醫總出先憂  
 後樂之心倘使通問尚書樞密等官議量材器  
 便自卑薄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范文正捐宅  
 基為姑蘇府庠至今人士教育其中向使公為  
 私第不知落在何氏故曰善建者不拔 明中  
 丞王治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  
 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說盡不  
 欺之義 王子衡延相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  
 為先遇事之當為毅然為之自謂舜雞鳴而起  
 周公坐以待旦不予過也庶幾文正之風矣

聖宗集要

卷三 范仲淹

四

侯府堂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爲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奭講尚書賜五品服太中祥符初得天書朝臣皆稱賀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又議西幸殆非先王五年慎重卜征之意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之陛下聖宗集要 卷三 孫奭 五 依庸堂

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奸回遠勞民庶夫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沴臻僣侈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始勤終怠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關下臣亂之迹如此由徂于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導陛下爲之竊爲陛下不取又言陳勝起于徭卒黃巢出於凶饑今陛下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遠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瘼不恤遯患安知戍卒無陳勝僣民無

黃巢乎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嗣後屢進危言直聲振天下常畫無逸圖上之帝懸於講讀閣以太子少傅致仕一日置宴御詩廳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寬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顏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離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嘆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於婦人之手計聞帝悼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凶祇具聖宗集要 卷三 孫奭 六 依庸堂

而以代類常綴五經切治道者爲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五經節解等書行世

愚按帝王德合天地故天不愛道而河圖出地不愛寶而洛書呈而非以倭受命之符也后世君德不修往往尚左道輯符籙以相誇耀有宋天書出自朱能朝臣不能燭奸以格君心之非反稱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宜公則以天何言哉折之宜足以破舉朝之惑矣乃猶銳意東封復議西幸效漢武之矯誣蹈明皇之覆轍豈真

謂上天可罔下民可愚後世可欺耶迄今讀宣公奏疏字字冰霜較漢司馬相如諫獵書猶爲悚切可謂不負所學矣無逸一圖勝於天書萬卷後之有天下者其尚知持盈保泰之道乎

明武宗有南巡之命諸大臣莫敢言武選郎中黃鞏上疏有云先儒周敦頤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流連忘返過動矣且南方之民流離

聖宗集要

卷三 孫真

七

依庸堂

奔踣爭先挈妻子避去卽今江淮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重以蹙之幾何不爲盜賊速之死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此時悔之晚矣其指陳利害更甚於宣公足爲古今龜鑑 人在富貴時任情做去竟若無盡頭者及至鐘鳴漏盡一覺黃梁銷歸何所首丘之願渺不可得故人入世時卽當存出世想古來若秘書外監賀放翁太子師傅兩疏氏東門祖帳一

曲清風千古佳話宣公知幾勇退始終令德堪與顏頤可謂山中多樂事世上有全人矣

聖宗集要

卷三 孫真

八

依庸堂



李之材

李之材字挺之青州人同進士出身爲人坦率自信無矯厲師河南穆伯長受易任孟州司戶挺之不事儀矩時太守范雍以此頗不悅雍建節後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於近郊衆或讓之挺之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公謫守安陸過洛陽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泐檄往省之雍始稱嘆而受知焉又嘗爲衛州共城令時康節居祖母聖宗集要

卷三

李之材

九

依庸堂

愚按學莫大乎性命性命之學專求義理而已

而義理卽於物理求之明於理而立爲說於是乎有文章是文章者所以達義理而闡性命者也故講明道理處卽義理貫通事宜處卽物理闡發性真處卽性命而科舉之學亦以是爲貴後世因文章而有記誦因記誦而博科第竟置性命於不講文章盛性命衰矣惟一以貫之則士習正而真才出進可行道於當時退可著書立說垂範於來世區區科目有不足言者矣性命當雙修天命之謂性在天爲命在人爲性

聖宗集要

卷三

李之材

十

依庸堂

本無有二然一落人身則命有形而性無形就有形之中尋無形之理乃因命而見性也就無形之中尋有形之理乃因性而見命也先性故難先命則有下手處有耳目手足則有明聰恭重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則有恩義序別信而萬里程途有路可通自天而之人有天命之性一語在自人而之天有盡性以至於命一語在若道家則以命宗立教故煉幻形詳言命而畧言性非吾儒之所謂命也釋家則以性宗

立教故空四大詳言性而畧言命非吾儒之所  
謂性也吾儒修形氣之命付分定之命而與言  
長生者異矣盡秉彜之性克氣質之性而與言  
見性者異矣若孟子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一章  
更說盡盡人合天之旨上節是嗜慾之性人心  
惟危也精以擇之而有立命之修則不謂性矣  
不謂性所以盡性下節是氣稟之命道心惟微  
也一以守之而有盡性之學則不謂命矣不謂  
命所以立命總是一個道性善見得只是一個  
聖宗集要 卷三 李之材 十一 依庸堂

而篤栽者培傾者覆之說也天薄我以福我厚  
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我逸吾心以補之天  
扼我以遇我亨吾道以通之天且奈我何哉事  
所不能爲者天命也事所能爲者天理也命所  
能制者人欲也命所不能制者人道也盡其在  
我則便可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并可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又何論乎人之知不知造到人不知  
而不愠方是盡性立命之學 昔周茂叔令貴  
陽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及知南昌  
聖宗集要 卷三 李之材 十二 依庸堂

雖以趙清獻之賢而不能不惑于譸口甚矣知  
已之難也挺之不事儀矩率性也亦直道也范  
公之不悅猶之清獻也移鎮則別于近郊謫守  
反訟檄以往省古道照人安得不稱嘆而受知  
今世固乏周李兩賢然安得趙范二公具隻眼  
以相天下士哉

邵雍

邵雍字堯夫謚康節范陽人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世於書無所不讀堅苦刻勵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李之材攝共城堯夫受學焉遂衍伏羲先天之旨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已而踰河濱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築安樂窩以居因號安樂先生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每出乘小車士大夫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聖宗集要 卷三 邵雍 十三 依庸堂

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與富弼早相知弼入相舉遺逸以堯夫應詔不起於是爲隱者之服烏帽紫褐雖見卿相不易也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皆欲投劾而去堯夫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秋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劬何爲刑怨從堯夫學易堯夫畧爲開其端恕援引古今不已堯夫曰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欲傳數學獻詩曰圯下每慙呼孺子牀前時得拜龐公堯夫和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數

不傳曰徒長奸雄告人必依于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熙寧十年夏感微疾謂司馬光曰願作觀化一巡光曰未必至此堯夫笑曰死生亦尋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曰先生推命否公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公曰無可主張者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公舉兩手示之曰面前徑路須放寬窄則自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七月初四五更捐館年六十有七明道聖宗集要 卷三 邵雍 十四 依庸堂

誌其墓且嘗謂人曰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又嘗自號無名公作無名公傳朱子題像贊曰天挺人豪英雄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開中今古醉裏乾坤所著行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及擊壤等集

愚按古今言道學者不曰主靜守默則曰居敬窮理類多拘牽繩墨過於檢制將聖賢疏水曲肱春風沂水之致邈不可追矣康節道純德劬

類然其順怡然其歸常曰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以其行無轍迹也因其言觀其行卷舒運用真足囊括宇宙終始古今又有一等厭拘檢樂放恣惡精詳喜簡便以爲慕堯夫之爲人也亦取其生平身體而力行之與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其言具在慎勿徒咏月到天心等句爲多閒靜語無關於世道人心也 易包今古總此人心總此氣運總此物理天地一部易理開眼即見何假於言有言

聖宗集要 卷三 御筆 十五 依庸堂

言易易在無言言易易無不在故曰心易又曰善易者不言易胡宗正曰伏羲當日平地着此一畫不得以口耳解說惟可默契得斯旨矣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寬容而卒於急迫急迫者盡氣也寬容者和氣也事寬容則有餘味人寬容則有餘年若康節一生可謂寬容也已告伊川放寬亦是此旨古人性命之交不以彌留而忘其忠告一問一答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於康節見成物之心于伊川見成己之

學 或者謂聖人罕言命故性與天道不可不知罕言者世俗之所謂命也若天命則論語所言無非命之理蓋命卽元亨利貞賦於人爲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命之外者故曰五十而知天命康節其誠知命者乎 羅整菴曰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而又何須推焉 康

聖宗集要 卷三 御筆 十六 依庸堂

節詩卷舒萬古興亡手皇王帝霸大鋪舒又欲爲天下屠龍手有讀人間非聖書又立身要作奇男子臨事無爲淺丈夫又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又稍隣英譽休多取纔近清歡莫賸求又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又在尋常時觀執守當倉猝處看施爲又不作風波于世上自無水炭到胸中又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又既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日得從容又誰將酷烈千般毒化作恩

光一片深又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爲利害  
移又大得卻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又照  
破萬古事收回一點真又禍福眼前事是非身  
後名又無疾之安無災之福又多與招客多取  
招損言言皆藥石也而照破十字尤爲了當蓋  
真字卽中庸之誠字非照破則不能收回學問  
到此則爲合天也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博學力行聞道甚早  
本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盡乎天地萬物之變其  
教人也以仁義中正主靜立人極又釋云無欲故  
靜常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  
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  
顏子不貳過不遷怒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  
名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南安司理有囚不當死  
聖宗集要 卷三 周敦頤 十八 依庸堂  
部使欲深入之頤曰殺人以婦人吾不爲也使者  
感悟因因得生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  
常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使二子往受業焉茂  
叔令尋孔顏樂處二程之學源流於此矣故明道  
之言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伊川曰茂叔憲前草不除問之曰與自家  
意思一般轉貴陽令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  
吏遇徙知南昌部使者趙清獻公忞臨之甚威茂  
叔處之超然曰著太極圖通書諸說後通判虔州

清獻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今而後  
乃知周茂叔也後薦爲廣東判官提點刑獄以沈  
寃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  
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安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  
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源溪以名之作拙賦  
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  
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政刑獄上安下順風  
清弊絕黃庭堅曰茂叔人品甚高灑落如光風霽  
月忤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謚曰  
聖宗集要 卷三 周敦頤 十九 依庸堂

元所著有太極圖說通書四十章曰太極曰誠曰  
仁曰性命曰陰陽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昭然學  
者始有所準的孔孟之意於以復明從祀孔廟  
愚按孔子之太極原從無處說出有周子之無  
極又從有處看出無不從無處看出有則圖之  
中虛似處於空寂而不足爲萬化之原不從有  
處看出無則易之太極似隣於形器而不足爲  
萬彙之本故不落有無之太極只在無極中而  
無極只在有極中指無極在太極之上者頭上

安頭指陰陽在太極之下者足下安足本無可  
分而不得不分者分之始見其合是無往而非  
陰陽卽無往而非太極卽無往而非無極三而  
一也當時伏羲畫卦欲使人覽圖而知一切備  
於我後之儒者不知在我而推之於天若身外  
有然又欲使人覽圖而知萬卽是一有根於無  
後之儒者不務窮本而徒於萬上尋求有處執  
着周子從千百載以下會心於千百載以上直  
抉其奧而後恍然於吾人一心時而動時而靜  
聖宗集要 卷三 周敦頤 二十 依庸堂

那動靜必有箇主宰便是太極其間不可得而  
見不可得而聞不可思議的便是無極拆而言  
之三極各一太極各一無極統而言之三極總  
一太極總一無極非有不可以化凡故有物有  
則之太極爲諸有之宗而不可以有求非無不  
可以臻極故無聲無臭之無極爲諸無之祖而  
不可以無取是孔子爲易尋個大頭腦曰有太  
極周子爲太極尋出真源頭曰太極本無極其  
工夫只在中正仁義主靜以立人極程子所謂

性邵子所謂心是也性者太極之真體心者太極之妙用真足紹洙泗之統而開河洛之源者也 太極即不易之易無極即變易之易不是有的物事又不是無的物事朱子說得好今人都想像有個光明閃爍的物事在那裏卻不知本是無這物事而今自家喫他着他受用他起居食息皆在這裏離他不得蓋應萬事爲有體至理爲無也本中正仁義而返於無爲之天則心即太極即無極人也而天矣 立極何以須

聖宗集要

卷三 周敦頤

三十一

依庸堂

入釋老去矣 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本於此然老子之言無極如列子之言無窮無極如釋氏之言無量無邊是指四旁爲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未形之妙今但以字之同而不察其指之大異不惟不足以知先生之意恐於老子之言亦未悉其指歸也 陳石諧曰通書云誠無爲即太極也幾善惡即二氣也五常之德即五行也木神曰仁火神曰禮金神曰義水神曰智土神曰

聖宗集要

卷三 周敦頤

三十二

依庸堂

主靜中正仁義這四箇道理常常流轉然靠着靜作主若無夜則晝不分明無秋冬則春夏不長茂且如人終日應接歸來歇霎時卻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卻有甚了期元氣也須竭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小註無欲故靜欲動情勝則不能靜今人紛擾心不定疊如何能靜且看孟子夜氣一章所存的是甚麼止是仁義之心從此用功方到得聖人主靜田地靜字只作敬字看若以爲虛靜恐

得於天之實理而寂然不動虛靈不昧是明德  
卽誠則明矣之誠也及其感而遂通物格知至  
而后意誠是誠卽明則誠矣之誠也人惟具此  
最初之誠自有此本來之明雖旦晝昏夜及退  
而思返清夜聞鐘曉雞喚夢皆知悔過而不忍  
自棄夫旦晝之所以昏夜者皆由客氣用事而  
一言一行無非機械變詐失卻最初之誠也不  
誠故不正而心不在所以格致之先必先具一  
誠心以求道而後能格能致格致之後又必本  
此誠心以向道而後能正能修也天人上下始  
終一誠之相爲維繫相爲通復而已薛敬軒亦  
嘗曰通書一誠字括盡 讀書尋孔顏樂處亦  
只在不改亦在四字中曰不改則非樂箴瓢陋  
巷也曰亦在則非樂疏水曲肱也此與巢許之  
逸莊周之放相去霄壤蘇子瞻曰人生之樂莫  
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此樂惟無欲者能之正與  
先生無欲宗旨合讀書家解此則無事向長桑  
家商衛生卻病之方亦無事向神仙家問長生

久視之訣 昔有人論學謂須希天一士從旁  
謂曰且須希士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  
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恥矣願且希士而希天  
可馴致也愚謂希天似屬玄渺然總不外一誠  
程子曰視聽動作思慮皆天也只是箇反身  
而誠便到聖人地位便可上達於天使謂希天  
惟聖則聖亦是人做的天人若二何能爲位爲  
育乎 廣東楊貞復起元講學或問士希賢賢  
希聖聖希天當漸進否貞復曰能信自己是真  
士則聖天在我何以希爲又問何爲真士曰識  
得此心識真士矣卽識聖與天矣所謂真卽誠  
也故曰希聖卽是希天竝無二事 太極言性  
命之理用力處卻在修吉悖凶聖人全體太極  
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  
爲而自然者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所以吉不  
知此而悖之小人所以凶修之悖之亦在乎學  
肆之間而已敬則欲寡而理存寡之又寡以至  
於無則靜虛而靜固靜動直而動亦靜矣此靜



易理也易言利貞者利於正而不利於不正也  
曰貞吉者言正則吉不正則不吉也曰無咎曰  
悔亡者言如此則可以寡咎則可以寡悔而非  
有利害之私見也故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  
謀人知卜筮之爲易而不知修吉悖凶之爲易  
者惑矣 俗吏視祿位重則視人命自輕煅煉  
周納無所不至或報貨賄重輕剝民以利已或  
承上司喜怒殺人以媚人雖一路哭亦所不恤  
究之天理王章難以逃避害及自己并害及子  
孫終不免一家哭爲法自斃古今明鑒學濂溪  
者亦當於此處着眼 羅一峯曰君子視圭笏  
爲柴柵而巧於干進者以爲拙視名譽爲韁鎖  
而巧於取名者以爲拙視金玉爲瓦礫而巧於  
冒利者以爲拙當捨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  
於偷生者以爲拙吾聞之拙於人者巧於天拙  
於今者巧於古曾氏之魯顏氏之愚孟子之不  
遇似拙矣而巧於爲聖人之徒儀秦之辯鞅斯  
之智莽操之不臣若巧矣而拙於謀其身安得

天下之人皆舍巧而趨拙哉此則可補濂溪拙  
賦所未及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門人稱安定先生甫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諸水恐分心也以易經教授吳中范仲淹與游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教授湖州是時方尚詩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爲先置經義治事兩齋一以明其體一以適其用科聖宗集要

卷三

胡瑗

二十七

依庸堂

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如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皇佑中授國子監直講其徒益衆禮部所得士安定弟子常居四五以太常博士致仕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者以安定爲首稱云爲國子時番禺大商有子從學病甚其父攜子進謁告以故安定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告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授之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說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未竟其子懼伐性命痛悔自責安定

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苟知愛身便能修身汝取聖賢書次第讀之不患不能文也二三年遂登上第而歸可見善教者因病而藥無書不是吾儒之借鏡見性之外篇也卒年六十七謚文昭從祀孔廟

愚按易之造化書之政事詩之性情禮之節文春秋之是非都是指點吾心之本體經術所以經世務斷不可舍經術而恃冥悟至經世大業如天官河渠兵農錢穀之類亦須事事精覈方

聖宗集要

卷三

胡瑗

二十八

依庸堂

見手段昔儒如蘇文忠真西山亦往往如此今之君子不患無明體者而最少適用然在學道人尤當練於事務使聖賢之言見諸行事歷歷有據則內外兼致體用互通否則忠信謹愿之意多而狹隘拘牽之病作非所以廣聖學也安定本誠心以教人科條備具令學者皆有用之學有用之才作師之功顧不大哉在三之義師居其一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雖不載於五倫而於人有相成之雅則功在朋友一倫之上

稱其徒爲弟子則分在父兄兩倫之間槩弓以  
事君事親事師竝稱親生之君成之師教之  
其有賴於人則一安定視諸生如子弟子弟亦  
信愛如父兄杏壇設教而後指不多屈總以聖  
賢自許卽以聖賢望人方能有此實功愚願後  
之司教鐸者皆以安定之心爲心皆以安定之  
法爲法則人才盛而世道昌矣 安定門人徐  
節孝積爲學以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  
安定先生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  
因自思不特頭容要直心亦要直也因此不敢  
有邪心爲楚州教授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  
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  
爲猶云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  
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猶云可  
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爲君子是皆以聖  
賢望人可謂傳而能習者已 有明之初甚重  
師儒之席若賀相國亦發軔於此常曰吾自入  
清華登政事堂平章軍國無一事足報大官者

惟寒糴七載實心實行庶幾免素餐譏耳極得  
立師之意其後暮齒顏唐徒糜月俸旣無以自  
重何能有益於人名存而實廢矣夫有司廢法  
貪墨害止一時未常不受天道之報學校乃人  
材所繫不能盡心教人致悞人家子弟其害尤  
甚天道報應又當何如耶而國學與督學又可  
推已 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心之外  
不知養生之道不越乎養心蓋仁義禮智之根  
於心猶草木之根於土根於土自然暢茂而條  
達根於心自然生色而晬面大學曰心廣體胖  
心旣廣矣體復胖矣而謂病之不去體乎若枝  
葉之偶枯亦惟從其根焉而溉之培之溉之培  
之而生意又續續矣心病則身病心不病則身  
不病故體胖數語歸於慎獨乃去病之聖藥也  
以物爲藥療身之病以法爲藥療心之病卽以  
其人之心還治其心之病故曰宜先警其心許  
魯齋曰萬般補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歸識  
其源矣卽如素問爲養生之書然只數語可以

該之內云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存病安從來所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嗜好不能亂其目淫邪不能賊其身年皆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誰謂養生非性命之學哉知愛身便能修身安定所以循循善誘與世儒好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亦惑矣若稽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與服餌之徵而以貪溺取禍是又不知全身保性之道者也至釋氏之無生空四大如槁木如死灰生既無

聖宗集要 卷三 胡瑗 三十一 依庸堂

矣又安所養詩云培養真元在節房更祛塵累最爲良食宜半飽惟清淡酒只三分莫過傷藥餌隨時應勉進利名有分不須忙幾行怪語若能記便是長生不老方更說得簡明可作座右銘

程顥

程顥字伯淳稱明道先生河南人明道始生神氣秀爽十歲賦酌食泉詩曰心中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慨然有求道之志茂叔令尋孔顏樂處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學本於正心誠意以聖賢爲必可至勇於有爲不爲空文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自致知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闢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二十六舉進士調上元簿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移令晉城民有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鄉民如子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云某嘗愧此四字熙寧初授御史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傳聖人之道卽傳聖人之心也傳聖人之心卽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心擴克此心焉耳前後進

聖宗集要 卷三 程顥 三十二 依庸堂

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爲先。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涵養須用敬。進德在致知。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只是一個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聖人學者必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爲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張載寄書謂定性不能不動。猶累於外。聖宗集要 卷三 程顥 三十三 依庸堂

物何如。答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也。無將迎。無內外者也。今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呂與叔常患思慮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也。凝然不動。便是聖人。人有語導氣者。問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節嗜

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謝良佐錄五經語作一冊。明道見之。謂曰。玩物喪志。又曰。讀聖賢書。不要尋行數墨。明道坐如泥塑。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愈前茂草不除。曰。常欲見造化生意。置盆池。蓄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曰。欲觀萬物自得意。朱公掾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卒年五十四。謚曰純。從祀孔廟。

愚按。先生之學。從濂溪誠字得來。濂溪曰。誠者。聖人之本。先生曰。只是一個誠。天地萬物鬼神。聖宗集要 卷三 程顥 三十四 依庸堂

本無二。若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便是誠。無爲。依然太極運用矣。朱子亦曰。先生之學。以誠爲本。故曰。從濂溪誠字得來。視民如傷。亦只誠之一字。古人於民如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坑阱在前。蹈之而不覺。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未見。到者當與他做主。便得如不誠求而止。恃權柄在手。使性虐民。

豈爲民父母之道哉先生所以銘諸座右與  
性包天地萬物無所不有當以知性爲入門盡  
心爲究竟大易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  
卽知性也盡性卽盡心也至命卽合天也故舍  
窮理別無存心之法舍存心別無養性之法蓋  
自其兢兢保守惟恐失墜若緘籐固篋然則曰  
存而存固所以預其養也自其優游漸漬惟恐  
戕賊若栽培灌溉然則曰養而養固所以保其  
存也而要始於知終於盡後世聖學不明釋氏  
聖宗集要

與吾儒爭言心性曰明心曰見性其意不過竊  
吾儒之緒餘而其流派遂至于千萬億而不可  
詰夫道豈有二乎哉 灑掃應對何以便可到  
聖人灑掃便心存於灑掃應對便心存乎應對  
下學自能上達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  
次皆有進步是以始乎士終乎爲聖人 涵養  
須用敬所以復乎誠卽中庸之戒懼也進德在  
致知所以復乎明卽大學之格致也朱子亦然  
半日靜坐卽居敬半日讀書卽致知然靜坐而

有悟亦是致知致知而無倦亦是居敬總是交  
相爲養工夫千古傳心一線不差 聖門宗旨  
只是教人求仁而學者工夫只是先須識仁蓋  
離了仁別無本體離了求仁別無工夫天地萬  
物一體之謂仁天下分殊之謂禮分殊而宜之  
之謂義禮復而和之之謂樂識其分愈異而致  
愈同之謂智故曰善之長人若未能識仁但從  
孝弟上懇惻以盡其分蓋孩提少長各具良知  
良能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與能此個體段承當  
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天  
下歸仁然其功則惟誠與敬以誠則無僞敬則  
無私能勉強則自然者應之也蔣卿實曰知止  
當是識仁朱進齋曰堯舜之執中只是存心程  
子之識仁猶云擇術皆破的之論也 太極圖  
中豈有兩條大柱一個是誠字一個是敬字誠  
非他物乃是天地間實理不是實理充滿其間  
如何能化生萬物試思古今虛僞的物可能運  
用長久否敬非他物亦只是人之實心不是實

心主宰於內何能裁成萬事歷觀古今那一件不是無忌憚做壞了所以必下此二字敬卽所以敬其誠也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故有功學者尤在此二字余詒齋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畱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 動靜者時而主乎動靜者心常人所以膠膠擾擾曾無須臾之定貼者心役於物而逃其性也聖人

聖宗集要

卷三 程顥

三十七

依庸堂

人已兩以內外咸定則吾心一天理全體一太極矣靜固靜動亦靜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天德也亦王道也君子亦法天而已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非身不動也有定見而後有定力如聲色貨利可動也富貴功名可動也利害得失可動也喜怒榮辱可動也身家性命可動也歷數端而不動真如天清地寧千萬人吾往又不足言故曰便是聖人 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先生之節嗜慾坎中清水上升也定心

氣離中虛火下降也水火既濟不言導引而導引在其中矣 讀書不要尋行數墨極爲要訣蓋聖賢之言如天地之包涵遍覆靡所不有乃不善讀者欲於書本中盡取聖賢之精旨咳唾而肖之而其大旨義蘊超然於天地之外而網羅萬化之變於無窮者或反失而不及察蓋其失在不求聖人之大本而但欲於語言文字之間探而索之先生之詩曰道通天地形聲外思入風雲變化中可以悟讀書之方矣

聖宗集要

卷三 程顥

三十八

依庸堂

程順

程順字正叔稱伊川先生其學以誠爲本以敬爲要  
要以大學中庸語孟爲標指而達於六經語默動  
止一以聖人爲師游太學時胡安定以顏子所好  
何學論試諸生得伊川卷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  
元祐中除秘書省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  
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以  
爲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  
導少主不宜疎畧乞令講官六三日進講問起居  
聖宗集要 卷三 程順 三十九 依庸堂

以輔上德聞帝在宮中漱水必避蟻先生曰推此  
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紹聖間以黨論送涪  
州編管伊川曰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  
江中流船幾覆同舟皆泣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  
已而及岸有老父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  
曰心存誠敬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如無心  
在涪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救歸不以爲  
喜自涪還洛容色鬚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  
靖國中遷居龍門之內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

行所知可已不必及吾門也 論性曰性卽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  
常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不善 嘗曰農夫祁寒  
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  
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  
而安之若無功澤及人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一  
靈魚惟綴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 又曰世間有  
三件事可以奪造化之功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  
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賢此三事工夫一  
聖宗集要 卷三 程順 四十 依庸堂

般自是人而不爲耳 又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衰  
盛四十而後完今年七十有二矣較其筋骨于盛  
時無損也 又曰人待老而後保生是猶貧而後  
蓄積雖勤亦無補矣 尹焞常以易傳序問曰至  
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問  
佛說生死何如曰辟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  
說輪迴有否曰此事說有無皆難惟自見得聖人  
只一句斷了曰未知生焉知死以春爲始而原之  
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



類是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 問有貧窮孤孀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病華門人往視之伊川瞑目而卧門人曰夫子平日所學正要此時用伊川力疾微視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歿年七十五謚曰正有語錄易傳等書行世從祀孔廟

聖宗集要

卷主 程頤

四十一

依庸堂

愚按王者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然正不必於大者見之齊宣不忍牛之斛棘孟子即許其是心足以保四海一心字遂爲七篇中大主腦純臣致主隨事進規伊川避蟻之言即孟子堯舜其君之心也 儒者本天無一不以天自處如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讒孟子孟子曰我之不遇魯侯天也伊川編管而曰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意旨若合一轍想見胸懷浩落也 無心二字入妙心存誠敬猶有勉強意若到無心便是大禹視

聖宗集要

卷主 程頤

四十二

依庸堂

龍猶蝦蟇一般神氣推之大舜纔從井中逃得性命便悠然牀琴孔子不知何日解圍繼粟且自絃誦此等好襟懷都從知天學問來方能陶鑄到無入不自得處先生在涪註周易講學不以爲憂赦歸不以爲喜及歸全時猶謂道着用便不是想已到無心境界耶 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止一性字聖入之性所以異於釋氏者止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秩敘也此處差不得毫芒故程子言性卽理陸子言心卽理羅文莊是程而非陸性原於天純乎理者也率之卽爲道推之三重九經皆其事也心生於人雜乎欲者也克之方爲仁邇之格物致知乃其功也陸子教人第在存心便爲知道使人之心而皆聖人之道心也則可人之心而出於人心也其可舍窮理而希冥悟乎故求放心乃初下手處盡心乃其極致中間緊要在窮理不得但言存心朱子亦云伊川性卽理也一語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文莊之意正與朱子

同 張南軒曰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居敬窮理二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淺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爲益者也 兩間皆河洛也人人具卦爻而時時事有當然之卦爻無非象即無非理也理爲體而象之用以行象爲顯而理之微已寓周流變動不可爲典要而有典常故爲各正性命之書昔胡籍溪問易於譙天授天授令看見乃謂之象一句豈非以諸象在理中易理在象中乎雖有象必有數然聖人不論數而論理要諸盡人事耳故曰得其理則象在其中數亦在其中所謂一原無間也 爲學全在覺悟書之帝堯詩之天鴈蓋言覺也天地間事同一理理本一貫因此識彼觸類可通然不致知而束于一隅之見始如宵蟲不能晝見夏蟲不可語冰安能超然玄覽豁然貫通獨觀昭曠之源而遠涉高明之境乎故覺悟二字乃學者入門第一義致知二字又學者知微第一功後天之功夫到則先

天之神智自然呈露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學者恒言文字之妙若有神助非神助之也由自家神至故有得心應手左右逢源之妙耳 釋重無生故言坐忘立化以免輪迴道重長生故言脫胎出神以彰久視儒者止言知生生何以知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即是知生註解此心此理萬古一日無分於人我無間於幽明無變於生死天全而付之人全而歸之故生而順焉沒而寧焉正如春冬之序不虛生亦不虛死百年之生雖盡而千秋之生常存浩然與天地同歸省卻許多勞攘 以幻迹言肢體亦屬委形以真境言膚髮亦宜自愛生何可不養先生以養形至長生與爲學至聖賢並重故雖受氣甚薄而筋骨無損盛年居涪還洛而鬚髮皆勝平昔是從心上用工夫故也若貪而後蓄積之言是又教人從少壯即行保攝耳非謂老便可自棄也使老而自棄是義和之叔既驥而益鞭之可乎哉康節云豈謂此身將老朽更

無閒處可盤桓吳康齋亦云從此殘骸須愛惜  
閒人閒話不相宜皆晚年痛自鞭策語讀之輒  
爲悚然訓一世以言訓百世以書如孔孟三  
千荷教已勤渠矣乃更欲開來續修刪定垂訓  
無窮使千百世之讀其書者德由此而弘功由  
此而顯則立言豈不大有補于世道也哉倘哀  
然居四民之首而浪度歲月誠蠹魚之不若矣  
伊川所以居之不疑而程氏語錄昭垂迄今有  
以夫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于今日

聖宗集要

卷三 程應

四十五

依庸堂

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呂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號榮陽父晦叔甚愛之教之事事  
循規矩讀書平直簡要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  
行爲實務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從安定  
胡先生於太學以蔭入官爲說書日久勸導人主  
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爲要心正意誠天下自  
化不假他術晚歸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  
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  
問每日讀易一爻不以毫髮事干人常作詩云除  
聖宗集要

卷三

呂希哲

四十六

依庸堂

邵借書沽酒外絕無一事擾公私常言後生初學  
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所謂氣象者  
容止詞令輕重疾徐足以見之不惟君子小人于  
此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平生驚恐顛沛未  
嘗少動或問爲人所詈辱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  
已與人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毋忿怒心  
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  
答他卻與他等忿亦自銷也又曰攻其惡無攻人  
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檢點絲毫不盡則不慊於

心矣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耶朱子曰呂氏家傳深  
有警悟人處但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與釋氏不  
同呂公學於程氏乃反見佛與聖人合父晦叔晚  
益究禪每勸司馬君實兩意曰所貴學佛者直貴  
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蓋其  
家學相傳如此夫自修則正心修身用世則知人  
安民聖學如是止也又烏論其他相傳有大學解  
而朱子闢之細閱亦未必是呂公親著學者辨之  
愚按大學八條目歸到修身爲本格致誠正身

聖宗集要

卷三

呂希哲

四十七

依庸堂

以內事齊治均平身以外事纔完得內聖外王  
之學使明德而不本諸身卽爲二氏虛無之學  
使新民而不本諸身卽爲後世功利之學故曾  
子一傳而子思則曰修身以道孟子則曰修其  
身而天下平然則聖賢之學固莫切於修身而  
治國平天下之道抑豈有外於修身哉孔子  
論學啟口提出時字及集大成而爲聖時中二  
字足以該之全從學易得來故曰假年學易可  
以無大過榮陽每日讀易一爻潛心樂玩以無

味味之以不解解之宜其驚恐顛沛未嘗少動  
平易簡要造到無入不自得也葉貞甫曰夫子  
讀易至亢龍有悔喟然嘆曰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至困而亦喟然曰困而  
不失其所亨者其惟君子乎嗚呼深哉一則得  
意之極而知失故常得也一則失意之極而知  
得故無失也得意之極而不回首則有傾墜之  
虞失意之極而不遂志則有憂傷之變然則窮  
通得失境也其正者其所亨者不爲境遷者也

聖宗集要

卷三

呂希哲

四十八

依庸堂

易可不學乎哉而學易又豈多乎哉消忿之  
說竟是萬物一體心胸與顏子犯而不校無異  
若徐文貞大嘴人人亦嘴大之喻卽孟子禽獸  
何難之意常口占云昔年天子每呼卿今日煩  
君罵姓名呼馬呼牛俱莫問黃花白酒且陶情  
得榮陽之意矣明道先生云有人罵我勿畱胸  
中如風動竹纔妙正是此境否則卽是所養未  
到禮記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  
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容莊坐如尸燕居

告溫溫括盡氣象二字從事於此變急爲緩變  
激烈爲和平不特有功亦且遠禍貴而壽矣後  
生初學尤宜喫緊 儒釋不同只在虛實二字  
說者謂儒教實實以實天下之虛釋教虛虛以  
虛天下之實而不知非儒教之實亦存不得釋  
教之虛蓋去爾夫婦去爾父子去爾兄弟去爾  
君臣朋友則其類絕也久矣縱有不二法門誰  
爲撐撐誰爲譯演全賴儒教之大足以覆冒而  
涵育之是有儒可以無釋而有釋不可以無儒  
聖宗集要 卷三 呂希哲 四十九 依庸堂

也況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  
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  
爲垣墉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梯階求之於  
心而不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  
而無所不宜也其用不亦要乎而何庸庸意於  
釋也耶

邵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呂公著程明道兄  
弟爲友伯溫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  
名位輩行爲再世交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嘗  
註皇極經世書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  
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正應變無方之謂道  
道非可各以物明道道斯見矣故善觀道者必  
觀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  
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道生一一爲太極一  
聖宗集要 卷三 邵伯溫 五十 依庸堂  
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  
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  
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于天而衍之以爲  
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  
也造化之原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  
其惟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  
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爲  
一體萬物爲一身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  
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動陰

動而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于動靜之間有以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雖造次顛沛未嘗離乎此也動靜之間間不容髮惟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卒年七十八贈秘閣修撰所著有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

聖宗集要

卷三 邵伯溫

五十一

依庸堂

愚按天地間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故道生一一爲太極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故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亦一道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細緼交感變化不窮惟人則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氣頂天履地身運於心得方圖圓圖之全故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而能備天地兼萬物然百姓日用而不知我

原缺第五十二葉

道與物自然而合德於太極也 邵子動靜之間於復姤言之蓋謂於此可見乃坤末復初陰陽之交在一歲爲冬至在一月爲晦朔之日在一日則亥末子初是也非以姤復爲天地之心也天地有大機括而神明出焉萬物有大樞紐而環應妙焉人心道心惟危惟微而堯舜以來相傳心法不能外焉是物也不生而能生生不化而能化化天地相遇莫知其所以遇七日之來莫知其所以來始終萬物而物物不能遺故剥而即繼之以復夬而即繼之以姤此天地間一大消息也即此會道是爲真道即此攝心是爲心法可以證聖可以合天先儒謂微陽宜養清心寡欲乃閉關第一義者此也 太虛無用以道爲用道無體以物爲體以道觀道不若以物觀道以有情物不若以無情物所以子思咏中庸于飛鳥鳶魚茂叔見太極于池蓮窻草大道平鋪開眼即見

聖宗集要

卷三 邵伯溫

五十三

依庸堂

張載

張載字子厚關中汧陽人稱橫渠先生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嘗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前聖繼絕學爲後世開太平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關中學者與洛中並嘗銘其書憲之兩牖曰

聖宗集要

卷三

張載

五十四

依庸堂

東西銘西銘畧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渺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作正蒙書畧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氣之本體散入無形適得吾形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彼云寂寞者往而不返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由太虛有天之各由氣化有道之各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

性者焉心統性情者也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凶者可與言性矣嘗坐虎皮講易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子至子厚與論易次日乃語弟子曰此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卽撤座輟講可謂無我登進士初任叅軍遷雲巖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高年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後召對問治道以漸復三代

聖宗集要

卷三

張載

五十五

依庸堂

爲對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卒年五十八從祀孔廟愚按饒雙峯曰西銘一書規模弘大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程子謂此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莫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氣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不殊哉一本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于兼愛之蔽萬

殊而一本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特於  
爲我之私此西銘大旨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  
大無我之私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  
適而非所謂分殊而理一也 乾父坤母民胞  
物與似乎言大而夸而不知非夸也仰觀於天  
則吾身所戴焉者而凡日月星辰之運行風雨  
露雷之變化皆親之若性情形體之附麗於身  
也俯察於地則吾身所履焉者而凡山川岳瀆  
之流峙飛走土石之布列皆親之若精神血脈  
之貫徹于身也渾處于萬物之中則吾身之胞  
與而凡呼吸動靜疾病癢無不與吾身相管  
攝也甚者爲之調攝其節宣之候焉爲之經緯  
其土壤之宜焉思以育萬民而使鰥寡孤獨皆  
獲其利也思以育羣類而使勾萌輅角皆若其  
生也辟之善養生者不拘拘于肥瘠而惟元氣  
以爲之主則保合太和而脈絡榮衛無不得其  
理矣所謂仁也豈異端兼愛之說所得而彷彿  
也哉 薛思庵曰太極圖明此性之全體西銘

聖宗集要

卷三

張載

五十六

依庸堂

狀此性之大用 生而必死聖賢無異於人  
死而不亾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其爲聖賢乎  
文文山詩曰聖門有大法學者必孔氏知生未  
了了未到知死地原始則返終終始本一致後  
來得西銘精蘊發洩吾體天地塞吾性天地  
帥吾順苟不虧吾寧始無愧可謂善讀西銘者  
故能全其不亾者以死然則欲了生死而一之  
只戒愼恐懼以全吾性而已矣蓋人有生死性  
無生死也 盈天地皆形色故盈天地皆道吾  
人一身皆形色故一身皆道道克周于一身斯  
克周于天地人以虛空中爲虛空不知虛空中  
純是一點元氣相蟠結故天命之性落在氣質  
中而氣質中天命依然在內是以論氣不論性  
無以見生質之同論性不論氣無以見生質之  
異異者貴反之使同知須崇禮須卑崇必效天  
卑必法地直從知行造到易簡始完盡性工夫  
與天地同其分量矣 周子無欲主靜程朱居  
敬窮理張子以禮爲敬不言理而言禮者理虛

聖宗集要

卷三

張載

五十七

依庸堂



而禮實也。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物上着脚。故由禮入最爲切要。卽約禮復禮的傳也是。居敬窮理確有憑據處。從此下手到得動容周旋中禮時便是。毋不敬毋不靜矣。故濂洛關閩各雖異而實則同。唐一菴曰分而言之謂天與道性與心其實只是一理。蓋以人之所以爲人主之以心而本之於性。性蔽則心不盡。心不盡則學非其學。故心之所以爲心者性也。性之本體自然而無聲無臭者天也。故曰太虛性之生。

聖宗集要

卷三 張載

五十八

依庸堂

生而不已者道也。故曰氣化非有二也。故君子之學以盡心爲實功。以知性爲實地。不知性之所從來是義外之徒也。不知性之所必至是幻妄之徒也。不知性之所從來卽其所必至是支離之徒也。皆不足以言心學。孟子說性善卽是仁義禮智之心。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是心統乎性也。說性善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統乎情也。然人與萬物同稟二氣五行之理而人則得二氣

五行之全。故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可以知性。操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治情。能忘物忘我而備萬物忘物忘我而有萬物也。趙天麟曰性定而情自檢者心也。情定而性自復者亦心也。心字是一個字母。故性情皆從心。黃石齋道周深辨氣質之性。謂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性則通天徹地只此一物。於動處見不動於不睹不聞見睹聞着不得纖毫氣質宋儒雖言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畢竟從

聖宗集要

卷三 張載

五十九

依庸堂

夾襍中辨別精微早已拖泥帶水去也。立論極是。孔子曰性相近也。近者何善是也。習相遠也。習則原出於人。今卻以不善委爲氣質之性。則不善之過天當任之矣。豈非古今一大冤枉也哉。然自古稱性之者惟堯舜湯武便身之反之。況下此者乎。氣質雖非天命同然之性。然就這上面看出健順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是離氣質又無從見性。故貴有變化之功。孟子道性善而所重在擴克以盡性無功而盡心有

功卽孔子慎習之意耳然則學者當分而言之  
 曰性見彛秉之大同曰氣質見稟受之各異更  
 覺直捷而合于孔孟之旨矣 盧冠巖曰性只  
 太極氣只是氣不可復言有氣質之性說箇性  
 卽無不善耳目手足氣也聰明持行理也其有  
 不善氣有雜揉而性爲所累耳氣之稟受得其  
 貴者爲人得其賤者爲物得其清而純者爲賢  
 爲智得其濁而駁者爲愚爲不肖易能齊一而  
 性則未嘗不一也此段議論與石齋同變化之

聖宗集要 卷三 張載 六十 依庸堂

功益不可不勉已

王致

王致字君一鄞縣人父居簡篤行有名不苟祿於  
 世先生其季子也幼年志學畱心性命弱冠不倦  
 以妙音院立孔子像闡明儒宗結郡人大隱楊適  
 杜醇爲友相與講貫以師道自尊門下弟子自豐  
 稷袁轂而下二百餘人致以成立慶曆五年王荆  
 公爲鄞令拜掖庭下妻之如師宰執賈昌期范仲  
 淹薦于朝特補本州教授辭免有子年近稀有不  
 易升此堂萬一遊泉下須畱姓氏香之句歸隱故

聖宗集要 卷三 王致 六十 依庸堂

廬浩然無悶學者尊爲鄞江先生上聞其德行召  
 拜祕書郎命至而先生不起宰相陳執中奏錄其  
 文得一百八十篇藏諸秘閣荆公哭之以詩曰處  
 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尚蕭條老妻稻下收遺  
 穗穉子山間拾墜樵雖有聲名高後世且無軒粥  
 永今朝窮魂散漫歸何處甬水東西不可招爲作  
 誌銘葬鳳棲山壽七十一立廟專祀有鄞江集傳世  
 愚按傳家者立宗子明宗法傳道亦然得道之  
 純者斯謂之宗故山必宗岱水必宗海人必宗

儒道無二宗宗無二派帝王聖賢之道係焉白馬東來青牛西去而宗裂矣漢史傳儒林苑曄因之後益以文苑獨行若判文行與儒而二之後世之所謂儒者僅僅訓詁經義無所發明於性命而所謂文與行亦僅屬辭隨世取名耳於儒道無與也故孔子集儒宗大成而學統始正嘗與哀公解儒行載在家禮又嘗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二語實爲天下萬世立宗不專爲子夏身上索解也程子釋之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君子儒猶今人真道學小人儒猶今人假道學也由一念分向兩路走誠僞之別今古之分王霸之辨皆由於此不可不明鄧江先生以妙音院立孔子像闡明儒宗師道尊而君道與相道亦若揭日月而行令人心有所興起其裡祀弗替也宜哉 古今稱儒者首仲尼然非自仲尼始也周公以儒而相禹湯文武以儒而王唐虞以儒而帝羲農以儒而皇混沌之初未有禮安有教迨文周繫易孔子

傳之象之中間典謨訓誥詩禮春秋孔子復刪之定之修之而儒道大著嗣是而後有曾子之大學道先誠正有子思之中庸道先誠明有孟子之七篇道先仁義而孔子之宗益著鄧江之闡明大有功於聖門者也 人生之始光光潔潔只有此性命一切身外物真如水上漚奈何拋我之本來而汲汲營營於身外暫起暫滅之浮漚乎惟身後之名不可不留非名利之名乃名實之名也孔子亦憂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有名爲君子之所懼無名又君子之所恥辟諸日月之精華珠玉之寶餞自有不可掩者世儒謂文章可以接壽命使身死而名存然文駕班馬詩驅李杜尚是第二層第三層事必闡明儒宗始堪不朽先生之名非因鄧江而始著鄧江之名得先生而益香矣然此亦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也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夢若覺三王之事若隱若顯太古以至今日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銷滅於一時之虛譽要

死後以餘名豈足潤枯骨哉此不好名所以爲  
三代以上人物也君子亦盡其在我而已故曰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不見是而無悶若有些子  
悶的意思在便與天地不相似吾夫子人莫知  
不怨不尤愾下學而上達故能與天爲一曰知  
我其天先生之浩然正是此境與 劉本儒聞  
誦講學者曰彼皆吾黨好名以爲口實其實彼  
之不好名乃專爲夾裂名教地也謂高忠憲曰  
此吾輩入火時也無令其成色有減斯可矣成  
色到十分便確乎其不可拔莫可得而名矣故  
曰至德無名 呂涇野曰道學之名亦不消畏  
避人知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的念頭便與好  
名的心相近我輩浮沉世味悠悠歲月草木同  
朽豈不負生成之恩爲宇宙間一大罪人所以  
文在茲舍我其誰直仕而不辭非以求名而名  
自不磨也 孫文介慎行初喜誦佛書既而有  
悟曰儒衣破綻不可以袈裟補乃一意宗儒以  
中庸慎獨與易相表裏作慎獨義百餘章嘗曰

聖宗集要

卷三 王致

六十四

依庸堂

慎獨可盡中庸知止可盡大學忠恕可盡論語  
性善可盡孟子均有功于儒教世遂名之曰淇  
澳先生與鄴江並著

聖宗集要

卷三 王致

六十五

依庸堂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河南涑水人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與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粹美有西漢風二十登科聞喜宴獨不簪花同年曰天賜不可棄也乃簪一花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與兄伯恭友愛甚篤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毋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毋薄乎不聖宗集要 卷三 司馬光 六十六 依庸堂

事生產買第洛中僅閉風雨有田二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曰學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常自稱迂叟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曰其事之如何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或問子能無心乎曰不能若夫

同心則庶幾矣何謂同心曰去非而從是捨惡而從善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爲如或制驛馬幹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嘗語晁補之曰吾生平無過人但所爲未嘗有不可告人者耳劉忠定安世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者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故自始立朝至於爲相上則爲人主之所信下則爲海內之所欽至于遐邇內外聞其名者莫不心慕而誠歸之皆號爲真宰相司馬相公化其聖宗集要 卷三 司馬光 六十七 依庸堂

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吾君實得毋知之乎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如論君德治道揀兵三劄子及建儲與罷青苗保甲諸法皆有旋乾轉坤之功對賓客母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咨之有草簿數枚常置案間苟有可取隨手輒錄或對客卽書積至三十餘簿或以諸葛孔明食少事煩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天下事也封溫國公謚文正賜碑忠清粹德年六

十八有涑水迂書資治通鑑傳家等集行世

愚按韓昌黎云孟子醇乎醇程子則云本朝醇而不雜者以公爲首其次謂范文正張橫渠也則公其孟之流亞與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治國拯民處是甚大第其規模大有學問可謂全人矣元仁宗朝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程張朱諸賢從祀廟庭司馬亦在其內明則列司馬公于東廡久載祀典則是公之入聖宗也宜矣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

聖宗集要

卷三 司馬光

六十八

依庸堂

昧投之震撼而不驚溫公真得聖學之宗者與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竝立爲三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竝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利害得喪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韓魏公曰天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死禍福自來名相皆然可謂誠於事神者已薛西原曰人心之神

聖宗集要

卷三 司馬光

六十九

依庸堂

人生天地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卽太虛中之一團靈氣入人者故又曰天神心卽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卽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卽以心論四肢九竅以形用者也而一恃神爲主無神則耳目孰與視聽手足孰與持行形悉委形矣故神之在身雖無形也而能形形所貴凝神神凝則精聚精聚則氣克氣克則志強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然惟不欺則誠誠則天人一矣常清常靜常動常醒尸之淵默而不

與天地之神非有二義天地之神盈于天地吾心之神亦盈于天地非滯于塊然之軀而已故人能格於天地者以此理本同一體克塞而無不在也世人皆云不欺神明非專指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卽不欺神明矣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此心之神便與天地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亦與天地相通甚矣心神之不可不事也操觚之家亦以事神爲主心神

之舍也而出入存亡最難收攝使不有物維繫之必且見異而遷心既恍惚而不寧神豈能內存而不亂乎吾輩要維持此心不必他求只此讀書作文便是收攝之方神氣安閒神采自然流動未有不工者矣 黃勉齋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自不妄語入只是不欺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真實道理爲之主宰就人論

聖宗集要

卷三

司馬光

七十

依庸堂

則只是真實道理賦予于人如惻隱羞惡自然發現出來及做工夫則又是真實不欺之理人事之當然也存心全體真實固是誠若一行之實亦誠一言之實亦誠故曰自不妄語始忠定嘗曰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怎生也動安世不得忠孝正直無一不類溫公 公孫弘布被溫公亦布被然公儉也弘詐也曹操

爲圓木警枕而溫公亦警枕公勤也操猜也而總出於誠不誠也 蔡虛齋密箴勸君莫着半點私但着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着半點術若着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魏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賢鬼神素行孚狡童亦總是不欺二字做成也 戴亨教人以毋自欺爲第一義常銘於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不爲蓋除自欺並無病除慎獨並無功若自欺必至欺人中庸掩不善著其善便爲

聖宗集要

卷三

司馬光

七十

依庸堂

小人之歸然則君子小人分路關頭只在誠與不誠可不慎其獨哉 李小有曰我輩當從孝友二倫立脚跟從生死關頭着眼目從貪嗔世界豎脊梁凡立身行已利物濟人皆吾本分內事即使磨竭終身必不改柯易節一切前因後果如同之天距之壽憲之貧慶之富置不問可也極得溫公遺意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楊時游酢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明道常教之曰爾等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蓋行之問如何曰且靜坐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上蔡曰也只去得個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都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進步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而近思者也 常曰釋氏以聲色關爲難透吾儒以名利關爲難透聖宗集要 卷三 謝良佐 七十二 依庸堂

透得名利關便是少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而後可望入聖域不然休說 萬事其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未嘗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人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欲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其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懂懂天地之間無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以生意論仁以實意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別是

非論窮理直指居敬窮理爲入德之門則又最明道教人之本領且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見及子見齊衰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者也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願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世年五十四

愚按主靜之說肇自周子爲入聖者開一法門

聖宗集要 卷三 謝良佐 七十二 依庸堂

蓋氣靜而清者天之象心靜而寧者地之象性靜而明者日月之象根靜而萌者萬物之象人能靜則理明理明則性可盡而命可至然非從靜坐以收放心便覺無下手處故詔之曰且靜坐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心粗氣浮用以凝神定氣可也若周子主靜之說只指無欲而言非靜坐也無功名而治非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澹然無欲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若槁木死灰失之遠矣須



玩且字神理 靜坐之方須先息心隨事總

有暇靜坐一二時調和氣息令此心潔潔淨淨  
常要完寂然不動之體纔覺昏憤即奮迅振發  
不容一毫懶散懶散時須以寂治之昏憤時須  
以惺治之然其惺也單提一念匪二匪三惺也  
而未始不寂其寂也惟滅妄心不滅覺心寂也  
而未始不醒大抵人生世間只有動靜二境動  
時吾不隨他動以吾之醒而寂者主之靜時吾  
不隨他靜以吾之寂而醒者應之動靜之境既

聖宗集要

卷三 謝良佐

七十四

依庸堂

合人心依然一太極矣然總是一個敬無事靜  
坐有事酬應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  
常自提撕靜以涵動之本動以廣靜之用自然  
經綸萬變而不動一塵事至如漚生大海事去  
如影滅長空豈以漠然如二氏之溺於虛無耶  
學者說一矜字看來似覺平常然矜則自滿  
自滿則必不能向進其爲病痛正自不少所以  
成湯能自得師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於春秋曰  
竊取不敢當作者之謂聖孟子於願學曰私淑

不敢居述者之謂明辟如五穀愈成熟愈豐

者其幹必垂若直立于田間必稂莠非嘉種也  
况矜字從矛矜字安可藏這物事大程子曰富  
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伊川所以  
首肯之也 人生只爲名利二字所累便如牛  
如馬任人鞭管如鷹如犬任人羈絡不知名利  
關一座好園林也古詩云試將杖履西園看萬  
紫千紅一夜風若能窮理心地清明生死關亦  
不難打破天地也不能轉動鬼神也不能役使

聖宗集要

卷三 謝良佐

七十五

依庸堂

况區區名利乎小歇處亦即大歇處也先儒云  
讀大學末章使人利心都盡讀中庸卒章使人  
名心都盡洵非小可之學問矣 我自命一  
語直足以發人神智堅人志氣人生繫地各位  
分數已定非他人能提挈亦非他人能摧敗把  
柄自我肝膽自行斷不依人看目則浩浩落落  
自寵辱不驚矣然宣尼不言命蓋欲人嚴三綱  
之道重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  
貴出於天福祿由於數也故人亦自修而已不

必言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不必言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究之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能立義理之命方可安氣數之命也今人且有言禍福係風業報應者曾不思視履考祥舍現在而言過去舍今世而咎來生抑又惑之甚者矣以生意論仁姚江一段甚妙嘗言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

聖宗集要

卷三

謝良佑

七十六

依庸堂

墨氏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昆弟如塗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闕此則足爲姚江非禪之一証論勢分則等級千層論性分則高下一致古人看破往往忘分下交文定以學憲而執弟子禮於邑宰宜乎臭味相投而成一代之宗工也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自幼不羣讀書過目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詞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登進士晚爲御史蒞官遇僚友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足以覺斯民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嘗曰仁人心也人之爲人得其本心而已一日反小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有易說中庸論孟說垂世年七十一

聖宗集要

卷三

游酢

七十七

依庸堂

愚按萬善皆生於誠故無妄備四德書戒是圖詩咏亦式參嚴指視思聞慎獨皆言誠也世儒務外紛華嗜慾皆足以滑利喪真求一蓄深積厚而形於外者鮮矣定夫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正如藏玉之崗孕珠之淵雖薈累之以草木澎湃之以濁泥而晶光閃爍時時燭天所以

望之燦然有文知爲成德君子也 聖門言仁  
皆是仁之方若正言仁則罕言也惟孟子言仁  
人心也最爲親切然亦從中庸仁者人也得來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  
之心以爲心故一仁而天下萬物總歸度內定  
夫從此悟入且因孟子而邇及克復之訓可謂  
絲絲入扣矣但人同此心而所以攻心者甚衆  
遂致人已念生義理莫辨因小體而失大體尚  
望其萬物一體乎定夫教人反本復常造到無  
適而非仁我之所好卽爲人之所好我之所惡  
卽爲人之所惡完得吾心體便合着人心體故  
曰天下歸仁此聖門求仁之方爲已之學也  
仁固是人心然人之行仁自有次第又有究  
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次第法也言  
之必可行行之必可久此究竟法也定夫從事  
親無違以及於民故使人戴之如父母愈久而  
不忘所謂次第究竟無一不善伊川稱其德宇  
粹然學問日進政事亦遠絕人有以哉 感事

聖宗集要

卷二 游酢

七十八

依庸堂

詩世事浮雲薄勞生一夢長散材依櫟社幽意  
慕豪梁風激鷹鷂迅霜殘草木黃投閒如有約  
早晚問耕桑定夫爲程門高弟不究所用而感  
事如此不能不動南山之興矣 嘉靖時有游  
可齋各居敬者出定夫後按南畿時新學方興  
所至聚徒講學士輩附其門公雅不謂然曰洙  
泗正傳自伊洛諸子耳入室而操戈吾不忍聞  
具疏極言之其人卒罷去後出撫滇南復訂正  
五經旁訓以惠後學可謂克繩祖武矣

聖宗集要

卷三 游酢

七十九

依庸堂

尹焞

尹焞字彥明世爲洛人莊正仁實不欺暗室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常曰聖人可學而至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終其身從事而弗措焉師伊川常讀參也魯恭手起曰某也得魯字力故緊守伊川之說與蘇季明晤爲友季明見彥明業舉謂曰子應舉得狀元及第也足乎曰安敢望此季明曰子謂狀元學盡是乎謂外此復有學也彥明不省明日復問之季明茶次舉杯聖宗集要 卷三 尹焞 八十 依庸堂

曰卽此是學彥明始省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彥明嘆曰以此策士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歸告母母曰汝以仕可爲善乎汝以學可爲善乎彥明曰皆爲善耳母曰吾但知以善養不知以祿養彥明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賜號和靖處士嘗曰某初見伊川伊川時敬某看敬字某請益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親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

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史記其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朝服拈香再拜齋於燕室次日入侍講筵曰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敬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安敢不敬又記其在平江凡百嚴整遇食聽樂但拱手安足終日未嘗妄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何如恐亦只如此也其謹守師友之訓如此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聖宗集要 卷三 尹焞 八十一 依庸堂

還 凡學問切忌間斷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莫大之痛起于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高宗諭劉大中曰尹焞學問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爲之領袖亦自足以見朝廷氣象仕終禮部侍郎年七十二謚曰肅愚按千古聖賢必邇其母所自出蓋以有是母始有是子也母之賢者莫如孟母孟子願學孔子繼往開來而孟母之名乃壽諸千百世而勿替善養一語其殆孟母之後一人乎養親莫先

養志彥明此舉真無愧於百世之養者矣何哉  
元之足云 元祐黨籍千古痛心林靈素方外  
人也過碑下尚爲稽首曰碑中人盡是天上星  
宿何敢不敬因爲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  
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屬何  
人當時主試者乃以此策士尚得齒人類平竊  
意此時投筆而出者當不僅和靖一人也 先  
儒謂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學者只是敬之一字  
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夫子從心所欲亦只  
聖宗集要 卷三 尹焞 八十二 依庸堂

能一念常凝行住坐卧綿綿不息定有豁然會  
通之期水流風動草長花開無非道機發現張  
贊山曰聖賢開千百世讀書門戶作千百世讀  
書榜樣原有進一步又一步上一層又一層者  
何可作輟也 真西山曰士之于學豈直庠序  
爲然哉鷄鳴夙夜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  
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  
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  
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凜於冥  
聖宗集要 卷三 尹焞 八十三 依庸堂

是敬到自然處彥明之致敬經筵與伊川諫折  
柳之心無異且儒者威儀掃地遂使僧家贊嘆  
向波羅門吐氣乃知吾曹不必以言勝佛當以  
躬行勝之耳 天人之辨只在一心凡欲路上  
事不可樂其便而姑爲染指一染指便深入萬  
仞理路上事不可憚其難而稍爲退步一退步  
便遠隔千里故人欲曰去原非我之本有天理  
曰存原非我之本無不可不惺惺也 學問只  
要專終日十二時中並不間斷方謂之時習苟

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於細  
行動小物者其敢或遺此卽季明卽此是學之  
說而彥明所以有無間之功也與 先儒謂於  
凡事之最難忍者而能忍之養德亦養壽益必  
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故曰當怒火炎以  
忍水制如其不然傾敗立至此聖賢大學問也  
杜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忍之一字誠爲衆妙  
之門與 高宗之論可謂有知人之明矣然不  
委心任以公孤之位與之講道論德而徒列諸

朝班以爲氣象與齊宣之祔式孟子何異二帝  
三王之世時雍風動太和在宇宙何等氣象皆  
不外凝丞輔弼一德一心以致之其可擬開置  
散乎卽不然亦當置諸師席本先王儲書禮樂  
以造士而教以中和如漢師事更老教事劉賢  
才盛而國家昌唐虞三代之治不難致矣惜乎  
高宗未見及此也

聖宗集要

卷三 尹焞

八十四

依庸堂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早學於橫渠後見二程而  
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之曰不敢忘祖  
宗之德也常作中庸解畧云所謂中者性與天道  
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  
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  
衡也是何所見乎學者知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  
而執之又作克己銘畧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  
爲不仁我則有已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志以爲帥  
聖宗集要 卷三 呂大臨 八十五 依庸堂

氣爲卒徒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  
聞孰曰天下不歸吾仁顏何人哉希之卽是與張  
天驥書云我心廣大如天地觀形骸之身如螻蟻  
耳伊川云與叔六月中來纓氏閒居中吾常窺之  
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  
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仕至秘書正字時弟大鈞  
大防大忠皆以下學上達立志克己復禮廟行要  
歸於誠明不息得力於二程橫渠者多矣

愚按祖宗貽後人以德此世生生之本也人

能克遵無忝崇正學扶天常修人紀卽陋巷簞瓢足傳千古况閱高賢乎否則雖累禁錮亦與草本同腐安足爲榮卽如朱室道學必推濂洛關閩五先生中濂溪伊川未登進士明代理學推薛王陳胡四先生而白沙敬齋亦未登進士與叔不應舉而曰不敢忘祖宗之德其克繩祖武超出尋常宜其與張敬夫呂原明尹彥明諸賢竝峙千古哉 中庸之旨當識其微程子所謂密是也首言天命而曰不睹不聞末言天載而曰無聲無臭就有物求中不得然在人爲喜怒哀樂在天地則發育峻極萬物躍生生化化無非一中之發現卽吾人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皆是天機透露謂之無物亦不得也學者欲擇中庸而執之亦在必有事而行所無事戒懼以植其體慎獨以審其幾中存一點常自惺惺如種火相似不見有惺然之體而惺然者常存則庶幾參前倚衡而允執厥中矣 凡欲養氣先須養志念念循理使心

君泰然一私不染一欲不留則此氣便是浩然之氣故當以養志爲主然志不可以遺氣而亂志者惟氣如帥不可以無卒御之無術則奪帥者卽出於卒故卒外無爲帥之法氣外無養志之法當行步舒徐話言寡訥凡百舉動端詳簡泰使沖和之氣周于四體而彌綸于高下遠近我與天地萬物同歸一點太和元氣中方有聖賢氣象也 世人爲形骸二字裹卻本來心體患得患失戚戚欣欣惹大乾坤竟成一跼踏世界何人能擺脫糾纏令此心空空曠曠灑然與天地相似孟子善養氣則至大至剛卽塞乎天地之間與叔心如天地視身如螻蟻其有得於集義之功者乎嘗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僻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子得心齋可見胸次如晴空皎月一塵不挂不特養氣如孟子抑且克己如顏子矣 郝楚望敬學以性善爲宗以養氣爲入門以不動心爲實地以時中爲妙用嘗曰性卽至善不特養而其體

常定不定者氣動之也故其要在養氣志氣之帥也此乃天然妙用人心起一念氣即隨念而動真宰凝定氣自蟄伏中心坦坦氣自舒暢所以養氣又在調心 養氣是徹上徹下合內外之道天地時行物生人身動作威儀皆氣也天命無聲無臭於四時百物上敷施人心不親不聞於動作威儀上培養偏外則支離偏內則空寂聖學所以養未發之中于既發之和也陳克庵曰心當靜極天機見氣到克時神力隨蒼交

聖宗集要

卷三 呂大臨

八十八

依庸堂

聖宗集要卷四

楊時

楊時字中立號龜山南劍將樂人天姿高曠以學問德器早成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間河南兩程之道以師禮見明道歸明道口送之曰吾道南矣又見伊川於洛龜山與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尺許矣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許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辯論往來間理一分殊之旨始豁然無疑推明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無所隱嘗作此目不再得詩以示學者畧曰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願言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在及時勉之在青陽舜臚利善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希顏即爲顏要在用心剛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凶雞犬猶知尋白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子言狂自令長秘書耶以至諫議侍講皆有建明排和議論三集不可棄而尤關世道者在



祭酒時言王安石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所惑安石遂降從祀之列章才邵請教諭以熟讀論語將論仁處仔細玩味而躬行之又嘗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之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語言象意之表 寒而衣饑而食口出而作聖宗集要 卷四 楊時 依庸堂

日入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也行年八十志意未衰精力少壯殆不可及終日坐門限隨人勸導人犯之亦不校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仕終工部侍郎年八十三謚文靖從祀廟庭

愚按性命之學無出理一分殊四字人物總是一性是謂理一故率之卽爲道人物又各一性是謂分殊故修之乃爲教率之卽爲道指理義之性而言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修之乃爲

教指氣質之性而言也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卽以忠恕論忠爲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殊塗而同歸而異於兼愛者也不特理一也一氣之春播於萬物根莖株葉華實芬臭易管有二哉物得理之偏故其氣亦偏人得理之全故其氣亦全是之謂理一分殊是之謂理氣合一楊月湖曰論一則不特理一而氣亦一也論萬物不特氣萬而理亦萬也更足以聖宗集要 卷四 楊時 三 依庸堂

明理氣之不相離者故曰太虛不得獨言理太和不得獨言氣蓋自浮沉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浮沉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非有二也 真西山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故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疎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獨善已祿兼善之量其施有序則非兼愛差等正施平等之

心楊朱專乎爲我世謂冷腸則昧乎理之一矣  
墨翟專乎兼愛世謂熱腹則昧乎分之殊矣腸  
不可冷腹不可熱若是而曰仁義乃所謂賊乎  
仁義也孟子所以有辯也至于莫執中則闢之  
曰無權理一者經分殊則權也權不離經經自  
有權初非二物不知分殊則其所謂一者非理  
矣胡雲峯曰唐虞授受之中孔子得之爲時孟  
子得之爲權者其以是乎 孟子一部書只是  
要正人心可謂讀書有眼言性善是心之源頭

聖宗集要

卷四 楊時

四

依庸堂

上說言情善是心之發見處說言才善是心之  
運用處說以至義利之辨王霸之分孝弟之道  
出處之介無不從人心上指出以明堯舜以來  
相傳之一心故曰我亦欲正人心仁義言本體  
擴克言工夫也 五經四書之言皆聖賢學問  
所在不過講明義理而義理則吾心所自有也  
不過談說世事而世事則吾身所經歷也試以  
吾心之理質諸聖賢之理有一不合者乎以吾  
身之事證諸聖賢之事有一不符者乎是可見

書非書也而吾心之理吾身之事也惟將聖賢  
之心作已之心聖賢之事作已之事一一尋個  
下落從容默會使聖賢意旨豁然則我之心既  
不異於聖賢之心聖賢之事亦即不異於我之  
事自覺神清氣朗識高膽壯可以揮斥八極翺  
翔千仞真若化工元氣之育萬物合下種種皆  
是有不左右逢源超然自得者哉 耳目四肢  
塊然器也而非性即非道也視聽言動雖出於  
性然非性之體而非道也龜山之言似乎釋

聖宗集要

卷四 楊時

五

依庸堂

氏作用與告子生之謂性之說然有一物必有  
一則則恭也重也聰也明也所謂形色天性也  
卽道也日用間無一事不足見道豈得惟尼父  
無言 顧氏曰諸賢中上蔡近狂和靖近狷惟  
龜山有中行氣象故涵蘊深長一傳而豫章再  
傳而延平三傳而考亭學脈遂以大振非偶然  
也 龜山寓居錫之東偏闢伊洛之學於是有  
東林之名其後喻玉泉尤延之及蔣公仲顧涇  
陽高景逸輩學脈相承遵考亭白鹿洞規不意

瑞禍起竟與東漢諸君子同其禍害然垂諸青史直可與日月爭光矣說者謂龜山因蔡京而進昧出處之宜看來即毀安石配享一節不可謂非一出之力況當年所陳時事危言讜論大有裨於軍國乎仁首四端兼萬善故爲聖門首重而總不外乎一心克復此心也敬恕此心也審富貴安貧賤與造次顛沛亦此心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聖賢喫緊喚人即在一念轉移間然必能玩味躬聖宗集要

卷四 楊時

六

依庸堂

行纔可到仁地位

張 釋

張釋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意勸勉之後頗能文入學府縣被薦以爲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以族女妻之甚相敬重嘗曰吾晚得二士蓋指釋與尹焞也思叔讀孟子志聖宗集要

卷四 張釋

七

依庸堂

士不忘在溝壑二句便有自得處時請問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又言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嘗誥嘗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漸謝作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

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愚按思叔聞傳呼而讀書所謂出見紛華而悅也及讀書而以科舉之學爲不足爲所謂入見先王之道而更悅也大開眼目提起此身在公卿大夫之上其立志詎不卓然哉伊川獨許思叔與彥明以其安貧樂道與終身不就舉之心同一揆耳 爲學求道不以年限蘇老泉三十始讀書乃文妙古今爲八大家之一高適年五十始學詩爲晚唐之冠盛爲杜少陵所稱許蓬聖宗集要 卷四 張釋 八 依庸堂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非宣尼行年七十而從心衛武公九十五而作抑戒况年方長乎思叔能自立志便爲程門高弟雖備作庸何傷 聖賢視死生如寒暑晝夜之移以義理爲主此心常覺灑然不致動心暴氣故舉世間一切患難拂逆可驚可駭之事皆看得平常後世視死生如萬鈞之重故忠臣義士若景星卿雲而不可多得也思叔從志士二句有悟如此讀書真是少許勝人多多許主龍溪曰拚着性命是爲性

命拚卻性命是天壽不貳學問也 我輩檢身

欲嚴待人欲恕大舜隱惡揚善四字宜以爲法况於無過中求有過乎伊川之言卽孔子惡訐爲直之心也 舒國蒙曰士當爵祿不入於心溝壑不忘於志爵祿不入於心是能打破名利關矣溝壑不忘於志是能打破生死關矣打破二關於入聖也何有 馬時中仲每念志士三句曰今何時溝壑乃吾死所吾志在行道使以富貴爲念卽爲富貴所累使以妻子爲念卽爲妻子所累道終不可行矣其立志與思叔無異七情之發惟怒爲甚動心忍性蓋懲忿之說也要之涵養靜深者所謂上善若水自無此病不必言動更不必言忍若動忍以大其所就譬如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似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鍊而有成矣蓋世間千條萬緒銷不得我一個理字千思萬想銷不得我一個數字千橫萬逆銷不得我一個忍字也思叔慚謝其得煅煉之益者乎

聖宗集要

卷四 張釋

九

依庸堂

或問少保夏元吉曰量可學乎曰學進則量進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無主矣皆視世事如飄風浮靄畧無芥蒂者也 座銘十餘言不外日用言動之間出入起居之際大要以誠敬為主卽程門教人本旨學者所當佩服者也

聖宗集要

卷四

張繹

十

依庸堂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不爲語言文字之學初見龜山三日汗出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龜山以饑者甘食一章令之思索且曰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便可入道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與李侗朱松終日相對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在羅浮山靜坐三年以究天地萬物之理著尊堯錄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聖宗集要 卷四 羅從彥 十一 依庸堂

功利之人紛更制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旨又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祖宗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莫如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則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又曰士之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

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情其議論純正類如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學者稱豫章先生謚文質從祀孔廟

愚按爲教不在多爲學亦不在多惟當驗之於心如龜山教仲素但舉饑者甘食一章令之思索且曰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是教不在多也而仲素卽禁止一切嗜好以養大體是學亦不在多也吾黨得此讀書法實實體貼必有長進

聖宗集要

卷四

羅從彥

十二

依庸堂

世人務博往往欲見所未見而於已見者反若不見欲聞所未聞而於已聞者反若不聞卽是口耳之學書是書我是我何益之有 鹿伯順性善曰細究害心何物原來只是欲富貴蓋奉承軀殼要緊而不奉承良心也又曰富貴貧賤是身世一大關頭超凡入聖全在此處所欲所惡人情不遠不處不去只爲天理良心上過不去靠此一點良心抵住兩般俗念極得龜山訓人之意 豫章教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

作何氣象愚謂未發時有氣象卽已發時亦有氣象未發時沖虛無朕依然天地未分萬物未生時無有偏倚恰是同一太極氣象及發而中節純是一團和氣天以之清地以之寧萬物以之各正無有乖戾恰是各一太極氣象靜中默默體認自見此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工夫也不惟進德有力且可爲養心之助否則便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矣 郝早服曰人須猛力幹旋習氣勿任自便機括只在念頭上挽回便與

聖宗集要

卷四

羅從彥

十三

依庸堂

聖賢同歸如怒時覺心爲怒動卽返觀自性覺取未怒時景象須臾性見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爲喜動卽返觀自性覺取未喜時景象須臾性見喜氣自平雖不如慎之於未發省力然既到急流中須如此挽回程子亦曰當於已發處觀之蓋未發之功卻在發中用先天之功卻在後天上用也康節先天吟云若說先天無箇事後天須用着工夫此又存省合一之道也 羅近溪曰先儒看道太深便說有氣象可觀蓋此個

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  
暢暢而和所謂人性皆善也中間只恐喜怒哀  
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爽其節  
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  
物無不豫順相安相養而太和我宇宙間矣  
此即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已到  
極神聖處也 顧端文曰龜山門下相傳看來  
發氣象如何吾以爲子之燕居及舜居深山二  
章便是兩幅未發圖但恐難着筆耳 孝弟謹  
聖宗集要 卷四 羅從彥 十四 依庸堂

信而言親仁厚重忠信而友勝已不求安飽斂  
事慎言而就正有道此五倫所以重朋友也近  
世士大夫羣居聚處不過談官府時政遠近新  
聞或計資財多寡角生理巧拙無所不至其有  
彼善於此者亦僅語言文字之末竟何所裨益  
哉故吾輩讀書取法聖賢尤當慎擇師友如無  
其人寧歸而求諸書以尚友盛世之真儒偉人  
如親模範而對於明庭如共寢興而嚴於屋漏  
但覺虛閒恬澹之意多便漸次見未發氣象蓋

心能生氣氣能致精精能成神神能成形故如  
見如承參前倚衡也豫章既受業於龜山又與  
朱李二公相對靜坐誠有默契而神通者矣  
靜定後看自己是怎麼樣一個人亦便可得未  
發氣象

聖宗集要

卷四

羅從彥

十五

依庸堂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自幼已有出塵之趣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中進士第靖康初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陛下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道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後除給事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自登第迄謝仕在官實歷不及八載嘗與朱震論出處之宜曰行已大聖宗集要 卷四 胡安國 十六 依庸堂

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饑寒溫飽必自酌量不可失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生平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蠓之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先生稱首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二程高弟先生雖不及二程之門而與三君子相友善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先生謂春秋乃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此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

亂倫滅理莫此爲甚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 與子書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自古聖賢從這裏做工夫又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去此等常自微昂便不致墜墜 康侯罷官僚友餞行呼樂戲以待而楊中立具早膳留康侯蛙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微談不覺日晷之云暮也 謝顯道曰康侯如太冬嚴霜百草萎死而聖宗集要 卷四 胡安國 十七 依庸堂

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後謚文定從祀廟庭子寧將仕郎稱荊堂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峯先生寅奉議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從子憲廸功郎稱籍溪先生竝爲宋大儒先生之庭訓可知已

愚按大易首乾君道也而夫子繫大象則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豈非以治術本乎學術學術本乎心術哉是以人臣格主必去君心之非而又在簡賢臣以自輔所謂親賢士大夫之時多也



以道引君以人事君兩得之矣 出處大節開  
係一生行誼不可不主持自我夫子鄙求富者  
目爲執鞭曰從吾所好孟子稱大丈夫則曰居  
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  
貴貧賤威武皆不足動其中故環堵者宮敝祖  
者袍藜藿者食然其辭雲霞其氣江河其節山  
岳是何等梗槩如隨人脚跟俯仰役役便以妾  
婦稱之豈不爲顏閔所笑康侯蒞霜勁節如松  
直上高百尺而無枝誠一代之儒宗也 人主

下謂之是非賞以法天之春仁物也罰以法天  
之秋肅物也故命之曰春秋周之失道道在於  
魯魯之失道道在於聖故直以之自任寓微詞  
於編年紀月操褒貶於書爵書人其文工而化  
其旨曲而隱文定從而傳之如咸池若木之輝  
足以光照寰宇有功聖經多矣 罷官具餞僚  
友之常當日之僚友不知其幾惟中立之蛙菜  
蕭然清談移晷者獨傳想見君子之交淡如水  
正可爲道義交作一佳話并可爲浮靡世界作  
一砥柱也江右甘矮梅家居有門生作侍御過  
訪留飯止麥飯葱湯即席口占云葱湯麥飯丹  
田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頭高處望人家  
幾處未炊煙先輩重風誼而忘貧賤類如此故  
世極奢極靡矣我只是淡泊世極濃極艷矣我  
只是平常世極委極曲矣我只是率直不惟不  
失我而且無奈我何然非平日常自激昂一切  
澹然不能到此地位康侯所以殷殷訓子也

胡憲

胡憲字原仲安國從子生而靜忍不妄笑語居必危坐特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與劉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於頤二人往從受易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學非克已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自給并奉聖宗集要

卷四 胡憲

二十一

依庸堂

其親從游者日衆常於功課餘暇書古人懿行或詩書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看咸使精熟學者號籍溪先生朱子常言從原仲及致中彥沖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爲最久得其學爲多仕終秘書正字年七十七

愚按仁者以物爲體安得有已故曰克已然由已然後能克已克已然後能復禮學者不能實用克已工夫而謂本體可以竟造而得往往流入禪寂甚者恣行無忌猶自信爲本體自然何

聖宗集要

卷四 胡憲

二十一

依庸堂

能入道故克已二字爲聖門絕頂工夫人人求良方孔子示極妙方曰能近取譬人人求捷效孔子指極簡方法三不欲勿施籍溪不求人知一意下學宜爲朱子所取法也 朱子曰學須先正路頭明辨爲人爲己之別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中無一二只是滾同枉過一世聖賢直是真個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人徒掇拾言語於自家身心有何交涉又曰克已無別法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所謂得其學爲最多此其槩歟 爲仁既曰克已何以又曰由己蓋營私之已不可有故曰克備理之已不可無故曰由然已之中又有已焉只此方寸之中作得主者是所謂真已也必也敬乎故夫子曰修己以敬 陳克庵選以克已求仁爲進修之要故自號克庵問已如何克曰只是不從已起見便是四勿之目固不待言推而廣之恕以求仁善則歸人過則歸己蓋

則歸人損則歸已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而家國天下無不孚通矣 犯而不校學問之所見端情恕理遣胸中得多少便宜多少受用倘必與之校此中添多少丘壑多少煩惱原仲之克已卽顏子之克已歟

聖宗集要

卷四 胡憲

二十二

依庸堂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鄉舉諸太學過南京從謙定楊時之學卒業而返亂後室廬荒頓乃卽近郊結草堂讀書其中力田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品爲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朱子門人號爲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欲盡以貲財歸於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晦菴受學焉朱子得道統之正自勉之聖宗集要

卷四 劉勉之

二十三

依庸堂

愚按因材施教而篤天道也曲成不遺君道也師道亦然論欲立欲達之心豈不願榮登於聖賢之域無如才品不同故夫子有語上不語上之教白水宗此講學首得朱子淵源所自不可忘矣黃勉齋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朱文公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者也然人知朱子之傳得之於

延平而不知朱子之傳先得之於白水以白水親得之於龜山者也 古人多躬耕力田此法最善人生以衣食爲本知稼穡之艱難一也四體習勞筋骨強堅二也八口無饑便可無求於世三也後世浮情之習成而奔競之風作開口便道個求字孔子執鞭孟子齊人二章便是公案堪爲三嘆呂舍人詩曰逢人只有求所以百事非致中力田自給澹然無求何必若龐德公陶靖節高隱而始親穡事也哉 劉忠宣大夏

聖宗集要

卷四

劉勉之

二十四

依庸堂

教子讀書兼力田常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怠吾困之將以益之也陸平泉子成進士當館試手書教以母趨捷徑母驅權門淡泊寧靜守吾家四字箴乃吾子也鄭恭介世威方總角時題其齋曰志樂簞瓢情甘花甌刑侍歸躬耕如故客有謁公者遇公田間授公刺云爲我通主翁公諾而入頂之衣冠肅客卽向所遇田間者也主客相視而笑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繹之擇其精者獨證於

心年八十二無間先輩學術之正務本無求若出一轍 謝在杭曰余見高壽之人多能養精神不妄用其心澹然無所營求故能培壽命之源然世間名利色慾之類澹而不求可也讀書窮理老當不倦若徒資賢玩愒壽若彭聃何益之有白水有志聖賢正是此旨故能佑啟朱子以繼斯道於不替云

聖宗集要

卷四

劉勉之

二十五

依庸堂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冲崇安人稱屏山先生事母兄孝友妻死不再娶以父忠顯公幹死靖康之難痛憤幾無以爲生廬墓三年間走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累日而返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元晦問入道次第彥冲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釋老之徒聞其所爲清淨寂滅者而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聖宗集要 卷四 劉子翬 二十六 依庸堂

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汝尚勉哉晚年謫詠自適兄弟間怡怡如也得微疾即謁家廟泣別母與親友訣與學者說修身求道之要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年四十七

愚按屏山涕泗嗚咽與大舜號泣於旻天者無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古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當轉一語曰求孝子於忠臣之門矣 晉王裒字偉元父儀爲司馬昭所害裒痛父非命廬

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書樹樹爲之枯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爲廢蓼莪之篇屏山之痛憤與偉元無異乎 易爲寡過之書卽一爻而可以該三百八十四爻之全復之初九一陽初動曰不遠復復之初卽剝之九一陽獨存曰碩果不食是真種子生生之本也顏子去聖一間全在乎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電之快故能從事四聖宗集要 卷四 劉子翬 二十七 依庸堂

勿天下歸仁不失乾健之體屏山從此入門三字符勝五章書可謂希顏卽顏矣 君子不以人廢言漆園清淨之說天竺緣果之文我輩借以看道理明其所以異於聖人者而聖人之道益著豈其背名教如方外人乎屏山始悅二氏比讀吾書而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乃如此提出體用二字爲聖賢明本領并爲囿於二氏者開生面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之生我者其體卽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

之性其用卽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本敬以直內必義以方外未發爲中必中節爲和廓然大公必物來順應性行俱盡人已兼成若二氏則有體而無用而其所以爲體者先非屏山真善讀聖人之書者哉 晦庵曰有李伯聞者舊嘗好佛自以爲有見論辯累年不肖少屈近常來訪復理前說某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爲此

聖宗集要

卷四 劉子翠

二十八

依庸堂

中空無一法耶爲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儒者是矣渠遂脫然有捐舊習而從事於儒吾道殊有賴也晦庵之言性萬理畢具卽所謂體用也屏山始悅而終悟其早回頭者與

胡宏

胡宏字仁仲稱五峯先生康侯季子也師楊時自幼志於大道優游衡山下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所著書曰知言張拭師事之紹興間上書皆至性匡復格言嘗曰學者所以學爲治也講之熟則義理明義理明則心志定心志定則當其職而行其事無不中節可以濟人利物矣反是則其告豈可勝言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毋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知之矣 道克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墟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累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廢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宏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

聖宗集要

卷四 胡宏

二十九

依庸堂

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初以蔭補承務郎不調卒於家有詩文五卷皇王大事紀八十卷行世

愚按知言二字孟子夫子一生得力與養氣同功蓋大學不致知則無以誠意中庸不明善則無以誠身盡性之功全在是非邪正辨別得清始有入手用力處而後有歸宿得力處朱子云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克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聖宗集要 卷四 朔宏 三十一 依庸堂

不動心也五峯著書而以知言命名各其得距邪說放淫詞之微意者乎人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心人能盡得道理舉天地之所以與我者無歉無愧到得全歸時亦只是二五之氣磅礴於天地之間一日可以百年一息可以千古直與造物爲徒故以形觀心心爲血肉以心觀心心爲天君或燦爲日星或流爲風霆雖陵谷變遷而思其德如見其人和未嘗死又何論生否則生是醉生死是夢死可不攷

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異有聞耶王龍溪曰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不徒浪死必須有個安立處此是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精神命脈皆骨歸從此一路確然立得脚跟定始爲有用力處也世之儒者都謂人死則一無所知不知身雖死而其真精元氣有不可磨滅者此是天地間自然之理亦是實有之事也後世言死生萬殊要不出夏王寄歸二字之義暫而來暫而往之謂寄自彼來自彼往之爲歸假爲氣散無知之聖宗集要 卷四 朔宏 三十一 依庸堂

論則將歸於何所哉假爲輪迴托生之說則輾轉寄世安得謂之歸哉所貴執天之樞握人之紀以踐其形而壽天下施於來世則與天壤俱敝矣故曰無死生道至小亦至大至粗亦至精就形而觀似天地大於人然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成不同者形而大同者道也故天地爲大人身人身爲小天地至於飲食男女天地生生化化之本天命之性由此而成率性之道由此而出至粗也而至精之理以寓其可溯

於流而不知返也哉 繫而中節便是聖人一  
語極精到聖人耳豈誠有四目四聰表異於  
今古哉情之同處卽爲性聖人不滅情惟事平  
情而已才之善者卽爲德聖人不廢才惟不恃  
才而已欲之公處卽爲理聖人不絕欲惟在寡  
欲而已聖人不多憂而同患則繫之以濟萬民  
聖人不宿怨而理直則報之以公是非何有高  
遠難行之事與

聖宗集要

卷四

胡宏

三十二

依庸堂

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號延平先生受學於羅仲素  
嘗謂學者曰道可治心猶食之克饑衣之禦寒也  
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  
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  
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勿思甚矣又謂道之所可貴  
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  
忠信而已耳舍此不務而必求詭譎惟誕可以駭  
人耳目者而學之猶饑寒切身者不知救粟布帛  
聖宗集要 卷四 李侗 三十三 依庸堂  
之爲美而期乎珍羞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  
難安終亦必已矣矣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  
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爲何  
如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  
是也既得其本觸處洞然泛應曲當發必中節事  
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愿中事之致誠  
致敬更得其款心焉接後學要以返身自得爲本  
其言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其語中



庸則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爲一篇之指要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爾然後克而往庶乎可以言中庸矣。論性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是時朱常齋與先生爲同門友。遺子從學。卽文公也。沙縣鄧迪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常齋以爲知言。卒年七十有一。謚文靖。從祀孔廟。

聖宗集要

卷四 李侗

三十四

依庸堂

愚按豫章受業龜山。得力於甘食一章。故延平受業於豫章。深識心爲大體。治之不可不急。答朱子亦云。吾儕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衣木食。苟度此歲月。他可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爲庶幾自治者如是。教人者亦如是。其可以口體而害其大體哉。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氣象明明現前。

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吾人日用之間亦無聲無臭。使動靜語默不能體之。便不著不察。而有過不及。苟能隨時體驗。則得其本發必中。節和盤托出。真個是微之顯。費而隱也。蓋天下事雖萬變而吾所以應之者。不越乎喜怒哀樂學之要。盡於斯政之道。亦盡於斯。非天下之大本而何。學問不在多言。要在體認天理。蓋天者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則我非我理也。理非理天也。通上下亘古今千條萬緒。紛紜膠葛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由然而然者。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故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然理不外於事。體認亦只在吾心之安不安。人情之安不安。上隨處體認其分殊則理之一者可見。非索諸冥漠也。明道亦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自家體貼出來。後江夢錫留心道學。所乘藍輿中亦書隨處體認天

聖宗集要

卷四 李侗

三十五

依庸堂

理六字劉餘青曰此正學者入聖之門遂將此語大書於室以自警省使天理二字體認未真講恁麼心講恁麼性講恁麼道 薛文清曰體認之法卽在身心之所存所發要識其孰爲中孰爲和孰爲性孰爲情孰爲道孰爲德孰爲仁爲義爲禮智又當知如何爲主敬如何爲存養如何爲省察如何爲克己如何爲復禮如何爲戒慎恐懼如何爲致知力行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真於凡用工之要皆欲爲其事如此則

聖宗集要

卷四

李侗

三十六

依庸堂

見道真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考亭謂延平終日無疾言遽色爲大難吳草廬以爲不易學必當學以變化氣質蓋此雖出於天性全要學問涵養延平教人靜中看未發氣象直須從不覩不聞戒慎恐懼使此心若明鏡若止水便是未發本然自然萬善皆會故曰爲一篇之指要也 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卽周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是就天人交付時而言卽未發之中一性湛然所謂天命之

性也繼之者善所謂感於物而動也動則善惡於是乎分而成之者有氣質之異矣而不能不蔽於習積習既成遷改不動如他性初何曾有上智下愚之別故孔子教人慎習惟上智不移則不及上智者可危矣惟下愚不移則不及下愚者可勉矣孟子教人知性養性之意亦然薛君采蕙學無所不窺中歲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靜虛慧寂之說覺無把柄及證諸六經與濂洛諸說至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憬然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表裏皦然一無所滯

聖宗集要

卷四

李侗

三十七

依庸堂

高 閣

高閣字抑崇號息齋鄞縣人弱冠入太學見楊文靖時授以伊洛之學紹興元年賜進士執政交章稱議論簡正明於治體可居經筵勸講之地授秘書正字後拜吏部郎賜對上殿帝曰士論咸言寬徭安民可以召和閣對曰心正則氣正氣正則天地之和應之陛下明問特致和之一事耳擢吏部侍郎歸口不言時事嘗作春秋集註推明程先生本指其言曰春秋非一王之法萬世通行之法非聖宗集要

卷四 高閣

三十八

依庸堂

但褒善貶惡而已樓宣獻鑰爲之序又集厚終禮一編朱文公家禮多採用卒贈少師謚獻敏愚按致和在寬徭安民固是然不若正心之效大正心卽是致中工夫君能致中而和自應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霧不塞望雪不封枝雲則五色而爲卿三色而成喬露則結珠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所謂太和在宇宙間者豈僅寬徭安民之所致乎息齋得正君之本矣 慈鑒桂彥良洪武初應薦授

聖宗集要

卷四 高閣

三十九

依庸堂

太子正字問治道對曰以正心爲本而正心之要又在懲忿窒慾上善之然則懲忿窒慾又致中之大條目也 言時事未免有不平處先失了自已一段中和氣象且邪人聞正論不問有心無心便成不磨之恨故我輩位在則進退由我行法可也位不在則與我無干箝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諱此亦當諱者庸之默容論之免刑易之見幾明哲皆此義也朱鑑川門聯云洋水樂饑讀天下書不談天下事康衢擊壤生聖人

懲聖人在下則是是非而後世以法以戒若  
春秋貶重筆誅蓋一時伏鑽血有時枯千載  
點毫莫無時洗故曰非一王之法實萬世通行  
之法後之作史者無散此筆亦無輕此筆

聖宗集要

卷四 高閣

四十

依庸堂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幼時父積書坐傷命客就  
試子韶歛容曰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  
不足多下學上達其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嘆曰  
真奇童子也十四游郡庠於書室中置孔頴及諸  
賢像朝夕瞻敬心志肅然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  
也如市朝之撻閉閭終日寒暑不踰戶限比舍生  
窺之則對案置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尊師  
之游京師從楊龜山學權貴托人致幣曰有從吾  
聖宗集要 卷四 張九成 四十一 依庸堂  
遊當薦之館閣子韶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  
可爲貴遊客耶紹興二年對策畧曰禍亂之作天  
之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剛大爲心毋以憂驚自  
阻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  
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  
時遇物凄惋於心而不思所以返二聖之車乎射  
策至晡貂璫促之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其對  
擢置第一子韶歸從學日衆乃言曰幼而學壯而  
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

自志學入一身之所履卽綬定國家之事一心之所營卽經綸天下之業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卽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已。謫居南安談經自若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跡依然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或問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肖妄用耶子韶曰汝道我用心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形骸都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者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一

聖宗集要

卷四

張九成

四十二

依庸堂

身所擾自早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發一笑耳一士夫遠自江浙攜家入廣日焦焦然以貧爲憂見於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若恣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欲橫生無時可足貪胃無恥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便自無累或問巧不如拙明不如晦進不如退動不如靜其理如何子韶曰如此則頑然如一石矣當都去了不字則道理自在論格

物致知曰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一念之善則天瑞地符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故君子必謹其獨戒子謹禮法存忠厚親正直勤學問守家業卒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愚按上世聖賢亦是個常人無甚高遠只是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其述天理順人心

聖宗集要

卷四

張九成

四十三

依庸堂

垂之卽爲惇庸典禮經綸綏乂之道嗣後聖賢繼起著書立說以示後世其心卽吾之心其言亦卽吾之言所貴疑神定氣閒卷伏讀如與聖賢晤對則精粗本末自有畱下的法程知行並進而去聖賢不遠矣說到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卽居處之驗何等嚴密及讀其對策原本天性事事血誠可誦可泣且辭權貴并與貂璫數語何等從容正直凜凜生氣磅礴於天壤間皆從志學格物中來豈迂腐老儒所能彷彿其萬

一 晚近世人心不古奢靡成風重外而輕內役役營營竟不知自家身心爲何物其有古道自持安於樸畧者卽非笑之子韶看得形骸如鏡花水月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如萬里狂瀾中流一柱天下安得如子韶者起而正之乎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况財生則禍逐與其貪饕以貽患孰若節儉以居安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所貴斷之於心耳 萬物皆備於我萬我皆備於物格物致知說不得單向內

聖宗集要 卷四 張九成 四十四 依庸堂

去子韶之論便是下學上達宗旨如釋氏止惡頓悟不假漸修是上達而忘下學其所謂上達者并非矣且常曰道非虛無口用而已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勛業也豈禪學乎子韶當日常與僧宗杲往來世遂以爲口舌愚故錄其學業之正者著之 人生在世一日必行一日之善百年瞬息當如寒思衣饑思食汲汲皇皇無使玩愒豈望報哉然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惠迪吉從逆凶謙受益滿招損餘慶餘殃報

自不爽子韶更從念頭起處關出天人感應之理蓋善惡卽所以爲禍福竝沒兩個也易曰視履考祥此是聖人實際語是天地間實際事其旋而元吉便在一時都到故爲善之人非特宗族悅之鄉黨敬之卽天地鬼神亦陰相之可不慎其獨哉 子韶自詠云余性寡所諧平生惟自得譚名頸深縮論利面作赤文不貴雕虫詩尤惡鉤摘龕豪真所畏機巧非予匹所以常閉門千載求知識黃卷有可人爲之忘寢食亦復

聖宗集要 卷四 張九成 四十五 依庸堂

愛山水策杖無與適看雲獨忘歸聽泉常永日內樂萬事休中虛衆妙入欲以語斯人此事吾無力道喪亦久矣無言三嘆息錄之以當箴銘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子韶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牕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泊北歸隱下石上雙扶之跡隱然至今猶存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壯事子韶乃晚年事晚年事

尤難也

聖宗集要

卷四

張九成

四十六

依庸堂

朱熹

朱熹字元晦號考亭婺源人初居建之崇安立書室曰紫陽後居建陽又曰晦庵幼甫能言父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是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如是也非人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諸經籍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書亦必究其指歸十八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主同安簿選邑秀民克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父常齋松知饒州疾亟屬之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汝往事之先生奉告而受業焉二十四又受業於延平以居敬窮理正心誠意爲主嘗曰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者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曰吾生平所學止有此四字教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涵養中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須不相離又曰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

聖宗集要

卷四

朱熹

四十七

依庸堂

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  
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即此心也致知即心  
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已即心克也又曰自古聖  
賢皆以心地爲主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又曰人識得此心便無走作所謂存所謂收只是  
喚醒又曰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  
子所以有居敬之說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敬  
則心便在腔子裏求之於心而後求之於書則讀  
書方有味又曰知止能得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  
止則自能如此又曰不真知得如何能踐履若是  
真知自然住不得又曰論先後則知爲先論輕重  
則行爲重自同安簿以至崇政殿說書皆有建明  
出守南康立白鹿洞規陸象山來訪請爲諸生講  
君子喻義章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疾刻諸  
石當時從游之士累千百人莫不深服而尊師之  
生平淡泊自安衣取蔽體食取克腹居止足以障  
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惟研窮聖賢之經  
訓作太極圖傳通書解編近思錄於大學中庸則

聖宗集要

卷四

朱熹

四十八

依庸堂

補其缺遺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論孟則深原當  
時問答之意如親見而面命於易詩禮三經則具  
別註疏及通鑑綱目宏綱大要無不具舉於二氏  
之誕百家之支則深辨而力闢之一切摧陷廓清  
之功雖與天壤俱敝可也病前夜爲諸生講太極  
圖復說西銘是夜改大學誠意章疾革正衣冠就  
枕而卒年七十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大儒  
出處非偶然也謚曰文封徽國公崇祀孔廟  
愚按伏羲以來堯舜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  
聖宗集要 卷四 朱熹 四十九 依庸堂  
集其大成孔子以來周程張邵之道至朱子而  
集其大成其著述之大者如易本義足以見四  
聖之本心詩集傳足以破小序之固陋四書之  
精詳爲六經之階梯綱目之謹嚴得春秋之筆  
削今古爲昭初無有異入門稍異者止象山一  
人然元晦泰山喬嶽仰止維殷雖鵲湖之會有  
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之語不過  
用以相規耳即朱子川原紅綠之詩象山聞之  
亦爲嘆賞厥後登白鹿之堂講義刺之辨勸諸



貞珉毋忘陸先生訓何等契洽朱子亦曰南渡以來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而已又嘗曰與子靜學者是往往令人自得何嘗分門角立耶蓋一主德性一主問學亦學者微窺其旨則然而非兩先生意陸子非無實踐工夫而其得力則主於悟勝朱子非無領會見解而其得力則主於學勝也不意數百年後王陽明獨起而排之欲復大學古本而去其傳夫大學經傳爲經世完書國家所用以明試者假令陽明起試遇傳題將若何且常在西湖靈隱談及朱子中庸說至於切齒拊膺有一老僧在座問公爲秀才時曾依朱子說作文否陽明曰此國家說以取士者安能不從曰當時何不自用已說曰自用已說則不得中式矣老僧笑曰然則文公講解是公寶筏苦海難已渡豈可便棄耶陽明默有愧色夫陽明之抑朱乃以伸陸耳其答徐成之有云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旣已若日星之章明於

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於今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夫沈象山可也乃嘗及晦庵乎朱子陸子與陽明爲古今講學之冠所關於世道人心不少愚故於朱子傳後發之若學者取法先賢則當如程子所云賢且學他是處不必議其不是處是又尚友之要道也下學上達四字聖門絕大宗旨爲不厭者惟此誨不倦者惟此故志學不惑等語皆積累工夫從心不踰等語又絕無等待蓋造詣進一步然後深一步積累者不得咎直截之無功直截者不得病積累之有待所以白鹿洞規隨事精察而力行庶幾得貫通之妙陽明曰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則是五教之目不必設於司徒爲學之序不必分於洙泗而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不必多其名目矣當時聞者競相非議以爲立異好奇起而排之不得已作朱子晚年定論以挽回遮蓋夫論以晚定則前當有未定者陽明之詆朱子是指未定時而言乎孔子大聖亦自言十

五志學至七十方能不踰矩亦何必爲朱子諱耶朱子感興末篇有云愧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煩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源三復是詩朱子晚年造詣益深正所謂下學而上達者陽明之學本於象山象山言心朱子何嘗不詳言心象山言知朱子何嘗不切言知欲自立門戶而必非議古人以自異此陽明之所以止爲陽明也與王石齋曰知性卽窮理事紫陽學問得力在此自濂洛以來都說性是空虛人受以生耳紫陽始於此處討出二五合換事事物物皆從此出如曉得事事物物皆本於天自然盡得心量盡得心量自然性靈無遺故盡心知性一章爲孟子一生學問大本領七篇之中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朱子之窮理卽孟子之知性然則善學孟子者莫如朱子而謂與象山異耶魏鶴山曰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子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高景逸曰學問俱有個脈絡陸子之學直

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畧處朱子卻守定孔子家法只是以文行忠信爲教使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包得陸子陸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太極圖通書西銘皆不信便是心粗處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體貼上身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卽我之言行矣故今日之學寧守先儒之說拘拘焉尋行數墨而不敢談玄說妙自陷於無知之妄作寧稟前哲之矩矱經焉鄉黨自好而不敢希玄尚通自陷於無忌憚之中庸積之久久倘習心變革德性堅凝自當恍然知大道之不離常行而步步踏實地矣此卽下學上達之旨也 曾異撰曰自孔子教學著明而及門不能無本末之訟是以或支或簡雖大儒亦互諍其是非朱陸固訟於道中所謂不失和氣而相諍如虎者其角立起於門士篤信其師說深溝高壘而不肯相下至於今日之後生小子發蒙於傳註齋之糧而倒戈實則非有深然於陸井未能有所疑於朱者也第以

爲世羣然而排朱氏吾亦從衆而擠之擊之  
如是則無以悅衆而從俗焉耳所謂愈爭而愈  
下者也 周巢軒鳳翔曰學不可立黨立黨則  
爭奚能見道昔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今之辨  
朱陸私心求勝也數語說盡朱陸大意紛紛之  
議是亦不可以已乎 熊去非曰周東遷而夫  
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孔子之後斷推朱子爲  
集大成斯言足破古今之惑矣 後世豎儒有  
謂宋時急務莫重軍政一事晦庵乃日以正心  
聖宗集要 卷四 朱熹 五十四 依庸堂

磨而不切於時務者乎向使時君置諸相位而  
推心聽用焉必將變末世之陋以追唐虞三代  
之隆奈何宋之諸君寶燕石而棄蒲穀之珍好  
秦箏而厭韶護之奏使命世大儒淹於外服甚  
至流俗醜正吠聲信相與指爲僞學若輩遂  
一時之浮華取千載之唾罵而不顧致令斯民  
不覩大化之行豈獨朱子之不幸哉當日天下  
之大不幸也 甚矣窮理之難也考亭先生年  
十四已有求道志二十四受業於延平正心誠  
意多歷年所乃猶覺目前走作不少直至暮年  
六十二歲方無疑理如愚質既弇鄙而又役役  
世故日月逾邁有泯然與草木同腐之恥今老  
矣幸解組始得遇先生於載籍間格言懿訓如  
親提命不可謂非聞道之一機也噉鐵餐銅伐  
毛洗髓請從今日始矣 甲戌清 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 右五教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  
行之 右爲學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

聖宗集要

卷四 朱熹

五十五

依庸堂

過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已右接物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

聖宗集要

卷四 朱熹

五十六

依庸堂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金華人學以濂洛爲宗以  
舉業作聖功教浙中以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  
博學宏詞科爲國史院編修輪對勉孝宗以聖學  
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祖夷簡父希哲從  
程願遊故其家有中原文憲之傳師胡籍溪又友  
張敬夫朱元晦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子曰學如伯  
恭方可謂能變化氣質嘗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  
聖宗集要 卷四 呂祖謙 五十七 依庸堂  
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明則知自至  
與堯舜同者自見默而識之又曰君子之立言待  
天下甚尊期天下甚重識在一世之先而心常在  
一世之後非自托於謙退也降衷在天秉彜在民  
凡具耳目口鼻而爲人者罔不備參贊化育之神  
又曰黃石公一秘法不流傳人間一個仁字故曰  
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  
無爲晚年會友之地在金華城中曰麗澤書院既  
沒郡人即以祀之有文鑑博議大事記等書傳世

謚曰成從祀孔廟

愚按科第之設非獨論文要以核寔故建學於先開科於後則作人必始於學校育真才也題本經書目遵傳註令學者有所統一崇正學也學專一經而六藝兼舉科分三場而五事竝試令學者不徒以文藝相矜詡貴實用也後世舉業聖功分爲兩事大失敷教之旨矣東萊故以之教浙中其得文以載道之意乎 爲學須變化氣質蓋已之性不可縱當用逆之法以制之其道只一忍字人之情不可拂當用順之之法以調之其道只一恕字故氣象要高曠而不可疎狂心思要縝密而不可屑越趣味要沖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而不可激烈此皆變化氣質之細微處也東萊誦孔子言而即能冰銷忿懣處已處人之道兩得之矣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已不是萬善之門學者當以東萊爲法 薛文清曰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亦有變不盡者然亦不可以爲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聖宗集要

卷四

呂祖謙

五十八

依庸堂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鵝湖費公宏在館局時與關中某同年兩人對奕爭勝戲擊某頰某公不悅然絕不見於言第自疎薄耳公悔日至門長跪請某公絕不出不知誰氏以其事聞於其家尊人尊人大怒封一書及一竹板令公自朴於京邸公又持父書及竹板登某公之堂自朴者三次某公始出抱首而哭公曰罪誠在我公何哭爲曰公尚有父督責我求督責者而不可得耳自是懽若平生不惟費公至孝而某公之孝亦至且今世求此父亦不可多得也可以觀世矣變化氣質者當如是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推之睦族平章不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理窮知至與堯舜同者安有不見自人看得聖人太高故曰堯舜與人同自人看得自己太卑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正是接引妙用蓋論本體只是一般故即說一個

聖宗集要

卷四

呂祖謙

五十九

依庸堂

同字論工夫則一人有一人入門一人有一人究竟故特說個爲字若姚江弟子說滿街都是聖人辜負一片婆心矣 孫洪興曰性之反之蓋以湯武合堯舜非以堯舜劣湯武也辟如水有萬派流性終同山形萬狀止性終同故人人可爲堯舜者同故也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無異於古也故君子得時而行道則以其德見於功而正一世之天下不得時而明道則以其德見於言而正萬世之人心不矜聖宗集要 卷四 呂祖謙 六十一 依庸堂

張拭 張拭字敬夫漢川綿竹人學者稱南軒先生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公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敬夫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蔭補成務郎後召爲吏部侍郎嘗曰致知力行皆是下學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凡有所爲而爲之者皆私也非義也 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敬夫一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又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者寡矣 順帝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又何望其仗節死義言難得辦

事之臣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作主一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作屏銘勿欺暗勿思邪席上枕前宜自省莫言屈曲爲君遮病且革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

聖宗集要

卷四 張拭

六十三

依庸堂

公天下之理年僅四十八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所著有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等書行世謚曰宣

愚按志伊學顏濂溪之言也然學顏子之學不患無伊尹之志克復而天下歸仁溝中之推統是矣伊川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爲近有用力處也即顏子稱孔子善教亦即循循兩言蓋人資性不同學力亦異若欲旦夕化齊則雖聖人亦有所不能故爲之必有

序焉由博返約由克返復如水浸物必徐徐而後能透徹也南軒之學近裏着已各其錄曰希顏誠善希顏也夫 致知力行辟如登山必須親去路口尋求始得若只端坐於家想像企望而曰吾識之無是理也而曰吾識之即可坐致縹緲峯頭益無是理也故必詢確路徑勇往前去忽然至頂則四圍景物皆在目前方是上達耳若欲一蹴而至便惑矣故曰皆是下學 爲學須從實處做去而首在家庭蓋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一團和氣便有位育氣象若有一毫不孝不敬胸中就冥冥昏昏不但一家不得安即已亦覺無安身處此等地面不可不實落做工夫慎毋馳情高遠也 義利兩途人品學術攸分夫子說一喻字從人心上勘出孳孳爲義便成君子孳孳爲利便成小人到哉然分途處如薰蕕之不同器冰炭之不相入矣要其始止起於一念之公私而遂關乎世道人心之否泰南軒喫緊喚人學者誠能細心體認知利爲本

聖宗集要

卷四 張拭

六十三

依庸堂

心之蟻蝨正學之荆棘而毅然守之所以自爲  
既不溺於人欲之私而所以謀人國家自不流  
於功利之僞學術正而人品著世道人心庶有  
賴乎 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  
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不織者則天下或受其  
寒矣故夫親耕女親織舊章猶有遺意南軒以  
之進規其敬君也至矣 嘗笑僧家食素必曰  
願生西方成佛儒者讀書止曰做秀才登科及  
第取富貴何嘗曰願授心傳學聖賢耶今語人

聖宗集要

卷四 張拭

六十四

依庸堂

以學聖賢則人必笑之曰聖賢爲必可期則人  
必目之爲妄人不知聖賢之法不過仁義忠  
孝明義利見天心而已矣惟不甘自棄而有必  
爲聖賢之志方能到聖賢地位也 一卽道心  
卽誠也先儒以敬釋主一人能敬則一切妄念  
不生而所謂惟微者便自誠而明矣南軒因人  
心之危而剔出慎微之意動靜自無不中不必  
言敬而敬在其中矣故說天德也說到一說王  
道也說到一上蔡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聖

學以法天爲大法天以正心爲本以心卽天也  
故欽若昊天堯之學也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舜  
之學也惟德動天靡遠不届禹之學也予畏天  
命不敢不正湯之學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  
之學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武之學也人主能  
以心視天有不念茲在茲者乎推而廣之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一言一動罔敢戲渝  
則德可格天功可配天南軒其得格君之大道  
者乎 犯顏敢諫在平時仗節死義在臨事爲  
人臣者獻可替否常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至  
人主當霽顏納諫以成都俞吁咈之盛毋使臣  
下有龍逢比干之各可也 曉事之臣讀書明  
大義自能上致主而下澤民若徒求辦事之臣  
如言利則孔瑾桑弘羊之流進言法則周興來  
俊臣之流進似乎多材多藝而國家之貽害不  
淺矣此二則更見南軒之經濟

聖宗集要

卷四 張拭

六十五

依庸堂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添深思至忘寢食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忽大省曰原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俱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年十五作郊行詩有云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之句子壽問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答曰在人情物理上做工夫乾道八年登進士

聖宗集要

卷四 陸九淵

六十六

依庸堂

說得痛快有至於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并出擁扇曰當與諸生共守毋忘陸先生之訓貴溪有山其形似象子靜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因稱曰象山先生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或問子學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問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曰近有議我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別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人謂某不教人讀書何嘗不教讀書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聖宗集要

卷四 陸九淵

六十七

依庸堂

第時年二十四矣試天地之性人爲貴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考官呂祖謙識其文曰一見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子靜曰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塲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元晦爲南康守子靜往訪元晦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登白鹿洞書院講席講君子喻於義一章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做官做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無非爲利當時

卒年五十四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

愚按象山天姿高邁不屑尋章摘句惟尊孟子先立乎其大之旨故以尊德性爲主卽堯舜不但從人心道心體認而直認一中孔子不僅從明德新民揭宗而必揭止至善也譚者不察以爲異於朱子不知朱子常曰沉酣文藝反閉良心是言問學之不可舍德性也陸子嘗曰束書不觀浮談無根是言德性之不可忘問學也且朱子嘗與項平甫書云子靜尊德性而熹平日聖宗集要 卷四 陸九淵 六十八 依庸堂

所論道問學爲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詳熹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爲已多不得力又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何嘗有異善乎程篁墩之言曰朱子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爲本豈與後之講析編綴者畢力於陳言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爲輔豈若後之忘言絕物者悉心於塊坐此中正之論也況中庸德性問學不並言特下一而字更極圓渾蓋本體外無工夫工夫外無

本體拆開不得可息朱陸異同之辯如謂金谿以狂禪亂宋毋論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義利之辨踐履之勤卽其金谿家訓迄今惟行孝弟本仁義讀書則先六籍次孔孟何等敦篤而猥與虛無寂滅之釋教同類而觀之耶昔尼山夫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況金谿乎知乎此則慈湖與白沙甘泉與姚江可類推矣學者但當視已之天分以爲用功之準沉潛者進於高明超曠者濟以篤實則博文而返諸約禮多識而歸於一貫便得洙泗之源流可以優入乎聖域矣 人與天地俱在無窮之中故不得謂宇宙內事非吾分內事蓋人心從太虛來放下了了無物提起色色俱在此心之本體也若將此心養得虛明洞達靜而見天地之理皆吾一體動而見萬物之化皆吾生機雖欲自異不可得矣 孔孟義利之辨深切著明與唐虞微之旨相發但天地自有正氣世間自有真儒其間嘖然涅而不緇者豈繫乏人獨是爭名者於朝爭

聖宗集要

卷四

陸九淵

六十九

依庸堂

利者於市而世道衰微爭利甚於爭名爭名適以爭利口詩書列仕宦竟忘天之所以與我者人心以之而壞世事因之而非象山所以畧君子而詳小人也昔伊川問學者論義一章作何分析曰不難分析伊川曰今人之所謂義乃古人之所謂利也更說盡晚近隱微之病所謂君子者未必皆君子所謂小人者乃真小人令人憬然 六經註脚之言先儒謂其侮聖言然當體貼知道二字學不知道雖治盡六經於我無

聖宗集要

卷四 陸九淵

七十

依庸堂

與大程子亦云解經當如破的若曉六理雖無六經亦可正與象山之意同但象山辭氣出得太自任耳卽白沙未可全靠書本之意亦然言當得其神理不可徒守糟粕也故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 象山教包敏道讀書只教讀旅焚太甲及告子牛山之木以下讀旅焚不可玩物喪志也讀太甲只在顧視明命遷善改過也讀牛山之木章以下要人求放心得本心

勿令牛羊斧斤特凶也因人教讀非教不讀也世之議者未免大苛矣 切已自反卽夫子所言內自訟十分用力正如兩造當堂抵死讎對求個十分明白如一事有過直反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反到念後之事更當如何如此反覆推勘一遷一改時遷時改當必有渙然水釋怡然順理者大易言補過亦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爲之補完若只是皮肉補綴彌縫雖巧直謂之文過一朝跌足墜落千仞乃

聖宗集要

卷四 陸九淵

七十一

依庸堂

獸乃禽嗟何及矣 先立乎其大者卽是將一個理字存在心上做個定盤針任他事物之來不差一線便是動中之靜試觀天平上下之針卽天人相合之心權度量衡皆然心爲甚耳而其喫緊只在思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非不思而卽能得也如謂當寬裕溫柔卽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卽發強剛毅則無所用其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之本旨也羅豫章詩云聖道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全

聖宗集要

卷四 性九淵

七十二

依庸堂

無用緣置心官不甯思不可不辨蘇穎濱論語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聖人無爲非無爲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所謂無思無爲也如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則何以通天下之故哉 無思無慮之說始於大易蓋以塗隨處而殊慮觸念而異如一水之流自成支派各起波瀾其合也莫知其所以合其分也莫知其所以分一一自然何消思慮試看天地間往來屈伸之妙豈有意者所能爲也知識俱忘神化自至方與明生歲成之運爲一纔可謂之何思何慮然是指純乎天者而言耳若法天者必由思以造到無思必由慮以造到無慮方爲圓足說不得真假思慮也 上帝臨汝有何形象無二之心卽形象也昭事上帝有何恭敬翼翼之心卽恭敬也可見上帝在心而不在蒼蒼事上帝亦在心而不在昭昭也曹自梁有言天眼極明天

聖宗集要

卷四 性九淵

七十三

依庸堂

耳極聽天筭極周天網極密人有機變天有乘除天有誅罰人無躲閃故古之聖人惟天之畏也夫隆師友以嚴憚我以夾持我師有時而不在其上友有時而不在其側天則無刻無地無內無外不與我俱其嚴憚夾持顧不密哉先儒有言敬而無失一語足以盡事天之實時時對越匪僻之念何自而生邪穢之行何自而作象山從此操持便是立心大本領那得謂其不本於天也耶 人之一心屬火善養心者必求一物清淨定水澆浸之庶轉煩熱爲清涼而精神便覺炯然故大學靜定中庸淵泉孟子平旦之息大易艮背之止洗心之密皆先此爲務潤身潤家國天下皆由於此不可以象山近養生家言而忽之也羅近溪過僧寺見有榜示急救心火者以爲名醫訪之則聚徒而講學者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真能救我心火者問之乃類山農遂師事傳體仁之旨今人生長富貴中權勢如烈焰嗜慾如猛火恣情肆志毫不知惜一

旦水乾火熾疾病纏身然後伏枕哀鳴悔不早  
早珍惜此數滴水也亦已晚矣古詩云昨日流  
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常相窘  
何苦乘危自着鞭洵藥石之言矣故心者火也  
而清冷如水則養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質  
實如木則存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禁制如  
金則檢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通運如土則  
用心之道得焉是在推而廣之但非講則不明  
耳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稱西山先生建陽人父蔡紳與博  
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  
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  
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  
邃律曆訂論定者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  
然一新師事文公文公謂曰季通吾老友也不當  
在弟子列文公疏釋四書及爲易傳通鑑綱目皆  
與蔡訂厥蒙則屬起蔡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  
聖宗集要 卷四 蔡元定 七十五 依庸堂  
難書易又曰造化微渺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  
季通言而未嘗厭也處家以孝弟忠信儼型子孫  
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聞者莫不興起若  
履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歸於一文公之門可  
謂傑然者矣先季通爲言官疏訛言僞學者謫道  
州州縣捕季通甚急季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朱  
晦庵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與嘆有  
泣下者季通不異平時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  
兒女悲晦庵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

節可謂兩得矣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人謂宜  
謝生徒季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若有禍患亦非  
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  
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州逾年  
忽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  
閱三日卒著有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  
世

愚按道不遠人舍道無以爲人故孔子以學之  
不講爲憂講學所以修道也聞義而徙不善而  
聖宗集要 卷四 蔡元定 七十六 依庸堂

改便是講學以修道實下手處回參軻汲實傳  
焉上下數千年無異說也孟子歿而失其傳秦  
漢以來異端蠡起漢四百年識正學者惟董子  
唐三百年識正學者惟韓子至宋受命五星聚  
奎開文明之運周程張朱相繼而起上以遠羣  
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可謂再開混沌  
乃不意宋之小人有講學之禁且有僞學之議  
以致闢而復晦此西山所以抗疏也疏而謫謫  
而捕使稍爲退怯則不足以見吾學之真而彰

吾道之正乃苦况獨得真樂危境反覺神安總  
由見之明守之固胸中浩氣足以克塞宇宙彼  
塵世榮辱無一足動其中朗吟執手笑相別無  
爲兒女悲詩不挫之志真堪上千霄漢誰謂一  
木不足以支大厦哉 孔門之學孝弟本也忠  
信基也然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故  
必樹之儀型而後可爲父子兄弟足法此卽性  
天之最親切處然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聞  
而西山以之爲先務蓋求性天於語言之中則

聖宗集要 卷四 蔡元定 七十七 依庸堂

不可聞而求性天於躬行之際則無不可聞天  
性不外乎天倫盡倫卽所以盡性盡性卽所以  
見天故從發端處詔人也 古之君子朝乾夕  
惕不欺暗室不墮行於冥冥西山獨寢二語卽  
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旨今人縱心於幽  
獨自謂無人見聞不知人卽不見不聞而天之  
必見必聞未嘗不洞若觀火則洗心藏密之功  
無時無刻而可以自忽矣 羅近谿曰吾今始  
識性吾少時多方求好色奉目今日漸昏多方

求好聲奉耳今耳漸聾多方求好味奉口今  
漸落我尚未死諸根皆不顧而去獨此君行住  
坐卧長隨不舍然後觀面相見非復鏡中觀花  
矣西山所謂舊物者性也夫全而賦之人全而  
歸之先生真不愧聞道者與 靜思此身百年  
今已過大半中間歷履苦樂得喪今皆窅然如  
一大夢覺得戚者不必戚欣者不必欣總是同  
歸於盡再思將來多半亦只如此通總百年都  
只如此惟有天與一點靈靈昭昭者不可走失  
聖宗集要 卷四 蔡元定 七十八 依庸堂

所貴付還彼蒼然非衾影不愧未易言此故必  
操心於平日始能撒手於臨時也

蔡 沆

蔡沆字仲默西山之子自勝衣趨拜即服膺父教  
稍長從聯庵遊年近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  
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移晷瞭然有見於天  
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身衆理俱備益信前聖  
之言不予欺也作書集傳序曰帝王之治本於道  
帝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治與道可得而言矣  
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湯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  
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  
聖宗集要 卷四 蔡沆 七十九 依庸堂

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  
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  
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二帝三王  
存此心者也後之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者  
不可不求諸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者不可不  
求諸心作洪範皇極內篇曰冲穆無朕萬物具矣  
靜動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  
分萬覆一矣混矣關矣其無窮矣 有理斯有氣  
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

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者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空虛語下而不泥於形氣 父李通謫道州杖履以行仲默徒步走數千里以從脚爲流血九嶷之麓是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淒愴西山父子相對獨以義理相怡悅浩然無湘縈之思楚囚之泣也父沒貶所復徒步數千里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吾先也

聖宗集要

卷四

蔡沆

八十

依庸堂

歸隱九峯世號九峯先生卒年六十四從祀廟庭愚按三代以前治與道出於一虞廷之命官與其所陳之談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論治卽所以論道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霸功利之私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朝廷以道學政事分爲二事而世不古矣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一正君而國定治與道有二乎哉陳壽翁標曰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畏祗慎

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治於道之中求道於心之敬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此又推九峯之意而深言之者也 明王文忠肅疏稱

帝王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在乎修德而已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其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基垂八百年之統漢室以寬大爲政成四百載之業卽九峯本道本心之旨也 古人以太極陰陽分道器蓋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既有上下之

聖宗集要

卷四

蔡沆

八十一

依庸堂

殊則自有道器之別然一陰一陽勢如弄九天道始立如有寒無暑有晝無夜如何成個天道故有形總是器無形卽是道大道平鋪徹上徹下以爲有形耶則無聲無臭何觀何聞以爲無形耶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惟君子識得無寂無感的本體用卻有寂有感的工夫復卻無寂無感的本體雖無思無爲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間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薛文清曰人之一身四肢百



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卽形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序別信之理卽形而上之道也故曰道亦器器亦道也 天地萬物本乎一源止此實理實氣而已理載氣而行者也氣塞乎天地理卽塞乎天地塞則實實則生實卽所謂誠也生卽所謂仁也不惟生人生物生草木禽獸而且生天生地然惟人心之靈乃能知之而存其真實之心保其生生之理理在氣中形色天性也氣

聖宗集要

卷四 蔡沅

八十二

依庸堂

隨理出配義與道也故孔門教求仁令學者討出生意 爲聖賢勝於科甲萬萬然豈容易得如欲爲孔子自宜安疏食飲水欲爲顏子自宜安簞瓢陋巷欲爲曾子自宜安捉襟露肘欲爲子路自宜安縵袍負米欲爲原憲自宜安鴉衺蓬戶聖門高弟自子貢冉求而外大都以貧困得之人可以貧困而自困聖賢之域哉九峯真有菹荼如飴之致矣朱景濂有云見危受命不要害怕見得思義卻要害怕於西山一門見之

石 塾

石塾字子重會稽新昌人幼端確警悟博覽羣書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八舉進士授桂陽主簿秩滿調同安縣丞民饑白府請蠲租如故事部使者委以便宜行事卒成蠲租之議改知武進縣有獄數年不決立辨調尤溪時學校久廢子重屬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選邑才俊克弟子員開陳聖賢教學之方聞者莫不感悟他邦士子有裹糧來學者子重視學舍不稱乃廣新規制買書萬卷置聖宗集要 卷四 石塾 八十三 依庸堂田數百畝贈之於是士咸知學而民俗丕變及代去民畫像事之後代朱文公知南康軍未行文公使浙東聞新刻饑民轉入台境亟以屬子重子重奮義前在不辭勞劇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文公曰醇儒康濟之績也子重天姿高邁究心理學與文公益講明經傳宗旨盡得其精奧發爲著述簡明醇粹多與文公合所著中庸集解文公常採之爲中庸集註又別爲輯畧以存諸儒之說文公嘗名其所居曰克齋而爲之記以著求仁尚友之志嘗

呼之曰子重兄及卒銘其墓崇祀鄉賢郡志稱理學第一人云

愚按子重所著文集甚富而莫精於中庸輯畧一書中庸之旨自子輿氏後惟兩程夫子得其解而未獲成篇子重爰集遺語并採門人呂游楊謝諸說彙爲集解其道乃復著於天下子重與考亭朱夫子稱道義交而是編尤爲所稱許彼時石氏簪紱盈朝子重身登仕籍志在理學與考亭共相砥礪故學業彌劬晚開義塾於鼓山之巔講學論道延四方之來學而弟子日益進爲當時之宗工云 鼓山書院圯嘉靖間郡侯洪公洙增建以隆廟祀而表厥宅里曰理學名儒後鼓山名勝漸淪草莽康熙庚戌間喬孫鳴之佩玉重新堂構又重刊輯畧一書行世可謂石氏之孝裔也 王恭簡公樵治律如治經字比句櫛常嘆曰士大夫專以畱心案牘爲俗吏文墨詩酒爲風雅夫飽喫官飯受成吏胥而謂之風雅可乎則吾儒當畱心者不特養民教

士訟獄一事尤宜慎重子重決獄立辨與賑饑教學並傳而謂讀書可不讀律者愚已

聖宗集要

卷四

石塾

八十五

依庸堂

曾與宗

曾與宗字光祖寧都人自幼篤志爲己之學乾道七年舉解試特奏名進士授廣東肇慶推官慶元初師事朱子築室篋谷號唯庵冠婚喪祭法古禮四方學者從遊日衆相與講明斯道朱子嘗以純茂篤實切已致思用工正當稱之且答以書其畧曰所示問日甚慰所懷此是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時僞學禁興學者皆諱名師與宗執禮益勤自信益堅未嘗少挫朱子沒獨無顧慮弔哭聖宗集要 卷四 曾與宗 八十六 依庸堂

會葬心喪三年人以爲難與宗卒黃幹狀其行李燔志其墓平生所爲詩多溫厚有資風雅文皆典則有神名教著唯庵集行世  
愚按人之生也函五常之性肖天地之形可以參可以贊者恃有此已耳世之人多從的然處鋪張門面不從闇然處牢守界限是以心學不傳不能竝立於天地愚待罪寧都無日不以此望人而畱心斯道者甚鮮不得已求諸前輩於邑志得一人焉曰曾與宗篤志爲己之學爲朱

子所契重觀其不避時禁執禮益勤非有確乎不拔之操而能若是乎特續之以當典型若前乎光祖者有孫介夫各立節秉志剛方蘇子瞻爲作剛說朱文公跋其事陳白沙稱其人如青天白日立朝若干仞之壁可望不可卽後乎光祖者若崔正子名與之讀書通大義嘗採劉臯語爲座右銘曰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著菊波集與唯庵集並傳又丁彥誠名積知新會縣聖宗集要 卷四 曾與宗 八十七 依庸堂

以仕爲學喜曰吾得師矣月分其所得俸暇必造白沙祇聆教益士咸誦德白沙狀其行且聲諸詩曰有廟旌遺直無錢返故鄉皆足以儀表多士楷模後進者也所當聞風而興起已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學者稱慈谿先生父通奉公庭顯刻意爲學其功甚密敬仲稍長入學便儼若成人通奉公嘗令默自反觀敬仲服膺是訓不懈踰弱冠入庠每試輒魁常面壁坐日將西乃舒徐展卷下筆若波注常晏坐於牀方復反觀忽覺得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爲身外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簿象山新第歸過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問何爲本心象山曰側隱羞惡云云此聖宗集要

卷四 楊簡

八十八

依庸堂

無出於孝弟則知夫子之道無出於忠恕堯舜之道不出乎徐行後長之間則知夫子之道不出乎日用常行之內嘗作絕四記以無意爲宗又通道家言謂參同悟真等書語多隱躍塵埋千載無人識其要領一旦爲之洗滌筋髓丹學秘訣刊正流傳海內好道之士當有知其所以然者慈湖清明純一無死生異屬續之夕怡然如平時年八十有六仕終寶謨閣學士

愚按慈湖之學其得力全在發明本心二字夫聖宗集要

卷四 楊簡

八十九

依庸堂

心雖有人心道心之分而聖賢之心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非猶二氏所謂槁木死灰之心也心之量原與天地一般人自小若若能見本體以天地之心爲心便覺與天地萬物通爲一體故其訓人曰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又曰求夫子之道者不求諸夫子而求諸吾之心使舍心而求道是駕膝輿而索舟策飛黃而問騎也然此第指道心而言可也若人心則不得純任自然孔子自十五志於

學積十五年工夫然後敢以立自許自是而後一進未至從心不踰則猶有人心未盡消磨瑩微也及至從心不踰方纔純是道心與夫無二慈湖語錄中如謂大學之正心大易之洗心非孔子之言以正與洗非自然未免賢智之過性可言率而道必須修先儒謂慈湖爲象山高弟但候象山之學者慈湖咎其認心爲性且其論孟子濂溪駁伊川橫渠皆屬吹索以聘其濶大寥廓之言羅文莊極口詆之愚特擇其說之中

聖宗集要 卷四 楊簡 九十 依庸堂

正者而存之雖屬鄉先生不敢阿所好也海門乃稱其爲禪門喝佛罵祖乃學佛祖者可異已馮少墟曰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清者勿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說也慈湖之說是徒知山下之泉本源原清亦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則澄濁求清非掘苗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以學爲義外知本體者信心卽道而又以學爲掘苗學果何自而得明也哉

唐荆川曰慈湖之學以無意爲宗竊以爲自悟本心則意念往來如雲物相盪於太虛中不惟不足爲太虛之累而其往來相盪亦卽太虛之體也何病於意而欲掃除之苟未悟本心則其無意者乃卽所以爲意也心本活物在人默自體認處如何不然則得力處卽受病處矣羅善同號純古居士明道嘗貽以書云人之所以爲君子在不失其本心要常自檢點勿使一毫私意間之則可到聖賢地位矣乃知陸子之學

聖宗集要 卷四 楊簡 九十一 依庸堂

卽程學然說常自檢點不可以私意間則但當說誠意不必說無意也明矣薛敬軒曰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絕之一字亦學者模寫聖心則然而非聖人有心於其間也慈湖之除意見反覺多此一意見矣 幾明閣上所提本心當與孟夫子失其本

心對看蓋惡之心本心也人皆有之即乞人之不屑蹴爾猶然況乎讀四書列仕進者顧營營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與不辨理義而受萬鍾者何異釋此之謂三字多少指點多少痛惜厥後又借齊人妻妾之羞以警求富貴利達者吳伯清作本心樓記又指出人獸關出乎人即入乎獸語益加切不可惺惺哉而人往往蹈之者以做官即作受用想耳豈知吾輩原爲億兆而來造福之人非享福之人也其可以膏血自肥乎

聖宗集要 卷四 楊簡 九十二 依庸堂

慈湖奉養菲薄皆是不貪利祿不患得失中來可師也已 養生卻病馴氣致柔理通乎儒橫渠有瞬有養息有存之說朱子是之常著參同契以爲世訓謝上蔡亦用導引吐納之術曰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助養吾浩然之氣耳蓋學問全在理會性情調息之術亦是古人立教權法從靜中收攝精神自作主宰心依於息謂之丹母情返於性謂之還丹即孟子所云赤子之心也倘只以心和氣和形和世儒常談使覺籠

統若方士五金八石之丹損德傷生君子之所深惡而痛絕者矣况儒者亦有火候三月不遑顏子之火候也吾曰三省曾子之火候也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子夏之火候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子思之火候也必有事而勿正勿忘勿助孟子之火候也發憤忘食夫子之武火也樂以忘憂夫子之文火也不知老之將至至誠無息而火候純也火候純而作聖之功畢矣慈湖刊正流傳亦此意也歟

聖宗集要

卷四 楊簡

九十三

依庸堂

聖宗集要卷五

真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號西山浦城人四歲讀書過目不忘誦以朱文公爲宗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慶曆五年登進士第爲江東轉運副使早蝗大講荒政以便宜發廩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饑死者微公我輩亦相隨至此矣尋擢禮部侍郎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民生之柱石人主聖宗集要 卷五 真德秀 依庸堂

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侍經筵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棨栢當如二祖在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起知泉州迎耆塞路深山窮谷百歲之老亦扶杖出城歡聲雷動召爲戶部尚書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是害敬又曰

三代聖王以敬爲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祇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曰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曰克自抑畏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曰嗚呼奈何不敬曰王其疾敬德曰王敬作所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所以啟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守泉曰著心經自堯舜授受繼以詩易禮記四書并周程張朱之言凡爲心之說靡不備復作夜氣箴曰子盍觀夫夜之爲氣乎木歸聖宗集要 卷五 真德秀 依庸堂

其根蟄固其封巖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民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而冬爲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既閒窈乎如未判之鴻濛惟人之身嚮晦晏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匪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而沉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益安其身所以爲朝聽夕講之

地而夜氣深厚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爰作箴以自砭庶凜凜夫痲痼又作衛生謨以訓世又論致壽之道有五無逸親賢以孝奉先仁有德則壽以廉仁勤公四字勵僚屬以濂溪康侯晦庵南軒學術勉士子後拜叅知政事進士羅必元致書曰老醫常云傷寒敗症惟獨參湯可採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疾亟冠帶起坐而卒年九十謚文忠從祀廟庭

愚按朱子云聖人之道學不傳而學術幾爲天

聖宗集要

卷五 真德秀

三

依庸堂

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炫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仙佛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事理之正皆有以病焉而去大學之道益遠矣大學衍義一書本聖賢之道以明帝王之治慮周天下憂及萬世誠致治之軌範也讀書記文章正宗皆足羽翼聖教至其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更見明體適用之學自古純臣致主必本天本祖如南軒對君不可以蒼蒼者爲天何等嚴

切西山侍經筵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棨栢當如二祖在上此卽視無形聽無聲之意也有不怍然動念者乎而且言學卽說命也言敬卽丹書也言親近君子卽關門知人都俞吁咈之盛也而總以紹二帝三王精一之心何其望君之深而愛君之切耶如此方是格君心之大人天災流行堯湯不免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有者僅二而水旱螽蝗屢書不絕然則年穀之豐蓋亦鮮矣爲民父母者宜有收荒勝着但周禮揀荒止有一箇豫備以三十年之通定國計民無菜色又遺人之委積以待凶荒厥後紫陽特舉社倉皆以萬物一體之心先事而豫防也至若旱蝗不得已而行收便無善全之法然而不可不救汲黯矯詔發倉千古以爲僅事西山踵而行之大講荒政俾輾轉溝壑之民起白骨而肉之乃爲真經濟真道術耳溫寶忠曰念念敬天則天庥必滋至念念法祖則祖澤必靈長念念愛民則民情愈推戴西山

聖宗集要

卷五 真德秀

四

依庸堂



所言所行真廟謨矣 人之精神全在夜間培  
養故需晦冥息始足爲起來一日之用是有夜  
氣方有平旦之氣孟子必有事工夫全在此處  
下手世人不知終日役役而於夜間更不自愛  
非長飲達旦即聲色自娛神昏志耗幾無復有  
清明之氣真所謂水盤盛湯羽苞蓄火者也如  
先生箴不必如長生家打坐經行敵魔戰睡而  
戒謹恐懼妄念不生夢與覺同貞元自合不特  
養德并養壽矣焦循園謂孟子夜氣之說善言  
聖宗集要 卷五 真德秀 五 依庸堂

書而其父始不歿也較諸積寶玉以遺子孫者  
不大相徑庭也哉 衛生謁畧云天地之間人  
爲貴頭像天今足像地父母遺體宜寶之箕疇  
五福壽爲最又云世人欲識衛生道喜樂有常  
嗔怒少意誠心正思慮除順理修身去煩惱只  
此數語足該大學中庸之旨致壽之道莫過於  
此而又論有五老子曰逸則壽先生言無逸者  
以無逸乃逸也次曰親賢日與賢人處則匪僻  
不生皆生道矣次曰以孝奉先奉先以孝則孝  
於親可知根本盛則枝自茂次曰仁仁以及物  
次曰德德有諸已溫厚和平自然受天遐福此  
皆致壽之道也故查查言之先生之心亦仁矣  
哉

聖宗集要

卷五 真德秀

六

依庸堂

黃幹

黃幹字直卿號勉齋閩縣人初見朱子夜不設榻衣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椅或至達曙朱子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朱子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嘗曰學問須就險難窮困處試得過直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夫子只許顏子子路兩人若此處打不過便說得天花亂墜總是閒話 古聖

聖宗集要

卷五 黃幹

七

依庸堂

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格物窮理蓋使知爲學之方以求義理之正居敬集義卒歸於去人欲存天理以檢點身心而已 今世知學者少都是易看了學問但收斂身心便道會居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何有於我是吾憂也此心終是歉然學者須當體此心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任斯道之較著者不過一二

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傳至孟子

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統至朱子而始著衆以爲知言勉齋不特學問深純政事亦遠絕人其知安慶時倡郡城以資戰守每日督視城役會僚屬講究邊防利害晚入書院講論經史城成上元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勉齋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與也不受而去人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陷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其感人也如

聖宗集要

卷五 黃幹

八

依庸堂

此制置使李珣會僚屬於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勉齋告珣曰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境之流血聽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啼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享飯饌之豐潔豈不思流民之凍餒言皆激切非徒高談理學空虛無用者比也著家訓三曰孝友讀書勤儉卒贈朝奉郎謚文肅有解經文集行世

愚按自古立言可以垂世無窮者雖其人之不朽乎莫不有明德之士爲之傳如兩論記於有

子諸賢孟子傳於萬章諸弟朱子繼周程著書  
 覺後孟子之後必推焉然非付託得人其能取  
 重當時裨益後世乎勉齋爲朱門高弟毋論其  
 他卽金華一派皆其道風所漸被而正統之論  
 尤爲卓識不特有功朱子億萬斯年咸知指歸  
 不負所託矣 世情上叅不透由於理路上勘  
 不明惟天下真學者方能一切放下直叅性源  
 蟬脫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使不向身心上  
 用功而但於語言文字上求之非聖人惟日不  
 足之心也 家訓三則孝弟務本也讀書窮理  
 也勤儉二字所該者廣有一身之勤儉研幾精  
 義勤也訥言節欲儉也有一日之勤儉夙興夜  
 寐勤也惜陰愛日儉也有一事之勤儉勇往擔  
 當勤也詳審周密儉也不特生財之謂勤節財  
 之謂儉矣 學問與政事相關使舍政而言學  
 則所學何事勉齋可謂有體有用有明首善書  
 院相誠不言朝政不談職掌鹿乾學繼善日離  
 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學聖賢爲無用之人

矣遂不往是誠深於講學者確是勉齋一流人  
 物

李燾

李燾字敬之南康人舉進士授岳州教授未赴從文公學告以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朱子令詣燾俟有所發乃從朱子折衷之諸生畏服朱子語人曰燾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燾也至官課士以五經嘗曰凡人不待仕宦有位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也又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儒素體君子無入聖宗集要

卷五 李燾

十一

依庸堂

不自得何至居務氣養務體乎故其處貧賤患難恬不爲恠又常誦古語曰分之所定一毫攀躋不上善處者退一步法耳居家講學學者宗之與黃幹竝稱曰黃李入仕四十二年終直華文閣年七十謚文定

愚按古者制科五經竝重蓋以文章原始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說議論生於易者也歌咏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五經實文章之祖使

非童而習之他日觀光畫接雜問五經何以用享天子爲保泰永豐計哉敬之以之造士誠得聖賢崇經至意雖當代分經取士然繼以策論表判俾高材博學得縱橫以見所長是卽默寓五經之意也後之造士者幸勿糟粕視之而爲士者亦勿贅疣棄之則豈特足爲舉業之資而天地鬼神性命之奧人物倫類彙則之常明而禮樂政刑微而予奪褒貶亦將心領神會足以致主澤民矣 吾人一言一動便要濟人利物

聖宗集要

卷五 李燾

十二

依庸堂

靜中中正和平之意多不得自淪枯寂蓋德業一也舉盛德必言大業舉崇德必言廣業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緒餘土宜治天下猶未免拆而二之然正不必待仕宦也隨力到處皆可及物故立德立功立言同爲不朽人已渾融教養無間總在一心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卽此便是立命千古聖學端在於此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之所定衆人皆然但不能不爲境遇所移試看千餘年間士大夫

竭其才力以爭尺寸之功名一旦得志足高氣揚若將爲千萬世無窮之計乃黃梁之夢未終朝槿之花已謝徒爲有識者興嗟其能不變塞者幾人哉唯君子中懷澹定洗以深山靜穆之氣持以學問深苦之功貧賤則爲孔顏之樂富貴則爲舜禹之不與亦安往而不自得也哉

滄洲張文節公知白每以盛滿爲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所親或規之知白嘆曰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

聖宗集要

卷五

李燾

十三

依庸堂

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此誠不失寒素體可法者也李文節公燕居錄亦云有炎然後有涼有煩華然後有衰歇誠當得意時做得清清淡淡寂寂寥寥後來亦不過清淡寂寞止矣故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 人生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至於凡事當思退步大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君子兢兢業業以患難心居安樂以淵谷心視康莊以

疾病心視強健以泉石心處仕宦世以滑吾以鈍世以競吾以恬世以奇吾以平世以刻吾以恕世以比吾以孤世以濃吾以澹世以捷吾以需世以汰吾以畲水到渠成瓜熟蒂懸天大事皆尋常事性急躁進豈處心處事之法哉

聖宗集要

卷五

李燾

十四

依庸堂

陳 淳

陳淳漳州龍谿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學而學焉及朱子至漳淳受學朱子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常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又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今而聖宗集要

卷五

陳淳

十五

依庸堂

愚按儒者學孔孟不外人事必合宇宙言心方是道心必合宇宙言性方是天地之性然欲撥開頭上路先須推倒面前牆面前何牆牆在心耳心能開拓則往古來今四方上下皆在吾度量中辟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始得孔子

聖宗集要

卷五

陳淳

十六

依庸堂

老安少懷孟子居仁由義不外是已昔有人問朱子六合之外當是何物先生曰人生天地間且只理會天地間事天地間事只是子臣弟友喜怒哀樂參天兩地中庸道理若不用功而求諸六合之外孔孟之所不取也所聞皆切要語其以是乎 明劉靜之常以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民若何而聖賢吾相與百司庶職又以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吾前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殄式之大作基址皆當如是 呂新吾曰道者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的聖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衛道嗟乎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決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盡事有時勢非聖人之爲所能限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默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脗合聖人必爲之事此固聖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者也亦開拓心胸大作基址

之說也學孔孟而語天德王道者尚其知之

聖宗集要

卷五 陳淳

十七

依庸堂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端謹純篤初見朱子謂曰觀子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予遂以果名其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常曰吾於學問雖未能盡周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欲所漬耳又謂朱子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妙得聖人之本旨使學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及論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裘葛飲食而不可須臾離者也仕終國子學錄

愚按朱子發明聖人之蘊以詔天下萬世無窮確有次第大學以規模言其序不可紊中庸以造詣言其功不可畧而總括於語孟二書小學近思無非闡明四書下學上達之旨學以學其未盡誠哉不可須臾離者然非果無以會其歸學者亦學公晦之果而已 森 雙江以中庸爲

聖宗集要

卷五 李方子

十八

依庸堂

先天大學爲後天黃洛村疑之愚謂中庸重在性故云先天大學重在學故云後天三綱八目皆工夫次第而以中庸爲歸宿故上天之載以無聲無臭爲至後天工夫止完得先天本體君子之學以不棍不聞爲功先天本體全靠着後天工夫論孟則總天人而一之者也 蔡虛齋論學而時習章謂學莫先於成已故以學先之其次莫要於成物故以朋友次之然其歸要在成德故以不知不愠終焉聖賢用功未有無次

聖宗集要

卷五

李方子

十九

依庸堂

第者也而中庸之性道教大學之明新至善亦然 袁雲峯曰聖門志於道入門也據於德升堂也依於仁入室也游於藝安排陳設也亦次第之說也

### 劉 炳

劉炳字韜仲從朱子學一以講道明理爲心朱子釋四書及易傳詩編通鑑綱目太極圖等書皆與炳往復參訂朱子常與元定書曰綱目竟無心力整頓恐爲廢井矣韜仲相聚極有滋益近日章句集註卻看得一過其間多所是正仕終通奉大夫謚文安著有四書問目通鑑綱目要畧學者稱曰陸堂先生

愚按出治在君臣傳道在師弟陸堂之功不在

聖宗集要

卷五

劉炳

二十

依庸堂

蔡西山下蓋義軒以來只說教從不說着道字至堯舜始言道心方說箇道字出來從不曾說着理字至孔子言窮理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理方說箇理字出來此二字便爲千萬世學問宗主朱子所著諸書皆講道明理之書也劉子往復參訂歷聖相傳之心賴以不墜洵有功於聖門者矣 按字書源也者言水之所出也淵也者言水之所止也夫水出於山分而爲四瀆播而爲百川合而歸於四海此其爲淵源者也



學者之於學其得諸師傳流衍洋溢有源之義焉其朋友之相發明門弟子之轉相授受滯滯沾被有淵之義焉今觀朱子門人身體力行不特有功傳註止列蔡西山可乎故擇其最著者續之俾知朱子之學所由衣被天下後世者固由朱子之力亦諸賢叅訂功也

聖宗集要

卷五 劉炳

二十一

依庸堂

何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夔爲臨川丞而黃幹適縣有事因見其二子而師事焉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然受命得聞淵源學研精覃思未嘗叅以已意常謂學者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讀書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從容諷咏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娶守趙汝騰薦於朝後又被命授史館校勘屢辭不受所著大學中庸發聖宗集要

卷五 何基

二十二

依庸堂

文定

愚按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從心地上用功而一以記誦詞章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探以爲憂然亦未嘗束書不觀坐譚空妙也弟令胸次淨盡然後諷咏則聖賢之言卽聖賢之心聖賢之心卽我之心矣故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爲孔門傳心口訣文定從此下手便得爲學主腦蓋涉世受用在一恕字讀書受用在

一刻字然無真實心地則不能有刻苦工夫故用工尤以心地為主 洪範九疇是兼天地說起的大學中庸是就人生說起的看來不相依做各自開一局合看來實是互相發明皇極卽明德協極歸極卽新民正直卽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剛克柔克卽修道之教恰好完卻天地間一箇公共的大勾當也故曰不約而符

聖宗集要

卷五 柯基

二十三

依庸堂

王相

王相字會之金華人其父祖皆遊朱子之門相少慕諸葛亮之爲人自號長嘯年三十始知家學淵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主敬之學更以魯齋或語以何基從黃幹得朱子之傳卽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作敬齋圖箴治家嚴整弟子白事非衣冠不見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少孤事伯兄甚恭季弟早喪撫其孤又割田以予之收合宗族周恤之其友開之家貧爲之殮葬卒時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怕然而逝

謹文憲

愚按爲學須立志如吾夫子大聖亦從十五立志始然志箇甚麼亦只志箇矩而已夫子之矩卽堯舜之中執中不外乎欽志矩要不外乎敬鄉黨一篇便是箇矩之圖志學一章便是箇志矩之訣聖人一生無時不敬而世儒多放膽所以學無就緒文定以是爲教文憲以是爲學治

聖宗集要 卷五 王相

二十四

依庸堂

家嚴肅孝友嫺睦是學問實落處學者取法文  
憲亦法文憲之志與敬而已 孔子以大學授  
曾子曾子首述聖言爲經一章以明大學之道  
修身卽明德也格致卽精也誠正卽一也又以  
已意爲傳十章以分釋之舉內聖外王本末終  
始之義悉備洵入道之準繩文憲故先之以教  
學者明道先生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  
者賴有此一篇存其他莫如論孟饒饒峰曰聖  
人教人定法無如一部大學曹月川曰大學之  
聖宗集要 卷五 王柏 二十五 依庸堂

要在敬是又從敬止二字看出故敬之一字該  
括得誠正修三字格物到此方稱知止也文憲  
其知止者乎

沈煥

沈煥字叔晦由定徙居於鄞心耽經籍偉儀弘音  
詞有典則弱冠省試第二乾道五年進士爲太學  
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早暮孜孜無倦與同里袁  
熒楊簡舒璘友業交勵並遊陸氏之門稱淳熙四  
君子晚尤尊敬朱子有書往復明道又與東萊呂  
公祖謙極論古今友人向升博通詩書箴以詩曰  
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終凶羊每言學者工  
夫當自閨門始又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  
聖宗集要 卷五 沈煥 二十六 依庸堂

者毋愧始可言學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一章  
於壁周必大常曰某立朝時不能推揚善類予愧  
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及卒必大銘其墓  
仕終舒州通判謚端憲

愚按造端夫婦中庸要旨易曰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理義有所錯匡衡曰妃匹之際生  
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  
天命全申繻曰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也易者

必敗其可日用而不知乎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然古者三十而娶難道三十未娶之先便不須修道便無從下手此從男女說到夫婦總括於閨門二字正閨門是修身齊家第一義故曰工夫當自閨門始也 世人妻子備而孝道衰竟不知好合順親之義若孝子之於親率其妻孥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意事到父母心頭無論一言一行一頓一笑

聖宗集要

卷五

沈煥

三十七

依庸堂

一飲一啄只是以悅親心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朱子於色難二字發出深愛等語可謂曲盡叔晦大書於壁觸目警省專敬朱子足見一斑矣 許庭璧龍性至孝事母必虔恒言孔孟以色養爲難此不假外求不費貲貨易易耳其母常言兒愛我與就乳時無二態非誠於悅親者不至此人子不當如是耶 夢寐實可卜所學淺深昔者魏莊渠有一門人於夜半深自嘆息刻責其妻問之答曰纔夢見

一花椒客開包我因無人潛取一把納之袖中如此不長進奈何自此刻意勵行莊渠深契之常述以示學者金谿之學必欲學者夢寐無一不善稍有不善卽是真情發露處叔晦有得於師者深乎 高安趙吉年百二十七歲謂蘇子由曰公問我養性若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子由深異之益性全則夢與覺同也

聖宗集要

卷五

沈煥

三十八

依庸堂

舒 璘

舒璘字元質奉化人幼而志學刻苦磨勵改過遷善從張拭陸九齡九淵遊與楊慈湖沈叔晦袁和叔三人爲性命交及朱子與東萊講學婺源元質負笈徒步以從以書告其家云敝牀疎席總多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其篤志如此樂於教人常曰師道尊嚴吾不如叔晦若敢迺後進則璘不敢多讓仕終宜州通判特謚文靖有詩學發微禮記講解行世

聖宗集要

卷五 舒璘

二十九

依庸堂

愚按自古學者未有精神不勇往而能讀天下之書成天下之務者亦未有師友不切劘而能兼千古之識就千古之業者故吾輩一室坐愁此身自房中出到廳上便覺超然自廳上出至外門又覺超然况友四方友千古乎松溝瀑布濁眼自醒鳥語泉聲塵胃爲滌闢揚萬理藻雪一心誠有樂而忘疲者矣使足不出里門目不接勝友偃然自大白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不爲識者所姍笑乎 淳熙四君

聖宗集要

卷五 舒璘

三十

依庸堂

子祠在吾郡鎮明嶺顏曰象山正脈方山薛應旂爲之記畧曰秦漢晉唐千百餘年出歿於申韓佛老訓詁詞章之間而豪傑之士亦不免淪胥以溺於是正學失傳而紛紛之論莫知所適從矣宋百有餘年諸儒繼出立言著論固皆足以爲聖賢之羽翼至於直窺堂奧上邇本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者象山陸氏蓋不可誣也當時遊其門者若鄧袁和叔慈楊敬仲定沈叔晦奉舒元質皆高第弟子以道義相磨而深有契夫陸氏之學特以其師之學與晦庵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所以是朱非陸之說卒蔓延於天下後世而不可一一以開導也噫是豈可以口舌爭也哉惟是祠成庶幾拜瞻者以心會心其將有所啟發乎方山蓋專主陸學者也若叔晦尊敬朱子與東萊極論古今元質則負笈徒步以從至和叔子廣微創象山書院又與白鹿書院而謂朱陸之學非二可謂大道爲公不以門戶自限者矣海門當日止列慈湖故備續之

當時有曹立之名建者始從陸氏學後從文  
公大悅之語人曰學貴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  
一超可入也循下學由淺入深庶有造乎若棄  
百事以期一悟恐未悟之前狼狽已甚况忽下  
超高未有倖而得之者楊其齋曰無妄篤志與  
文靖無異矣

聖宗集要

卷五 衛壽

三十一

依庸堂

袁 燮 附子甫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祖名穀字公濟爲王鄞江門  
人和叔生而端凝夜卧常醒少讀東都黨錮傳慨  
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見陸九齡遂師事之登淳  
熙八年進士屢遷至國子司業進祭酒延見諸生  
廼以切已之學謂嘗病世之學者襲先儒緒言未  
能自得於心不可以言學吾心卽道不假外求忠  
信篤敬是爲道本聞者悚然士氣益振晉侍講講  
詩二南及列國變風自身而家國及天下有關君  
聖宗集要 卷五 袁燮 三十二 依庸堂  
德治道者託義以諷後以奉祠歸著述勿倦或勸  
左少休曰吾以此爲笙簧管磬不知其勞也又嘗  
曰此心存雖賤而可貴此心不存雖貴而可賤大  
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  
與天地相似成就後學甚衆學者稱爲潔齋先生  
著書鈔贈龍圖閣學士謚正獻子甫字廣微當正  
獻敎授城南時甫年尚幼諭諸生以立志爲先首  
傾其旨後問道於楊慈湖慈湖曰以自得爲本尊  
大人之言也心明則本立矣由是慨然以斯道自

任嘉定七年舉進士第一爲校書郎爲外官者十五年一以傳心爲本在貴谿翔象山書院廬阜興白鹿書院又建番江書堂自爲記畧言諸老先生往矣師友道喪士習益駁徇偏見立異同幾有專門名家之弊其原皆起於論說多而事實寡然則羣居書堂相與切磋亦求其所以爲人者何如耳在家庭則孝友處鄉黨則信睦蒞官則堅公廉之操立朝則崇正直之風果若是奚必問其自白鹿自象山乎不然飽讀舊書而孝友忠信公廉正直聖宗集要

卷五 袁熒

三十三

依庸堂

一有愧怍自白鹿則白鹿之羞自象山則象山之玷也可不懼哉又明朱陸之學非二曰道一而已和而不同乃所以同也又謂觀草木發生聽禽鳥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黃文潔震稱立朝正直無所阿附近世掄魁之有益世道者惟廣微一人而已仕終兵部尚書謚正肅著孝經孟子解等書愚按學不在多言默識躬行四字盡之當如穿衣喫飯依本等做去豈欲以誇人勝人如或互相標榜高立門戶先失了自已親切工夫非自

得之學矣正獻訓人精思以得卽虞廷之精顏子之擇程朱之窮理兢業以守卽虞廷之一類子之執程朱之居敬袁氏一門從此用工則何有者可以有未得者可以得又何異同之有昔人論自得云靠講論發揮非自也靠聞見克拓非自也靠意識窺測非自也皆屬生安一邊語若生安以下人亦外不得講論聞見意識但中心有主不被講論聞見意識纏縛精思固執久久自有神會覺平日一切都用不着所謂得無忘筌得死忘蹄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也人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心是也人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並之者存心是也但存心存字不容易須死生判斷始得能於紛華靡麗時回得頭早纔見定力能於羣譏衆毀時立得脚牢纔見堅貞能於澹泊冷寂時無歎羨想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氣度雖伏處衡茅而已有鳳凰翔於千仞之勢否則雖貴爲卿相不能免鸚

聖宗集要

卷五 袁熒

三十四

依庸堂

鷗之譏矣何貴何賤請自決擇 心之體至大  
不可以形論昔李渤問智常芥子如何納得須  
彌常曰人言使君讀萬卷書信乎渤曰然常曰  
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於何處置渤大悟此只  
中庸語大語小之說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  
退藏於密心體固然宇宙中事皆心中事宇宙  
內物皆心內物也故曰與天地相似 孫鐘元  
曰自渾樸散而天人分異同之見往往互起爭  
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

聖宗集要

卷五

虞爌

三十五

依庸堂

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  
化也學者當具此大見識切不可執一偏之見  
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着眼理會如夷尹惠  
不同微比箕不同朱陸不同正可借異以證其  
同合智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陶冶之手  
甚得廣微大意今之學者只以講便爲學畫餅  
焉得克饑 靳暉生問然曰言道者必以孔子  
爲宗而學孔子者不能不異書曰沉潛剛克高  
明柔克言乎質之不同也孟子而後最著者莫

如朱子學者翕然宗之宜矣顧其時有陸子言  
學若與朱子異亦其質之不同耳世儒不察遂  
有朱陸異同之說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  
於尊德性嗟乎尊德性道問學豈二事乎哉前  
之聖人從德性以著爲問學後之學者由問學  
以全其德性辟之適京師者然或以舟楫或以  
車馬各從其性之所宜勢之所便期於至京師  
而已如水行者必欲廢車馬陸行者必欲廢舟  
楫豈通理哉此段議論極合道一之意宗朱而

聖宗集要

卷五

虞爌

三十六

依庸堂

不失之章句宗陸而不失之立虛則爲體用合  
一之學矣 徐可久堅常言學者主忠信以求  
道知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之理卽天地之理  
吾身可以參贊者在此其形於自得者詩曰風  
清雲淨雨初晴東畝西阡策杖行幽鳥自知行  
樂意綠楊煙外兩三聲春風花鳥無不欣然可  
以觀性正肅洵有會心者乎 宗伯陸樹聲燕  
居錄云以書史爲園林以誦讀爲菑畝以記問  
爲居積以咏詠爲鼓吹以著述爲文繡以前言



往行為師友以忠信篤敬為操持以作善降祥  
為因果以樂天知命為歸宿大得正獻正肅之  
意

聖宗集要

卷五

虞贊

三十七

依庸堂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甫婺之蘭谿人幼敏睿凡天地民物  
無不究心及壯知向濂洛之學時國事已不可為  
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仁山中上下巖谷追逐雲  
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日獨處終日儼然  
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勿倦常曰  
佛氏之說比告子更精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  
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以視聽言動  
之理為性也指人心為性而不知以道心為性也  
聖宗集要 卷五 金履祥 三十八 依庸堂  
雖其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迷惑終不可以  
人堯舜精一之道也學者稱仁山先生初師同郡  
王柏告以必先立志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  
志此為學之大方也後從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  
言君賢理欲之辨當自今始後何王之喪公率其  
同門以義制服學者始識師弟子之係於常倫也  
所著有論語孟子考證及尚書表註通鑑前編授  
其門人許謙以傳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  
左後王所取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

王所宜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後謚文安

愚按仁山之學天地民物無不究心故其論易起於一畫六十四卦卽六十四大字皆開闢啟鑰之語其告許白雲也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中卽易之太極理一分殊卽孔子之一貫自章句析而附會與操其技葉舍其根本洙泗濂洛之奧幾不可識其有神於遺經爲何如哉至其讀史更有卓識謂司馬光作通鑑劉恕爲外記以其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繆於聖人不足傳信乃以尚書爲主斷自唐堯以下名通鑑前編上於朝廷今奉爲著蔡且隱居訓迪於世故泊如可謂天地間完人矣理欲之辨甚微有一毫從軀殼起念雖參天贊地之事咸是已私不必功名貨色有一毫與物隔膜雖窮神達化之見亦屬岐途馴至畔道離經故理曰天理當與天同其廣大欲曰人欲當與人別其公私此是爲學第一關故曰當自今始聖狂分路只在理欲生死間

聖宗集要

卷五

金履祥

三十九

依庸堂

頭亦只在理欲斷不可不求一是鄒東廓曰世間只有兩隻船一隻是舜一隻是跖出此必入彼無有足踏兩船而可以安其身者今人如稱其爲舜跖踴躍避避曰彼聖人也吾焉敢當如目其爲跖則發赤大詬矣既不敢當舜又不屑爲跖是踏兩船也故辨之不可不早也方魯岳曰人當以存天理爲主意以遏人欲爲工夫以毋自欺爲第一義以無我無人爲止至善更說盡學之大方

聖宗集要

卷五

金履祥

四十

依庸堂

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所居對文筆峰又自號文山及仕封信國公人又稱文信國吉水人爲人豐下秀眉長目美皙如玉自爲童子見學宮祠歐陽修楊邦義楊萬里像慨然曰設不俎豆其間非夫也二十二登進士理宗親拔第一其策畧曰天地之道同一不息吾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蓋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聖宗集要 卷五 文天祥 四十一 依庸堂

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則亦歸之不息故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卽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卽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卽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不息爲之也考官王伯厚應麟謂其古誼若龜鑑忠膽若鐵石賀稱得人而公之一生忠孝大節俱胚胎於此矣自筮仕以至爲相所建預畫皆足以扶危定傾無如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以致間關險阻九死不同嘗

曰人臣事君當如子之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快無不下藥之理故矢之益堅一腔感憤時發於詩迄今讀其過零丁洋金陵淮河諸詩及正氣詞皆足以塞天地橫古今者也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帝遣王積翁諭旨欲官之公曰非直亾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生平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又召入帝曰何願公曰文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乃詔有司殺於燕市公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聖宗集要 卷五 文天祥 四十二 依庸堂

而死衣帶內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時年四十七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聞者見者皆爲流涕有張毅夫者負公骸骨歸葬吉州其母夫人之柩亦自惠州同日而至人以爲忠孝所感云

愚按呂本中曰宋之亾也士大夫多負國文丞相毀家抒難雖九死而不悔死矣彼負國者獨不死乎而公之死名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無窮

矣或謂公之忠以死而公之死又不亟亟求畢  
旦夕之命蓋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  
不以死塞責也成仁取義非孔孟之徒而誰與  
有指南錄以著其忠愛有集杜詩以寫其憂傷  
况其對策深入理窟實基一生大學力世但以  
忠節日之非探本之論矣蓋忘軀求道正聖賢  
養大體的學問也 增牧遊日義也者堅如金  
石壽如川岳生固不朽死亦不朽雖歷千古猶  
生存也若今人所戀戀者特血肉耳死固朽生  
聖宗集要 卷五 文天祥 四十三 依庸堂

京城陷時宿會館文信公祠亟起而再拜曰邦  
華鄉邦後學合死國請從先生於九京矣書贊  
係腰間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誓死  
靡他臨危授命庶無愧吾投綬而絕余郡陳忠  
潔公良謨甲申初正夢拜文信國於堂下信國  
揖之起曰公與余先後人品相同何為下拜醒  
竊惟之後果投綬符夢亦有絕命詞云為子為  
臣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又京師布衣  
湯文瓊聞煤山之變慟哭自縊衣帶中畱書一  
聖宗集要 卷五 文天祥 四十四 依庸堂

亦朽也吾願人愛生者務要愛得真莫要愛得  
不真務要愛得了莫要愛得不了則當前饒錫  
不須慷慨而求直可從容而就文山曰庶幾無  
愧誠愛之真曰吾事畢矣誠愛得了者乎俎豆  
於今不息法天而可以配天者與 明永樂時  
曾忠教公詔書襟懷詞曰子生廬陵忠節之邦  
素負立朝剛梗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  
至繡衣郎即一死之為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  
不愧我文天祥又明季忠義李邦華忠肅公當

行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心聞風  
興起既有死節之臣又有死節之士可謂後先  
輝映矣 古人立德必移孝為忠聖主求賢必  
求忠於孝故忠孝為世間兩大事文山先生常  
大書此二字為世珍寶明汪靜軒舜民常手臨  
而各著說於其上忠說云忠為臣事君當然也  
史傳諸忠有大忠有小忠有精忠有樸忠有毀  
家之忠有殺身之忠有激忠有憤忠有詐忠有  
懷奸不忠又有前忠而後不忠一事忠而餘事

不忠者忠則可賞不忠則可誅如黑白可指余  
臨先生大書忠字愛其可以勉世之爲臣者孝  
說曰孝爲子事親當然也古之人有大孝有達  
孝有至孝有純孝有中孝有小孝有生事死事  
之孝有越禮加敬以矯情傷生致養以求譽之  
孝有悖逆不孝又有少慕父母而孝衰於妻子  
存則不顧其養歿則求牛眠鶴飛之地以爲孝  
而邀富貴者孝則可旌不孝則可罪如晉壤不  
侔余臨先生大書孝字愛其可以勉世之爲子  
聖宗集要 卷五 文天祥 四十五 依庸堂

者靜軒其善法文山者與 方中通曰貧居無  
事小有毀傷亦爲不孝殺身成仁雖大毀傷亦  
爲之孝文山可謂以忠全其孝者已 王以道  
曰宋朝一代試錄二本僅傳以有朱文公文文  
山二公理學品行在也其餘千百本安在哉人  
生之所重可知已烏得而不傳

###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宗父述遠於性  
理之學因天姿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  
卽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  
才氣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反之作希聖  
解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  
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子之書一見能發其  
微曰我固謂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  
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  
聖宗集要 卷五 劉因 四十六 依庸堂  
貫之以正也其高見卓識類如此因早喪父事繼  
母孝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  
不取家居授徒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才器  
使之皆以成就常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  
所居曰靜修學者稱爲靜修先生屢以學行薦於  
朝皆以疾固辭上書宰相有形畱意往命與心違  
卧病空山惶恐待罪等語且曰疏遠微賤之臣與  
帷幄諸臣不同其進退若非難處之事去就之見  
甚決朝廷亦不强致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

人之徒與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真定因謂曰公  
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衡曰不如是則道不行及  
因不受集賢之命或問之乃曰不如是則道不尊  
年四十五卒贈翰林學士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  
所著有易繫辭說四書精要等書行世

愚按文靖當南北未通之日而獨畱心於周程  
張朱之學令北方之學者有所興起且高不仕  
之節歐陽氏常贊其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  
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

聖宗集要

卷五 劉因

四十七

依庸堂

仁而見不可招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  
致之兩生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爲往聖繼絕學  
爲來王開太平者耶其品實在許魯齋之上唐  
荆史纂乃列於隱逸非其倫已 孔明爲漢代  
偉人而其品行基於南陽訓子靜以修身數語  
特錄於左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  
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愒慢則不能  
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  
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字字格言宜爲文

靖所服膺而吾黨亦不可不佩爲常弦者也

聖宗集要

卷五

劉因

四十八

依庸堂

許謙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數歲而孤母閻氏口授孝經入耳即不忘稍長肆力於學雖疾不廢聞仁山講學蘭江上委已而學焉仁山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醢鹽既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不足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又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

聖宗集要

卷五 許謙

四十九

依庸堂

由是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多所自得自謂吾非能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著自省編日之所爲夜必書之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屏迹入華山四方之士皆不遠千里而從之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宜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常曰如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爲學者

歸垂四十年隨人才分咸有所裨達官貴人之至

望閭而驕氣自銷四方之人以不及門爲恥卒之日正衣冠而坐戒其子元曰孝於母友於弟年六十八常以白雲自號門人因題其墓曰白雲先生後謚文懿

愚按義烏黃氏曰聖賢不作師道久廢逮二程子起而倡學以淑諸人朱子邇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始一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基既得文公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幹而文憲黃公柏於文定則師友之文安金公履祥又學於文

聖宗集要

卷五 許謙

五十

依庸堂

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發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爲朱子之的傳文懿許公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許公而益著文懿之功大矣世傳爲金華四先生先輩嚴於訓子明慈谿方伯楊柳塘公常諭諸子曰若能孝弟勝於擢高科否則雖中三元何用甚得白雲之意蓋讀書登第爲第二事修身齊家乃第一事也吾

鄧萬鹿園表詣超儕輩諄諄教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毋爲跼者嗤耶亦以人倫爲五性之本者也性爲無象之倫倫爲有象之性含盡倫無所爲盡性耳

聖宗集要

卷五

許謙

五十一

依庸堂

許衡

許衡字平仲號魯齋河內人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嗜學如飢渴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行之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刳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當暑過河陽暘甚道傍有梨人爭啖之平仲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梨無主矣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始有任道之意元世祖卽位召至京陳治天下之道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務以堯舜其君民爲已任除國子祭酒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設教懇款周悉必使通曉謂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詞約義該焉可易心求之又常問諸生此

聖宗集要

卷五

許衡

五十二

依庸堂



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人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要看得有疑有疑又要看得無疑方爲有功又曰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下位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已的有不由已的由已的有義在不由已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病革家人祭祠平仲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撤而卒年七十二謚文

聖宗集要

卷五 許衡

五十三

依庸堂

正初語其子曰吾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葬而無碑

愚按士人伏處讀書日與聖賢晤對豈徒攻文章博科第爲釣名竿子而已哉凡所以慕性蓄德善世淑人小而語默動作大而家國天下莫不有古人畱下法程可以爲我之用魯齋年卽以讀書不專爲科第設及長而教人令思書義有可用否則知讀書之要在於窮理讀書之

本在於力行如不體貼向自家身上做工夫止爲玩物喪志與聖賢之理天地懸隔然讀書貴乎用疑上哲之人由悟入中材之人由疑始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剔抉聖賢之隱曲而白之於心方爲有益當遵夫子之訓曰疑思問

中庸論富貴貧賤只重一行字貴爲公相有合做的事終日乾乾尚恐闕越其可驕乎賤爲匹夫亦有合做的事懷仁抱義貧乃士常何恥之有世人無學術偶然得志便意氣橫溢以驚駭

聖宗集要

卷五 許衡

五十四

依庸堂

乎衆人之耳目偶然失志便爽然失悄然悲若無地以自容皆醜雞之見耳豈知功名身外事富貴眼前花豎看千秋橫觀萬里不知多少總屬浮樞何難看破耶故富若周公而不驕貧如顏子而常樂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義命自安人皆知之然但作口頭話所以世無君子要知義盡方可聽命故古人又有造命者至於不在我者則聽命而已孔子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居易行法盡其在我者

也魯城門將顏孔子疾趨而過之桓魋作亂孔子微服而去之君子惟順受其正其他非所恤也孟子不立巖墻之意亦然蓋行已曰義順天曰命義不可悖命不可違也 真西山曰昔孔子常言命矣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常言命矣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蓋欲人安於命不趨利避害也出處有道語默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而惟義之歸此其所以貴知命也今人之欲知命則求趨利避害黷壯夫之心消

聖宗集要 卷五 許衡 五十五 依庸堂

志士之氣長偷怠之容是謂不知命謂之逆天聖賢以爲不可訓更說得詳盡 朱晦庵曰天生一個人便須管天下事何論三古與晚季耶况開闢以迄今茲止此述衍之百姓耳治以帝則帝治以王則王豈必易民而治哉故春秋之百姓孔子思以易之曰吾其爲東周乎戰國之百姓孟子思以易之曰舍我其誰也魯齋之心卽孔孟栖栖皇皇之心故不虛處亦不虛出名其議道則往除以祭酒則受陳王道則曰三年

有成爲治卽所以爲道也先儒虞伯生集謂程氏之學禁於宋而元興之滅於金而衡起之其平情之論哉 人知魯齋之學得之於姚樞不知元世程氏之學始闢於楊惟中惟中爲元中書行省用師於蜀漢湖湘奉詔求儒得趙復字仁甫以所記程朱諸經傳註錄付惟中惟中始知其道之粹乃與姚樞收拾伊洛諸書載送燕京京師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於祠壁選俊秀有

聖宗集要 卷五 許衡 五十六 依庸堂

道學者爲道學生延趙復等教授由是河朔始知有道學而姚樞特得之最先者也然則秉鈞軸者可不以道學爲先務也哉

吳澄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每夜讀書至旦母慮其過節膏火以與之幼清乃候母寢再燃燈誦讀十九歲作道統圖自識曰昔程朱二夫子年十七八時已超然有卓絕之見慨然有求道之志然猶未至於化而死也今愚生年十九矣失今不學更待何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可不念哉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起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聖宗集要 卷五 吳澄 五十七 依庸堂

而言之上古則義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嘗坐本心樓記曰心一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於孔子其道同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求之者哉孔子教人未嘗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吾心之體在是矣 格物

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既格者夢醒爲覺否則雖覺時亦夢也既誠者轉獸爲人否則雖別人羣亦獸也可不愧哉可不懼哉耳提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臻神妙元世祖詔求賢至京師以母老辭歸仁宗朝爲國子司業所居草廬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曰草廬先生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常問諸經與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卒年八十五時有大星墮其舍東北謚文正

聖宗集要 卷五 吳澄 五十八 依庸堂

愚按草廬年十九作道統圖而卽有日月逝矣之嘆其勇於求道之心爲何如今人役役名利耽耽嗜慾頭童齒豁尚不同頭其與老牯踉蹌以耕拽犁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洵爲可愧洵爲可懼故愧懼二字乃吾人喚夢超覺之門出獸入人之路也人生若無此念頭盡情改刷便是夢中說夢安心於獸何處討人之生理反不若既死之寒灰已槁之枯木矣孟子謂人之

異於禽獸而舉舜禹爲證蓋言欲異禽獸須學聖賢不同聖賢便同禽獸中間無站足處人欲爲聖賢乎爲禽獸乎大夢欲醒先格此件心之體用一原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穆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以至顯之物言之則雖兩間燦燦而此理實無聲無臭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而用已存言事物則先用而後體而體自寓所以爲一原也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微遂至窮

聖宗集要

卷五

吳澄

五十九

依庸堂

亦謂周程張邵一時豪傑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後起者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者果有其人乎則其服膺朱子可知已倘謂晚年與象山合則當以利歸象山而不歸朱子矣此其明白易見者也若出處則與魯齋同爲道計非爲身計也

聖宗集要

卷五

吳澄

六十

依庸堂

黃澤

黃澤字楚望元時人家九江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自任乃夢夫子親授所授六經字畫如新因絕意歸休以繼絕學爲已任楚望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常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缺傳註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故其爲學或得諸幽閒寂寞之境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際聖宗集要 卷五 黃澤 六十一 依庸堂

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久則豁然無不通貫嘗謂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嘗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臨川吳草廬獨敬異焉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與趙昉問治經之要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乃知楚望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如此後老不復教授家人嘗絕食相視默默不知所出而楚望嘆

日端居涵泳優游未常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如平時客不知其尚未飯也然終不爲一日降志以謀溫飽惟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以大戚卒年八十七

愚按祝石林曰寡學不如多學多學不如絕學絕非絕續之絕乃曼絕之絕也是就思議言詮路絕處尋出至精至微脈絡故中庸知微可與入德若止靠書本焉能與聖賢精神相晤對善治經者將經書看其本文又不要在言句上討聖宗集要 卷五 黃澤 六十二 依庸堂

須反之吾心一一尋個下落務真參實究使聖賢旨意豁然於吾心而無有捍格如蒼天清淨雲物卷舒而無一毫之迹畱其間然後恍然如大夢之得醒而不知經之爲我我之爲經也故着紙者糟粕之餘事所傳者祭畢之芻狗刻舟而求劍按圖而索驥以爲經術在是經術其果在是哉 遵傳註功令也然治經常有活法老生常談執而不化則爲頭巾氣象師杜撰轉相傳習則爲學究氣二者大半在傳註中先輩黃

葵陽教其子不得拘泥傳註人問之曰吾懼其  
染訓詰氣也彼以記誦爲務者自窒其心而不  
悟也哀哉 漢初六經始出秦火齊魯諸先生  
大率以其意治經凡數十家自是各自名其師  
說而不敢變國家有大議論必令傳經義以對  
至勤人主親自問其師何人師說云何則對曰  
臣師某也臣師之說云云蓋其重也若是故曰  
六經亾於秦興於漢然又曰秦焚經而經存漢  
註經而經亾則何以故曰經以註存而泥於註  
聖宗集要 卷五 黃澤 六十三 依庸堂  
則註不足以存經而適足以亾經也京房溺於  
名數豈復有易孔鄭專於箋釋豈復有詩書董  
仲舒流於災異豈復有春秋樂固亾矣至於大  
小戴氏所記亦多未醇世豈有全禮哉蓋經本  
於道道本於心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有太極  
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  
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  
心分善惡也說體莫善乎禮由吾心有天敘也  
導和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中和也經若不明心

安得正心既不正國家安得有善治鄉閭安得  
有善俗哉楚望之所以大戚而訓人以致思之  
方也與 林英年七十餘氣貌不衰或問何以  
致此曰某尊經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  
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畱胸中楚望正是此  
學問蓋其神交古今聖賢爲磨礪洗發之藉又  
從猛風逆浪苦雨窮途中精鍊一番故能心性  
動忍不沒溺於世味而維絕學於不墜也昔人  
有詩曰養成心性方能靜化得妻兒不說貧楚  
聖宗集要 卷五 黃澤 六十四 依庸堂  
望殆其人乎

宋 濂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姪七月而生兒時苦多病既長嗜學師事吳淵穎先生萊悉得其闡奧柳文肅貫黃文獻經深禮重之歎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墜矣篤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臨財廉非義不取常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至正間大臣薦爲國史固辭入龍門山著書明太祖徵至金陵問世亂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上說授起居注侍上論黃石聖宗集要 卷五 宋濂 六十五 依庸堂

公三畧公進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又語及賞賚公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又問災祥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於其仁上嘗言古帝王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怡懌卽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士天下有不治乎上深然之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公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取覽

之今大書兩廡壁公侍上久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於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累陞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院致仕賜緡綺御製文集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公頓首謝辭行歸田日銘於楹曰積高山之善尚未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聖宗集要 卷五 宋濂 六十六 依庸堂

於小人製有潛溪集刻板國中高麗安南購文集不啻拱壁而公冲然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煩辭複說道之蔽也接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寒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視近甚明人以爲不飲酒不嗜欲所致後爲孫慎事安置茂州臨終端坐拱手而逝正德中謚文憲年七十三愚按聖賢之學莫重天人帝王之道不外仁義

仁義全而天人自合尚書典謨與孔孟無二旨

也景濂對太祖之言言言藥石字字箴規非有明開國之第一人乎而原其本領則自義利之辨始義利之辨明然後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纔成一王佐品格昔太祖賜姚安聯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愚謂謀畧孰有出於不嗜殺人天下以人心爲本者乎天下大文章孰有出於尚書典謨與大學衍義者乎景濂足以當之而不愧矣 景濂嘗送馬生序有言自聖宗集要 卷五 朱濂 六十七 依庸堂幼嗜學家貧無書手自筆錄天寒硯水堅手指不能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不敢逾期既冠趨百里從鄉先達執經問道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不知也至舍四肢僵勁賸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供同舍生皆被綺繡煒若神人而已溫袍敝衣處其間無忤色卽此一序可以想見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大槩其爲一代偉人也宜哉可師已

### 錢唐

錢唐字惟明象山縣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稱旨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公上言孔子百世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祀孔子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上以孟子事君如寇讎等語嫌之欲節畧其書并議廢配享令有諫者死且命金吾射之公極言不可坦胸受射曰臣得爲孟子死足矣上見其誠懇命太醫療射時已撤主矣復之得不廢一日召講虞書陞立而對或謂公草野不知君臣禮公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卽命撤圖乞致仕不允尋以懇直謫判壽州兆玩經籍徜徉山水以壽終立廟本邑春秋專祀 愚按孔子爲百世師自宜以萬世爲土蓋其志在安懷欲在立達在在精神直將我天下萬世



之人欲盡納懷抱中所以至今天下萬世之人  
個個親之如父母敬之如天地皆莫知其然而  
然者故爲歷代帝王崇祀孟子願學孔子孔子  
之道得孟子而益著則其崇祀也亦宜乃當日  
欲免天下通祀欲廢孟子從祀廷臣無一諍之  
者公獨侃侃言之甚而坦胸受射俾尼山鄉嶧  
之傳長昭於今古豈非吾道之干城乎時程仲  
能徐亦上疏極言其畧曰發揮三綱五常之道  
載於經儀範百王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天  
聖宗集要 卷五 錢唐 六十九 依庸堂

也不特三公也宋時王昭素講易崔頤正講尚  
書邢昺講春秋皆是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  
太后然亦是尊儒重道之盛美人君惟道益高  
則位益尊萬世帝王所當法世俗之人能爲尊  
君之言不知尊君之道錢公深得此意正言以  
回之俾知天下治亂責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所關匪淺鮮耳 僞周武氏者以一尼媼而革  
唐之命屠害宗支流毒籍紳牝雞鳴晨非常大  
變有國家者當如何警戒乃揭圖於深宮豈始  
聖宗集要 卷五 錢唐 七十 依庸堂

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孔子之教不可一  
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孔子之祀  
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道行  
其教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德也  
皆有功於聖門者也考聖廟春秋二祭天下每  
歲殺牲總計至四萬二千六百有奇而其子孫  
愈加榮盛視梁武之茹素而臺城之餓家無噍  
類者何如哉信乎教以翼治萬世爲土不可廢  
矣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所以重道即以重君

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古台之寧海人始生之日有大星墮於其家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深醇鄉人稱爲小韓子年十五侍父宦游濟上覽周公孔子故宅求七十二子遺蹤慨然嘆曰使吾得遇孔子同時縱顏閔未可幾其餘豈多讓哉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濂以爲遊吾門者衆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恒以明王道關異端爲已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常曰富貴利達外聖宗集要 卷五 方孝孺 七十一 依庸堂

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仁義忠信之道備於心不求而足得之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歛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物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常卧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者窮豈獨我哉友朋以文詞相問必告之以道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靜以察之舍此不治猶縱盜於家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本於中正仁

義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兩應召命授漢中府教授日與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論經義無虛日王甚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建文帝召爲翰林學士君臣之間同於師友嘗作書事詩曰斧晨臨軒几研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烟滿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杆黃門忽報文淵聖宗集要 卷五 方孝孺 七十二 依庸堂

閻天子看書召講官金川失守孝孺斬衰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諭意孝孺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於是繫獄姚廣孝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既慚德欲令孝孺草詔以塞天下之心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曰成王安在曰伊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自勞苦左右授筆劄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

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怒遂磔之於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七十三人南渡謚文正孝孺於五經無不精究凡理學之統人文之紀盛衰幾微之故名物度數之詳皆精研離析而會歸於大道有遜志集四十卷行世

愚按正學先生之學雖出於宋景濂氏然得諸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字去矜號愚庵常尋討先達授受原委至廢寢食居家孝友備至仕濟南太守有惠政晚益畏慎晝所爲夜必書之白

聖宗集要

卷五

方孝孺

七十三

依庸堂

於天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爲體道成德之君子正學佩義方之訓故能守死善道其季弟方孝友就戮時正學目之淚下孝友口占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真不愧正學之弟矣獨惟世之傳正學者止於忠烈而不傳忠烈所由來豈繩趨矩步安常履泰者得爲孔孟之徒而見危授命盡忠報國者反不可入堯舜之道耶只周子主靜一說直接濂溪一派

益靜養之法只在窮理理明則欲自退而心自

靜經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孟子之論不動心亦曰知言善養氣不循理何以能靜不靜何以能動此卽孔孟傳心之要法也蔡文莊云使方正學當日得行其志伊周格天之業疑亦不遠痛言及此使人有追憾天地之心愚故特表而續之 宇宙間惟治統道統相提爲兩大事治統紊則王道晦道統紊則異端興而道統之害及人心世道者爲尤甚後世正教衰微

聖宗集要

卷五

方孝孺

七十四

依庸堂

以詩書起家號稱孔氏之徒者皆推崇二氏貶抑尼山使洙泗之真傳等秦灰之厄運而流沙天竺家言其凌駕吾道不啻如吳魏之抗衡不知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正學以之自任亦不過明一是字耳而顛沛必於是使似是而非者不得決吾道之藩籬厥功偉矣先儒有詩曰理無兩路須求是節到當頭要認真正學先生之謂乎 時有金川門卒

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年十八李景隆獻門貢  
兵入戍卒皆散翊大哭而去嗣是力學宣德中  
巡撫周忱薦其學行於朝又薦爲崑山諭翊曰  
翊仕無害於義但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遂隱  
不仕可與正學先生並傳 又魏澤深水人爲  
刑部尚書有學行與孝孺爲友後謫寧海典史  
當捕方氏時悉力保護以故方氏有遺胤謝文  
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者澤之力也後  
過孝孺故居詩悲悼曰荀輿衝雨過猴城撫景  
聖宗集要 卷五 方孝孺 七十五 依庸堂

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  
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卻憶令  
感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足覩友誼後配享  
邑祠

### 陳敬宗

陳敬宗字光世壽寧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  
預修永樂大典復預修五經四書大全改侍講尋  
以母喪歸宣德改元譯修成仁二廟實錄進南祭  
酒敬宗高明力學教人持敬爲主辟雍之政辦於  
朝常感寧人楊鼎年二十餘舉鄉試第一聞敬宗  
最敬即求入南監閉戶讀書晝食躬作敬宗嘆曰  
顧氏輩孤不是過矣時鼎尚未有室有郡守欲妻  
以女鼎曰遊學在外不告父母不敢從也敬宗聞  
聖宗集要 卷五 陳敬宗 七十六 依庸堂

之益服鼎第其德行爲國學最後鼎官學憲政績  
彰聞敬宗考績至京王振舉而求見敬宗辭避之  
楊士奇請聞過於敬宗教宗直語焉士奇謝曰公  
真吾師也在職十九年所教生徒多位卿貳而敬  
宗不調時李時勉爲北監祭酒而敬宗在南監人  
稱南陳北李云敬宗廣者修其儀觀儼然動止有  
容一語不妄片章尺牘皆關名教景泰元年引年  
致仕家居不妄出入獲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卒年  
八十三贈禮部侍郎諡文定

愚按敬者千古聖賢授受之心法聖安於敬賢  
勉於敬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造次如是顛沛如是所謂毋不敬也毋不敬  
斯毋不善矣光世教人持敬規矩森嚴楊鼎故  
求入南監親其德教即遊學在外不告父母數  
語皆本敬之一字而出後督學南畿每閱諸生  
試卷雖盛暑或燈下亦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  
取之侍者請解衣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於此  
此時豈無神明在上與各家之靈爽列左右豈  
聖宗集要 卷五 陳敬宗 七十七 依庸堂  
敢不敬位上北狩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  
試當簪花燕饒今日爲枕戈待旦之時不敢陷  
諸君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出門亦  
皆敬之一字所發也 李忠文懋字時勉爲北  
祭酒六年規條整肅恩意周至諸生疾病或不  
能婚喪者時扶持贍給之時王振用事時勉不  
往候不設茗與敬宗辭避不見若一轍南陳北  
李宜爲海內所宗仰也 胡五峯曰能攻人實  
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尤爲難人能攻我

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若楊  
士奇之於敬宗可謂二難矣近世人心淺薄以  
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愛毋惟乎繩約  
弛而品行廢與

聖宗集要

卷五

陳敬宗

七十八

依庸堂

曹端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永樂舉人稱月川先生天姿穎異造詣篤實教人務以躬行實踐日事著述坐下兩足磚處皆穿父好善佞佛洎聞月川說聖賢之道卽翻然轉念於是月川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又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極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薄乎今人處流俗中

聖宗集要

卷五 曹端

七十九

依庸堂

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父好之卒向於學又曰事事都從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的大路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死生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天理本無隱顯要時時省察當瞭然於心目之間不可須臾離以流於人欲人能於天命順而不拂便是處生死順逆之要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憂勤惕厲之心學者須當置身法度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此身從天地來其形雖小

其理與天地渾合不能以忠孝立身非大丈夫也

○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

○直者生之道雖命之所遭有不齊而莫非生道

○孔顏之所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

樂耳子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

說破欲學者自得之又戒人嗜酒云養性莫貪

昏性水成家立戒破家湯後爲霍州學正士習丕

變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之學使考較必使月

川較其去取後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其德化

聖宗集要

卷五 曹端

八十

依庸堂

感入如此謹靖修所著甚富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其理學爲本朝之冠

愚接近世學術如在夜行高明之士既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才又纏縛於因果故欲崇正學必先闢異端人當以君子修其身更當以君子事其親蓋父母生身最難須將此身納於禮樂規矩之中方不負父母生身之意乃爲孝順如平素不修身以君子事其親而止恃薦拔爲孝是不以考終之君子待其親而以黷惡有罪之小

人待其親也其待親也誠薄矣昔孔子以一  
振羣蒙萬古照長夜尊其親爲啟聖而青牛白  
馬之教乃出而與之角爲調停之說者曰三教  
一家毋怪乎人心迷惑習尚紛淆而不成世界  
也司馬溫公曰人子居喪而修佛事卽爲不孝  
姚元之訓子遺令亦云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  
愚者拜經禮懺興以求福汝曹勿效兒女子所  
爲終身不寤追薦冥福永爲世法然則欲君子  
其親者謹遵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二語庶人心

聖宗集要

卷五 曹端

八十一

依庸堂

正而風俗厚矣月川作夜行燭一書而俾父轉  
念而爲君子可謂諭親於道者使人人讀夜行  
燭一書不將盡人而爲君子乎至論孔門大路  
惟誠與敬誠是本體敬是工夫識得本體好做  
工夫做得工夫纔見本體確是程朱宗旨高景  
逸謂月川語錄只將先儒所說發揮幾句更無  
異人處便成了大儒可謂知月川者矣人不  
飲酒便有數分地位志慮不昏一也不廢時失  
事二也不失言敗度三也常見醇謹之士因醉

失其職業者衆矣况亂性乎不可不戒

聖宗集要

卷五 曹端

八十二

依庸堂

黃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鄆縣人五歲時侍母病夜不就寢六歲就塾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十三值永樂初年命徙閩右實京師其父當行益清傷父老行萬里輒涕泣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少長不庸愈於老乎官異而從焉踰年抵北京受廛城外墾荒鬻蔬以自給稍暇卽肆力於學以已心爲嚴師以聖賢爲矩矱動無所苟有富翁招之同寓謝不往或問之曰聖宗集要

卷五 黃潤玉 八十三 依庸堂

渠有一女當避嫌也里中子弟多從之因教且學庚子京闈擢禮經魁用薦拜監察御史敬歷中外循卓有聲請老致仕閒居簡出日惟耽玩經義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盡孝友睦婣任卹之行也人能以敬天地之心敬父母何患不孝人能以愛兒女之心愛兄弟何患不友人能以和妻妾之心和宗族何患不睦人能以好財利之心好親黨何患不婣人能以保子孫之心保隣里何患不任人能以憂饑寒之心憂貧難何患不恤

學聖賢一分便是一分好人 明理務在讀書訓

行要當謹獨 學庸語孟皆述做人的樣子熟讀而知行兩盡則頂天立地做一個大丈夫不習此書而惟東吟西咏終不濟事何異牛馬襟裾耶著述甚富學者稱南山先生壽八十九

愚按以已心爲嚴師卽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凡所動作皆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

固自然心正矣以聖賢爲矩矱則不越乎讀書者是學庸語孟皆述做人的樣子苟讀四子之

聖宗集要

卷五 黃潤玉 八十四 依庸堂

書而不潛心其爲人不效法其爲人不爲徒讀

也耶學者知行兩盡當如夫子在上顏曾思孟侍坐後先則匪僻自不形於動靜便可希聖希

賢若浮文艷句有識羞稱寧容不務其實耶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三者並重而以六行爲之本蓋理見於行斯理得於心而後可旁通

於事也故又以鄉八刑糾齊民仍不出於六行



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友之刑三曰不睦之刑  
四曰不嫺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郵之刑  
而造言與亂民之刑大約與六行相反者是六  
行之重可見矣南山舉之以爲世勸而欲人擴  
克此心殷殷指點與人爲善之心何其切與  
避嫌一語更見定力昔陸容應試南京館人有  
女夜奔容託以疾女去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窓  
虛有女私窺笑讀書欲把柔心通一線十年前  
已薄相如時年方二十四是秋領鄉薦旋登第

聖宗集要

卷五 黃潤玉

八十五

依庸堂

又林茂先閉戶讀書有富室婦夜奔茂先呵之  
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婦  
慚而退亦登第此等事敗名損德最悞功名不  
可不戒然與其拒之於臨事不若慎之於未然  
此孟清之所以尤不可及也

聖宗集要卷六

薛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學者稱敬軒先生山西河津  
人自幼書史過目成誦端重不爲兒戲魏謩諸公  
謂人曰聖門有人矣敬軒厥科舉之學慨然有求  
道志尚真知尊實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的  
傳也以復性爲宗明性爲先曰五經四書性之一  
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關至論  
所傳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大學格物亦只  
是格箇性手錄性理全書潛思密玩值雪盈尺勿  
倦言動必質諸書有得秉燭疾書一有不合終夜  
反側不寐中永樂庚子解元辛丑登第一日三楊  
欲識其面令人邀之敬軒曰職在糾彈無相見禮  
三楊嗟嘆焉督學山東欣然曰此吾事也誨育生  
徒首以白鹿洞規先力行而後文藝親爲講授循  
循不倦隨其材器成就之諸生感慕皆稱曰薛夫  
子後爲大理少卿三楊欲敬軒一見王振敬軒正  
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耶振聞憾甚劾敬

聖宗集要

卷六

薛瑄

依庸堂

軒出人罪繫獄待罪敬軒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亦何愧乎持周易讀不輟將刑王振老僕哭於廚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聞而意解有詔赦免居家七年弟子來學者日衆拳拳乎從小學以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唯責躬行之實常曰衣垢不滿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渝德缺不補對天寧無愧心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答終日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正統己巳陞大理寺聖宗集要 卷六 薛瑄 三 依庸堂

卿中官袁誠午節饋扇敬軒曰此朝廷禮不敢受又金英過南京敬軒不往餞至京一夕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英廟復辟時年近七十遷吏侍兼翰林學士見石亨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致仕居家八年常謂學者曰程門敘人居敬窮理而已太極者即吾人仁義禮智之性也理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五常百行動靜之間曰命曰性曰誠曰道曰太極一也道本無名以萬事萬物必由是以行故名之曰道 無欲非道入

道必自無欲始無欲者便無事心便澄然靜坐觀心間中一樂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銷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又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 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敬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動況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修德之外當一聽之天若計較日夜思慮萬端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有命世人不知往往於仕宦之中取不義之財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命當富貴雖無立錫之地他日富貴將自至使其命不當富貴雖積金如斗亦將蕩然不能保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焉七十六忽遘疾賦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雨大作白氣上升謚文清贈禮部尚書從祀孔廟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

聖宗集要 卷六 薛瑄 三 依庸堂

愚按太極萬化之原委也天道地道人道雖列爲三而函三爲一者太極也賦於天謂命稟於人謂性天與人同一實理謂誠無一事一物不由是以行謂道離了人倫日用何處討本性着落離了戒懼慎獨何處討復性工夫打逆此心歸於一路久之自有宇泰天容景象虛從實處得來方是合天之學文清以復性爲宗明性爲先故謂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爲主學者之所講明實踐仕者之所表率推行皆當以三綱五

性此一點靈明附在肉團上卽謂之心無形之靈明與有形之肉團分拆不開性爲心之主宰心爲性之郭郭故千古聖人雖性反不同而明德則一上明字是工夫下明字是本體所謂洗卻浮雲而太虛自清徹去障礙而天理自著也故曰德惟明爲先文王姜里作易文清獄中讀易可讀之書多矣何獨於易易爲憂患之書能體易則有吉而無凶悔吝故古人以之處患難庶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吉固吉而凶亦吉也悔吝亦吉也溫寶忠曰禍福如狂風驟雨當處之有日消息如寒暑晝夜須聽之無心此四聖人心易也文清之見卓矣昔黃霸與伏勝繫獄霸欲從勝授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古人力學類如此濂溪看得無欲深人欲去則天理存卽合人生而靜之本體故無欲卽是道文清看得無欲二字淺去人欲尚須存天理便是克復爲仁之工夫故無欲非道而可以入道兩說正不相

妨若到工夫純熟本體渾然即是吾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境界有無二字俱用不着矣 孫鍾元常取文清靜坐觀心閒中一樂二語作工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卽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矣愚謂觀心亦只在觀書但得書味深則心自無不在無不樂不必別求工夫也 比來靜觀人生富貴利達莫不有命計較機關總不濟事人之不知命聖宗集要 卷六 薛瑄 六 依庸堂

者未得則有未得之憂悒悒奔走元來天之所以與我者從未得中消鑠之矣既得則有既得之憂悒悒奔走元來天之所以與我者又從既得中消鑠之矣亦有終身求之而不得者亦有終身求之而得而取不義適足以貽禍於子孫者惟有修德於冥冥之中則得不足喜失不足憂樂天知命方爲君子耳 金英好官之言老僕廚下之哭王振亦爲意解可驗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高景逸曰薛文清語錄中無一透悟

語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有一毫染只平平常常腳踏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差繆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爲迷者而言也愚謂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又何嘗不悟耶又楊月湖曰某自二十六七始見薛敬軒語錄國初以來各公所著求其粹然出於正未有或之先者

聖宗集要

卷六 薛瑄

七

依庸堂

吳興弼

吳興弼字子傳別號康齋江西崇仁人幼讀書鄉校巖然有立十九歲一見伊洛淵源心慨慕焉於是焚應舉文字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二年收歛身心沈潛義理後深有所得曰勿忘勿助近日少知此味父爲國業時在省粗衣敝履人莫識之還鄉遭風舟幾覆衆皆驚康齋獨正襟危坐生平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躬親稼穡手足胼胝學者約聖宗集要 卷六 吳興弼 八 依庸堂

已分少飲食教誨之暇則咏物適興胸襟豪邁有咏桃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天順初上命行人賁敕書造其廬命爲左春坊右諭德康齋不就表陳十事以謝首引程頤言謂人便以聖爲志學便以道爲志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伏願陛下斷然以堯舜自任雍熙自期勿貳勿疑願博訪儒臣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其餘皆切時務知者以爲篤論 論學多舉成法由濂洛關

間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 坐南軒讀孟子甚樂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間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覆思之未得其方日晏未起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安貧節用而已誓雖寒餓死不敢易初心也夏大雨屋漏無乾處居之泰然十一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畧無厭貧之意卒年七十九聖宗集要 卷六 吳興弼 九 依庸堂

鄉人稱曰聘君

愚按先輩之學雖居一室若對聖賢雖在山林不忘君國康齋辭官不就而表陳十事首以堯舜望其君可謂志伊尹之志者矣衡門棲遲有萬物一體氣象斯豈石隱者流乎 洙泗緒千聖之統而曰述而不作其成法固有所自來即祖述憲章二語便是公案嗣是而濂洛而關閩以心傳心一線不走所謂成法也康齋多舉之上以繼往聖下以開來者孟子之後一人已

明章本清學箴四條一曰虞廷危微精一孟子  
操存舍此是心學正傳庶幾學有入路一曰  
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中庸立本知化育此是  
聖人全學庶幾學有歸宿一曰顏子欲罷不能  
曾子任重道遠此是爲學真機庶幾不廢半塗  
一曰明道思舜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象山在  
人情物理上做工夫此是爲學實地庶幾不惑  
異端凡此皆所謂成法也推類而廣之可也  
天地間人心自開萬境自閒心若能閒則雲白

聖宗集要

卷六 吳興弼

十

依庸堂

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在在神怡  
志爽萬物皆春何等快樂况與聖賢相對乎故  
蘇子見文章觸處皆文章程子見道體觸處皆  
道體樂處悠然苦處亦悠然此正是勿忘勿助  
真境閒時能不閒忙時能不忙康齋洵有會心  
者乎楊斛山爵常云今日早起朗誦孟子君子  
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卽覺襟懷開灑心廣體胖  
况孟子七篇皆是浩然之氣披襟而讀有不天  
空地闊悠然自得者哉 隨分安貧四字甚妙

人之境遇無常所貴此心不動心從境起境遷  
心生討求稱意何日得了若知了心之法隨身  
有無隨家豐歉高還高下還下一毫不起非望  
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念一時俱了故我輩  
胸中情景要看得春不是繁華夏不是暢茂秋  
不是寥落冬不是枯槁方爲我境飯蔬自飽而  
不願人之膏粱縵袍自溫而不願人之文繡絕  
意於榮名利達之求而惟善言懿行之是則也  
人生若不具此種品骨不許讀聖賢書卽讀亦  
不能合道而有愧於聖賢 康齋樂處卽中庸  
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二語便無入而不自得  
清夜思之恍然有會昔晉延篤常謂吾昧爽梳  
櫛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姬  
旦之典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誦詠南  
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  
輿世之有人已之有軀觀乎康齋乃知昔賢之  
言爲不誣也 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常喫虧  
方做得幸聞過夫子之嘆虧也犯不校顏子之

聖宗集要

卷六 吳興弼

十一

依庸堂

喫虧也三自反孟子之喫虧也喫虧在已便宜  
卽在人人猶已也要做君子度量不當如是耶  
胡九韶學於康齋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  
脯焚香告天謝賜一日清福其妻笑曰一日三  
餐菜粥何名清福胡曰吾幸生太平之世又幸  
一家骨肉飽煖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  
福而何可謂弟如其師已

聖宗集要

卷六 吳興編

十二

依庸堂

楊守陳

楊守陳字惟新鄞人先世以貲聞而祖範號棲雲  
爲儒者畱心性理著正學一書父自懲縣吏也有  
陰德時宰撻囚至流血怒猶未息懲爲長跪解之  
曰嘗聞哀矜弗喜喜且不可況怒乎宰爲霽顏人  
稱梅讀先生惟新孝友天至處朋友篤於信義平  
居和易若可親狎至所執持莫得撓奪素羸疾靜  
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之癯獨抱遺經以求聖  
人之心自六經子史莫不探綜卒歸諸道景泰元  
年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選庶常宮中常  
以金銀爲豆剪鐔囊如花葉亂撒地下以令宮人  
宦寺爭拾爲開笑惟新賺銀豆謠以爲諷京師傳  
之克經筵講官嘗講武成篇卽進言曰昔魯論稱  
舜無爲周公稱武王垂拱然而天下皆治後世人  
主有深嚴中禁委政宦侍者乃禍召望癸高居無  
爲肆情嬖艷者變啟祿山憂勞之心先殊而安危  
利菑之樂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以分惟陛下慎  
之聽者以爲懇久之陞侍讀學士一官五品十六

聖宗集要

卷六 楊守陳

十三

依庸堂

年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內侍有欲爲夤緣者惟  
新曰豈婆半生老乃嫁夫一時縉紳誦爲名語後  
陞吏部侍郎復以大經筵禮法峻整早朝侍衛森  
嚴上難盡羣下之情習國家之務疏請大經筵之  
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早朝之外更御午朝以聽  
政養心窮理裁決庶務規畫詳明可爲世法晚年  
學益遂遠三禮孝經學府語孟易春秋章句多有  
更定仕至吏侍兼詹事府丞弘治二年卒贈尚書  
謚文懿弟守耻南京吏尚爲文師昌黎學師伊川  
聖宗集要 卷六 楊守陳 十四 依庸堂

之  
愚按自古賢者多生於世德之家若楊氏祖孫  
父子兄弟可謂盛矣迄今過其里猶仰止其人  
况親炙者乎皆自棲雲先生正學一書基之  
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即稍停片  
時待心平氣和從頭再問庶毋玷於官評且勿  
傷於陰陽常見世人因怒其人遂嚴刑以洩已  
之忿嗟嗟傷彼父母之遺體而泄吾一時之忿

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梅讀先生所以授聖言  
以解也而門第之興亦以此 舜無爲有所以  
無爲者精一執中五臣而天下治是也武垂拱  
有所以垂拱者敬勝義勝有亂臣十人是也若  
與宮人宦寺爲伍未有不安危利蓄以取敗亡  
此銀豆諸所以賦而聖狂治亂之判不禁隨事  
進規也經筵之外請開小經筵早朝之外請御  
午朝聽政總欲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近宦官宮  
妾之時少耳泊然自守讀豈婆半生老乃嫁夫  
聖宗集要 卷六 楊守陳 十五 依庸堂

二語何等勁烈皆從正學一書得來 正德時  
有張維喬名岳者宗尚程朱盡讀祖父藏書闔  
選第一謁鎮守太監長揖而已及仕廉甚常曰  
岳無他長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吾不忍  
也爲總督如寒素不通權貴友人言之岳曰寒  
骨稜稜死時止少馬革一張其他自分已定公  
毋念也安有立脚如張維喬不與人錢死乎或  
又以爲言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時嘗  
事屢招不得我一往今入錢買官乎嚴氏擅政



督臣不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岳一人而已  
亦著有聖學正傳一書文懿非獨抱遺經不能  
有此昌言峻節故曰皆從正學一書得來也  
外史記公雅量楊公以洗馬乞假省親行次一  
驛其丞不知爲何官與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  
職洗馬日汎發馬公謾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  
洗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公讓上舍以處  
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  
則公門人也跪而起居丞乃蒲伏階下百狀乞  
進矣

聖宗集要

卷六 楊守廉

十六

依庸堂

陳憲章

陳憲章字公甫一號石齋稱白沙先生廣東新會  
人父先卒母抗節鞠之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  
卽記志伊洛之學讀孟子有天民句自盟曰爲人  
當如此丁卯舉鄉試從臨川吳康齋學歸閉戶讀  
書終夜不寐築一臺名陽春坐其中者十年以自  
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常云吾年二十  
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聖賢垂訓之書無所  
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里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  
聖宗集要

卷六 陳憲章

十七

依庸堂

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  
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  
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周  
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仲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之樂此心也吾  
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人具七尺軀除了  
此心便無可賢學者須從靜中養出一個端倪  
未可全靠書本謂馬伯幹曰神理爲天地萬物  
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  
聖宗集要 卷六 陳憲章 十八 依庸堂

同汎數十里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故爲三  
老困定山怒不能忍聲色俱厲白沙當其談時若  
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深服雅量仕授  
翰林檢討謚文恭從祀孔廟  
愚按爲學悟門不開雖博聞強記讀盡五車不  
得入頭處又安得出頭處須是靜坐默默參求  
自然漸得個消息心清目明能開平生不能開  
之口頓了平生不能了之心方能自得白沙功  
深力久胸襟凌邁見道卓然俯視一切正如游  
聖宗集要 卷六 陳憲章 十九 依庸堂

伯幹病至此當大爲休置縱未能到解脫地亦漸  
省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  
小益也詩云斷除嗜慾想永徹天機障身在萬  
物中心在萬物上又曰耳目不交未展書此心如  
在太清居又曰吾人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  
前皆見道語也白沙素不與物競隣人有侵其  
居地者揚言曰陳氏子我必辱之於途及見不覺  
自失白沙曰尺土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慙而去  
又訪莊定山定山拏舟送之維揚一士人素滑稽

山上東岱至絕頂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  
各來獻狀目中意中止如一粟止如一勺何其  
偉與講學須舍煩就約如詩以道性情惟一  
正字易以道陰陽惟一時字禮以辨上下惟一  
敬字得乎詩之意則興觀羣怨何處非詩得乎  
易之意則潛見飛躍何處非易得乎禮之意則  
動容周旋何處非禮總之不外一心故儒先又  
轉一語曰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非謂  
習靜而可不讀書也古初生民大較與天相

近人之不能分天猶魚之不能分水也故動必稱天言必稱天中古聖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曉後來卻只往道上求覺與天稍隔一層末世并道字不識支離淆雜日日戴皇天履后土不知天在於何處所以人小而天大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處白沙之言其知道者乎其知天者乎而戒懼慎獨之功自有不容已者矣除了心理七尺軀便無可貴此覺世要言也蓋軀殼的我要看得破破則萬有皆空而其心常虛虛則義理來會性命的我要看得真真則萬理皆備而其心常實實則物欲不侵世人不求真我徒認七尺軀爲我所以流蕩忘返薛文清曰爲此七尺軀不知費了聖賢多少言語而尚不知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已 羅文莊曰四端在我無時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克之即是實地上用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過伏之久或者偶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愚謂戒謹不

睹恐懼不聞正所以養未發之中儒之異於釋者只在存心冥心虛與實之分耳又不可泥且白沙意注在下句爲徒讀書而不靜養者示一法非欲人致虛守寂也昔朱子嘗謂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會收得如何能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乃一覽無餘味道德性命之言如目擊古人攷成敗是非之由如目擊古事精進之士非但靠他人不得即古人亦靠不得不離書亦不靠書方是善讀書魏庸齋曰舍功問效如舍舟問渡舍梯登樓終日尋不能得惟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趣孔子之樂得二語曰不怨天不尤人從何尋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樂得二語曰不遷怒不貳過從何尋曰克己復禮尋則爲君子之坦蕩蕩不尋則爲小人之長戚戚孔顏樂處不在孔顏吾尋之吾當自得之亦曰得之於心而已 身在萬物中心在萬物上與康節身在

天地后心在天地先俱超然物表真若身在大  
清然人自少至老亦何時不在太清無奈妄想  
執着自纏自縛若能通身放下求諸未發復還  
太清便是中和境界無入而不自得矣告馬伯  
幹大爲休置之意亦然 林緝熙曰所謂聞道  
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  
入頭處終是閒也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聖  
賢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自得便是終  
身聖賢 莊定山景學以無言自得爲宗受用  
聖宗集要 卷六 陳憲章 三十三 依庸堂

於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機會  
見源流打成一片謂無出於禪然無極而太極  
靜無而動有者吾儒亦不能無也但吾儒之所  
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滯於有禪之所謂無者  
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儒相似而實不  
同也世有以禪學議白沙者於此可參已 薛  
玄臺曰脚跟踏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正人鬼  
分胎處又曰道德功名文章節義自介然無欲  
始多從白沙得來 鄧文鼎以讀曰學不到令

我其誰終非天民故用世一番須令天地變化  
草木蕃始爲不負然其功實基於潛如龍不在  
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倘乘雲霧上青天人窺一  
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故凌霜揭日的節義自  
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的事功從臨深履  
薄中操出書之微詩之綱易之密皆此義也卽  
白沙主靜之說抑卽濂溪主靜立極之說也  
賀醫閭與人言論侃侃白沙曰得毋鋒芒太露  
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爲美耳於是作書室  
聖宗集要 卷六 陳憲章 三十三 依庸堂

於後圖編書深沉和平向上之語於目前使有  
警惕必期至是乃已可謂善法白沙者已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號敬齋江西餘干人居家日以悅親爲事兄每外歸迂於門外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之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慨然以斯道自任遊吳康齋之門絕意仕進克養日邃其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敬爲所因以敬各齋居常端坐凝重對妻子若嚴賓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曰以仁義潤身牙籤潤屋足矣日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已語治則曰王道以真心行仁義是王道惟聖宗集要

卷六

胡居仁

二十四

依庸堂

一年年覺此身衰惟有樽節愛養以培暮年之用一日日知前事非惟有恐懼修省以補一生之愆尤無病之安無事之福富貴何時悠然俱足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爲存心之法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之意故與鳶飛魚躍同其活潑也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心者皆非也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只整齊嚴肅則心便聖宗集要

卷六

胡居仁

二十五

依庸堂

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又曰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二語說盡天下古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在此兩般人正學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先儒言合內外之道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末相資曰體用一原曰顯微無間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處最宜理會此處見得破則知所用功而功利無所誘異端不能惑矣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此師門敬字口訣也

愚按論語首言學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屬以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德信

其本尤不可須臾離焉者也敬齋之學以主忠信爲本所謂有主則實也常存此忠信之心而不間斷則文行兼修以之爲已則精一之心以之出治則篤恭之化矣 聖賢絕大本領止得一個爲已從人所不見不愧屋漏直到無聲無臭蓋爲已則步步着實處處精圓周到舉而措之無違道干譽之事便是王道古人饑溺由已溝中之推由已皆是看得已字重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此段學問今人漫不復知矣夫子曰

聖宗集要

卷六

胡居仁

二十六

依庸堂

有存久自明之說辟如行萬里之途決非一蹴所能到此正是忘助俱泯憤樂相生真諦而總不外於敬之一字也 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存不隨靜而冥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動而紛所謂主宰也即太極也讀書人莫喜空寂莫苦紛囂拿定主意只是不驕不諂不淫不濫無愧無作無憂無懼如駕安車導坎過橋自然六轡在手便是動靜不失其時本等若漫無主持隨境起滅便是憧憧往來周文襄曰無事時常

聖宗集要

卷六

胡居仁

二十七

依庸堂

如有事提防有事時當如無事鎮定乃爲的當工夫即中庸大德小德亦在主宰處看天地間只有一個於穆不已之主宰故春夏秋冬飛潛動植萬古不易人則元神渾淪大德也五官百骸無一不在渾淪之內無一不有條理之殊小德也小德即靜中之動大德即動中之靜也天人無二也若禪家之寂而滅便與聖賢寂而感者大相逕庭矣 夏東巖傳其學謂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要一齋則以求放心

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忘勿助爲居敬要  
旨魏莊渠則私淑爲天根之學所謂天根卽是  
主宰貫動靜而一之者也可謂無負於師門者  
已 薛玄臺作真正銘以勉同志學尚乎真真  
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  
苟正而不真終非已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提  
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  
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不疚毋謂瑣瑣細  
行匪偶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

聖宗集要

卷六

湖居仁

二十八

依庸堂

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不必  
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其得真  
正之傳者乎 真之爲義大矣哉假道學者品  
不真也假氣質者志不真也假事功者業不真  
也得其真無不中節矣 古之修詞者修於千  
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非假金石以爲不朽  
也金有時而銷而詞不與之俱銷石有時而泐  
而詞不與之俱泐非所修之詞異所立之誠異  
也辟之木焉誠其根本而討其花葉也詞不本

於誠是猶無根之花葉朝榮夕悴何足以居業  
哉敬齋錄中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  
教基本靡一不備極合大易修詞立誠之義以  
此各錄真所謂坐而言起而可以見諸行事者  
乎 魏恭簡校發明范濂心箴曰聖賢樞機全  
在此心有箇主宰故謂之天君箴內所謂惟口  
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此只是爲  
稟命豈能病心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閑誠恐

聖宗集要

卷六

湖居仁

二十九

依庸堂

茫無下手處莫若收攝用功提起此心來作主  
宰件件皆有着落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  
其小者不能奪也箴末所謂君子存誠克念克  
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正是此個工夫也語意  
頗煩莫若只道個敬夫敬何以用功若外面徒  
把捉則方寸愈不定疊若裏面纔急迫則四體  
愈不舒泰只要常存畏的意思一言不敢輕發  
一事不敢輕爲務合道理此千聖相傳心法也  
甚得敬齋主敬之旨

羅倫

羅倫字彞正學者稱一峰先生吉之永豐人自少力學非五經西書濂洛關閩之說不講而非聖之書未嘗一接其目動靜語默一以誠爲本而致力於司馬公所謂不妄語者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舉成化丙辰進士策對大庭敷陳聖學之本吏治之弊民生之困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叔語謂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聖宗集要 卷六 羅倫 三十 依庸堂

句倫不從直聲振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時相李賢不回籍守制上扶植綱常疏劾之後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日以註經爲事常曰士之顯榮成名者不過爲官人而已士之博學宏詞者不過爲文人而已爲官人何如爲聖人賢人官人有求之不得者文人亦有能有不能者聖人賢人有舉念卽是者如之何其不爲又言所謂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則爲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

壤爭久也又云欲爲聖賢不必刪定述作如孔子折衷羣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之吾心致謹於語默動靜衣服飲食五倫日用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成之法而已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士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其自命訓人多類是與白沙稱石交白沙神智超悟常謂一峯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當世之務莫若打疊此心令潔潔淨淨先生平日所篤信者非紫陽乎非全放聖宗集要 卷六 羅倫 三十 依庸堂

下終難奏拍是紫陽言否一峯雖守宋人塗轍而矚然塵垢之外者得諸白沙爲多退居金牛山閉門授徒與子言孝與臣言忠與居官言民疾苦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客辰至甯具飯其夫人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及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豪右侵侮不之校往來共樵牧若無與當世者垂十年易簣之日怡然而逝時天地爲之一變山川崩裂大風拔木與紫陽無異所著有周易中庸解禮記集註行世謚文毅



愚按大程子有言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他人古今不二傳心斷宜行於此日舍聖賢奚由哉今世艷心一官患得患失喪卻本來面目其有彼善於此者亦僅矜雕蟲工顰幌將骨未塞而名已朽何舉世之汶汶蚩蚩也一峯致力於誠之一字故謹先民成法磊落一生不以功名富貴動其心有明一代羅念庵爲理學名宗而自幼卽以一峯爲法則其能見道可知已 張

聖宗集要

卷六 羅倫

三十二

依庸堂

默動靜事親從兄隆師親友之間養其恭敬惻怛之心以爲天地根本而時將聖賢言語反覆詳繹切已體認使其行著習察不昧所向而已初未有簡徑捷法可以直下頓悟亦未嘗使人安於支離淺陋如俗學之無用也皆得成法之至正者 名節之稱起於晚季昔之儒者學問素克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期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期乎立名而其名隨之至於晚季道微於波流頽靡之中而能卓然自立者則世以

名節歸之而世實有賴士君子亦以此自負然當以學問克之克之以學問名節自一變而至於道矣欲爲好子弟者不可不知 項襄毅忠常教子曰誠能動物人惟積誠自可銷僞又曰人固貴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剛而能柔便合大易乾元用九之義矣 慈谿張公弼棄官歸隱絕跡公門十有九年啜粥飲水兒女恒饑將卒表姪副使余本入問疾猶張目謂曰當今人才自勵者少若能扶植一日是一日爲國家

聖宗集要

卷六 羅倫

三十三

依庸堂

培元氣一峰正爲國家培元氣者耶鄒南阜亦云學以培養天地元氣爲主若只教人稱好元氣亦薄矣肩頭要樹得起脚跟要站得穩口頭要守得定心腸要洗得淨然吾儕頂天立地只靠着一個心心腸一淨肩頭自樹脚跟自穩口頭自定故學以求心爲第一義功名富貴轉眼卽空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章楓山謂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可以正君善俗

陳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髫年喪父厲志邁俗不與羣兒伍徹夜讀書母憐其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年十八慨然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登弘治丙辰進士師陳白沙告以爲學須靜一又作靜思錄其畧曰水動則波波則澗止則澄澄則照故波雖不與澗期而澗自至澄雖不與照期而照自至動靜之分也觀水可以見心矣是以貴靜思也又云

聖宗集要

卷六 陳茂烈

三十四

依庸堂

靜則虛虛則明明則通嗣是濂洛關閩動靜夾持內外交養咸恪守此道士欲希聖希賢而尋向上去可不就這裏做工夫耶初授吉安府推官下令告者毋得株連妨生業及訊鞫則召至膝前以理辯折不妄施刑民亦往往輪情去召入爲御史倅慎厥職冠服樸素借人一牝馬乘之彈劾不遺權貴以母老乞歸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母年雖高尚能就養繼蒙聖恩行取來

聖宗集要

卷六 陳茂烈

三十五

依庸堂

京母年愈老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又蒙聖恩賜之敕命舉家幽明咸被天寵卽擬捐糜莫能報答奈慈闈衰邁夕照如飛君恩尚可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一母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旣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旣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願陛下憐臣母子至情放臣終養使得早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祇奉親顏仰瞻天日尚期矢涓埃之報犬馬之勞於將來矣詔從其請歸家灌園菟蔬力供甘旨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役茂烈白守還之曰毋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吏部以茂烈清苦請上特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卹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養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且母年八

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茂烈事親之暇終日危坐一室以讀書窮理爲事語人曰儒者有向上一着工夫詩文特土苴耳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亦卒林少保俊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

愚按百行莫先於孝祿養固孝之一端然古之賢母又曰知善養不知以祿養則養以祿又當

聖宗集要

卷六 陳茂烈

三十六

依庸堂

養以善也使爲祿之一字而蕩檢踰閑簋豆不飭辱及其親則有養不如無養矣故言孝必繼以廉古人大有深意不僅爲未仕者言也時周以顏曾自命以聖賢事親者事其親灌園蔬蔬以供甘旨讀陳情辭米兩疏不愧慈烏反哺世稱百鍊金孝子誠所謂善養者矣都御史王應鵬上言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友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固詔表宅里曰孝廉足爲千秋不朽人且計告歸之午母年八十有六至

聖宗集要

卷六 陳茂烈

三十七

依庸堂

九十謝世猶得盡四載溫清定省之節以視愚之母亦八十有六告歸兩月而慈幃卽見背者其爲幸不幸又何如哉不覺泫泫淚下矣 晉江黃文簡公鳳翔事母至孝其膺命屢辭皆以養母故情語愷切有云傾葵向陽遠在萬里慈烏返哺近在目前臣願爲其近者夙夜在公難於報稱救水竭力易於承歡臣願爲其易者又云君親大倫輕重難衡臣誠不愛此身以負陛下而猶不忍遠此身以負臣母陛下在廷非一臣而臣母在家僅一子絕裾倚門實繫臣心又云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先王之與人事親也由子而及其家陛下之教臣事君也因禮而錫之孝先後諸疏剴切懇摯讀者感嘆後母以壽終而公年且六十執喪哀毀依然孺子與時周無異 查甫邑又有處士劉閔字子賢者家甚貧極力養母疾不解帶殯歿哀毀骨立廬護墓側疏食終其身平生學問不言而躬行嘗作主靜箴曰太極之體惟貞而

靜其在人心是之謂性靜極而動五氣順行其在人心是之謂情至虛至明不偏不倚乃性之德惟靜之理極性而行毫釐不差乃情之德惟動之和體立用行動根乎靜根得其培植達斯盛主靜之要敬以持心酬酢萬變主翁常定動靜循環馴致聖境顏曾何人在乎自鏡其間時周之風而興起者乎可以竝傳矣 人本來真性靜如止水萬物畢照自眼悅乎色耳好乎聲舌嗜乎味意着乎事數者續來而疊舉若飄風之鼓浪動而濁矣曷能鑑物乎聖人初無異人特不搖之耳吾人培養性體亦當吐棄一切心不妄念口不妄言形不妄動損之又損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所謂丹書萬卷不如守一也 林見素謂陳茂烈隱衷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在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顏閔

程敏政

程敏政字克勤號篁墩休寧人生而蚤慧巡撫以神童薦英廟喜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命賜食詔館閣試之即日賦聖節及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援筆立就文采粲然進呈上喜甚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俸踰冠舉進士第一甲第二授編修仕至禮部右侍郎皆有建明最有功於聖門者在議從祀孔廟二事上疏略云廟廷祀典所以垂世教淑人心必文行名實兼副有功聖門者庶足以稱若非其人不可輕與守遺經者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唐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并請進隋王通宋胡瑗加以封爵列之從祀且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之傳道配享坐於堂上而回之父無繇參之父皙伋之父鯉軻之父孟孫氏皆坐食廡下恐諸賢於冥冥之中未必安於心也宋大中大夫永年伯程珌不附王安石新法而二子顓頊實接道統之傳獻靖公朱松嘗不

附秦檜和議而其子熹接道學之大成今宜以起國公顏無繇萊蕪伯曾哲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及程珦朱松配享啟聖王叔梁紇俾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間必先明倫之義爲不虛矣又請從祀楊時曰臣考伊洛淵源稱其造詣深遠踐履純固及其學成而歸程子有吾道南矣之嘆一傳而豫章再傳而延平以授朱子號爲正宗胡文定親承指授而春秋傳作張南軒上邇淵源而太極義關心學所漸悉本伊洛傳道之功不可誣矣當京

聖宗集要

卷六 程敏政

四十

侯庸堂

輔乘國躋王安石於配享位次孟子而頒其新經以取士尊安石爲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爲聖言不復知有古訓龜山首稱黜其配享廢其新經則其術道之功亦不可掩今朱張咸在脩食之列獨其師反不與焉誠爲缺典宜以龜山躋於崇脩行令翰林院定擬仍行國學及天下學較一體從祀從之公於書無所不讀文章爲一代宗匠天稟既高而又上邇伊洛淵源深探而精擇常攷朱

陸二家始之所以異而後之所以同名曰道一編其造詣槩可見矣所著有篁墩稿等卷卒年五十後贈禮部尚書

愚按祭祀之儀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以傳道非以虛文爲也孔門七十二賢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邇道之功故宜祀然顏曾思孟位居四哲坐列堂上而令其父坐食廡下此心之所不安卽禮之所當議者也秦火之烈典章焚棄故二十二經師若左丘明輩口授秘藏有明道

聖宗集要

卷六 程敏政

四十一

侯庸堂

之功宜祀若隋王通宋胡瑗以師道自任汾湖之教模範昭垂楊龜山淵源伊洛功深術道均合法施於民之義至於賢哲挺生必邇其所自出二程朱子居敬窮理聖學大彰家庭之訓居多則三賢之父自當同四哲之父配享啟聖王以正其祀事者也篁墩一請遂使一朝大典垂諸不朽洵有功于聖門之大者道一編循其緒餘可不續哉 宋儒勿軒熊禾亦議別設一室以齊國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點孔鯉孟孫

氏配春秋二祭當先聖獻爵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丘瓊山濬則謂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致煩瀆當特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據濬之議使顏子曾子子思得全父子之親而不得使其父享大祀於天下且遺卻孟孫氏竊恐冥冥之中亦有所不安者篁墩之請正與熊議合別建一室另祭父父子子各得其正春秋二祀彼此通享無復遺憾矣

聖宗集要

卷六

程敏政

四十二

依庸堂

章 懋

章懋字懋德蘭谿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除編修內庭張燈敕詞臣賦詩公同莊景黃仲昭同入諫上怒杖三人於廷時稱三君子調臨武縣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陞福建僉事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掃足跡不入城府四方學者從遊日衆多寓楓山庵中學者稱爲楓山先生其學以濂洛關閩爲宗本之自得非由傳授要在精究而力行之或勸其著述曰經自程朱後不必再註只尊聞行聖宗集要 卷六 章懋 四十三 依庸堂知於其所錄芟煩去蕪可也應璋問學曰黃勉齋其實心地刻苦工夫盡之矣後爲祭酒示諸生曰吾非不欲求諸生懼我所無也亦非不欲非諸生懼我所有也願與諸生以神情相交勉諸生瞿然顧化曰我輩遺先生約不得比爲人又言人形天地之氣人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理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故學者須大其心胸益心大則百體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拘寂

而狂妄也又曰學者奉身須要儉約不可好奢華  
苟好奢華必至貪得他日居官必不能清白每夜  
必焚香以親賢遠佞康國庇民爲禱雖家食未嘗  
不關心天下也辭受取與出處去就一準於義作  
桃符詩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茶壘衙門庭居城  
中築小樓二間卑甚宴坐其間每作文字繞行室  
中其冠往往觸梁塾角不知也諸子皆親農事家  
人十口歲須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當其半則以  
麥屑克之聞姪樸菴拯侍郎歸尚有餘俸卽爲不  
聖宗集要 卷六 章憲 四十四 依庸堂

樂曰汝做了一場賣買回樸菴亦有慙色出入惟  
徒步屢徵不起蔡介夫與董遵道書云聽章先生  
一人堅卧林下保全令德斯亦足壯士風淑士氣  
爲國家添一人物屬續之久與問侯者論古今學  
術談笑而逝仕至宗伯贈太保謚文懿有原學篇  
行世

愚按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要在精察而力行  
不可徒向聖賢索解斤斤與典冊爲緣苟能開  
拓心胸刻苦磨勵程朱所註之經卽我學之矩

獲也昔李大崖承箕人勸其著述曰近代箋註  
煩蕪鼎沸絲棼思一刻除更推波助瀾耶林謙  
之光朝以伊洛之學倡東南然未嘗著書曰道  
之本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註解固已  
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卽楓山自得之意  
大程子曰進德在致知是心大之訣涵養須用  
敬卽心小之訣也 每夜焚香告天足徵純臣  
事主之誠明徵士梁五經寅亦常祝君曰願吾  
君恭已南面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遏人欲進君  
聖宗集要 卷六 章憲 四十五 依庸堂

子而退小人人以爲愈於華封三祝華封之祝  
在一身五經之祝關天下也文懿之祝亦然仰  
康節詩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君王  
所求處處田禾熟惟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  
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爹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  
若貧時也不妨句雖朴直亦見其關心天下耳  
先輩朴素實可風世崑山葉文莊公盛既貴  
還鄉猶徒行常謁撫臣於石湖書院撫臣以所  
乘輿強公乘之行經東禪寺託故下輿入寺竟

徒步而歸太宰唐漁石出入徒步曰自後章樸  
菴潘竹澗俱守此禮吾又安敢違耶今人稍有  
進步卽盛輿馬揚揚閭里適足爲識者鄙耳

虎臣

虎臣字良弼鳳翔麟遊人慷慨有大節以聖賢自  
命幼失怙恃廬墓三年後遇生辰令節號泣若初  
喪其性然也成化中貢入太學抵都卽上言山西  
河南陝西大稅狀上嘉納之又諫除朝市言甚婉  
切疏畱中丁未上於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  
上疏極諫曰臣蒙國恩叨列成均不自揣量累犯  
聖顏救旱一疏已蒙俞允朝市一疏今尚畱中幸  
免誅戮榮遭非望臣誓以再生之軀圖報陛下犬  
馬微忱爲日久矣邇見萬歲山起棕棚爲備聖眺  
都下人心驚恐非憚土木之勞也意謂棕棚旣成  
則五都之貨四廛之物帝城之士女繁華皆入聖  
覽中一旦廣俊萌心流禍不小卽聖衷萬萬無此  
而都人防微之論克斥道路臣爲此懼而未敢卽  
言者待臺諫之公論也今臺諫旣不言內閣坐論  
之暇又不及此臣若惜此殘年不以上聞是國家  
虛設辟雍以養士士亦虛糜廩餼以誤國也敢冒  
死上言臣聞神堯土階大禹卑宮載之史冊永光



萬禎卽如漢文宋仁不過守文中主然露臺借百金之費中夜忍一羊之殮至今竹帛修爲美談工瞽歌爲盛事伊訓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蓋儉之一字德之所由聚而慎之一字又儉之所由本也陛下天授聰明跨凌前代臣雖一介書生區區瞻雲就日之誠竊欲續皇帝王已邁之遐軌洗漢唐宋不純之陋習不意無故之興作乃自陛下行之聖意固曰深居大內登眺未廣萬幾之暇借茲小娛臣卽克陛下登眺之心而動陛下以登眺之事

聖宗集要

卷六 虎臣

四十八

依庸堂

自有所以娛心志悅耳目者何必棕棚夫郊天大仁也試一時舉之此時濟濟衣冠煌煌典禮駿奔執事對越一人臣愚謂可備登眺者一也祀祖大孝也試一至期奉之此時獻璧陳牲仰樓俯几鐘簴增輝公侯起召臣愚謂可備登眺者二也釋奠所以崇先師也試爲之稽其故典此時百辟卿士奉觴獻爵回琴點瑟恍在宮墻臣愚謂可備登眺者三也太學所以育俊秀也試爲之攷其德業此時克庭譽髦運袂冠裳環橋觀聽化被儒紳臣愚

謂可備登眺者四也大觀所以肅百寮也試爲之課其殿最此時五瑞雲來千官星集風清禁鎖春滿皇都臣愚謂可備登眺者五也至如玉階問道金殿傳臚親耕籍田按閱軍實及一切接賢士大夫之時覽圖史章疏之候何事不可備登眺而必棕棚也且有道之主以逸逸人無道之主以樂樂身陛下高步前詰而忍勞民動衆供賞心悅目之事竊恐聖心不自以爲安也臣讀聖賢之書生休明之世苟利國家膚髮不恤陛下如念臣言祖宗

聖宗集要

卷六 虎臣

四十九

依庸堂

之靈實式憑之不然卽將臣葉首階下以爲狂生妄言者之戒臣亦含笑於黃壚矣臣不敢效洛陽少年痛哭沽名爰具樸忠上瀆天聽疏入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卽拆卸矣命吏部銓選特與七品官吏部恐太直難用遂授雲南磻加知縣公單騎赴任瀕行王端毅公贈之詩曰人物相逢第一流匆匆行色驛西頭煌煌日影看初動落落星光覺漸收慷慨胸襟空宇宙抑揚議論法春秋識君不盡思君意

山自高高水自流抵任廉直誕布一郡倚以爲  
染瘴成疾醫者謂剪鬚可療公不忍傷父母膚髮  
聽之而卒上下嗟嘆知府姚鵬哭之以詩曰獻策  
當年爲國憂至今浩氣冠皇州只期事業傳千古  
豈料形骸付一丘青史有名書虎氏錦衣無復耀  
麟遊蒼天不管忠良士空使窮荒草木愁入鄉賢  
祠邑有專祀

愚按虎公一疏可謂忠君愛國不負所學者矣  
而朝廷納之且命官之是心知其直而嘉其誠

聖宗集要

卷六 虎臣

五十

依庸堂

欺也何不等諸補袞之班而令權臣得以擠而  
遠之使之投死荒裔乎納言之主且然甚矣進  
言聽言之難也然公爲子孝爲臣忠跡其生平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愚待罪麟遊下車卽訪問  
邑賢士大夫冀得嘉言懿行以當常衿以弘著  
述乃落落晨星止有虎公一疏言言藥石特錄  
之以爲有天下者之鑒 善觀天下之勢者猶  
良醫之治疾不治標而治本方安寧無事之時  
語人曰其後必有大憂則衆必駭之矣惟識微

見幾之士爲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方憂而憂  
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如一棕棚直萬絲之一  
縷耳而虎公言之何其切且至蓋天下之禍未  
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者虎公之疏卽賈長沙  
痛哭之心也故爲當宁之所採納而成主聖臣  
直之令名也與

聖宗集要

卷六 虎臣

五十

依庸堂

蔡清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福之晉江人孱脆骨立而警悟絕人總髮盡屈其師成化丁酉鄉書第一又三年登進士第授吏部主事陞南京文選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風所致正德改元典學江右執經引繩爲朱墨守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四書蒙引繭絲牛毛不足喻其細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

聖宗集要

卷六

蔡清

五十二

依庸堂

要訣也又曰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爲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驗及靜字猶有掃去煩囂之意惟驗個虛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理原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不至懈怠也且靜亦須虛方是本色不然形靜而心騫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吾言未能盡行之但彷彿有一二時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

若頗閒暇至寤寐之際亦覺有恬處故吾妄意之一字就是聖賢成始成終之道 作密箴以自警曰若是真實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著述之間若是真實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 又曰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吁嗟乎人心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味逮血氣之既衰而義理之念回今年將暮矣不及今而畜三年之艾分七年之病竟何時而起 又曰某今乞養者心有

聖宗集要

卷六

蔡清

五十三

依庸堂

所不安也凡心之所不安便是天理之所不許不若聽命於天圖得心安之爲愈也 答友云來書以有道二字相稱爲之駭懼先正嘗謂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今褒名飾字以相稱便是標門標戶矣後起南京祭酒而虛齋已歿年五十六贈僉都謚文莊

愚按文莊蒙引一書爲紫陽之羽翼實洙泗之功臣羅整庵稱其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丘文莊不可一世亦稱介夫氣清而色和外閒

而內辨學醇行潔可方古人蓋儒林之傑出者當年不列於宗傳何與其書與言具在願與天下共明之共行之 動中驗靜極是孔子告問仁曰主敬行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皆令就應事接物處省察磨練惟顏子資最高學又到乃舉本原告之曰克已復禮而其目亦只在視聽言動上竝無耽玄守寂之學學者誠由事爲之著以究夫念慮之微由率履之常以及夫毀譽得失

聖宗集要

卷六

蔡清

五十四

依庸堂

死生之大逐一檢察而一毫物欲不能伏藏磨練深至而一切事變不能摧挫不求靜而自靜矣然虛之一字又最喫緊學者用功辛苦不能擺脫反成障礙若能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胸無一物如明鏡如止水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卻是虛上用功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薛文清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理不能礙心之虛確是成始成終之道也 太虛無物惟其無物故能體物不

遺人受英華以生全得太虛之妙故耳目口鼻皆以虛爲用況心爲衆形之主萬理之府乎學者養到虛極纔復得心之本體所以心體着不得一物不惟惡念難爲善意見也容不得後世節義文章政事言語之徒縱一時好看胸中已被闕礙有愧太虛之本體做得恁事況以血氣冒爲節義浮辭冒爲文章權術冒爲政事便佞冒爲言語又相倍蓰而無筭者乎虛爲靜之本色非功夫渾然渣滓盡化不能有此見解也故立業建功事事要從實地着脚若小慕聲聞便成襲取講道修德念念要從虛處立基若稍計功效便落塵情 虛之一字不特學問履境亦宜昔龍子言已疾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我視我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視吾之鄉如山水之濱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奚方能已之乎文摯曰吾見子之心虛也幾聖人已豈

聖宗集要

卷六

蔡清

五十五

依庸堂

淺術所能已乎是則虛誠解之本色哉 愛身者在保其心神養其理義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心神養理義雖日食甘旨無益也故以理義悅心者積久而日澤以甘旨悅口者積久而疾病生焉昔呂澣之謂十五病肺屏居小樓散髮箕踞父中憲公以無不敬勗之即奉而書諸牖目攝以資檢束第覺妄念叢起中憲又以思無邪惕之又奉而書諸牖久之妄念漸消病即痊愈然則聖賢之言乃三年之艾也與 孝之理一仁之理仁之理一天之理是理在人即天地生物之心由孩提愛敬之良克其量直至民胞物與參贊位育所由分殊而理一也古人雖三公不以易一日之養誠以此心同此理同也否則百年有盡之身一去不回之日負米與恨風木銜悲悽惻千古於親何及哉虛齋點出心字天理二字有不悚然動念者非人也 邵文莊實曰願為真士夫不應為假道學真士夫立名節是也假道學標

門標戶是也世當晚季盜憎主人道學之名爲世所忌若復互相標榜是麋質虎皮招人使攻洵可懼矣惟潛修默省去禮樂儼然之迹而民標持招揭之名方不失自守講求之實而爲真士夫即夫子邈世無悶之旨也虛齋可謂得其真矣 丘瓊山曰道原於天而具於人如日月星辰之麗天如菽粟布帛之濟世無一人無之亦無一人不有也苟學以爲已而不求異於人秉彛好德之心人所同有又豈肯怒罵訕謗而至形於奏牘也哉所以至於如此者必在我者有以來之也褻衣博帶危坐澗步自負道學之名互相標榜以爲高於人一等且有閉着合眼號爲默識而以讀書窮理爲戒曰我惟得之於心也時或作爲語言互相錄示驚駭贊嘆以爲古所未有往往有憫世悼俗之言若真有得於聖賢之道者及攷其平日所行亦猶夫人耳甚者乃至於人不屑爲不敢爲者而亦爲之噫以一人之爲偽遂使天下之人并其真者而疑之

而小人之無忌憚者得以藉口曰凡爲是者皆  
僞也於是舉世之賢人君子一切受玉石俱焚  
之禍矣嗚呼斯人之徒豈非名教之罪人哉然  
則有志於聖賢之道者當奈何曰主敬窮理以  
修乎已讀書講學以授其徒用則推行所學以  
濟當時不用則著書立言以俟後世不孑孑以  
立異不嘒嘒以啟爭乎此則與虛齋之意同

聖宗集要

卷六

蔡清

五十八

依庸堂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姚江人弘治己未進士十  
一歲遊金山對客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  
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隨口應曰山近月  
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  
見山小月更濶明年就塾師問何爲第一師言讀  
書登第耳陽明日此未爲第一事其爲聖賢乎與  
諸生靜坐使自悟性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  
聖宗集要 卷六 王守仁 五十九 依庸堂  
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收小學一段  
工夫耳 陽明憫末學卑污接引多就高明一路  
乃漸有流入空虛爲放言高論者深悔之自是論  
學只教爲省克實功曰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形名  
器數之末求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  
而實無假於外也佛氏之空虛遺棄其人倫物理  
之常而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  
可得而遺也八月之望月白如洗集弟子於碧霞  
池之天泉橋上卽席賦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

也雖狂得我心之句明日諸生入謝陽明日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以世之學者沉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蔑世故闊畧倫物之弊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未入道則一也故孔子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見善即遷有過即改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

聖宗集要

卷六 王守仁

六十一

依庸堂

止於狂也每提四句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王畿謂悟得無善無惡之旨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錢德弘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陽明日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真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

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使之漸漸入悟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洪甫所見是執中根以下人教法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相通始爲善學耳 誅逆濠後居南昌始揭致良知之學曰聖人之學心學也朱儒以知識爲知故須博聞強記以爲知既知矣乃行亦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

聖宗集要

卷六 王守仁

六十二

依庸堂

不知聖賢教人即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於是舉孟子所謂良知者合之大學致知曰致良知以真知即是行以心悟爲格物以天理爲良知有傳習錄行世粵回渡梅嶺病甚周積問何言陽明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封新建伯謚文成年五十八從祀孔廟

愚按姚江講學特揭致良知三字爲宗旨師之者半詆之者半師之者以其直截簡易深得象山先立乎大之旨可以上紹乎子與詆之者以

其憑虛冥悟大失紫陽居敬窮理之教且將漸入於禪悟聚訟紛紛迄今未已夫姚江文章事業高峙一代卽其致知出於孔氏良知本於孟子合而爲訓本無可議况姚江嘗謂自從程朱大儒後師友之道遂亾六經決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詞章事業之習聖學或幾乎息亦未嘗自外於朱門也且謂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勉人遷善改過盡倫盡物何嘗

聖宗集要

卷六 王守仁

六十三

依庸堂

仍當於古人之議求之矣考當時如魏水洲師陽明宗良知屏居村塢默坐澄心晚歲買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人謂其訓子孫水洲曰不然吾桑榆末光敢不自愛乎此以經書爲格者也陳九川以致良知爲宗以格物爲實下手處曰致吾心於事物感應之間是謂格物物格也者事物感應各中天則之謂也此以事物爲格者也亦何嘗以內悟爲格物乎學者須將傳習一錄徹底會通平心折衷取其是而誠其非始無過不及之失矣 陽明所言無善無惡直指本體不着一相而言非竟謂無善也汝中衍爲四無謂意亦無善惡則好貨好色好名與夫好問好察皆可齊觀不妨任意所發又王門以事爲物今云物亦無善惡則止仁止孝與賊民背親皆可例觀不妨任意所爲是卽告子無善無不善與佛氏不思善不思惡之說非惟孔孟繼善性善之旨蕩然而良知之教門亦將口實於天下使當時若翻然改云至善無惡心之體豈不大

聖宗集要

卷六 王守仁

六十三

依庸堂



快顧不忍明破汝中且喜其言之超脫使與諸山之說兩存互用堪爲遺憾耳大舜善與人同文王望道未見孔子何有於我顏子若無若虛孟子未能有行真能爲善之吉人自是惟日不足何愁着爲善之相耶人疑陽明言無善爲聖門之罪人而不知其徒之不爲善乃陽明之罪人也顧端文曰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而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以佛氏自立

聖宗集要

卷六

王守仁

六十四

依庸堂

空宗而陽明則陰壞實教也伍容菴曰性既無善知安得良其言自相背可謂一語破的厥後汝中有詩曰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爲於已苟無得此生空浪馳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命在呼吸回頭已較遲方合陽明見善卽遷有過卽改之旨矣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如兩論中弟子問答皆講學也有教無類循循善誘初未嘗刻劃一二字以爲宗旨令人必從如顏淵問仁數章可見後儒開門授徒始拈一二字

以爲把柄而陽明尤甚口口良知良知無病而謂致知焉盡矣病矣口口致良知致良知無病而謂內悟爲格物爲致知病矣知善知惡是良知無病而以無善無惡爲心體爲善去惡爲格物病矣知行合一心理合一無病而謂知卽是行心卽是理病矣其實傳習錄中所載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以至至善者心之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平居議論何嘗離卻物何嘗離卻善止因好高一步遂

聖宗集要

卷六

王守仁

六十五

依庸堂

倡無善等說而不覺自相矛盾一時承之者未嘗實致其良知偏護無善二字以爲師門定本特虛悟輕實功遂失其旨卽當日及門亦多不然其說而爲之辨惜傳習錄中未經檢點刪定也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是重有望於善學陽明者同時張淨峰凡論心性以程朱爲師爲行人過浙渡江與陽明論明德新民之旨陽明日明德之功只在親民後人分爲兩事非也淨峯瞿然曰戒慎謹獨俱是未與民親工夫如

公言又須立一親民之本以補之陽明不能屈其與聶雙江書辨王氏渾淪籠絡之非欲其逐一體認知行體用之理證據真切愚謂當日陽明若云親民之功只在明德便是由體達用不爲淨峰所難矣陽明晚年學日進常多自悔語如初第上安邊八策世稱爲許謨晚自省曰語多伉厲氣何以任天下事筮刑曹言於大司寇禁獄吏取重囚飯豢豕或以爲美談晚自悔曰當時善則歸已不識置堂官於何地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合如此覺向來尚有揮霍微動於氣者在使在今日處之更別非學日進何以有此卽朱子晚年定論亦係其悔心之萌爾而曰此心光明匪虛語也昔高上達以都御史乞休將逝之日題其寢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時人莫浪猜陽明雖未到誠明地位然一生學力到此自應有超悟處毋謂曾遇異人是以舊學益精而無與於聖賢明誠之正學也

聖宗集要

卷六

王守仁

六十六

依庸堂

羅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吉安泰和人莊重方介言道行矩幼題門符輒書曰不規規於事爲之末但勉勉於仁義之大見者大加嘆賞弘治壬子發解癸丑以第三人登第洊歷仕途無日不究心於性命之學辭篆宰謝絕塵絆靜坐山閣風雨晦冥不忘所事嘗曰理之在心目間者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所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誠如是也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也當是時白沙主靜漸尚自然姚江良知偏從悟入而龍谿心齋之徒又縱橫其辨始以儒而托禪既將以禪而竄儒整菴憂之謂自古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鳴者則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矣然攷其所得乃程朱早常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悞耶因陽明揭良知二字學者竟視良知爲生知整菴不敢於生知并不敢

聖宗集要

卷六

羅欽順

六十七

依庸堂

居學知而以困知自居著困知記以矯其失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必以學不資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便可了卻何又於入門之際加格物一段工夫耶且云吾心之良知卽天理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之間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之各得其理者物格也審如所云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當云知至而后格物不當云物格而后知至矣又嘗致聖宗集要

卷六 羅欽順

六十八

依庸堂

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爲慮也以理一分殊論性而流行之妙可觀以動靜體用論心而危微之幾以著崇實黜浮有功聖門不淺其官司業也曰諸生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嚴子奪之公不可六館肅如其官兩都也畱家子視家訓飭相繼有曰富貴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仲子謁選訓之曰前程分定惟義命是安更諄諄於忠信篤敬之說曰人之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矣其明農也每平旦升學古樓羣從入敘揖畢端坐觀書雖獨處無怠容食恒二色服無侈靡子姓僮僕罔不守其約而歸於謙方屬疾乃自休志舉手正巾而卒年八十有三崇祀謚文莊

聖宗集要

卷六 羅欽順

六十九

依庸堂

愚按文莊爲泰和理學名家當年不列於宗傳心甚疑之及讀困知記乃見其首議象山次議慈湖白沙與同時之姚江娓娓數千言皆根據六經并周程張朱之旨當時分門別戶宗傳刻於浙中是以不列殊非大道爲公之意也夫理

學非一家私議四悔同堂千載晤語但求羽翼  
聖訓有功名教而止困知一記具在由格物以  
致知從下學而上達博學以求其義反約以要  
其歸文莊大聲疾呼不得已之苦心非有所私  
學者當取文莊之書與諸儒之說而融會之遵  
其所是而矯其所偏庶可得貫通之妙卽姚江  
集中亦有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  
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欲妄享生安之成功  
大謬也未嘗不合困知之旨毋謂先賢議論不  
聖宗集要 卷六 羅欽順 七十 依庸堂

伴輒生畛域也 中庸生安學利困勉雖分三  
項其實生安人人本體學利困勉人人工夫知  
愛知敬非生安乎誦詩讀書非學利乎已百已  
千非困勉乎一人之身而三者俱備故自古無  
不學利之聖人亦無不可困勉以希生安之庸  
人若困而不學民斯爲下正不必矯語生安也  
明儒焉恭定辨之極詳可無疑於困知之說矣  
呂豫石曰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  
學必別立崖岸自異於世俗是爲隱狂講學不

大倡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啟後自任以爲  
可法可傳自勵是爲半途之廢文莊當姚江樹  
幟之秋獨以困知二字作中流砥柱一時誰其  
信之乃理在不磨事久論定困知一編迄今海  
內奉爲著蔡必如是而後可謂之講學也已  
王虎谷雲鳳講程朱之學督學陝西語學者曰  
立志以端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  
以究事物之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意高  
遠忽於庸行之常勿過爲詭習出乎人情之外

聖宗集要

卷六

羅欽順

七十

依庸堂

三秦豪傑莫不興起可謂得文莊之傳者矣  
文莊謂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愚謂釋氏惟  
無見於性因而無見於心彼若以夫婦父子君  
臣三者爲性則其爲教必不使天下之人去此  
三者而爲心乃旣已斷滅捨除則其所見之性  
旣非吾儒之性則其所明之心亦非吾儒之心  
而所謂廣大慈悲者乃薄所厚而厚所薄安得  
謂其有見於心耶 蘇秦揣摩富貴卒以富貴  
死主父假思五鼎食卒受五鼎烹君子蘊義生

目小人蘊利生業自古已然殷鑒不遠乃世人不安義命擾擾到底總爲關頭打不破及至禍患臨頭悔之無及昔有人訓子曰吾以清白貽而曹不啻貯之帝所富甚矣兒頓首曰大人所貽高高在上兒何患盜焉要之卽忠信篤敬四字耳有識者不以彼易此 孫榮禔交初授南京駕部主事諸僚散衙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對賓客妻妾乎

聖宗集要 卷六 羅欽頤 七十二 依庸堂

後告歸隱九峰畧大臣氣岸清慎恬雅始終一致與文莊無異蓋水所以養魚書所以養心未有不勤學而可以得聖賢之道者也 楊弘山士雲宦歸坐一小樓左右圖書足不踰戶有侍御以同年過訪僅畱一粥欲登其書樓不許有千秋人物欣相仰七尺書樓未許攀之句可以想見讀書之樂事與高致矣

張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號甬川鄞縣人其家世有令德祖東臯公常署壁曰不同乎今之人我之樂不及乎古之人我之憂父時敏公揭經傳格言以自勉有曰天下爲善最樂人生無欲自高遇飽卽休身外黃金無用得閒且過世間白髮不饒人以爲達論甬川生而靈慧勤課讀年十五六沉酣六經鉤稽百氏著易解年十七舉鄉薦弘治乙丑進士授檢討非其人不與交非其物不苟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至性孝友凡舉足發言必視父母容色爲進止陞湖廣提學勵模範廸正道示諸生日學不孔顏行不曾閱文如雄褒無益也與諸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惕乃罷歷祭酒以至吏尚推轂善類靡有遺力時以母老乞歸終養其學也以人性爲無不善以聖人爲必可師澄神壹志日繹洙泗濂洛之言常曰知書之爲我也則書卽我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居常危坐一榻自朝至於日中晷不懈目無流視耳無傾聽口無誕言兢

聖宗集要 卷六 張邦奇 七十三 依庸堂

兢焉提其力納之矩矱在翰林時作觀願錄在國子時作昭事錄每晨起焚香祝天矢心自誓日之所爲夜必書冊以自勵題座右曰爲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爲人當以天地之心爲心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盡矣於歲除作箴畧云慎修冥冥時惟陰德矧自有臨曷監斯赫爲天立極爲世作則庸行庸言勗哉是力命之不易永念昭敕審厥危微敬恭朝夕曰篤不忘庶幾昭格羅文莊稱其德如金錫學探大本時諸儒論學患流於二氏聖宗集要 卷六 張邦奇 七十四 依庸堂

至謂靜無所用其功動用乃有之公懼其無本也著論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心法也事物未交恂慄而已凝然居中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易曰介於石曰艮其背曰寂然不動曰退藏於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辟則舉家珍而歸之地也言及虛靜則以爲疑於佛老而避之辟則家珍爲人所竊而以爲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

吟豈不悲乎又謂載道之文始於六畫大備於程朱子之書莫非是道之生生而不已者由博文之學將邇流而求源舍周程朱子之書奚適哉今之爲異論者直欲糟粕六經并周程朱子之書而不用猶欲其通而窒之竅也著述甚富及卒贈太保謚文定祭葬如禮

愚按文定行道之日正值姚江講學之秋遊王氏之門者競以良知爲宗旨曰吾心中自有聖人子自能知孝弟自能知弟任其意向而爲之聖宗集要 卷六 張邦奇 七十五 依庸堂

而於致處恒畧坐入虛談各理界中將周子之無欲主靜程朱之居敬窮理一切工夫竟置不講而且以經書爲無用甚而流於恣情縱肆者有之間有知內悟之非格物者則又以求之於內曰虛曰靜卽隣於二氏竟不知吾心之本體原是至虛而靜的惟虛而後能靜惟靜而後能明爲學固不可徇內而忘外亦不可驚外而忘內也若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虛靜安可以虛靜二字歸之二氏文定一一指出令學者知人

有有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天之一字乃大總括刻刻操存此心造到純亦不已既不隣於虛幻亦不失於支離乃爲儒者本天之正學也蓋天地之理萬古皆虛故天地無心而成化人之性萬古皆實故聖人有心而無爲盡性之功造到無爲則聖人之有心一若天地之無心虛而靜矣是天地者聖學之所自出也與天地之造化生生而不已故易書六畫皆從此出不特易也卽孔門學庸語孟亦聖宗集要

卷六

張邦奇

七十六

侯庸堂

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甬川謂周程朱子之書正所以邇流而窮源非學探大本誰能道此海門顧不列於宗傳何與知行並進而知常在先程朱久有定論陽明謂先後之說後人支謬之見故其論致良知謂良知卽是行以成知行合一之說甬川不謂然一日會於舟中論辨至晚天與檻墮舟子安檻未定陽明日何不

以燭照之甬川曰此非知先行後耶陽明默然卽此一節足徵格物之學不特闡發程朱抑足救正陽明洵可宗而可傳者已得閒且過卽名利不如閒之說也澹然無慾俯仰自足而閒之中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通萬物之理可以了生死之故所謂終日乾乾欲及時也今人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梁肉身薄綺紈通宵歌舞之場半晝牀第之上以爲閒也而修身行已好學齊家之事一切付諸醉夢中是天地聖宗集要

卷六

張邦奇

七十七

侯庸堂

閒一窺物同乎今之人不如古之人可憂者正在此習閒成懶習慣成病不可不戒文定所以自朝至於日中昃不懈也與

戴圭

戴圭字秉誠鄞縣人潛心力學踐履篤實居嘗語人曰學當俱獨誠意以修身不怨天不尤人久之與天爲一矣嘗揭諸書屋曰人中合下憚無我地上原來都是天張文定見而亟請之性謹厚永冠儼然與親友交會談道論理及古今事竟日不休易贊之曰語其子曰大學論孟首章皆是天命之性聖賢之言一轍也又曰我平日所著書皆是窮用後世必知知者人稱爲野橋先生

聖宗集要

卷六 戴圭

七十八

依庸堂

愚按中庸原道之所自出故曰天地之造原教之所由成故曰聖人之造其實天命流行物與无妄在天爲不已之命在人爲不息之體而總不外一誠誠則此身即天地之身此身即聖人之身何我見人見便是萬物一體只如大學言明德必言親民民即我也論語言學習必言朋來朋即我也孟子置利而言仁義利則人我分仁義則人我合也皆性也則皆天也野橋從聖門下學用功故能不怨不尤與天爲一書屋二

語可謂洞徹天人之言而聖賢之書亦無不脗合豈第中庸首章爲言性之書也哉 高景逸曰一部中庸聖人只不怨不尤三句道盡上天之載原來即吾人喜怒哀樂喜怒哀樂原來即可位天地育萬物然則何處更有天而容怨何處更有人而容尤何處更有玄妙奇特而可舍下達上此段議論足爲野橋註解古人云老去益知書有味悟來始覺性爲真其野橋之謂乎 崑山朱恭靖希周生平謹獨家居時提學將

聖宗集要

卷六 戴圭

七十九

依庸堂

按臨夫人謂公曰兒輩將考試可對府縣一言公搖手曰且低聲毋使蒼蒼聞之我輩有勢力者行請託將置孤寒於何地乎卒不可其無人非我無處非天之心如出一轍可以師矣 士之用世不同有用而失其用有不用而其用反大者世之躋榮應位卿相者不乏然榮之於三立何僅僅也尼山以不用素王萬世簾洛關閩諸大儒或厄而不用或用而不究乃其遺言緒論與六經並垂豈以科第之盛衰名位之高下



爲用不用之差等哉如能用不特大學論孟首章終身用之不盡卽中庸慎獨誠意四字關夫危微之界人禽之路亦終身用之不盡也 儒先楹聯皆屬箴銘如呂巾石則曰天人合處須由敬物我忘時始是仁張浮峯則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四方上下皆得其平呂豫石則曰人只此人不作聖便入狂中間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來何日始回頭野橋之言乃本體巾石浮峰所言則工夫矣

聖宗集要

卷六 戴圭

八十

依庸堂

愚亦有一聯大學知止一節中庸喜怒哀言自是聖門絕妙坐功尼山志學一章鄒嶧善信六語足徵吾黨天然火候是又兼本體工夫而合言之者也 古今有家之傳往往以托遺書爲重事是以重於有子使有父書而不讀與讀而不能皆君子之所甚惜也杜兼訓子有云清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爲不孝何況所著之書野橋是以諄諄於易簣與

### 湛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於白沙不起計偕後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楓山試辟面盎背論奇之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也拆各果然選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在吏部講學甘泉與呂仲木和之久之奉母喪歸廬墓三年卜西樵爲講堂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以自然爲本體以隨處體認天理而勿忘勿助爲工夫興起者甚衆嘉靖初入朝歷陞兵禮吏三部尚書致仕

聖宗集要

卷六 湛若水

八十一

依庸堂

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遊者殆遍天下年登九十猶爲南岳之遊將過江右鄒東廓戒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憲老而不乞言毋有所輕議論也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謚文簡甘泉與陽明分主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甘泉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各立門戶其間爲調停之說者謂天理卽良知也體認卽格物也何異何同然甘泉論格物條陽明之說四不可大意謂陽明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格物是正念頭也苟

不加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念頭之正否未可據自古聖賢之學皆以天理爲頭腦知行爲工夫如說命則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周書則曰學古入官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顏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禮其歸於知行並進同條共貫者也若徒說正念頭則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曰學之不講何也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又曰學而不厭何也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問學者何也又嘗致書陽明謂格者至也物者天理也卽詩言聖宗集要

卷六 濬若水 八十三 依庸堂

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卽道也格物者卽造道也學問思辨行所以造道也故讀書親師友酬應事物隨時隨處皆求體認天理而涵養之無非造道之功誠正修工夫皆於格物上用家國天下卽皆此擴克無兩段工夫此卽所謂止至善則明德新民皆了者此也如是方可講知止孟子深造之以道卽格物之謂也自得之卽知止之謂也居安資深逢原卽修齊治平之謂也又答徐曰仁書謂學者之病全在三截四截不成片段靜坐時是靜坐

讀書時又是讀書酬應時又是酬應如人血氣不通身安得長進元來只是敬上理會未透故未有力處又或以內外爲二而離之吾人切要只於執事敬用功自讀書以至酬應無非此意更有何事吾儒開物成務之學異於佛氏者此也常編格物通著心性圖并圖說語錄傳世

愚按居敬窮理四字爲程朱宗旨居敬卽中庸之戒愼恐懼窮理卽大學之格物致知蓋理出於天賦於性存於心散在萬事萬物莫不有理聖宗集要

卷六 濬若水 八十三 依庸堂

苟不窮之則無以得其原委然非居敬則欲得而亂之中無主矣焉能擇乎然敬之在內者戒愼恐懼盡之而理之散於事物者非隨處體認不可故夫子與人言敬又曰執事敬敬不可見見之於事無處非事則無處非理無處非天大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此也甘泉六字雖從延平得來正合程朱之旨海門宗傳遺卻甘泉亦一大憾事也 魏叔子禮曰盈天地間皆道也道之條理謂之理如山中之石塊皆有

條理可尋也斯理也統之爲太極分之爲陰陽播之爲五行行之爲四時生之爲百物命之於人謂之性卽人之太極也分而剛柔卽人之陰陽也秉之爲仁義禮智信之四德五常四德五常卽人之四時五行也生而爲百行卽人之百物也人性之條理於是乎備矣帝王師相皆此理也五經者經此理者也四書者書此理者也亦在體認之而已故甘泉之論爲不偏先令習禮卽橫渠知禮成性之教先儒謂顏子之四

聖宗集要

卷六

湛若水

八十五

依庸堂

勿乃居處恭之目學者未有居處不恭而能執事敬者故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儒講學以修德而曰踰矩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時時戒慎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耳近時餘姚黃梨洲宗義學案一書可謂收羅大備有功斯道但其意專主姚江謂無姚江則古今之學脈絕矣何其高視姚江而藐視諸儒乎且謂聖人只是一箇行將孔子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看做皆是行而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

也又何其矯枉太過與夫子論學曰知所先後日知及仁守而知常在先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未有行而不本於知未有知而不歸於行者乃謂學問思辨皆屬行以矯其知卽是行之說在姚江既重知而略行在梨洲又重行而畧知恐起姚江於今日亦將謂其言之太過矣昔謝西山人問知日行人問行日知知行合一學之要也甘泉之體認天理是知執事敬是行方可謂知行合一者乎徐文貞曰陽明稱

聖宗集要

卷六

湛若水

八十五

依庸堂

矣

呂柟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陝西高陵人垂髫入學輒有志聖賢之道以格物爲窮理以先知後行爲功課所謂窮理只在人倫日用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卽行卽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事事不放過日常危坐朗誦小屋中雖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居母喪哀毀骨立戊辰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峻卻之任翰林修撰操介清苦門絕饋遺養病後以言官薦起舊聖宗集要 卷六 呂柟 八十六 依庸堂

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威和萬民始享堂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議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復引病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聲旣一年鬚鬢盡白父卒痛哭嘔血時有客托交遊以三百金求書者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禽獸也其人慚而退世宗登極起復館職疏請溫習聖學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已

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奉旨修省上疏自勅出爲解州判官攝州事恤獨獨減丁徭勸農桑建解梁書院以訓士行政舉化行陞南京考功司郎中領行士庶送之河干不忍舍哭聲震天公口占云試聽黃河東岸哭爲官何必要封侯嘗過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上聲徹樓下太守令止之曰當微誦恐損氣又促左右以時進食曰勿令饑又戒之曰當爲扶掖恐墮跌公曰君之愛子可謂至矣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過順德太守聖宗集要 卷六 呂柟 八十七 依庸堂

餞於門外餞所近養濟院公以饌食一桌令二吏送院謂太守曰以公佳饌與無告者共之願公體我心以惠鰥寡可也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後陞南京太常轉祭酒躬行率下先德行而後文詞風教大行仕至南京禮部侍郎平居端嚴恪毅門人從之數十年者未嘗見其怠容或問朱陸同異公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何害其爲同哉學者不務力行而徒膠於見聞以資口耳於身

心何益有劾湛甘泉者公曰聖君在上可使明時有禁學之風乎有疑王陽明之學者公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時以爲篤論卒之日有大星殞華陰人爲罷市祀於正學書院海內人士識與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所著有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序春秋說志等書

愚按學之須講因其不同以求其同凡以修吾德非徒騁機鋒恣頰舌也世儒終日談朱陸而

聖宗集要

卷六 呂楠

八十八

依庸堂

不能窺朱陸之藩籬終日說陽明而不能究陽明之闡奧縱說得伶俐與自家身心有何干與涇陽之論可謂至公嘗記其與鄒東廓同遊一寺謂東廓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東廓曰不到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笑我輩無事無地不可以悟學正不必向人爭同異曰此是知先行後此是知行合一此是宋儒說此是明儒說也至其格君則學貴知要而力行課士則先德行而後文詞更得講學主臚古今

學脈可以合異爲同關西夫子之稱洵可謂不愧已王浚川廷相曰聖賢之所以爲知者曰由德性之知然必重聞見之知世之儒者乃曰聞見爲知不足爲知之至惟德性之知爲無所不知斯爲大知嗟乎其禪乎不思甚矣殊不知聞見必由於吾心之神此內外相需之自然者也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此天性之知神化之自不容已者其餘因習而知因教而知因悟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然耳使父母生之孩提而乞諸他人養之長惟知所養者爲親耳塗而遇諸父母親之則常人焉耳此可謂天性之知乎由父子之親觀之則凡萬事萬物之知皆因習因教因悟而然人也非天也近儒好高之論獨尊德性之知以爲知之至而卑學問思辨之知以爲支離亦惑矣况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必待學而後知者哉涇野先知後行即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得考亭之正傳矣惟時何柏齋瑯

聖宗集要

卷六 呂楠

八十九

依庸堂

爲修撰逆瑾召諸翰林各贈川扇翰林入見而跪柏齋獨長揖瑾怒扇不及翰林謝扇復跪柏齋從容曰噫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柏齋前對曰修撰何璠卽此足徵柏齋道學與涇野卻賀無異當是時何君子之多耶聖人老安少懷之志觸着便發卽如子見齊衰與師冕見二章可見初不以造次而移也涇野論太守二事亦然使當官者親德容聆至論以自警省何患德之不溥政之不善不登斯民於仁壽

聖宗集要

卷六

九十

依庸堂

之域也哉

聖宗集要卷七

錢德弘

錢德弘字洪甫號緒山王文成同邑人蘇冠博綜朱子之學久之讀傳習錄與所學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歸越往師事焉與衆闢龍泉中天閣請文成開講首以所學請正文成曰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以入德唐虞授受只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覩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發明得一微

聖宗集要

卷七

錢德弘

依庸堂

字衆聞之躍如如大夢得醒緒山倡之也壬午舉

於鄉丙戌與龍谿同舉南宮丁亥與龍谿等證道於天泉橋舊會以官爲序緒山與龍谿告衆曰同志爲道而來須以齒序爲宜衆曰然至今相會以齒二人倡之也常曰格物之學實良知現在工夫先儒所謂過去未來徒放心耳現在工夫時行時止時默時語念念精明毫釐不放此卽行著習察格物之功也於此體驗切實着衣喫飯卽是盡性至命之功又曰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爲徑超頓悟

之學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鄙爲克己第二義言行無顧蕩滅禮教猶自以爲聖人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豈知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論知解非所及也又曰操則存操字如操舟之操妙在舵不是死操得的今要操心卻只把持一箇空寂如何謂之操問學問須要超脫曰汝之所謂超脫只是心不挂事卻遇事便不耐心我說超脫異於是曰不累色便是目之

聖宗集要

卷七 錢德弘

依庸堂

超脫耳不累聲便是耳之超脫心不累私便是心之超脫非離卻事物以爲超脫也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學必也出家爲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未嘗無事天下亦安得無事之人而與之講學乎必也無事之人而後可以講學然則所講者又何事耶仕終刑部司年七十九

愚按唐虞傳道不外傳心而揭出微之一字在天爲易在地爲簡在人爲中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所謂幾希也即微之說也知微而存之卽爲道心不知微而失之卽爲人心然千言萬語從何而入大畧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蓋人心有獨體卽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故爲孔門第一相傳心法而下手則在閒居獨處之時小人得之則爲聚惡之藪君子反之卽是證性之路蓋敬與肆之分也敬

聖宗集要

卷七 錢德弘

依庸堂

肆之分人禽之界微乎微乎可不於動念時一提醒乎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認得心體廣大何古何今何前何後然不可馳心浩渺古人格物致知之功只就念頭發動處事物交接處辨別公私使纖悉明白其理盡於詩書禮樂其道盡於子臣弟友人人現在所謂着衣喫飯卽盡性至命者也豈新學覺悟之謂哉聖人雖教人不倦然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須看一而字能下學方能上達抑能下學自然上

達也自陽明有格物只在內悟之說似乎重在  
悟而輕在學一時入其門者多希頓悟而忘省  
身克己之功其實陽明之意不然觀其對門人  
言下學工夫有曰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  
言心可得思者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  
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故凡可  
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極其  
直截緒山可謂克明師訓而後之議陽明者亦  
可尋繹而自得之矣 世海也身舟也心舵也  
聖宗集要 卷七 錢德弘 四 依庸堂

喫飯着衣并棄妻子而後可此中豈復有聖賢  
乎舉業仕宦理家雖煩瑣猥雜但當隨事因順  
事至則應事過則止所謂鏡以照物物去而鏡  
自鏡心以應事事去而心自心不以一毫畱滯  
胸中於學何妨之有若此心不能空洞則章句  
文義亦足爲害妨學者即在學之中矣況仕宦  
家務乎先儒有言師旅饑饉正是古人學問實  
用處又謂整頓民事皆是吾人切實工夫朱子  
亦曰人多言爲事所奪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  
聖宗集要 卷七 錢德弘 五 依庸堂

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心所以渡吾之身不與風  
波滅沒者也心可不操乎然死操則不可不令  
放縱亦不令逼迫行所無事委蛇從之則雖驚  
濤雪浪開闔自如可以誕登於岸矣若告子之  
不動心專事強制所謂死操也非孟子集義之  
學也 離卻事物以爲超脫即禪家頓悟之說  
也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是戒慎恐懼自無邪思  
妄想形於耳目動作之間雖酬酢萬變只是從  
容自在如以事爲妨學則必不應舉不仕宦不

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  
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  
時陽明講學有一屬官聽講曰此學甚好只  
是簿書獄訟煩難不得爲學陽明曰我何嘗教  
汝離了簿書獄訟懸空去講學汝既有官司之  
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  
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其  
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  
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



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傷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汝自知須省察克治惟恐此一毫偏意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獄訟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着空觀此一則是陽明之格物亦未嘗外卻事物專主內悟愚故曰立論時或出於過矯而實未嘗自外於朱門也緒山之論正與陽明同并可爲後人聽訟者之鑒

王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稱龍谿先生高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以爲去就癸未試禮部不第嘆曰學貴自得卒業於師門踰年大悟盡契師旨其言曰我是師門一唯參塲屋之文直抒已見不顧時式賴有識者謂此文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第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遍指授則屬龍谿緒山分教之而龍谿所興起者爲多嘗曰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入者卽本體爲功夫天機常運終日兢兢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卽化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工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以順天機不使爲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爲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世之人往往假託現成良知騰播無動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吾輩所當時時服食者也又曰良知無分於已發未發格物正是致知實用力之地不可以內外分者也若謂工夫只在致

知而格物無工夫其流之弊遂至於絕物便爲二氏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遂至於逐物便是支離之學又曰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能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着念認爲已物方是超外物世人凡緣染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己精神向外馳求漏洩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間有覺破其弊欲爲收攝自爲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好名色上扭捏轉移不肯專向一念上求生死

聖宗集要 卷七 王畿 八 依庸堂

下落是雖與終日馳求者不同其爲不得真性猶形則一而已矣凡此皆語錄中之至正者年八十猶喜出遊有止之者對曰不肯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出遊精神意氣便覺不同與士大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端端幹辦此一事非惟閒思妄想無從而生雖世俗俗態亦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不得不與同志相切磨若同志欲共了性命更爲

愉快也仕終武選郎中年八十有六

愚按陽明之失在無善無惡四字若頓漸之說卽聖人語上不諱上之旨近儒極言詆之不知生知安行便是頓字一類只是世間頓者少而學利困勉漸者多耳夫子學生安以爲標準次舉學利困勉以爲階級隨說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以見頓不可幾漸則自到令人可仰而企俯而及也卽如堯舜性之是上根人由仁義行方可言得率性方是良知直致然危微精一執中之學俱是到山人說山下路者欽哉敬哉有參少工夫在所謂卽本體爲工夫也下此湯武反之義制禮制敬勝義勝皆由中根以下人純用修道工夫所謂用工夫以復本體也收攝精神併歸一路漸卽是頓卽此一路接續不窮頓卽是漸不究竟所謂漸又安有所爲頓也當時龍谿雖有四無之說而此段議論卻甚平正陽明言本體便是工夫龍谿言本體爲工夫易一爲字大見分寸興起爲多凡以此與龍谿格物

聖宗集要 卷七 王畿 九 依庸堂

之論亦甚正薛文清有言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推之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又推之而至於聖賢之書六藝之文皆所謂物也人能求其各正之理皆所謂格物也即龍谿格物有工夫而異於二氏之絕物者也然豈能遍格而盡識耶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序以格之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理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通也見一物各一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理爲一理即龍谿格物正格其夫

聖宗集要

卷七 王畿

十

依庸堂

發之知而異於支離之逐物者也學者可以知所從事而無泥乎內悟之說矣生死下落如何求孔子常言之曰聞道如何爲聞道曰率性之謂道人能知性則盡性盡性則復性生生之理得毋愧乎生便無愧乎死毋愧乎生則時時是生毋愧乎死則死而不死故曰可矣二字乃聖人善齊生死之論人生在世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使有未知雖貴爲王侯富等山岳何益於灰土乎惟有死生真大事懇懇了辦

莫遲延可不於一念求下落哉密之方以智曰君子知生死以盡人道不荒人道以超生死是誠知死生之說者矣文章一道寸心千古晚近以來徇世極矣割鶴頸斷雉尾添蛇足蒙虎皮直奪我之身心性命以換聲華而文章中有鄉愿功名中遂無聖賢文章之壞還中於人心人品之壞還中於國運龍谿直抒已見不顧時式則是舉業中德行道誼也昔呂伯恭講學而以舉業作聖功教浙中先輩苦心往往如此亦

聖宗集要

卷七 王畿

十一

依庸堂

安得世之修舉業者而盡告之以明理進學之方乎古立言君子不惟其能言而已將使天下實被其澤故君子恥獨達人尚兼然使固於一隅所及幾何孔孟一車兩馬栖栖皇皇人以爲可已者聖賢反以爲樂事一片成已成物之心真有與兩大同其度量者豈僅山川足以資其歷覽交游足以增其聲氣而已哉張橫渠曰欲功及天下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此君相事也然豈僅君相事乎龍谿老而彌孳有以夫

徐愛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陽明妹婿也亦餘姚人陽明講學雖隨地興起然未有出身承當者愛時年二十獨奮然有志以聖學爲已任北面稱贊焉是年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後陞南京工部員外與陽明同舟歸越舟中請明大學宗旨聞之踴躍遂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始信先生之學爲孔孟的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常問至善但求之心惑於天下之理有聖宗集要

卷七 徐愛

十二

依庸堂

所不能盡陽明日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物心外之物乎常與人言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明了後亦未嘗廢照近日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也乎又曰吾師之教謂人之心有體有用猶之有水木有根源有流派學則如培濬疏濬故學莫要於收放心涵養省察克治是也卽培濬其根源也學者先須辨此卽是辨義利之分立志堅定以趨向之而已嘗遊衡山

夢老人拊其背曰子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德而異之果止三十二

愚按學者貴立志志者心之用進德之基千古聖賢莫不發軔於此故論語言志者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立志則視我之心卽聖賢之心必不忍自暴自棄先儒謂不讓今人便是無量升讓古人便是無志所當堅起脊梁肩着擔子天地以大其心山岳以聳其操水霜以嚴其守陽春以和其氣不怕任重不怕道遠將千古聖宗集要

卷七 徐愛

十三

依庸堂

問只當家常茶飯做去義理爲本則物欲自不能移而聖賢之學在我矣至善但求之心惑於天下至理有所不能盡亦因陽明格物格向內裏去故有此問天下雖無心外之理但虛虛說箇理不老實說得將何等樣工夫去窮所以人無下手處要知窮理是思辨邊事必從學問來詩書典籍事物大小之理無不具載學者於此講習討論自然打人倫日用事物之理窮究是再窮究於身心性命之理之深或有餘力再

窮究於鳥獸草木萬物之淺者小者舍學問別無窮理之法也。孟子曰：人知以食愈饑，不知以學愈愚，不可謂不求諸心也。若陽明作格去私欲說，亦是得力，然不曾窮理，知尚有不及處。那容易識得私欲而用力格去耶？伊川曰：性即理，陽明曰：心即理。心與性原拆不開。橫渠謂心統性情，一句括盡朱子所謂具衆理即統性應萬事即統情，也不是此心。則此理顯藏何處？則謂心即理也，亦宜。但性體無爲，人心有覺故。

聖宗集要

卷七 徐愛

十四

依庸堂

有危微之辨，天地人物共此一理，率之爲道，無工夫故可謂即理。心則有人有道，道心是理，人心是欲修之方，爲教當用工夫，故不可謂即理。幾希之介，羅文莊析之甚明，但渠亦就性是體心，是用上講，亦未將儒釋之分途發揮得盡。蓋吾儒之盡心與釋氏之明心大相懸絕，盡有實際理地，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也，明則僅虛靈光景，是無根矣。即當日大程子謂釋氏本心亦是大槩說，未嘗說到虛實二字，近儒臨陽明謂

本心便是禪學而不究其所以然，便不足以服其心，而與千古傳心四字說不去，特爲拈出。未卜知言。君子以爲然否？顧涇陽曰：陽明言心即理，愚何敢非之，然而言何容易？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始可言心即理。七十以前尚不知何如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言心即理。三月以後尚不知何如也。若漫曰心即理也，吾問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其於輕重長短幾何不顛倒而失措哉？格

聖宗集要

卷七 徐愛

十五

依庸堂

如磨鏡磨上用工，此喻可爲明明德註解。但平心覺悟之光明與鏡面之光明不同。鏡面光明與塵垢是兩箇，吾心先迷後覺，卻是一箇。當其覺時，即迷心爲覺，當其迷時，即覺心爲迷。迷覺之間，全藉學力。鄒東廓有言：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畜德也。皆磨鏡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之明。故博文約禮與戒慎恐懼，獨擴克總是一個工夫，非有二也。若云詩書障聞見外也，則失之。

矣橫山謂讀書玩理皆所以培濬淵源比磨鏡之喻更爲明確其殆發師之所未發者乎 今人稱壽曰百年百年之壽閱人於千百不一二見焉卽或有之而學不聞道亦與芸生無異耳若志於學者潛修默省令于聖立言之旨常躍如於其前無千歲之身而有千歲之智雖壽同顏子堪不朽也何傷之有橫山之得入聖宗以此

何 泰

何泰字廷仁號善山江西雩都人陽明講學虔南兄春謂弟泰曰此孔孟嫡傳也吾輩當北面矣與聞萬物一體之旨致良知之學遂豁然有悟不務外馳專求心性刻志磨勵務底大成尤善於誘掖海內同志來謁陽明者咸樂觀之嘉靖壬午舉於鄉辛丑授新會令曰吾得仕白沙之鄉矣至則掃祠宇舉釋菜日進諸生講學祠中始之以靜坐之方申之以無欲主敬之訓久之環祠門而聽者墮聖宗集要 卷七 何泰 十七 依庸堂相接也民皆翕然趨於禮義而恥爲不肖曰吾不忍負何公不事法令專務德化其論學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 有意見固謂之有意見而必欲求爲無意見亦不可謂非意見也是故君子論學不必太高但須識得本領耳 應物之心非動也有欲故謂之動耳絕感之心非靜也無欲故謂之靜耳苟有欲雖閉關習靜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雖紛華雜處酬酢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靜也

戒慎恐懼格物致知雖爲衆人設法在聖人  
精殆亦不廢太極孔子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  
何以又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以上達不  
離下學中得之爲度改過正見聖人潔淨精微  
卒後配陽明祠所著有善山集行世

愚按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盡人物之性總是了  
得一個盡已之性所以聖賢發揮道學之秘只  
是欲人明得一體之義王者闡揚仁義之政亦  
只使人成得一體之治父子有親五者亦只收

聖宗集要

卷七 何泰

十八

依庸堂

得一體之事然必如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  
痛癢相關纔是一體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  
四體不言而喻推之參贊亦然所謂宇宙在手  
萬化由身也 本心即道心也心統性情者也  
識得則此中有主未發而此心常醒自不至着  
空既發而此心常寂自不至逐物矣唐李翱著  
性三篇曰忘情滅息本性清明然非中庸之旨  
中庸之旨未嘗滅情也情可滅性可滅矣不去  
夫喜怒哀樂亦不流於喜怒哀樂造次顛沛於

庸言庸行之間動容周旋於君臣父子昆  
婦朋友之際事物無非心者滅情豈定性  
之論哉故曰儒學率性釋學絕情率性自無妄  
情絕情何能見性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  
非無性情其性矣惟精惟一所以約情之偏而  
歸性之中也 識得本領本領卽良知良能也  
入孝出弟耳聰目明平平做去自可造於淵微  
有意見之人最爲悞事執一成見牢不可破非  
到索隱行怪不止故天下樸魯之人可以入道  
聖宗集要

卷七 何泰

十九

依庸堂

執拘之人難以傳心蓋心似顆珠以物欲障蔽  
之猶珠而混以砂石其洗滌尤易以意見觀貼  
之猶珠而飾以金銀其洗滌最難故孔子四毋  
始於意但當以誠治之歸於誠便無意矣朱子  
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學者亦於邪  
正之間加之意而已 象山論良其背二句是  
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是無物解得明切便是  
無意見註解獨往獨來隨其所在不出其位所  
謂思而無思也蓋寂時此中感時亦此中雖無

思無爲而此心常止者自然常運雖應事接物  
而此心常運者自然常止其常止者即存養之  
真機其常運者即省察之實地總是一時小心  
着地工夫而要在無欲人能無欲則靜固靜動  
亦靜矣辟如日月之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  
而未嘗動也故不覩不聞靜也起念戒懼則不  
可謂之靜隱見微顯動也慎獨而心不放則不  
可謂之動交相爲養又何意見之有 戒慎恐  
懼即不睹不聞之體格物致知即戒懼慎獨之  
聖宗集要 卷七 何秦 二十 依庸堂

功聖學不倚於見聞而豈外於見聞不泥於事  
物而豈離於事物故曰性無內外學無內外上  
達不離下學一語說盡聖門實際下學當以功  
求上達必由神悟也此等議論乃王門中之傑  
出者 郭蒙泉郭學以持敬爲主而以靜坐無  
欲爲功自少至老一步不敢屑越嘗有詩云學  
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  
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已無欲  
自通神識住乾坤潤心空意見新開門只靜坐

自是出風塵蓋合何黃兩家之學而一之者也

聖宗集要

卷七 何秦

二十一

依庸堂



黃弘綱

黃弘綱字正之號洛村零都人舉正德丙子鄉試第七人自幼志趣邁越既長就鄉塾教以舉業弘綱曰雕蟲小伎壯夫所恥吾儒之學當以聖賢爲歸耳於是苦心刻索必務追其微茫而探其元始陽明以節鉞鎮虔軍務之暇與諸生講學洛村時已舉於鄉計偕歸往謁而聽之越三日忽悟心理合一之旨遂執贄師事焉久之曰聖賢千言萬語大要不越居敬二字故居恒一言一動必範於理聖宗集要 卷七 黃弘綱 二十二 依庸堂

雖燕居如對君師後授汀州推官尋爲刑部明罰敷法一無所徇當時陽明之門風有評曰江有何黃浙有錢黃蓋指弘綱與廷仁也綱性剛未嘗假人色笑有所請質者瞠目注聽俟衆論既畢徐擇一二言以諷之不競談以炫所知意態含蓄未易涯涘 常曰君子之道求盡吾心之外無餘道也心有未盡是謂二三其心二三其心則富貴貧賤橫逆患難之來皆足以動其心其去道遠矣 論格致曰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

不事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務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又曰離物則知不可見舍格物則亦無從而致其知故曰致知在格物此皆就身上着實體認自身上着實力行道也藝在其中矣道猶根株藝猶枝葉耳卒後配陽明祠有洛村集行世

愚按宋人好說理不肖說心不知天之賦人若不是心何處得有理心爲大體孟子曰此天之所以予我者天命之性豈在心外乎釋氏不知窮理反以理爲障吾儒以窮理爲始基盡心爲究竟使不知合一之旨而寂守其心與紛馳其心卽係禪學與支離之學非反身之學矣學者須掃開畦徑直覓本來雖博聞強記而中心有主不被記誦之學封錮纔是真正工夫洛村悟心理合一而要其歸於居敬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則知行合一明新合一體用合一物我合一動靜合一外內合一滴滴歸源矣 凡人品行俱從幼時自命而定會稽陶文簡公望齡五歲

聖宗集要

卷七

黃弘綱

二十三

依庸堂

客戲命以對中舉中進士公應曰希賢希聖人又問所親曰吾欲爲聖人奚道而可所親曰學聖人必主敬曰主敬若何曰主敬必危坐公因而終日危坐遂成一代偉人可見主敬二字乃聖賢的旨入門無二道也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而已大孝如舜不過曰盡事親之道盡心卽是盡孝盡心卽是盡忠盡心卽是致知格物一日盡一日之心一時盡一時之心事事盡一事之心夫子兩端之竭亦自盡其心也盡心以窮理卽盡心以至於命苟日用之際動靜語默無一不視爲本分內事則視富貴貧賤橫逆患難之來無非見心之地又何一事之足動其中乎論格致極爲直截萬物皆備我也體物不遺心也離物言我失我離物言心失心單言致知便是無頭學問須從格物起手使以格物爲支離而但以誠意爲事曰擬心負荷脫體承管內不涉思維計度之情外不假詩書修證之力安知不指人心爲道心氣質爲天性者洛村着實

聖宗集要

卷七

黃弘綱

三十五

依庸堂

體認着實力行體認是知力行是行知行交便合聖門居敬窮理之旨矣 周翠渠瑛曰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夫始學之要以求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從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格諸物以及其至焉積累既久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自得之矣倘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虛空也極得洛村之意 德行爲道本也六章爲藝末也故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儘有高才自負博學弘詞而偃蹇一生終老牖下非文之不工存心積德之無聞本先擴而枝自萎也存心積德不外聖經賢傳千言萬語非口頭虛語實有切於事情依他行去便有無窮受用不依他行去便有無窮坑塹蓋學貴乎遠者大者小利小害弗爲動則養得人品正而爲樞樞爲梓杞自足凌雲拂漢矣 劉梅源讀杜少陵語不

聖宗集要

卷七

黃弘綱

三十五

依庸堂

驚人死不休之句嘆曰可惜枉費心力不當云  
學不聖人死不休耶集同志爲惜陰會蓋不惜  
則邪思妄想瞬息據吾靈府惜則庶幾日就月  
將緝熙於光明也 虞長孺好談詩論文金虛  
中謂之曰學道當終日如愚混沌鴻濛乃與真  
合子津津談詩論文是賣聰明釣聲譽也去道  
遠矣皆先根本而後枝葉之旨也 羅文恭謂  
洛村之學凡再變始持守甚嚴其後以不致纖  
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又曰宋儒窮理實心  
聖宗集要 卷七 黃弘綱 二十六 依庸堂  
虛虛與實合匪學弗居流行坎止自心不疑可  
謂知洛村者已

舒芬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父某館湖廣歸途中泊舟聞  
一婦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銀將賣吾以償是以  
悲舒詢所負幾何曰十三兩舒遂捐兩年束修盡  
與之中塗糧竭抵家語婦云吾忍饑二日矣速炊  
飯婦曰安所得米專候君歸舒告以捐金之故婦  
怡然云如此甚好吾有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  
攜筐往山中採苦菜煮爛同食既就枕舒已寢婦  
忽聞窓外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歲產狀元遂醒  
聖宗集要 卷七 舒芬 二十七 依庸堂  
夫而語之舒曰神告我也起披衣向天拜謝明生  
生子芬爲正德丁丑狀元授修撰諫南巡廷杖後  
復諫議大禮再被杖以母喪歸哀毀尋卒芬風神  
玉立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嘗晝寢夜  
則計過自訟銳然有志聖賢之道常曰心術與學  
術相符懷居與懷利相因怠勝敬欲勝義則心死  
矣何謂學乎益悼時弊也於五經皆有疏論而最  
好周禮謂周茂叔吾道中後起聖人也建圖周書  
貫五經四書而一之時方尊王守仁之學芬曰必

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典必極禮樂之中  
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  
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僞爲者矣  
今才智之士飾虛聲鼓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  
覆也黨陸者特竊其一節依朱者未覩其大全非  
心爲道者也芬兼知天文曉音律世名忠孝狀元  
謚文節所著有梓溪集編輯周禮定本行世

愚按昔人云不因圖報方行善君子之心未嘗  
責報於天也而天固若可券焉者但人不爲耳

聖宗集要

卷七 舒芬

二十八

依庸堂

世人若見賣男鬻女事未始不惻然動念然一  
念及自己忍饑受餓便不覺因循中止舒公大  
慈大勇一時惻隱何嘗望報而應若桴鼓驚生  
忠孝狀元大有裨於名教是父是子洵堪不朽  
而母聞捐金怡然稱好亦非凡母矣 本德性  
而勤問學則問學非口耳因問學以擴德性則  
德性非立虛後人高視德性而卑視問學以問  
學僅在誦讀訓詁之間其所謂問學者非問學  
則其所謂德性者亦非德性矣國裳說得問學

如許廣大如許關係則問學豈可僞爲者乎至  
一節全體之論更說盡兩家學者弊病國裳亦  
涉歷王門而立議若此其殆冰出於水而寒於  
水者耶若立朝節槩與著述精詳尤爲制科中  
所僅見者 德性莫全於孔子問學亦莫盛於  
孔子孔子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功在六  
經祖述憲章學之冠乎古今所以盡乎聖人之  
道也上律下襲學之該乎穹壤所以盡乎天地  
之道也若學庸一書闡揚天地古今事理是講  
學文字論語一書備載一時弟子問答是化工  
文字皆所以匡扶德性彼卑視問學者亦嘗見  
及此乎國裳數語誠見朱子之大全者矣

聖宗集要

卷七 舒芬

二十九

依庸堂

聶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也陽明歸越雙江以御史按閩過武林渡江見之大悅問勿忘勿助陽明答謂此間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專言勿忘勿助是空錮而變也先時雙江爲夏貴溪所惡被逮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畢復與學者終前說而去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後出與來學立靜坐法

聖宗集要

卷七 聶豹

三十

依庸堂

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疑其說者謂工夫只是主靜脫畧事爲未免有類於禪雙江一一申之夫心體流行不息靜而動動而靜未發靜也已發動也發上用功固爲狗動未發用功亦爲狗靜皆陷於一偏而中庸以大本歸之未發蓋心體卽天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天樞天無一息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要不可不歸之靜故心之主宰雖不可以動靜言而惟靜乃能存之此濂溪所以主靜立人極而龜山

門下以靜坐體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相傳口訣只此數字便見吾儒真切下手處不似釋氏以應感爲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惟以知覺運動爲性其所云無所住而生其心正與吾儒存心養性相反蓋心體原是流行而流行不失其則者乃所謂靜也未發之中靜而常主夫動也戒慎恐懼動而常存夫靜也用功似屬夫動而用功之主腦卻是靜根也所以異於釋氏者此也 原泉江淮河漢之所從出也濬源者濬其所從出之源非以

聖宗集要

卷七 聶豹

三十一

依庸堂

江淮河漢爲源而濬之也根本者枝葉花實之所從出也培根者培其所從出之根非以枝葉花實爲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應變化所從出之知而卽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以知覺爲良知以見在爲具足以不起意爲工夫樂超頓而忘艱苦崇虛無而畧實功自謂撒手懸崖而於五經四書未嘗有一字當意遂使聖人洗心藏密一段反本工夫潛引而襲之於外縱使良知念念精明亦卽於發處理會得一個善惡而去取之其於未發之中純

粹至善之體永無歸復之期此予之所大憂也

或問良知之學何如曰此王門相傳口訣先師以世之學者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記誦鑽研馳擲了天下無限好資質的人乃謂知自有良致而養之不待學慮千變萬化皆從此出蓋孩提之愛敬卽道心也致良知者卽養這箇純一未發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爲良知着在支節上求無故爲霸學者張一赤幟與邊見外

聖宗集要

卷七 嚴勅

三十二

依庸堂

修何異而自畔其師說遠矣正德十二年進士仕至少保年七十七謚貞襄

愚按良知就未發處說知愛知敬方就發處說陽明良知二字卽明德二字致良知卽明明德三字皆欲人在本原上下手故曰只說必有事勿忘是有事勿正勿助是有事微妙入神處但因學者向外馳求故矯其說曰格物只在內悟一時喜簡便者遂將知覺認作良知依其作用之知而在其自然將儒者一段戒慎恐懼必有

事處置之不問便落禪寂甚者至小人之無忌

憚雙江之論可謂扶其微而陽明立教苦心庶

幾可白學者毋以辭害意可也良知之前無

未發者良知卽是未發之中若復求未發卽所

謂沉空也良知之外無已發者致此良知卽是

發而中節之和若別有已發卽所謂依識也自

世以知覺爲良知但知卽百姓之日用以證聖

人之精微而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

戒懼於是學脈日荒卽使禪者聞之亦將掩口

聖宗集要

卷七 嚴勅

三十三

依庸堂

而失笑矣夫良知猶言良心主靜者求以致之收攝聚斂自戒懼以入精微彼徒知覺焉者雜真妄而出之者也主靜則不雜於妄矣辟諸水良知原泉也知覺其流也流不能不雜於物故須主靜以澄汰而復其初也五經四書正所以疏濬其原泉其可無一字當意哉羅念菴曰靜中只見此件不須絲毫着力卻一毫加損不得只終日依傍此件便不大走失乃知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亦只是家常話然則舍未發之中

竝無本體而含主靜竝無工夫一切經書無非  
爲着此件可不於根源上下手耶韓洛苑邦奇  
學以精一爲宗而下手工夫第一在守夜氣夜  
氣卽未發之中守夜氣卽守中也旦晝之所爲  
能不牴牾則夜氣克而靜固靜動亦靜而性定  
矣異教好言父母未生前天地未生前豈若中  
庸更說得親切乎故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學  
者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又程門指示學  
者攝情歸性之訣雙江發之有功王門不淺矣  
聖宗集要 卷七 攝動 三十四 依庸堂

械繫講中庸羅文恭目擊其事大敬服治心  
之效至此因益攻苦畢志於學昔李忠文懋因  
除太學庭樹王振捏旨逮獄官校至李方坐東  
堂閱試卷從容免冠就繫神色自若呼諸生  
前與語曰某某處講是某處講非某人今次勝  
前某人不及前次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  
榜語畢乃行貞襄之定力與之無異皆從涵  
洞觀猛省中得來否則怵之而驚激之而忿從  
之棄矣

鄒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安福人少時劉文肅忠提  
其手曰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毋媚寧介毋通寧  
恬毋競正德丁卯中鄉試辛未會試第一廷試及  
第三人授編修一日讀大學中庸訝曰子思受  
業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獨何也積疑  
不釋已卯就質文成於虔臺文成曰獨所謂良知  
也慎獨所以致其良知也戒慎恐懼所以慎其獨  
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東廓豁然遂肅贊師事焉  
聖宗集要 卷七 鄒守益 三十五 依庸堂

嘗曰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中庸一書發  
明默識脈絡默之一字聖人只在天何言哉幾句  
見之子思戒慎不觀恐懼不聞正是默識工夫不  
觀不聞非無觀無聞也卽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  
聞也莫見莫顯卽體物而不可遺故曰微之顯微  
字直從唐虞相傳道心惟微來末章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正發明默識極則於穆不已是天之默處  
穆穆文王是文王之默處不厭者以此爲學不倦  
者以此爲誨也 又曰子思費隱之道正發明博

文約禮脈絡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命之曰費  
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命之曰隱寂感無二時  
體用無二界日用云爲一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  
也 避暑武功發明牛山之木章云此是孟子示  
人改過之方繼問誰爲牛羊誰爲斧斤諸兒以牛  
羊斧斤其咎在已東廓欣然曰我不爲斧斤誰爲  
斧斤我不爲牛羊誰爲牛羊知其由已而後自成  
自道自暴自棄更無躲閃處 與友書云拜手教  
其曰竹樹林塘交呈道趣花香鳥語互發幽襟真  
聖宗集要 卷七 鄒守益 三十一 依庸堂

知自慊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故曰慎獨所以  
致知戒懼所以慎獨然心外無理窮理卽所以  
致知物外無理格物卽所以窮理知與物格與  
致拆開不得故不言先而言在言致知則易於  
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平實也惜當日陽明未  
之及也 爲學不是徒向書冊中辨識得些子  
話頭須是發深遠心以唇吻上搬弄爲恥以形  
骸上修飾爲僞直究到生身立命不落言詮不  
由思議處方得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的意思  
聖宗集要 卷七 鄒守益 三十二 依庸堂

超然鐘鼎之外然莫是倚於境否假若強兵百萬  
簿書填積道味幽襟亦有增損否耶年七十二癢  
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謚文莊  
愚按一部大學在格致一部中庸在慎獨人看  
格物在物上用工未免視學庸爲兩樣不知物  
無內外格物之功亦無內外致知先從獨處致  
起蓋意當未起時止有一真無妄在不觀不聞  
之地無所容吾自欺這便是良知吾亦與之爲  
毋自欺這便是致良知雖一善不立之中而自

纔是默識故其爲學也如食蔗相似轉入佳境  
豈得有厭其教人也與扣鐘相似越扣越鳴豈  
得有倦夫子教人默默下手故有無言之訓夫  
豈以日用倫常之外別有一物恍恍惚惚迥絕  
塵根隱而有不可言說者在耶 顏子嘆夫子  
之教曰博文約禮而子思闡君子之道曰費而  
隱似乎教自教而道自道而不知聖人之教卽  
君子之道也天之文日月星辰爲之經風雨露  
雷爲之緯經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



矣人之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爲之經喜  
怒哀樂爲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之實在  
其中矣文卽禮博卽約也發育峻極三百三千  
洋洋優優費卽博而隱卽約也不特費隱也貫  
何其博而一何其約也下學何其博而上達何  
其約也推之九經三重何其博而曰一曰誠何  
其約也故曰聖人之教卽君子之道也然非東  
廓其中脈絡孰從而傳之 程子論學曰莫不  
在己曰非在外曰反身曰自得語語歸根卽夫  
聖宗集要 卷七 鄒守益 三十八 依庸堂

子爲仁由己之意是入門第一義牛羊斧斤之  
義亦然王盱江學惟爲己人問譽曰勿自毀人  
問福曰勿自禍人問壽曰勿自夭皆反求諸己  
醒世之格言也 一切修持須向境上試得過  
方是卽如平居慙忿不知遇忿能不動否平居  
窒慾不知遇色能不動否若無事間然遇境輒  
亂則爲頑空靈明澄徹萬物紛至真性自如乃  
爲靜體豈獨靜時卽提百萬強兵羽檄交馳但  
事至則理事退卽休亦皆常靜蓋有主者存寧

以外來之境遇自增損乎哉故養心氣者不止  
在靜中得力而須以平心察理小心耐事夾輔  
成之若境寂我寂便隔一層

聖宗集要

卷七 鄒守益

三十九

依庸堂

薛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行人司正常語門人曰欲致良知者其研幾矣乎門人因記所聞曰研幾錄。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高明博厚悠久吾心之本體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淺狹則踳躅耳試於心平氣和與忿生慾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聖宗集要 卷七 薛侃 四十 依庸堂

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覆載之驗也 王道卽是天德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二言盡之自其廓然者名曰天德自其順應者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遠難能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遘王之道無有作惡遘王之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矣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易故人人君子後世中極之義不明孔子申一貫之旨非顏曾不聞未時周程得爲學之要再傳復晦而詞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灼之奈何有成若能盡洗世陋以易

簡爲學聖賢爲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 離了人

倫日用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 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不讀時體貼克養尤得書之益今人以讀書爲主心如奴隸敝精務博釋卷則茫然均爲公羊何益之有 或問陽明於中離其學類禪有諸曰否禪之異於聖學者有三省事則耗焉去欲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明有之乎曰弗有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三以言乎靜無勿具聖宗集要 卷七 薛侃 四十一 依庸堂

也以言乎動無勿體也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勿能也三者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曰弗有然則曷疑其爲禪也退處中離山二十年一意講學有語錄行世

愚按致良知者其研幾乎一語極得濂溪幾善惡之意蓋天理人欲之界只爭些子人當誠時渾然未發之中也及幾一動雖未顯露而善惡已於此分故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微微則必顯曰吉先則凶隨其後辨之不可

不早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皆是此旨全在一念微處著轉移毫忽便有誠僞王霸之辨綿綿若存退藏於密方能止於至善也以其湛然無物故謂之無以其炯然不昧故謂之有此際不得放過是以神聖知幾君子謹幾何元之春日心體自靜須冥默存養靜無不動須隨事省察幾善與即順順克養將去若過爲拘檢反成正助幾惡與即奮發克治若因循放過便是忘誠時時念念爲善去惡即是

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若身外種種長物總是過眼浮花無一可藉故須一切放下獨覓本來方有真受用聖人喫緊喫人曰聞道曰知德極爲切要只爲常人作口頭話讀過便覺等閒誠一省悟而造其極則學問入頭在此到頭亦在此亦曰聞此性知此性而已蓋道者天下之達道德者天下之達德而總之不外於性也王道即是天德所謂合外內之道也先儒謂居處恭執事敬便是天德不傷財不害民便是王道似乎平平無奇然正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實落處故大學平天下平之一字最妙深味之有與天地萬物各止其所氣象故談盛治者必曰天下太平天下何以不平因人心之不平而生也人平其心則天下自平矣古之帝王紮矩只在公好惡皆是平心的意思故結束還他一個天下平行所無事熙熙皞皞不復言明明德以王道即是天德耳蓋自復其性謂之聖學即謂之天德共復其性謂之親民即謂之王道

也 論虛無二字定儒釋異同可謂簡要蓋二氏之虛無以虛無爲虛無者也吾儒之虛無乃帝降之衷至精之理細入於絲毫杪忽無一不實不可以實求無一不有不可以有取蓋有若無實若虛者也故離喜怒哀樂以言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信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以其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合外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 有讀書者終夜展書終日拋書而枕書

聖宗集要 卷七 薛侃 四十四 依庸堂

時出山祖水滑不極其致不返或問之曰展書是讀書拋書枕書亦是讀書吾蓋於寤之中得幾分寐之中得幾分書之外山水之中得幾分噫此體貼克養者乎此善讀者乎此不讀而得讀書之益者乎得一抱一可師之以爲讀書法

辯陽明非禪當卽以陽明之言辯之陽明常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何言之佛怕父子累卽逃了父子佛怕君臣累卽逃了君臣佛怕夫婦累卽逃了夫婦都是

爲父子君臣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有父子君臣夫婦的相卽此議論足見陽明之非禪然禪則非親卻也着相如良知二字出於孟子以之論理何妨乃件件插入至謂瓦石亦有良知未免扭捏孔門四教文行忠信何嘗將此四字朝講暮說而兩論所發無非文行忠信一貫二字亦然以此見聖教之大羅念庵曰守良知失良知中離亦云若着個良知亦是障二公爲王門高弟而所論若此甚矣着相之非聖學也

聖宗集要 卷七 薛侃 四十五 依庸堂

歐陽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泰和人嘉靖二年進士王文成門人仕終禮部尚書 謂庶吉士號爲儲相不宜僅攻文詞時聚一堂晰理論政究極明體適用之實際 悟良知真體明覺自然隨感而應燦乎條理自周於天地民物不見有動靜內外之殊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由是判然不疑不遺日履而上達淵微 格物二字先師以爲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物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聖宗集要 卷七 歐陽德 四十六 依庸堂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知之功循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性可盡惟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 日與諸友求歸根復命之學細細尋求只是聲色貨利斬截不斷自生纏繞自作障礙種種談仁說義只成戲論始知前輩所謂在身忘身在家忘家方是格物致知然非真志真功不容以虛見虛說湊合此語也 格致誠正卽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只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只是守個虛靜與聖賢

作用天地懸隔 自見已過竊自克責只是致良知工夫勉強亦只自然若只以不費力爲自然卻恐流入恣情縱欲去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何嘗不自然今人不知良知則自然亦是安排耳 今人徒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爲佛學之獨見超悟而不知吾儒之學正直指人心者也夫惟致知在於格物明德在於新民不若佛氏之空虛莽蕩遺棄人倫焉耳 夫存心猶之乎養生讀書猶之乎飲食也養生飲食果有二乎有先後內外乎飲食聖宗集要 卷七 歐陽德 四十七 依庸堂以養生或失其道毋寧反以喪生乎此不可不察也年五十九謚文莊 愚按庶常不宜僅攻文詞極是聖人之道高深廣大發爲文章舉天地精微之蘊與古今大義大法大經大權治亂賢奸氣數升降之理與事無一不寓於中以範圍之而不過是文詞必有其實際也故臯夔稷契治足以爲經孔曾思孟經足以爲治使不究其體用而第驚風雲月露輒自號作家將經術不可以經世務何益之有

乎繹備相二字當思吾儒經綸參贊之身上致君而下澤民牙自小其度量矣先正袁孝峰有言舉業宜於少年相業宜於老成愚謂舉業卽相業所係吾人飲食起居皆宰相事業何況舉業如僅攻文詞取一第效一官君子之學斷不出此 陽明謂天理卽是良知羅文莊非之謂愛敬是天理知愛知敬是良知愚謂亦不甚遠但天理所該者廣良知僅天理透露之一端知愛卽如仁之側隱知敬卽如禮之辭讓僅可作聖宗集要

已無非實境而實理卽在實境之中自內悟之說出而尋諸影響與色空變幻無根之語無異令人何處下手南野之論可謂青出於藍使姚江宗良知而不專主內悟則朱子之學可同無奈當時已標出二字不旨認錯排之愈甚執之益堅猶之臨川新法明道謂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亦當兩分其罪也學術事功俱用不得成心如此南野得毋有所會於中而發師言所未及乎陳潛室曰形色爲性是氣從道義中來食色爲性是道理出形氣外香壤之別不可不辨也人心萬感萬滅之私總言之曰聲色貨利分言之有各位之欲有牀第之欲有貨財之欲有忿怒好勝之欲有飲食居處衣服器用之欲都從身家起見一念過於天理之中曰邪邪而從其所之曰縱縱之時一念自知理欲爭衡斬截不斷而理卒不能勝欲曰狗到狗則雖太乙處方神皇品藥軒轅切問廣成調劑亦無如之何

矣然而不可不療療之如何日仍不外格物致知四字理明則欲自退志方爲真志功方爲真功否則縱聲望震四海姓氏馨千秋一朝長往究何可恃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夫是之謂歸根復命 虛靜爲主是告子之不動心未可謂未發之中當以循理爲主大學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是自家不慊意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格致以誠意只是討得自家心上慊意直到心中泰然無事不聖宗集要 卷七 歐陽德 五十 依庸堂

惟不叅欲念并亦不墮理障瑩然洞然與太虛相似方得孟子之慊於心方是未發之中而氣亦便是浩然之氣矣 世儒謂心學乃釋氏之學蓋泥於程子吾儒本天釋氏本心二語不知釋氏以知覺爲心乃萬理皆虛之心吾儒以義理爲心乃萬理皆實之心不辨心之虛與實而槩曰本心卽釋氏非矣南野謂吾儒之學正是直指人心可謂破的唐虞以中開學之統傳心卽傳學心外無學也尼山以學紹中之統傳學

卽傳心學外無心也故心之外無所謂道學天下之達道五能行五者於天下而又推類以盡其餘道學盡於是矣道之外無所謂心學存主於內無一念而非道發達於外無一事而非心表裏貫徹毋載爾僞心學盡於是矣心學道學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南野直指人心之論其殆善讀儒釋之書者乎

唐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乙丑進士第一人廷試二甲一名榜首則羅念庵重其人遂與定交初選武選主事尋陞編修校實錄寶訓成疏請歸閉戶讀書冬不爐夏不扇卧不裯以天機爲宗無欲爲功常曰高宗恭默三年周公坐以待旦孔子不食不寢此真公案吾儒用力須是拋去萬緣下數十年死功此物方能到手 清明中稍見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聖宗集要 卷七 唐順之 五十三 依庸堂

明渾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原是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卻要完全還他去然非胸中不挂世間一物則不能收攝此物非心心念念如養珠抱卵則不能完養此物 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見聞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爲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毫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未離乎聲臭也

近來談學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窮

悉雖中人以上不能究竟空成一番議論而已天理愈克則愈見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或皆未常用力者也 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常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威通佛者之於喜怒哀樂之所發皆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天地萬物澹然無一喜怒哀樂之融貫儒佛分途只在天機之順逆耳夫所謂天機者卽心體之流聖宗集要 卷七 唐順之 五十三 依庸堂

行不息者是也佛氏之流行一往不返有一本而無萬殊懷山襄陵之水也儒者之流行盈科後進有一本而有萬殊先河後海之水也奧義渺論雲蒸川湧盡見之於尺牘宰臣起爲司諫以請朝東宮落職靜坐宜興山中屏絕嗜慾專精致神後擢巡撫淮陽視師海上一切措置俱載海防事宜中以鹽鹵故腹疾增劇因進將吏曰吾平生志死國死舟中幸矣諸君其各努力已語姪孫曰吾死不恨第尚少十年工夫耳卒年五十四所著文集行



世宗初謚襄文

愚按有明三百年來樹幟宇內者莫若荆川鹿門說者謂鹿門以氣勝荆川以理勝此定評也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云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朝廷不可無此正人乾坤不可無此正氣可謂得荆川之真矣 魏子才校常言人自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以後聲臭日增一日塞天聰明何由至道又曰收斂停蓄

聖宗集要

卷七 唐順之

五十四

侯庸堂

深造默成方是天機之學然非實下手用力則不能造到無欲人盡見天荆川所以孜孜汲汲也 學者大患最苦是欲根難斷欲根伏於中膠膠擾擾以之處身必多煩惱以之涉世必多怨尤必須掃除俗念如鷄抱卵如龍養珠方得盡人身中有真種子學者須識真種子何謂真種子曰卽生時帶來流行不息者是從此用工實真恐懼造到無欲境界方是天機之學耳 佛氏曠然遠悟一切平等似乎得吾道之一然

聖宗集要

卷七 唐順之

五十五

侯庸堂

其猖狂自恣茫乎不知所以爲貫卽生身父母亦等行路所謂襄陵汎濫之水也并不可言一本若吾儒則從親親起手推而仁民而愛物皆本天機之自然而我無與故位天地育萬物而不外喜怒哀樂戒謹恐懼之數言所謂先河後海之水也故曰立天下之大本 古詩云百年三萬日有能全受三萬日者幾人哉兒童戲嬉暗撇十年稍壯便習章句棘闢之考較各路之奔馳又明走了二三十年中間能致力於性命之學者幾人哉夏正夫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荆川彌留而恨尚少十年工夫所謂此身一敗也真大可惜矣孔子欲學易曰假我數年然則年者聖賢所甚惜人當及時黽勉志氣不衰則精力乘之而旺慎勿坐銷歲月以貽歿身之悔可也 焦弱侯曰嘉靖乙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世稱連璧達夫一斥不復進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

不知爲達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吉且包羞而不辭唐狄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朝豈誠戀戀於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惟公亦然見當日蹂躪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

羅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庵吉水人弱冠舉南宮第一外舅趙告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念庵項發赤對曰丈夫事業不知有多少在此等三年中一人耳奚爲大事是日猶往蕭寺中講學焉自陽明倡良知之學學者始知外捨見聞內求諸心然其弊至高虛無用甚至槩以當下具足不待學習者爲良知以欲爲理以存心爲拘迫以任情爲率性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情緣以戒懼慎聖宗集要

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欣美若以幽閒暇豫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卻便是有欲故篤志聖學必從無欲始 古來聖賢拳拳盡道初爲何故是身心有所不安須如此乎是爲他人屬望不容放恣如此乎此處見得分曉勝讀萬卷書 吾輩在世間尚欠出身擔當此學不免口耳支吾過去若真能擔當一切雜情私欲俱自退聽矣 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遑何暇爲人說長道短耶 居喪疏食水飲三年銜哀不入聖宗集要 卷七 羅洪先 五十八 依庸堂

室庶弟請析居盡推先世田宅與之自別建一室僅敝風雨削迹城市辭受取予咸裁以義世局時格秋毫靡徇常曰此吾當然非期免毀譽也以請預定東宮朝儀落職家居唐順之以兵事自效約偕出念庵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吾欲爲未能者得君任之即同自效矣奚必我出分宜亦貽書勸勉念庵直答云願畢志林壑角巾布袍蕭然物外忽病長老入室問疾覩無長物曰甚哉憂也答曰貧固自好危坐正巾歛手而逝年六十一謚文

恭

愚按陽明良知之說卽孟子所謂性善也入其門者多謂聖道盡於良知當下便足不假思爲是以不思不勉爲良知矣孟子以爲善之端而陽明之徒遂以爲道之極不已過乎念庵獨於此處見得分別剔出致字以明立教之旨且云力行是孔門第一義而引孟子之言爲證所謂行到知方到說不得止憑本體不藉工夫也心原是靜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雖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欲以來便入了嗜好的心功利的心自作憧擾始不得靜能將此等習心一齊放下不容絲毫挂牽始見性真若只枯坐便入禪寂非聖學矣蓋禪學主於無事而靜吾儒主於無欲而靜無欲而靜則爲敬爲誠無事而靜則入於空虛流於寂滅正所謂差毫釐而失千里者也先儒謂周子無欲二字靈丹一粒點鐵成金真復性嫡傳也余心淵濬詩曰白首黃塵送隙駒那知靜處迥然

聖宗集要 卷七 羅洪先 五十九 依庸堂

孤幽人世念如秋葉萬樹西風一點無主靜到這地位方妙 天地有萬古此身不易得人身只百年此日不易得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更不可不懷虛生之憂使不出身擔當鼎鼎百年不知錯過多少歲月故吾輩當惜分陰不第寸陰也然心者身之主性在乎是命在乎是學道之士先完這一箇餘皆後段事矣心靜則神全神全則性現性現則命立既悟昨非當求今是非固常爲是在何處知此方可言讀

姜公大被而篤好况區區貨產乎世有同氣相矛盾者聞念庵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黃陶庵淳耀曰天地間自有數千年一人者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肖爲數千年數百年一個的人而必欲爲三年一個的人甚是可笑三年一個人者與今人爲徒者也數千年數百年一個人者與古之聖賢爲徒者也故丈夫事業有許大在若偶然遭際認不得真惟有本分內事當做十分可以垂諸不朽萬勿若蟻子之羣終日忙忙不了也或謂念庵自言用二十年苦工夫磨出得狀元二字何其小看念庵耶可發一笑貧固自好所謂不受用處乃真受用處也聖門求仁之功只在審富貴安貧賤操守二字觀之若非高奇而天下至高至奇之事莫過於此蓋仁爲源頭富貴貧賤爲關頭打得關頭乃透卻源頭故與其毀節以徇人毋寧苦節而循理况人之一生大抵苦時多而樂時少儘有極樂之所聚翻爲極苦之所生循分自安將爲上計

若止見其苦猿驚馬逐一刻不能安矣故樂道  
非難安貧爲難孔顏種子應自有異 念庵嘗  
狀吉水李谷平中曰先生之學以求仁爲的以  
閑邪爲端以自作主宰不致絲毫之力爲功以  
生生不息爲體以心正而動自有分殊爲用以  
脫然無累當如太虛爲樂以遯世無悶不求人  
知爲至晚年益肫肫於隱修默省而以虛談爲  
戒蓋以得之於師者狀其師故親切而無諛詞  
也

王 艮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家貧冬日天  
寒見親有急役盪凉水乃痛哭曰爲人子而令親  
盪凉水尚得爲人子乎遂出代父役因業醫治商  
以供朝夕二十五歲過闕里瞻拜孔子慨然奮曰  
是聖人者可學而至也歸取孝經論語大學日誦  
之務見之行居常以經證悟以悟證經發明自得  
不泥傳註執弟子之禮於陽明之門歐陽南野嘗  
講致良知心齋戲之曰某近講良知致南野未達  
聖宗集要 卷七 王艮 六十三 依庸堂  
連榻數日究竟斯旨以日用見在指點之自是相  
契常曰今人講學以神理爲極精便開口說性命  
以日用飲食爲極粗便不冒出口不知講得性命  
入微處一種意見盤桓其中只是口說若能於日  
用飲食上料理經綸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得淨  
如明珠混砂石而不汙乃見定力極精的乃是極  
粗的學問極粗的乃是極精的學問精粗粗非  
實用功者不易辨也 問心性本來是一孟子存  
心養性似若二之何也曰此是教人權法大學言

心不言性心即性也中庸言性不言心性即心也  
心無動靜故性無動靜定者心之本體動靜所遇  
之時也不以文害詞可也 戒慎恐懼其體不  
觀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凡涉人爲皆是偏故傷字  
從人從爲 有友初見心齋問未齋之旨心齋即  
指之曰爾時便是未發蓋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  
從何而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有學者問故  
心難於求心齋呼之即起而應心齋曰爾心現在  
聖宗集要 卷七 王艮 六十四 依庸堂

更何求乎其現在指點多類是以悟性爲宗以格  
物爲要以孝弟爲實功以明學啟後爲重任可謂  
卓然者矣  
愚按良知一層致良知一層良知致又一層致  
良知是行仁義良知致是由仁義行安勉之別  
心齋天姿高曠故有此等議論若初學必須把  
捉循謹持重方有進步但不可過於拘迫欲得  
反失耳 聖門四科首重德行後儒之理學即  
聖門之德行也若人將日用飲食道理力行果

然篤實便是性命源頭不曾透徹不失爲君子  
學問若專在性命上講究果然透徹不能身體  
力行依然是庸衆至大走作時竟成小人之無  
忌憚故從五更枕席上參勘心體氣未動機未  
萌固見本來面目從三時飲食中諸練世味濃  
不欣淡不厭方爲切實工夫心齋亦已見到實  
際也 大學言心不言性首提出至善二字夫  
子言繼善成性非性乎中庸言性不言心末拈  
出誠字朱子作實心解非心乎且大學語正心  
而極於格致誠正吾性之理已具非遺性而偏  
言心也中庸語率性而至於中和位育吾心之  
理已該非遺心而專言性也況大學首章言明  
命而性之本已著大學末章言拂性而性之用  
已彰何嘗有二孟子極道性善然不曾說着性  
上有甚麼工夫只指點人之本心要人求放心  
日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存心只連着養  
性明是天命之性只在此心事天立命亦一串  
事故動靜一原天命之本然也靜是性之體動

聖宗集要

卷七 王艮

六十五

依庸堂

是性之用工夫只在靜存動察故曰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 不親不聞非杳冥之狀也自  
 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親自其常知不  
 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程子謂不親不聞只是  
 未發之中人到諸念皆泯時而炯然者始見戒  
 慎恐懼是性中一點靈明非因事狀而始著也  
 一落方所則不得其正而戒懼反爲心之害矣  
 故徒飾於共見共聞之際而隱微未慊止爲自  
 欺之小人致慎於十目十手之嚴而踟躕太甚  
 聖宗集要 卷七 王艮 六十六 依庸堂  
 終非成德之君子蓋性體本自戒懼纔類應便  
 非性體纔安排亦非性體也昔人有詩曰士人  
 所重在躬行只要吾心種子真人不見中深戒  
 懼聖賢事業此爲尊所當三復者也 天下萬  
 事皆出天然一毫矯揉造作不得天下萬事皆  
 出人爲一毫暴棄縱任不得正天人交相爲用  
 須臾不可離之妙乃謂出於人者卽爲僞身乃  
 非盡人合天之義乎林次崖曰人循性而動者  
 謂之誠拂性而動者謂之僞得僞字之解矣蓋

生知之生字人人本體學知之學字人人工夫  
 謂生自足而無待於學古來無此聖人厥後心  
 齋有言孔子雖大聖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  
 研磨乃得明徹之益亦未始以人爲爲可忽矣  
 聖宗集要 卷七 王艮 六十七 依庸堂

趙貞吉

趙貞吉號大洲四川內江人幼即能爲奇險句過目輒能舉其詞其父以爲至樂處貧賤忘其貧賤也嘉靖戊子舉於鄉辛卯弟蒙古亦中鄉舉兄弟相與探百家旨茅屋之內金石相宣而蓬藿滿門不覺也乙未大洲舉進士入翰林上初粹意聖學後稍惑方術遂上求真儒贊大業疏執政不憚謁告歸蜀爲多士發明致知本旨蜀士知有問學出咄咄上者自大洲始也後爲司業首揭中庸性道

聖宗集要 卷七 趙貞吉 六十八 依庸堂

教爲訓諸士聞之儼然習若濯而新又常爲定志明道之論 論性於白日之前曰性辟諸日知辟諸光非光無日捨日無光故本性不逃不逃爲智若正智不足本性尚迷處茲迷境而談率性是

以真體汨沒於見聞也故知光日一體之喻者可

以悟天性矣論欲於明月之前曰欲辟諸雲明是我體當雲見月際人見其暗而明月之體未嘗虧故千古常明者性體一時暫昏者欲塵人能知明是我心欲當自盡原非染暗明亦曠者則可以喻

寡欲之方矣然其功則惟深造深造則自得自得則所謂如日之喻性本無欲如月之喻欲自不畱循此入道刻期至矣 又常誦陽明之詩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 又曰鳥啼花落皆是師資行道之人示我妙用 平生持論謂二氏理通吾儒必出世乃可經世擬述二通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使出世不忘經世之用經世不礙出世之體未就而卒年六十九仕至大宗伯謚文肅

聖宗集要

卷七 趙貞吉

六十九

依庸堂

愚按朱子曰子思作中庸以三言著於篇首非獨釋夫名義也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予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於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大洲



既首揭爲訓多士若濯而新又何須通理於二氏耶學者當因朱子之說而反身以驗之天日止一輪而萬國九州無所不照人心亦止一塊而萬理萬事無所不周故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有生以後物欲汨之遂致蔽翳猶夫雲之掩日而日之體未嘗虧也善學者去欲之蔽復性之真鑑明者塵垢不能汚神清者嗜欲不能亂亦在深造之而已師資無常惟在自取故文王父也周公子也是父子而師弟矣若夫象山陸氏以兄弟爲師友蒼山蘇氏以父子兄弟爲師友是皆一門之內共相傳述千古以爲美談大洲兄弟金石相宣想見家庭妙用况鳥語蟲聲盡是傳心之候花英草色無非見道之資學者苟天機清徹胸次玲瓏遇物自當有會心處也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道渾渾焉周流於日用常行間凡俯仰遠近巨細高卑往來升降浮沉飛躍有目者皆得之而爲象天下未嘗有易而爲易者未嘗以迨夫羲皇有作

始爲先天之圖一切寄之於方圓奇偶之間籠統淵涵亦第相示於忘言之天也大洲深會此意諷詠陽明之詩可見通身皆易通古今皆易通天地皆易是之謂善易者不言易世謂大洲著南詢語錄以善財立名未嘗自諱禪學謂禪正聖道之精微處故有經世出世之論夫人身在世網中自有許多人倫物理所當措置欲竟爲出世之事必不可得卽佛家專言出世今其身既不存而仙家所稱鍾呂之儔亦無在者則謂出世可以長生其說要未足信况出世不忘經世經世不礙出世大易潛見飛躍論語用舍行藏以至孟子獨善兼善大學明德新民中庸成已成物盡之何容以經世歸儒出世歸仙佛耶鄭孔明仇讀書一切折衷於孔孟朱子論二氏曰其在外者已非又何待讀其書而後其繆哉惜乎大洲不聞其語也

徐樾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爲諸生時卽知性令之學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後卒業心齋之門登壬辰進士歷官部曹臬藩其論學曰人之性天命而已視聽言動無一毫計度而自無不知不能者是之謂天聰明於茲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機則其爲學亦出於念慮億度之私而已豈天命之謂乎 聖學惟無欺天性聰明學者率其性而行之是不自欺也率性者率此明德而已父慈聖宗集要 卷七 徐樾 七十二 依庸堂

子孝耳聰目明天然良知不待思慮以養之是明其明德一入思擬一落意必則非本然矣是曰自欺也先師只提致良知爲古今參同者蓋以此也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曰如認欲作理則涵養個甚講求正精察乎理欲而存此心者也這學問自不可缺一的莫認講求是談天說地也

愚按天聰明是率性只講得良知字遺卻致字視聽固有明聰然聽其自然不加存省一入非禮

便爲候事非用勉然工夫不得聖人教人極爲

中正曰視思明聽思聰又曰非禮弗視非禮弗

聽何嘗不用思慮堯舜性之也然堯之德曰欽

明文思則性之者未嘗不思箕子言思所以作

聖是反之者更不可不思故克念而後可以無

念存心而後可以無心言率性而忘修道之功

可乎陽明學者多有好高之病於波石見其一

班 天聰無耳天明無目吾人性體澄然湛然

原不俟區區耳目之用所以離道者天君失守

聖宗集要 卷七 徐樾 七十三 依庸堂

而耳目爲政耳使當太空未翳止水未波時目

不受色而天明常朗耳不受聲而天聰常徹豈

不甚妙然耳目密於乘人而危微之數不敵能

保其聰明不放失乎故不思不勉固爲聖人而

擇善固執全在學者本吾心而勉強行之人盡

自可以見天安得輒目爲測度意必耶 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夫婦可與知能所謂良知良能

也然忠信夫婦止能盡道之萬一而不能盡道

之萬全若忠信夫婦能盡道之萬全則不必聖

人參贊矣且聲臭俱無是論天賦之如太極無  
可名狀也變爲一畫卽分陰陽有形色落聲臭  
凡禮樂刑政之燦然畢具者皆聲臭也聲臭亦  
是道但非其至耳人能於刻刻聲臭中求得無  
聲無臭便是下學上達正旨始無好高蹈虛之  
弊 張陽和駁徐波石輩言良知而不言致良  
知真破的之論聖人有不倦之誨無躐等之施  
故或生而知之一節是人皆可以爲堯舜公案  
夫子特分出等級以示人何可泥一良字而謂  
聖宗集要 卷七 徐樾 七十四 依庸堂

波石晚年有得故爲是言 高景逸曰余觀文  
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鐵柱宮道士得養  
生之說又聞地藏異人之言周濂溪程明道是  
儒家兩箇好秀才及婁一齋與言格物之學求  
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草一木之說格及官舍之  
竹而致病旋卽棄去則於格物之物看向外去  
而於先儒之言亦未嘗求其意也後歸陽明洞  
習靜導引故胸中灑灑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  
舊學之益精非於致知之有悟特以不甘自處  
聖宗集要 卷七 徐樾 七十五 依庸堂

天聰明率性皆可行耶如有目而無足能行遠  
乎諺云識得破跳不過正指此一輩熊敬修口  
生安神聖只要做困勉工夫初學下根便要討  
神聖快活多見其不知量也 問涵養一段議  
論始正內而涵養養其所講之理外而講求講  
其所養之理初無二理故孔子係易曰朋友講  
習講者以文會友求之於人也習者以友輔仁  
養之於已也纔完得存理遏欲工夫可徒恃其  
聰明而不用思慮乎精察正是思慮入微處想

於二氏必欲簞入於儒宗故據其所得拍合致  
知又裝上格物極費工力所以左龍右罩顛倒  
重復定眼一覷破綻百出也後人不得文成之  
金針而欲強繙其鴛鴦誤矣此段亦似爲波石  
一流而發但當時陸元澄以多病專從事養生  
文成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  
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仙家所謂神住氣住精  
住亦在其中矣元澄但當遺棄聲名清心寡慾  
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藥精神虛歲月觀此

議論而謂文成習靜導引流於二氏然乎否

聖宗集要

卷七 徐繼

七十六

侯府堂

呂坤

呂坤字新吾號叔簡河南寧陵人稍鈍於質不能成誦苦訓詁家言亂之益不能解乃一切棄置澄心體認本旨之解悟人目即不忘年十五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中隆慶辛未進士授襄垣令有循聲陞吏部主事屢轉刑部侍郎數請乞休家居四十年日惟與門人講學謂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與也聖人之言道之聖宗集要 卷七 呂坤 七十七 侯府堂

鑄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人以道鑄天下人之氣質有好的有不好的學問之道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取正那自家不好處所以扶持天資全在學問 每日要檢點這念頭自德性上發自氣質上發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入手最要如此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手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不敬畏 胸中只擺脫得一懸字便十分自在人生最苦事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明知得

只是割不斷皆戀之一關不曾打破 凡橫逆之  
來先思在已所以取之之由徐思所以處之之法  
不可便動氣兩邊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矣處  
天下事只要安詳二字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  
爭之味人間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  
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不與勝  
氣人爭是非 宇宙完人甚難首尾無破綻寧有  
幾個後來肯修補便是好人一生做人只看他歸  
宿一著 完卻正理全得初氣未嘗以我害之雖  
聖宗集要 卷七 呂坤 七十八 依庸堂

世  
愚按聖宗不外性理道學四字先天自然者謂  
之性後天當然者謂之學總而言之止理學二  
字人多高視之謂必有深微浩渺之蘊非凡人  
所能到故推之於天地歸之於聖人遂甘於自  
棄豈知性即天命之性性即理也人人有性人  
人有理道即率性之道道宜修也人人宜修人

人宜學平直簡要何嘗有高遠難行之事叔簡  
立論得未曾有自漢以來儒者只說文以載道  
止將經書喚作道其弊正是鑽破故紙不曾聞  
道豈知道體流行無一不可領會故曰天地萬  
物者六經之案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即如子  
在川上一節聖心灑落觸目無非道機示人以  
須臾不可離學者當識此意然非存省有素未  
易語此至其省刑八戒流傳宇內不啻金科玉  
律讞獄者遵而行之福被蒼生慶流後世矣  
聖宗集要 卷七 呂坤 七十九 依庸堂

恩愛牽纏不自由利名縈絆幾時休放些寬子  
自家福免使中年早白頭人人知之而不能人  
人決之者總為戀之一字豈知待人莫用無情  
口自治須下無情手凡當情境流連難於擺脫  
處如理亂絲一刀割斷豈不快乎故曰朝聞夕  
可 橫逆先思所以取之之由即孟子自反之  
說也省事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便法門正不  
必厲聲色較長短也譬如行草莽中荆棘之在  
衣徐行緩步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此

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先哲云大輅與柴車  
逐鸞鳳與鴟鴞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  
小人鬪力不惟不勝兼亦不可勝也故曰只消  
安詳二字叔簡五不爭正是安詳處可以克已  
可以處世然愚又欲增一則曰不與負心人爭  
厚薄 一生止看歸宿極爲要訣如向來所爲  
是君子一旦改行卽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  
人一旦改行卽爲君子矣故曰一失足爲千古  
恨再回頭是百年身士大夫晚節末路比少年  
聖宗集要 卷七 呂坤 八十 依庸堂

可棄七尺可捐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屈正是  
此旨也  
八戒附錄於左  
一五不打 老不打 幼不打 病不打 衣  
食不繼不打 人打我不打 一五不就打  
人急勿就打 人醉勿就打 人忿勿就打  
人隨行遠路勿就打 人跑來喘急勿就打  
一五且緩打 我怒且緩打 我醉且緩打  
我病且緩打 我見不真且緩打 我不能處  
聖宗集要 卷七 呂坤 八十一 依庸堂

分且緩打	一四莫輕打	官莫輕打	生員
莫輕打	上司差人莫輕打	婦人莫輕打	
一三莫又打	已授莫又打	已夾莫又打	
要枷莫又打	一三憐不打	盛寒酷暑憐不	
打佳辰令節憐不打	人方傷心憐不打	一	
三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		
工役舖行該打爲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			
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	一三禁打		
禁重杖打	禁從下打	禁佐貳非刑打	

已上似與聖宗不類然政吳重乎仁政無非學故特錄以爲祥刑者告 己未孟夏愚將謁選老母命之曰爾之官須以善慎勿輕打人愚拜而受之抵麟署顏其堂曰訓善每至責人輒若有 老母在其上省而又省常賦一律有子善斯民善母言卽聖言之句讀叔簡八戒倍覺黯然

聖宗集要

卷七 呂坤

八十二

依庸堂

王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庵泰州人師王心齋受格致之傳體認有得嘗曰陽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爲學者用之曰訣真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此猶未知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程子曰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此格言也然不必質美者能之良知本體人人具足質美者合下便明不能合下便明則須師友講求潛心體悟歲月聖宗集要 卷七 王棟 八十三 依庸堂磨礱便亦可以明得盡到得明盡便亦都無渣滓所謂明則誠也 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人事應酬之實故孔子論知幾其神不出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兩言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愛敬之一道若他人論幾論哲必著許大玄微奧妙之辭愈深遠而愈不實矣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一庵曰莫煩惱前頭失處只喜今朝覺處此方是現在工夫由歲貢授南城司訓已主會正學書院及白鹿洞講學無虛日所至翕然向風有語錄

傳世

愚按大學致知原無不良之知所謂未發之中也自人向外馳求格物者專格向外去幾不知吾性中有不慮而知之靈體陽明恐人增一分聞見遂損一分性靈故合孟子良知二字提出示人曰致良知然格物物字即物有本末之物原兼明新竝未分別內外則知是知非正良知透露處又不可專內畧外致空虛杜撰無一實學耳 聖賢所論知幾明善不似後世聰明機

聖宗集要

卷七

王棟

八十四

依庸堂

巧全是道全德備佐以學問聰明正直休休有容位極人臣而主不疑功蓋宇宙而不伐思被天下而人不爭人見其聲施不朽以為有神異焉者而不知其發必中節皆是一念之知致之用能泯驕誼敦愛敬為萬夫之望豈模稜兩端為自全之計者自附於知幾明哲哉 儒道宗旨只就世間日用倫物上着脚故最為切近其實把柄只一點靈性惺惺昭昭便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日用倫物盡是真陰如吾夫子上大

聖宗集要

卷七

王棟

八十五

依庸堂

夫則闔閭下大夫則侃侃大夫之賢者則云士之仁者則云友到處有天然之則便是時中之聖絕無玄微奧妙令人思索也至愛人者人恒愛敬人者人恒敬持身接物無所往而不宜中不外夫庸也一庵之論較波石之流切實多矣 明哲保身莫如學道太史公贊淮陰謂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助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即此議論知學道二字不特為儒門宗旨為將為相皆離不得這兩字也 王心齋曰一覺便銷除人心依舊樂人第患不覺耳幾覺便是下手處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謂良知知之未嘗復行是謂致知改過之功不愁已往即在當下也故曰過也如日月之食復其見天地之心



附朱 恕

朱恕泰州草堰場人日採樵易麥糲擇精者供母而爨其糲粃爲糗以樵一日過王心齋間而行驗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家一里薪在山裏心齋聞而呼門弟子口小子聽之邇言可省也道病不求耳求則得之否則卽近非我有矣恕因前而負墻竊聽心齋講浸有味於是每往必詣門側竊聽心齋講聽畢乃樵疲則弛擔跌坐仰天浩歌聲出金石天寒甚單衣帶索行吟自如也

聖宗集要

卷七 朱恕

八十六

依庸堂

愚按朱恕離山之驗可悟先難後獲之旨世人只安目前不肯下苦工如何到能得地位知當止之處而求之不期得而自得矣昔愚公發移山之願卒以有成人亦視其所趨之念堅脆如何不思力不足也朱恕之驗勝於滄浪心齋之呼同於夫子 許魯齋曰養體養志致愛致敬事親大節目有四觀朱恕擇麥糲之情者供母是養體也而養志與致愛致敬皆在其中所謂良知良能也世人生亦盡養而備物鮮誠絕無

眞愛不及恕多矣卽或孝行無一不周而未聞大道終是隙落遺體莫報親恩故德爲聖人始稱大孝恕能私淑心齋譚言微中又得以聖賢事其親之意者與

聖宗集要

卷七 朱恕

八十七

依庸堂

附韓貞

韓貞字樂吾興化人居蓬屋之間陶甓爲生雨壞  
錢坯貨不能償其蓬屋失之日居破窰中學於  
王夔夔心齋之子也漸習識字輒自吟曰三間茅  
屋歸新主一片煙霞似故人簞瓢屢空晏如也  
然以倡道化俗爲已任常聚講心齋祠中化而善  
良者逾千人會中間有談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  
陰有幾乃爲此閒泛語耶或稱引經書相辨論則  
又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乃搬弄陳言此豈學  
聖宗集要 卷七 韓貞 八十八 依庸堂

愚按學問須從艱難困苦中試一過真能不動  
心方是學者今讀韓貞詩不特視富貴如浮雲  
卽視貧賤亦如浮雲且以樂吾自號其殆樂顏  
子之樂者與但顏子尚有陋巷而樂吾并無蓬  
門乃屢空晏如非洪濤倒海而砥柱兀然嚴霜  
殺物而和氣盎然者不能也顏子平生只學得  
夫子一樂字樂吾復能學顏子之一樂字吁樂  
吾之樂名稱其實矣 世人解讀有字書不解

會無字理畢竟脚跟淺精神亦盡於語言文字  
間是以僅謂之文人若能發性真而示來學則  
河有圖而洛有書何須告語焉則飛而魚則躍  
不費商量樂吾理會當下之言真足令人悚然  
每日光陰易過去者不可復追百年歲月無多  
來者未必可補只宜就此日此時此事求此心  
過得去庶幾補過桑榆不致枉卻一生耳 黃  
石齋曰盤古世界亦有詩書周公制作初無文  
字神而明之是在學者

聖宗集要

卷七 韓貞

八十九

依庸堂

附夏延美

夏延美繁昌田夫也性孝友時張飯山招其講學謂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真人無爲假人延美慨然內省吾平日所爲得毋未真耶時時循省求其真者焦弱侯教之讀書乃曰取學庸語孟次第誦詠時以已意詮解讀中庸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曰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曰論語所云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果是爲何聖宗集要 卷七 夏延美 九十一 依庸堂

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只爲肥榮計便是真異端又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耿天臺大加稱賞

愚按爲人必爲其真真字極妙昔黃陶庵淳羅有言士之所以自立者四曰道德曰節義曰功名曰文章所以用之者三曰才曰學曰識所以辨之者二曰真曰僞常詠康節詩曰真樂攻心不自由公爲一代完人皆從真字得力飯山之

講學可謂得主腦矣 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纔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義知天便是仁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人之愛父母也以其爲一身之本也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故曰事天如事親明道曰卽心便是天更不可外求邵子亦謂自然之外別無天自然者卽吾心不學不慮之良也人能盡孝則精義入神參贊化育亦不外是延美言此想見古昔孝弟力田之風至今如在所謂道不遠人也 我輩讀聖宗集要 卷七 夏延美 九十一 依庸堂

書原以誦法聖賢環堵之中而遠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覲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斧藻性靈其廣大者可以治平家國初不爲肥榮計使爲肥榮計而寡廉鮮恥毀棄堤防日日行的是背理事件件行的是害人事天地間亦何不幸而生此一輩居四民之首耶延美叱之爲異端可謂獨闢之論矣 先儒云天理與人欲對論本體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故聖人欲人去人欲去一分人欲卽有邵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

卽勝得一分人欲若延美言人欲卽天理亦是  
有見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使飲食而知  
味便是中庸男女而各正便足造端迷悟之間  
卽是非之介是的是天理非的是人欲擇其是  
者而行之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  
身皆天理何天人之可分乎可見理欲無二境  
迷悟無兩心迷則理境成欲境如水凝爲水悟  
則欲境爲理境猶冰渙作水此卽道心看出人  
心人心看出道心不意田間有此鋤耨莘野春  
聖宗集要 卷七 夏延美 九十二 依庸堂

工商皆學道之人漁牧耕樵皆學道之事隆古  
無講學之名其人皆學故無名也國家以文學  
取士天下學校無慮千百益令其日講所謂時  
習所謂孝弟所謂性命仁義以淑其身待天下  
之用者乃人心不古遂有耳目活套掇拾粉飾  
搬弄陳言以爲出身之媒師以是教上以是取  
恬不爲異非其旨矣而於立身行政毫無干涉  
於是君子厭薄其所爲而聚徒講學世遂以道  
學名之以爲另是一種豈不惑哉是宜推廣百  
聖宗集要 卷七 夏延美 九十三 依庸堂

雨一犁始其流亞與 自古士農工商皆可共  
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  
受於是指此學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共  
明共成之學遂湮沒而不傳矣豈知人人有明  
德人人當自明其德本德性之良知良能而擴  
克之以學問便可入道觀三人可見所謂不識  
一字之凡夫可造神妙者也正可借以問夫讀  
書識字者 明曹真字仲論講學書畧曰天下  
無之而非道天下無人不識講學以明道士農

千學校無不講以及農工商賈無不講而其機  
則自上鼓之若得復辟召之典羅致四方道學  
倣程子學校之議布諸天下以主道教於一切  
鄉學社學之中漸次開發而申飭有位之士以  
興學明道爲先圖其實則以躬行實踐爲主隨  
其人之根基引之入道或直與天通或以人合  
天大抵果能合天則必益盡其人事果能真悟  
則必益盡其真修天人合一修悟同途於以追  
隆古昔不難矣三人其一證以堯舜君民者尚

其畱意

聖宗集要

卷七 夏廷美

九十四

依庸堂

聖宗集要卷八

陳真晟

陳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漳州人稱布衣先生嘗  
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  
後不復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  
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  
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  
諸說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及求其所以爲敬  
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見得親切  
聖宗集要 卷八 陳真晟 一 依庸堂  
遂動靜求一以爲持養工夫曰養一於靜則客念  
不作矣持一於動則外誘不干矣又曰大學誠意  
一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  
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爲惡者  
退而聽命矣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則行在其中  
矣蓋知之真則安處善樂循理其行甚順然而氣  
質有偏勝嗜慾有偏重則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  
此聖門論學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又加以篤行  
也剩夫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中教人專一靜坐

卒年六十四郡守表其墓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

愚按大學一書內聖外王之書也關鍵只在誠意誠意只在爲善去惡格物者格此善惡之理而已致知者致此好惡之知而已而其要又在敬之一字人之心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故聖賢學脈帝王經世俱在戒慎恐懼上下工夫能主一則內無妄思外無妄動矣故曰誠意爲關而主一爲鑰也大學誠意中庸誠身其關鑰亦

聖宗集要

卷八 陳真晟

依庸堂

原一也 中庸存養省察雖分而實合省察是存養中一事存養是無事時省察省察是有事時存養時時發時時有未發未發不在先既發不在後體道者亦卽於寂感之交體之寂則存養感則省察自無不中自無不和矣故大學之知止亦以一敬該之可以得統緒之所在矣主一之說不同朱子云如讀書只一心於讀書應事只一心於應事所謂主一也陳北溪曰所謂主一者靜時要敬動時亦要敬靜時能敬則

無思慮紛馳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也王陽明曰一者天理也主一卽是主個天理耳湛甘泉曰爲此說者徒知主一之謂敬未知無適之謂一耳無適也者無所着之謂也今又主一個天理則又着在天理上卽非主一矣無適之謂一者其在勿忘勿助間乎既勿忘又勿助則無所着無所着則一矣愚謂亦不外乎理只是不執乎理便是 劉戡山曰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卽慎獨之義誠由敬入也剩夫

聖宗集要

卷八 陳真晟

依庸堂

恐人不識慎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諦當如此張東白謂程朱以來得其真者此也 金伯玉鉉曰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攘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不爲他物所撓一事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爲主一工夫一是誠主一是敬誠是天道主一是人道也知之則行在其中此卻是禪語然謂聖門論學學問思辨加以篤行則一面知一面行將聖賢

塗轍傲處來教過過如不及仍是聖學事行  
到知不到者王文成曰真知印是行王學曰  
真行乃是知片語折衷引歸實地 聖賢之德  
德曰用常行而已以其如此故若饑者之得食  
必飽寒者之得衣必溫是必徹諸庸庸而後  
至人生科第不過一時遭際而人顧視焉焉天  
柱地之事亦可悲已果爾則是孔子之遺教氏  
之賢皆不由科目當先草木而朽乎和衷之見  
卓矣 梁山來矣鮮知德學王子繼其因襲疾  
聖宗集要 卷八 陳真履 依庸堂

毅然焚引有此中有路尋堯舜東海宜尼是引  
師之句書願學孔子四字縛於舊曰創斷科舉  
一條聖賢由我做兀坐求學三十年著易經來  
許海內傳其書稱羅塘夫子即布衣爲聖賢踐  
履不復科舉意也

李 涑

李涑字源甫號養愚等都人暮年入學讀書羅田  
巖數月不歸間一歸省兩尊人見而喜曰吾兒面  
若脂粉矣讀薛敬軒語錄刻不釋手語人曰先生  
之言精實平易味之而有得也密相參驗久之恍  
然曰專德性而遺問學未免有類於禪昔者尼父  
談道洙泗獨以好學歸顏子曰擇乎中庸守而弗  
失考亭之學實本諸此近世論道者曰擇有意也  
守有迹也性本無虧率之即道稍涉人爲終虧天  
聖宗集要 卷八 李涑 五 依庸堂

成嗟乎孔顏力學終身弗足末學何奇一悟有餘  
然則自志學以至從心中經許多漸次孔子之學  
毋乃非率性乎夫悟不廢擇言擇而悟自寓悟不  
廢守言守而悟以存不苦心而云自得安得起尼  
父而面稟命之也益養愚之學由敬軒而邇考亭  
所謂近裏着已不附宗門者嘉靖辛未進士起家  
實應令丁丑授戶科給事中諫論甚多仕至中丞  
德業著三吳兩淮間清操絕俗所御惟一冠一袷  
一布被郡邑無敢以豆登薦者因母老乞養歸里

以菽水愉愉奉母夫人權矮屋數椽蕭然四壁惟聚徒講學曰人當以天下爲己任非正人心何以治天下非明學術何以正人心文章原本性命雖談笑題咏不可苟也又訓子曰昔有居官無地起候臺者我房雖窄決不再造汝等勤讀勤耕自能光顯門戶也晚刻薛文清語錄及黃何二集以訓迨後學母歿哀毀越兩朞而卒年五十六祀鄉賢配享濂溪陽明二祠有文集行世

愚按養愚之學從黃何得來姚江一派也而其聖宗集要 卷八 李泂 六 依庸堂

爲學持論由敬軒以邇考亭由考亭以邇涑泗自言學不徒講願力行何如耳故雖不設臯比而言皆經訓動成楷模廉頑立懦令人興起至其宰八寶以至撫三吳已溺已饑尤見真學術真經濟愚嘗客雩陽景仰高風特式其間所居數椽僅蔽風雨不改儒素之舊詢所稱清白傳家者哉 人生居處亦逆旅舍耳何事煩華音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編制房時勢變換定是講學不可不看

也蓋懷土之情認糞壤爲生命達觀之識視天地若蓬廬古人清衷白腸類如此故世喜綢繆而獨落穆世競豪華而獨簡澹世尚圓通而獨方執不能測其淺深也茅季偉詩云多置田園廣修宅四隣買盡尤嫌窄雕梁畫棟無盡時幾目能爲宅中客可謂看破十分者矣 至要莫若教子最樂莫若讀書簪纓閥閱固稱盛美若代代不絕書香此門第大幸足爲世家舊家故人家子弟當以讀書通世事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道氣可親雖幕門圭竇帶經而鋤而有翱翔千仞之勢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縱王謝崔盧連雲大第亦冒麒麟之皮於牛背耳烏足榮 會稽董侍御願齋宦游十餘年貧不能治產家無僮僕淑人亦侍御女躬執炊爨仲子中峰公圯年十五當弘治乙丑會元及第自編修至少宰負謫歸清苦猶父辰夜治蔬粥躬奉太淑人太淑人甘之色澤日腴若在今日鮮不鄙而笑之矣李公之奉母亦

聖宗集要 卷八 李泂 七 依庸堂



然總之胸中如秋月寒潭一塵不挂方能以善養有是母有是子也

王時槐

王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安福人弱冠師事劉兩峯刻意爲學仕而求質於四方之言學者五十罷官屏絕外務反躬密體三年有見於空寂之體又十年漸悟生生真機無有停息不從念慮起滅謂學從收斂而入方能入微故以透性爲宗研幾爲要陽明沒後致良知一語學者不深究其旨多以情識承當見諸行事多不得力塘南謂知者先天之發竅也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器此孔門之聖宗集要

卷八 王時槐 九 依庸堂

所謂中也又嘗究心禪學故於彌近理而亂真之處剖判得出言佛家欲直悟未有天地之先此正邪說淫詞彼葢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至真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器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葢佛氏以氣爲幻不得不以理爲妄世儒分理氣爲二而求理於氣之先遂墮佛氏障中 又言禪家之學與孔門正脈絕不相干今人謂孔釋之見性本同但其作用始異非也孔門真見盈天地

間只是生生之理是之謂性學者默識而敬存之則親親而仁民愛物自不容已故明物察倫非強爲也以盡性也釋氏以空寂爲性以生生爲幻妄則自其萌芽處早已斬斷安得不棄君親離事物哉夫佛家主於出世故一悟便了更不言慎獨吾儒主於經世學問止在人倫事物中故喫緊於慎獨獨處一慎則人倫事物無不中節矣若只言見性不言慎獨便謂性中無人倫事物一切離有而趨無則體用分而事理判甚至以任情爲率性聖宗集要 卷八 王時槐 十一 依庸堂

明之致良知非專內明矣但朱子之說欲人究徹古今之一理在初學遽難下手教以姑從讀書而入卽事察理以漸而融會之後學不悟遂不免尋枝摘葉零星支離則是徒逐物而不悟理其失程朱之旨遠矣陽明以學爲求諸心而救正之大有功於後學而後學復以心爲內物爲外且謂理在心不在物不知心無內外物無內外徒執內而遺外又失陽明之本旨也嘉靖辛未進士仕至太常卿年八十有四

聖宗集要 卷八 王時槐 十一 依庸堂  
愚按儒釋之辨諸儒言之甚詳然不若塘南之數則爲簡當卽陽儒而陰釋者其病痛亦和盤托出無有剩義總以透性爲宗慎獨爲要從人倫事物上體出生生之機故言之了了至朱子陽明格物之說亦成聚訟塘南將兩家末學之弊兩兩言之更覺明徹詳採之爲讀近思傳習兩錄者告 施四明邦曜曰晦翁當五季之後虛無寂滅之教盈於天下患在不知窮理也故主程氏之學揭主敬窮理之教使人知所持循

文成當晦翁之後辭章訓詁之習沒溺於人心患在從事見聞也故明陸氏之學揭知行合一之旨使人知所返本二先生爲道苦心蓋不得已而爲補偏救弊之微權非文成知內而不知外晦翁知外而不知內也此論與塘南同然天下之理內外原是合一但知行微分後先辟如知饑而後喫飯知便喫知寒而後穿衣知便穿相去幾何故曰合一朱子窮理隨格隨致隨致隨格先後初不爭多故其言曰涵養致知力行

聖宗集要

卷八 王時槐

十二

依庸堂

三者以涵養爲主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然亦須一時俱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孟子曰知皆擴而克之知是知擴克是行絕無等待亦非謂知盡天下之物而後能行也陽明曰宋人既知已乃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是有意穿鑿先輩之言非先輩立言之意也此義未經拈出故及之以補塘南所未備

戴山

曰理卽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卽人心之本然義理卽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若求理於氣之先則理是理氣是氣便不是聖賢合一之旨而爲禪家之說矣

聖宗集要

卷八 王時槐

十三

依庸堂

李材

李材字孟誠號見羅豐城人登嘉靖壬戌進士仕至中丞初學於鄒文莊學致良知之學已稍變其說拈止修兩字以止爲主意以修爲工夫止修者謂性自人生而靜以上此至善也發之爲惻隱羞惡四端便有不善知是流動之物發在外邊者以此爲致則日遠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攝知歸止止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卽所謂止至善也然天命之真卽在人視聽言動之間所謂身也格致誠正皆修身之目而齊治平則修身之推也捉定修身爲本將一副精神儘力歸到身上時切檢點提撕管歸天則常止常修道在是矣著書數十萬言最要者如謂陽明以命世之才有度越之見所論著無一非聖學之真功而獨其提揭以補偏救弊乃未愜孔曾之矩要致知兩字雖並列於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八目之外孔子之所以間宗立教者舍知本之外別無所宗曾子所以獨得其宗者舍知本之外別無所學三省乃修之矩

聖宗集要

卷八 李材

十四

依庸堂

獲一貫則止之源流世之學致知者旣不肖認參識之科而知上作家其致恍惚失在於習陽明之熟而不覺其信之深於孔曾反入之淺也 有疑止修兩字爲多了頭腦者不知全經總是發明止於至善婉婉轉轉直說到修身爲本乃爲大歸結實下手此善所以專揭修身爲本其實正是實做止於至善故曰知修身爲本而止之是也蓋必知本而後以知天下國家舉非身外物也知均平齊治舉非修外事也聖人不肖懸空說本令人實止

聖宗集要

卷八 李材

十五

依庸堂

愚按大學三綱領止至善又綱領中之大綱領八條目修身又條目中之大條目正心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親民之事也總以完乎修身與止至善之量也陽明之宗良知是從八

目中指出一條卻因良字專指內悟似乎挂  
見羅之宗止修是從三綱八目中勘歸一路而  
修身又從本字折到至善卻是源流辟如射者  
以正鵠爲止調弓拾矢皆爲鵠也學者以至善  
爲止格致誠正皆爲修也卽皆爲善也真足以  
救良知空虛之弊故止字只是至善至善似說  
不得物然畢竟究在身上說向空去不得則不說  
物不得聖人看得世上只是一物無一毫障礙  
如日月一般故曰明明德於天下那移不得故  
謂之止誠之明之擇之執之都是此物而總在  
身中試問家國天下與吾身可是一物兩物又  
問吾身有心有意有知可是一物兩物又問吾  
身日用間開眼舉足可頃刻離得格物故格物  
只是格出個至善知到至善方是物格知原是  
性中一點睿體但因格物而開拓融化曰止曰  
修全從此始善格物者時時知本善知本者時  
時格物格透一分則止地透一分至善完一  
故必知止以前格物一段扼要工夫知止以

誠正修漸次數段工夫一一體之於身不令欠  
缺方謂之實止方謂之實修故見羅望人將一  
副精神歸到身上時切提撕管歸天則也如將  
知止以前工夫說得寬衍知止以後工夫說得  
籠統聖經在字先字都不理會終屬恍惚後儒  
妄以知止爲聖學之秘傳日紛紛爲致知之辨  
而於聖經自解敬止仁敬孝慈信切於身者反  
棄而不顧豈見羅提挈止修之意也哉 二氏  
好言頓悟稿其身以爲寂幻其身以爲空夫止  
善於身猶凝水於盎未聞盎壞而水凝豈有身  
忘而善止者哉聖人使天下大順惟令各修其  
身各止於善而已三綱中三在字八目中一在  
字何等平實何等鄭重大學者先格此件便  
無捕風捉影之患朱子有言近有人爲學專務  
說空說妙不冒就實卻說是悟學問無此法最  
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的人奉勸諸公且  
仔細讀書愚謂仔細讀書只大學一章知本知  
止已較若列眉矣見羅以不悟爲悟可謂善讀

大學善法朱子者近時呂晚村四書語錄一書  
極有功於後學然謂見羅以知本率合知止仍  
不離陽儒陰釋之說愚之所未解者矣

聖宗集要

卷八 李材

十八

依庸堂

徐階

徐階字子升號存齋華亭人登嘉靖癸未進士第  
三人仕至少傅初提學江西諸生文有顏苦孔之  
卓語存齋加以橫筆生曰此出楊子法言非杜撰  
也存齋卽離席向生揖曰僕少年科第未嘗學問  
謹謝教矣聞者服其虛懷聶雙江初令華亭存齋  
受業其門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爲講會於靈  
濟宮使南野雙江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爲從  
來所未有論學語中如爲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  
聖宗集要 卷八 徐階 十九 依庸堂  
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  
要睡放倒下便自睡着此非有兩人也志辟如  
樹根樹根旣立便可培植百凡學問都是培植的  
事若根不立卽培植無處施耳心不可放者不是  
要使頑然不動只看動處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  
及四海慮周萬世只是存若動在人欲一舉念便  
是放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已上着力世儒  
乃欲深居默坐自謂主靜乎 人未飲酒事清  
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及酒醒後照舊清楚乃知昏

忘是酒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苟不以利欲迷其心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克已二字乃醒酒方也

默識是主本講學是工夫今人親師友觀書冊是

講學事然非於心上切實理會而泛然從事口耳

必不能得得亦不能不忘故孔子直指用功主本

處言之非欲其兀然高坐以求冥契也 今世學

士大夫淪溺於詞章功利者不論其於談心說性

未嘗不自謂洙泗之傳而實則着空馳寂僅竊空

王之緒餘以爲秘珍則又何以能修齊治平收大

聖宗集要 卷八 徐階 二十 依庸堂

學之實效也語皆切實而最有關於性天者尤在

論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一則已採入許敬庵傳後

致政歸優游讓溪曰吾所學者孔孟程朱然此四

君子原是見毀於人原是不耐久於其位區區浮

議外物何足動其中若緣此得遂其著述之圖有

一二書冊可傳於後世卻比官爵所得爲更多耳

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

愚按文貞秉國鈞其大端在去分宜收格士大

夫之心嘗書三語於直簾曰以成庸主上以

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蒿政澄

濁爲清海內治安至其主張講學謂得各王氏

今讀其論學語皆近裏着已而心體格物之論

尤絕不依傍姚江門戶者也 聖人之學三十

而立立字四無依傍屹然人情世味中所謂八

風吹不動也非一點靈光自作主宰鮮有不仆

者故貴立志當昏迷時能不昏迷當顛隳時能

不顛隳當震驚失措時能不震驚失措方是同

天立命之學 問放心在何處收曰須於放處

聖宗集要 卷八 徐階 二十一 依庸堂

去收則不遠而復矣然心之放不放要在理欲

上說不在出入上說心在人欲上便是放心在

天理上便是存假如高卧山林遊心廊廟身處

晚季夢想黃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個是放

否私只較出入不論理欲頑然不動便是禪定

之學故曰須於克已上着力也 逃心者不獨

在酒楊秉所以有三不惑克已二字乃醒利醒

欲無上良方不獨在醒酒也 一部論語皆說

學問惟是知也直指出心體來皆說做工夫惟

天何言哉直指出道體來故教人默識然說心  
體明是不倚見聞矣終不教人廢學問說道體  
明是節節現成矣終不教人不做工夫步步着  
實方得絕塵而奔異端指出神奇妙理在聖人  
止是平常人可不於心上理會乎理會有得便  
是默識莫認講卽是學徒恃口耳也 潘雪松  
曰默識二字終身味之不盡纔添擬議非默識  
纔動聲色非默識纔一放過非默識纔以意氣  
承當非默識終日如愚如見如承叅前倚衡亦  
聖宗集要 卷八 徐階 三十二 依庸堂

而反恍惚而無據不過空王之緒餘登聖門大  
學之教哉 古今將相畱些書卷氣便可不朽  
如唐李鄴侯積書至三萬軸當時推其文雅李  
郭諸人分茅列土而不能世其家惟鄴侯之事  
至今獨著於世者以其家傳在也況著述乎文  
貞畱心理學嘗開講堂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  
學者講貫其語錄皆先正格言較諸徒積書以  
遺後者更萬萬信乎比官爵之所得爲更多耳  
蓋士君子處世必有所爲如因宦歸而博奕飲  
酒虛度光陰殊爲可惜苟能正身迪德爲一鄉  
儀表因而立言以型世斯所稱鄉先生歿而可  
祭於社者乎

聖宗集要

卷八

徐階

三十三

依庸堂



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谿南城人以道學自任見顏山農述遺病而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曰此制欲非體仁也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克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生生或息也遂師事焉癸卯舉於鄉後出知寧國不事刑扑化育人材一時有三代風入覲見相國徐存齋曰先生當勸主上務學爲急何僅循內閣故事耶

聖宗集要 卷八 羅汝芳 二十四 依庸堂

存齋嘆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卷議不足以風世得君相同心學道寰宇共受其福矣於是開講於鹽濟宮學以孔孟爲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孝弟慈爲實行以天地萬物同體散形骸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爲大自少至壯而老敬畏天命無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以至藩臬無一地不以學爲政也嘗訓人曰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

所謂不思而得也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人道之塗徑明揭造道之指南爲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迴生也諸生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盡雍熙之化矣 人家立宗子意思是欲子孫知得千身萬身總是一身聖賢立宗旨的意思亦欲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故五經四書中無限說千萬個道理也只表

聖宗集要 卷八 羅汝芳 二十五 依庸堂

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說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垂千萬個作用也只完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箇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跛行縱經營事業終成霸功戊子八月尚講學不倦一日風具衣冠禮天地祖宗畢端坐弟子環坐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已相通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自是絕筆明日爲九

月朔盟櫛出堂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初二日端坐而逝年七十四門人私謚曰明德先生

愚按自古聖賢各立宗旨無非示人以作聖之功自德性良知內悟之說出雖足以破訓詁支離之習然未免過於高曠近谿乃以孔孟爲宗以不學不慮良知良能爲的而歸本於孝弟慈是卽夫子明明德入孝出弟之旨也無一息不在學卽時習之旨也無一人不勉以學卽有教無類之旨也無一地不以學爲政卽學優則仕

聖宗集要

卷八

羅汝芳

二十六

依庸堂

仕優則學之旨也當時有二谿之目一爲王龍谿一爲羅近谿龍谿專主良知近谿兼重良能不特度越龍谿而濂洛關閩本領彙而爲一而又著宗旨一說卽伏羲以來相傳列聖之心法亦和盤托出矣明儒之中薛文清有其純正胡敬齋有其緊嚴學者但以近谿爲法從畏天奉命戒謹恐懼以事親敬長而仁民而愛物卽以平天下而有餘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無智巧無技能純一無僞清

淨本然所謂童蒙也得其所養復其清淨之體不以人爲害之是爲聖功故大易不曰以正養而曰以養正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知識反爲良知之害才能反爲良能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慮焉而復其不慮而知之體學焉而復其不學而能之體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大人之學在是矣講學之義大矣哉所以倡明教化與起人才天下萬世之治安於是乎係而尤以君爲之極資道以開基藉古以

聖宗集要

卷八

羅汝芳

二十七

依庸堂

作範上之化下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近谿曰先生當勸主上務學一語足爲千秋金鑑後之欲堯舜其君民者尚其於身親見之哉魏叔子禧曰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而兌之大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自宋之小人以僞學誣君子始有講學之禁然洛蜀之黨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世愈

降而趨愈下嗚呼自非君相主持何以善其後  
乎存齋謂君相同心講學寰宇共受其福使皆  
正心以率物虛心以受人將天下之攸成自銷  
一道德而同風俗有不躋斯世於唐虞三代之  
盛者乎 祝石林曰人遊於道鳥遊於空魚遊  
於水上下四方呼吸動靜混成一片無所之而  
不爲道子淵得之而曰不能罷非故不罷直是  
無可罷處子思得之而曰不可離非故不離直  
是無可離處所謂滿前洋溢發育峻極也故天

聖宗集要

卷八

羅汝芳

二十八

依庸堂

上雷鳴便入於耳天上電掣便入於目非炳然  
宇宙不隔分塵何能上下相通神速如此耶  
王塘南曰近谿早歲留心釋典而不知其取長  
棄短確有定裁故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孝弟  
慈絕口不及釋氏其孫懷智常閱中峯語錄近  
谿卽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  
中如落陷穽更能翻轉頭來復歸聖學者百無  
一二其見解與程朱無異槩以禪目之苛矣

周汝登

周汝登字繼元號海門嵎縣人也萬曆丁丑進士  
官至南京尚寶司卿有從兄周夢秀聞道於龍谿  
海門因之遂知向學已見近谿七日無所啟請偶  
問如何是擇善固執近谿曰擇了這善而固執之  
者也從此便有悟入南都會講海門拈天泉證道  
一篇相發明許敬庵言無善無惡不可爲訓作九  
諦以難之海門作九解以伸其說又輯聖學宗傳  
并證學錄曰伏羲畫卦專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  
聖宗集要 卷八 周汝登 二十九 依庸堂  
物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虛中乃從起處孔子名  
之曰太極虛中無一物周子特標以無極無極而  
太極卽吾心是也心非思慮智識之謂不離思慮  
知識而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故曰無極而太極也  
一物各具一太極者非分而與之之謂如一室  
千燈一燈自有一燈之光彼此不相假借是謂各  
具萬物統體一太極者非還而合之之謂如千燈  
雖異共此一燈之光彼此毫無間異是謂統體  
必有事之旨一種以叅立究妙爲事一種以絕誘

制非爲事然而立與妙不可虛懸也誘與非不可  
與擬也吾所謂必有事者士有士之事農有農之  
事工商有工商之事人有孝之事出有弟之事儀  
有與飯之事寒有着衣之事如是而已矣能安於  
是者無勿立無勿妙也不能安於是者卽爲誘卽  
爲非也怠忽之爲忘勿忘勿忘此也奇特之爲助  
勿助勿助此也問學力只是起倒奈何曰但恐  
全不相干無有起倒可言今說有箇起便好保任  
有箇倒便好扶植莫自諉自輕問大牛之性不  
聖宗集要 卷八 周汝登 三十一 依庸堂

與人同是偏全否曰若偏全則太極圖上當有全  
圖有半圖矣曰然則人禽奚分曰孟子言夜氣不  
足以存則違禽獸不遠矣一念特立便是禽獸不  
違者無一線之隔也且就自心上看取人獸之關  
莫徒向大牛上作解語多警策主盟越中接引後  
學從者甚衆

愚按海門宗傳一書有功聖門但有明僅列廿  
有三人有明事功無異漢唐宋獨理學一節則  
較盛卽海門同時以理學名家者如羅整庵唐

荆川湛甘泉張甬江呂涇野王塘南許敬庵諸  
公爲海內一時之盛海門皆不之及而終於近  
谿陶石簣謂海門未及遍採故致缺畧非也海  
門從龍谿入手故信無善無惡一語爲宗旨大  
爲許敬庵所難且聖門及歷代賢者多所遺而  
王門則列十有四人未免分門別戶愚聞見既  
寡目力有限亦不能盡列惟擇其合於聖門下  
學上達之旨者毋論出自何門量行酌續餘則  
節採其嘉言懿行標其姓氏依類附編以備覽  
聖宗集要 卷八 周汝登 三十一 依庸堂

損總所不失多識畜德之意非敢有所區別也  
若會而通之是所望於合異統同之至人矣  
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虞廷  
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則始不難  
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何所不知亦何所  
不行此之謂知先行後亦謂之知行合一近谿  
指點卽一二虛字而其義便明非若世儒知卽  
是行籠統說過者也 太極之喻卽大學之明  
德足爲堯舜與人同註解陳幾川月落萬川處

處皆圓之喻亦正如此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  
心爲太極道爲太極言道卽太極同此道卽同  
此極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及其  
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各  
一太極伏羲當日只畫一圓見天地萬物總是  
一理惟人則能盡人盡物而與天地參耳必  
有事不獨士也人在天地網緼中如魚在水中  
魚不能須臾離水而未嘗知水人不能須臾離  
道而未嘗知道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一爲指  
聖宗集要 卷八 周汝登 三十二 依庸堂

明則知道不外人倫日用惟就人各自用得着  
的循循做去如饑寒之於衣食方妙若尋玄究  
妙便落空虛絕誘制非亦成勉強非中庸之道  
矣勿忘毋可忘忘卽是自棄勿助無可助助卽  
爲振苗不卽不離方爲集義工夫也 爲學莫  
患於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精明如  
弛忽張何患起倒但當猛着精神忿心初起則  
必懲忿心初起則必窒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可  
損見善則必遷有過則必改益而又益以至於

無可益便成自強不息之君子 聖賢警人甚  
切卽牛山章惇二字說得可痛刑曹桎梏上  
至於頂下至於足更無膚寸可以活動人之良  
心寓於形體旣爲私欲纏繞良心安得活動直  
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心思亦皆斂  
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得以出寧殆及平旦端  
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  
之苦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  
夜氣其可不存乎哉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  
聖宗集要 卷八 周汝登 三十三 依庸堂

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克之化旦晝之所格爲夜  
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至夜氣之靜  
而猶不足以存則天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海  
門心上看取人獸關之論可當神樓一七 何  
龍圖曰人與禽獸食息交感大畧相同其懸殊  
者人能爲善禽獸不能爲善耳然吾觀忠猴孝  
烏貞鴻義犬其爲善也直以身殉又似人不能  
爲者人也而甘出禽獸下乎亦甚負此自有之  
良知矣此論比海門更進一層更爲警切 或

謂海門乃姚江餘裔所輯駁而未醇先生既具  
精力上下千載表彰先正另出手眼自足垂諸  
不朽似不必僞海門門戶不知古今鮮完人集  
中諸公醇者固好未醇者取其長而戒其短使  
學者知所從違亦尼山夫子擇善而從不善而  
改之意也卽如朱時學術之醇者惟周程朱四  
子而已若張邵楊謝諸公猶有未醇况下此者  
乎有明固多理學而彙集成書板行海內者宗  
傳一書實出海門敬迤後進苦心我輩卽欲責  
聖宗集要

卷八 周汝登

三十四

依庸堂

備賢者須得愛惜曲成之意若一味吹毛求疵  
則世且以賢者爲戒矣愚故於海門所輯或存  
或去或增或刪以謀其所未備而海門亦擇其  
論議之正者彙置集中學者且從諸儒得力處  
做法以求吾所未至如關係大節目則不容放  
過須爲指破非僞也詳釋之自見

許字遠

許字遠字孟仲號敬庵浙之德清人自少爲諸生  
時竊慕古聖賢之爲人羞與鄉黨之士相爭逐年  
二十四薦於鄉退而學於唐一庵之門二十八釋  
褐爲進士與四方知學者遊始以反身尋究爲功  
以克己爲要訂正格物謂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  
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常在所以誠意  
工夫透底是一個格物故必當在根上看到方寸  
地灑灑不挂一塵方是格物工夫真際夫子江漢  
聖宗集要

卷八

許字遠

三十五

依庸堂

以濯秋陽以暴故能無意必固我此乃格物榜樣  
敬庵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南都講學  
與周海門爲主盟海門以無善無惡爲宗敬庵作  
九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原與聖門不異故云性  
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只是未發之中此其立  
論最爲明晰無善無惡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  
然者而言之卽形容得一個靜字今以心意知物  
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正傳也作原學三篇  
其畧謂天然自有之爲性效法而動之謂學性者

萬物之一源學者在人之能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其學也先師孔子特揭學之一字以詔來世而其自明惟曰學而不厭而已性之理無窮故學之道無盡然而三代以上道明而學純三代以下道喪而學雜高之淪於空寂卑之局於器數浸淫於聲利靡盬於詞章嗚呼學其所學而非孔子之所謂學也故學以盡性爲極以孔子爲宗若射之有的發而必中若川之歸海不至不已然後可以語學學之義大矣哉其二謂當知求端用力之

聖宗集要

卷八

許孚遠

三十六

依庸堂

地其三謂學不貴談說而貴躬行而一以孔子之訓爲則又常論知止致知首尾血脈原是一貫致得良知透切時卽知是止討得至善分明時卽止是知古今儒者悟入門路容有不同隨時立教因病製方各有攸當正不以此病彼也此又敬庵大道爲公爲標門立戶者下一針也仕至兵部右侍郎工部尚書

愚按中庸首言性論語與大學則皆首言學以性命於天而學則盡乎人以合天也故學必以

復性爲宗而性必以好學始盡唐一庵宗旨在討真心三字真心者卽虞廷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卽虞廷所謂精一也故敬庵論學不失於一偏謂誠意工夫透底是一個格物蓋念念歸根謂之格物念念外馳謂之逐物薛文清所云格物只是格箇性五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是也若王門則曰性無善無惡曰致知焉盡矣便遺卻格物而易入於禪九諦之作其能已乎徐文貞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

聖宗集要

卷八

許孚遠

三十七

依庸堂

世之講學者稱焉然求諸六經與孔孟未嘗有是語也或曰心本至虛不容一物故不惟無惡卽善亦不得而有如目中本無物金屑塵砂入眼皆爲礙也曰不然金屑塵砂皆自外而入故目不得而有若心之本善猶目之本明君子學以去惡而復心之善猶醫以去病而復目之明非取諸外物而納之以增其所無也如謂心無惡亦無善則是目無暗亦無明也其將爲何物乎且心而果無善無惡則爲善之功將何所施

而大學格致誠正之云皆虛語矣然則論心體  
宜如何曰請改云有善而已矣不必言無惡復  
心體者爲善而已矣不必言去惡則簡明直截  
上合於聖賢而無悞於來學矣文貞主良知者  
也而論心體如此則陽明之失可見矣 程子  
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  
也蓋性無聲臭言思莫及六經四書止說得性  
之作用未常言性之本體孔子欲無言非不欲  
言不能言也所以不貴譚說而貴躬行學者不  
聖宗集要 卷八 許子遠 三十八 依庸堂

心愈苦哉 鄒忠介作敬庵祠堂記曰自朱陸  
分蹤步趨朱氏者嚴關鍵飾藩籬人無得而間  
之而或病其隨事格物未免有棄內徇外之弊  
河津餘干確守其說至新會陳氏悟自然之宗  
餘姚王氏發良知之旨大抵皆宗象山而王氏  
雄鋒朗暢足以發舒其蘊於是學者盡宗新學  
而其弊也乃至濶畧躬行吾謂學無可見見之  
於行敬庵恪守先程方正篤實其不必與餘姚  
合者乃其有功餘姚也觀二公之言若敬庵者  
聖宗集要 卷八 許子遠 三十九 依庸堂

斷可宗也已



鄒元標

鄒元標字爾瞻號南臯吉水人萬曆丁未進士觀政吏部糾江陵謫戍貴州都勻衛貴古荒服地明時乃設郡縣自陽明遷謫龍場建書院於會城人始知有學問都勻尤僻處萬山中苗獍雜糅又被譴之官多借詩酒自娛元標獨創書院以講學爲務大旨以識心體爲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爲工夫以不起意爲極致離達道無所爲大本離和無所爲中以此自學卽以之

聖宗集要

卷八

鄒元標

四十

依庸堂

訓人教化大行苗童獍婦咸敬愛之南臯亦自謂此心此理之同果可行於蠻貊也嘗謂學者曰五倫是真性命詞氣是真涵養交接是真心體家庭是真政事父母就是天地赤子就是聖賢寢室就是明堂平日可見唐虞村市可觀三代魚鳥皆我天機要荒皆我種姓又謂後生不信學有三病一曰耽擱舉業不知學問不明如以萬金商做賣菜傭二曰講學人多迂濶無才不知真材多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大事如湛盧刈薪三曰講學人

多假不知真從假出彼假矣我棄其真是因噎廢食也所見者大江陵敗召爲給事中轉總憲先是南臯里居時創仁文書院至是與憲副馮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謂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由於學術迨臯比旣啟君子尊而信之小人忌者益衆南臯疏言隆慶時徐階當國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士人商度今未嘗少其相業萬曆時臣等亦每日集於演象所執政諸臣皆與其會若謂講學惟放廢諸臣消其傀儡則如切如磋道學一

聖宗集要

卷八

鄒元標

五十一

依庸堂

語乃救貧濟苦之良方而非盡性至命之妙理亦視道太輕視林下諸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詰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緒惡聞講學實繁有徒豈知人不聞道卽位極人臣助勒旂常了不得本分內事成性繼善何所祇承致君澤民何所托根生是虛生死是浪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隱自安者也南臯門牆高峻顧與人粹然藹然而持論亦復平恕嘗云江陵過

在身家功在天下絕不以一己之嫌怨參也及遇軍國大事人才消長之際輒意氣空湧目光電射又確乎不可拔焉歸卒於家後贈太子太保謚忠介

愚按公少以氣節著後投荒萬里家居二十載涵養陶融歸於自得其入手卽孔門之仁也其工夫卽孔門之恕也其不起意卽夫子之無意也達道卽大本和卽爲中卽道不遠人教由於道道由於性也其訓學者卽誨人不倦欲立欲

聖宗集要

卷八 鄒元標

四十二

依庸堂

達之心也以至疏講學劾江陵無非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也若止以氣節重忠介非知忠介者矣 日日咿唔時時表暴徒知在口耳上作生涯不知在身心上完功課縱議論高青天事功揭白日不過人世間作一名流青史上標一顯跡謂於天性無虧天德有成未敢許也他日眼光落地時將自己身心置之何所故人必以聖賢自命莫放過了親切的工夫莫虛度了有限的時日方可盡性方可立命生不虛生死

不虛死也忠介所以正笏而陳歟 明紀遺編曰吉安有三羅先生一尚書羅整庵欽順一修撰一峯倫一贊善念庵洪先皆篤行明道之君子而氣象各不同整庵精粹從困知下手似曾子一峯剛大從養氣下手似孟子念庵沉靜從克復下手似顏子究其踐履皆似冰鐵不似近日士大夫仍帶世情宦情也得忠介起而紹明之其守先待後之功鉅矣

聖宗集要

卷八 鄒元標

四十三

依庸堂

樊玉衡

樊玉衡字欽之號棠軒黃岡人萬曆癸未進士崑山知縣生而清癯恬澹寡欲聞人語海忠介事慨然曰我當師法人生何用多取我意只結茅三間築場數畝擁書數十卷樂而忘死矣善政累累吳諸生好與公府事督學爲設門簿公曰吾方求士願聞已過何禁爲第署簿上曰求潛臺生而挾私來干者反矣父病耗至遂乞歸陳情中有望子來訣忍死相呼職雖石人能不悲咽又豈不知量移聖宗集要 卷八 樊玉衡 四十四 依庸堂

在邇垂成可惜無奈父之呼子聲聲是血子之憶父日日如年情當至慘念不及此等語書發公印乘夜戒行遮畱昏巷公竟蕭然同兩奚奴而去友人見其乏嗣寄書爲念答書云子息有數非可強求吾生平每欲求一結束以俟千載而今且若無着也則何暇及子息想千載以上人若羊叔子白樂天寇萊公皆人豪也而無子請葛公邵堯夫名世也而晚獲嗣吾不得當諸公萬一事汲汲計委蛇之人哉卽委蛇者鼎鼎而我忙無可知百年

後不復認我况後代兒孫耶或以其自奉太苦公曰吾所苦者學之不講德之不修耳七篇腐文偷取進賢冠有衣有食飽及妻孥此何苦乎若瓶無儲粟食無兼味囊無美金此造物爲我先去其累也爲令欲錢必須煩訟巧按人罪罪定不償更加鞭箠小民反唇惶汗掩耳寒暑不輟盈箱在庫刺刺與舍人謀水陸間關到舍又叮嚀向妻子童僕而託之或輾轉或問舍或求田遠盼遙思常恐世事不如人意晝夜搖搖如懸旌念之苦乎不苦乎聖宗集要 卷八 樊玉衡 四十五 依庸堂

近見貴人一瓶一器而稱數金一石一几而稱數十金皆不解住在何處顧我所自用茶瓶食孟坐几供案亦不解醜在何處纔聞海忠介爲令五閏月而廳事間寂輒命六曹誦詩自娛吾竊升斗於此亦既改歲矣而事不休能不愧所聞乎公生平向慕忠介其挺直清白似之而處事則委蛇近人情皆從學問涵養中來也後祀玉山絕頂春秋弗絕督學董其昌建祠謚曰孝介先生

愚按千載人是何人做做千載人從何事做起

自世風不古居官不問貪廉惟視宦橐多寡以爲能否於是世多鄙夫憧憧擾擾宅外有宅田外有田官上有官身後有身一任錢神搬弄迄無寧歲試問雨過花空風馳葉落時究竟攜得恁物去以此思之何真何幻何速何久千載旦暮必有能辨之者孝介以海公自命欲作千載人自不屑射一時之利其形容患得患失神情曲折如畫可謂怒罵盡文章矣至陳情一節尤見至性素三寸銅符如敝屣無講學之名而有修德之實非千載人物而何嗚呼自有天地以來其間藉權位營勢利盲趨狂走者不知其幾未幾聲銷迹滅甚而流腥遺臭有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若廉節之士身沒而名愈彰千載而下景清風而企芳躅不以世換而易其思也黃忠裕輩有言人生仕宦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則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彼易此耶爲士者宜知所擇矣 海忠介瑞平生破除流俗極服孟子鄉愿之論嘗謂聖賢之教欲人

聖宗集要

卷八

樊玉衡

四十六

依庸堂

得其真心率真心卓立物表聖賢也昧真心自餒浩然鄉愿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愿最深其所謂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喜遊世儕衆者乃鄉愿也作嚴師箴自箴曰師名神立腔子下而誨之端而不之知乎天與而完節而當完而心毋疚中餽氣毋矜能諱鍼毋外恃強舌而內愧衾影毋妻妾宮室動念而自底於陸沉有一於此不如鹿死之音忠而且介有由來已孝介之師法海公豈僅清操一節而已哉 破除流俗是學者第一關鍵透此便是聖賢故人當畏得罪於聖賢不當畏得罪於流俗若畏得罪於流俗未有不流於鄉愿而不得罪於聖賢者寡矣 吳文恪公訥清操絕俗任旋止藏書一篋賦詩曰蕭蕭車馬回東還要過前途險遠灘若有臟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迄今馨人齒頰有宋葉虞仲通判江州持身廉介邦人有解官歸者遠求由築舍以誇虞仲虞仲笑曰吾貧甚不能辦此請以二十櫃書當

聖宗集要

卷八

樊玉衡

四十七

依庸堂

之愚謂二十櫃書亦不易置請以孝介之數十  
卷當之何如聖賢傳整襟莊誦真如觀炙與  
型於千載之上作千載人端必由此家藏世襲  
何啻琬琰珙球人乃營營於浮沲世味謂讀書  
乃老蠹魚胸富千秋不當一飽竟不屑一寓目  
博生生世世無窮受用不亦大爲顛倒見哉若  
數公者真堪與孝介鼎峙千秋矣

聖宗集要

卷八 樊玉衡

四十八

依庸堂

艾自新

艾自新字師湯大理府鄧川州人生而澄靜少即  
有力爲聖賢之志性孝友平生恥見女色日每所  
言所行夜則筆之於省身錄不可筆者不敢言行  
也時見伊洛之書喜與心合奉以爲式嘗曰要做  
聖賢直以堯舜爲宗孔子爲師顏會思孟爲友以  
誠立基以勇下手以智覺察以仁貫通 氣質之  
偏全憑學問陶鑄陶鑄之法要認得自家病痛在  
習而不察非知性則認不得氣質與習知是氣質  
聖宗集要 卷八 艾自新 四十九 依庸堂  
與習則知病痛矣然非學問存省不易到此地步  
講學不必別立門戶惟於日用隨事盡倫因物  
盡道便是實際於實際理地即求下手工夫若作  
見聞說過理與心終無干涉 邪媚之人能見悅  
於小人必見憎於君子正大之士雖不諧於庸衆  
必見重於鬼神戒懼之學惟在暗室屋漏中刻刻  
無非與鬼神相見乃爲主敬故做人全在人不見  
處人忽畧處加謹 把世味一眼看破心境自閒  
未免入於禪寂聖賢卻於假處認出個真消息來

又在此一着上下工夫 神宗時貢於成均未幾  
抱病在病中作希聖錄謂向來爲舉業累用志多  
紛到此時一念不生此中惘然覺去聖賢不遠越  
數月端坐而逝有同志以所錄呈大司成曾朝節  
讀其所著曰如此見地其企於聖賢無疑天奈何  
斯之哉用是立傳刊其錄且徵滇撫陳用賓崇祀  
理學序謂先生之學直與敬齋白沙爭流豈一鄉  
一國之士而以滇人域之哉

愚按滇中古荒服地明初沐昭靖侯英出鎮雲

聖宗集要

卷八

艾自新

五十

依庸堂

南甯心學問嘗於壁間大書周子太極圖說張  
子東西銘朱子敬齋箴孔明出師表李密陳情  
表韓愈佛骨表朝夕瞻對求其理趣又常得太  
極圖善本并白鹿洞規刻石置文廟擇民間俊  
秀士官子弟皆令入學肄業使知禮義嗣後李  
撫軍渭普學道愛人之化游撫軍居敬刊五經  
旁訓一書以惠多士風俗丕變今吾甥蔣御六  
分符浪邑風以化民型俗爲心故將愚所輯聖  
學宗傳與聞邑士民書其乃邑紳李象岳崇階

出其所著正學錄相質證且有家藏儒宗正統

一書御六遂擇其最著者加刊五十餘人廣勵

學宮其中有艾師湯者係鄧川人爲萬曆間士

林傾袖著有省身錄希聖錄是滇又有其人不

禁鼓舞英賢雖異世自古心相許不可謂古今

人不相值也採入聖宗俾知普天之下無一人

不在理學之中無一人可謝理學之責御六著

力表章將弦誦雅化不在武城而在浪穹且不

僅在浪穹而一道同風將在在皆武城矣 林

聖宗集要

卷八

艾自新

五十一

依庸堂

雲銘曰人動言自少至老苦樂得喪只算得一  
部梨園然又不可圖說過蓋戲場中生旦淨  
丑明明是假卻要真做吾輩立身行己件件是  
真但能於苦樂得喪關頭曉得是戲場中悲歡  
離合則真者固真庶不至認假作真而真者益  
真矣故有天下而不與富貴如浮雲聖人何嘗  
不看破惟於假處求真存誠主敬時刻不放故  
能綱維叅贊人官物曲利用不置師湯隨事盡  
倫因物盡道洵聖門中人與 古詩云多病道

心生人當混作時日復一日碌碌然過去及至病甚而萬念皆灰天心反覺復見故須於此時下手蓋父母全而生之形骸還父母之初不敢毀傷便爲親之孝子天全而生之心性還天地之初無少欠缺便爲天之孝子使般般帶不去時止此一點靈明卻教壞了是空身歸去矣不爲千古恨事乎師湯在病中作希聖錄日省此心時或躋唐虞神遊到鄒魯則境緣嗜好一切自無係累便是盡性至命的根本入生出死的聖宗集要

卷八

艾自新

五十二

依庸堂

關頭故曰去聖賢不遠也 爲舉業累一語所

見尚有未到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人自累科

舉耳若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以應之

利害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應科舉亦不累也學

者宜服膺斯語今人多在文字上求好不在心

術上求好不知七篇者有形之舉業固要好一

念者無形之舉業尤要好不然心術一差則終

身事業可知矣故先輩教人舉業但令誦法聖

賢養成心性使義理充拓發由中之蘊繫括以

時文之式自然神采流動可以問世至遇合則聽之而已矣

聖宗集要

卷八

艾自新

五十三

依庸堂

馮從吾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西長安人甫髫齡卽深  
契王文成人心有仲尼句口誦心維常以文人何  
如聖人廣勵同學舉進士由庶常改御史當是時  
神宗臨御日久經筵几席塵封從吾具疏特請朝  
講且謂今當入覲之期萬方畢集咸欲一覩清光  
而不可得則疑而相議不曰皇上困於麴蘖之御  
而僅飲長夜必曰倦於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雖  
近頒敕諭謂聖體遠和與可借以自掩不知鼓鑪  
聖宗集要 卷八 馮從吾 五十四 依庸堂  
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得而欺哉况皇上  
每晚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忤輒斃杖下既  
非靜攝又廢朝政恐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望  
皇上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  
以目前之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無虞  
上大怒欲杖之以長秋節獲免後忤要人削籍燕  
寢三楹竟日危坐親朋罕覩其面惟問學者至一  
穉子肅而入坐久碾來卒煎茶韭爲供更竭問難  
亶亶忘倦而喫緊者尤在本體工夫之辨曰論工

夫原一槩說不得有無論本體則全說不得無矣  
觀孟子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四句曰無曰有何等  
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我固有之也曰  
固有曰皆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乃  
異端不思善不思惡之說誤矣 近世學術多岐  
議論不一起於本體工夫辯之不甚清楚如論本  
體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衆人與聖賢同論工夫  
則至誠盡性其次致曲衆人與聖賢異論本體則  
人性皆善不借問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工夫當  
聖宗集要 卷八 馮從吾 五十五 依庸堂  
下便是此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而者也論工夫則不  
惟其次致曲廢聞見思議工夫不得卽至誠盡性  
亦廢聞見思議工夫不得此戒慎恐懼不得不然  
者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工夫爲  
聖人事不知見孺子入井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亦  
借聞見思議功乎可見論本體卽無思無爲何  
思何慮非立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人同者此也  
若論工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博文約禮忘食  
忘憂卽聖人且不能廢矧學者乎必講究明白從



此體驗造到無寂無感無安無勉與自然而然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聖學相傳之正脈也若論工夫而不合本體則汎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工夫則懸空談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於聖學終隔燕越矣遠近從遊者日益衆天啟卽位與鄒元標同召倡立首善書院與同志相切劘又作善利一圖題曰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爲踣路人其精嚴如此逆奄方竊柄不樂天子近士大夫朱童蒙疏劾講學之聖宗集要 卷八 馮從吾 五十六 依庸堂

非從吾疏言二祖開基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爲本朝令甲豈天子宜講士大夫反以爲諱乎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上雖優詔答之而奄黨又呾其後五疏乞休予告回籍痛切剝膚吁嗟病榻跌坐二百日不就寢飲恨而歿後贈官保謚恭定

愚按恭定本體工夫之辨卽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之旨乃又滌契乎陽明人心有仲尼句以之

廣勵同學誠以赤子之不學不慮與仲尼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渾是一箇吾人由赤子生長來俱從仲尼地位來仲尼非有異於人乃人自忘其爲仲尼仲尼宗旨首在求仁仁者人也彼自忘其爲仲尼亦自忘其爲人耶故陽明致良知之說出乃知良知人人固有卽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其爲功於世誠不少然人知仲尼爲天縱生知之仲尼而不知爲好古敏求之仲尼則本體工夫正須看得分明耳史玉池

聖宗集要

卷八

馮從吾

五十七

依庸堂

曰言心學者率以何思何慮爲悟境蓋以孩提知能不學不慮聖人中得不思不勉一落思議便非本體豈不是徹上徹下不知人心有現成的良知天下無現成的聖人聖人中得原是孩提知能孩提知能到不得聖人中得故孩提知能辟如礦金聖人中得辟如精金這精金何常有分毫加於礦金之上那礦金要到那精金須用淘洗鍛鍊工夫不然脫不得泥沙土石故不思不勉只說個現成聖人非爲學聖人者言也

斯意與恭定同彼矯語自然者亦可廢然返已

箇箇人心有仲尼姚江之言也而恭定誦之

且以勵同學心體無善無惡亦姚江之言也而

恭定辨之且斥爲異端如此方見講學之明更

見講學之公近時能孝感亦然無善無惡之說

大書特書攻其瑕而揭其弊幾無剩義若箇箇

人心有仲尼則又舉之以爲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之證是豈有所作惡於姚江哉是是非非

大道爲公正如孟子稱夷惠聖之清聖之和

聖宗集要

卷八 馮從吾

五十八

依庸堂

而臨與不恭直曰不由蓋欲學者知所去取耳

不得已衛道之心與作人之心前後一轍毋謂

孝感之於姚江獨苛也 臺山首善書院碑記

畧曰鄒先生之學深叅默究以透性爲宗以生

生不息爲用境地所詣似若并禪機玄旨而包

括於胸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爲主

以居敬窮理爲程其識力所超又若舉柱下坐

乾而悉驅於教外要之於規矩準繩倫常物理

尺寸不踰與世之高談性命忽畧躬行者大相

徑庭矣

聖宗集要

卷八 馮從吾

五十九

依庸堂

顧憲成 附第九或子樞

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無錫人幼端敏嘗私書壁云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以自警一日聽塾師講養心章請曰愚謂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百物退聽矣師曰舉子業不足以竟子之學盍問道於方山薛先生乎見之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此矣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庚辰登進士前後宦蹟皆在吏部惟孜孜人才以澄清爲已任所與宰相聖宗集要 卷八 顧憲成 六十 依庸堂

爭是非可否者動關國本重計社稷遠猷戊戌始會吳中同志於二泉甲辰東林書院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嘗曰朱子釋格物其義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彝之秉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一源語格則約之以四言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粗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於其間且人之

入門各各不同須如此方收得盡耳如古惟急微惟精惟一是從念慮事爲上格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是從文字講論上格卽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固徹上徹下語也其爲學大旨止二語曰本體惟性善二字工夫只小心二字心不踰矩孔子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子之小心也論學則與世爲體謂官輦下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山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脩道德念頭不在世道上聖宗集要 卷八 顧憲成 六十 依庸堂

卽有他美不足齒也而其嚴辨尤在陽明無善無惡四字以爲壞天下教法自斯言始謂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箇空謂無善無惡卽是心之不着於有也究竟且成一箇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挂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塵緣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悔訟遷改爲輪迴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立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渾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

者便而趨之於是有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闢然矯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尺直尋爲捨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爲不好名以臨事苟免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卽孔孟復生亦奈之何哉深慮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欲學者於性命上透得過於境遇上打得過博文是開拓工夫約禮是收斂工夫真聖門的傳也弟允成字季時癸未進士生

聖宗集要

卷八

顧憲成

六十二

依庸堂

平深惡鄉愿而以狂狷自處曰今日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疾革語諸子曰吾第凝神定慮俟吾天機若攬入他念便是暴棄我爲身計則身非我有我爲子孫計則一人有一人乾坤於我又何與耶子樞號庸庵恪遵孔孟謹守程朱所講求者不離身心性命有西疇日抄皆宗旨格言孫貞觀刊布可謂克世其業矣涇陽仕至光祿崇禎改元贈禮部尚書謚端文

愚按天之所以與我者心是也心本無欲而不

養則欲得而乘之慨自有生以來忘己以徇物棄真而取僞卒於流蕩不返者皆不先立乎其大故其小者得而奪之也端文下一轉語卽孟子持志之功藐卿相薄萬鍾皆由此出方木庵曰存天理而欲自退此是第一着工夫遏人欲而復天理此是第二着工夫端文誠善於讀孟子者矣且謂博文是開拓工夫約禮是收斂工夫俱從心上下手而論物論格與無善無惡指出孔門真實道理如撥雲霧而覩青天純乎洙

聖宗集要

卷八

顧憲成

六十三

依庸堂

泗何處姚江論學自當與世爲體若不與世爲體縱了悟性命洞達天人與身心之邪正萬姓之安危國家之治亂濟得甚事惟於存心制行處事接物治國平天下大本節目事事心中都信得過方是性命顯設處否則止於講學門中添一段卷宗而已何益之有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纔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做成一個鄉愿無惡於志纔是個真中行君子中行鄉愿之分卽在內外真僞間端文

所言空與混二種人中行耶鄉愿耶必有能辨  
之者李懋明日寧爲偏枯之學問莫作反覆之  
小人與季時之意同與其僞毋寧真也解春兩  
詩曰寧爲有瑕玉毋爲無瑕石是其辨乎 范  
文正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捐况居室  
哉此身非吾有之說也黃庭堅曰男女墮地自  
有衣食分齊今蹙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雨  
耳此子孫於我無與之說也具此曠達之觀自  
有天機之樂而無生死之異彼戀戀一身爾然  
聖宗集要 卷八 顧憲成 六十四 依庸堂  
疲役甘爲子孫作牛馬者真僉父也夫 無錫  
東林書院卽楊龜山祠堂舊址端文與弟季時  
修復與高忠憲等會講於其中衍其緒者爲馮  
從吾鄒元標趙南星孫丕揚再傳爲左光斗魏  
大中繆昌期又傳爲劉宗周文震孟馬世奇倪  
元璐黃道周諸君子皆有功於名教而憲成尤  
著故羣目爲黨魁兄弟皆卒於萬曆故不與奄  
難然黨禍遂與有明之國運相終始後之主持  
世道者尚其監之毋令宵小戕君子而禍人國

可也 王以道曰涇陽兄弟人品俱高涇陽以  
一時名進士而居鄉乃處僻壤且其德止  
二十金此秀才家中等館較而進士不以爲  
此其意思必有超然者在矣 是時丁繼孫孔  
兼亦與會而不時至嘗與光祿言曰學在躬事  
空言無求實悟惟下學上達斯行君子方是  
門真傳光祿聽之

聖宗集要

卷八

顧憲成

六十五

依庸堂

王敬臣

王敬臣字以道長洲人陽湖叅知主公庭子也世  
占吳中儒籍陽湖公以進士起家有經世志時事  
一不當意即挂冠歸耿介自守時稱名大夫以  
幼失恃育於祖母俞引經史訓之忽問曰讀聖人  
書何故不爲聖人俞曰兒有志自爲之甫十齡  
時序清明書几曰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  
人何以昏宿儒驚異焉陽湖公里居三十餘年所  
以娛侍者百端備極色養比老時得瞽眩疾以道  
聖宗集要 卷八 王敬臣 六十六 依庸堂

卧榻下衣不解微聞警款聲躍起問安否公每出  
歸舍則迎於門風雨迎於途手調養老諸藥餌而  
進之其事繼母郁安人性下急臧獲稍拂意即憤  
懣擊牀毀器且時時督責以道以道必跪而解不  
得肅伏戶外得解乃起或微言以子之徇內也以  
道聞之如旱得雨如盲得杖如入雲霧中天爲開  
霽曰吾知罷勉矣乃遂絕內年方壯盧與母鬪門  
對峙勤侍郁母不反顧歷三十年如一日盧亦敬  
夫若嚴賓而郁大感悟一日手持茶甌擲於地曰

汝乃真孝子竟烝烝豫也歲甲子天台耿公察純  
孝俾得越次超貢強之入試以親老不行而惟以  
坊金貽族屬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  
故遇人多杜口不談自見耿公謂聖賢無獨成之  
學山是以橐籥後進爲事然其學惟慎獨爲本而  
指親長之際祗席之間爲慎獨之本尤以標立門  
戶爲戒曰門戶若立爭長言詮爲熨滋大又曰眼  
界不高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不足以侔天地  
骨格不堅不足以勝擔當於是學者咸知有的稱  
聖宗集要 卷八 王敬臣 六十七 依庸堂

曰少湖先生又稱王曾子後以臺臣薦授國子博  
士不赴年八十三而卒告終之期尚謁其先屬纊  
之時必端其首有俟後編行世  
愚按少湖之稱仁孝只誠之一字盡之管東溟  
曰博士嘗與余論烝烝父不格烝之義曰人子  
最忌傷父母之心格其姦則傷矣舜但烝烝自  
進於義不敢格父母之姦惟其不格所以久而  
自化知言哉且博士之言曰家難而天下易君  
子須於難處用力凡父母妻子僕妾皆要化之

其有未化畢竟是自家有未誠處大舜遇父頑  
母歸象傲只是自責所以終能化之厥後有苗  
不服亦惟反躬修德而有苗自格蓋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此君子修己化人之要法一家之中  
惟婦人執性而愚最爲難化然不須性急性急  
則日日爭鬪或致乖離務要積誠從容化導身  
教言教無一日間斷自然化矣書曰敬敷五教  
在寬心堅石穿豈有終不可化之理卽此一節  
便見誠能動物之義彭太史謂先生身教多言  
聖宗集要 卷八 王敬臣 六十八 依庸堂

教少俟後之精誠洋溢簡端爲之重謀剗剔闢  
發幽光真有曠世而相感者乎 聖賢道喪於  
今幾何視爲贅疣者固不足道有願學者又往  
往止於潔身而萬物一體兼成之義未能擴諸  
已德不修而學不講無復憂孔子之憂人心溺  
而邪說熾無復懼孟子之懼是豈善學聖賢者  
乎善學聖賢者達固能以善一身者善天下窮  
更能以善一世之天下者善後世之天下蓋獨  
善始能兼善兼善始完獨善也此橐籥後進之

不可已也

聖宗集要

卷八 王敬臣

六十九

依庸堂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壬子舉於鄉從顧憲成講學輒相說以解欣然曰聖人可學而至也已丑登第授行人有疏詆程朱者直斥之咸憤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有曰講學何事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出自聖明之世語侵政府議降揭陽典史自歎於斯道未明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真負此生矣途中立規程爲半讀書半靜息法過汀坐旅舍小樓甚適覺心氣澄清有塞聖宗集要 卷八 高攀龍 七十 依庸堂

乎天地氣象手二程書至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曰得之矣乙未歸與憲成修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曰勤物敦倫謹言敏行此吾東林四字訣也論格致曰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只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說着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即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 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

善遠矣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故致知在格物而儒禪判矣又曰伊川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二語卽艮止心法當其寂也心爲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朕也當其感也心爲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心爲在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皆與物爲體心爲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聖宗集要 卷八 高攀龍 七十 依庸堂

物皆與心爲用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八元當舉舉之理在八元當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罪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此之謂良背行庭內外兩忘澄然無事也故曰聖人之喜怒哀樂在物不在己彼徒知昭昭者爲心而外天下之物是心爲無矩之心以應天下之物師心自用而已又痛闢無善無惡之說曰名性曰善自孟子始吾徵之孔子所成之性卽所繼之善也今以無之一字掃而空之非不教爲善也既無之矣



又使爲之是無食而使之食也人欲橫流如河水  
建瓶而下語之爲善千夫堤之而不足語之無善  
一夫決之而有餘悲夫又曰良知二字不若中庸  
二字終日味之不窮終身行之不盡下學上達在  
此癸亥差歸復舉東林之會曰宦情秋露學境春  
風是可決擇矣尋擢總憲糾崔呈秀削籍李實空  
印之禍起矯旨逮問聞旗校至先一日謁別道南  
書院歸坐後園呼諸子舉原無死生以示又別友  
生書曰學問到此亦少得力沐浴焚香手繕遺疏

聖宗集要

卷八 高攀龍

七十二

依庸堂

夜半密起叩闕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  
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效屈平之遺君恩未  
報願結來生自投園池植立水中不仆拱立北面  
蕭若對君見聞咸異年六十有五奄誅贈官保謚  
忠憲所著二十餘種皆有關世教云

愚按吾儒之學以至善爲本體以知止爲工夫  
而曰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  
丟過格物而別求知止之方此乃異端懸空頓  
悟之學非吾儒之學也蓋天下有物則有理而

格物正所以窮理故乾坤有健順之理日月有  
運行之理四時有推遷之理鬼神有屈伸之理  
男女有化生之理山川有流峙之理昆蟲草木  
有飛潛動植之理以至世運有興衰之理物情  
有淑慝之理大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有  
親義序別信之理小而耳目口體有視聽言動  
之理遠而家國天下有齊治均平之理近而身  
心意知有格致誠正之理諸如此類皆天地間  
自然之理亦吾心所自有之理若能一一研窮

聖宗集要

卷八 高攀龍

七十三

依庸堂

之斯在外無遺物在內無遺知而心與理一矣  
忠憲以性善爲宗以居敬窮理爲要以躬行實  
踐爲歸故其論致知格物獨詳而生死一關尤  
能看破嘗言欲明一大事勿放過事事事都  
是了方知本無事皆從格物中得來故當生而  
生當死而死致命遂志取義成仁絕無芥蒂辟  
如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  
浪流水不增不減知其有得於程朱之學者深  
矣 晦翁工課半日讀書半日靜坐蓋以心不

欲雜難則神蕩而不收心又不欲勞勞則神疲而不入故須於誦讀之餘卷書擱筆明窓淨几悠然獨坐萬慮俱蠲最爲有益然靜坐半日恐難持久忠憲改爲半讀書半靜息息之義廣或靜坐以毓神或欹枕以養氣或趨庭而聞詩禮或敬業以樂友朋或支頤而對爽氣於西山或緩步而看生機於花鳥使此心如魚之在水活潑潑如鶴之在空悠悠洋洋方能心曠而聞見可以互融神怡而思慮可以深入此卽晦翁

聖宗集要

卷八

高攀龍

七十四

依庸堂

所謂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之意也讀而讀不讀而讀忠憲可謂善讀者矣是之謂學境春風世言柱下化行西域而遵其教者至謂壽等天地說殆誕妄要惟不貪生故能達生能達生故能久生是言其理也蓋貪生之與貪名貪利雖若有間而其動於欲則一故曰古聖賢惟求無忝所生不求脫離生死惟無忝所生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故曰原無死生達人任命如泛虛舟非仙家長生之說亦非禪家

無生之說也金忠節公鉉析危微別性習明悟於無生無不生之旨嘗有言仁義禮智亦動而始有之機四肢百骸仍寂然不動之體其於造次顛沛等之飲食起居所謂本無事也故其盡節與忠憲無異倪鴻寶元璫曰東林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秉清剛之模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嚴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若目爲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此確論也當日以此爲各一網打盡可

聖宗集要

卷八

高攀龍

七十五

依庸堂

慨也夫忠憲詩大哉先聖道同天千載程朱得正傳格致一言拈口訣直方二字示真詮不從真實原非學纔說虛無便是禪只在眼前休放過綱常盡處此身全又學道須將誠敬先工夫只在立心堅且從有主操真宰漸到無爲合自然有主萬端私欲淨無爲一片太虛圓乾乾終日緣何事不信人間有別傳皆見道之言也

蔡懋德

蔡懋德字惟立號雲怡蘇州崑山人七歲讀大學便立志爲聖賢十三諸公延壽見其文驚曰此聖賢中人豈僅富貴哉十八補諸生二十一中萬曆丙午舉人時方娶婦親知榮之公嘆然曰士人立身有大於是者何足榮益自下好學問然不欲以文章自名日讀先儒語錄以求聖賢之道務身體而力行之己未成進士有力者采聲望欲援公入翰林公曰官親民乃有濟況今何時先賢謂賢者聖宗集要 卷八 蔡懋德 七十六 依庸堂

宜盡力之秋也謝不與起家司理歷任皆有顯蹟視學江西頒拔本塞源論於學宮發明良知之學時蒞講席與諸生往復辯難著管見臆測數千言具載語錄中大抵統良知合至誠要歸格物致知而以知及仁守莊蒞動禮爲下手階級以發憤疑問深造自得爲功效次第兼綜條貫而正學昭焉嘗登白鹿洞講孝經大義聽者感動謂鵲湖再見嘗上疏言天下變亂日深戡定必需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則見小欲速終非撥亂反治之真才惟

皇上精研大學一書以明德建皇極則揆文奮武何難哉又言自儒者心學不明執一自是多偏黨而不歸於大中至正天下禍亂實原於此後奉命巡撫山西上名對問政治之要對曰天下變亂皆由民窮爲盜臣任撫綏當使窮百姓有飯喫耳然愛民先察吏察吏莫先自察臣不廉不公何以服寮屬心願正己率屬俾民不爲盜而臣無可見之功不願殺害百姓以成一己之名上善之又諭孝經小學務遵旨頒行以勵風俗對曰學無大小皆聖宗集要 卷八 蔡懋德 七十七 依庸堂

有裨治化然今日反亂爲治當從大學提綱挈領最爲易簡到山西楊於門曰願聞已過求通民情有三立祠祀周程張朱會諸儒一月三上旬講理學中甸講經濟下甸課文藝又立于城社以招奇謀異勇之士一切措置動中機互後因汪巡按之讒解任聽勘兵至或曰公有解任之旨例可出境候代公毅然曰吾學道多年死生之際了然矣奈何當危區呼吸之秋藉口解任乎縱新撫至吾亦與之同盡汝愛我毋多言城破公再拜先賢繼於

三立祠南都立表忠烈賜謚忠襄子葬祭公有論聖門數則極有功於學者已採入尼山夫子後

愚按世儒道學僞者不足道正人君子往往迂疎延緩試於事百無一用卽或立風節輕利達皎然爲世名臣而一當事變亦縮首垂頭不能稍有所濟於是材智之士率以道學爲笑道學不明而人心邪人心邪而風俗政事乖紀綱法度壞矣推厥所由則亦儒者迂疎延緩有以致之也忠襄雖以姚江爲宗然尚紫陽之實踐本

聖宗集要

卷八

蔡懋德

七十八

依庸堂

正心誠意而出之以和平濟之以通敏故隨機應變臨大節舍生取義是知忠孝之人未有不學道而學道之人未有不忠孝者止在所遇之有幸不幸耳 致治之書莫要於大學明德爲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爲用而實本於明德之體而理財用人尤爲大端然總括於公好惡之一言當時國事之壞皆由用人不當理財失宜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以致橫征暴斂四方

蜂起有明禍亂實始於此向使大小臣工公切

忘私國爾忘家好民好惡民惡文臣不愛財武

臣不惜死撥亂反治何難之有公故一再言之

惜乎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也 真西山曰爲

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

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

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蓋大學

一書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

則必亂讀末章益見孟獻子不畜聚斂之臣惡

聖宗集要

卷八

蔡懋德

七十九

依庸堂

之甚於盜賊蓋誠見夫三農之蓄積皆郡國之租稅郡國之租稅皆生民之脂膏生民之脂膏卽國家之元氣不容若輩驅民爲盜而喪亂人國也忠襄惓惓於此卽西山進衍義之心也 三立以聖賢之道蘊之身謂之立德見諸政治謂之立功形諸著述謂之立言公故一月三講然立德要知似德之非立功要知貪功之戒立言要知尚口之窮且必念念愛民乃爲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公故以愛民爲政治之第一着而

欲使窮百姓有飯喫也一言而德與功咸在是已 四川鄒智敦行誼居龍泉庵燒柴讀書中省元郡人聚觀稱羨智馬上口占曰龍泉庵內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各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太相驚後登第爲名臣想見許多難了事則世之慕利祿不慕理義思作貴人不思作聖人賢人者亦可以愧矣忠襄曰士之立身有大於是此其所以烈烈轟轟爲千祿不朽人乎國之有忠臣與國之有功臣皆受命於天與

聖宗集要

卷八 蔡懋德

八十

依庸堂

乾軸坤維竝峙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烏得而不傳

劉理順

劉理順號湛六河南杞縣人萬曆丙午舉於鄉潛心性學以格物爲進道之門以誠正爲入德之方不以富貴縈心慨然有經世志十上春官不第志益堅學益進自視廓如也甲戌始成進士廷對上親拔置第一還宮喜曰朕今日得一耆碩矣鄉人爭榮之湛六曰功名者讀書分內事也所以不朽者正不在此王沂公曰生平志不在溫飽今茲吾懼伊始何榮之有聞者嘆服素爲德桑梓鄉人楊聖宗集要

卷八

劉理順

八十

依庸堂

於門曰天從人願授修撰入侍經筵兼東宮講官性簡默冲和而中實介然長子庚午登賢書偶向本縣關說一事湛六聞而撻之亟反其物支絀公車父子重趄不恤也精研性學尤嚴儒禪之辨曰學禪便於仕宦以愛之者衆也自助爵戚晚武弁中貴靡不奉佛士大夫叅禪徜徉其間無限穩便故以佛家之圓言湛語誘人使悟輪迴禍福逼人使逃又有世法官情爲之援引盤桓無入不得宜譚禪禮佛無剩人無休時矣又曰宋朝呂申公喜

其相業務簡靜士罕晉接躁進者多幅巾道袍  
隨僧齋粥假說禪學與以自售時謂禪鎖夫以正  
獻之清嚴猶爲人所中信乎轉務風氣不在無位  
之君子而在有位之大人也闔獻陸梁湛六雖無  
封疆之責而深以軍國爲憂未幾逼京師僚友或  
問進止正色曰存亡視國又何商耶及聞上崩於  
煤山撫膺大慟曰理順三十年老舉子荷皇上恩  
特拔狀頭列於清華侍從不能展一籌致國事如  
此萬死莫贖自書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  
聖宗集要 卷八 劉理順 八十二 依庸堂

國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縊妻妾俱殉城破之日  
羣賊趨寓見已就義驚相告曰此吾鄉杞縣劉狀  
元也居鄉厚德吾等本欲爲擁衛以報公賜何遽  
死耶數百人皆下馬羅拜而去南渡贈正詹謚文  
正本朝謚忠烈

愚按禪學之害性宗莫甚於不思善不思惡一  
語後世祖之遂有無善無惡之說而以格物爲  
內悟正所謂圓言湛語誘人使悟者也忠烈儒  
禪之辨極有功於性宗蓋性之爲說始於書易

而大暢厥旨於中庸其體不外喜怒哀樂工夫  
要在戒懼慎獨效驗直至位天地育萬物是千  
載有功於書易者子思是也孟子得其傳而有  
性善之說仁義禮智卽子思所謂未發之中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卽子思所謂已發之和是千  
載有功於書易中庸者孟子是也及至宋儒又  
推出氣質二字究所不同以歸於同然後性惡  
性善性有三品種種疑案一齊消釋而性善之  
說益著是千載有功於書易中庸孟子者宋儒  
聖宗集要 卷八 劉理順 八十三 依庸堂

是也自陽明無善無惡之說出則性善之說廢  
而仁義禮智爲虛名矣以頓悟爲法門則氣質  
之說廢而學問思辨篤行無實功矣故明儒羣  
起而辨之無有剝義此又千載之有功於書易  
中庸孟子宋儒者明儒是也愚故備採之而忠  
烈之辨尤足以轉移風氣是所望於有位并無  
位者 明季崇奉二氏過於奢靡御史劉雲渤  
疏言仙佛之道不過清淨慈悲而已陛下取其  
清淨者以治心凡政事云爲無不行以清淨則

性情理矣取其慈悲者以救世凡刑罰征役無不副以慈悲則德施普矣非真向縹流羽客祈福祐也近傳營宮殿設齋醮臣以爲仙佛當日於富貴功名皆棄而不顧何有於宮室之美供獻之豐且視衆生阨危更甚於已今值兵荒交迫流遺載道饑無所食寒無所衣死無所瘞獲升斗之粟便可活一命施百十之錢便可埋一骸是土木齋醮之費以之養饑民固萬年根本之圖也卽以之佐軍需亦一時騰飽之資也若付諸無用之地豈不重可惜耶此段議論最爲明晰人當積善以致福不當費財以求福人當修德以禳禍不當佞佛以禳禍所貴有位之大入起而大倡之也然轉移風氣固在有位之大入而亦在無位之君子昔襄陽柳渾幼時相者言其天且賤爲浮屠可免渾曰去聖教入異端不若速死力學愈篤遂成大儒登第錢塘汪淵早謝公車與僧愚庵爲至交人問兄事愚庵謹豈有意爲弟子耶淵曰吾甚敬愚庵然世之

志士率被釋氏牽誘去吾儒之室幾虛無人此吾之所以不肖也亦安得盡若人而與之嚴儒禪之辨哉死生之際最足驗人學力使非平日辨之明守之固未有不改柯易節者世人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僇死於房闈鬪爭均死也數者寧死不悔獨遇君父大節反縮首垂頭且百計求生不善用死者比比讀公存亡視國並書壁詞生意何等凜凜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奪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皆從格致誠正得來誠可宗而可傳者矣

劉宗周

劉宗周字啟東號念臺越之山陰人幼端肅稍長即以聖賢自命嘗言纔說聖人不可爲姑做第二等人便是自棄纔說聖人必可爲仍做第二等人謂之自欺從外祖章公學於壽昌走烈日百里不以爲困二十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授行人間許字遠性命之學從之遊得其印可歸而研極理境以致良知爲宗旨而入門下手則在慎獨著節要一書言慎獨特詳曰君子學以慎獨直從聲臭外聖宗集要 卷八 劉宗周 八十六 依庸堂

立根基一切言動事爲慶賞刑威無日不見於天下而問其所從出之地凝然不動只有個淵然之象爲天下立皇極而已衆星晝夜旋轉天樞不動其不動處便是道心惟微其運旋處便是人心惟危其常運而常靜處便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天人之學也力刻浮夸之習深培真一之心從聞見上體驗即從不聞不見上消歸從思慮上研審即從何思何慮處究竟庶幾慎獨之學舉證人社於塔山傍之古小學作人譜謂人心有善有不善教

人以遷善改過一日稟閒居以體獨二曰卜動念以知幾三曰謹威儀以定命四曰敦大倫以凝道五曰備百行以考旋六曰慎始終以作聖執經門下者稱證人徒遠近仰之如泰山北斗而戢山危言危行自視益欲然也通籍四十五年難進易退負朝野之重望一切建明皆許謨碩畫而尤以開正學成君德爲首務甲申四月聞煤山之變赴省即日發喪士民會者數萬哭聲沸地歸卽絕粒至二旬乃瞑有臨命詞曰雷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聖宗集要 卷八 劉宗周 八十七 依庸堂

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投筆後更不復言卒之日士民聚而哭之仕至總憲年六十八所著有人譜聖學宗要古易鈔及學言三卷等書行世

愚按一部中庸道不遠人四字盡之發育峻極道屬於天而仍屬於聖三百三千道盡於人始完乎天故夫子以子臣弟友爲未能孟子以聖人爲人倫之至舍人無所爲道舍人并無所爲天證人卽是證道證道卽是證天告子不識



人宜其不識性爲說三變卻都混入於物故孟子只拈一人字疏闊之曰將賊賊人曰人無有不善曰猶人之性與亦使之識人而已人不可不自證哉神世培彪佳嘗問人於生死勘不破恐於義理尚有未淨處戢山曰若就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就義理上辨得清認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此亦證人中的一事厥後戢山以不食死世培以赴池死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不聖宗集要 卷八 劉宗周 八十八 依庸堂

愧證人二字天地間乃有全人矣蓋泥首乞哀生而已死自經溝瀆死而徒死化碧流丹死而不死戢山之不食與首陽之薇蕨何以異哉中庸不遠人以爲道喫緊只在慎獨未發之中辟如一粒穀種人人共有只難得萌芽既萌芽矣又須萬方保護培溉到苗而秀秀而實方有收成君子慎獨慎此一念之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昧卽非智一念之詐卽非信時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

不萌於再故獨非但獨處也對面同堂人見吾言而不見吾所以言人見吾行而不見吾所以行此真獨也且慎獨亦不但以初念發端時論做盡萬般事業毫無務外粉飾之私便是獨的境界歟盡一世心思絕盡東馳西驚之想便是慎的精神此聖門精一工夫也戢山故從慎獨二字勘出天人之學直與舜命無異危是人心知危便是道心微是道心知微便能慎獨有精妙的工夫纔合得微妙的心體故曰惟精惟一聖宗集要 卷八 劉宗周 八十九 依庸堂

允執厥中劉本儒曰孔曾思孟實難窮未悟如何湊得同慎獨其嚴四個字長途萬里視君踪可以知所用力矣袁了凡曰人未行善先須改過有事上改者有理上改者有心上改者惟從心而改如日出魔空蓋正念現前邪念自息也第一要發恥心第二要發畏心第三要發勇心私行不義禽獸何殊可恥天地神明羅列森布可畏一念猛厲百惡祓除辟毒蛇蝎指不遠斬斷身與俱斃不可不勇過從心改卽慎獨之

說也與呂涇野曰念慮之起覺得善惡就是獨  
必好必惡就是慎未有外心而求之者也

聖宗集要

卷八 劉宗周

九十

依庸堂

前刻原跋

尼山四教言文必言行而以忠信爲歸卽博約之  
傳一貫之道而下學上達之旨也學者居今稽古  
克遵聖訓於性情倫紀間念念無忝事事求盡而  
使之如其分量而止則不言理而理已至不言學  
而學已全而千古遞嬗之道統自常昭於天地之  
間余舅父之理學不自今日始也少負至性長而  
操履不羣事難殫述節言其大者如甲申避亂烏  
岩翼外祖祖母而行烏道羊腸數步一折扶前掖  
聖宗集要 卷八 蔣駿 依庸堂  
後外祖祖母行十里而舅父廻環如織已二十里  
矣力盡氣窮及抵寓暈而始甦而外祖祖母獨康  
寧若有神助爾時斗米五錢從林村肩負而進以  
供晨夕非所謂生事盡力者耶辛酉筮仕麟遊一  
主兩僕茹藥以勤民恪遵母訓不敢隕越時外祖  
母年逾八旬有四每日焚香告天上所母壽以得  
見慈顏爲祝甲子秋分房赴省因陳情告歸各處  
慰留痛哭而請謂功名可待而母年恐不可待一  
字一淚真足動天地泣鬼神乙丑冬奉

俞旨抵家升堂拜母玳首金葩光被

笑寵承歡六十六日而外祖母始見背非所謂孝通神明者耶服闋補寧治寧一如治麟嘗刻一屏大書隨處體認天理凡事顧恤民情十二字以備朝夕觀省釋

聖諭十六條為勸民律十六首刊布城鄉俾家喻而戶習之嘗曰吾誓不輕破人一家輕敗人一名輕

罰人一絲一粟士民愛戴如同父母解組而六街號呼罷市畱任而萬姓樹幟焚香較諸明道之視

聖宗集要 卷八 肅厥 依庸堂

民如傷慈湖之畫像以祀者又何多讓焉其待族戚朋友也一以誠懇為主而兆龍之受恩更深且華先大人贊居舅氏視如手足戊戌昊天不弔棄邈諸孤兆龍時止四齡耳笑哭在疚鞠育之教誨之今得守一經而叨一第俾六旬嫠母上邀

九重之旌命以慰先靈於泉壤者微舅父之力不及此豈非不言理而理已至不言學而學已全者哉

今 上崇誠主敬黜異端以崇正學遠邁千古日與廟堂

各臣恭理學之真偽究朱陸之異同正聖道中天之會乃草莽儒臣又克恭研至道以自附於鹿洞鵝湖之列不可謂非

聖朝之盛事也有志聖學者上宗列聖下衷諸賢不為苟同亦不為苟異庶知聖教之博約即聖道之一貫由下學以臻上達而文行交修明體達用以為王國之楨將人皆聖賢之歸而世承和平之化矣 昔

康熙丁丑仲冬吉日甥蔣兆龍謹跋

聖宗集要 卷八 肅厥 依庸堂



跋

家君之職是書也始於泰西解學後比時賸累未楚焉跡傳川歸期莫必而家君絕不介意每舉蔡西山父子以義理相怡悅之言諄諄誨誨著書而外泔然也纂成四卷業已鐫行迨丁丑旋里杜門謝客旁搜未備細加酌定因增四而爲八蓋又三易其稿矣愚兄弟輩屢圖剞劂工費浩繁能抱盧願數年來魯衣食奔走東南北爲換稿相隨艮以親年垂白游子關河披對素書如依膝下且聖宗集要 卷八 信跋 依庸堂

與世有同心之侶或能共襄厥事庶稍慰家君淑世苦衷耳獨是欣賞者多苦於無力而一二有力者又往往目爲不急之務噫天下事常相蔽而不相合固如是哉戊子春傳劬口囊章始得從容城申先生遊萍踪乍還未幾底蘊而醇然之氣一望可知及徐寧所爲蕭灑服蓋先生之自治治人大約先儒所謂事與毋假一語足以蔽之使得聖人以爲之師濟濟諸賢定當更屈一指常隨欲出是編相質值棘闌期迫匆匆未果仲冬奉嚴命再

至蕉溪持請就正而先生重爲嘉許遂捐俸付梓夫家君當窮愁寂寞時歷寒暑晝夜以殫精畢力於斷簡殘編苦境翻成樂境今且八十有四矣而檢身勵行常如不及此固出於恒情外者若申先生酌水盟心觀其宦况與無力之士正復相等乃不惜芟芟清俸而慨然於世之所視爲不急者又豈在恒情內乎傳列其原委附諸卷末使人知先生與家君神交千里惟德成隣之意云歲在庚寅清和月男式信百拜謹識

聖宗集要

卷八

信跋

依庸堂

聖宗集要八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費緯禔撰緯禔字約齋鄞縣人是書上溯皇古

下迄有明凡大聖大賢及講學之儒輯爲一編取

大宗之義故以聖宗爲名然如穆修傳後盛推陳

搏躋之於儒宗謂伏羲神農黃帝皆二百歲顓頊

舜禹皆百餘歲伊尹百歲文武九十餘歲可以識

修煉之道在於凝道淡泊栖志和平時動靜以固

元神宣慈惠以培陰德清心寡慾以培養天年又

謂道家者流施之於治則結繩之治可復云云古

來有此道學乎

# 卓行錄四卷

〔清〕黃容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吳江黃氏主庵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卓行錄四

卷》提要

序

古之良史于賢士大夫德業炳著者既各爲立傳至如奇節至行一事而足垂千秋者則別爲敘述如後漢書有獨行傳唐書宋史並有卓行傳五代史有一行傳皆其例也夫士果道純德備渾然無一善之可名豈不甚善然世難其人而貌爲中庸其獎或流爲鄉愿若夫性情篤摯之夫孤行其意獨詣偏長往往足以風世厲俗而愚夫愚婦一念精誠輒能動天地

潘序

一

感鬼神雖或過于中行亦不害爲狂狷聖門良有取焉吾友黃子圭菴樂道人善纂輯百年以來覩記所及孤忠苦節高義厚德之事可師可效者爲卓行錄若干卷或鉅公而節取其一事或韋布而發揚其幽光細大不遺逮近卑探考前史諸錄一代不過數人而茲編若是其多然吾猶恨其少蓋世運有古今而人心無古今風教有隆替而人性無隆替故雖世衰道微而砥節厲行之夫不絕于世深山窮谷下里編

氓湮沒無聞者益亦多矣誠得深心博識如圭菴者  
網羅遺佚大書特書卽烏頭棹楔之旌未足爲榮而  
爲善于暗室者何憂不發聞于天下哉人亦勉爲其  
可書者而可矣

康熙辛巳正月穀旦松陵潘耒撰



潘序

二

卓行錄序

士君子撰述當爲千秋百世扶植名教計不當鏤冰  
琢雪爲一時閒美筆墨計牽率應酬沿襲俗學散藻  
敷華都無恨紙文卽工曷足使人法戒乎若夫婚脩  
砥礪講求忠孝遺烈舉凡奇節懿行希風誦慕搜訪  
紀述縱使陵谷改遷而姓氏昭垂傳之久遠矣然而  
發潛闡幽微特昌黎不數邁卽劉道原徐無黨之流  
天亦不易生之何哉容鳳耽鉛槧采輯百餘年來孝

卓行錄

自序

一

友節義事蹟攷列其本末寧校毋濫寧簡毋繁人則  
隱顯互收世則畧前詳近顏曰卓行錄深愧聞見未  
廣遺漏實甚陸士衡曰故無取乎冗長要使辭約事  
真足以徵信彼無識者不考文之重輕但責言之多  
少取盈卷帙而已於載筆之旨何有哉是編初稿三  
百餘紙矜慎持擇損之又損裁定百幀竊比外史野  
乘負竿採樵之言嗟乎人之好善誰不如我覽可悲  
可喜之事而不撫卷興嘆肅然起敬者非夫也不則

是非刺謬拂人之性者也其明季殉節諸公傳畧別  
爲一集名曰忠烈編嗣刺以問世

康熙庚辰中秋日圭巷黃容題於梧谿書舍

卓行錄

二

凡例

一是書昉於戊申甯心採葺歷今三十餘年脫藁萬  
內大矣甚思表章未盡其他偉行尙當續載

一紀事之體以文直事核爲主無溢美無支辭簡質  
不尙浮華史家之結撰具是矣予博訪疏記積累  
成編失實亂真之弊可幸免夫

一秋嶽曹公聞余著述欲一假覽乙丑王正五日買  
棹造訪先生深加獎借前輩虛懷真不可及

卓行錄凡例

一

一卓行之名本不易副故不徇情不好奇不從人長  
短不信諛墓之文不据家乘所載不入釋老因果  
嗜利雜說世俗無識者之所賢勿賢所取勿取精  
嚴審擇一出入字挾風霜庶幾近之

一不論貴賤其人其行可傳則錄故集內前後錯綜  
不分序次云

一是集之外更有紀異錄曰新錄圭巷語林廣博物  
志諸種力綿未能問世然遇



大雅君子甚欲請正

一古人著書必有所本明註出某書本某氏不欲沒所自也集中採錄竊附斯義

吳江黃 容圭菴謹述

卓行錄

二

參閱姓氏

毛際可會侯 韓純玉子蓮 陳 枚簡侯

嚴允聲脩人 張園真炎占 張光曙曉廬

顧 樵樵水 潘之藻文水 繆 涿潛初

萬 言貞一 張 韜權六

臧長源鄴侯 吳啟元青霞 徐樹敏師魯

錢永基燭臣 周公贊觀侯 俞 璵石巢

龔秉鈞肇權 陸 師麟度 葛寬中栗夫

卓行錄 姓氏

徐樹屏敬思 金 杅景軒 鄭元慶只怡

金 樟南廬 汪為熹紫山 葉嘉璋奉峩

沈忻如駟襄 沈培種臯邁 汪繼燦倬雲

錢汝礪竹斐 姚際節玉符 張嘉理文本

徐時夏丙文 周 珍美斯 金 筠靜宜

費洪學遜來 周威亮幼良 汪紹焄熾南

鈕蕙卜聽山 潘其炳文虎 顧世昌威寧

岳昌源泗菴 黃堯庚震三 周希孟敬輿

校訂門人

休寧汪璧熊愷中

汪璧鰲坤乘

湖州陸文苞蘊輝

沈自然成巷

吳江鈕鶴升霄客

吳開運啟侯

受業姪黃為錦彩儀

男黃 謙受益

黃 豐尚中

黃 豫志行

受業姪孫黃顯祖觀揚

卓行錄

二

卓行錄目次

卷之一

楊東明

丁司空

錢玉川

江中丞

沈封公

嚴溪亭

吳廷舉

須公

劉孝子

張可大

孫承宗

彭期生

卓行錄

卷之一

陸清原

許元龍

祁世培

倪寄生

張登子

丘岳

虞峻民

沈年

盛景華

徐昂

方相

趙甸

倪仙君

姜廷梧

胡文燦

蕭孟昉

沈去矜	閔象南
徐竹逸	汪汝蕃
章吉士	王士達
錢雲和	巢鳴盛
諸琦	張鹿萍
嵇荅格	沈方憲
祝呈美	嚴孝子
邵士葛	石之頑
卓行錄	卷之一
朱天麟	丘季心
閔聲	吳哀仲
樊學使	朱元之
金象乾	朱永承
應嗣寬	吳志衍
宗節	茅允聖
丘惟正	尤世威
唐容齋	袁駿

馬以周	史記言
張乙	黃世能
歸陽春	楊義士
徐石麒	嚴書開
張超	沈浩然
周亮工	沈士圻
江嗣熙	董偉生
朱日嚴	翁遜
卓行錄	卷之一
沈際飛	朱曹
程世瑞	郭去問
龔柴丈	張基

卓行錄

上海圖書館藏

吳江黃 容叙九撰

休寧汪文楨周士

定

同里潘 未次耕

楊東明

萬曆甲午中州大饑楊給事東明上流民圖帝感動捐內帑三十萬金太后以下諸宮各有所捐起白骨而肉之其功甚大

卓行錄

卷之一

丁司空

丁司空賓當萬曆戊子大水米石至一兩八錢公捐歲積四萬斛廣賑之遠近饑者膺集公部署有方人得實惠嘉善令欲聞之當道公曰賓一念不忍若以此博名是重其罪也竟止

錢玉川

錢玉川遊成均與同舍生醖金爲會後宦歸同舍生死且三十年矣其子貧亦不知公前所負也計子母

倍償之

江中丞

江中丞東之有一同年郎比部染疫妻子僮僕死者什九比部止一子尚在襁褓中丞往候之抱其孤以歸比部氣將絕叩首床第間中丞未出目瞋矣時長安最苦疫傳染一家多怨之曰君爲友誼篤矣獨不自爲計乎中丞焚香祝天曰東之止以一念熱腸安自比古人天幸見憐與孤俱生卽不幸願俱死無憾

卓行錄

卷之一

二

竟撫其孤而還之古人哉

沈封公

沈觀願中丞之封公督除夕獲一偷兒乃鄰家子也陰諭而遣之且贈以度歲之資其人竟不爲盜公終身不言姓名

嚴溪亭

君上有兄弟爭田數十年不決者訟歸道遇嚴溪亭先生鳳詠之忿忿見詞色先生忽墮淚兄弟驚問故

先生曰僕有長兄棄世已久夢寐欲見之不可得我見賢昆弟戚戚心動故不覺哽咽耳二人起拜曰吾兩人真禽獸不如矣遂相讓爲虞芮之田

### 吳廷舉

吳廷舉篤友誼見良士必身下之羅玘年四十餘貢入太學公奇玘與之交玘病痢兩僕死公日爲煮粥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

### 車行錄

#### 卷之一

三

### 須公

桐鄉地四平無山陵川澤之間土滋田沃宜黃白稻民間所植秫一而粳十其大較也然每穫輒有赤米雜於其間雖歲去之來年復如故越境卽否農叟曰此須公遺愛也萬曆戊申夏五月大水田疇淹且盡民以溢告公撫慰之勸以力救不得已則棄田之已種者而存秧浹日雨不止度其勢不遺種乃豫遣典史費庫金若干夙夜進告雜種於江西而已則行水

勸諭且請於都御史乞免今年田租以安民心十餘日殺歸分四境難之教民爲再植計月餘水落田出而秧已長民猶疑之將種黃赤豆以接食公曰無爲棄穀也益勸民樹穀其秋穀大熟賦復減十之七民以是得全其生者甚衆他郡邑弗及也是穀晚植早熟不刈則隨落以故後雖他植厥種恒在田間歲復歲不絕須公名之彥南直隸人萬曆間進士累官光祿卿卒於家

### 卓行錄

#### 卷之一

四

### 劉孝子等

山陰劉孝子諱謹其父洪武間戍雲南孝子七歲思其父卽望南而拜迨長往雲南者三終得歸其父嘉興施某永樂初以讓皇帝蒙塵從楊公任起義戊貴州其後兄弟子姪更相爲代幾二百年未有卒於戌所者屠康僖公名勲嘉靖間拜恤刑疏國家遂爲定制每五年分遣部使君欽恤天下冤獄其孫侍御公諱叔方請釋建文忠義親屬子孫之尙在編戌者朝

廷允其奏放還千有餘家海鹽錢太常公名薇嘉靖間條均本邑田役鄉人德之

張可大

張可大字觀甫叅將如蘭之子萬曆辛丑武舉進士奉敕以右都督鎮守山東率師勤王解圍都城領專勅平昌帥劉興治內移爲南左正已得代聞兵亂歸登州爲戰守計值登隔衣冠登城樓北向拜壁端題某年月日登萊總兵官張可大死王難處遂投繯事

卓行錄

卷之一

五

開贈太子少傅予祭奠立祠名旌忠謚莊節生平孝友淳重博學好古蓋古之儒將而以忠烈特聞尤足重也

孫承宗

崇禎十二年高陽失守少師孫文正公名承宗時家居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藉地望闕叩頭叱持繯者趣縊我乃絕子孫凡十九人皆力戰從死

彭期生

海鹽彭觀民名期生於崇禎末年授湖西道至丙戌正月移守贛州大兵至勢孤援絕城陷登城樓自縊死命家人舉火焚其身家人馮吉張卿詹守道俱同日死長班楊大器收遺骨埋真武寺供臺下託友人曾日永曰吾將入廣俟歸時送骨南還別二十三年絕無消息日永念前言成友志遂起文就道於某月某日到彭氏家夫人命滴血辯白舉家哀慟發喪受弔

卓行錄

卷之一

六

陸清原

平湖陸清原字嗣白號岫青崇禎甲戌進士授廣東增城令時瘴鄉羣盜旁掠三省公輕騎造壘諭以禍福賊羅拜受命悉散去擢御史巡按八閩底定漳郡巨寇及闖賊破京師公毀家赴義馬士英擁兵江上公責以大義士英怒遣部將趙體元等僞進見猝起刀斫公墮三指遂爲所執大兵渡江士英宵遁公方病創臥曰此吾授命時也竟赴江死

許元龍

徽州許元龍名中與嘉興沈善勝友善勝病篤力勸其舉先人之獎善勝初惑形家之言則以先儒論獎諸書反覆辯解善勝內斷於志扶疾畢五喪而歿元龍愛友以德善勝勇於從善兩得矣

祁世培

崇禎庚辰辛巳江南大饑山陰趙公簡廣生從祁世培先生賑饑紹興山谷間足履幾遍嘗言祁先生實

卓行錄

卷之一

七

心幹事賑饑之日寅而出酉而入以粥擔醫生自隨郡中既設法賑濟窮鄉深谷無不至遇饑者先與之粥病者與之藥因與之米麥銀錢有差死者爲之棺日行數十里不知倦雖汗穢臭惡死人之旁必躬親力有不及以門人子弟分任之不及僮僕僮僕負擔而已日力既盡乃已是日所持錢米既盡又稱貸以給之方快少有所餘意快快不樂也其濟人一念真切如此

倪寄生

湖州倪寄生露自福建歸張考夫問之曰此遊得交何人曰願見董崇相先生而已死有趙十五者福州人工畫閭俗賤女子舉女輒棄十五以丹青爲田收而養之每一人日米升寄人乳哺三歲任所欲取去十五不以德所活女亦不盡知德也十五今已老活者不知幾何矣

張登子

卓行錄

卷之一

八

山陰張登子陞崇禎辛巳饑出米五百石賑其郡人撫按疏聞朝廷旌異之有賑冊行於世

丘岳

丘顓伯名岳於湖州埭溪買田二十餘畝崇禎己卯一朝悉召其至告之曰爾山中人貧苦田所以力生也吾無事爾田善自業之焚其券其人不受再慰諭而去

虞暖民

杭州虞駿民性至孝親卒廬墓以居時稱為孝子盜賊過其里嘗相戒不入

沈年

海鹽吳氏僕沈年其母死於兵難年終身蔬食言及輒泣下

盛景華

徵士盛景華延翰林待詔李貞臣訓諸子李以無嗣卒景華勒銘石墓祖塋之側歲用二享今子孫亦如

卓行錄

卷之一

九

之

徐昂

進士徐昂泰興人無子納一婢係宦女流落者急覓郡民行脩者贈奩嫁之後庶妾一歲而生五子

方相

本毛奇齡傳

蕭山何氏兩世入御史臺家富僕方相者効犬馬走積賜錢若干緒何氏中落出諸僕相亦以例出乃發前所賜錢營販耗敝筋力凡數歲貿田園若干忽謂

其弟曰吾何氏僕也將老何氏矣雖然予固方氏子予不可不為人後吾弟有子當後予削木署名字如既死者予策財若干而以身與田園歸何氏焉 王

師渡浙江江上軍潰兵入城何氏謀走避而難守者謂相衛家人出城已至守可乎相曰不然郎雖貧賈須豐願又何氏也索金錢不得必死死則家人誰主者衛家人者郎也以輜從第宅罷仗責奴已矣叩頭別兵屠諸坊人凡以僕守家而告其主所者釋之相卓行錄

卷之一

十

不告死

趙旬

山陰趙旬母性嚴小不豫跪請備至嘗出妻數月感悟始返里中稱趙孝子九歲時其父遊學歸大雪不能舉火出古畫一幅命旬諸友所易米不得家人悵然旬閉戶乃吟詩曰吾家有古畫其價重連城不易街頭米歸來雪滿罍父聞之笑曰有子如此饑亦何憾哉



倪仙君

會稽倪孝子仙君母沈氏患心疾心毒而剝呼不可忍孝子湛痛悽愴淚若灌雷有鹿幘丈夫能診視五色造門望氣告言維木心石可療此厄木心石者木感月英孕而成魄木之濯濯世不能得也孝子窮冬春歷山谿得之伐樸之中林母疾以夷

姜廷梧

山陰姜一泓大司農死國事於賴長子國昌走五嶺

卓行錄

卷之一

七

負楊橫以還行至閩征南兵大索於路漢旗徐帥者捕生人爲逃丁兒械國昌手載之行將以繫無其弟廷梧甫摠角膝行馬前求代兄帥釋之其後同里徐緘家嘗被賊賊質其子男而要之贖徐不能贖也廷梧卸婦頭上救爲贖之

胡文燦

餘杭吏嚴某亾藏金錄下獄產盡且及妻夫婦訣別哭震天錢塘胡文燦囊金走雪中脫之獄更資給夫

婦賣漿終其身

蕭孟昉

蕭孟昉性慷慨不恡施予嘗鋤田穀數十石具饗公以活獄囚又爲逋賦者完室家贖子女其好義如此

沈去矜

沈去矜名謙爲人孝友父歿毀瘠嘔血東鄉盜起焚其堂堂本分居屬兩兄既歸去矜卽割己宅居之久之兩兄欲徙去去矜念兄貧苦僦屋固爾以讓兄

卓行錄

卷之一

七

閔象南

象南名世璋江南歙縣人外祖家四棺未葬出三十金一日盡葬之嘗渡江謁九華山見下河饑民蜂屯江口乃稅駕避風館買米三日賑之而去又王喜鳳被誣逮於法以十二歲女質入金如其成營救得活女思母病欲死母曰女死吾不獨生矣象南捐二十金贖還之母女皆獲全

徐竹逸

義興大饑當事集紳士議賑紳士曰賑饑是極難事  
毋輕議也竹逸曰天下難事我輩不爲誰爲之者條  
陳數則活數萬人

汪汝蕃

見王時  
今世說

汪汝蕃字生伯自言生平無異人惟不欺二字反覆  
無愧耳嘗築友善巷出米數百石賑饑身與妻子粗  
糲自如亂後家中落乃整飭餘緒每得金卽贖屯營  
婦女歸其家又卽掩骼二十年内橫桿千餘其子  
卓行錄

卷之一

三

卽冊次名稱者也

章吉士

章吉士嘉興人居母喪蔬食三載乙酉之亂同室吳  
生以金盃數件托之是時三吳兵起騎寇縱橫吉士  
挈妻子避每出負破絮一氍人笑之及病革其友屠  
下枝往訣吳生造屠與俱吉士見之色喜亟指床頭  
絮妻不知也屠知之謂吳生曰必寄物矣出之果在  
以歸吳生乃卒屠爲治喪并焚其親及婚嫁子女吉

士質忠信可否人殊不妄

王士達

嘉興王士達字良甫以藥買起家持忠信好施德行  
惠里中爭鬪者爲之排解死無棺者與之棺暑無蚊  
帳寒無絮衣者見則與之風雨之夕就之求燭者與  
燭貸其金貧不能償者焚券

錢雲士

錢雲士本姓何師嘉興戚麟沒而無子雲士既與其

卓行錄

卷之一

古

同學蔡之戚氏先塋之側矣十餘年復慮嗣子不足  
以守久將蕪沒辛丑冬徧招同學及同學之友之子  
登隴致祭樹碑其上約與其後人世守不怠云

巢鳴盛

孝廉巢端明名鳴盛甲申以後與其兄弟俱廬先人  
墓所踪跡未嘗至城市語其婿何汝中曰人念念從  
父母起見則自愛不能不切放心不期收而自收矣  
吾自幼至今每事惟有思親耳

諸琦

諸琢章琦母老子幼家無宿諸寢疾從兄士鳴珂相去十里父子往視日致薪米求醫藥無間及不起哀痛逾常謀移家近之以便省顧友愛有先人之風

張鹿萍稽蒼梧

湖州張孝廉字鹿萍德清稽先生諱之楚字蒼梧同年友也閉戶自愛息意公車分守唐公際盛禮敬之表其間曰孝廉每過必式唐公治浙西鋤豪右剔奸

卓行錄

卷之一

五

嶺強家累吏靡不惴惴獄訟者數百里而至崇禎初年晉都御史去嘉湖人至今稱之平生寡交游惟稽先生時往還餘無相得者

沈方憲

沈方憲硤石人貿易爲業性至孝父母沒刺血書不飲酒不吃腥不內寢九宇於起居之所守之不變平生忠信孚於鄉黨其妹適潘氏夫死畢喪事哀痛七日而卒人稱其殉節

還孤產

石門徐漢玉貧甚售恒產數畝於祝呈奚家更無產矣外更負祝數金徐病喘其妻曰吾觀祝君義士所負必不相責然吾舊書數本無用試可貽之妻曰爛釜頭換糖不要焉能准債呈奚聞之治絮酒炙雞往哭其庭并田契負券焚之且製哀詞以慰焉其子遂得力耕奉母守節終身

嚴孝子

卓行錄

卷之一

六

嚴孝子名廷瓚父某歸安諸生世亂時正色危言爲族人所害亡時孝子甫二齡焚焚母子避迹他鄉稍長卽知有父仇啞哀蓄憤形影相弔不家不娶者二十七年今已未春暮間里中賽神演劇觀者如堵孝子一旦遙歸於衆人矚目之地突遇所仇奮迅搏擊竟得而甘心焉從容就獄可謂烈丈夫矣

邵士莒

休寧邵士莒字叔芳孝友性成幼病侍湯藥晨夕不

解衣帶入成均念切定省告歸養志數十年如一日  
父歿哀毀幾絕念父久厝淺土夙夜焚香籲天因得  
吉壤伯兄年九十授餐弗倦身後事皆預爲備族黨  
婚葬無措及貧乏者量力資之予位聲郡諸生博洽  
負氣節慷慨懷忠義能面規人過侃直不阿輕財好  
俠有父風孫曰謙恬退不仕文行炳著渾厚篤誠人  
推爲古君子嘗嘗語人曰吾生平行事無不可對天  
知要須蓋棺日無心頭上過不去底事預識反真時

卓行錄

卷之一

七

日及期沐浴更衣而逝享年八十

石之頑

石之頑原名冊字則藏號卽山隱居松陵秋澤村明  
御史璞菴公六世孫敦孝友撫兄子有恩爲人磊落  
豪邁嗜學博極羣書凡天文堪輿奇壬太乙曆律靡  
不貫通所爲詩古文獨抒性靈跌宕頓挫質勁有奇  
氣古衣冠矜名節安貧樂志好爲山澤之遊卒年五  
十四臥病時作絕粒七言述體十八章有人到至窮

方見守身非殉道未爲完氣豪併不尋糟李性傲從  
來鄙缺歌但願我艱人盡豫村中常似百花潭之句  
其志操可槩見矣

何孝子

王鳳洲父既被戮鳳洲白幘終身蕭山何孝子父冤  
死孝子能文章絕進取手办父仇終身衰絰及死以  
衰絰歛

丘雲

卓行錄

卷之一

八

丘季心雲教授里中辛卯米斗四千錢鹽一觔六百  
錢季心食無鹽嘗四五日意氣恬如也嘗誦吳康  
齋詩云瓶頭有醋方燒菜囊內無錢莫買魚不敢妄  
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意所不可未曾低躬就  
朋友問以錢米周者多不受沈爾慙嘗欲田贈之  
不可而止矯然特立可謂困而不失所亨矣

朱天麟

朱韞斯名天麟與倪子有爲並諒友子有受妻子饑

寒不免韞斯雖貧時時爲給升斗諸與子有交如曹射侯序兄弟感其誼咸相周卹卽數年子有之子病韞斯冒烈日爲求醫藥至射侯家昏暈射侯救之甦子有之子竟殤射侯復爲之殮方子有未歿時吳開三泰延至家醫藥之度不起遂以長子與其女結爲婚姻而歲役錢未若此者可稱生死交矣

閔聲本馬青文獻

閔聲字毅夫別號雪簑生平輕財仗義產日益落而

卓行錄

卷之一

九

爲善益力有諸生某妻甚以女爲人婢聲至其家見其舉止詢知之而責其人使還之其人有難色曰吾已與米數十石矣聲卽至家載米償之如其數攜女歸爲擇婿而嫁焉鼎革之際亂民鄭九聚黨數十沿村焚掠惟下令弗驚其家里人聞之環聲而泣求所以解賊者聲曰果爾當往諭之遂隻身入賊穴動以禍福鄭九率衆羅拜曰仁人之言敬聞命矣卽刺解去其仁義乎於盜賊如此

樊學使

萬曆以來表黃李贊之說盛行於世然贊已死而黃之子儼復舉大啟乙丑進士門生故舊益衆而之家藏其書人習其術莫知非也師儒守令請以鄉賢祠於學官儼奉其狀見學使樊公陳歷官本末卑居行實乞從其請樊公不之應復以著書立教爲言公正色曰若無此著述亦不害其同進士陸君亦爲其父廣文請祠而以尊卑爲嫌公閱其狀徐曰匹夫爲善於鄉身沒之後使人不忘卽可從祀況士乎鄉賢之典以賢不以爵也何嫌之有許之因復代爲表請如儼所陳而盛稱其著書有裨學者公復正色曰只爲多此著述故必不可既退吏抱文書入公立批數十言末云提調官永不許洞請請者叅處以爲創立邪說畔道背經學術之誣賊名教之罪人立案吏以白儼儼奉書涕泣而去無何儼亦死無子

卓行錄

卷之一

三

此與下條俱本陽明見聞錄

吳衷仲

大司寇海鹽吳公中偉之子太學卒無子序宜中丞

麟瑞仲子衷仲名謙收嗣衷仲生方一月又隨中丞

公官所乃立忠節公麟徵仲子仲木名繁中分其產

約以長二仲並繼中丞公卒衷仲執人子之喪比查

孺人歿太學人謂衷仲宜喪三年喪衷仲曰吾為父

也三年為叔也未之服吾母在堂也而人子喪叔母

生也未嘗朝夕養今歿而母之而因喪之是利也乃

卓行錄 卷之一 三

盡歸其產二百三十餘畝而為之服總仲本固不受

衷仲固以辭乃以百畝為小宗義田以百畝為大宗

義田以三十餘畝為族人義塾之田遠近稱述

張基

江寧張興公諱基後更各琪讀書厲志稱諸生祭酒

父沒授徒養母每據講席微言大義門弟子列聽嘆

未曾有子三長即南村名惣棄諸生以詩文倡於東

南品行端醇克世家學

朱元之

朱元之年十七進京迎其父適父遭閹宦之仇誣以

人命元之代父抵罪銅椶一晝夜囚獄百餘日出獄

衣衛叅送刑部法司審知以子代父孝思可矜題請

出獄

金象乾

金象乾字子易賦性孝友登崇禎庚午賢書傳極聲

籍遍訪宇內名儒講明心性之學所著有聖學先難

卓行錄 卷之一 三

六卷于維嘉編次行世

朱永承

吳興朱永承毅如生負至性篤行過人父太復先生

以直諫罷歸毅如奉庭訓甚謹有萬石家風歷仕循

卓去而見思里居閉門却掃耄期好道著為人要則

一書

應嗣寅

杭州應嗣寅授徒養母三旬未娶人問之曰娶則無

以養母年壯鰥居可俟也歸安沈爾慥士毅慕其義以兄女妻之資送頗厚益贈田若干畝嗣實有妻復得養母人兩賢之

吳志衍

吳志衍名善繼成進士官蜀之成都甲申十一月二十五日張獻忠破城都被執罵不絕口賊脅而割之門四十餘人同日併命友人李貞贊與同難

宗節

卓行錄

卷之一

重

宗節號蓮塘揚州府興化縣人一日過泰州市門雪中拾遺金三百金次日晨起往求失金人聞已歸村落將窮田產子女完官矣終竟其人而返之

茅允聖

歸安茅可先名永聖幼受業于烏程溫忠實先生終身不忘雖手批文藝勿失一字與人言輒稱述及之茗中盜起挈二子寓居烏鎮卽凌淪安家受業數年不變淪安館于別氏未嘗使從他師曰終身一先生

足矣

丘惟正

丘惟正名上儀無錫人武進士常任江西都司彼時廉訪使爲秋圃吳公與布政司某公稱三清後爲海寧衛叅將廉能惠愛甚得民士心乙酉以後攜其子隱居澈浦之邵灣躬畊而食一日徒步入城父老識之莫不嗟嘆或負米以行則相率爲之擔荷

尤世威

卓行錄

卷之一

重

尤世威爲總兵謁薊遼督府侯恂恂諭令弗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效死後恂行遷至黃化鎮遇火砲災恂恂壓敵樓下背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什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呼求恂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焰恂世威趨而抱之而以其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恂以出行四十里抵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

唐容齋

唐容齋有母喪會賊入邑中殺長吏吳人死者相枕藉唐繯麻苴杖臥于喪側賊逐之環棺三匝且泣且罵賊以刀斫唐弗中中几几裂刀亦寸寸斷賊相顧驚怪稍稍引去自是遂相誠無敢入唐孝子門

袁駿  
節上昭  
撰序

袁重其名駿江南吳縣人三歲而孤母苦節垂六十年駿日走四方乞當世賢士大夫詩文以頌母每歸

卓行錄

卷之一

五

莊誦母旁歲輯一卷裝潢之積五十餘軸陳徵君行公首題其幀曰霜哺篇海虞錢宗伯亦爲作識字行一章其詞曰母能識節字兒能識孝字人生識字只兩個何用三倉四部盈箱笥世之人遂無不知有袁孝子

馬以周

馬以周字令聞世居太湖之吳淞父塏蚤卒母黃氏遺腹生以周勵志撫孤孝事舅姑生養死葬與伯叔

共任未嘗因孤寡自諉以周承慈訓孜孜以敦倫力

學爲急務奉母甚孝年十七娶于陶生子名允三十

三歲妻沒遂不忍再娶允亦早逝妻陸氏撫孤守節

母痛孫目失明每食以周相母舉匕箸久而弗懈母

年九十考終以周亦七十餘貞母孝子義夫節婦聚

于一門

張乙

黃陶菴之僕曰張乙者偶于演武場西負一屍置城

卓行錄

卷之一

五

舖以稻草擁之不一時而甦其人問姓名不答而歸

史記言

史記言字伯顧生有至性矜名節篤倫理讀書至節

烈事輒鳴咽流涕聞李闖之變大哭投水得救免後

以國事死楚中鄉里重其義耐祀仲彬廟門人吳有

涯以詩弔之子宗班字玉長痛父沒求死無所不得

歸塋終身自給介潔守志老而不替

歸春陽



少司寇歸公字春陽號貞復蘇州嘉定人嘗侍母沈夫人疾母病目失明公跪而舐之百餘日忽雙眸爛然蓋孝感所致也公在朝薦一外吏吏藏千金白粲中進公公得金大恚亟還其金遂與之絕公萬曆戊戌進士崇禎改元踰月卒年七十

黃世能

黃世能字濟夫以掾吏歷三考陞陝西平涼衛經歷常于涇陽逆旅得遺金二百餘錠物色其主還之不

卓行錄

卷之一

五

告姓名而去

徐石麒

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入籍青浦中天啟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忤璫奪官崇禎初歷南計吏久之遷應天府丞敢言晉刑部尚書多平反訟部御史劉宗周無罪病歸明季拜吏部尚書忤馬士英歸禾城畝破慷慨賦詩自縊二義僕二義僮從死焉

楊義士

晉守瞿公式邦殉節桂林義士楊執字碩甫麻衣徒跣哭訴於定南王請收公屍不許乃慷慨欲死定南義之聽棺斂以塋并收都督張同敞將軍徐高泰將陳世賢堂候官陳科烈骨碩甫以幘頭衣冠斂瞿公不得視脫所着視着瞿公旁一卒見之卽脫所着視着碩甫又搜公遺藁還其家屬皆古人事也其在桂林痛高堂隔絕刺木爲像每朔望必割肉焚香北向而拜巡撫王一品高其爲人虛席禮遇携之東還滯

卓行錄

卷之一

五

歸道人爲作傳

張超

青鎮張伯升名超父文甫公遠行不返繼母弟三人俱幼伯升撫而教之長携之館舍與門弟子同造其業已嗣于伯父以弟貧舉所繼產分授于弟尤人所難及

嚴書開

茗溪嚴書開字三求崇禎癸酉舉人原名胤昌生平

孝友睦婣忠君信友志潔而行芳改玉後杜門却掃  
以著書自娛與金陵王元倬潢人稱真孝廉子奕曾  
述曾刻遺藁十三卷名逸山集

周亮工

周亮工在閩有趙十五陳叔度皆工詩沒不能葬周  
出俸金葬之西郊於是寥落無所之之士時漬酒其  
墓下

沈浩然

卓行錄

卷之一

无

中丞沈雲升公殉難後長子東生字雪峰高偉元之  
節寄居蕭寺著書自娛雲間遺民數人雪峰與王光  
承玠右吳騏日千張若義帶三輩皆耿介自守皦然  
不滓者也

江嗣熙

場茲上歙州必陟新嶺鳥道峻嶮行旅苦之歙邑江  
嗣熙捐貲開道由西北山麓行坦衍逶迤沿溪百折  
丹崖碧嶂刻露清秀而松聲水聲猿聲鳥聲如行畫

屏清鏡中幾不知遊子載塗也鄣山吳啓元紀之以  
詩以風千古之好義者

沈士圻

沈士圻號伯京其先中州人因宋南渡遷居嘉興春  
波里生平敦友誼好施與有隣人黃姓者負客債無  
以償將賣墓傍樹數十株圻知之卽捐十六金代償  
樹得不伐至今猶鬱蔥焉

朱日嚴

卓行錄

卷之一

手

朱日嚴字子畏食餽秀庠爲經師訓迪有方及門多  
知名士如陳堯夫輩皆受業有年不喜佛老而孜孜  
好善咸稱仁厚長者嘗館一大姓家有奴素嫌其主  
私挾陰事欲中以危甌子畏力爲消弭其家得保焉  
壽至七十三預知期端坐以逝

董偉生

董偉生字白齋長興縣人少有至性內行醇謹孝友  
無間助兄子完婚丁父母艱費皆獨任兄道原卒喪

塋悉出於君尤好行其德宗族姻戚有婚嫁死喪疾病獄訟卜居營塋等事靡不仗助而君又非素封者皆以修脯貲資給之非慷慨好義樂善不倦而能然乎

沈際飛

沈天羽名際飛崑山人性嗜古日讀異書食餼郡庠孝親睦族不苟然諾爲人倫師表崇禎丙子巳七與賓興時得脾疾扶病往試場畢甫抵家卒年四十一

卓行錄

卷之一

三

繼配鈕氏十六歲來歸夫沒時僅三十無子上侍七十有三之老姑辛勤盡瘁代供子職始卒如禮養姑者八年鄉居紡績又八年兄順萱迎養於宗兄之孫南六周歲失恃節母鞠育之如母旣長感祖姑恩未知所報當七十悅辰徧乞名人詩文以表揚懿德曰貞筠集

翁遜

翁仲謙名遜能詩思致迥出塵表善書畫品行孤高

絕跡城市家酷貧不苟干人衣食非其義雖親黨招之弗過也雖貴遊至其門弗見也貞確自守以苦節終與徐白顧有孝周安等相親善宣城沈眉生別字耕岩屢膺徵辟明季移家黃山之翠微麓讀書談道以終其身

程世瑞

程世瑞字斑于新安休寧人寓濡須之運漕鎮生有至性丁父喪哀毀盡禮越明年冬民間訛言選繡女

卓行錄

卷之一

三

嫁娶紛然世瑞所聘某氏女亦蚤失怙母兄迫於流言倉皇送世瑞家時世瑞客濡城親戚俱以書促歸完姻惟舅氏補菴黃振超堅持不可次日世瑞書至言父喪未除何忍言婚詞義嚴峻卒歸某氏女守人所不能守識者稱之未幾病卒補菴刺其詩一卷曰汲齋遺藁

宋曹

宋曹字射陵鹽城人奉母不樂仕宦徵聘皆不起退

隱射陽之濱自號耕海潛夫達屋種蔬名其圃曰蔬  
枰如碁之方罫故名

龔柴丈

龔柴丈孤介絕俗隱居清涼山曲有園半畝種名花  
異卉水週堂下鳥弄林端日長無事讀書寫山水之  
餘高枕而已

郭去問

郭去問隱居綿亭山中三十年織簾讀書不求仕進

卓行錄

卷之一

三

時比晉劉麟之

汪肇熊  
肇鰲  
全校

卓行錄目次

卷之二

沈敬宇

韓守忠

黃洪元

凌廣生

朱濟

魏大中

錢濤

趙仁

林奎

涂仲吉

戴笠

閔方中

卓行錄

卷之二

十

坊者

周子佩

呂晚村

張枯瞻

鄒天則

湯洽

唐達

朱昌祚

劉念臺

汪可鎮

于頴

溧陽煉士

蒲之章

正比山高士

百川橋義士

張采

蔡會龍	宋承武
僧茂如	謚光
盛無疆	倪文秀
徐信	馬嘉
朱大雅	張履祥
施椅	春者
萬元亨	徐起鳳
南居業	彭鋸
卓行錄	二
蔡道憲	朱師襄
潘天行	黃欽
錢士元	周簣
金士瑜	許瑋
許懋齊	李煒
朱集璜	褚廷琯
厨夫梓人	汪泰來
陳轍	吳廷璋

顧雲鴻	楊大深
張世偉	王敬臣
汪颯	危習生
周齊曾	余若水
李潛夫	邵文燦
潘木厓	李明性
劉廷獻	崔徵麟
邵泰清	朱壽命
卓行錄	三
錢球	黃子錫
王汾仲	黃向堅
張民威	鄒雲煊

卓行錄

吳江黃 容叙九撰

休寧汪文柏李青

定

同里張尙璦弘蘧

沈鏡宇

沈鏡宇節甫先生位九列年踰知命昧爽必衣冠候封公於寢習以爲常夜坐漏下五六十刻集子若孫環列封公左右凡勝衣者必會非問必不敢輕發一

卓行錄

卷之二

十一

語封公不就寢不敢退司空以下凜凜重足肅若公庭

韓守忠

韓孝廉守庸其長兄守忠甚孝父老而鰥居至九十三年終公同臥者二十年父篤老公日夕侍側得甘旨輒口嘗而進之父苦脾多泄公扶抱親滌其穢其子掩鼻侍側公大怒罵孝廉語及兄未嘗不流涕也

黃洪元

黃孝子之父曰國相與虞庠同里兩人不相能庠令

惡少年伺國相值夜醉徑行從其後反接之負以石

沉之河時孝子與弟皆幼哭告母曰殺父者虞庠也

母泣曰父未葬汝兄弟勿我老我死合葬則聽汝孝

子泣受命已兄弟共過市市鐵各鑄一斧撫庠久則

更鑄凡三易斧久之母死營葬地與父合葬兄弟哭

諸墓曰兒飲血十年徒以老母在耳今日乃與父母

決遂懷斧跡庠得聞揮斧斫之應手什抵邑門詣官

卓行錄

卷之二

二

自陳兄弟爭下獄有司義之免其弟繫洪元洪元孝子名也事上聞諫免罪赦下洪元出獄

凌廣生

本張考夫  
備忘錄

甲午七月盜劫烏鎮前一夕茅氏以事至鎮寄米一器於凌廣生家廣生歸安人名戊工小兒醫實白金六百兩其中茅氏僕不言廣生亦不知也次日盜大至廣生將害已資以出顧其米將藏之審知有金也乃舍已資而爲之害既慮已僕及茅氏僕知之容有

乘之行竊者以死守之不去幸盜不入其室以金仍納米中歸之人以盜之不入忠信所感云

朱濟

朱在虞名濟嘗往烏鎮質衣拾遺金三錠於市同行者喜謂曰衣可無質矣在虞念富者猶可貧者奈何質其衣仍至遺金所待之遇求金者皇皇然來問之曰漕狼兇軍急無出貸絲銀三錠以完漕贈竟爾遺失淚下在虞出而歸之

卓行錄

卷之二

三

魏大中

魏忠節公大中自登科以至掌垣田只二十五畝江南風俗富民避役率多詭寄官戶若紳士已田不足則入其賄爲之優免公獨不徇例每冬月本邑開倉揭示於門曰本宦田止二十五畝自兌米若干並無寄戶假託情弊其清白如此

錢濤

錢太學名濤字飛雪其蒙師沈某死子繼沒貧久不

克葬集同學爲治窀穸事畢而歸

趙仁

趙仁歸安漣市人終身傭力未嘗識字性至孝傭工養母主人與酒肉不食歸以食其母母沒刺木爲像未嘗一日離飲食必哭於前至老不變人稱趙孝子萬曆中湖州太守陳公筠塘物色之孝子聞太守至懼而走鄉人追及公加禮焉御史某公請於朝建孝子坊於漣市

卓行錄

卷之二

四

林奎

海寧縣尹林公名奎福州人癸未進士親賢樂善治行最一時欲見孝廉祝開美孝廉不往從縉紳先生及庠序士訪其言行而矜式之近代郡邑好士如林公紳士自愛如祝君稱僅見矣

徐仲吉

崇禎庚辰下翰林黃道周於獄主事葉廷秀疏救亦杖時帝怒甚舉朝莫敢言國子生徐仲吉發憤上書

通政司不敢進仲吉又言臣之所言有禍無福有死無生不意司臣抑之也嗟乎在廷懼罪不惜賢才而使書生冒死惜之爲大臣者當慚愧無地反以出納之寄而捷忠義之心臣頭可斷疏不可抑也時以爲有陳少陽之風

戴笠

戴耘野名笠吳江人親沒貧不能卜地卽所居室後葬焉躬負土石以成墳聞忠孝節義爲人稱道惟恐

卓行錄

卷之二

五

或遺遇人輒以爲問

閔方中

烏程閔方中與弟采臣師友誼篤事吳人伯最敬而親之服勤至死人伯卒於其家爲之殯如禮人伯子貧常依其兄弟既延沈仁枝教子姪仁枝亦卒其家又爲之殯如禮兩喪師友死者若忘其旅卒主人如喪其所親足爲薄俗之儀表矣

丐者

嘉興丐者金龍山里中項氏常被火火烈人倉皇避金山錢募集多人爲遷棺槨之陷火者賴以全人是敬之莫以丐者相遇

周子佩

周子佩名茂蘭父忠介公所處書室凡椅桌几榻之屬子佩終身無所移易讀書則侍於書桌之端未嘗敢正坐客嘗過之率意臥榻上子佩拱立曰此先人所臥也客瞿然起避

卓行錄

卷之二

六

呂晚村

石門呂用晦留良兄子亮公被旤以死家破用晦與其同母兄念恭諱瞿良各割田百畝養其兄死當立嗣久不克葬至亦不立不得祀者十九年兄子之棺在荆棘幾不可問用晦憫焉焚其兄嫂求兄子及兄子之婦棺附焉由是四喪得歸泉壤始爲作主使一子嗣之至其祭祀墳墓

張怙瞻



張佩聰執父喪三日不食小祥之日蔬食水飲菜果不入口三年之中衰麻不去身未嘗沐浴入內室父兄繼歿八喪未舉庶弟諸姪俱幼佩聰與弟宣城竭力管辦平日撫教庶弟諸姪恩義備至

鄔天則

澈浦鄔天則素性至孝行己淡然無營與兄子躬耕養母暇則授兄子及子書發明大義不事章句之學屋室止一間兩披客至中間臥起寢竈室卽在其旁

卓行錄

卷之二

七

隔一破壁母妻子共五六口肅然不聞一語如若無人室

湯洽

武進湯孝子名洽字如玉父病蠱垂死孝子割股以進嘗其糞以告醫者尋愈復生七年丹陽周仲純贈之以詩

唐達

德清唐願儒名達感時俗之人怠於送死至有親死

數十年而不能葬者甚則二世三世或暴棺於野或停柩於家因約同里貧士三十餘人立勸勵之會有葬親者同會各以銀三錢佐之有施報而無先後遠近慕效之

朱昌祚

山陰朱靜因名昌祚年長於劉念臺先生一歲求執弟子禮有年不獲命崇禎壬午先生將北發請曰昌祚事先生且老矣恐一旦填溝壑終不得遂及門之

卓行錄

卷之二

八

願是永恨泉壤也因泣下先生感其誠得內拜焉

劉念臺

劉念臺進士四十年位左都御史未嘗有室仇其壻戢山之室以居田不給終歲之食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夏月苧帳已補三四矣其清約如此

汪可鎮

子洪

景仁汪公諱可鎮休寧人唐越國公裔也事親純孝友於二兄可銘可欽總角時已力行古道及長遊

四方重然諾好施予性儉樸蔬食布衣息財以任恤  
嘗曰財當爲有用徒供口腹美觀聽是委諸壑也  
曷若節嗇使有餘以及人乎片言解紛惠澤及人不  
責其報亦無德色子淇字漪伯母葉孺人四歲喪母  
事繼母朱孺人孝謹長姊蚤寡敦苦節分宅以居歲  
給其衣食繼母所生妹夫家中落賙給之如其姊公  
母翁葉公所遺諸子產日消乏殫力維持使復振其  
家繼母翁朱公僅一傳而絕爲圖其父子像祀之歲

卓行錄

卷之二

九

時無失禮又請於朱族之賢者輸金祠下用耐兩世  
木主祀以永延

張采

張受先與徐勿齋同科進士在京師期以入仕之後  
立身不苟比歸則徐已高大其堂室僮僕如林奢豪  
大著受先登其堂管僮僕而遣之人稱張公能愛友  
以德所居室終做陋不禦風雨

干頴

紹興太守于公頴爲政仁而有體越郡誦服其德尋  
修古小學宋尹和靖書院廣爲證人書院大會人士請劉念  
臺先生講學其中每以月之三日同分守喻公大猷  
司理陳公子龍鄉先生陶公璽齡鄒公彪佳章公正  
宸赴講堂請益先生恒謝病不至必以講義及諸生  
質疑相難之語求教未嘗輟也申酉之際越中仗節  
死義之士獨盛蓋先生之風固足以立懦夫之志亦  
公作興之功不可誣云

卓行錄

卷之二

十

深陽煉士

深陽太清觀道官任培元甲申聞變矢志絕粒縣紳  
舉哀率循故事任則涕泗慟哭會有當事者歸任而  
詰之曰汝爲太子侍書今太子安在汝胡歸當事俛  
首而已任遂走玉華峯不食死

滿之章

滿之章號翼元萊州掖縣諸生國變後登萊義旗蜂  
起之章身先諸寨會諸路稍解去之章孤軍轉戰被

擒說降不從遇害妻張氏并二女皆死

正比山高士

越正比山塾師倪舜屏闖賊之役與鄉人約曰吾不欲食粟當活埋我鄉人於山陽開曠置兩缸舜屏入端坐封好遂覆之

百川橋義士

自成入都之役百川橋丐士王大忠呼同黨痛飲訖謂衆曰高皇三百年天下一朝兵至無一干難者吾

卓行錄

卷之二

士

甚恥之願爲一死遂口占一絕投橋下死

馬嘉

馬嘉祁門人間難曰國亡必有與之俱我其愛死與大節不可不明諸父不可不告遂召親黨飲於家廟三日乃縊

蔡會龍

山東一省土田六十一萬七千五百頃萬曆六年加徵七十四萬餘金崇禎七年有言利計臣稱東省額

地一百七萬七百四十餘頃較會計錄溢地四十五

萬餘頃奉旨勘報將按籍加徵撫按以下茫然不知

所對移牒各郡縣亦未有晰其原委者遂巡四年屢

旨詰責無所引據以駁寢部議濟南府左衛經歷司

蔡會龍建議詳明切中利害時海鹽彭公觀民爲濟

南守卽據其議以覆所司撫按以之入告部科無以

難事遂寢其議曰神祖初年江陵當國思綜核名實

以致富強擬爲會計錄一書疑郡邑土田有未登版

卓行錄

卷之二

士

籍者詔下海內履畝而丈尺之其賦以上田爲準中

田土地一畝三分準一畝下田中地一畝五分準一

畝下地二畝準一畝無論深山窮谷尺寸俱籍於有

司有司承上風旨減土田弓制以量之郡縣故弓四

尺爲一步殺其五之一以三尺三寸之弓量之郡縣

咸有溢田吏胥因緣爲姦利民間擾擾思亂江陵既

沒有司爭言加額之困民於是變通其意分三等上

地視舊賦中地三畝而當一下地四畝而當一額田

從新賦額仍舊此田頃多寡不同之由也先王建國  
藏富於民履畝加賦見譏史冊况青齊爲三輔之襟  
帶臨德寶神京之咽喉以凋敝之民而倍徵其賦實  
流寇之驅也假令一夫作難四百萬漕艘帶水中斷  
天下安危繫焉豈直數十萬緡而已哉四尺爲一步  
四寸疑當作  
六下三尺三寸當作四尺八寸若四  
字不誤則三尺三寸當作三尺二寸

宋承武

宋承武用里人先世新安父應祥家貧有志操客池

卓行錄

卷之二

七

陽旅舍得遺糞二百五十金候其人還之其人感泣  
願以其半酬應存謝不顧生三子季則承武也長兄  
性巖急事之曲謹力堊三世撫育五甥孝友敦睦里  
黨宗之邑侯羅公枋表其閭子璫琦能世其家學璫  
富於著述所著有理欲氣稟習染圖說與位思集學  
規諸書行世

僧茂如

龍翔寺僧茂如其施主張我純洙丙申六月羣盜執

以去所親無求之者茂如持鉢往四境月餘訪得之  
相持泣歸告其家以金贖盜而還乙巳六月我純死  
繼嗣未定諸孫無賴者阻其殮茂如曰喪無主我爲  
殮之因得速殮

謚光

盱縣饑民流殍相屬支體狼籍行旅爲絕跡章山謚  
光上人名衲也倡爲白骨會歛其遺而掩之

盛無疆

卓行錄

卷之二

十四

盛逸字無疆海寧人負高志隱而窮且困年七十餘  
無妻子日賦詩自娛其姪倩張爾嘉墓其外大父盛  
坦初於紫雲山并爲無疆築域於坦初之旁及無疆  
死厚葬之命次子輜校讐其平日所爲詩梓以傳於  
世

倪文秀

歸安縣十八區役途奄三圩本蕩也厥賦惟田明世  
廟時邑民倪文秀以狀白有司有司不能理復白都

御史乃具疏卒賦以蕩

徐信

周市新塘之南有徐信者拾白金五十兩越三日歸其主人封識宛然李萼青爲作傳

張履祥

張履祥字考夫爲塾親之會一時人心感動七年之內舉塾者四十餘家撫恤故友遺孤尤非今人所能及錢字虎子甫七齡而孤爲族豪所侮飛詭不應得

卓行錄

卷之二

五

之糧役以中之先生將率孤穉白當事豪懼聽命孤得保全其家於顏大始諸孤亦然羣族人利其資產乘世亂而刦奪之巢已破矣力爲陰護之使得各有成立語溪姚中甫遺孤夏爲族人暴虐伶仃困苦教誨之如已子其盛德及人有如此學者稱爲楊園先生

朱大雅

朱評事令祁門日嘗有園子生倪墨四匝他日視之

則黃金也呼其人切責曰前日之墨却是等臭其人恐懼謝罪懷之以去祁門有山路六十里甚崎嶇然通衢也每雨雪人馬足俱裂公至惻然有志築之及考成再任志乃得遂人德之名朱公路至今以爲便公名大雅號玄渚萬曆丁酉舉人治祁門二考政譽甚起改南大理評事卒於官

施椅

節張光曙撰序

施椅字楚望華亭人別駕笠澤公仲子性孝友雲間

卓行錄

卷之二

六

去海濱五十餘里驚傳海舶內侵當事嚴局郭門同氣中有雇舫艫賄守關者載其妻孥竊出君獨侍母并度母於危城中不去

參者

周鳴臯嘗於僧舍見壽者旁人笑其愚問之曰適娶妻而母死不御於寢歲餘妻怨求去聽之今尙無妻也噫此縉紳先生守禮之士之所難人不知敬反從而笑也異哉

萬元亨

萬元亨字爾嘉江西南昌人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  
弟子員從父仲實司理鳳陽崇禎乙亥流寇從姑  
山永城來犯鳳陽故無城俄而賊及司理署索理官  
安在君泣語父曰兒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  
大呼曰宛賊若索官何爲吾迺官也賊厲色脅之大  
罵不絕聲賊怒手刃之遂置君父而去君死時年僅  
十六齡云

卓行錄

卷之二

七

徐起鳳

申佳胤字井眉此直永平人甲申三月奉使近畿星  
馳入都城破躍入王恭廠井死未幾賊從關東潰回  
欲肆焚僇僮僕皆去有傭書徐起鳳者獨留守樞賊  
焚民居及寓徐叩請甚哀賊感動卒不焚

南居業

禮部主事南居業渭南人卽金仲京圃公長子甲辰  
進士爲春曹肥遯侍養幾四十年心猶童也賊至其

家不屈自殺

彭鋸

彭鋸字劍伯贛州寧都人督師楊廷麟署爲監紀兵  
備廷麟一子九歲其僕楊忠負之歸於鋸贛州破  
督師死之鋸以孤避廣昌山中庚寅二月高師伐寧  
都鋸使弟奉母及孤先出已與妻李氏偕縊卽夕成  
殮二月十日也明日城破兵縱火二樞並燬其僕等  
以瓦咒收骨塋之孤鬼遂爲兵所掠楊忠領之跣幕

卓行錄

卷之二

六

外縣中或見之流寓彭士望聞而出資鋸友李潛蛟  
魏龍禧出身爲贖歸依於士望焉君子謂劍伯撫孤  
加於人一等矣楊督師生時未相託故也鋸客羅牧  
助鋸保孤與有力焉牧自南昌歸後遂入山種姜芋  
藝茶奉父母以隱

蔡道憲

張獻忠呼長沙推官蔡道憲趣之降曰吾軍中知爾  
名毋自苦道憲手注弩射之二日城陷嚼齒大罵賊

遂遇害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并殺之內四卒奮曰願葬我主骸而後就死賊義而許之四卒解衣裹骨塋之南郭乃自刎

宋師襄

太常寺卿宋師襄字衷一耀州人丙辰進士公如鶴立清介有古大臣風年七旬上侍二親依依孺慕立朝一語不合去不崇朝府城陷服藥死

潘天行

卓行錄

卷之二

九

烏程潘菊旃名居貞行已端淳生平然諾不苟凡有約信久要必踐吳郡黃始字靜御雅好汲引士類投以詩文雖數十年後不遺失一紙

黃鉞

上海黃公輔名鉞擢武閣進士仕終江寧叅閫奉母至孝撫弟恩勤父安甫公宦遯京師數千里扶輿哀毀營立交朋友以義周旋危困冒險涉遠古人中不多得也

錢士元

錢士元字京溪生三子長曰又玄次抱璠又次勳生俱有聲場屋士元平時積德行善父母未葬念及輒流涕往親友家不停一宿悲觀在或火發不測故也年至八十忽患疽醫者欲用刀割又玄大慟不忍禱天願以身代抱璠以舌舐潰口吮毒穢膿血淋漓吐至半碗旁觀爲之酸鼻勳生更相吮之遂得愈九十餘而沒後抱璠勳生壽皆八十四閭里稱爲純孝之報云

卓行錄

卷之二

三

周貧

節宋錢尊撰傳

周貧字青士嘉興梅會里人年十九父沒居喪盡禮奉母孝與人交氣誼甚篤視朋友同一身人以緩急告者無不立應有戴甲鬻女於巨室及筭將以配儼僕貧爾贖以金爲擇婿以嫁采石估載米八百斛得直千金時君簡估獨往硤川中道溺死貧具棺以殮手書呼其子至傾筒還之

金士瑜

金士瑜字子握號龍沙世居休寧北源之七橋事親孝居喪盡禮嘗以劬勞未報爲終天恨與人溫厚和而能介尤重桑梓誼一友貧簞殊甚其父客外病歿柩不能歸資其錢帛如所應費之數乃得還塋其他成人皆矧援人困厄息人爭訟存心利濟不欲居其名每曰行善而欲人知卽此欲人知一念便已非善可爲好名者鍼砭矣

卓行錄

卷之二

羊

許璋

德清許雋臣名璋恭簡公曾孫明季避兵負繼母亡走四十里餘得免於難

許懋齊

本汪文樹撰傳

許懋齊海陽太學生服古衣冠終歲不出庭戶每經一週剪髮寸許製一黃布囊藏之及國學監規一道遇風日清佳則出晒之晒必垂涕詩至七十餘疾革攜囊自置棺中乃卒

李煒

李煒字赤茂父名標論交嚴士不叅其氣類不與交既定交終身弗渝魏忠節公中璫禍緹騎索錢被困辱幸標間道走吳門外二百里握學泐手忠節長子投以篋金學泐將死屬其弟學濂曰我平生多文章意氣交忠難獨得一李子建耳又脫沈淵伯名湛於難煒古心厚誼著作有奇氣金堡以胆識稱之信然哉

朱集璜

卓行錄

卷之二

圭

節孝朱集璜字以發崑山邑諸生南京吏部尚書希周族孫也父名家佐有隱德事其後母至孝與同邑陶琰善以行誼相砥勵後皆死國事長子名用純字致一痛父沒隱居教授好學敦行誼有儒者風

褚廷琯

褚廷琯字硯耘嘉興人崇禎癸酉舉於鄉出擬陽胡見可先生之門胡公由司理內召拜翰林編修乙酉家居以城陷死難廷琯孤潔自好薄遠聲利不妄交



遊獨興沈起默菴潘廷章梅巖臭味相得所居負郭足跡未嘗至公府雅工臨池畏應酬挈家避地郊外與一二散人墨士相從於長林枉渚間蕭然意適也

厨夫梓人

本汪文楨撰傳

太史汪公偉夫婦殉難後家人環泣俟賊勢稍平爲殯殮計有厨夫從傍問曰我等將何爲衆曰亂定共扶主人櫬南還耳厨夫曰顧僅此乎遂入厨房自經死梓人某亦海陽人身長七尺太史金公聲招義軍

卓行錄

卷之二

三

愛其魁偉用爲前驅後赴難金陵揮之不肯去侍公同日受戮厨夫梓人惜並軼其名

汪泰來

續溪汪叶吉名泰來爲人方雅醇厚交友重義疎討父諸生四達泰來承命唯謹遊學遠方丐求諸名公詩文歸以壽其父

顧雲鴻

顧雲鴻常熟人萬曆庚子舉人少喪父拊心嘔血事

後母至孝讀書藤溪山中介居絕俗急公赴義以忠孝名節爲己任甫強仕而卒學者私謚爲孝毅先生

楊大濬

楊大濬吳縣儒學生員故官保南京兵部尙書莊簡公之子也事莊簡及嫡母生母竭盡誠孝居三喪哀毀如一舅弟四人析產獨取其薄丁巳戊午間歲饑民陳死無筭收瘞枯骸凡兩年可萬計

張世偉

卓行錄

卷之二

三

張世偉吳江人中萬曆壬子科鄉試七歲喪母上食號慟塋中兒皆爲流涕父歿事其兄如其父急朋友之難甚於己鄉邦有大利病縉紳囁嚅相顧必自世偉發之

王敬臣

王仁孝先生敬臣吳趨嚴重之織兒婦人皆呼王孝子萬曆十四年御史上孝行特授國子監博士

汪孝廉

西泠汪魏美名風甲申以後不入城市子身往來禪林匡床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遇好友則飲酒痛哭賦詩相贈

危習生

本盛達  
撰傳

南昌危習生豪爽好義聞彭躬菴困隱金精山中欲成其高節乃挈弟靜生來就之爲人造紙種茶以給其家人而資躬菴遠遊嚴冬鑿冰漚穀兩手皸瘃春雨簑笠采茶夜則焙茶至旦手親赤釜十指如被炮烙未嘗有難色而賦詩不輟魏水叔謂每讀習生抄紙采茶諸詩未嘗不潸然涕下也年四十七死不娶無後

卓行錄

卷之二

三五

周齊曾等

甬東周唯一名齊曾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後避居剡谿架險立瓢榜曰裴雲自稱無髮居士題山中詩云恨不悉除鬚髮去猶留松下一孤身我來仍喚松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又會稽余若水名增遠亦同榜

進士隱山中不出聚村童五六人授經自給暇則秉耒而鋤孝廉李潛夫居龍湫山屢聘不應茹荼數椽詩瓢研匣之外並無長物苦節自甘夫婦俱餓死

邵明父

邵海鷗字明父武進人輕財喜施予辛卯壬辰間郡邑數大水作粥糜活流冗又計口給宗黨乏貧者族人河南翁老而盲無子族母王媪亦無子先後來依養之終其身有生子棄不舉者勸收之歲給米三斛

卓行錄

卷之二

三六

竟十歲罷內外親貧不能嫁娶爲經紀之者十餘家死爲治棺殮與隙地葬者二十餘喪有田數百畝故瘠磽佃人不能償歲入與責券明年又荒竟折券棄負後家稍落或以緩急來告不能給多貸于錢家應之

潘木厓

潘江字蜀藻號木厓桐城人天性淳深篤於行誼少孤奉母至孝兩弟皆夭撫卹孤嫠發曲盡恩禮析產取

瘠薄者母有遺田均與諸姊妹嫁孤女如已女與人  
交罄竭肝膽表章先民汲引後進孜孜如弗及文品  
兼卓尤工於詩

李明性 本毛奇齡  
撰墓表

保定多儒者容城孫奇逢以奇節講學蘓門間祁州  
舉人才包聚生徒里開蠡縣李明性字洞初獨篤行  
却講謝弟子謂學貴實踐合內外期於有用乃從謹  
身始型於家惇於所親漸以及邦人父春秋高日必

卓行錄

卷之二

三

五六食每食必燥濕甘苦察所宜手捧持以進子堪  
從博陵顏習齋游

劉君賢

劉君賢名廷獻玉綬先生之後以父官任太醫院嘗  
讀金某書愛其才惜其身死乃持三千金歸吳門欲  
刻其遺著過貧乏急難者慷慨周給吳有女子許字  
越人貧不克娶父欲別字人女聞欲自縊君賢遂助  
越人婚而全其夫婦

崔徵麟

上谷崔徵麟較刻楊園張先生初學備忘訓子語二  
集行世

邵泰清

邵泰清字以規仁和人狷介方絜不苟諸俗家居以  
孝友聞崇禎癸酉舉於鄉出王忠烈公章之門箬冠  
布袍屏跡靈鷲之呼猿洞不復入城市初避亂山中  
同年生某橐千金寄其家人無知者某尋死於亂走

卓行錄

卷之二

三

數百里訪其子還之楊天驕者亦同年生客京師遭  
疫闔門死者十八人親交絕跡躬視含殮歸其喪又  
撫其孤汪度成立皆人所難子昌國儻易負奇氣不  
拘小節

吳孝子 本陶植  
撰傳

吳廷璋字觀公江寧人八齡失父奉母饒氏五十餘  
年承顏養志寒則以身相偎疾則請代於天母卒治  
喪旅次哀過乎禮扶柩歸葬有白鵲數百飛翔墓上

若助哀狀葬畢乃去既禪不忍釋服有事必請於像前歲時祭享必痛哭舉哀一如初喪時可謂事亡如存者矣

朱孝子

節邵長  
蘅撰傳

朱壽命餘干之團湖邨人乙卯遭亂與母李相失孝子日夜泣不欲生短衣芒屨匍匐三千餘里走京師至則行乞市中或遺以餅餌則自食或遺以銀錢則竟日忍餓不敢費一錢爲贖母計也蹤跡久之得母卓行錄

卷之二

无

錢球

錢球字開遠父士選乙酉八月死於兵兄弟四人球居長時年十八悲痛慘傷家貧館穀四方攜季弟之琰字雲與偕教育備至有聲庠序間孝母嫁妹居王父母喪盡禮接人謙和爲文幽折雋永本黃姓松陵

麻源人

朱貞之

駁人王汾仲居金陵上新河壯年好義常被蹴在獄有醫者朱貞之日賣藥得錢除身食外悉以養汾仲妻子經歲不懈及事釋而汾仲隱居教授或賣字給口食

黃向堅

黃含美爲大姚令阻於兵年八十餘矣孝子向堅獨

卓行錄

卷之二

手

身徒步往滇南奉二親涉萬里歸吳

黃子錫

嘉興黃子錫字復仲勇於好義有金壇客避難來投君義之適鬻產得金二十兩悉舉以贈又轉徙脫其死

張海霖

安丘諸生張爾孚諱民感無子其妻厚賞爲購妾有殊色入門淚痕盈頰察知名家女立返之不責直

顧偉

顧偉字英白居吳江桐里鎮學貫三才操行絕俗外和而內介隱居教授窮約以死弟子畢世圻字雲皐手輯遺著數種丐潘稼堂太史作序表章之世圻天懷高曠彈琴賦詩蕭然無悶聚徒以自給有古達士之風云

沈承銘

沈承銘字又新秀水諸生賦性勁直綱維古道不隨

卓行錄

卷之二

五

人是非遇善人在難挺身排解持正嫉邪素所樹立如此妻張氏遭亂被兵所獲完節赴水死義不再娶伯兄白卿亦秀水諸生能詩工八法畫品頗入神每欲刻其遺著於昆弟夫婦之倫篤厚又如此年七十餘卒無子

鄒雲鰲

鄒雲鰲字載瀛經史淹貫居嘉禾栗里於萬籟中構一軒顏曰竹隱集四方高流賢士講道論學延名師

以教子弟同爨者凡五世食指千餘原配長水沈太君朝夕勤劬靡倦載瀛天茹茶飲藥歷水霜五十餘年以節孝風世

卓行錄

卷之二

五

卓行錄 目次

上海圖書館藏

卷之三

王烈婦

吳氏朱氏

龔佩潛女

林烈婦

易氏

黃烈婦

崔節婦

周烈女

沈雲英

王氏

姚貞婦

烈婦楊氏顧氏

卓行錄

卷之三

丘節婦

桂貞婦

薛氏

吳節婦

黃烈女

顧節母

唐節婦

蔣烈婦

黃貞女

胡氏

姚氏

顧貞婦

楊表二烈婦

魯烈婦

汪貞婦

鄭節母

俞氏

朱氏

沈氏

任氏

韋氏

陳氏

孫烈婦

吳烈婦

陳正妻

毛氏

范氏

姚氏

劉烈婦

費氏

皇甫烈婦

卓行錄

卷之三

卓行錄

上海圖書館藏

吳江黃 容敘九擬

休寧汪文楨周士定

同里鈕 琇玉樵

王烈婦

王烈婦名有華字去華金谿縣學生應蕃女而陳其諤字正夫之妻丙戌冬金聲桓自南昌率兵來金谿縱兵大掠枕尸七十餘里邑爲之空烈婦赴水死十

卓行錄

卷之三

一

一月八日也

吳氏朱氏

甲申以來女子死節者多有南昌吳氏劉元鑑妻朱氏者其妾也劉在中洲梓溪爲南昌望族吳氏世家而朱宗室女戊子大兵南伐鑑與二氏奔原城流矢及之朱氏被執過東溪跳入騎怒斫其頸死吳氏行數十步亦被執行過南陂卽赴水死距東溪纔數百步時七月三日也

龔佩潛女

九龍龔佩潛以進士遇國難投秦淮以死有才女能詩名永愁篇

林烈女

長樂陳幼溪次子長源聘大叅林北堂女未及笄而長源卒林氏悲慟以死自誓請守喪弗獲命卒不食嘔血死

易氏

卓行錄

卷之三

二

孝感易氏女字漢陽劉某未嫁而劉卒卽歸劉孝養舅姑三十餘年瑩畢以絕粒死

黃節女

本潘未擬序

黃節女者閩故太史維章公女孫而今愚長先生之次女也幼隨父徙秣陵字淮陰劉氏未婚而夫天氏聞計號慟卽請於父母將奔喪弗許則衰絰成服朝夕哭奠如既嫁禮有諷之者輒以死誓居無何聞有他議欲自縊不得竟投所居樓下適不死乃請歸劉

氏奉姑會劉有他故不即迎氏居家五年不釋服比  
聞姑病甚益力請於父母及舅姑遂自秣陵浮舟來  
淮淮人觀者多嘆息泣下時康熙丁未三月 日也  
氏生十七而字劉問歲而夫亡又五歲而歸劉年始  
二十有三於時名公鉅儒爭爲詩歌紀傳以表章之  
陳烈婦

烈婦陳氏吳縣寧隆山塘村里人嫁坊者表七生一  
子甫週歲夫以傭作數出婦獨居土室簾門不蔽樵  
卓行錄 卷之三 三

汲出入稟如也隣比惡少周二挾邪心窺謁戲無  
慮日婦每正色拒之乙巳正月十一日夫出傭木賃  
里婦是夜謹鏡戶抱幼子枕刀而臥惡候深更時潛  
身排闥入婦驚覺急披衣起半臂未掩即揮刀中惡  
手惡奮死力奪婦刀攢砍婦胸肋間須臾氣絕惡又  
斷其首乃出門前至安山橋忽左右顧皆迷但見赤  
光四合逡巡道左而里中追者已及乃羣執之鳴於  
官

崔節婦

林楚惟之婦崔氏歸於林期而夫死以有身強活及  
生子而天引帶而絕女字於方未歸而方死女浥守  
志字於面泣歸於方代子職奉舅姑不半年以死姑  
亦從之女殯殮成禮遂喪服闋戶自縊

周烈女

金墅周媛字彭山何衷宸丙辰衷宸病亡女聞計衣  
縞素黑髮朱履閉戶自縊死

卓行錄

卷之三

四

沈雲英

蕭山沈列女雲英通書史父至緒任湖廣道州守備  
與流寇戰死賊陣列女適隨父在軍率十餘騎奮呼  
突墮丘趨賊壘連斬渠魁抱父骸於車上啟營再戰  
寇避威遠遁閩部督師楊公上聞於廷贈至緒昭武  
將軍賜祠木壘河春秋祀之列女游擊將軍仍代其  
父湖廣道州守備領其軍會其夫賈萬策四川人爲  
閩部鎮守荊州南門城陷遇害因哭辭詔命攜孤扶



樽還鄉備書課塾未幾以疾卒年三十八塋於龔山

王氏

甌寧王氏事姑至孝一夕大雨屋前池沼皆滿視之錢也今其地名錢塘

姚貞婦

節王錫闢撰傳

貞婦者吳江姚昌嗣女也歸同邑黃金鉞金鉞夜飲友人家醉歸墮水死貞婦欲自殺以殉昌嗣及舅姑禁之不得死然猶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粒食者旬

卓行錄

卷之三

五

有五日旣而盡出衣珥之屬以奉舅姑家賴以饒而婦無德色未嘗私有所干乞翁死家落又丁兵燹水旱之厄金鉞第其生計日困復悉資以贖其急而身親井臼執勞肆不倦兄弟哀其窮逆之於家則曰吾不可以自逸而違吾姑不數日必辭歸事姑極孝每食不忘其天性然也鄰某氏以疾廢撫其子女如己出至於成長

烈婦楊氏顧氏

節朱葵尊撰傳

華亭之鄉伍胥浦之右曰潢溪陳氏世居其上烈婦

楊氏嫁陳某生三子一女乙酉八月松江城破游卒乘勝至潢溪執陳某斧傷其首烈婦奔救其夫卒舍夫執婦夫得脫婦給卒曰毋縛我我走及汝卒信之比登舟遽躍入溪中死時年三十一其長子曰治年十二號於溪畔越二日婦屍浮溪面得就殮當是時游卒大掠溪上一婦投溪之東曰徽州商人孫氏之媼一婦投溪之西曰儒學生孫諤妻顧氏三人者皆

卓行錄

卷之三

六

完節死

桂貞婦

桂貞婦吳氏吳江人適桐鄉桂氏未婚時桂生已疾篤合奄之夕不能成禮甫一月桂生卒家人俱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一歲中再爲桂生立後盡心撫之而嗣子輒天貞婦亦病卒其家從浮屠法焚其柩不克與桂生合塋

薛氏

貞節薛氏故閩人其祖以教諭官松江因家焉父馨郡諸生以其女繼室於王氏子未嫁而王氏子死薛氏聞之將自縊也父母憐之許其不奪薛氏遂卻以如王氏易服終喪撫前妻之子而處焉未幾舅姑死母亦亡薛氏乃攜其子歸而侍養其父父老且貧終歲所需咸取給於女也里人高其誼爲言於郡守方公俾贍粟無闕焉其後子及父復相繼死薛氏於時年六十餘矣焚焚饑餓以死也未死前過其父故人卓行錄

卷之三

七

家指其衣縷縷百結蓋四十年不能易嗚呼悲矣

丘節婦

節婦丘氏父名湛年十九嫁莊懋謙未踰二載懋謙卒無子誓依翁以沒其身所處一樓當中堂之後足跡未嘗至樓下左右唯一老婢給侍翁憫其年少欲奪之因以此樓售浙之巨室節婦聞之大恟曰余共與斯樓終始矣樓可動吾身不可移也樓遂得不毀守節歷六十餘年崇禎間卒壽八十有四其姪媳李

氏年十七歸莊季行未及三載季行沒亦無子有遺腹女一長歸東阡羅志儒守節歷六十餘年丙戌之交兵戈充斥里落間爭出外以避之節婦閉戶獨居一室人不敢犯古所云亂兵不敢過門者得無類是卒於今己未正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

吳節婦

節母吳氏杭之塘棲人歸沈誠意踰稔誠意沒生一子氏年甫十七毀粧悴容殫力持門戶日祝其子成

卓行錄

卷之三

八

立翁姑年老事奉周至翁以九十一歲終姑以七十六歲終氏守節歷五十八年子名德延字長宸云

黃烈女

烈女濟南商河人父茂才幼字王生治新既而喪母哀毀幾絕事父撫弟治家井井乙丑東賊作剽掠黃舍繫女父榜掠之并及其弟女哭而前請盡輸奪理奩具以釋父弟賊曰吾不欲得財欲得汝汝能從我者宥汝父弟不然吾刀且下矣女佯許之賊喜釋去

父第頃之度父第已遠乃正色詰賊曰誰欲得我者賊爭曰我也我也女戟手大罵曰我儒家產也我夫年十五而爲諸生我豈肯從賊哉奪其刀拊賊賊怒亂刺殺之

### 頤節母

節母王氏字崑山頤文學未嫁夫死守節事姑以孝聞立後訓子崇禎九年巡按御史王公名一鵬具題奉旨旌表乙酉夏年六十避兵常熟之語濂涇謂嗣

### 卓行錄

#### 卷之三

九

于炎武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城皆破絕粒食而卒

### 唐烈婦

本潘本  
撰傳器

烈婦曹氏海寧唐之坦妻嫁六歲無子夫病婦奉湯藥半歲不解衣病益急志殉以死預治殮具每物必以副比夫死將服砒毒以殉妯娌見而奪之稍間更啜灰水腹痛終夕不死復取兩錢嚙吞之又不卽死乃哭以殮殮畢歸寢潛以滴置床下中夜服之有頃

大呼藏府如欲裂者再忽大吐竟不死遂絕食二十

二日而猶不死乃夜啟牖自投於河隣婦救出之氣

絕復蘇水汨汨循腸下所吞錢隨而出舅姑與母多

方勸慰強之食無何夢其夫迎與俱去曰百日爲期

夫死之日丙辰九月二十八日也遂於十二月望拜

訣舅姑復絕食家人見其然且敬且憐之旣已無可

奈何則曰婦要當死毋久困婦爲也於是不復勸又

十五日爲歲除忽失婦所在行視柩側麻衣纍然懸

### 卓行錄

#### 卷之三

十

悅在梁烈婦死矣

### 蔣烈婦

節方象  
撰傳

烈婦銅山民余和上妻聞賊搜山抱幼子匿深谷間賊見欲污之婦罵曰我曹本窮民若屬賊無辜天必戮汝肯爲汝辱耶賊大怒一賊遽前斫之斷其首猶抱子立不仆其姑隔山見之慟哭來取其子婦舉子授姑乃殞賊皆號異

### 黃貞女

黃梅熊之女字洪氏子楠未嫁夫死家人將奪其志遂引刀割鼻以示不二商丘宋牧仲聞而嘉嘆爲請於上旌而表之

胡氏

胡氏吳江震澤諸生莊某妻也乙酉年八月抱婢子從其姑避賊賊掠之登舟胡曰吾則從汝婢子從其姑盡釋諸賊釋其姑胡又曰婢子害啼於軍不利請授諸姑賊又聽之胡以其子授姑乘勢遂投水死其

卓行錄

卷之三

十一

後莊某惑於後妻殺子弑母胡之節烈莫之表章悲夫

姚氏

視守道妻姚氏石門儒家女也事姑盡孝乙酉爲亂兵所迫投河殉節時暑月屍浮越三日不壞鄉里異之子文彥有學行

顧貞婦

黃雲五妻

顧氏諸生黃之琰妻順治戊戌年十六歸之琰婚三

月而之琰歿無子家酷貧以女紅自給持身凜凜動必以禮年五十有八病卒之琰從兄德嘉娶徐氏成婚甫百日而德嘉歿氏哀毀骨立竟以身殉夫又族弟天質妻平川王氏天質死時年弱冠徐氏舅姑俱亡焚焚無所依備歷艱苦誓無他志守貞二十餘年卒三人者皆以貧困年少而完節尤可稱也

楊氏表氏

本有學集

卓行錄

卷之三

十二

蕪州盧紱諸生也紱子晨初從子紳從孫震初皆破賊死而紱妻楊氏震初妻表氏死尤烈

楊氏諸生榜女母朱都梁宗室女也癸未正月廿六日蕪城陷楊偕其母及老婢許氏陷賊擄至北門趙州關楊有娠賊欲負之走曰姑待我不能行乃負我賊沿途縱火趣行及火陷處攜母手俱入火中賊嘆息去

表氏諸生嶼第三女也城陷震初與其父紳俱被執表氏拜辭祖舅姑夏氏抱周歲兒天喜投井死

魯烈婦節文 柏序

烈婦本張姓其父爲魯氏養子有魯屏者乞爲女及長妻其子祥家洙溪之西市距萬安橋不數武會流水駛地當江浙襟喉商舟絡繹輦妓環處其間祥母沈故娼也與祥給婦爲娼不可屢加捶撻或藏其衣食積三載餘志益堅終不能奪烈婦以死自誓預告其父母曰婿家以貧致此兒將死死兒命也慎毋抵婿於罪一日祥母憤欲刦之烈婦知其不免遂紉襟裾潛啟後戶躍急湍而死里人初求其屍不得越八日仍獲於秀州塘顏色不少變裙衩完整於波濤間觀者如堵咸驚爲神異有泣下不能已者願營其墓立祠以祀之

汪氏

休寧居安里黃如槐妻竹林汪瞭女也婉靜有志操歸槐數月槐從父召往湖陰未幾返而汪有娠數日復往竟客死汪念夫嗣姑饒男女爲死生既舉子名

卓行錄

卷之三

三

夢麒時以立身顯親嚴課之有不稱嘗泣喻之曰兒不負未亾人乃爲未亾人不負亾人也旣夢麒入左學有聲

俞氏

歸安俞聖箴女同邑文學費燁妻燁家菱湖早卒氏孀居四載乙酉夏秋避居庄舍八月廿一日兵突至急赴魚蕩死越三日始獲殮殮時易其衣上下縫結不可解

卓行錄

卷之三

四

朱氏

歸安胡維京妻朱氏聞亂卽語其子其明之婦王氏及幼女觀姐云不幸遭變惟一死而已乙酉八月廿一日避舟靈山之壩橋兵至觀姐曰此其時矣卽赴水朱氏隨率王氏俱溺死時幼子其進及孫瑞麟同沒於水

沈氏

任祖溪之妻沈氏兵至赴水死

任氏

任邦憲之女卽沈之姑適同邑張梧梧因避兵致病任與俱歸菱湖兵至任氏守梧病不出從姑沈氏俱赴水死殮時臂斷腦裂然顏色如生衣衾俱重重縫固

韋氏

長興諸生韋善其先有南茗公商臣者嘉靖朝理學名臣也善之女適胡仲子駿與姒毛氏同避兵水中

卓行錄

卷之三

五

自念女力綿脆恐一牽挽則不及赴水遂急躍清波以死

陳氏

長興孝廉馮孝行遵祖妻陳氏孝行與胡有連乙酉攜陳氏避兵梅溪十月初九之難攜幼女與毛韋二烈同赴沼中死

孫烈婦

桐川濮冲存女嫁長興孫昇乙酉夏秋昇奉母挈妻

避亂韓村九月初三日兵猝至氏與姑爲兵掠有悍

卒舉刃加姑頸曰汝等不從我行我先殺此嫗氏慨然曰釋我姑我從汝往隨脫簪珥昇暗卒語昇曰我行矣子速以姑歸行一里許見一水泓澄乘隙奮躍赴水死年二十一歲

吳烈婦

邨民吳愛山妻朱氏避兵田間遇數卒欲污之奮力躍入河中死兵退其家遍索林麓間不得薄暮忽見

卓行錄

卷之三

六

一婦人卓立水面就視卽氏也握拳怒目猶若有憤憤者然

陳正妻

陳正者傭工也妻美而少被獲強脫遭斫數刀而死死時狀甚烈

毛氏胡烈婦

平湖毛仲源女安吉州胡伯子端妻也伯子家梅溪乙酉十月初九日兵掠梅溪胡氏所居舍後有大沼

灣環伯子與弟仲子率諸內人乘小舟避沼中忽飛  
騎擁至露刃脅毛氏氏躍入沼中騎兵舁其髮而登  
將引其臂氏曰吾臂可斷不污他人手兵揮利鉞中  
臂遁令隨行大罵兵揮刀刺其腦腦裂睛出沼色俱  
丹年二十九歲一子名凜承

范氏

沈洪源妻范氏兵至赴水死

姚氏

卓行錄

卷之三

七

章茂明妻姚氏被獲強脫憤共閉戶自縊死

劉烈婦

葛山沈龍洲女劉戴妻年十九美姿容與其姊避蘆

葦中姊被辱氏憤罵遇害

費氏

京衛參軍費用周女適萊陽縣尉莫如仁居湖城獄  
宮之東乙酉閏六月十八日兵至從容躍入井中死  
同時殉節者有經歷汪涵子婦張氏府掾張孔白妾

沈氏

皇甫烈婦

孫霽環女適皇甫氏賢而有姿丙戌春兵掠之大罵  
不絕口掠者愛其色不忍殺縛樹下將強污焉馬輒  
厲刳腹屠腸死

錄

卷之三

七

卓行錄 目次

卷之四

海烈婦

童烈女

張節婦

丁烈婦

倪節婦

周節婦

陸安人

張烈女

丘節婦

沈節婦

錢氏

王氏

卓行錄

卷之四

一

周氏

皇甫氏

黃氏

吳孝婦

朱貞婦

劉氏

顧烈婦

王孝女

殷氏

沈貞女

徐貞女

兩汪氏

周孝婦

沈烈母

陳太君

朱烈母

金谿兩吳烈婦

嚴姬

洪龔兩節母

許烈婦

張烈婦

鮑烈女

卓行錄

卷之四

三



卓行錄

吳江黃 容叙九撰

休寧汪文柏季青

同里王維翰續文 定

海烈婦

海烈婦徐州人夫名陳容海有姪在松江提標下而  
午秋偕夫來訪不相值還遇於常乃勸令僦居以徐  
圖歸計海色笑有惡少年楊二窺見謀姪之不遂轉

卓行錄

卷之四

一

與漕卒林端謀託聘陳書寫許挈之回陳因移住運  
艘中踰數日林以事遣陳至蘇乘夜來犯海預防力  
呼得免因取麻縫上下衣寸寸皆完固明晚林復至  
海以茶鑑擊其腰始遁懼終不免遂自縊林恐匿屍  
米內遣水手藍九廷至前途要殺其夫藍不忍以情  
告同發其事林楊俱死常人義之立祠以祀

童烈婦

本王傳傳畧

烈女慈谿人其先邑誌所稱杜洲先生者也烈女生

而淑慧父母絕憐愛之不欲遠遣以傷其意表與童

居隣並相善也遂字表子冊銘丁酉表卜日將結綰

焉而表子暴卒烈女卽號痛奔喪父母止之不可往

卽臥表榻以所遺被簀自衽履之曰妾得從君九原

如是矣遂欲同衾逝復欲同穴救之得免然決死從

表之心旦夕不變也適里中著族有年少喪偶者父

母欲轉字之倩女道士往嘗之烈女憤恚甚揮之去

卽掩尸投繯死年十九

卓行錄

卷之四

二

張節婦

本許遜傳畧

張節婦秀水許公鄰女適同里張茂才名三錫字蘭  
生乙酉夏避亂相家蕩潯爲宵人胡二所害節婦收  
夫骸骨置簾中以圖殯瘞携二子與妾高氏遁於蘆  
區二子繫高出撫之如已生亂稍定屑骸骨於祖墓  
旁僱兵使者修公駐禾節婦爰服衰挈二子匍匐號  
愬者再公爲之動容冥胡二於法節婦始破涕爲笑  
曰二子已婚幸成立吾今可從亾人於地下矣因病

不肯藥遂卒

丁烈婦

丁烈婦樵李端平巷中窶人婦也夫亡塋火烈婦年十七投燭者三父母掖之堅不死數日翁與姑將強嫁之烈婦伏刀自剄不死傳以藥手掣之不死皮肉綴附一絲許號哭震烈喉斷竟死矣

倪節婦

節婦湯氏長洲諸生湯啟泰次女適吳江震澤諸生

卓行錄

卷之四

三

倪兆麟事翁歲貢生倪雲龍姑尤氏恪盡誠敬兆麟因父亡之後喪亂頻仍鬱鬱不得志於乙酉冬以疾遽卒遺孤長子宗胥甫辟週次子景仁尙在襁褓節婦撫之成立奉姑垂二十年姑疾衣不解帶既沒含殮如禮念翁姑未塋寢食不寧叔孝廉公兆熊勉任經營節婦毅然捐贍產數畝以勸其事自十八歲適夫二十七歲夫亡苦節三十六年至庚辰夏乃卒壽六十三撫軍郡邑各予旌獎焉

周節婦

周節婦者處士周履靖孫女十七適徽州程氏子方嫁而夫死守志不移崇禎初朝廷勅建貞節坊旌異年七十餘卒節婦無子執女功極精勤既老如故幼輩勸無勞苦答曰人生不幸勤作活則邪心易生吾習慣不能逸也可謂有敬姜之風矣

陸安人

溫寶忠母陸安人口貧富何常只要自身上通達得

卓行錄

卷之四

四

去是故貧富思通不在守分富富思通不在知足不關祭享不失虔弔不斷書香此貧則思通之法也使義周急尊師禮賢富則思通之法也

張烈婦

烈女張氏生青鎮嫁一年其夫陸某死張氏獨居一樓終三年喪人莫見其面其母思改嫁之釋服之夕哭盡哀自縊死崇禎癸未年也

丘烈婦

丘氏廣文丘麟山女適同邑莊君年十九夫死子生一歲家貧舅哀甚疾不能起而姑又父之女弟有母之尊有父之親不忍以夫故傷其身且替其子也節哀悲勤紉織以事舅姑舅廢疾數年不失養具束脩之禮使子就外傳曰先業不可失也學不力行不脩泣諭而不怒雖怒不加杖舅沒姑老疾奉侍湯藥不懈終其姑如事父母子既長爲儒學弟子員宗族難其行將請學使者旌禮之丘氏聞不可曰婦人常事

卓行錄

卷之四

五

耳何爲使人聞之六十餘康寧勤服婦功不異少時遇子孫行語具合古訓溫辭緩色聞者油油然蓋其德性有過人也

沈烈婦

諸雲芝歿殯猶在堂家人失火勢甚烈屋舍幾盡沈孺人號泣呼曰有能救先人柩者乎人曰已矣火烈不可爲矣孺人曰天乎夫之無罪也吾與俱燼因蹈火而入叔明先生急亦號哭蹈火而入曰嫂無死苟

救猶可爲也援以出鄉鄰感奮決水而入達重垣柩在火中水及得不燼明日瓦石盡碎一棺焦然獨存若有神護者人以爲誠之所感云崇禎壬午年事

錢氏

晉陵城東顧成娶錢氏女爲媳媳寧母家而時疫盛行顧一門八人俱伏枕待命媳聞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婦曰夫之娶妻原爲翁姑生死大事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卽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歸家護

卓行錄

卷之四

六

視周至八人俱得活此近甲午三月間事

王氏

夏母王氏年十九適諸生夏夔峯長子元調二十生子靚明年元調卒立節不移姑常患脾憊憊而穢晨夕侍奉未常闕離舅以痰疾卒喪殮如禮教子嚴殺夙夜刺砥靚蚤年補弟子員

周氏

周氏青鎮周少峯次女生於萬曆丙戌年十四適鎮

入沈文祥越一年生子鶴翔週歲祥卒家貧無依父母欲奪其志氏斷髮矢志流離遷徙撫孤成立卒於康熙丙辰年壽九十一

皇甫氏

吳江皇甫宮聞之女適進士張嘉璈次子鴻奇婚一載鴻奇卒氏慟絕欲死父母哀其志而慰之曰姑俟終喪氏慮傷父母也則曰諾既而哭鴻奇之祥却食半月而死

卓行錄

卷之四

七

黃氏

黃氏文學夏禹承側室年十七歸夏生一女十九歲禹承故依嫡於定陶以居時定陶年甫十三風雨漂搖不常厥居有勸之嫁者氏設矢言拒之日坐一小樓紡織以佐朝夕伶仃拮据婢僕之役甘之如飴冰操栢節歷三十餘年如一日也

吳孝婦

程母吳氏休寧商山女歸程自康年二十二而孀居

思以殉程毀瘠絕奉既而率其孤饕姑於闈見姑中身方啖食茹而甘乃泣曰吾死誰食吾姑哉遂努力晝夜組績指敗縑四子書視兒讀讀頃復組績如故崇禎庚辰歲大饑姑已八十臥病初覓姑嗜百計購所難致而身與孤屑柳榆及病久而姑嗜衰也夜分視藥背不藉茵衣絮彌月解滯而繩髮縷結如是一年既而病棘乃號於程之栗曰吾無以療姑矣吾將饗姑肉倘能籲天得延姑三年者吾以凶汝遂剖

卓行錄

卷之四

八

臂和汁進強啜之甘啜竟竟愈三年始卒臨卒姑曰婦孝事我吾死後吾陰遣婦孫之孝婦一如婦也後九年母卒

宋貞婦

乙酉揚州城陷宋貞婦慮不免先自溺死且死出金一囊結其夫肘使得以是免有女百二十日投夫懷俾沉諸水遂死

劉氏

劉氏年十七適邑儒李顯芳二載舉子甫四月顯芳卒父母強其易節乃剔左目撫孤自矢孤既成立得孫方襁褓而子尋卒至明年劉終焉其從孫李寧妻季氏當甲申兵叛罵賊被殺邑人狀聞當事表其門爲雙節

顧烈婦

烈婦顧姓居吳縣之柳社諸生襄瀛女年十四適處士嚴燦字叔明叔明抗直負意氣遇豪富獄獄不少

卓行錄

卷之四

九

下婦時以處後守雌之道最之會鼎革爲怨家金重華所中誣以重案繫獄三載歲庚寅御史張公按吳婦奔控挾利勿勿頸絕吭死以鳴大冤御史哀之將白其事俄奉詔還臺新御史秦公名世禎按吳下車首平反此獄具題昭雪越二年旌表給葬山塘

王孝女

王孝女者慈谿王汝女居城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中堂火至孝女

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遙見之抱之出則已死灌以礬水稍甦聲出喉間僅絲髮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

殷氏

黃烈婦殷氏嘉定農家人嫁邑之黃龍生一子三女子先死歲餘龍亦死烈婦號哭晝夜不輟聲請於舅姑願立後守節舅姑疑其僞也弗聽里人聞烈婦賢爭欲娶之有強委付者大家許之烈婦固請守節百

卓行錄

卷之四

十

方終不聽乃跪謂其姑曰新婦不得已將改嫁幸延吾母及鄒氏姑爲別鄒氏姑者龍之母黨龍幼育於鄒烈婦固其所聘娶也姑許諾爲延烈婦之母與鄒氏姑至烈婦具酒食敬進拜且泣曰諸大人良食自愛長與膝下辭矣卽行哭入房爲收服狀久之不出既而礧礧有聲則持刀自刎死矣時天啟改元之年也

沈貞女

德清沈氏上襄妹也上襄名中階崇禎壬午舉於鄉自癸未後未嘗赴會試內蔡氏子聘年十六蔡氏子亡矢死不嫁父母難之曰兒且長知寤遲死而已遂損食母哀之曰不山女志女死失女山女志女生事父母有日嫺黨聚勸咸以年少且未昏於蔡氏答曰人生歲月幾何倏忽死耳既納聘自命生苑蔡家婦矣父母度不可回乃投書於蔡告以終身意遂復食蔡迎以歸居喪稱未亡人父爲賦詩二章中云卓行錄

卷之四

上

有男閭筆誓不出有女待年稱未亡遠近傳播

徐貞女

本姓琇  
誤傳

盛湖徐氏女有容德年十三字西村仲姓子仲遣子就傳於徐不數月患風疾告歸越三載加劇仲父順原媒來辭婚女知之告二親曰請晨昏奉菽水終養父母否則願披緇脩道父母未之許也又三載戊申春仲疾益劇弟虛知女未嫁以庚帖繳還由是里中問字者稍前年女竊謂二月二十夜二鼓聞戶推

經母知而救解自是瞋目閉口絕粒者五日翁聞來勸慰且日設不幸亦欲歸塋仲氏慕乎女遂張目領之終不食而卒時年十八里人閔其志咸稱爲貞烈女云

兩汪氏

海陽汪氏衣冠甲族年十七歸諸生黃姚訖值鼎革棄儒偕隱姚訖僅三十而歿汪氏屢欲捐生戚黨苦勸撫孤孤生二十三又卒撫孫孫二十又卒復撫曾

卓行錄

卷之四

上

孫獨持門戶節烈特著壽至八十鹽離御史表其問曰撫孤三世同祖姊六娘弱齡適儒士程登泰泰游江淮殉流寇之難瀕危撫六娘當不欲生急援頸上簪呼僕曰持見王母爲我善撫遺嬰死無益也及櫬歸六娘果一慟幾絕守夫遺言撫嬰數齡復患痘殤終身待繼長齋布素百苦備嘗亦八十而終

周孝婦

節沈微  
辰撰序

周孝婦烈士黃聚鵠女歸諸生周源常長子化龍值

兵燹餘播遷靡定家業蕭然孝婦相夫奉舅姑倚  
色養翁沒家益貧困姑伍氏性嚴厲小不如意督過  
不稍貸孝婦先意承志事奉周至化龍同母第二人  
不善治生產而母又絕憐愛之化龍爲弟受室資其  
日用孝婦事姑必誠必敬待如妯娌撫諸姪恩意有加  
姑年九十卒孝婦年已七十哀慕悲號里黨稱之

陳太君

武陵汪瀾母陳太君年八十時隣有鬻子以償官逋

卓行錄

卷之四

三

者其妻號而沉於水或救之太君延至家悉出簪珥  
以贖明日端午節編蒲葉爲簪戴之邨婦見而效焉  
呼曰壽姑簪旣而太君九十餘尙康強益相傳倣成  
俗

宋烈母

長洲宋子堅妻葉氏乙酉閏六月太湖兵入郡城持  
刃觸門葉投井死仲子實栗年十七號泣痛母亦赴  
井死

金谿兩烈婦 節邵長  
蘅撰傳

兩烈婦金谿孝廉張冠玉母故娣姒也皆姓吳皆蚤  
寡奉姑孝丙戌冬中丞揭重熙起兵襲撫州不克走  
金谿金聲桓王得仁蹶之縱兵大掠兩烈婦踉蹌掖  
姑出遇逆卒拔刀刼姑驚仆地烈婦遽奪持其刀以  
身蔽姑呼曰寧殺我卒怒殺烈婦次刼娣娣罵不絕  
口亦被殺姑竟得免

嚴姬

卓行錄

卷之四

西

戌上徐大令名恊娶丁氏年踰四十無子善病爲夫  
納嚴姬居五年恊病革謂丁曰此女年少且無出吾  
沒後宜嫁之及法卒姬痛絕幾不生繼念孺人在甕  
勉相依勤女紅篝燈中宵以給朝夕需丁以未葬夫  
爲憂病日篤嚴侍湯藥彌旬月不解帶丁歿几含殮  
周身殫力措置乃悉篋中裝及其鍼指之所留遺經  
營窀穸既變穴隆然遂絕粒日夜向丁靈几哀號不  
輟嘔血斗餘絕於帷下

沈烈母

烈母徐氏烏程沈有權之妻僑居盛澤乙酉避難遇  
亂兵脅以刃不動觸石自沉兵挾之出水誓不辱白  
刃交於胸仆地兵去其子永熙永烈負以歸復甦創  
甚越七日死葬小口字圩墓

卷四

五

許烈女

許媛桐鄉柴密港農家女爲強暴所逼忿恨自縊絕  
時年十三縣令劉公鎰義之爲文往祭請於當事旌  
獎焉因作絕句二首記其事

許家弱女秉貞操不受狂且雙眼挑羞共瓦全  
玉碎莫言一死等鴻毛

松筠冰葉凜持身蒨屋村莊有此人厲節維風賢令  
事表貞還與勒貞銘 松陵黃容

草行錄

卷之四

十六



後序

三不朽立言爲下古今必不可無者載道之書紀事之書是也紀事之書大者國史小者郡邑志史非令典不載志則里巷細善亦得採錄裨編野乘實以佐正史之未備弇州公曰私史諛而易失真信斯言也立言可不慎哉余不揣固陋纂輯諮訪撰成卓行一書藏諸篋衍歷有年所庚辰夏日白岳邵子南喬憇舉問世汪君鵬亭中翰柯庭司城昉梓流傳集中義卓行錄

後序

一

容識



題辭

讀卓行錄賦贈黃圭庵先生

李應機

環海號密齋嘉善人

人生一行足堪齒不枉人間作男子況今舉世無全人苟得似人已可喜先生採訪既有年不拘細大羅成編天壤卓行固不絕此事已賴先生傳世風卽今已日薄巖石將平水趨壑嘉言疇行正告之庶使回心凜矩度此書莫等感應書立懦廉頑以當藥

卓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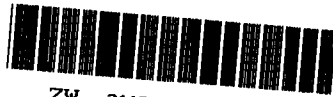
一

## 卓行錄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黃容撰容字叙九吳江人是書成於康熙庚辰  
所錄多明末

國初之事後有自序稱集中體例主於表彰潛德蒐  
輯逸事其事迹赫赫在天壤他書具載者反不多  
錄然而孫承宗之死節史籍彰彰似不在潛德之  
列而龔佩潛女一條云九龍龔佩潛以進士遇國  
難投秦淮以死有才女能詩云云此在佩潛爲卓  
行其女能詩未爲卓行也



ZW 21101000514007